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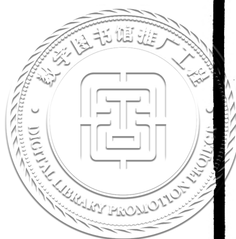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鄭振鐸世界文庫

12

鄭振鐸 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庫　第十二册目錄

揷圖目次

李賀歌詩集

史稱李賀手筆敏疾，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又新唐書云：『賀辭尚奇詭，所得皆警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蓋其冥心千古，夙慧天生，鑿險追幽，語多獨造，往往未經人道，以自寫其磊落鬱積不平之氣。集中如李憑箜篌引、銅駝悲、北中寒、假龍吟、崑崙使者等篇，皆憤激痛心而出之者。又若春坊正字劍子歌、貴公子夜闌曲、老夫采玉歌、洛姝眞珠等作，咸感切當時，目擊心傷，不敢暴揚國政。總託於尋常咏物寫景，不使人易窺其意旨之所在。不善讀者，遂謂賀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更有謂賀當稍加以理者。嗟乎！以此意讀賀，使長爪生有知，寧不啞然地下乎！竊嘗考貞元中張碧有讀賀集云：『春折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杜牧之才名絕世，猶云：不敢序賀詩，其風檣陣馬等，譽摹精繪神極諧贊嘆不置，可謂精且深矣！然至於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尚有間，亦殊不能知之之語。後學管窺蠡測，烏覩所謂井外之天，與全豹之斑耶！近惟姚文燮云：『賀之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刺當世之弊；切中其隱，倘不深自弢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減等論，以得其措辭本意。此外評註諸家，類皆捫燭扣盤，隔靴搔癢耳，遂使廬山面目，頓失本眞，其弊在於不知人，論世不體味，比興不察微，切理不甄辨，別字輒盲引踳據，勦襲陳言，以致以訛傳訛，或隨文敷衍，穿鑿附會，具此種種魔障。故言愈危而義愈隱，此牛鬼蛇神適足來不知之口實矣。余於是書，雖不敢自謂獨開生面，然取之古人者十之三，杜撰者十之七，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考之當時，稽之史冊，察其命脈，以無厚入有間，故所得多在酸鹹之外，極知荒誕，然於賀詩固有默契者，用敢自識，以冀其或有一得焉。昔人有序注賀詩者，謂賀死九百六十年，某以神筆鹽風，鼓二氣而呵活之，則吾豈敢！

嘉慶戊辰九月望後，邗江陳本禮素村氏漫記於古通化里之褭露軒中。時年七十。

舊唐書本傳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辯，賀竟不就試。手筆敏疾，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彷彿者。其樂府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新唐書本傳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搆，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卒不就舉。辭尙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敍，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輩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敎敎❶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翫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

❶ 王作「㶿㶿」。

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亦多排擯毁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李長吉詩編，稽唐宋兩史藝文志，及鄭氏通志略，皆曰「李賀集。」後人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改題曰「昌谷，」今稱「李長吉歌詩」，從吳西泉本及杜樊川序也。按昌谷在洛陽，地誌多失載。詩中原註謂：昌谷與女几山嶺坂相承，山卽蘭香女上昇處。其谷東有隋之福昌宮焉。按其地皆在今河南宜陽縣中。宜陽於唐宋時，爲福昌縣，故王氏困學紀聞謂：昌谷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張文潛有春遊昌谷訪長吉故居詩，及福昌懷古一章，專指長吉宅而言，皆灼然可據。註者數家，俱略而不考。或且因詩中有「隴西長吉」之辭，遂妄擬以爲地在隴西？謬解紛如，反爲疣贅。又樊川序中反覆稱美，喻其佳處，凡九則；後之解者，祇拾其鯨呿鰲擲，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一則，以爲端緒，煩辭巧說，差爽尤多。余集所見諸家箋註，删去浮蔓，而錄其確切者，間以鄙意辨析其間，有竟不可解者！多因字畫譌舛，難可意揣，寧缺無鑿，期於不失原詩本來面目，勿令後之觀者，因箋釋之不明，而反墮冥冥雲霧中也！長吉下筆務爲勁拔，不屑作經人道過語。然其源實出自楚騷，步趨於漢魏古樂府。朱子論詩，謂：長吉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太白之詩世以爲飄逸，長吉之詩，世以爲奇險；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顧謂其與太白相去不過些子間，蓋會意於此，興風雅之微，而不賞其彫章句之跡，所謂得其精而遺其麤者耶？人能體朱子之說，以探求長吉詩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辭漢魏古樂府之解以解之，其於六義之旨，庶幾有合？所謂鯨呿鰲擲，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駭夫觀聽哉！

乾隆二十五年冬至後七日，西泠王琦琢崖氏記於平安里安之寶笏樓。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阯陂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藂條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得蔭大櫟，隱巖蓧坐於積水之旁，吟到日西還。爾後衰衰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

竊去。吾聞逕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李賀歌詩集序㊀㊁

京兆　杜牧　牧之㊂

大㊃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多㊄相與起居飲會㊅。賀且死，常㊆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為四編，凡二百二㊇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㊈恨想其人，⑩味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⑪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敍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敍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為賀序。然其⑫甚歎。⑬唐皇諸孫，賀⑭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⑮隴，不足為其恨怨⑯悲愁也。鯨呿⑰鼇擲，牛鬼⑱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

㊀ 唐無序。　㊁ 陳上六字作「李長吉歌詩敍杜牧，」劉作「李長吉歌詩敍，」王作「李長吉歌詩首卷。」　㊂ 陳無上六字，王作「錢塘王琦琢崖編輯，紹端臣較，」「李長吉歌詩敍」「杜牧。」　㊃ 陳「大」作「太，」王同。　㊄ 陳「多」作「夕，」宋同，劉同，王同。　㊅ 劉作「食，」王同。　㊆ 陳「常」作「嘗，」劉同王同。　㊇ 劉「二」作「三，」王同。　㊈ 王作「嘗。」　㊉ 陳「人」下有「詠，」王同。　⑪ 陳無「于，」宋同，王同。　⑫ 陳上三字作「敍終，」王同。　⑬ 陳「孫」下有「賀，」王同。　⑭ 陳無「賀，」王同。　⑮ 陳「丘」作「邱，」王同　⑯ 宋作「怨恨，」王同。　⑰ 王「呿」作「吸，」下均同。　⑱ 宋「鬼」作「目。」

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㊀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㊁有是。賀復㊂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有某㊃年，京兆杜牧爲其序。㊄

㊀ 宋作「怨感」。 ㊁ 陳作「得無」，王同。 ㊂ 陳「復」作「能」，宋作「能」，並註「一作復」，王同陳。 ㊃ 陳作「五」，宋同，劉同，王同。 ㊄ 宋下有「右宋梓李長吉詩集四卷，昔爲牛偶翁收藏，今歸毋舅青甫氏。偶過鐵史齋出題目補錄三紙，己巳四月望後，文楙記。文楙長洲人，從館子書法酷肖其父。」劉序後有「李長吉小傳」及「李長吉本傳」錄於下。

歌詩目錄編第一㊀

隴西　李賀　長吉

凡五十九首㊁

㊀ 唐無目錄。 ㊁ 陳上七字作「協律鉤元目錄卷之一」，宋作「李賀歌詩編第一」，劉作「李長吉歌詩目錄卷之一」，王無。
㊂ 陳無上十一字，宋同，劉同，王作「一卷」。 ㊃ 宋「歌」下註「幷序」，王同。 ㊄ 陳上有「出城」，宋同，劉同，王同。
㊅ 宋「歌」下註「幷序」，王同。 ㊆ 王作「墓」。

唐兒歌㊀

綠章封事㊁

十二月樂辭幷閏月十三首㊂

天上謠

浩歌

秋來

帝子歌

秦王飲酒

洛姝眞珠

李夫人

走馬引

湘妃

三月過行宮㊃

南園十三首㊄

歌詩目錄編第二

凡五十四首㊅

金銅僊人辭漢歌㊆

古悠悠行

黃頭郎

馬詩二十三首

申胡子觱篥歌㊇

㊈老夫採玉歌

傷心行

湖中曲

㊀ 宋「歌」下註「杜豳公之子。」 ㊁ 宋「事」下註「爲吳道士夜醮作。」 ㊂ 陳上十一字作「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宋同並下註「幷閏月，」劉同陳並註「附閏月，」王同宋。 ㊃ 陳「三月過行宮」在二卷之末，劉同，宋同，王同。 ㊄ 劉之目錄分卷，在每卷之首此下有「李長吉歌詩目錄卷之一終。」 ㊅ 陳上十二字作「卷之二」宋作「李賀歌詩編第二，」劉作「李長吉歌詩目錄卷之二」王作「二卷。」 ㊆ 宋「歌」下註「幷序，」王同。 ㊇ 王下註「幷序。」 ㊈ 劉無「老夫採玉歌。」

黃家洞

屏風曲

南山田中行

貴主征行樂

(一)贈時張初效潞幕

羅敷交(二)與葛篇

仁和里雜敍皇甫湜(三)

宮娃歌

堂堂

(四)送小季之廬山二首(五)

致酒行

長歌續短歌

公莫舞歌(六)

昌谷公園新笋四首

惱公

感諷五首(七)

歌詩目錄編第三

凡五十七首(八)

追(九)何謝銅雀妓

送秦光祿北征

酬答二首

畫角東城

嘲謝秀才(十)四首

昌谷讀書示巴童

(一) 陳「贈」上有「酒罷張大徹索」下有「詩，」宋「贈」上同，劉作「酒罷張大徹索贈詩，」王同陳。 (二) 陳「交」作「山人，」宋作「山父」註「一作人，」劉同陳，王同陳。 (三) 宋「湜」下註「湜新尉陸渾。」 (四) 陳上有「勉愛行二首，」宋同，劉同，王同。 (五) 陳無「二首，」宋同，王同。 (六) 宋註「并序，」王同。 (七) 陳下有「三月過行宮，」宋同，劉同并有「李長吉歌詩目錄卷之二終，」王同陳。 (八) 陳上十二字作「卷之三，」宋作「李賀歌詩編第三，」劉作「李長吉歌詩目錄卷之三，」王作「三卷。」 (九) 陳下有「和，」宋同，劉同，王同。 (十) 陳上四字作「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誚賀復繼，」宋同，王同。

巴童答
代崔家送客
出城
莫種樹
將發
㊀畫江潭苑四首
㊁張大宅病曲㊂
難忘曲㊃
賈公閭貴壻曲
夜飲長㊄眠曲
王濬墓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馮小憐
贈陳商
釣魚㊅
奉和二兄罷使㊆
答贈
題趙生壁
感春
仙人
河陽歌
花遊曲㊇
春晝㊈
安樂宮
胡蝶飛㊉
梁公子
牡丹種曲
後園鑿井㊉㊀
開愁歌

㊀ 陳上有「追賦，」宋同，劉同，王同。 ㊁ 陳上有「潞州，」宋同劉作「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王同，劉。 ㊂ 陳「曲」作「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宋同。 ㊃ 宋「曲」下有「古詩有君誠易知易知復難忘。」 ㊄ 陳「長」作「朝，」宋同，劉同，王同。 ㊅ 陳下有「詩，」劉同，王同。 ㊆ 陳下有「遺馬歸延州，」宋同，劉同，王同。 ㊇ 宋作「春遊曲并序，」王下有「并序。」 ㊈ 宋作「書。」 ㊉ 陳作「舞，」王同。 ㊉㊀ 陳下有「歌，」王同。

秦宮詩㊀　古鄴城童子謠㊁
楊生青花㊂石硯歌　房中思
石城曉　苦晝短
章和二年中　春歸昌谷
昌谷詩㊃　銅駝悲
自昌谷到洛後㊄　㊅曉入太行㊆
秋涼詩㊇

歌詩目錄編第四

凡五十首㊈

艾如張㊉　上雲樂
巫山高⑪　摩多樓⑫子
猛虎行⑬　日出行

㊀ 宋「詩」下註「并序」，王同。㊁ 陳下有「效王粲刺曹操」，宋同，王同。㊂ 陳「花」下有「紫」，宋同，劉同，王同。㊃ 宋「詩」下註「五月二十七日作。」㊄ 陳下有「門」，劉同，王同。㊅ 陳上有「七月一日」，宋同，王同。㊆ 陳下有「山」，宋同，劉同，王同。㊇ 陳下有「寄正字十二兄」，宋同，劉同，并有「李長吉歌詩目錄卷之三終」，王同陳。㊈ 陳上十一字作「卷之四」，宋作「李賀歌詩編第四」，劉作「李長吉歌詩目錄卷四」，王作「四卷」。㊉ 宋「張」下註「艾音乂見詩也。」⑪ 陳「巫山高」在「箜篌引」下，宋同，劉同，王同。⑫ 陳作「樓」，劉同，王同。⑬ 宋「行」下註「四首。」

苦篁調嘯❶引
夜坐吟
平城下
榮華樂❸
瑤華樂
梁臺古愁❹
神絃別曲
沙路曲
高軒過❽
蘭香神女廟❾
洛陽❿別皇甫湜
官不來⓫
江樓曲
染絲上春機
塘上行

拂舞歌辭
煙溪引❷
江南弄
相勸酒
北中寒
公無出門❺
綠水辭❻
上之回❼
貝宮夫人
送韋仁實⓬
溪晚涼
長平箭頭歌
塞下曲
五粒小松歌⓭
呂將軍歌

---

❶王作「笑。」 ❷宋「引」下註「又曰公無渡河。」 ❸宋「樂」下註「一作東洛梁家謠。」 ❹陳作「意。」

❺陳下有「神絃曲」「神絃，」劉同，王同。 ❻陳作「曲。」 ❼陳下有「白門夢附。」 ❽宋「過」下註「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 ❾宋「廟」下註「三月中作。」 ❿陳下有「兄弟入關，」宋同，劉同，王同。

⓫陳下有「城外，」宋同，劉同，王同。 ⓬陳下有「題皇甫湜先輩廳，」宋同，王同。 ⓭宋「歌」下註「并序，」王同。

㊀ 陳「神絃曲」在「公無出門」下，劉同，王同。　㊁ 宋「泣」作「絃」，劉無「神泣，」「將進酒」在「題歸夢」下，王同劉。

㊂ 宋缺「官街鼓」以下目錄。　㊃ 劉作「又，」王同。　㊄ 陳下有「外集

南園　　假龍吟歌　　感諷六首　　莫愁曲　　夜來樂　　嘲雪

傷春引㊅　　白虎行　　有所思　　嘲少年　　高平縣東私路　　神仙曲

龍夜吟　　崑崙使者　　漢唐姬飲酒歌　　聽穎師彈琴歌　　謠俗

補遺㊆

靜女春曙曲　　少年樂」王同陳，劉同陳「外集」作「李長吉外詩集目錄。」劉有「李長吉歌詩目卷之四終，」王有「李長吉歌詩目錄。」　㊅ 王作「春懷引，」劉同。　㊆ 王上二字作「以上原本終別書採出二首附後。」

(一)歌詩編第一(二)

隴西 李賀 長吉(三)

李憑箜篌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白(四)凝雲頹不流；江娥(五)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六)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七)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八)動紫篁(九)。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十)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兎。

殘絲曲

垂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鬢少年(十一)金釵客，縹粉壺中沉琥珀。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

還自會稽歌并序

(十二)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世(十三)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

(一)宋上有「李賀。」 (二)劉上五字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一，」唐作「全唐詩，」陳作「協律鉤元卷之一。」 (三)宋無「長吉，」劉「長吉」作「撰，」旁有「宋廬陵劉辰翁評，」唐無上六字，陳作「江都陳本禮箋註。」 (四)劉「白」作「山，」唐註「一作山，」陳註「舊訛山從宋本，」王作「山。」 (五)王註「江娥一作湘娥。」 (六)王註「一作荊山。」 (七)王註「一作蘭香。」 (八)王註「一作絃。」 (九)劉「篁」作「皇，」唐同，王同註「一作篁非。」 (十)唐「神」作「坤」註「一作神，」王註「一作坤山。」 (十一)劉「少年」作「年少，」唐同并註「一作少年，」陳同劉，王同唐。 (十二)劉本所有序均低三格，唐低二格，陳同劉，王低一格。 (十三)唐「世」下註「一作勢，」陳作「勢，」王同。

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野粉椒壁黃，濕螢(一)滿梁殿。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二)晚。脈脈辭金魚，羇臣守屯(三)賤。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草暖雲昏萬里春，宮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

示弟(四)

別弟三年後，還家十(五)日餘。醁醽今夕酒，緗帙去時書。病骨獨(六)能在(七)，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

竹(八)

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九)筍逕，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十)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

同沈駙馬(十一)賦得御溝水(十二)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鬢黃。遶堤龍骨冷，拂岸鴨頭香。別館驚殘夢，停盃(十三)泛小觴。幸因流浪處，暫得見何郎。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十四)

掃斷馬蹄痕，衙迴(十五)自閉門。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閱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土甑封茶葉，山杯蝶

七夕(十六)

竹根。不知舩上月，誰棹(十七)滿溪雲？

(一)劉「螢」註「一作蛍，」唐同，王同。 (二)王註「塘蒲婚作蒲塘非。」 (三)劉「屯」作「迍，」唐同，陳同，王同。 (四)陳下有「豬律。」 (五)唐作「一」註「一作十，」陳作「一」註「宋本作十，」王作「一」。 (六)劉作「獨」註「一作獨，」唐同，王同。 (七)陳註「獨作獨，從宋本改。」 (八)陳註「律。」 (九)劉「生」註「一作垂，」唐同。 (十)王註「裁堪一作竿憊。」 (十一)陳註「韓子明尚憲宗安樂公主。」 (十二)陳註「律。」 (十三)唐「盃」作「杯」下均同，陳同，王同。 (十四)陳下有「排。」 (十五)陳作「迴，」王同。 (十六)王註「一作掉。」 (十七)陳註「律。」

別浦㊀今朝暗，羅帷午夜愁！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錢塘蘇小小，更㊁值一年秋。

過華清宮㊂

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雲生朱絡暗，石斷紫錢斜。玉椀盛殘露，銀燈點舊紗。㊃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㊄。

送沈亞之歌并序㊅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於吳江㊆。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勞㊇之。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夾。雄光寶礦獻春卿，煙底驀波乘一葉。春卿拾材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㊈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吾聞壯夫㊉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待且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詠懷二首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簡書，金泥太⑪山頂！

⑫日夕著⑬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頭上無幅巾，苦蘗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自⑭宜？

追和柳惲

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樝⑮樹香，岸上胡蝶飛。酒盃箬葉⑯露，玉軫蜀桐虛。朱樓通水脈⑰，沙暖一雙魚。

㊀ 王註「別浦，舊本，姚本作別渚。」 ㊁ 唐註「一作又，」王註「更舊本二姚本俱作又。」 ㊂ 陳註「律。」 ㊃ 王註「舊舊本作綷。」 ㊄ 宋作「牙。」 ㊅ 陳無「并序。」 ㊆ 宋「江」下有「吾，」唐同，陳同，王同。 ㊇ 陳作「送，」王同，并註「送吳本姚仙期本俱作勞。」 ㊈ 唐註「一作家，」陳作「家，」王註「江姚仙期本作家。」 ㊉ 王註「壯夫姚經三本作丈夫。」 ⑪ 唐「太」作「泰，」王同。 ⑫ 劉前有「其二，」王同。 ⑬ 唐「著」註「一作看，」王註「二姚本作看著。」 ⑭ 唐註「一作相，」陳作「相，」王同陳并註「吳本作自宜。」 ⑮ 唐註「一作櫨。」王同并註「樝樹一作櫨樹。」 ⑯ 王註「箬葉一作若葉。」 ⑰ 劉作「陌，」唐同，陳同，王同。

春坊正字劍子歌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㈠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老皮㈡蒺藜刺，鸊鵜㈢淬花白鷴尾。直是㈣荊軻一片心，莫教㈤照見春坊字。挼絲團金懸麗䍁，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㈥秋郊哭。

貴公子夜闌曲

褭褭㈦沉水煙，烏㈧啼夜闌景；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

鴈門太守行㈨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月㈩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㈠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㈡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㈢爲君死。

大堤曲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㈣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㈤。莫指襄陽道，綠浦㈥歸帆少。今日菖蒲花㈦，明朝楓樹老。

蜀國絃

㈠ 王註「吳潭一作吳江。」 ㈡ 宋作「皮老，」劉同，唐同，王同註「蛟胎老皮，一作蛟螭老皮。」 ㈢ 王註「鸊一作鷿。」
㈣ 王註「直是一作眞是。」 ㈤ 王註「莫教一作分明。」 ㈥ 王註「鬼母文苑作鬼姥。」 ㈦ 王作「裊裊。」
㈧ 唐作「烏，」陳同，王同。 ㈨ 唐註「幽閑鼓吹云：賀以詩歌謁韓愈，時愈送客歸，極困，解帶讀之，首篇乃鴈門太守行，即束帶見之。」 ㈩ 唐作「日」註「一作月，」王註「向月曾本二姚本作向日。」 ㈠ 宋「上」作「土，」劉同，唐註「一作土，」王註「吳本作塞土。」 ㈡ 唐註「一作聲寒，」陳作「聲寒」註「一作聲不起作寒不起，」王註「鼓寒聲不起，一作鼓聲寒不起。」 ㈢ 王註「玉龍文苑英華作玉環，一作玉挙。」 ㈣ 王註「青雲教綰，一作青絲與綰。」 ㈤ 王註「妾食猩猩脣，文苑英華作與客猩猩脣。」 ㈥ 王註「綠浦，一作綠浦。」 ㈦ 王註「菖蒲花，一作菖蒲短。」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驚石墜㊀猿哀，竹㊁雲㊂愁半嶺。涼月生秋浦，玉沙鱗鱗㊃光。誰家紅淚客㊄，不忍過瞿塘？

蘇小小歌㊅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㊆車，久㊇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雨晦！㊈

夢天

老兎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濕團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

唐歌兒㊉杜豳公之子

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眞男子；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摇綠尾，銀鸞睒⑪光踏半臂。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畫⑫空作「唐」一字。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

綠章封事爲吳道士夜醮作

青霓⑬扣額呼宮神，鴻龍玉狗開天門；石榴花發滿溪津，漢⑭女洗花染白雲。綠章封事諮元父，六街馬蹄浩無主；虛空風氣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塵土。金家香衖⑮千輪鳴，楊雄秋室無俗聲；願攜漢戟招書鬼，休令恨骨塡蒿里。

㊀ 王註「墜曾本作墮。」 ㊁ 唐註「一作行。」 ㊂ 王註「竹雲一作行雲。」 ㊃ 唐作「粼粼」註「一作鱗鱗，」陳作「粼粼，」王同。 ㊄ 王註「客一作妾。」 ㊅ 唐作「墓」註「一作歌，」陳作「墓」註「宋本作歌，」王註「一作蘇小小歌非。」 ㊆ 劉「辟」作「壁，」唐同，陳同，王同。 ㊇ 唐作「夕」註「一作久，」陳作「夕，」王同唐。 ㊈ 劉「雨晦」作「吹雨」註「一作風雨改，」唐作「吹雨，」陳同唐，王同唐并註「風吹雨，一作風雨吹，一作風雨改。」 ㊉ 劉作「唐兒歌」註「一作唐歌兒，」唐作「唐兒歌，」陳同唐，王同唐。 ⑪ 唐註「音閃。」 ⑫ 唐註「一作書，」陳作「書，」王同陳註「吳本作畫。」 ⑬ 唐註「一作蜺。」 ⑭ 宋「漢」作「溪，」劉同，唐作「溪」註「一作漢，」陳同宋，王同宋。 ⑮ 唐註「同巷。」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辭幷閏月

正月

上樓迎春新春歸㊀，暗黃著柳宮漏遲；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綠幽風㊁生短絲。錦牀曉臥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

二月

㊂飲酒採桑津㊃，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劍㊄風如薰；勞勞胡㊅鬟㊆怨酣春，薇帳逗烟生綠塵㊇。金翅㊈峨⑩髻⑪愁暮雲，沓颯起舞眞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⑫愁幾⑬人？⑭複宮深殿⑮竹風起，新翠舞衿淨⑯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妓⑰掃娥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⑱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⑲苑！

四月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氳⑳，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閑水搖碧漪。老景沉重㉑無驚飛，墮紅殘萼暗

㊀唐註「一作正月上樓迎春歸，「本無正月，」王註「一作正月上樓迎春歸。」 ㊁唐註「一作泥，」王註「幽風樂府詩集作幽泥。」 ㊂唐上有「二月一本無二月二字，」陳上有「二月二字從金本補。」 ㊃王註「首句樂府詩集作二月飲酒採桑津。」 ㊄唐註「一作絞刀。」 ㊅唐註「一作鸞。」 ㊆王註「一作鸞鬟。」 ㊇唐註「一作香露昏，」王同。 ㊈王註「金翹吳本作金翅。」 ⑩唐註「一作蛾。」 ⑪王註「峨髻一作蛾髻。」 ⑫唐註「一作禁，」王註「一作柳禁。」 ⑬劉「幾」作「殺，」唐同并註「一作幾，」陳同劉。 ⑭王作「殺」註「一作愁幾人。」 ⑮王註「深殿曾本姚經三本作深凝。」 ⑯唐註「一作襟靜。」 ⑰陳作「伎。」 ⑱唐作「潔。」 ⑲唐註「一作愁。」 ⑳劉註「一作遇淸氣，」唐同王註「靑氣氳曾本姚經三本作靑氤氳，一作遇淸氣。」 ㉑唐註「一作帖，」王註「沉重一作沉帖。」

參差。

五月

雕玉押簾上㊀，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㊁。迴㊂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羅袖㊃從徊㊄翔㊅，香汗霑寶粟。

六月

裁生羅，伐湘竹，帔㊆拂疎霜簟秋玉，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㊇，啾啾赤帝騎龍來。

七月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木末，衰蕙愁空㊈園。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

八月

孀㊀妾㊁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㊂絲㊂，向壁燈垂花。簷㊃外月光吐，簾中㊄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

九月

離宮散螢㊅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光脈脈，涼苑虛庭空澹白。霜㊆花㊇飛飛風草草，翠錦斕斑滿層道。雞人罷唱

㊀ 劉「上」作「額」，唐同，并註「一作上，」陳同劉，王同劉，并註「吳本作簾上。」 ㊁ 劉「文」作「紋」，唐同，并註「一作文，」陳同劉，王同劉。 ㊂ 劉「迴」作「回，」陳同，王同。 ㊃ 唐註「一作綬。」 ㊄ 唐註「一作風，」陳作「迴。」 ㊅ 王註「羅袖從徊翔，一作羅綬從風翔。」 ㊆ 唐註「一本無帔字，」王註「一本少帔字。」 ㊇ 唐作「裴回。」 ㊈ 劉註「一作故，」唐同，王註「空園一作故園。」 ㊀ 唐註「一作宮。」 ㊁ 王註「孀妾一作宮妾。」 ㊂ 唐註「一作織。」 ㊂ 王註「緝絲一作織絲。」 ㊃ 劉「簷」作「簾，」唐同。 ㊄ 劉「中」作「內，」唐同并註「一作中，」陳同劉，王註「簾內一作簾中。」 ㊅ 唐作「螢」註「一作螢，」王註「一作散螢。」 ㊆ 唐作「露」註「一作霜。」 ㊇ 王作「露花」註「一作霜花。」

曉瓏璁，鵶啼金井下疎桐。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釭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燭龍㈠兩行照飛閣。珠帷怨臥㈡不成眠。金鳳刺㈢衣著體寒，長眉對月鬪彎環。

十一月

宮城團迴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撾鍾高飲千日酒，却天㈣凝寒作君壽。御溝泉㈤合㈥如環素，火井溫水㈦在何處?

十二月

日脚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稀和氣解㈧冬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閏月

帝重光，年㈨重時，七十二候迴環催㈩。天官玉琯⑪灰剩飛，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⑫氏和氏迂龍轡。

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⑬迴星，銀浦流雲學水聲。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採香⑭垂珮纓，秦妃卷簾⑮北牖曉⑯，牖前植桐⑰青鳳小王子

㈠王作「龍」註「舊本二姚本作龍。」 ㈡王註「怨臥姚仙期本作夜臥，一作穩臥。」 ㈢唐註「音戚。」 ㈣劉作「戰却」註「一作却天，」唐註「一作戰却，」陳註「舊作戰却從宋本改，」王作「戰却。」 ㈤唐註「一作冰，」陳作「凍。」 ㈥王註「泉合一作冰合。」 ㈦唐作「泉」註「一作水，」陳作「泉，」王同陳并註「溫泉一作溫湯。」 ㈧宋「解」作「排，」劉同，唐同并註「一作解，」陳同宋王同宋并註「排一作解。」 ㈨唐註「一作午。」 ㈩唐「催」作「推，」陳同，王同。 ⑪劉註「一作街。」 ⑫劉作「羲，」唐同，陳同，王同。 ⑬王註「漂文苑英華作杓。」 ⑭王註「仙妾採香文苑作仙娑採女。」 ⑮陳作「羅」註「舊作簾從英華改。」 ⑯王註「卷簾北牖曉，作卷羅八方曉。」 ⑰王註「植桐作食桐。」

吹笙㈠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㈡步拾蘭苕春。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㈢新生石山下㈣。

浩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迴㈤死？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煙；箏人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問誰㈥？不須浪飲㈦丁都護，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看㈧見秋眉換深㈨綠，二十男兒那刺促㈩。

秋來

桐風驚心壯士⑪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⑫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帝子歌

洞庭明月⑬一千里，涼風鴈啼天在水；九節菖蒲石上死，湘神彈琴迎帝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怨吟寒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閑取眞珠擲⑭龍堂。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瓈聲，劫灰飛盡古今平⑮。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脚來吹

㈠ 王註「吹笙文苑作吹簫。」 ㈡ 王註「青洲姚仙期本作青州非。」 ㈢ 陳作「雲」註「舊作塵從英華改。」 ㈣ 王註「文苑作海雲初生石城下。」 ㈤ 劉「迴」作「回」，唐同，陳同，王同。 ㈥ 王註「文苑英華本驄馬作騘馬，細烟作湘烟，神血未凝身問誰作口血未寧身是誰。」 ㈦ 唐註「一作亂舞」王註「文苑作亂舞。」 ㈧ 唐註「一作羞。」 ㈨ 唐作「新」註「一作深，」陳作「新」王同。 ㈩ 王註「文苑本髮薄作鬢薄，看見作羞見，新綠作深綠，二十作世上。」 ⑪ 王註「壯士文苑英華作志士。」 ⑫ 王註「文苑作鄉魂。」 ⑬ 宋「明月」作「帝子，」劉同，唐註「一作帝子，」陳註「二字舊作帝子從宋本改，」王同宋并註「一作明月。」 ⑭ 唐作「擲，」陳同，王同。 ⑮ 王註「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

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㊀鳳聲嬌獰，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鵝㊁跌舞千年觥，仙人燭樹蠟煙輕，清㊂琴醉眼淚泓泓！

洛姝眞珠

眞珠小娘下青㊃廓㊄，洛苑香風飛綽綽。寒鬢斜釵玉燕光，高樓唱月敲懸璫。蘭風桂露灑幽翠，紅絃裊雲咽深思。花袍白馬不歸來，濃娥㊅疊柳香脣醉。金鵝屏風蜀山夢，鸞裙㊆鳳帶行煙重。八驄㊇籠晃臉差移，日絲繁散曛羅洞。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衛鬢四時芳。玉喉窱窱排空光，牽雲曳雪留陸郎。

李夫人㊈

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㊉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㊀發。紅壁㊁闌珊懸珮璫，歌臺小妓㊂遙相望。玉蟾滴水雞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走馬引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㊃；襄陽㊄走馬客㊅，意氣自生春。朝嫌劍光㊆淨，暮嫌劍花㊇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㊈

湘妃

㊀陳作「王。」　㊁王註「文苑作黃娥。」　㊂陳作「青」註「青爲訛清。」　㊃劉「青」作「清，」唐同幷註「一作青。」　㊄王註「吳本作清廓，曾本作青郭。」　㊅王作「濃蛾」註「吳本姚似期本作濃娥。」　㊆王作「裾」註「姚經三本作鸞裙。」　㊇陳作「窗」註「舊訛驄。」　㊈唐下有「歌」幷註「一本無歌字。」　㊉唐註「一作翩，」王註「姚仙期本作翩翩。」　㊀王註「文苑英華驚啼作曉啼，商絲作商絃。」　㊁王註「文苑作空壁。」　㊂劉註「一作柏，」唐同，王註「小妓一作小柏。」　㊃王註「吳本作裁雲。」　㊄劉註「一作長安，」唐同，王同。　㊅劉註「一作使，」唐同。　㊆唐作「花」註「一作光，」王作「花。」　㊇唐作「光」陳註「一作神一作英，」王作「光。」　㊈劉註「一作解持照身影，」唐同，王註同劉幷有「一作使不解持照身。」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⑪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⑫，涼夜波間吟古龍。

⑬三月過行宮

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葉學娥粧。垂簾幾度青春老，堪鎖千年白日長！

南園一⑭十三首

⑮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⑯宮北田塍曉氣酣，黃桑飲露窣宮簾；長腰健婦偷攀折，將餧吳王八繭蠶。

⑰竹裏繰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琥珀，自課越傭能種瓜。

⑱三十未有⑲二十餘，白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固⑳遺戎韜一卷書。

㉑男兒何不帶橫刀，㉒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㉓尋章摘句老彫蟲，曉月當簾挂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㉔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恢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㉕公。㉖

㉗春水初生乳鷰飛，黃蜂小尾撲花歸；窗含遠色通書幌，魚擁香鉤近石礙。㉘

⑪唐註「一作神。」 ⑫唐註「一作清峯，」王註「姚仙期本作清峯誤。」 ⑬宋此詩在二卷之末，劉同，唐同，陳同，王同。 ⑭宋無「一，」陳同，王同。 ⑮劉前有「其一。」 ⑯劉前有「其二，」王同。 ⑰劉前有「其三，」王同。 ⑱劉前有「其四，」王同。 ⑲唐註「一作滿，」王註「一作未滿。」 ⑳唐「固」作「因，」陳註「宋本因從金本改，」王作「因，」王註「吳本作因遺。」 ㉑劉前有「其五，」王同。 ㉒劉「橫刀」作「吳鉤，」唐作「吳鉤」註「一作橫刀，」陳同劉，王同劉并註「一作橫刀。」 ㉓劉前有「其六，」王同。 ㉔劉前有「其七，」王同。 ㉕唐作「猨」下均同。 ㉖王註「猿公一作猖翁。」 ㉗劉前有「其八，」王同。 ㉘王註「姚經三本作鉤礙。」

⑭歌詩編第一⑮

①泉沙耎臥鴛鸂暖，曲岸迴篙舴艋遲；瀉酒木蘭②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

③邊壤④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⑤字，老去溪頭作釣翁。

⑥長鑱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峯⑦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蓴花。

⑧松溪黑水新龍卯⑨，桂洞生硝舊馬牙。誰爲⑩虞卿裁道帔⑪，輕絹一疋⑫染朝霞。

⑬小樹開朝逕，長茸濕夜煙。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古刹疎鐘度，遙嵐破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缸。

---

① 劉前有「其九」王同。 ② 唐作「欄，」王註「吳本正文作木欄，註云當作木蘭今諸本皆作木蘭矣。」 ③ 劉前有「其十，」王同。 ④ 劉註「一作讓，」唐作「讓，」陳同，王同并註「吳本云邊讓諸本作邊壤非。」 ⑤ 王註「姚經三本作題。」 ⑥ 劉前有「其十一，」王同。 ⑦ 王註「姚經三本作千年。」 ⑧ 劉前有「其十二，」王同。 ⑨ 劉「卯」作「夘，」唐同，陳同，王同。 ⑩ 劉「爲」作「遣，」唐同并註「一作爲又作遣，」陳同劉，王同劉并註「一作誰爲一作誰遣。」 ⑪ 王註「姚經三本作藏道帔。」 ⑫ 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一幅。」 ⑬ 劉前有「其十三，」王同。 ⑭ 宋上有「李賀。」 ⑮ 劉上五字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一終，」唐無上五字陳作「協律鉤元卷之一終，」王作「李長吉詩歌卷一終。」

㊀歌詩編第二㊁

隴西 李賀 長吉㊂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㊃

魏明帝青龍九㊄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㊅。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古悠悠行

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㊆變成石，魚沫吹秦橋。空光遠流浪，銅柱㊇從年消㊈。

黃頭郎

㊀ 宋上有「李賀。」 ㊁ 唐上五字作「全唐詩，」劉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二，」陳作「協律鉤元卷之二，」王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二。」 ㊂ 宋無上六字，唐作「李賀，」劉作「唐隴西李賀撰宋廬陵劉辰翁評，」陳作「江都陳本禮箋註，」王作「錢塘王琦琢崖彙解復曾宗武較。」 ㊃ 陳無「并序。」 ㊄ 唐「九」作「元，」劉陳同，註「宋本訛九，」王同唐。 ㊅ 王註「曾本二姚本牽車之下少一西字，捧露之下少一盤字，前殿作殿前，臨載作臨行，下又少一乃字，遂作作爲作。」 ㊆ 王註「曾本姚經三本作海波。」 ㊇ 劉註「一作桂，」王註「吳正子曰：銅柱一作銅桂。」 ㊈ 王註「姚經三本作隨年消。」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㊀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蘼無㊁花，秋風已先發。好持㊂掃羅薦，香出鴛鴦㊃熱。

馬詩二十三首

㊄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煙；無人織錦韂㊅，誰為鑄金鞭？

㊆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㊇口硬軟，先擬蒺藜銜。

㊈忽憶周天子，驅㊉車上玉崐⑪；鳴騶辭鳳苑⑫，赤驥最承恩。

⑬此馬非凡馬，房星是本⑭星⑮，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⑯大漠沙⑰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⑱飢臥骨查牙，麤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

⑲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君王若燕去，誰為拽車轅？

⑳赤兔無人用，當須呂布騎；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㉑䮾㉒叔死㉓蔥蔥㉔，如今不豢龍；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

㊀ 王註「吳本作玉琴。」 ㊁ 宋作「蕪，」陳同，王同。 ㊂ 唐註「一作待，」劉同，王註「一作好待」 ㊃ 唐註「一作籠，」劉同，王註「一作熏籠，一作薰籠。」 ㊄ 劉前有「其一。」 ㊅ 王註「姚經三本作錦韂。」 ㊆ 劉前有「其二」王同。 ㊇ 王註「姚經三本作不知。」 ㊈ 劉前有「其三，」王同。 ㊉ 宋「驅」作「駈。」 ⑪ 宋「崑」作「山，」唐同，劉同，陳註「舊作山從宋本改，」王同宋。 ⑫ 王註「鳳苑姚經三本作漢苑。」 ⑬ 劉前有「其四，」王同。 ⑭ 唐註「一作精，」王註「星字當作精。」 ⑮ 王作「本是。」 ⑯ 劉前有「其五，」王同。 ⑰ 唐作「山」註「一作沙，」劉作「山。」 ⑱ 劉前有「其六」王同。 ⑲ 劉前有「其七，」王同。 ⑳ 劉前有「其八，」王同。 ㉑ 劉前有「其九，」王同。 ㉒ 王作「飂」註「音溜舊本二姚本，俱作飂非。」 ㉓ 唐作「去」註「一作死，」陳註「舊作去從宋金本改，」王作「去。」 ㉔ 陳「蔥蔥」作「匆匆，」王同。

(一)催榜渡烏江(二)一作江東(三)神騅泣向風；吾(四)王(五)今解劍，何處逐英雄？

(六)內馬賜宮人，銀韉刺騏驎(七)；年(八)時鹽板上，蹭蹬溘風塵。

(九)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軍。

(十)寶玦誰家子？長文(十一)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十二)香撲(十三)赭羅新，盤龍蹙蹬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十四)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隴出，看取拂雲飛。

(十五)唐欲(十六)斬隋公，拳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飄(十七)風。

(十八)白鐵(十九)剉青禾，碪間(二十)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

(二十一)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祇今掊白草，何日驀青山。

(二十二)蕭寺馱經馬，元(二十三)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章臺。

(二十四)重圍如燕尾，寶劍似魚腸；欲求千里腳，先采眼中光。

(一) 劉前有「其十」王同。 (二) 王註「烏江一作江東。」 (三) 宋無「一作江東，」劉同，陳同，王同。 (四) 唐作「君」註「一作吾，」王作「君。」 (五) 王註「君王一作吾王。」 (六) 劉前有「其十一，」王同。 (七) 王作「麒麟」註「一作麒驎。」 (八) 宋「年」作「午，」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九) 劉前有「其十二」王同。 (十) 劉前有「其十三，」王同。 (十一) 宋「文」作「聞，」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二) 劉前有「其十四，」王同。 (十三) 唐「撲」作「襆，」劉同，陳同，王同。 (十四) 劉前有「其十五，」王同。 (十五) 劉前有「其十六，」王同。 (十六) 劉「欲」作「劍，」陳同，王同。 (十七) 唐註「一作飄又作颸，」陳作「飄」王同并註「吳本作颸風。」 (十八) 劉前有「其十七，」王同。 (十九) 陳作「鐵」註「舊作鐵從宋本改。」 (二十) 王註「曾本姚經三本作碪閒。」 (二十一) 劉前有「其十八，」王同。 (二十二) 劉前有「其十九，」王同。 (二十三) 王註「元姚經三本作原。」 (二十四) 劉前有「其二十，」王同。

(一)暫繫騰黃馬，仙人上綵樓；須鞭玉勒吏，何事謫高州？

(二)汗血到王家，隨鸞撼玉珂。少君騎海上，人見是靑騾。

(三)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廐中皆肉馬，不解上靑天！

申胡子觱篥歌幷序(四)

申胡子，朔客(五)李氏本(六)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郡(七)，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予合飲氣熱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直强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後請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人合譟相唱。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八)拜客。吾問所宜？稱善平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爲壽。

顏熱感君酒，含嚼蘆中聲；花娘篸綏妥，休睡芙蓉屏！誰截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朔客騎白馬，劍弝懸蘭纓；俊健如生猱(九)，肯拾(十)蓬中螢。

老夫採玉歌

採玉採玉須水碧，琢(十一)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爲愁，藍溪水氣無淸白。夜雨岡頭食蓁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風雨如嘯，泉脚挂繩靑褭褭。村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磴懸腸草。

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燈靑蘭膏歇，落照飛蛾(十二)舞；古壁生凝(十三)塵，羈魂夢中語。

(一)劉前有「其二十一」王同。(二)劉前有「其二十二」王同。(三)劉前有「其二十三」王同。(四)陳無「幷序」。(五)宋「客」下有「之蒼頭也朔客」，唐同，劉同，陳同王同。(六)王無「本」註「吳本李氏下多一本字」。(七)陳「郡」作「郎」，王同註「北郎作北郡」。(八)唐作「裵回」。(九)唐作「猱」劉同，陳同王同。(十)王註「曾本姚經三本作首拾」。(十一)唐作「豕」，劉同，陳同，王同。(十二)王作「娥」註「曾本姚經三本作飛蛾」。(十三)陳作「疑」註「舊訛凝」。

湖中曲

長眉越沙採蘭若，桂葉水葓㊀春漠漠；橫船㊁醉眠白晝閑，渡口梅風歌扇薄。燕釵玉股㊂照青葓，越王嬌郎㊃小字書；蜀紙封中㊄報雲鬟，晚漏壺中㊅水淋盡。

黃家洞

雀步蹙沙聲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鏃；黑幡三點銅鼓鳴，高作猿啼搖箭箙。綵布㊆纏踍幅半斜，溪頭簇隊㊇映葛花；山潭晚霧吟白鼉，竹蛇飛蠹射金沙。閑驅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

屏風曲

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綠鴨瑠璃錢。團迴六曲抱膏蘭，將㊈鬟鏡上擲金蟬。沉香火㊉煖茱萸煙，酒觥⑪綰帶新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⑫

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風⑬白，塘水漻漻蟲嘖嘖；雲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⑭；蟄螢低飛隴徑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照⑮松花。

貴主征行樂

㊀ 劉註「一作葒。」 ㊁ 唐註「一作倚，」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橫倚。」 ㊂ 劉註「一作服，」王註「一作玉服。」 ㊃ 劉註「一作娘，」陳作「娘，」王註「一作嬌娘。」 ㊄ 王作「巾。」 ㊅ 唐註「一作銅壺，」劉同，王同。 ㊆ 唐作「巾，」劉同，陳註「舊作巾從宋本改，」王作「巾。」 ㊇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墜。」 ㊈ 陳作「解，」註「舊作將從英華改。」 ㊉ 陳作「水，」註「舊作火從英華改。」 ⑪ 唐註「一作餘。」 ⑫ 王註「文苑英華本綠鴨作鴨綠，團迴作周迴，膏蘭作銀蘭，將鬟作解鬟，沉香火作沉香水，酒觥作酒餘。」 ⑬ 王註「姚經三本作秋色。」 ⑭ 唐作「牙，」劉同，陳同，王同。 ⑮ 唐作「點，」註「一作照，」劉作「點，」陳同劉，王作「點，」註「曾本二姚本作照。」

奚騎（一）黃銅連𤿺甲，羅旗香榦金畫葉。中軍留醉河陽城，嬌嘶紫燕踏花行。春營騎將如紅玉，走馬捎鞭上空綠。女垣素（二）月角咿咿，牙帳未開分錦衣。

酒罷張大徹索贈（三）時張初効潞幕

長鬣張郎三十一，（四）天遣裁詩花作骨；往還誰是龍頭人？公主遣乘魚鬚（五）笏。太（六）行（七）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如蠶；命門石闕知卿有，豸角雞香早晚含。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

羅敷交（八）與葛篇

依依宜織江雨空，雨中六月蘭臺風；博羅老仙時出洞，千歲石牀啼鬼工。毒蛇（九）濃吁（十）洞堂濕，江魚不食銜沙立；欲剪箱（十一）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

仁和里雜敘（十二）皇甫湜時（十三）湜新尉陸渾

大人乞馬癯乃寒，（十四）宗人貸宅荒厥垣；橫庭鼠逕空土澀，出籬大棗垂朱（十五）殘。安定美人截黃綬，脫落纓裾瞑朝酒；還家白筆未上頭，使我清聲落人後。枉辱稱知犯君眼，排引纔陞強絙斷；洛風送馬入長關，闔扇未開逢猰犬。那知堅（十六）都相草草，容枕幽單看春老；歸來骨薄面無膏，疫瘡（十七）衡頭鬢莖少。欲彫小說干天官，宗孫不調爲誰憐？明朝下元復西道，崆峒敘別長如天。

（一）宋「騎」作「妓」，唐註「一作妓，」王註同唐。（二）王作「棗。」（三）唐下有「詩，」劉同，陳同，王同。（四）唐「一」作「八，」劉同，陳註「舊作八從宋本改，」王同唐并註「八或作一。」（五）唐作「須。」（六）劉作「水」註「一作太，」陳作「水。」（七）唐註「一作水荇，」王作「水行」註「一作太行。」（八）宋「交」作「山父」註「一作人，」唐同，劉作「山人」註「一作父，」陳同劉，王作「山人」註「曾本二姚本作山父。」（九）陳作「蛇毒，」王同。（十）唐作「凝」註「一作毒蛇濃吁，」劉作「凝，」陳同劉，王同唐。（十一）唐註「一作湘，」劉同，陳作「湘，」王同陳。（十二）陳下有「送別，」并註「舊遺送別二字。」（十三）宋無「時，」唐同。（十四）王註「姚經三本作且寒。」（十五）陳「朱」作「珠，」王同註「吳本作垂朱一作垂紅。」（十六）唐註「一作豎，」劉註「一作堅。」（十七）唐作「氣，」劉同并註「一作瘡，」陳同唐，王同唐註「一作瘡氣。」

宮娃歌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擣紅守宮。象口吹香毾㲪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鸞（一）簾額著霜痕。啼蛄弔月鉤欄下，屈膝（二）銅鋪（三）鎖（四）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五）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

堂堂

堂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六）；十年粉蠹生畫梁，飢蟲不食推（七）碎黃。蕙花已老桃葉長，禁院懸簾隔御光；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八）百（九）鳳隨君王。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洛郊無俎豆，弊廄慙（十）老馬。小鴈過鑪峯，影落楚水下。長船倚雲泊；石鏡秋涼夜；豈解有鄉情，弄月聊嗚啞！

（十一）別柳當馬頭，官槐如兎目。欲將千里別，持我（十二）易斗粟。南雲北雲空脈斷，靈臺經絡懸春綫。青軒樹轉月滿牀，下國飢兒夢中見。維爾之昆二十餘，年來持鏡（十三）頗有鬚。辭家三載今如此！索米王門一事無。荒溝古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蠐螬。江干幼客眞可念，郊原晚吹悲號號！

致酒行

零落棲遲（十四）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空將牋上兩行書，直犯龍顏（十五）請恩澤。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拏雲，誰念幽寒坐嗚呃？

（一）宋「彎」作「鸞，」唐同，陳同王同。（二）陳註「即屈戌。」（三）王註「一作金鋪。」（四）唐作「鎖，」陳同，王同。（五）唐作「洲，」劉同，王同。（六）劉註「一作紅熱海梅香，」王註「一作紅熱梅梅香。」（七）唐註「一作堆，」劉同，陳作「摧，」王同陳註「一作堆。」（八）唐作「裵回，」下均同。（九）宋作「白，」唐同，劉同，陳同，王同。（十）王註「舊本姚仙期本作斬。」（十一）劉前有「其二，」王同并註「一本自南雲之下作一首。」（十二）唐註「一作此，」王作「此」註「舊本皆作持。」（十三）王註「姚經三本作對鏡。」（十四）王註「文苑作酒惶。」（十五）王註「舊本姚經三本作龍顏，文苑作龍髯誤。」

長歌續短歌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渴飲壺中酒，飢拔隴頭粟。淒淒(一)四月蘭(二)，千里一時綠。夜峯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三)石尋，照出高峯外！不得與之遊，歌成鬢先改！

公莫舞歌并序(四)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灼灼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陋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方花古(五)礎(六)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罌；華(七)筵(八)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九)。橫楣粗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未醉。腰下三看寶玦光，項莊掉箾攔前起。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眞人赤龍子。芒碭雲端抱天迴，咸陽王氣清如水。鐵(十)樞鐵楗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鐶。漢王今日須(十一)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

昌谷北園新笋四首

(十二)籜落長華(十三)削玉開，君看母笋是龍材(十四)；更容一夜抽千尺，別却池園數寸泥(十五)。

(十六)斫取清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十七)人見，露壓(十八)煙啼千萬枝。

(十九)家泉十(二十)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脈(二十一)生；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

(二十二)古竹老梢惹碧雲，茂陵歸臥欲(二十三)清貧；風吹千畝迎雨嘯，鳥重一枝入酒樽(二十四)。

(一) 唐註「一作涼，」劉作「凉，」陳同劉，王同劉，註「曾本姚經三本作淒淒。」 (二) 唐作「闌，」劉同，陳同，王同。 (三) 唐作「沿，」陳同，王同。 (四) 陳無「并序。」 (五) 唐註「一作石。」 (六) 王註「一作石礎。」 (七) 唐註「一作軍。」 (八) 王註「一作軍筵。」 (九) 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雜箏。」 (十) 陳作「鐵，」王同。 (十一) 唐作「須」註「一作須，」劉作「頫。」 (十二) 劉前有「其一。」 (十三) 宋「華」作「竿」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四) 劉註「一作棋。」 (十五) 王註「泥一作埃。」 (十六) 劉前有「其二，」王同。 (十七) 陳作「誰。」 (十八) 唐作「歷，」劉同，陳同，王同。 (十九) 劉前有「其三，」王同。 (二十) 唐作「石，」劉同，陳同，王同。 (二十一) 唐註「一作陌，」劉作「陌，」陳註「舂作陌從宋本改。」 (二十二) 劉前有「其四，」王同。 (二十三) 宋「欲」作「歎，」唐同，劉同，陳作「嘆，」王同陳。 (二十四) 唐作「尊，」王同，下均同。

惱公㊀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門掩杏花叢。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奩粧秀靨，夜帳減香筩。鈿鏡飛孤鵲，江圖畫水葓；陂陁梳碧鳳，腰裊帶金蟲。杜若含清靄㊁，河蒲聚紫茸；月分蛾黛破，花合臉㊂朱融。髮重疑盤霧，腰輕乍倚風；寄㊃書題荳蔻，隱語笑芙蓉。莫鎖㊄茱萸匣，休開翡翠籠；弄珠驚漢燕，燒蜜引胡蜂。醉纈拋紅網，單羅挂綠蒙；數錢教姹女，買藥問巴賨。勻臉安斜鴈，移燈想夢熊；腸攢非束竹，胘㊅急是張弓。晚樹迷新蝶，殘蜺憶斷虹；古時塡渤㊆澥，今日鑿崆峒。繡沓褰長幔，羅裙結短封；心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井檻淋清漆，門鋪綴白銅；隈花開兎逕，向壁印狐蹤。玳瑁釘簾薄，琉璃疊扇烘；象牀緣素柏，瑤席卷香葱。細管吟朝幌，芳醪落夜楓；宜男生楚巷，梔子發金墉。龜甲開屏澀，鵝毛溧㊇墨濃；黃庭留衛瓘，綠樹養韓馮。雞唱星懸柳，鴉啼露滴桐；黃娥初出座，寵妹始相從。蠟淚垂蘭燼，秋蕪掃綺櫳；吹笙翻舊引，沽酒待新豐。短珮愁塡粟，長絃怨削菘；曲池眠乳鴨，小閣睡娃僮。褥縫篸雙線，鉤縚辮五總㊈；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拂鏡羞溫嶠，薰香㊉避賈充；魚生玉藕下，人在石蓮中。含水彎蛾⑪翠，登樓潠⑫馬鬣；使君屈曲陌，園令住臨邛。桂火⑬流蘇暖，金鑪細炷通；春遲王子態，鶯囀謝娘慵。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犀珠⑭防膽怯，銀液鎭心忪。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無力塗雲母，多方滯⑮藥翁；符因青鳥送，囊用絳紗縫。漢苑尋官柳，河橋閡禁鍾；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

㊀ 陳下有「排」，王註「姚經三註惱公即樂府懊憹也。」 ㊁ 宋「靄」作「露」，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㊂ 宋「臉」作「靨」，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㊃ 唐作「密」，劉同，陳同，王同。 ㊄ 唐作「鎖」下均同，劉同，陳同。 ㊅ 唐作「胘」，劉作「弦」，註「一作胘」，陳作「弦」，王同唐註「胘吳氏云一作絃者非，今曾本二姚本俱作弦。」 ㊆ 宋「渤」作「激」。 ㊇ 宋「溧」一作「滲」，唐同并註「一作溧」，陳同宋，王同宋并註「吳本作溧。」 ㊈ 陳註「奩作總從宋本改，」王作「總」註「諸本皆作總而引毛詩作五總，解亦同，惟姚經三竟作總字。」 ㊉ 宋「香」作「衣」，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⑪ 劉註「當作蛾」，陳作「蛾」，王同并註「吳本作娥。」 ⑫ 唐作「選」。 ⑬ 王註「一作桂帳。」 ⑭ 唐作「株」，劉同，陳同，王同。 ⑮ 唐作「帶」，劉同，陳同，王同。

感諷五首

①合浦無明珠,龍州無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虬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餐去,簿吏復登堂。

③奇俊無少年,日居④何翳翳,我待紓雙綬,遺我星星髮。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搖揚⑤天,憤景長肅殺。皇漢十二帝,唯帝稱睿哲;一夕信豎兒,⑥文明永淪歇。

⑦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⑧老?⑨低迷黃昏逕,裊裊青櫟道,月午樹無⑩影,⑪一山唯白曉。漆炬迎新人,出⑫壙螢擾擾。

⑬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已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君平久不反,康伯循⑭國路。曉思何譊譊,闤闠千人語。

⑮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蟄蟄垂雲⑯厚。岑中月歸來,蟾光挂雲⑰岫;⑱桂⑲露⑳對仙娥,星星下雲逗。淒涼梔子落,山璺泣清漏。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㉑

---

① 劉前有「其一」。 ② 王註「龍洲無曾本姚仙期本作龍陽有造化,姚經三本作造物。」 ③ 劉前有「其二,」王同。 ④ 唐作「車,」劉同,陳同,王同。 ⑤ 王註「搖揚姚經三本作乖楊。」 ⑥ 唐註「一作反信豎兒言,」劉同。 ⑦ 劉前有「其三」王同。 ⑧ 唐註「一作剪春姿」 ⑨ 王註「曾本姚經三本作風剪春姿老。」 ⑩ 陳作「立,」王同。 ⑪ 王註「立影姚仙期本作無影。」 ⑫ 唐作「幽,」劉同,陳同,王同。 ⑬ 劉前有「其四,」王同。 ⑭ 唐註「一作遁,」王同。 ⑮ 劉前有「其五,」王同。 ⑯ 唐作「葉,」劉同,陳同王同。 ⑰ 唐作「空」註「一作雲,」劉同。 ⑱ 宋「雲岫」作「空秀,」唐「岫」作「秀,」劉同,唐,陳同宋王同宋并註「一作雲秀。」 ⑲ 唐註「一作秋,」劉同。 ⑳ 王註「一作秋露。」 ㉑ 宋下有「三月過行宮」一首,唐同,劉同,王同。 ㉒ 宋上有「李賀」 ㉓ 唐無上五字,劉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二終,」陳同唐,王作「李長吉歌詩卷二終,」「成都嚴琳校字。」

㉒歌詩編第二㉓

(一)歌詩編第三。(二)

隴西　李賀　長吉(三)

追(四)何謝銅雀妓(五)

佳人一壺酒，秋容滿千里；石馬臥新煙，憂來何所以？(六)歌聲且潛弄，陵樹風自起；長裾壓高臺，淚眼看花機(七)。

送秦光祿北征(八)

北虜膠堪折，秋沙亂曉鼙；髯胡頻犯塞，驕氣似橫霓。灞水艣船(九)渡，營門細柳開；將軍馳白馬，豪彥騁雄材。箭射欃(十)槍(十一)落，旗懸(十二)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天遠星光沒，沙平草葉齊；風吹雲路火，雪汚玉關泥。屢斷呼韓頸，曾燃董卓臍；太常猶舊寵，光祿是新階(十三)。寶玦麒麟起，銀壺拂臨(十四)啼。桃花連馬發，綵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脣注玉罍；清蘇和碎蟻，紫膩卷浮盃。虎鞹先蒙馬，魚腸且斷犀，趁趕西旅狗，蹙頞北方奚。守帳燃(十五)香暮，看鷹永夜棲；黃龍就別鏡，青冢念陽臺？周處長橋役，侯調短弄哀；錢塘階鳳羽，正室臂鸞釵。內子攀琪樹，羌兒奏落梅；今朝擎劍去，何日刺蛟迴？

(一) 宋上有「李賀。」 (二) 唐上五字作「全唐詩，」劉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三，」陳作「協律鉤元卷之三，」王同劉。 (三) 宋無「長吉，」唐上六字作「李賀，」劉作「唐隴西李賀撰宋廬陵劉辰翁評，」陳作「江都陳本禮箋註，」王作「錢塘王琦琢崖彙解姚蓀光較。」 (四) 宋下有「和，」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五) 陳作「伎。」 (六) 宋「以」作「似，」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七) 唐註「同几。」 (八) 陳下有「拼。」 (九) 唐作「樓船。」 (十) 陳作「欃。」 (十一) 唐作「槍，」王同。 (十二) 宋「懸」作「縣。」 (十三) 唐作「臍」註「一作階，」劉作「階，」陳同劉，王同唐。 (十四) 宋「拂臨」作「拂花，」唐同，劉同，陳同，王作「彿狖。」 (十五) 唐作「然，」劉同，陳同。

酬答二首

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鞋割玉方；行處春風隨馬尾，柳花偏打內家香。

(一)雍州二月海(二)池(三)春，御水鵁鶄暖白蘋；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

簦角東城

河轉曙蕭蕭，鴉飛睥睨高；帆長檣(四)越甸，壁冷挂吳刀。淡菜生寒日，鮞魚潠白濤；水花霑抹額，旗鼓夜迎潮。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五)人製詩嘲謝(六)賀復繼四首

(七)誰知泥憶雲？望斷梨花春！荷絲楚(八)機練，竹葉剪花裙。月明啼阿姊，(九)燈暗會良人；也識君夫壻，金魚挂在身。

(十)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綿；腮花弄暗粉，眼尾淚侵寒。碧玉破瓜後，(十一)瑤琴重撥絃；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

(十二)洞庭思不禁，蜂子採(十三)花心。灰暖殘香炷，髮冷青蟲簪。夜遙燈焰短，紅(十四)熱小屏深；好作鴛鴦夢，南城罷擣碪。

(十五)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鴦。戟幹橫龍簴，刀環倚桂牕。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淚濕紅輪重，栖(十六)烏上井塘(十七)。

昌谷讀書示巴童

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

巴童答

巨鼻宜山褐，龐(十八)眉入苦吟；非君唱樂府，誰識怨秋深？

(一)劉前有「其二」，王同。 (二)唐作「梅」註「一作海」，劉同，王同唐。 (三)劉作「御」。 (四)唐註「一作標。」 (五)劉作「坐。」 (六)陳作「謝，」王同。 (七)劉前有「其一。」 (八)宋「楚」作「製，」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九)宋「姊」作「姊，」王作「姐。」 (十)劉前有「其二，」王同。 (十一)唐作「不復」註「一作破瓜後」劉同，陳作「不復」王同陳。 (十二)劉前有「其三，」王同。 (十三)王作「作。」 (十四)宋「紅」作「睡，」唐同，王同。 (十五)劉前有「其四，」王同。 (十六)劉註「一作校。」 (十七)唐作「梁，」陳同，王同。 (十八)唐作「寵，」陳同王同。

代崔家①送客

行蓋柳煙下，馬蹄白翩翩；恐隨②行③處④盡，何忍重⑤揚鞭！

出城⑥

雪下桂花稀，啼烏被彈歸；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入鄉誠⑦萬里⑧，無印自堪悲；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⑨！

莫種樹

園中莫種樹！種樹四時愁；獨睡南牀⑩月，今秋似去秋！

將發

東牀卷席罷，獲⑪落將行去；秋白遙遙⑫空，月⑬滿門前路。

畫江潭苑四首⑭

⑮吳苑晚蒼蒼，宮衣水濺黃；小鬟紅粉薄，騎馬珮珠長。路指臺城迥，羅熏袴褶香。行雲霑翠輦，今日似襄王。

⑯寶袜菊衣單，蕉花密露寒；水光蘭澤葉，帶重⑰剪刀錢。角暖盤弓易，靴長上馬難；淚痕霑寢帳，勻粉照金鞍。

⑱剪翅小鷹斜，縚根玉⑲鏃⑳花。鞦垂粧細粟，箭箙釘文牙。䴏䴏啼深竹，鵁鶄老濕沙。宮官燒蠟火，飛燼汙鉛華。

---

① 陳註「一作氏，」王註「曾本作是。」 ② 宋「隨」作「送，」唐註「一作送，」陳同宋。 ③ 劉作「送」註「一作送行。」 ④ 王作「隨」作「送」「處」下註「曾本作恐隨行處盡，二姚本作恐隨送處盡。」 ⑤ 唐註「一作復，」劉同，王同唐。 ⑥ 陳註「律。」 ⑦ 王作「試。」 ⑧ 唐註「一作誠可重，」劉同。 ⑨ 劉註「一作垂，」王同。 ⑩ 唐註「一作窗，」陳作「牕，」王註「二姚本作南窗。」 ⑪ 劉作「護，」陳註「舊作護從宋本改，」王同劉。 ⑫ 王註「遙遙一作遺遙。」 ⑬ 宋「月」作「日，」唐同，劉同，陳註「舊作日從金本改，」王同宋。 ⑭ 宋上有「追賦，」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⑮ 劉前有「其一。」 ⑯ 劉前有「其二，」王同。 ⑰ 陳作「重帶，」王同註「一作帶重。」 ⑱ 劉前有「其三，」王同。 ⑲ 宋「王」作「玉，」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⑳ 王註「曾本作簇。」

㈠十騎簇芙蓉，容㈡衣小隊紅。練香熏宋鵲，尋箭踏盧龍。旗濕金鈴重，霜乾玉鐙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㈢

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繫書隨短羽，寫恨破長牋。病客眠清曉，踈桐墜綠鮮；城鴉啼粉堞，軍吹壓蘆煙。岸幘褰紗㈣幌，枯塘臥折蓮。木腮銀跡畫㈤，石蹬水痕錢。旅酒侵愁肺，離歌繞懦絃；詩封兩條淚，露折一枝蘭。莎老沙雞泣，松乾瓦獸殘。覺騎燕地馬，夢載楚溪船。椒桂傾長席，鱸魴斫玳筵。豈能忘舊路，江島滯佳年。

難忘曲古詩有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㈥

夾道開洞門，弱㈦柳㈧低畫戟。簾影竹華㈨起，簫聲吹日色。蜂語繞粧鏡，拂㈩蛾學春碧。亂鬟⑪丁香梢，滿欄花向夕。

賈公閭貴壻曲

朝衣不須長，分花對袍縫；嚶嚶白馬春⑫，滿腦黃金重。今朝香氣苦，珊瑚澀難枕；且要弄風人，暖蒲沙上飲。鴛語踏簾鉤，日虹屏中碧；潘令在河陽，無人死芳⑬色。⑭

夜飲長⑮眠曲

觴酣出座東方高，腰橫半解星勞勞。柳苑⑯鴉啼公主醉，薄露壓花蕙園⑰氣。玉轉濕絲牽曉水，熱⑱粉生香琅玕紫。夜飲朝眠斷無事，楚羅之幃臥皇子。

㈠ 劉前有「其四，」王同。 ㈡ 宋「容」作「宮，」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㈢ 陳註「排。」 ㈣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沙。」 ㈤ 王註「二姚本作銀畫跡。」 ㈥ 唐無上十三字，劉同，陳同，王同。 ㈦ 王註「姚仙期本作強。」 ㈧ 唐作「楊，」劉同，王同。 ㈨ 唐註「一作葉，」劉同王註「一作竹葉非。」 ㈩ 唐註「一作畫」陳作「畫，」王同幷註「吳本曾本作拂蛾。」 ⑪ 劉作「係。」 ⑫ 宋「春」作「來，」唐同幷註「一作春，」劉同宋，陳同宋，王同宋。 ⑬ 劉註「一作花。」 ⑭ 王註「一作花色。」 ⑮ 宋「長」作「朝，」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⑯ 宋「宛」作「花，」劉同陳註「舊作花從宋本改。」 ⑰ 唐註「一作謝，」陳作「謝，」王同。 ⑱ 唐註「一作熱。」

王濬墓下作(一)

人間無阿童，猶唱水中龍。白草侵煙死，秋梨(二)遶地紅。古書平黑石，神(三)劍斷青銅。耕勢魚龍(四)起，墳科(五)馬鬣封。菊花垂濕露，棘逕(六)臥乾蓬。松柏愁香澀，南原幾夜風！

客遊

悲滿千里心，日暖南山石；不謁承明廬，老作平原客。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歌屢彈鋏，歸問時裂帛。

崇義里滯雨

落漠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羇恨，夢泣生白頭。瘦馬秣敗草，雨沫飄寒溝。南宮古簾暗，濕景傳籤籌。家山遠千里，雲脚天東頭。憂眠枕劍匣，客帳夢封侯。

馮小憐(七)

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春風(八)恨，今朝直(九)幾錢？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煙；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鞍。

贈陳商

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辭繫肘後。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祇今道已塞，何必須白首？凄凄陳述聖，披(十)褐鉏俎豆。學為堯舜文，時人責衰偶。柴門車轍凍，日下榆影瘦。黃昏訪我來，苦節青陽皺。太華五千仞，劈地抽森秀。旁古(十一)無寸尋，一上戛牛斗。公卿縱不憐，(十二)寧能鎖吾口。李生師太華，大坐看白晝。逢霜作樸樕，得氣為春柳。禮節乃相去，顦顇如芻狗。風雪直齊壇，墨組貫銅綬。臣妾氣態間，唯欲承箕帚(十三)。天眼何時開？古劍庸一吼。

(一) 陳註「排。」 (二) 王作「黎」註吳本作「秋梨誤。」 (三) 唐作「袖」註「一作神，」劉作「袖。」 (四) 王作「鱗。」 (五) 唐註「一作斜，」劉同，王註「一作墳斜。」 (六) 陳作「徑，」王同。 (七) 陳註「律。」 (八) 王作「東」註「吳本作春風。」 (九) 王作「值。」 (十) 陳作「被。」 (十一) 王作「若」註「晉本二殊本俱作旁古。」 (十二) 唐註「一作晉。」 (十三) 唐作「帚，」劉同，陳同。

釣魚㊀

秋水釣紅渠，仙人待素書。蔞絲縈獨繭，蒲㊁米蟄雙魚。斜竹垂清㊂沼，長綸貫碧虛。餌懸春蜥蜴，鉤墜小蟾蜍。詹子情無限，龍陽恨有餘。爲看煙浦上，楚女淚霑裾。

奉和㊃二兄罷使遣㊄歸延州㊅

空留三尺劍，不用一丸泥。馬向沙場去，人歸故國來。留㊆愁翻隴水，喜酒㊇瀝春灰。錦帶休驚鴈，羅衣倘㊈鬥鷄。還吳已渺渺，入郢莫淒淒。自是桃李樹，何畏㊉不成蹊？

答贈⑪

本作⑫張公子，曾名蕚綠華；沈香燻小象，楊柳伴啼鴉。露濕⑬金泥冷，盃闌玉樹斜，琴堂沽酒客，新買後園花。

題趙生壁

大婦燃⑭竹根，中婦舂玉屑；冬暖十⑮松枝，日煙坐⑯蒙滅。木蘚青岡⑰，老石井⑱水聲發。曝背臥東亭，桃花滿肌骨。

感春⑲

日暖白⑳蕭條，花悲北郭騷；榆穿荣子眼，柳斷舞兒腰。上幕迎神鷰，飛絲送百勞；胡瑟㉑今日恨，急語向檀槽。

㊀ 宋下有「詩」，唐同，劉同，陳下有「詩排」，王同宋。 ㊁ 唐作「蒲」註「一作菰」，劉作「蒲」，陳作「菰」，王同陳幷註「吳本作蒲米，而註云：蒲米菰米也」。 ㊂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青綸，曾本姚仙期本作綸誤。」 ㊃ 王註「和二姝本作賀。」 ㊄ 宋「遣」下有「馬」，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㊅ 陳註「排。」 ㊆ 宋「留」作「畱」，唐同，劉同，陳同。 ㊇ 劉作「酒窖」，陳同，王同。 ㊈ 王作「向」註「吳本作倘。」 ㊉ 王作「患」註「吳本曾本作何畏。」 ⑪ 陳註「律。」 ⑫ 陳作「是。」 ⑬ 宋「濕」作「重」，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⑭ 唐作「然」，下均同，陳同，王同。 ⑮ 宋作「拾」，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⑯ 王作「生」註「吳本作坐誤。」 ⑰ 宋作「桐」，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⑱ 唐註「一作泉」，陳作「泉」，王同幷註「吳本作石井。」 ⑲ 陳註「律。」 ⑳ 宋「白」作「自」，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㉑ 宋作「琴」，唐同，劉同，王同。

仙人

彈琴石壁上，翩翩(一)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鹿飲寒澗下，魚歸清海濱；時(二)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河陽歌

染羅衣，秋藍難著色。不是無心人，爲作臺(三)卬客。花燒中誕(四)城，顏郎身已老。惜許(五)兩少年，抽心似春草。今日見銀牌，今夜烏(六)玉鱗；牛頭高一尺，隔坐應相見。日(七)從東方來，酒從東方轉；舭舡飫口紅，蜜炬千枝爛。

花遊曲并序(八)

寒食日(九)，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遊曲，與妓彈唱。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十)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煙濕愁車重，紅油覆畫衣；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春鶯(十一)

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草細堪梳，柳長如練。(十二)卷衣秦帝，掃粉趙燕。日含畫幕，蜂上羅薦。平陽華塢，河陽花縣。越婦搘機，吳蠶作繭。菱汀繫帶，荷塘倚扇。江南有情，塞北無恨！(十三)

安樂宮

深(十四)井(十五)桐烏起，尙復(十六)牽清(十七)水。(十八)未盥邵陵王，(十九)瓶中弄長翠。新城(二十)安樂宮，宮如鳳凰翅。歌迴蠟板鳴，大棺(二十一)提壺使。綠

(一)王註「曾本作翩翩。」 (二)唐作「當，」陳同，王同。 (三)唐註「一作臨。」 (四)宋「誕」作「潭，」唐同并註「音誕，」劉同宋并註「一作誕，」陳同宋王同宋并註「中潭一作中誕誤。」 (五)王註「曾本二姚本作音許。」 (六)宋「烏」作「鴟，」唐同，劉同并註「一作烏，」陳同宋王同宋并註「一作烏玉非。」 (七)宋「日」作「月，」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八)陳無「并序。」 (九)劉無「日，」陳同，王同，并註「曾本姚仙期本寒食下多一日字。」 (十)王作「态。」 (十一)宋「書」作「書。」 (十二)唐作「線，」陳同，劉同，王同。 (十三)劉註「一作限。」 (十四)唐註「一作漆。」 (十五)王註「一作漆井。」 (十六)宋「復」作「服，」劉註「一作服，」王註「一作尙服。」 (十七)唐作「情，」註「一作清，」陳作「情。」 (十八)王註「曾本二姚本皆作情水。」 (十九)宋「王」作「瓜，」唐同，劉同，陳同，王同并註「吳本作邵陵王而以瓜子爲非，甚誤。」 (二十)宋「城」作「成，」唐同註「一作城，」陳同宋，王同宋并註「曾本二姚本俱作新城。」 (二十一)宋「大棺」作「左棺，」唐同，劉同，并註「一作大棺，」陳同宋，王同宋并註「一作大棺誤。」

繫悲水曲，茱萸別秋子。

胡蝶飛(一)

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胡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

梁公子

風彩(二)出蕭家，本是菖蒲花；南塘蓮子熟，洗馬走江沙。(三)御牋銀沫冷；長簟鳳窠斜；種柳營中暗，題書賜館娃。

牡丹種曲

蓮枝未長秦蘅老，走馬馱金斸春草。水灌香泥却月盆，一夜綠房迎白曉。美人醉語園中煙，晚華已散蝶又闌。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絃。歸霞帔拖蜀帳昏，嫣紅落粉罷承恩。檀郎謝女眠何處？樓庭(四)月明燕夜語。

後園鑿井(五)

井上轆轤牀上轉，水聲繁，絲(六)聲淺。情若何，荀奉倩。(七)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

開愁歌筆(八)下作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澍(九)如梧(十)蘭。衣如飛鶉馬如狗，臨歧擊劍生銅吼。旗亭下馬解秋衣，請貰宜陽一壺酒。壺中喚天雲不開。(十一)白晝萬里閑淒迷。主人勸我養心骨，莫愛(十二)俗物相塡猍。(十三)

(一) 唐註「一作舞，」劉作「舞」註「一作飛」陳作「舞」註「宋本作飛，」王作「舞」註「二姚本作蝴蝶飛。」 (二) 陳作「采」王同。 (三) 唐註「一作涯，」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涯。」 (四) 唐作「臺，」劉同，陳同，王同註「曾本二姚本作樓庭。」 (五) 唐下有「歌，」劉同，陳同，王同。 (六) 唐作「弦，」劉作「絃，」陳同劉。 (七) 唐作「倩。」 (八) 劉作「筆，」陳同王作「花」註「花下舊本作筆下誤。」 (九) 陳作「謝，」王同。 (十) 宋「梧」作「枯，」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一) 王註「曾本姚經三本作酒中喚雲天不開。」 (十二) 唐作「受」劉同，陳同，王同。 (十三) 唐註「玉篇廣韻俱無猍字，姚箋云按猍卽㾀字，音灰相擊也，」陳作「㾀」註「舊訛猍。」

秦宮詩并序(一)

漢人(二)秦宮,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驕名大譟於人。予撫舊而作長辭,(三)以馮子都之事,相爲對望。又云昔有之詩。

越羅衫袂(四)迎春風,玉刻騏驎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五)濃。雲閑(六)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閣複道傳籌(七)飲午(八)夜,銅盤(九)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十)踏哮(十一)虎;研桂燒金待曉筵,白鹿清(十二)蘇(十三)夜半(十四)煮。桐陰(十五)永巷調生(十六)馬,內屋屏風(十七)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裏(十八)活。鸞篦奪得不還人,醉臥(十九)氍毹滿堂月。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二十)曹操

鄴城中,暮塵起。將(廿一)黑丸,斫文吏。棘爲鞭,虎爲馬,團團走,鄴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廿二)右兒。香掃塗,相公

(一) 陳無「并序。」 (二) 劉無「人,」陳同,王同。 (三) 劉下有「辭」陳同,王同。 (四) 唐註「一作夾衫,」劉同,王同。 (五) 王註「一作煙霧。」 (六) 宋「雲間」作「人間,」唐同註「一作閑,」劉同宋并註「一作閒,」陳同宋,王同宋并註「一作人閒。」 (七) 唐註「一作頭。」 (八) 宋「午」作「十,」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九) 唐註「一作半夜朦朧,」劉同。 (十) 王作「暇」註「吳正子云見唐文粹兩本作霞,一作䵷;言踏虎則麻䵷必隈爲爾作霞恐或訛。然琦所見文粹本又有作遐者,更訛。」陳作「暇。」 (十一) 唐註「同虓,」陳同王註「一作虓一作吼。」 (十二) 唐作「青。」 (十三) 唐註「一作清酥,」陳作「酥」王同陳註「一作清蘇。」 (十四) 王註「一作夜來。」 (十五) 宋「陰」作「英,」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六) 唐作「新」註「一作主,」劉同,陳註「舊作騎新從金本改,」王作「騎新馬」註「新馬一作主馬。」 (十七) 宋「屏風」作「深屏,」唐作「屋深」註「一作珍,」下作「屏;」劉同唐,陳同宋,王同宋註同唐。 (十八) 唐作「底」註「一作裏,」劉作「底,」陳註「舊訛底從宋本改,」王同劉。 (十九) 唐作「睡,」陳同,王同。 (二十) 陳下有「刺,」王同註「一本少刺字。」 (廿一) 唐註「一作探,」王同。 (廿二) 宋「閣」作「關,」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歸。

楊生青花㈠石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脣，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頑㈡何足云。

㈢房中思

新桂如蛾眉，秋風吹小綠。行輪出門去，玉鑾㈣聲斷續。月軒下風露，曉庭自㈤幽濕。誰能事貞素？臥對㈥莎雞泣。

石城曉

月落大堤上，女垣棲烏起。細露濕團紅，寒香解夜醉。石子㈦渡天河，柳煙滿城曲。上客留斷纓，殘蛾鬥雙綠。春帳依微蟬翼羅，橫茵突金隱體花。帳前輕絮鵝㈧毛起，欲說春心無所以。㈨

苦晝短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熊㈩則肥，⑪食蛙則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⑫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為服⑬黃金，吞白玉。誰似⑭任公子？

㈠ 宋「花」下有「紫」，唐同，劉同并註「京本無紫字」，陳同宋王同并註「吳註云：京本無紫字，曾本二姚本少青花二字。」

㈡ 唐註「一作碩」，王註「姚仙期本作寬碩。」

㈢ 宋無「房中思」「石城曉」「苦晝短」三首及「章和二年中」題目。

㈣ 王作「鑾」

㈤ 劉作「目。」

㈥ 劉作「聽」，陳同。

㈦ 唐作「女牛」註「一作石子」，劉作「牛女」，陳同，王同，劉并註「吳正子註：女牛京本作厚。」

㈧ 唐註「一作鵝」，陳作「鵝」，王同陳并註「吳本作鵝毛。」

㈨ 唐作「似」，劉同，陳同，王同。

㈩ 唐作「熊」，劉同，陳同，王同。

⑪ 唐作「肥」，劉同，陳同，王同。

⑫ 王註「姚仙期本缺使之二字。」

⑬ 唐作「服」註「一作餌」，劉作「服」，陳同，王同并註「曾本二姚本俱作餌。」

⑭ 唐註「一作是」，劉作「是」註「一作似」，陳作「是」，王同陳註「曾本姚經三本作誰似。」

雲中騎碧(一)驢。(二)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章和二年中

雲蕭索，田(三)風拂拂，稜(四)芒如彎黍如粟。關中父老百領襦，關東吏人乏詬租。(五)健犢春耕土膏黑，菖蒲叢叢沿水脈。殷勤爲我下田租，百錢攜賞(六)絲桐客。遊春漫光塢花白，野林散香神降席。拜神得壽獻天子，七星貫斷姮娥死。

春歸昌谷

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天誠(七)信崇大，殭士常慆慆；(八)逸目駢甘華，羈心如荼蓼。旱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顏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兎目官槐小。思焦面如病，嘗膽腸似絞。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發軔東門外，天地皆浩浩。青樹驪山頭，花風滿秦道；宮臺光錯落，裝盡(九)偏(一〇)峯嶠。細綠及團紅，當路雜啼笑；香氣(一一)下高廣，鞍馬正華耀。獨乘枅(一二)棲車，自覺少風調；心曲語形影，抵身焉足樂？豈能脫負擔，刻鶴(一三)曾無兆；幽幽太華側，老柏如建纛。龍皮相排戞，翠羽更蕩掉；驅趁委摧(一四)悴，眺覽強容(一五)兒。花蔓閡(一六)行輈，縠煙暝深徼，少健無所就，入門愧家老。聽講依大樹，觀書臨曲沼，知非出神(一八)虎，甘作藏霧豹。韓烏處矰繳，湘鯈在籠罩；狹行無廓落，(一七)壯士徒輕躁。

昌谷詩五月二十七日作(一九)

(一) 唐註「一作白，」陳作「白。」 (二) 王作「白驢」註「吳本作碧驢。」 (三) 宋「田」作「由，」唐註「一本無田字，」劉同，王同。 (四) 唐作「麥，」劉同，陳同，王同。 (五) 王註「一作鉏。」 (六) 唐作「償」註「一作賞，」劉作「償，」陳同，王同。 (七) 宋「誠」作「綱，」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八)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曀曀。」 (九) 唐註「一作畫，」陳同，王同。 (一〇) 唐註「一作徧，」陳作「徧。」 (一一) 王註「曾本二姚本均作香風。」 (一二) 宋「枅」作「雞，」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一三) 唐註「一作鵲」陳作「鵠」王同并註「吳正子本作刻鵠。」 (一四) 宋「摧」作「催，」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一五) 陳「容」作「笑，」王同註「吳本作容。」 (一六) 宋「閡」作「閴，」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一八) 宋「神」作「柙，」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一七) 王「落」作「路。」 (一九) 王註「吳本姚經三本無此註。(即三月二十七日作。)」

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一)水。遙巒相壓疊，頹綠愁墮地。光潔無秋絲，(二)涼曦吹浮媚。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翠。華(三)髮垂恨鬢，光露泣幽淚。層圍爛洞曲，芳徑老紅醉。攢蟲鏤古柳，蟬子鳴高邃。大帶(四)委黃葛，紫蒲交狹涘。石錢差復籍，厚葉(五)皆蟠膩。汰沙好平白，立馬印青字。晚鱗自遨造，(六)瘦鵠鳴(七)單跱。(八)嘹嘹濕蛄聲，咽源驚濺起。紆緩王(九)眞路，(十)近武后巡幸路(十一)神娥蕙花裏；苔絮縈澗礫，山實垂頳紫。小柏儼重扇，肥松突丹髓；鳴流走響韻，壠秋拖光穟。(十二)鶯唱閔女歌，瀑懸楚練帔；風露滿笑眼，駢巖雜舒墜。亂條(十三)迸石嶺，(十四)細頸喧鳥咜；日脚掃歸(十五)翳，新雲啟華闕。謐謐厭夏光，商風道清氣，高眠服(十六)玉容，燒桂祀天几。(十七)谷與女山嶺阪相承山卽蘭香神女上天處也遺几在焉霧衣夜披拂，眠壇夢直(十八)粹；待駕棲鸞老，故宮椒壁圮；(十九)福昌宮在谷之東鴻龍(二十)數鈴響，羇臣發涼思；陰藤束朱鍵，龍帳著魑魅。碧錦帖花檉，香衾事殘貴；歌塵蠹末(二十一)年，無(二十二)綵長霧似，珍(二十三)壤割繡段，里俗祖風義。隣凶不相忤，(二十四)沒(二十五)病無邪祀。鮐皮識仁惠，丱角知靦恥。縣省司刑官，戶乏詬租吏。竹藪添墮簡，石磯引綴(二十六)餌。溪灣轉水帶，芭蕉傾蜀紙。岑色(二十七)晃穀襟，孤寡(二十八)拂繁事。泉樽陶宰酒，月眉(二十九)謝郎妓。丁丁幽鍾遠，矯矯單飛至。霞巘殷嵯峨，危溜聲爭次。淡蛾流平碧，薄月渺陰悴。涼光入澗岸，廓盡山

(一) 唐註「一作草平秋。」 (二) 唐作「思」註「一作絲，」劉作「絲，」陳作「熱思，」王作「思。」 (三) 宋「華」作「草，」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四) 王註「吳本作天帶誤。」 (五) 王註「吳本作重葉。」 (六) 宋「造」作「遊，」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七) 唐作「唳，」劉同，陳同，王同。 (八) 王作「峙」註「吳本作跱義同。」 (九) 劉作「玉，」陳同。 (十) 唐下註有「自註，」劉下有「元註，」王同。 (十一) 陳「路」下有「蘭香神女廟中路也。」 (十二) 陳作「穟。」 (十三) 唐註「一作篠，」陳作「篠，」王同。 (十四) 唐作「嶺，」劉同，王同。 (十五) 唐作「埽昏，」劉作「昏，」陳同，王同唐。 (十六) 唐註「一作復，」陳作「明展」註「二字舊訛眠復。」王作「復」註「吳本作服。」 (十七) 劉下有「元註，」陳同，王同。 (十八) 唐作「眞，」劉同，陳同，王同。 (十九) 劉下有「元註，」陳同，王同。 (二十) 陳「龍」作「寵，」王同。 (二十一) 陳「末」作「木。」 (二十二) 宋「末年無」作「木在舞，」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二十三) 唐註「一作玲。」 (二十四) 陳作「杵，」王同。 (二十五) 宋「沒」作「疫，」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二十六) 唐作「鉤，」劉作「鈎，」陳同唐，王同宋註「一作綴。」 (二十七) 唐作「光，」劉同，陳同，王同。 (二十八) 宋「寡」作「景，」陳同。 (二十九) 王作「日。」

中意。漁童下宥綱，霜禽竦煙翅。潭鏡滑蛟涎，浮珠噞魚戲。風桐①搖②匣瑟，螢星錦城使。柳綴長縹帶，篁掉短笛吹。石根綠彩蘇③，蘆箏抽丹漬。漂旋弄天影，古檜拏雲臂。愁目微④帳紅，骨鬟香蔓刺。芒麥平百井，閑乘列千肆。刺促成幾⑤人，好學鴟夷子。

銅駝悲

落魄三月罷，長⑥花去東家；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橋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客飲盃中酒，駝悲千萬春。生世莫徒勞，風吹盤上燭；厭見桃株笑，銅駝夜來哭！

自昌谷到洛後門⑦

九月大野白，蒼岑竦秋門。寒涼十⑧月末，霧⑨靄曉昏。澹色結晝天，心事塡空雲。道上千里風，野竹蛇蜒痕。石欄⑩東⑪波聲，鷄叫淸寒晨。强行到東⑫舍，解馬投舊隣。東家名廖者，鄉曲傳姓辛。枝頭䨻飲酒，吾請造其人。始欲南去楚，又將西適秦。襄王與武帝，各自流⑬青春。聞道蘭臺上，宋玉無歸魂。緗縹兩行字，蟄蟲蠹秋芸。爲探秦臺意，豈命余負薪？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⑭

一夕遶山秋，香露溘蒙菉。新橋倚雲阪，候蟲嘶⑮露樸。洛南⑯今已遠，越僉⑰誰爲熟？石氣何凄凄，老莎如短鏃。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① 唐註「一作松。」 ② 宋「桐搖」作「松瑤，」劉作「瑤，」陳同，王同。 ③ 宋「彩蘇」作「綫蘚，」唐作「蘚，」劉同唐，陳同宋王同唐。 ④ 宋「目微」作「月薇，」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⑤ 宋「幾」作「杞，」唐同，劉同陳，作「杞」註「舊訛杞，」王同宋并註「曾本二姚本作戉幾人，不成文句。」 ⑥ 宋「長」作「春，」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⑦ 宋「問」作「門，」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⑧ 宋「十」作「交，」唐註「一作交。」 ⑨ 唐註「一作雪，」陳作「雪」王同。 ⑩ 宋「欄」作「瀾，」劉同。 ⑪ 唐作「瀾湅」註「一作東，」陳作「瀾湅，」王同。 ⑫ 宋「東」作「都，」唐註「一作都。」 ⑬ 唐作「留，」劉同，陳同王同。 ⑭ 宋下有「山，」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⑮ 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新。」 ⑯ 唐註「一作陽，」王註「姚仙期本作洛陽。」 ⑰ 王註「妙經三本作被僉。」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闊。大夜㊀生素空，天地曠肅殺。露光㊁泣殘蕙，蟲響連夜發。戶㊂寒寸錦薄，迎風絳紗折。題㊂書古雲䯰，恨唱華容歇。百日不相知，花光變涼節。弟兄誰念慮？牋翰旣通達。青袍度白㊃馬，草簡奏東闕。夢中相聚笑，覺見半牀月。長思尋劇㊄，環亂憂抵覃葛。

㊀ 宋「夜」作「野」，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㊁ 宋作「光露」，唐註「一作光露」，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光露」。 ㊂ 宋「戶」作「房」，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㊃ 宋「題」作「披」，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㊃ 劉註「一作拂」。 ㊄ 唐作「劇尋」，劉同，陳作「劇循」。 ㊅ 宋上有「李賀」。 ㊆ 唐無上五字，劉作「李長吉歌詩卷之三終」，陳作「協律鉤元卷之三終」，王作「李長吉歌詩卷三終」「成都嚴琳校字」。

㊅歌詩編第三㊆

㈠歌詩編第四。㈡

隴西 李賀 長吉㈢

艾如張 艾音乂㈣

錦襜褕，繡襠襦。强强㈤飲啄，哺爾雛。隴東臥穟滿風雨，莫逐㈥良㈦媒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㈧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上雲樂

飛香走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三千宮㈨女列金屋，五十絃瑟海上聞。天江㈩碎碎銀沙路，嬴女機中斷煙(十一)素；斷(十二)煙素縷衣舞，(十三)八月一日君前舞。

㈠ 宋上有「李賀」。 ㈡ 唐無上五字，劉作「李長吉歌詩卷之四，」陳作「協律鉤元卷之四，」王同劉。 ㈢ 宋無「長吉，」唐上六字作「李賀，」劉作「唐隴西李賀撰宋廬陵劉辰翁評，」陳作「江都陳本禮箋註，」王作「錢塘王琦琢崖彙解。度曹同春較。」 ㈣ 宋下有「見詩也，」唐無上三字，劉作「艾或音乂非後面分明艾葉是，」陳同唐，王同唐。 ㈤ 唐無「强，」劉同，王同。 ㈥ 唐作「信」註「一作逐。」 ㈦ 宋「逐良」作「信諧，」唐作「諧」註「一作諧，」劉同宋，註同唐，陳同宋，王同宋，并註「曾本姚經三本作良媒，一作諧媒非。」 ㈧ 宋「田」作「春，」唐註「一作春，」劉同，陳同唐，王註「一作野春。」 ㈨ 唐註「一作綵。」 ㈩ 唐註「一作河。」 (十一) 宋「斷煙」作「煙斷，」劉同。 (十二) 宋無「斷，」王無「煙素斷。」 (十三) 宋「舞」作「襆，」唐同註「一作舞衣，」劉同宋，陳作「舞衣，」王同陳，并註「曾本二姚本皆同，吳本作嬴女機中煙素，素斷煙素縷衣襆似非。」

巫山高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颸然，曉嵐(一)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濕雲間。

摩多樓(二)子

玉塞去金人，二萬四千里；風吹(三)沙作雪，一時渡遼水。天白水如絹，(四)甲絲雙串斷；行行莫苦辛，城月猶殘半。曉氣朔煙上，趢趄胡馬蹄；行人聽(五)水別，隴上(六)長東西。

猛虎行四言(七)

長戈莫舂，強(八)弩(九)莫抨(十)，乳孫哺子，教得生獰。舉頭爲城，掉尾爲旗。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十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日出行

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絲。徒照葵藿心，不見(十二)遊子悲。折折黃河曲，日從中央轉。暘谷耳曾聞，若木眼不見。奈爾(十三)鑠石，胡爲銷人。羿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十四)久(十五)不得奔，詎教晨光夕昏。(十六)

(一) 宋「嵐」作「風」劉同陳註「舊訛風從金本改，」王同宋。 (二) 唐作「樓」註「一作樓，」劉作「樓，」陳同，王同。 (三) 王註「姚經三本作風捲。」 (四) 宋「絹」作「練，」唐同，陳同，王同。 (五) 宋「聽」作「臨，」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六) 唐作「隔隴」註「一作隴水，」劉同無註，陳作「水，」王同註「吳本作隔隴。」 (七) 劉無「四言，」陳同，王同。 (八) 唐作「長。」 (九) 王註「吳本作長弩。」 (十) 宋「抨」作「烹，」王註「一作烹非。」 (十一)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刀尺。」 (十二) 唐作「照，」劉同，陳同王同。 (十三) 唐註「一作何，」王註「二姚本作奈何。」 (十四) 唐註「一本有烏不得火四字，」陳作「烏不得翔火。」 (十五) 唐註「一作火。」 (十六) 王註「文苑英華作羿能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烏不得翔，火不得奔，詎教晨光夕昏。」

苦篁調嘯引

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採竹二十四。伶倫採之自崑丘㈠，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伶倫以之正音律，軒轅以之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一管人間吹；人間㈡無德不能得㈢，此管㈣沈埋虞舜祠。

拂舞歌詞

吳娥聲絕天空雲閑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樽有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㈤飲花露。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丹成作蛇乘白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㈥二㈦千載㈧，吳堤綠草㈨季季㈩在，背有⑪八卦稱神仙，邪鱗頑甲滑腥涎。一本脫⑫

夜坐吟

踏踏馬頭⑬誰見過，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風羅幕生翠波，鉛華笑妾顰青娥⑭。爲君起唱⑮長相思，簾外嚴霜皆倒飛。明星爛爛東方陲，紅霞稍出東南涯，陸郎去矣乘班騅。

箜篌引又曰公無渡河⑯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沈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爲愚。公乎！公乎！牀有菅席⑰，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隴畝油油黍與葫⑱，瓦甒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⑲，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㈠ 唐註「一作崙，」陳作「邱，」王同註「一曾本二姚本作崑崙。」 ㈡ 宋無「人間，」唐同，劉同王同。 ㈢ 陳註「句從金本改。」 ㈣ 唐下有「此管，」王同。 ㈤ 唐註「一作空，」王註「文苑英華漢武作漢舞，晴寒作晴空。」 ㈥ 陳上五字作「鑿玉井甃。」 ㈦ 唐作「一」註「一作二。」 ㈧ 王註「一作一千載，文苑作三千載。」 ㈨ 王註「文苑作春綠，姚仙期本作陸草。」 ㈩ 唐作「年年，」劉同，陳同王同。 ⑪ 陳作「文，」字註「文苑作背文。」 ⑫ 宋無「一本脫，」唐同，劉同王同。 ⑬ 宋「頭」作「蹄，」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⑭ 王註「姚經三本作青蛾。」 ⑮ 唐註「一作舞，」王註「曾本姚經三本俱作起舞。」 ⑯ 陳無上六字，王同。 ⑰ 王註「姚仙期本作管席。」 ⑱ 唐註「一作禾，」王註「一作菰。」 ⑲ 劉作「君，」王註「曾本二姚本作其奈君，一作可奈君。」

平城下(一)

飢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玉(二)劍無玉花，海風斷鬢髮。塞長連白空，遙見漢旗紅。青帳吹短笛，烟霧濕晝龍。日魄(三)在城上，依俙(四)望城下。風吹孤(五)蓬起，城中嘶瘦馬。借問築城吏，去關幾千里？唯愁裹屍歸，不惜倒戈死！

江南弄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竹，渚暝蒲帆如(六)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臥南山綠。吳歈，(七)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八)寒玉。

榮華樂 一作東洛梁家謠(九)

鳶肩公子二十餘，齒編(十)貝脣激(十一)朱。氣如虹蜺，飲(十二)建瓴，走馬夜歸叫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尨裘(十三)金玦雜花光。玉堂調笑金樓子，臺下戲學(十四)邯鄲唱(十五)。口吟舌話稱女郎，錦袪繡面漢帝。旁得明珠十斛，白璧一雙。新詔垂金曳紫光，煌煌馬如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峨峨虎冠上切雲。竦劍晨趨凌紫氛，繡段千尋貽皁隸。黃金百鎰貺家臣，十二門前張大宅。晴春烟起連天碧，金鋪綴日雜紅光。銅龍齧環似爭力，瑤姬凝醉臥芳席。海素籠䆫空下隔，丹穴取鳳充行庖。貜貜如拳那(十六)足食，金蟾呀呀蘭燭香。軍裝武妓聲琅璫，誰知花雨夜來過？但見池臺春草長，嘈嘈絃吹匝天開。洪崖簫聲遶天來，天長一矢貫雙虎。雲弝絕騁聒旱雷，亂袖交竿管兒舞。吳音綠鳥學言語，能教刻石平紫金。解送刻毛寄新兔，三皇皇(十七)后(十八)七貴人，五十校尉二

(一) 唐「平城下」上有「巫山高，」劉同，陳同，王同。 (二) 宋「玉」作「別，」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三) 宋「魄」作「晚，」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四) 陳作「稀，」王同。 (五) 唐作「枯，」劉同，陳同，王同。 (六) 王註「姚仙期本作猶。」 (七) 王註「一作吳能非。」 (八) 陳作「貼，」王同註「一作疊非。」 (九) 王上七字作註「一本作東洛梁家謠。」 (十) 王宋無空格，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一) 唐作「激，」陳同，王同。 (十二) 宋「飲」下有「如，」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三) 王註「曾本作鶻裘。」 (十四) 王註「戲學恐當作戲狎爲是。」 (十五) 唐作「倡，」劉同，陳同，王同。 (十六) 唐作「那，」劉同，陳同，王同。 (十七) 唐註「一本少一梟字，」陳僅一「梟」字，王同。 (十八) 王註「吳本曾本姚仙期本俱作三梟梟后誤。」

將軍。當時飛去逐彩雲，化作今日京華春。

瑤華樂(一)

穆天子走龍媒，八轡冬瓏(二)逐天迴。五精掃地凝雲(三)開，高門左右日月環。四方錯鏤稜層殿，舞霞垂尾長盤珊。江澄海淨神母顏，施紅點翠照虞泉(四)。曳雲拖玉下崑山。列布(五)旆如松，張蓋如輪。金風(六)䫻秋，清明發春。八鑾十乘，矗如雲屯。瓊鍾瑤席甘露文，玄(七)霜絳雪何足云！薰梅染柳將贈君。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作眞質。

相勸酒

羲和騁六轡，晝夜(八)不曾閑。彈烏崦嵫竹(九)，杖(十)馬蟠螭(十一)鞭。蓐收既斷翠柳，青帝又造(十二)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爲傾蓋間。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爲歡。臛蠵臑熊何足云？又(十三)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橫波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強知元化心！相勸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絲(十四)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東(十五)長安，車駢駢(十六)；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

北中寒

一方黑照三方紫，黃河冰合魚龍死。三尺木皮斷文理，百石強車上河水。霜花草上大如錢，揮刀不入迷濛天。爭(十七)瀯(十八)海水飛

(一) 宋「瑤華樂」在「相勸酒」下，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二) 王註「吳本作冬瓏，姚經三本作玲瓏。」 (三) 宋無空格，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四) 陳作「淵。」 (五) 唐無「布，」劉同，陳作「旆，」王同。 (六) 唐註「一作斂;」劉註「一作歛，」王同唐。 (七) 陳「玄」作「元，」王同。 (八) 唐作「夕，」陳同，王同。 (九) 唐註「一作石，」劉同。 (十) 宋「杖」作「扶，」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一) 宋「螭」作「桃，」唐同，劉同，陳同。 (十二) 王註「文苑作更造。」 (十三) 宋無「又，」唐同，劉同，陳同，王同。 (十四) 宋「絲」作「終，」唐同，劉同，陳作「永」註「舊訛終，」王同宋。 (十五) 宋「東」作「來，」唐同，劉同，王同。 (十六) 王註「來長安，東駢駢；文苑英華作東洛長安車駢駢，曾本姚仙期本少一駢字。」 (十七) 唐註「一作淨。」 (十八) 陳作「崢嶸」註「舊訛爭瀠從何改。」

凌喧，山瀑無聲玉虹懸。

梁臺古愁（一）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鬭玉作蛟龍，綠粉掃天愁露濕。撞鍾飲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噴血班（二）。朝朝暮暮愁海翻，長繩繫日樂當年。芙蓉凝紅得秋色，蘭臉引（三）春啼脈脈。廬州（四）客鴈報春來，寥落野篁（五）秋漫白。

公無出門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斷（六）人骨（七）。嗾（八）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帝遣乘軒災自息（九），玉星點劍黃金軛。我雖跨馬大（十）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覷振金鐶，狻猊猰貐吐噏涎。鮑焦一世披草眠，顏回十（十一）九鬢毛斑。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銜囓，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天！

（十二）神絃別曲

巫山（十三）小女隔雲別，春風松花（十四）山上發。綠蓋獨穿香逕歸，白馬花竿前孑孑。蜀江風澹水如羅，墮蘭誰泛相經過。南山桂樹爲君死，雲衫殘汚紅脂花。

綠水辭

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人色（十五），翻成足愁苦！東湖採蓮葉，南湖拔（十六）蒲根（十七）。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十八）

（一）唐註「一作寃，」陳作「寃，」王同并註「吳本作愁。」（二）陳作「斑，」王同。（三）唐作「別，」劉同，陳同，王同。（四）劉作「洲，」陳同，王同。（五）陳作「浪，」王同註「吳本作野篁恐誤。」（六）唐註「一作風破，」劉註「一作雲風破。」（七）王註「一作雪風破人骨，」姚本作霜雪斷人骨。」（八）王註「曾本三姚本作嗾誤。」（九）陳作「滅，」王同註「吳本作自息。」（十）宋「大」作「不，」唐同，劉同，陳同，王同。（十一）唐作「廿，」陳同，王同。（十二）劉「神絃別曲」在「神絃」下，陳無，王同。（十三）唐註「一作陽。」（十四）唐註「一作松花春風。」（十五）唐註「一作城人。」（十六）唐註「一作折。」（十七）唐註「一作茸，」王註「姚仙期本作採蒲根。」（十八）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秋魂。」

沙路曲

柳臉㊀半眠丞相樹，珮馬釘鈴踏沙路。斷燼遺香裊翠烟，燭㊁騎鳴啼㊂上天去。帝家玉龍開㊃九關㊄，帝前動㊅笏移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窠㊆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上之回

上之回，大旗喜。懸紅雪，㊇撻鳳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死，鼓逢逢。天高度㊈雷㊉齊墜地，地無驚烟海千里。

高軒過韓㊀愈皇甫㊁湜見過因而命作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冬㊂瓏。馬蹄殷㊃耳㊄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㊅。東京才子文章㊆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㊇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貝宮夫人

丁丁海女弄金錢㊈，雀釵翹揭雙翅關。六宮不語一生閑，高懸銀牓㊉照青山。長眉凝綠幾千年，清涼堪老鏡中鸞。秋肌稍覺玉

㊀唐註「一作陰，」劉同。㊁唐註「一作猶，」劉同。㊂宋「鳴啼」作「啼鳴，」唐作「啼鳥」「啼」下註「一作蹄，」㊃劉「鳥」下註「一作鳴」劉同宋，陳作「啼鳥」王作「蹄鳴」註「吳本云一作獨騎蹄鳴，曾本二姚本俱作啼鳥。」註「一作從。」㊄王註「一作縱九關。」㊅唐註「一作驂。」㊆唐註「一作稀。」㊇宋「雪」作「雲，」唐同劉同，陳作「彗」註「舊作紅雲從何本改，」王同宋。㊈宋「度」作「慶，」唐同，劉同，陳同，王同。㊉陳「雷」作「雲」註「舊訛雷。」

㊀宋「韓」下有「員外，」唐同，劉同，陳同，王同。㊁宋「甫」下有「侍御，」唐同，劉同陳同王同。㊂唐作「玲」註「一作冬，」劉作「玲，」陳同劉，王同。㊃唐作「隱，」劉同，陳同王同註「吳本云一作隱隱。」㊄唐註「一作驄。」㊅唐下有「云是」註「一本無云是二字，」劉同，陳同無註，王同。㊆唐下有「鉅」註「一本無鉅字，」劉同，陳同註「二語似是後人竄入，」王有「鉅。」㊇唐註「一作元精耿耿，」劉同，陳作「元精耿耿，」王同註吳本作「九精照耀。」㊈宋「錢」作「錄，」唐同并註「一作錢，」劉同，陳同宋，王同。㊉王作「牓。」

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蘭香神女廟三月中作

古春年年在，閑綠搖暖雲。松香飛晚華，柳渚含日昏。沙砌㈠落紅滿，石泉生水芹㈡。幽篁畫新粉，蛾綠橫曉門。弱蕙不勝露，山秀愁空春。舞珮剪鸞翼，帳帶塗輕銀。蘭桂吹濃眉㈢，菱藕長莘莘。看雨逢瑤姬，乘船值江君。吹簫飲酒醉，結綬金絲裙。走天呵白鹿，遊水鞭錦鱗。密髮虛鬟飛，膩頰㈣凝花勻。團鬟分蛛巢㈤，穠㈥眉籠小脣。弄蝶和輕妍，風光怯腰身。深幃金鴨冷，奩鏡幽鳳塵。踏霧乘嵐㈦歸，撼玉山上聞。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送客飲別酒，千觴無赭顏㈧。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環。野色浩無主，秋明空曠閒。坐來壯膽破，斷目㈨不能看。行槐引西道，青梢長攢攢㈩。韋郎好兄弟，疊玉生文翰。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夜雨叫租吏，舂⑪聲暗⑫交關⑬。誰解念勞勞⑭？蒼突唯南山。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洛陽吹別風，龍門起斷煙。冬樹束生澁，晚紫凝華天。單身野霜上，疲馬飛蓬間；凭軒一雙淚，奉墜綠衣前！

溪晚涼

白狐向月號山風，秋寒掃雲留玉⑮空。石⑯煙青濕白如幢，銀灣曉轉流天東。溪汀眠鷺夢征鴻，輕漣⑰不語細游溶。層岫迴岑

㈠ 王作「魂，」劉同。 ㈡ 王註「二姚本作水生芹。」 ㈢ 宋「眉」作「香，」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㈣ 宋「頰」作「豎，」唐註「一作豎。」 ㈤ 陳作「窠，」王同註「吳本作珠巢。」 ㈥ 王作「濃，」劉同。 ㈦ 宋「嵐」作「風，」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㈧ 王註「二姚本作頳顏。」 ㈨ 王註「斷目文苑英華作新月。」 ㈩ 王作「攢攢」註「一作青松梢長攢俱非，又文苑本此處下有君子送秦水小人巢洛煙二句。」 ⑪ 陳註「舂訛春，」王作「春，」劉同。 ⑫ 唐註「一作闇暗。」 ⑬ 王註「文苑作闇暗關。」 ⑭ 唐註「一作苦，」王註「文苑作勞苦。」 ⑮ 宋「玉」作「碧，」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⑯ 宋「石」作「玉，」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⑰ 王註「曾本二姚本俱作輕速。」

檳疊龍苦篁對客吟歌筒。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書司曹佐走如牛，疊聲問佐官來否(一)？官不來，門幽幽。

長平箭頭歌

漆灰骨末丹水沙(二)，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簳雨中盡，直儳(三)三脊(四)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星(五)旗雲濕懸空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六)雁病蘆筍紅，迴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汍瀾收斷鏃，折鋒赤璺曾封(七)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簝竹。

江樓曲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曉釵催(八)鬢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鼉吟浦口飛梅雨，竿頭酒旗換青苧。蕭騷浪白雲差池(九)，黃粉油衫寄郎主。新槽酒聲若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愁(十)，小玉開屏見山色。

塞下曲(十一)

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見(十二)千里。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十三)蛇鱗，馬嘶青塚白。秋靜是(十四)旄頭，沙遠席箕(十五)愁。帳北天應盡，河聲(十六)出塞流。

(一) 唐作「不。」 (二) 王作「砂。」 (三) 宋「儳」作「餘」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四) 唐註「一作徑寸。」 (五) 宋「星」作「黑」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六) 陳作「淒」註「舊訛棲。」 (七) 王作「封」註「曾本二姚本作封。」 (八) 唐註「一作擁。」 (九) 唐註「一作參差。」 (十) 陳作「思」王同註「吳本作千里愁。」 (十一) 唐註「樂府詩作三首。」 (十二) 宋「見」作「月」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十三) 宋「鎖」作「鏁」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十四) 宋「是」作「見」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十五) 宋「箕」作「羇」唐同并註「一作箕」王同宋，劉同唐。 (十六) 王註「文苑英華作黃河。」

染絲上春機

玉罌汲㈠水花桐㈡井，蒨絲沈水如雲影。美人懶態燕脂愁，春梭拋擲鳴高樓。綵線結茸背複疊，白袷玉郎㈢寄桃葉。爲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㈣！

五粒小松歌并序㈤

前謝秀才杜雲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選書多事，不治典實㈥，經十日，聊道八句。以當命意。

蛇子蛇孫龍㈦蜿蜿，新香幾粒洪㈧崖飯。綠波浸葉滿濃光，細束龍髯絞刀翦。主人壁上鋪州圖，主人堂前多俗儒。月明白露秋淚滴㈨，石筍溪雲肯寄書。㈩

塘上行

藕花涼露濕，花缺藕根澁。飛下雌(十一)鴛鴦，塘水聲溘溘。

呂將軍歌

呂將軍，騎赤兎，獨攜大膽出秦門，金粟堆邊哭陵樹。北方逆氣汙青天；劍龍夜叫將軍閑。將軍振袖揮(十二)劍鍔，玉闕朱城有門閣，傖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十三)旗(十四)下。恆山鐵騎請金槍，遙聞箙中花箭香。西郊寒蓬葉如刺，皇天新(十五)栽養神驥。廄中高桁排(十六)

㈠唐作「泣」註「一作汲。」 ㈡宋作「桐花，」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㈢王註「柳亭詩話以玉郎爲王郎，謂玉字乃坊刻之誤，然玉字正佳。」 ㈣唐註「一作雪，」王註「晉本二姚本作春雪。」 ㈤陳無「并序，」劉同。 ㈥宋「典實」作「曲辭，」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㈦宋「龍」一作「蟒，」唐同，陳同王同上多「吳本」二字，劉同宋。 ㈧陳「洪」作「紅。」 ㈨唐註「一作露泣懸秋淚，」王同，劉同。 ㈩王註「晉本姚經三本作好奇書。」 (十一)唐註「一作雄，」王註「雌一作雄有作雙者尤謬。」 (十二)王作「拂，」註「吳本作揮。」 (十三)唐註「一作大，」陳作「大」註「舊訛火。」 (十四)王註「一作大旗。」 (十五)唐註「一作親，」王註「晉本二姚本作親。」 (十六)唐註「一作挑，」王註「吳本作挑，」劉作「挑」註「一作排。」

蹇蹄，飽食靑芻飲白水。圓蒼低迷蓋張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赤山秀鋌禦時英，綠眼將軍會天意。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淺㈠。卿卿騁少年，昨日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絃上箭！

神絃曲㈡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㈢風吹馬馬踏雲。畫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綷縩步秋塵。桂葉刷風桂墜子，靑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帖尾，兩㈣工騎入秋㈤潭水。百年老鴞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

野歌

亞㈥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銜蘆鴻。麻衣黑肥衝北風，帶酒日晚歌田中。男兒屈窮心不窮，枯榮不等嗔天公。寒風又變爲春柳，條條看即烟濛濛。

神泣㈦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鼕鼕。寒雲㈧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颸風。相思木帖金鳳㈨，攢蛾一嗟重一彈。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神顛㈩神喜師更顏，送神萬騎還青山。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⑪繡幕生⑫香⑬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⑭，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㈠王註「姚仙期本作淡。」 ㈡陳無「神絃曲」劉同王同。 ㈢宋作「旋」唐同。 ㈣宋「兩」作「雨」，唐同。 ㈤唐註「一作夜騎入。」 ㈥唐作「鴞，」陳同，王同劉同。 ㈦唐作「弦」，陳無「神泣」，王同，劉同。 ㈧宋「寒雲」作「海神，」唐同註「一作寒雲。」 ㈨宋「鳳」作「舞，」唐同。 ㈩宋「顛」作「嗔，」唐同。 ⑪宋「幃」作「屏，」唐同註「一作幃，」劉同宋。 ⑫宋「生」作「圍，」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⑬唐註「一作春。」 ⑭唐註「一作歸。」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鬌鬌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堦自折櫻桃花。

月漉漉篇

月漉漉，波煙㈠玉。莎青桂花繁，芙蓉別江木。粉態裌羅寒，鴈羽鋪烟溼。誰能看石帆？乘船鏡中入。秋白鮮紅死，水香蓮子齊。挽菱隔歌袖，絲㈡刺膏銀泥。

京城

驅馬出門意，牢落長安心；兩事誰向道？自作秋風吟！

官街鼓

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㈢月出。漢城黃柳映新簾，柏陵飛燕埋香骨。磓發㈣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王㈤聽不得。從君翠髮蘆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迴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緣。㈥

許公子鄭姬歌鄭園中㈦作㈧

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段㈨買沈醉。銅駞酒熟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客花名鄭袖，入洛聞㈩香鼎門口。先將芍藥獻粧臺，後解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合歡，清絃十五⑪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馬上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

㈠唐註「一作咽，」陳作「咽」註「舊訛烟。」 ㈡唐作「綠，」陳同，王同，劉同。 ㈢王作「催」註「晉本二姚本作呼月出。」 ㈣唐註「一作碎，」王註「吳本作鏈發。」 ㈤唐註「一作皇，」陳作「皇，」王同。 ㈥唐註「一作續又作絕」陳作「絕，」王同，劉同陳幷註「一作綠一作緻。」 ㈦宋「中」下有「請賀，」唐同，王同，劉同。 ㈧陳無上四字。 ㈨唐作「端」陳同，王同。 ㈩宋「聞」作「開。」 ⑪陳作「五十，」王同，劉同。

見？夜光玉枕棲鳳凰㊀，袷羅當門刺純綫。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人見少㊁！相如塚上㊂生秋陌㊃，三秦㊄誰是言情客？蛾鬢㊅醉眼拜諸宗，爲謁王㊆孫請曹植。

新夏歌

曉木千籠眞蠟綵㊇，落㊈蒂㊉枯香數分在。陰枝拳㊀牙㊁卷縹茸㊂，長風迴氣扶葱蘢。野家麥畦上新壠，長畛徘徊桑柘重。刺香滿地菖蒲草，雨梁燕語悲身老！三月搖揚㊃入河道，天濃㊄地濃柳梳掃。

題歸夢㊅

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裁澗菉。家門厚重意，望我飽飢㊆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

經沙苑

野水泛長瀾，宮牙開小蓿。無人柳自春，草渚鴛鴦暖。晴嘶臥沙馬，老去悲啼展㊇。今春還不歸，塞嚶折翅鴈！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一本艾㊈

李子別上國，南山崆峒春；不聞今夕鼓，差慰煎情人。趙壹賦命薄，馬卿家業貧，鄉書無㊉所報，紫蕨生石雲！長安玉桂國，戟帶披侯門。慘陰地自光，寶馬踏曉昏。臘春戲草苑，玉輓鳴轔轔。綠網縋金鈴，霞卷淸池㊀潛，開貫瀉蚨母，買水㊁防夏蠅。時宜裂大袂㊂，劍

㊀唐作「皇。」　㊁唐作「少見人，」陳註「句從金本改，」王同唐，劉同唐。　㊂王註「曾本二姚本作墳上，」劉作「墳上。」　㊃陳作「柏。」　㊄王註「曾本二姚本作三春，」劉作「春。」　㊅王註「文苑英華作蛾眉。」　㊆唐作「皇，」陳同，王同。　㊇王註「一作絳采。」　㊈唐註「一作絳。」　㊉唐作「蔕，」註「一作蒂，」陳作「蒂，」王同註「吳本作落蘂，」劉同陳。　㊀唐作「秀，」註「一作拳。」　㊁陳作「牙，」王同。　㊂王註「曾本二姚本作帶，」劉作「帶。」　㊃陳作「楊，」王同，劉同。　㊄唐作「濃，」註「一作穠，」陳作「濃，」王同，劉同。　㊅陳作「題夢歸，」註「一作歸夢。」　㊆唐作「飽飢，」陳同，王同，劉同。　㊇陳作「啼蹇，」註「蹇訛啼展。」　㊈宋無「一本艾，」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㊉唐作「何，」陳同，王同。　㊀陳註「蹇訛地，」王作「地。」　㊁唐作「冰，」陳同，王同，劉同。　㊂唐註「一作被，」陳作「被，」劉同。

客車盤茵。小人如死灰，心切生秋榛。皇圖跨四海，百姓拖(一)長紳。光明靄不斷(二)，腰龜徒甃銀。吾將譟禮樂，聲調摩清新。欲使十千歲，帝道如飛神。華實自蒼老，流采(三)長傾溢(四)。淩淩暗黯(五)，舌涕血不敢論。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六郡無勦兒，長刀誰拭塵？地里(六)陽無正，快馬逐(七)服轅。二子美年少，調道調(八)清渾(九)。幾笑斷冬夜，家庭疎(十)徹竿(十一)。曙風起四方，秋月當東懸。賦詩面投擲，悲哉不遇人。此別定霑(十二)臆，越布先裁巾。

(一) 唐註「一作施，」陳作「施，」王同註「一作拖，」劉同陳。 (二) 宋「斷」作「發，」唐同，陳同，王同。 (三) 唐註「一作來，」陳註「舊訛來，」王作「來。」劉作「來。」 (四) 陳作「盈」王同，劉同。 (五) 劉作「黯。」 (六) 宋「里」作「瑀，」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七) 陳「遂」作「逐，」王同，劉同。 (八) 唐作「講」註「一作講道調，」陳作「講，」劉同唐。 (九) 王註「一作講道調清渾。」 (十) 陳作「竦」註「舊作疎從何改。」 (十一) 宋「竿」作「穿，」唐同，陳同，劉同。 (十二) 陳作「沾，」王同。 (十三) 宋無空格有「李賀，」陳無空格，王同，劉同。 (十四) 宋無「終，」唐無上六字，陳作「協律鉤元卷之四終，」王作「李長吉歌詩卷四終，」一「成都嚴琳校字；」劉作「李長吉歌詩卷四終。」

(十三)歌詩編第四終(十四)

龍山㊀先生爲文章法六經，尙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渾源劉京叔爲龍山小集敍云：『古潦井苦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顏，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爲全類李長吉。』亂後隱居海上，教授郡侯諸子卑士。先與余讀賀詩，雖歷歷上口，於義理未曉。又從而開省之，然恨不能盡其傳。及龍山入燕，吾友孫伯成從之學，余繼起海上，朝夕侍側，垂十五年。詩之道，頗得聞之。嘗云：『五言之興，始於漢，而盛於魏。雜體之變，漸於晉，而極於唐。窮天地之大，竭萬物之富。幽之爲鬼神，明之爲日月。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變，悉歸於吟詠之微。逮李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如「千歲石床啼鬼工」「雄鷄一聲天下白」之句，詩家比之載鬼一車，日中見斗。「洞庭明月一千里」「涼風雁啼天在水」，過楚辭遠甚。』又云：『賀之樂府觀其情狀，若乾坤開闢，萬彙濈濈，神其變也。款啟入耶！韓吏部一言爲天下法，悉力稱賀，杜牧又詩之雄也，極所推讓，前敍已詳矣。人雖欲爲賀，莫敢企之者，蓋知之猶難，行之愈難也。至有博洽書傳，而賀集不一過目，爲可惜也！』

雙溪中書君詩鳴於世，得賀最深。嘗與龍山論詩及賀，出所藏舊本，乃司馬溫公物也，然亦不無少異。龍山因之校定，且曰：『喜賀者尙少，況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廣其傳，冀有知之者。會病不起，余與伯成緒其志而爲之。此書行學賀者多矣，未必不發自吾龍山也。丙辰秋日，碣石趙衍題。

金刻李賀歌詩編四卷，余去年得何義門手校者，始知世有其書。諸家藏書目未之載也。何云：『碣石趙衍刊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頃見是本，正合。其爲金刻無疑。最後序文，何校未錄。但云：龍山先生所藏舊本，乃司馬溫公物。』今觀全文，語亦符合。且可補何校所未備，因急收之。書之奇，遇之巧，無有過是者！雖重直弗惜矣。己巳中秋月，復翁記。㊁

金劉仲尹字致君，蓋州人，有龍山集。李獻能欽叔其外孫也。義門語并記。

㊀ 宋無此跋，唐陳王劉均同。

㊁ 宋無此記，唐同，陳同，王同，劉同。

集外詩(一)

南園

方領蕙帶折角巾，杜若已老蘭(二)苕(三)春。南山削秀藍玉合，小雨歸去飛涼(四)雲。熟杏(五)暖香梨葉老，草梢(六)一作簾竹棚鎖池痕。一作滑(七)鄭公鄉老開酒尊(八)，坐泛楚奏一作酒(九)吟招魂。

假龍吟歌

石軋(一〇)銅杯，吟詠(一一)枯瘁。蒼鷹一作鷲(一二)擺血，白鳳下肺。桂子自落，雲弄車蓋。木死沙崩惡谿島，阿母得仙今不老。窖中跳(一三)汰截清涎，隈壖臥水埋金爪。崖磴蒼苔(一四)一作蒼(一五)弔石髮，江君掩帳(一六)篔篁折。蓮花去國一千年，雨後聞腥猶帶鐵。(一七)

感諷(一八)六首

(一) 陳作「協律鉤元外集，」王作「李長吉歌詩外集，」劉作「李長吉外詩集，」「唐隴西李賀撰宋廬陵劉辰翁評。」 (二) 劉「蘭」作「蘭。」 (三) 王註「文苑英華作蘭芷。」 (四) 王註「文苑作長。」 (五) 王註「晉本二姚本作熟杏。」 (六) 陳作「稍」無註，王同陳註同原本，并有「一作草滿竹栅，吳本作竹色。」 (七) 陳無註，王註「文苑作池根，一作池滑。」 (八) 王註「酒尊文苑作酒盎。」 (九) 陳無註，王同。 (一〇) 王註「晉本二姚本作石乾，」劉作「乾。」 (一一) 陳作「咏，」王同。 (一二) 陳無註，王同。 (一三) 陳作「洮」註「舊訛跳。」 (一四) 王「苔」作「蒼。」 (一五) 陳註作「舊訛蒼，」王註作「一作蒼苔。」 (一六) 陳作「幈」註「舊訛帳。」 (一七) 陳作「鐵，」王同。 (一八) 陳註「一作調，」王註「二姚本俱作總調，」劉作「調。」

㈠人間春蕩蕩，帳暖香揚揚。飛光染幽紅，誇嬌來洞房。舞席泥金蛇，桐竹羅花牀。眼逐春暝醉，粉隨淚色黃。王子下馬來，曲沼鳴鴛鴦。為知腸車轉，一夕巡九方！

㈡苦風吹朔寒，沙驚秦木折。舞影逐空天，畫鼓餘清節。蜀書秋信斷，黑水朝波咽。嬌魂從回風，死處懸鄉月。

㈢雜雜胡馬塵，森森邊士戟。天教胡馬戰，曉雲皆血色。婦人攜漢卒，箭箙囊巾幗。不慚金印重，踉蹡腰鞬力。恂恂鄉門老，昨夜試鋒鏑。走馬遣書勳，誰能分粉墨？

㈣青門一作烏又作馬㈤放彈去，馬色連空郊。何年帝家物？玉裝鞍上搖。去去走犬歸，來來坐烹羔。千金不了饌，猪㈥肉稱盤臊。試問誰家子？乃老一作云㈦能佩刀。西山白蓋下；賢僊㈧寒蕭蕭。

㈨曉菊泫一作泣㈩寒露似悲團扇風。秋涼經漢殿，班子泣衰紅。本無辭輦意，豈見入空宮。腰被珮珠斷，灰蝶(十一)生陰松。

(十二)蝶一作蜂(十三)飛紅粉臺，柳掃吹笙道。十日懸戶庭，九秋無衰一作素(十四)草。調歌送風轉，杯池白魚小。水宴截香腴，菱科映青罩。芊蒙一作茸(十五)梨花滿，春昏弄長嘯一作笑(十六)唯愁苦(十七)花落，不誤(十八)世衰(十九)到。撫舊唯銷一作傷(二十)魂，南山坐悲峭。(二十一)

莫愁曲

草生龍坡(二十二)下，鴉噪城堞頭。何人此城裏，城角栽石榴。青絲繫五馬，黃金絡雙牛。白魚駕蓮舡(二十三)，夜作十里游。歸來無人識，暗上

㈠劉前有「其一」。㈡王前有「其二」，劉同。㈢王前有「其三」，劉同。㈣王前有「其四」，劉同。㈤陳無註，王註「吳本云：一作青郭，一作青烏，」劉無註。㈥唐註「一作格，」王註「曾本姚仙期本皆作格。」㈦陳無註，王註作「吳本云乃老一作乃云，」劉無註。㈧陳作「鴝，」王同并註「曾本二姚本作後。」㈨王前有「其五，」劉同。㈩陳無註，劉同。(十一)陳作「蜨，」王同。(十二)王前有「其六，」劉同。(十三)陳無註，王同。(十四)陳無註，劉同。(十五)陳無註，劉同。(十六)陳無註，劉同。(十七)陳作「晚，」註「一作苦。」(十八)陳作「悟，」王同。(十九)王註「曾本作哀。」(二十)陳無註，劉同。(二十一)陳作「悄，」註「舊訛峭，」王註「曾本二姚本作悲嘯，與上韻相重恐非；」劉作「嘯。」(二十二)王註「樂府詩集作龍坂。」(二十三)陳作「船，」王同，劉同。

沉香樓。羅牀倚瑤瑟，殘月傾簾鉤。今日槿花落，明朝桐樹秋！莫①負平生意，何名何②莫愁？

夜來樂

紅羅複帳金塗③蘇，華燈九枝懸鯉魚。麗人映④月開銅鋪，春水滴酒猩猩沽⑤。重一箇香十株，赤金爪子兼雜麩。五⑥絲封青⑦鬼⑧，阿侯此笑千萬餘⑨。南軒漢轉簾影疎，桐林啞啞挾子烏。劍崖鞭節青石珠，白騧吹湍凝霜鬚。漏長送珮承胡⑩，廬倡樓嵯峨明月孤。新⑪客下馬故客去，綠蟬秀黛⑫重拂梳。

嘲雪

昨日發蔥嶺，今朝下蘭渚。喜從千里來、亂笑含春語。一作雨⑬ 龍沙溼漢旗，鳳扇迎秦素，久別遼城鶴，毛衣已應故？⑭

春懷引⑮

芳蹊⑯密影成花洞，柳結濃煙⑰花⑱帶重⑲。蟾蜍碾玉桂⑳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寶枕垂雲㉑選春夢，鈿合碧寒龍腦凍。阿侯繫錦覓周郎，憑仗東風好相送。

白虎行

火烏日暗崩騰雲，秦皇㉒虎視蒼生羣。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劍佩玦惟㉓將軍。玉壇設醮思冲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

① 唐註「一作若。」 ② 唐註「一作作。」 ③ 唐作「流」註「一作塗，」陳作「流，」劉同。 ④ 唐作「暎。」 ⑤ 唐註「一本有價字，」陳下有「價，」王同，劉同。 ⑥ 陳下有「色，」王同，劉同。 ⑦ 王下有「玉，」劉同。陳同。 ⑧ 唐註「一作五色絲封青鳧，一作五絲封青玉鳧。」 ⑨ 王註「吳本無價字色字玉字殊不成調，然價重二價殊是歟後不完瑠句。」 ⑩ 唐作「明」註「一作胡，」陳作「明，」王同，劉同。 ⑪ 陳作「纈，」王同，劉同。 ⑫ 王註「姚經三本作粉黛。」 ⑬ 陳無註。 ⑭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如故。」 ⑮ 陳註「一作懷春，」王註「曾本二姚本作懷春引。」 ⑯ 王註「二姚本作芳谿，」劉作「溪。」 ⑰ 王註「一作濃陰。」 ⑱ 唐註「一作陰香。」 ⑲ 王註「一作香帶重。」 ⑳ 唐註「一作作，」王註「曾本二姚本作作。」 ㉑ 王註「吳本作雖云。」 ㉒ 陳作「王，」王同。 ㉓ 唐註「一作呼，」陳作「呼，」王同并註「吳本作惟，」劉同陳。

死藥犁舟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㊀，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氣猛如焰煙㊁，無人為決天河水。誰最苦兮誰最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離擊筑荊卿歌，荊卿把酒燕丹語。劍如霜兮膽㊂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封祚未□㊃，衮龍衣點荊卿血。朱旗卓地㊄白虎死，漢皇㊅知㊆是眞天子。

有所思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二月風，臺前淚滴千行竹。琴心與妾腸，此夜斷還續！想君白馬懸雕㊇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未肯鎭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夜殘高碧橫㊈長河，河上無梁空白波。西風未起悲龍梭，年年織素攢雙蛾；江山迢遞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窗㊉，桂花幾度圓還缺。鴉鴉向曉鳴森木，風過池塘響叢玉。白日蕭條夢不成，橋南⑪更問仙人卜。

嘲⑫少年⑬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狹坐⑭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別起高樓臨碧篠，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為客，一身⑮美妾過三百。豈知劚地種苗⑯家，官稅頻催勿⑰人織。長得⑱積玉誇豪毅，每揖閑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為桑田！榮枯遞傳⑲急如箭，天公不⑳肯於公偏！莫道韶華

㊀ 唐作「沸，」陳同，王同，劉同。 ㊁ 唐註「一作猛燄烈燒空，」陳上三字作「燄烈燒空，」王同并註「吳本作氣猛如燄煙，」劉同陳。 ㊂ 唐註「一作腸。」 ㊃ 唐空格作「移一作終，」陳作「終，」王同，并註「吳本作未移，」劉同陳。 ㊄ 王註「地姚經三本作立。」 ㊅ 陳作「王，」王同。 ㊆ 唐註「一作抑。」 ㊇ 陳作「彫。」 ㊈ 唐作「橫」下同，陳同，王同，劉同。 ㊉ 王註「一作鎖深窗。」 ⑪ 王註「吳本作城南。」 ⑫ 陳作「嘲，」王同，劉同。 ⑬ 王註「一作刺少年。」 ⑭ 王註「曾本二姚本作挾坐，一作狎坐。」 ⑮ 陳作「生，」王同。 ⑯ 唐註「一作田，」陳作「田，」王同并註「吳本作苗，」劉同陳。 ⑰ 唐註「一作沒，」陳作「沒，」王同，劉同。 ⑱ 唐註「一作金，」陳作「金，」王同，劉同。 ⑲ 唐註「一作轉，」陳作「轉，」王同。 ⑳ 唐註「一作豈，」陳作「豈，」王同并註「吳本作不肯，」劉同陳。

鬢長在，髮白面皺專相待！

高平縣東私路

侵侵樹葉香，木花滯寒雨。今夕山上秋，永謝無人處。石蹊遠荒澀，棠實懸辛苦。古者㊀定幽尋，呼君作私路。

神仙曲

碧峰海面藏靈書，上帝揀㊁作神仙居。清明㊂笑語聞空虛，鬭乘巨浪騎鯨魚。春羅書㊃字邀王母，共宴紅樓最深處。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却使青龍去㊄。猶疑王母不相許，垂露㊅娃㊆鬟更傳㊇語！

龍夜吟

鬈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直排七點星藏指，暗合清風調宮徵。蜀道秋深雲滿林，湘江半夜龍驚起。玉堂美人邊塞情，碧窗皓月愁中聽。寒碪能㊈擣百尺練，粉淚凝珠滴紅綫。胡兒莫作隴頭吟，隔窗暗結愁人心！

崑崙使者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龍鱗下紅枝㊉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⑪白門前

白門前，大樓喜。懸虹雲，撻龍尾。劍匣破，舞蛟龍。蚩尤死，鼓龍蓬。天齊慶，雷墮地。無驚飛，海千里。

漢⑫唐姬飲酒歌

㊀唐註「一作道。」㊁陳作「揀，」王同，劉同。㊂唐註「一作晴時，」王註「樂府詩集作晴時。」㊃陳作「轂，」王註「樂府詩集作剪字。」㊄王註「二姝本少此二句。」㊅唐註「一作霧，」陳作「霧，」王同。㊆陳作「妖，」王同幷註「吳本作娃。」㊇陳作「轉，」王同幷註「吳本作傳，」劉同陳。㊈陳作「罷」註「舊訛能。一

㊉陳作「肢，」王同，劉同。⑪唐無「白門前，」陳同，王同，劉同。⑫陳註「一作歎，」王註「曾本二姝本俱作嘆。」

御服沾霜露，天衢長蓁棘。金隱秋塵姿，無人爲帶飾。玉堂歌聲寢㊀，芳林煙樹隔。雲陽臺上歌，鬼哭復何益？鐵㊁劍常㊂光光，至㊃兇威屢㊄逼㊅。彊㊆梟嗾母心？蒜厲索人魄。相看兩相泣，淚下如波激！寧用清酒爲，欲作黃泉客。一作隔㊇ 不說玉山頹，且無飲中色。勉從天帝訴，天上寡沈厄。無處張繐帷，如何望松柏？妾身晝團團，君魂夜寂寂。蛾眉自覺長，頸粉誰憐白？矜持昭陽意，不肯看㊈南陌。

聽穎師㊉琴歌

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㊀鳳語。芙蓉葉落秋鸞離，越王夜起遊天姥。暗珮清臣敲水玉，渡海蛾眉牽一作乘㊁ 白鹿。誰看挾劍赴長橋？誰看浸髮題春竹？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眞相眉稜尊。古琴大軫長八尺，嶧陽老樹非桐孫。涼館聞絃驚病客，藥囊暫別龍鬚席。請歌㊂直㊃一作當㊄ 請卿㊅相歌，奉禮官卑復何益！

謠俗

上林胡蝶小，試伴漢家春㊆。飛向南城去，誤落石榴裙㊇。脈脈花滿樹，翾翾燕邊雲。出門不識路，羞問陌頭人。㊈

㊀陳作「寢，」王同。 ㊁王作「伏。」 ㊂唐註「一本缺此字。」 ㊃陳上四字作「明秋水，」王同。 ㊄王下有「脅，」劉同。 ㊅唐註「一作伏劍明秋水，兇威屢脅逼；」王註「吳本作鐵劍常光光，至凶威屢逼；」劉上六字作「伏劍明秋水。」 ㊆劉作「強。」 ㊇陳無註。 ㊈劉作「耶。」 ㊉陳下有「彈，」王同。 ㊀劉作「雙。」 ㊁陳無註，王同，劉同。 ㊂王註「脅本，姚仙期本作飲誤。」 ㊃劉作「直。」 ㊄陳無註，劉同。 ㊅劉作「鄉。」 ㊆唐作「君」註「一作春，」陳作「君」註「舊作春，」王同唐註「一作漢家春，」劉作「君。」 ㊇陳作「裙。」 ㊈唐下有「

㊂靜女春曙曲

嫩葉㊂憐芳抱新蕊，泣露枝枝滴天淚。粉窗香咽頹曉雲，錦堆花密藏春睡。戀屏孔雀搖金尾，鶯舌分明呼婢子。冰洞寒龍半匣水，一隻商鸞逐煙起。

少年樂

芳草落花如錦地，二十長遊醉鄉裏。紅纓不動白馬驕，垂柳金絲香拂水。吳娥未笑花不開，綠鬢聳墜蘭雲起。陸郎倚醉牽羅袂，奪得寶釵金翡翠。㊂

句㊃

不見山巔樹，摧杌下爲薪。日睹井中泥，上出作埃塵。（然後諸一作豈甘井中泥，時至出作塵。）情知一丘墟，不謝千里印。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目。（以上並見海錄碎事。）宋無。

㊀ 陳前有「補遺」 ㊁ 陳作「鏈，」王同。 ㊂ 王無「句」下一段。 ㊃ 陳無句下一段。

㊄ 陳卷尾有「協律鈎元外集終。」王有「李長吉歌詩外集終」「成都殿林校字，」劉作「李長吉詩外集終。」劉卷尾有：「今世詞家爲歌詩者，無不喜擬長吉，亦一時之變也。先輩稱善言詩者，咸服膺宋劉須溪先生，李文正麓堂詩話，稱其「諧情響幻，則自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亶然。自杜少陵以下諸名家，皆有評。而其於長吉擊節彌甚，蓋長吉詭怪，先生亦刻意事索而有得，至謂十年長吉甫有知己，以謂樊川雅自負可知已。近世徐文長亦有評，恐未必能及先生，當自有辨之者。樊川敘云，止四卷，外詩乃唐李公潘所遺，恐有贗者竄入，先生固已疑之矣。請以政之喜爲其體者。吳興凌濛初識。姪毓柟校。」

舜子至孝變文●

唐·無名氏撰

〔前缺〕房中臥地不起，不經三兩□□□□□□叟來。至瞽叟入到宅門，直到自家房□□□後，妻向床上臥地不起。瞽叟問言：「娘子前後見我不歸，得甚能歡能喜。今日見我歸家，床上臥不起。爲復是鄰里相爭？爲復天行時氣？」後妻忽聞此言，滿目摧摧下淚。「自從夫去遼陽，遣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見妾後園摘桃，樹下多埋惡刺，刺我兩脚成瘡，疼痛直連心髓。當時便擬見官，我看夫妻之義。老夫若也不信，脚掌上見有膿。永見妾頭黑面白，異生豬狗之心。」瞽叟喚言舜子：「阿爺暫到遼陽，遣人勾當家事。緣甚於家，不孝阿孃，上樹摘桃，樹下多埋惡刺，刺他兩脚成瘡？這個是阿誰不是？」舜子心自知之，恐傷母情。舜子與招伏罪過。又恐帶累阿孃，已身是兒，千重萬過，一任阿爺鞭恥。瞽叟忽聞此語，閉嗔且不可嗔，閉喜目不可喜。高聲喚言：「爲兒與阿爺三條荆杖來，與打煞前家歌子。」兒道：「取荆杖。」走入阿孃房裏，報云：「阿爺交兒取杖，打煞前家歌子。」後妻報言瞽叟：「男女罪過須打，更莫交分疎道理。」像兒取得荆杖到來，數中棟一條麁㔟約重三兩，便不是扭舜子頭髮，懸在中庭樹地，從項決到脚䏶，鮮血遍流灑地。瞽叟打舜子，感得百鳥自鳴，慈烏灑血不止。舜子是孝順之男，上界帝釋知悉，化一老人，便往下界，來至方便與舜，猶如不打相似。舜即歸來書堂裏。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後阿孃亦見舜子，五毒嗔心便起。「自從夫去遼陽，遣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東院酒席常開，西院書堂常閉。夜夜伴涉惡人，不曾歸來宅裏。買却田地莊園，桒得甚鬼禍術魅，大杖打又不死。忽若堯王勅知，兼我也遭帶累。解士把我離書來，交離你眼去。」瞽叟報言：「娘子，他緣人命甋重，如何打他鞭恥。有計一但知說來，一任與娘子鞭恥。」

● 舜子至孝變文，唐寫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2721）。此故事爲流行於世界的「辛特里拉」型故事之一。史記及劉向孝子傳中均已載之。其來源當在漢以前。

後妻報言瞽叟：『不鞭恥萬事絕言，鞭恥者全不成小事。』不經三兩日中間後妻設得計成。妻報瞽叟曰：『妾見後院空倉，三二年來破碎。交伊舜子修倉，四畔放火燒死。』瞽叟報言娘子：『娘子雖是女人，說計大能精細。』瞽叟喚言舜子：『阿爺見後院倉三二年破碎。我兒若修得倉全，豈不是兒於家了事。』舜子問道修倉，便知是後阿孃設計。調和一槌泥永，舜子又手啟阿孃：『泥永生治不解，須得兩個笠子。』後阿孃瞽叟曰：『是你怨家修倉，須得兩個笠子。大伊怨家上倉，不計是兩個笠，四十個笠子也須燒死！』舜子纔上得倉舍，西南角便有火起。第一火把是阿得孃，續得瞽叟第二，第三不是別人，是小弟像兒。即三具火把鑑腳，且燒見紅炎連天，黑煙且不見天地。舜子恐大命不存，權把二人笠子爲塲，騰空飛下倉舍。舜子是有道君王，感得地神擁起，遂不燒毫毛不損。歸來書堂院裏，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後阿孃又見舜子，五毒惡心便起。『自從夫去遼陽，遣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東院酒市常開，西院書堂常閉。夜夜伴涉惡人，不曾歸來宅裏。買田地，却莊園，學得甚出宗禍術魅。大杖打不死，三具火燒不然。忽若堯王勅知，兼我也遭帶累。解事把我離書來，交我離你眼去。』瞽叟報言娘子：『緣人命致重，如何但修理他。有計但知說來，一任與娘子鞭恥。』後妻報言瞽叟：『不鞭恥萬事絕言，鞭恥全成小事。』不經旬日中間後妻設得計成。『妾聽前枯井，三二年來無水。交伊舜子淘井，把取大石塡壓死。』瞽叟報言娘子：『娘子雖是女人，設計大能精細。』高聲喚言舜子：『阿爺聽前枯井，三二年來無水。汝若淘井水出，不是兒於家了事？』舜聞滿井，心裏知之。便脫衣裳，井邊跪拜，入井滿泥。上界帝釋，密降銀錢伍伯文，入於井中。舜子便於泥啤中置銀錢，令後母脫出。數度訖，上報阿爺孃：『井中水滿錢盡，遣我出着與飲盤食者。不是阿孃能德。』後母聞言，於瞽叟詐云：『是你怨家有言，不得使我銀錢。若用我銀錢者，出來報官，渾家不殘性命。』瞽叟便即與大石塡塞。後母一女把着阿爺，熱卻前家歌子，文與甚處出口？阿爺不聽，拽手埋井。帝釋變作一黃龍，引舜通穴，往東家井出。舜叫聲上報，恰值一老母取水。應言『井中是甚人乎？』舜子答言：『是西家不孝子。』老母便知是舜，牽挽出之。舜即泣淚而拜。老母便與衣裳串着身上，與食一盤喫了，報舜云：『汝莫歸家，但取你親阿孃墳墓去拜，合見阿孃現身。』說詞已了，舜即尋覓阿孃墓。見阿孃直身悲啼血。阿孃報言：『舜子，兒莫歸家，兒大未濟。但取西南角歷山躬耕，必當貴。』舜取母語，相別，行至山中。見百餘頃空田。心中哽噎：犁子牽牛，無處取之。天知至孝，自有郡猪與猪耕地開墾，百鳥銜子抛田，天雨澆溉。其歲天下不熟，舜自獨豐，得數百石穀來。心欲思鄉，擬報父母之恩。行次臨河，舜見以郡鹿，歙云：『凡爲人身，遊鹿不相似也！』泣淚呼嗟之次，又見商人數個。舜子問云：『冀都姚家，人口平善好否？』商人答云：『姚家千萬，阿

誰識你親情？有一家姚姓，言遣兒濤井，後母嫉之，共夫塡却井煞兒。從此後阿爺兩目不見，母即玩遇，負薪詣市。更一小弟，亦復癡顚，極受貧乏，乞食無門。我等只識一家，更諸姚姓，不知誰也。」舜子當即知是父母小弟也。心口思惟，口亦不言。舜來歷山，俄經十載，便將米往本州。至市之次，見後母負薪詣市易米，値舜米於市。舜識之，便糶與之。舜得母錢，佯忘，安着米囊中而去。如是非一。瞽叟怪之，語後妻曰：『非吾舜子乎？』妻曰：『百丈井底埋却，大石擫之，以土塡却，豈有活理！』瞽叟曰：『卿識誠牽我至市。』妻牽叟詣市。還見糶米少年。叟謂曰：『君是何賢人，數見饒益？』舜曰：『見翁年老，故以相饒。』叟耳識其音聲，曰：『此正似吾舜子聲乎？』舜曰：『是也。』便即前抱父頭，失聲大哭。舜子拭其父淚，與舌舐之，兩目即明。母亦聰惠，弟復能言。市人見之，無不悲嘆。當時舜子將父母到本家庭。瞽叟消吾之孝，不自斟量，便集隣里親眷，將刀以煞後母。舜子义手啟大人：『若煞却阿孃者，舜亢無孝道。大人思之。』隣里悲哀，天下未聞此事。父放母命已後，一心一意快活。天下傳名。堯帝聞之，妻以二女。大者娥皇，小者女英。堯遂卸位與舜。帝莫生商均，不肖。舜由此卸位與夏禹王。其詩曰：

瞽叟塡井自目盲，舜子從來歷山耕。將來冀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 又詩曰：

孝順父母感于天，舜子濤井得銀錢。父母拋石壓舜子，感得穿井東家連。

舜子至孝變文一卷

檢得百歲詩云： 舜年廿，學問， 卅，堯舉之。 五十，大行天下事， 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在位卅九年，南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年百歲。 葬於南九疑是爲零陵。 舜子姓姚，字重華。

又檢得歷帝記云： 舜號有虞氏，姓姚，目有重瞳。父名鼓叟，母號握登，顓頊之後。黃帝九代孫。都平陽，後都蒲坂。夏禹伐立。孔安國云：舜在位五十年，年一百十二歲，崩葬蒼梧野九疑山。帝舜元年戊寅。

天福十五年，歲當已酉朱明蕤賓之日，蘷生拾肆葉寫畢記。

王昭君變文

唐 無名氏撰

〔前缺〕

□□□□□□□，□□□□□□迷
前□□□□□□，□□□□□此雖。
路雖荒徑足風悟，□□□□□□□。
□□景色似醞臘，綿銀北奏黃蘆泊。
原夏南地持白□，□□兄搜骨利幹。
邊草叱沙紇邏分，陰坡愛長席箕□。
□谷多生沒咄渾，縱有衰蓬欲成就。
旋被流沙剪斷根，酒泉路遠穿龍勒，
石堡雲山接雁門。驀水頻過及勑戌，
□□呈見可嵐屯。如今以暮單于德

一　王昭君變文（題擬）唐寫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2553）昭君故事，流傳極廣。西京雜記已記之頗詳。元馬致遠有漢宮秋劇，明無名氏傳奇有和戎記及青塚記；清人更有雙鳳奇緣小說。此則為唐人變文中的昭君故事，恰可成為六朝諸明妃曲與元劇明傳奇間的連鎖。

昔日還汞漢帝恩。□□□知難見也，
日月無明照覆盆。愁腸百結虛成着，
□□□行沒處論。賤妾儻期蕃裏死，
遠恨家人昭取魂。

漢女愁蕃，吟玉笑和。寧知惆悵，恨別聲哀。管弦馬上橫彈，即會途間常奏。侍從寂寞，如同喪孝之家，遣妾攢蚖，仗似兵敗之將。莊子云：何者，所好成毛羽，惡者成瘡癬。愛之欲求生，惡之欲求死。妾聞居塞北者，不如江海有万斛之舡，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此及苦復重苦，怨復重怨，行經數月，途程向盡。歸家渧遙，迅昔不停。即至牙帳，更無城郭。空有山川，地僻多風。黃羊野馬，日見千羣萬羣，骶□羝羖，時逢十隊五隊。似語丹爲東界，吐蕃作西鄰。北倚窮荒，南臨大漢。當心而坐，其富如雲；氈裘之帳，每日調弓，孤格之軍，終朝錯箭；將鬬戰爲業，以獵射爲能。不蠶而衣，不田而食。既無穀麥，噉肉充糧。少有絲麻，織毛爲服。夫突厥法，用貴壯賤老，憎女愛男，懷鳥獸之心，負戎戎之意。□天逐暖，即向山南；夏月尋源，便居山北。河瀲尺璧，寧謝寸陰。是竟直爲作處伽花，人多出來掘强。若道一時一餉，猶可安排，歲久月深，如何可度！妾聞鄰國者，大而小，而强自强；弱自弱，自弱，何用逢雷電之意氣，爭烽火之聲。獨樂一身，苦他萬姓。單于見明妃不樂，雖傳一箭，號令□軍，且有赤狄，白狄，黃頭，紫頭，知衆明妃，皆來慶賀。須命緑駄柸騙歎歎作舞，倉牛亂歌。百姓知單于意，單于識百姓心，良日可借，吉日難逢。遂拜昭軍爲煙脂皇后。故□國隨國，入鄉隨鄉。到蕃稟還立蕃家之名，榮拜號作煙脂貴氏處，有爲陳：

傳聞突厥本同威，每喚昭軍作貴妃。
呼名更號煙脂氏，猶恐他嫌禮度微。
牙官少有三公子，首領多饒五品緋。
乇下既稱張氎幕，臨時必請定門旂。
搥鏑擊鼓千軍啾，叩角吹螺九姓圍。
瀚海上由嗚戛戛，陰山的是搌危危。

嗨前校尉歌楊柳，　坐上將軍無樂樺，
乍到未閑胡地法，　初來且著漢家衣。
冬天野馬從他瘦，　夏月犛牛任意肥。
邊雲忽然聞此曲，　令妾愁腸每意歸。
蒲桃未必勝春酒，　氈帳如何及綵幃；
莫怪適下頻下淚，　都爲殘雲度嶺西。

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

明妃既策立，元來不稱本情。可汗將爲情和，每有善言相向。異方歌樂，不解奴愁。別城之歡，不令人愛。單于見他不樂，又傳一箭，告報諸蕃，非時出獵，圍遶煙焰山；用昭軍作心，萬里攢軍，千兵逐獸。昭軍既登高嶺，愁思便生。遂指天嘆帝鄉而曰，處若爲：

單于傳告報諸蕃，　各自排兵向北山。
左邊盡着黃金甲，　右件芬雲似錦團。
黃羊野馬捻槍撥，　鹿麑從頭喫箭川。
遠指白雲呼且住，　聽奴一曲別鄉關。
妾家宮宛住秦川，　南望長安路幾千？
不應玉塞朝雲斷，　直爲金河夜蒙連。
煙焰山上愁今日，　紅粉樓前念昔年。
八水三川如掌內，　大道青樓若眼前。
風光日色何處度？　春色何時度酒泉？
可笑輪臺寒食後，　光景微微上不傳。

衣香路遠風吹盡，朱履途遙蹄躍澀。
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
心驚恐怕牛羊吼，頭痛生曾乳酪氈。
一朝願妾爲紅鶴，萬里高飛入紫煙。
初來不信胡關險，久住方知虜塞口。
祁雍更能何處在？只應鴛鄰白雲邊。

昭軍一度登千山，千迴下淚。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見追來！當嫁單于，誰望喜樂。良由畫匠捉妾陵持，遂使望斷黃沙，悲逗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虞舜妻賢，淅能變竹，玘良婦聖，哭烈長城。乃可恨積如山，愁盈若海。單于不知他怨。至夜方歸。雖還至帳，臥仍不去。因此得病，漸加羸瘦。單于雖是蕃人，不郝夫妻義重，頻多借問，明妃遂作遺言，略敘平生，留將死處，若爲陳說：

妾嫁來沙漠，經冬向晚時。
和明以合調，翼以當威儀。
紅檢偏承寵，青蛾侍妾時。
每憐歲寒期，今果連其病。
容華漸漸衰，五神俱總散。
四代的危危，月華來膜塞。
風樹已驚枝，鍊藥須岐伯。
看方要巽離，此間無本草。
何處覓良師？妾貌如紅線，
孤鸞視猶影。龍劍非人常憶雌。
妾死若留故地葬，臨時請報漢王知。

單于答曰：

憶昔辭鑾殿，　相將出雁門。
同行復同寢，　雙馬復雙奔；
度嶺看玄菟，　臨行望覆盆。
到家蕃裏重，　長媿漢家恩。
飲食盈帔按，　蒲桃滿頡罇。
元來不向□，　交命若何存。
奉管長休息，　龍城永絕聞。
畫眉無若擇，　淚眼有新恨。
願爲寶馬連長帶，　莫學孤蓬剪斷根。
公主時亡僕亦死，　誰能在後哭孤魂！

從昨夜已來，明妃漸困，應爲異物，多不成人。單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計尋方，千般求術。縱令春盡，命也何存。可惜□□□□風燭。故知生有地，死有處。至憐三更大命方盡。單于脫却天子之服，還着庶人之裳，披髮臨喪，魁渠並至，驍夜不離喪側，部落豈敢東西。日夜哀吟，無由寬擾。慟悲切調，乃哭明妃處若爲陳說：

昭軍昨夜子時亡，　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命，　萬里非常奏漢王。
單于是日親臨哭，　莫捨須臾守看喪。
解劍脫除天子服，　披頭還着庶人裳。
衙官坐位刀離面，　九姓行哀截耳璫。
枷上雖衣不重香，　可惜未殃宮裏女，

嫁來胡地碎紅粧！　首領盡如雲雨集，
異口皆言鬥戰場。　寒風入帳聲猶苦，
曉日臨行哭未殃。　昔日同眠夜即短，
如今獨寢覺天長！　何期遠遠離京兆，
不憶冥冥臥朔方。　早知死若埋沙裏，
悔不教君還帝鄉！

表奏龍庭，勅未至，單于喚丁寧塞上衛律：令知葬事，一依蕃法，不取漢儀。棺槨穹廬，更別方圓，千里之內，以伐醮薪，周匝㓂不案口馬。且有奔馳勃律阿寶蕃人膳主犂牛，兼能煞馬，醞五百瓮酒，煞十萬口羊，退犢燂駝，飲食盈川，人倫若海，一百里鋪氍毹毛毯，踏上而行，五百舖金銀胡瓶，下脚無處。單于親降，部落皆來。傾國成儀，乃葬昭軍，處若爲陳說：

詩書既許禮緣情，　今古相傳莫不情。
漢家雖道生離重，　蕃裏猶死葬輕。
單于是日親臨送，　部落皆來引仗行。
賭走熊羆千里馬，　爭來競逞五軍兵。
牛羊隊隊生埋壙，　仕女芬芬聳入坑。
地上築境猶未了，　泉下惟聞叫哭聲。
蕃家法用將爲重，　漢國如何輒肯行？
若道可汗傾國葬，　焉知死者絕妨生。
黃金白玉蓮車載，　寶物明珠盡庫傾。
昔日有秦王合國葬，　校料昭軍亦未平。
墳高數尺號青塚，　還道軍人爲立名。

只今葬在黃河北，　西南望見受降城。

故知生有地，死有處，可惜明妃奄從風燭八百餘年。墳今上□。後至孝哀　皇帝，然發使和蕃，遂差漢使楊少徵杖節和來吊。金重錦輅繒入於虜廷，慰問蕃王。單于聞道漢使到來，吊倍加喜悅。光依禮而受漢使吊，宣哀　帝聞，遂出祭詞處，若爲陳說：

明明漢使達邊隅，　稟稟蕃王出帳趨。
大漢稱尊成命重，　高聲讀勅吊單于。
昨咸來表知其向，　今嘆明妃奄逝殂。
故使教臣來吊祭，　遠道衆聞有所須。
此間雖則人行義，　彼處多應禮不殊。
附馬賜其千匹綵，　公主子仍留十斛珠。
雖然與朕山河隔，　每每憐鄉歲月孤。
秋末既能安葬了，　春間暫請赴京都。
單于受吊復含啼，　漢使聞言悉以悲。
丘山義重恩離捨，　江海雖深不可齊。
一從歸漢別連北，　萬里長懷霸岸西。
閑時淨坐觀羊馬，　悶即徐行悅鼓鼙。
嗟呼數月連非禍，　誰爲今冬急解奚？
乍可陣頭失却馬，　那堪向老更亡妻。
靈儀好日須安曆，　葬事臨時不敢稽。
莫怪帳前無掃土，　直爲啼多旋作泥。

漢使吊訖，當即使迴行至蕃漢界頭，遂見明妃之塚。青塚寂遼，多經歲月。使人下馬，設祭沙場，害非單布，酒心重傾，望其青塚，宣

哀帝之命。乃述祭詞：維年月日，謹以清酌之奠，祭漢公主王昭軍之靈：惟靈天降之精，地降之靈，姝越世之無比婥妁，傾國和陟娉。丹青寫刑，遠稼使兇奴拜首，方代伐信義，號罷征。賢感敢五百里年間出德遒應，黃河號一清，祚永長傳，萬古圖書，且載著往聲。嗚呼噂噫，在漢室者昭軍，亡桀紂者泥妃。孋姿兩不圓，矜誘興皆言。爲芟捧荷，和國之殊功。金骨埋於萬里，嗟呼！別翠之寶悵，長居突厥之穹廬。特也黑山杜氣，擾攘兇奴，猛將降喪，計竭窮謀，漂遙有懼於檢杴、衛霍，怯於强胡。不稼昭軍，紫塞難爲運策定，單于欲別攀戀拜路跪。嗟呼！身歿於蕃裏，魂兮豈忘京都！空留一塚齊天地，岸兀青山萬載孤。

尋親記目錄。

卷下

● 富|無目錄。

尋親記　下㊀

第十八齣（生上）㊁

〔鳳凰閣〕家鄉何處？回首重重烟水迷。篙棹幾度？夢空歸，他那裏應疑我是鬼。音書難寄，汨頻滴，烟嵐瘴雨。僵尸豈是曾參殺，天敎寒餚身苟活單衣怕見楚天秋，餒腹欲餐胡地雪；梧桐巢破鳳凰分，㊂雲水程遙魚雁絕；天涯別恨五更鐘，旅邸離愁千里月。周羽自從金山廟中神明托夢，張文釋放，未得恩宥，不敢還鄉。只得街頭上叩謁豪門，胡亂度日。不知家中妻子分娩不曾？又不知是男是女，幾時再得完聚？㊃正是，夫妻兩地愁無盡，身類孤蓬恨怎消！你看這等天氣，好凄凉人也。

〔小桃紅〕㊄寒侵短褐，饑攪空腸。舉目無親黨也，只聽得嘹嘹嚦嚦雁兒過瀟湘，疎辣辣兩三行。雁兒！你吃的是稻和糧，宿的是蓼花汀，游的是蘆花蕩㊅也，煞强似我饑寒無所傍。比似我被拘囚，怎如得雁過衡陽。

〔下山虎〕㊆一似蘇卿海上牧守羝羊，他那裏怎知我到在大澤久藏。慇懃要寄個音書，無奈上林路長！慢回首家鄉珠淚汪，苦我妻子應無恙，未審何年情再講？㊇我周羽好癡！竟不想饑寒死在衰草路傍，說什麼松菊猶存三徑荒。

〔蠻牌令〕㊈遺腹子也生養？若是生得個男兒，如今漸年長，只怕我妻重婚嫁，不教他學文章。我好癡，教孩兒學甚文章！比似我書讀

㊀ 富上四字作「新鐫圖像音註周羽教子尋親記卷之三」。　㊁ 富「生上」在「鳳凰閣」下。　㊂ 富上二字作「鳥飛」。

㊃ 富上二字作「夫妻重會」。　㊄ 富下有「生」。　㊅ 富作「岸」。　㊆ 富下有「生」。　㊇ 富下有「咳」。

㊈ 富下有「生」。

五車，那曾上金馬玉堂？我欲待清塊過日，又沒有盤纏㈠。少不得乞丐遶街坊，早難道衣錦還鄉。

〔前腔〕㈡幾度夢還鄉，妻子又驚惶；只道我是沙漠鬼，問我魂魄在何方？休道夢裏回還，便是今日回去。似這般憔瘦形骸，一邊看故舊妻房，他道我是活骷髏，不是舊日才郎。

〔尾聲〕㈢千愁萬恨都撇漾，未知寀殘淡飯在何方？那些個酒解愁腸。

〔亭前柳〕（淨丑上）咱兩個每雙雙終日忝猖狂，請人來㈣吃酒㈤，把他做錢當。遠觀有個窮酸相，請他來吃酒，騙他一場。（淨）老兄作揖！一向久違久別，久疎久闊。（丑）一向久仰，外日深擾。（生）學生不是這裏人。（淨）貴處？（生）學生是河南開封府封丘縣人。（淨）正是，兄的姓百家姓上有的。（生）學生姓關名羽。（丑）我正思量得起，貴表是兩個字的，（生）字惟翰。（丑）正是，兄爲何到此？（生）被人誣陷。（淨）被人誣陷，快拿他來！（生）不是這裏人，是我學生那裏人。（淨）若是我這裏人，不敢欺瞞，關愚兄弟名都是怕我㈥的。（生）老兄上姓。（淨）姓丟。（生）貴表？（淨）丟不孫是我㈦學生。（生）此間？（丑）饒才盛就是在下。（生）怎麼有這等姓？（淨）丟得來饒得去纔爲好漢。那一年在貴省做些小買賣，偶逢一陣驟雨，在宅上躲雨，多蒙老兄何等款待，謝之不盡！（生）多有慢了。（丑淨）老兄曾有貴寓麼？（生）還沒有。（淨）這等就不來㈧懊了。既沒有，到弟家裏住兩三個月。（丑）到小弟家裏住四五個月。（淨）到我家裏住半年。（丑）到小弟㈨家裏住八九個月。（淨）到我家裏住十來個月。（丑）到我家裏住一年。（淨）兄弟們將起來，光陰易過，扯來扯去一年㈩就過了。如今請關兄到酒店中接風。（生）不曾相識，何以克當！（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轉東過西，此間就是。酒保在那裏？（末⑪上）味招雲外客，香引洞中仙。二位又來了？（淨）不要做聲。（末）吃多少酒⑫？（淨）盡醉方休。（末下）（淨）關兄請上坐！（生遜坐介）（丑）關兄⑬不要說我兄弟⑭名，就是見了我這帽子，也嚇一跌，看帽！（淨跌介）⑮關兄還有一件，我這裏人最欺生。你如此打扮⑯，說你是別處⑰人就要欺你⑱。把⑲這帽子與

㈠富作「饗」。 ㈡富下有「生」。 ㈢富下有「生」。 ㈣富無「來」。 ㈤富下有「醉」。 ㈥富上二字作「貼戳」。 ㈦富無「我」。 ㈧富作「佳」。 ㈨富上二字作「我」。 ㈩富「一年」作「就過了」下。 ⑪富下有「扮酒保」。 ⑫富無「酒」。 ⑬富下有「且」。 ⑭富下有「賤」。 ⑮富下有「丑」。 ⑯富下有「就」。 ⑰富下有「的」。 ⑱富下有「不如」。 ⑲富下有「我」。

我換了。(換介)你看帶了這帽子，就像㈠我廟裏人了。(末持酒上)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酒在此。(丑)哥哥把酒來嚐一嚐㈡如何？(淨)拿來我嚐。㈢(丑)如何？(淨)悶煞了。(丑)如何？(淨)又㈣悶還了。(丑)如何？(淨)好在這裏，兄弟你也嚐一嚐。(丑)哥哥嚐了我不消嚐。㈤周兄你那裏酒不知怎麼樣吃？(生)我那裏主人整酒，客出令。(丑)與我這裏不同的，我這裏主人整酒，主人出令。(生)怎麼到是主人出令？(丑)主人整酒來請客㈥，行一個難令。如㈦行不出，多罰幾杯酒。若是客出了令，都罰了主人家。所以主人整酒，主人出令。這等哥哥舉一令。(淨)我學生沒有甚麼令？就把曆日為題，遇時節飲一杯，無時節徑過。(生取酒介)(丑)得令得酒。(淨)我說起，正月元宵我飲酒。(丑)什麼酒？(淨)賞燈酒，乾。二月是周兄。(生)二月無節。(淨)無節徑過，三月是兄弟。(丑)三月清明，我飲酒。(淨)什麼酒？(淨)掃墓酒，乾。四月是周兄。(生)四月無節。(九)無節徑過，五月是哥哥。(淨)五月端陽我飲酒。(丑)什麼酒？(淨)鰩粽酒，乾。六月是周兄。(生)六月六，(淨)你洗浴遲過。七月是兄弟。(丑)七月七夕，我飲酒。(淨)什麼酒？(丑)吃巧酒，乾。下半年從左輪，八月是哥哥。(淨)八月中秋我飲酒。(丑)什麼酒？(淨)月華酒，乾。有來有往，禮無不答。九月是兄弟。(丑)九月重陽，我飲酒。(淨)什麼酒？(丑)登高酒，乾。十月是周兄。(生)十月朔，(丑)鬼節，不准。十一月是哥哥。(淨)十一月冬至，我飲酒。(丑)什麼酒；(淨)一陽酒，乾。十二月是周兄。(生)十二月歲除夜。(淨)難得歲除夜，請一杯周兄㈧那裏糯米糯多少一担？(生)不過五六錢銀子一擔。(淨)不當什麼貴，一年吃得一杯酒，兄弟你落菜㈨，我舉周兄一杯酒。

(排歌)㈩今日相逢喜氣甚濃，一杯解開愁容；劉伶每日喜匆匆，但願樽前酒不空。(合)歌一曲飲數鍾；人生何處不相逢，容醉厮和哄，一齊拚却醉顏紅。周兄在此沒什麼吃，待我去⑪買些什麼⑫來。(生)不消得(丑)快來些(淨下)(丑)我也舉一杯。

(前腔)⑬解佩留貂喜氣甚濃，勸君且自從容；休將酒數問石崇，歌罷桃花扇底風。(合前)(丑⑭下)(末上)叫小廝拿等子來會鈔。(生)酒保，王錢二兄在那裏？(末)他兩個去了。(生)原來他兩個去了，我也去罷。多謝了！(末)酒錢也不還，往那裏去？(生)實不

㈠ 富作「是。」 ㈡ 富下有「是。」 ㈢ 富下有「着。」 ㈣ 富無「又。」 ㈤ 富下有「斟酒介。」 ㈥ 富下有「又。」 ㈦ 富作「客。」 ㈧ 富下有「你。」 ㈨ 富作「來。」 ㈩ 富下有「淨。」 ⑪ 富下有「另。」 ⑫ 富上二字作「來。」 ⑬ 富下有「丑。」 ⑭ 富下有「料。」

相識，學生是異鄉人，借二人㊀我撥風酒錢，不該我還。（末）誰來請你，快將銀子！（生）我身邊分文沒有，那得還你，待我叫他轉來。手揪二兒轉來！（末趕介）（生看條介）（末）㊁

〔雙鸂鶒〕看伊家孱弱瘦臉，怎說出無理之言？既來飲酒怎推得囊裏無錢？枉被人打數拳，到底難免。

〔前腔〕（生）非干是我相輕賤，聽哀告望相憐！念我是他鄉流落此間。驀然見他兩個，抵死相牽要請歸，誰知他先自分散？

〔前腔〕（末）聽詐言未必然，休得要喬廝埋冤到官司廳上明台判。（生）你若要到官，拚一命先喪黃泉！（末結打介）（生）救人，救人！（外㊂上）慈悲勝念千聲佛，作惡空㊃燒萬炷香。放手，放手！你為何扯着他？（末）李公公這漢子領兩個人來吃了五百文錢酒，竟沒得還我，如今扯他到官府去？（外）漢子你為何吃了酒，不還酒錢？（生）公公容稟，我學生是異鄉人，偶到貴處，適間遇着手揪二人請我到此吃酒，不知他兩個那裏去了？（外）你被他騙了。我這裏鄂州界上，騙賊極多，你被他哄了。酒保他身邊沒錢結他，也沒得還；㊄這銀子明日到我櫃上來取㊅！（末）好造化！正是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下）（生）多謝公公！（外）㊆

〔高陽臺〕聽汝言談，覩伊舉止，君家甚處居住？姓甚名誰，為何來到此處？（生）聽啟，我是封丘縣裏世業儒，表字維翰，姓周名羽，被他人陷害，配來邊地。

〔前腔〕（外）聽取君有何能，今從何業？離家還是何時，家有何人？一一說與吾知。（生）非虛，胸中頗有萬卷書，奈饑來一字不堪煮。有妻郭氏別來已經年矣。（外）原來是位飽學，㊇失敬了。也罷，你到我家下訓幾個蒙童，你心下何如？（生）若得收留，感恩非淺！

〔簇御林〕（外）聽言語真可悲，果是知書本分儒；可憐流落無依倚，不如寄跡吾家裏。（合）好傷悲，相逢到此不由不淚如珠！

〔前腔〕（生）蒙收錄感大德，自愧無能難塞責；猶如失壘燕孤飛，向畫堂深處雕梁語。（合前）

（生）㊈自嘆一身如轉蓬，　荷君收錄我孤蹤；

（外）㊉今日得吾提掇起，　免致落在污泥中。

㊀ 富上三字作「兩個請」　㊁ 富「(末)」在「雙鸂鶒」下。　㊂ 富下有「扮李公」　㊃ 富作「徒」　㊄ 富下有「你」　㊅ 富下有「罷」　㊆ 富「(外)」在「高陽臺」下。　㊇ 富下有「先生」　㊈ 富無「生」　㊉ 富無「外」

第十九齣（旦上）㊀

〔憶秦娥〕遭磨難，遭磨難，可憐疾得身分娩；身分娩。兒身雖在，父身不見。夢叶熊羆喜氣舒，家貧難寫弄璋詩。奴家自從兒夫別後，饑寒度日。只爲保全腹內孩兒，受張敏無限禁持。感謝天地，已得分娩，生下孩兒，方纔滿月。我有萬千之事，難對你說。望你長成，與父親做個報冤之主。

〔霸陵橋〕㊁七個月在娘懷抱間，早沒了親爹；却教娘受孤單，有誰與孩兒做主？只得告取蒼㊂天！我親的只有孩兒在眼前。念你是周家骨血，異日繼祖宗香烟。嘿！願你容易長，容易養，休忘了四不知荊娘愿。

〔字字雙〕（丑）㊃娘行孤苦自孀居，獨睡！見說生下好孩兒，奇異！他爹遠配未回歸，憂慮！寡婦孤兒受慘淒，何濟！（見介）周娘子且喜令郎彌月，老身特着小廝煮一碗湯，少刻就送來。（旦）多謝婆婆。（丑）借令郎與你看一看，呀！眉清目秀㊄，與周秀才一般模樣，可慶！㊅（末持米肉上）白樂表芹意，粗菜不須題。（見介）（旦）掌事哥到此何幹？（末）員外特着小人送米肉在此。（旦）何勞員外費心，我㊆決不受，請收回去！（末）㊇

〔綉停針〕員外傳語休得錯，寫弄璋詩，令男女特來賀喜！（旦）賀什麼喜？（末）賀你掌上明珠，喜今朝彌月之時；聊藉此略㊈表芹意，將來薄禮肉和米，望娘子休怪物輕微，幸咲留勿罪休推！

〔前腔〕（丑）寡婦孤兒員外相憐芹意美，送將來米肉甚周濟，可收留在此充饑。（旦）你不知他們就裏，只指望同諧連理；這些小意我先知，送將來禮物雖週備，還少一件！（末）還少甚麼，我去就取來。（旦）只少一紙休㊉書。請收回，我決不受！（末）若不受莫非慊嫁員外之心。（旦）員外既要娶我，教他親自登門，方可成親⑪。（末）娘子請受了這米肉。（旦）米肉無功怎受之，（末）一言已定做夫妻。（丑）根深不怕風搖動，（旦）樹正何愁月影移。（末下）（丑）娘子米却⑫不受他的罷了，肉該受了⑬他的。（旦）趙婆婆受了他這一

㊀ 富「(旦)上在「憶秦娥」下。 ㊁ 富下有「旦」。 ㊂ 富作「青」。 ㊃ 富下有「上」。 ㊄ 富下有「就」。

㊅ 富上二字作「哩」。 ㊆ 富下有「也」。 ㊇ 富「末」在「綉停針」下。 ㊈ 富作「微」。 ㊉ 富作「婚」。

⑪ 富作「事」。 ⑫ 富作「你」。 ⑬ 富無「了」。

塊肉，我還一塊肉着於何處？

〔山坡羊〕㊀我孩兒方纔出世，奈家貧如何存濟？何時等得等得他成器；兒長成，只愁娘做鬼。黃河尙有尙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思之，傾教人淚暗垂，傷悲，傾教人淚暗垂。

〔前腔〕（丑）嘆娘行亡却夫壻，最堪憐遭他毒計！你孩兒長大長大必聰慧，他異日終須報父讎。張員外你這等欺心，一朝罪滿，罪滿盈，餘日也有收綸罷釣時。（合前）

烈女須當守困窮。　絕交不近富豪翁；
假饒就有烏江難，　誰肯沈埋枯井中。

第二十齣（淨上）㊁

〔長汚歌〕多想那佳人，今朝一定爲姻契。花不香兮蜂不採，酒不美兮人不沽。自家爲周娘子不能彀一宵恩愛，且喜他生下孩兒，已曾着張千送米肉去，怎麼還不見回來？（末上）蘭香本是無心物，着意栽時不肯香。（見介）稟員外，周娘子米肉不受。（淨）他怎麼不受？（末）小人說不受這米肉，莫非悔嫁員外㊂？周娘子說多多上覆，既要娶奴家，選定吉日良時，親自登門，就可成親。（淨）㊃今晚就去。（末）今日晚了，明日去罷。（淨）今晚怎麼熬得過？

〔烏夜啼〕㊄昔日癡迷，抵死推辭不肯隨。他今朝夫死難受饑寒，怎守節義？安排筵席赴佳期，嫦娥自降臨凡世。（合）銀燭交輝，從今整頓做乘龍佳壻。

〔前腔〕（末）守志難移，潔似秋霜清似水。若不是機關奇巧，怎得嬌姿許諾無辭？今宵神女下瑤池，襄王親降巫山底。（合前）

專待嫦娥離月宮，　洞房花燭影搖紅。

㊀ 富下有「且」。　㊁ 富「淨上」在「長汚歌」下。　㊂ 富下有「之心」。　㊃ 富下有「科介」。　㊄ 富下有「淨」。

若還果得成姻契，　堪効天邊翼鳥同。

第二十一齣（旦上）㊀

〔邊地游〕寃家亂道，心事多奸狡，遲婚姻强來鬧炒。寧甘死誓，不同偕老。象爲牙而身喪，翠爲羽而體分。奴家只因一貌，被張敏起不仁之心，害我丈夫性命㊁，豈有再嫁之理。爲因懷着孩兒，只得佯言詐許。我尋思起來，曾聞烈女有斷臂劓目以守貞節，奴家豈惜一貌玷辱此身？他今日若來，只得毀壞花容，絕他狂妄㊂之念。天呵！只爲奴家害得家破人亡，可知道㊃貴妃亡國，綠珠敗家。

〔集賢賓〕㊄臨鸞任取紅臉消，管甚麼粉悴脂憔。斷送我兒夫只爲奴一貌，兜千里㊅只爲秋水多嬌。魂銷夢杳隔萬山，只爲眉山生得恁巧。人去遠，眼中人只爲鏡中人好。

〔鶯啼序〕㊆荆釵裙布還有甚妖嬈，張敏忍把我一家都壞了。可知道壞唐朝貴妃韞冶，石季倫爲綠珠嬌巧難描。那毛延壽故譴了漢昭君未爲錯了。

〔啄木兒〕㊇若得容顏破節義高，身體髮膚何足道？奴若要清史名標，少不得血汚剛刀。便做受之父母難全孝。自知早被嬋娟誤，却不道承恩不在貌。

〔普賢歌〕（淨末衆上）洞房花燭瑞香浮，今日乘龍結鳳儔，花貌正嬌羞。及早下粧樓，勝似廣寒孤眠虛度秋。（淨分付介）（末報介）（淨）娘子拜揖！（旦）員外，今日到我寡婦之門何幹？（丑掌禮科）（淨）家中筵席完備，請娘子回家做親。（旦）員外，宅上少什麼金釵㊈十二？娶寡㊉家貧賤之婦？（淨）家下雖有幾個，婦內怎如得(十一)娘子一貌如花。（旦）原來只爲(十二)奴家一貌，故見如此。正是：柰爲有用膺裂，龜因殼勝剖腸；只爲奴家一貌，平地生波。員外少待，我開鏡梳粧，纔好上轎去。（旦）不須梳洗，帶孝也到宿。（旦對鏡介）(十三)今日只見我的面

㊀ 富無「上」「旦」在「邊地游」下。　㊁ 富下有「我」。　㊂ 富「妄」上無「狂，」下有「想」。　㊃ 富上二字作「見，」　㊄ 富下有「旦」。　㊅ 富作「水」。　㊆ 富下有「旦」。　㊇ 富下有「旦」　㊈ 富「金釵」在「十二」下。　㊉ 富上二字作「何用奴。」　(十一) 富上二字作「能勾。」　(十二) 富「只爲」作「是。」　(十三) 富上四字作「（丑科介）（旦。）」

皮，不見丈夫之面，却不痛殺我也！

〔黃鶯兒〕㊀開鏡使人愁，舊日容顏消瘦了！鏡臺我多時不見你，只爲鸞孤羞把菱花照。面皮，面皮！只因窈窕；（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丑科）㊁（旦）招人鬧炒，使奴家失業無依靠，若不爲兒曹，一身拚死，我將這段妖嬈呵，都喪在蓬蒿。（丑）銀臺焚燭月光高，瞭亮笙歌遶畫梁，喜鼓輕敲鋼笛響，新人移步出蘭房。（丑㊂科）㊃（旦）㊄

〔前腔〕擔擱度年少，擔擱添煩惱。面皮禍根芽做出災不小，原來你誤我，如今有何難處。將伊壞了，免得此身落在他圈套。（淨）等久了，好心焦！（旦）你且免心焦！（淨）眞個如花似月。（旦）謾道如花似月，管教月缺與花飄。（丑）蓬萊仙子試新粧，蓮步徐徐出畫堂；前唱後隨夫婦體，笙歌合奏鳳求凰。（丑科㊅）（旦）㊆

〔尾聲〕傷心提起這剛刀，要全身難全美貌；張員外你放心前去！（淨科）㊇（旦）將一段禍根苗，與君斷送了。（割面介）（末㊈下介）（淨）㊉

〔念佛子〕潑賤人忒執拗，口欠食身上無衣。我憐伊美貌⑪欲做夫妻。你無知把面皮割破，看滿身鮮血淋漓！自傷殘貌美，空費我心機。

〔前腔〕（旦）畜類奸謀輩，爲富不仁不義；論他弓莫挽，他馬莫騎；我自思家貧貌美，陷我夫身喪溝渠，有何類中伊毒計。

〔前腔〕（淨）貧窮輩太無知，買柴如束桂，有朝飧沒夜食，你守節成何濟！（旦）我守節貞潔如冰，不比你畜類之輩，肯重偕犬羊爲壻。

〔前腔〕（淨）太不是，太不是！不肯重婚配，毀壞花容再作區處。（旦）更言癡，更言癡，少什麼人家女，誓不將身來輕棄。請出去，請出去，論疾風暴雨，不入寡婦門兒。

㊀ 富下有「旦」。 ㊁ 富下有「介」。 ㊂ 富無「丑」。 ㊃ 富下有「介」。 ㊄ 富「旦」在「前腔」下。

㊅ 富上二字作「科介」。 ㊆ 富「旦」在「尾聲」下。 ㊇ 富下有「介」。 ㊈ 富下有「科走」。 ㊉ 富「淨」在「念佛子」下。 ⑪ 富上二字作「貌美」。

毀貌太無情，　心中忿不平；
相逢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淨末下）（旦出場嘆介）㈠

〔鎖南枝〕張員外太不仁，無端把我夫喪身！逼奴強爲婚，寧死不依允。今割破兩放心，待兒長成說與報寃恨。
　割破花容眞可悲，　寃家從此兩分離；
　從今不染乾紅色，　免被傍人講是非。

第二十二齣（老旦上）㈡

〔出隊子〕貞烈賢女，貞烈賢女！凜似秋霜淸似水。我夫相約赴佳期，爲甚麽霎時忙走歸？莫不是佳人守節未許？

〔前腔〕（淨）思之悶耐，思之悶耐，潑賤婆娘沒道理。面皮割破太無知，毀壞花容惹是非，激得我怒從心起。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可惡，可惡！割壞花容眞乃可惜。我如今見院君須索設一個謊。（見介）（老旦）員外親事成了。（淨）成了。（老旦）我不信？（淨）不信問張千。（老旦）你去時周娘子怎麽待你？（淨）他見我一到，就請床上坐。（老旦）不信。（淨）只問張千。他就來了，我去接他。（下）（老旦）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只道周娘子心如鐵石，一旦㈢改了。且住，知他是眞是假？㈣我如今㈤潛地到他家㈥看他動靜便知分曉。正是渾濁不分鰱共鯉，水淸方見兩般魚。（下）（旦上）㈦

〔杜韋娘〕寃家雖脫離，只得把花容傷毀。（老旦上）蓮步忙移且到周家門裏。（見介）爲甚好容顏，却被刀傷毀？（旦）院君，恕到寒門裏，仇人一見嗔先；家有好賢妻，咬夫見識迷。（老旦）伊家休假意，切莫心疑忌。昨日已應承，今當姊妹稱。（旦）當初只道伊賢會，今朝激得奴心碎；不及共泪陪，有勞尊步回。（老旦）娘子你出言何太燥，眞僞猶難道，你且護寧心聊爲試石金。娘子你休㈧急性，知我是眞是假，此

㈠ 富「嘆介」在「鎖南枝」下。　㈡ 富「老旦上」在「出隊子」下。　㈢ 富上二字作「如今」。　㈣ 富下有「待」。
㈤ 富無「如今」。　㈥ 富下有「裏」。　㈦ 富「旦上」在「杜韋娘」下。　㈧ 富作「莫」。

來必有緣故？（旦）院君你來的意兒，我曉得了。院君請坐，聽奴告稟！

〔二鶯兒〕遭貧困受饑寒，有誰來管取？被你兒夫斷禁持；千般苦，萬般推拒。何不看我花容傷毀，這蹤跡如何瞞你？細思之，却見來張員外家有這般賢妻！

〔前腔〕（老旦）㊁非是。我從來敬你，從來羨你；苦諫我兒夫不肯依。他歸來說你和他完聚。眞僞未知？特來探取。今見你花容傷毀，細思之，方信道周秀才家有這般賢妻！

〔集賢賓〕（旦）奴聞院君賢會，也將言苦諫多時；只爲花容恁遭際，今割破從此分離難提；怎語。怨只怨我兒夫做鬼，苦只苦我孩兒無倚。（合）傷心處提起舊恨新愁，多少淚滴。

〔前腔〕（老旦）娘兒兩口難度時，少不得忍餓耽饑；這都是我兒夫相連累你淒涼，便是我的孤恓。休疑慮，我有釵兒與你權充口食，念你貧別無他意。（合前）

〔啄木兒〕（旦）蒙尊賜豈敢辭，院君的釵兒是員外的。既割面迴避惡名，死也難受你的東西。我兒幼小望你相憐濟，此恩勝似鍍和米。（合）淚空滴，有誰人不可憐，要相逢又被嫌疑。

〔前腔〕（老旦）貞潔意淸似水，這些兒眞可取！只怕你貧受饑寒，壞了周氏孩兒。天若可憐周家主，保全此子能成器。（合前）

見你孤窮受慘淒，　花容割破你休疑；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二十四齣（淨上）●

〔卜算子〕周氏太愚癡，空把花容毀。佳人有意郞君俏，紅粉無情浪子村。周浪子割破花容，不敢對院君說，若是知道如何是好？（老旦上）佳人守節凛如霜，不惜金刀壞素粧；萬事未成休指望，從今過去莫思量。（見介）員外周浪子叫你來！㊂（淨）我不信？（老旦）只問張千，請你

● 富無「老旦」。　㊃ 富無「上」，「淨」在「卜算子」下。　● 富作「去」。

去牀上坐。（淨）不信。（老旦）問張千閙娘子要告你！（淨）爲甚麼告我？（老旦）告你持刀割破花容。（淨）他自家割壞的，干我什麼事？（老旦）

〔駐雲飛〕將我胡瞞，却被傍人作話傳。不肯聽奴諫，割壞佳人面。嗏！只指望夢巫山，却被雨收雲散。花本無心，蜂蝶空飛倦。到不如紙帳梅花獨自眠，早難道心堅石也穿。

〔前腔〕（淨）嘆我與盡空還，譬如訪戴山陰雪夜㈠船。他不肯偕姻眷，我再不將他戀。嗏！花貌賽嬋娟，果然堪羨，不肯相從，稱不得吾心願。不指望郵亭一夜眠，誰把鸞膠續斷絃。

（老旦）當初不肯聽忠言，剓壞花容我意歉；

（淨）今世不思花裏宿，終年休向酒家眠。

第二十四齣（旦上）㈡

〔風馬兒〕㈢玉碎香消鏡臺荒，綠雲撩亂懶梳粧，十二年來無倚傍，孤兒寡婦苦志㈣傲冰霜！百年光景如梭擲，三月韶光似箭催，奴家丈夫因遭遠配，別時有七個月身孕，不幸丈夫身喪，吃盡萬千苦楚。如今孩兒長成一十二歲，呼名瑞隆。爭奈家貧力薄，不能送他讀書。如今林學士家開一義學，不用束修，不論親疎遠近，都去就學。不免教他出來，送他去。瑞隆那裏？（小生上）

〔前腔〕月冷萱堂夜迢迢，感風木動悲號，父骨何處沙場草？從離娘懷抱，恨無由得報劬勞。（見介）（旦）孩兒，玉琢方成器，木揉始作輪；勤學爲君子，不學爲小人。你是沒爺的孩兒，你父親臨別之時，再三囑付，教你讀書。只是頑劣不肯勤學。從街林學士家開義學，我如今送你去讀書，休得仍前兒戲。（小生）謹依母親慈㈤命！（旦）㈥

〔宜春令〕兒今去讀聖書，步花街穿柳衢，人烟㈦湊處㈧，市井閙閙書生聚，學堂中俱是富室之兒。（內讀書介）猛聽得讀書聲沸，我只得引領孩兒步入街除。此間已是，孩兒你去請先生出來！（小生）先生有請！（外上）

㈠ 富作「裏」。 ㈡ 富無上二字。 ㈢ 富下有「旦上」。 ㈣ 富作「強」。 ㈤ 富作「殿」。 ㈥ 富「旦」在「宜春令」下。 ㈦ 富下有「市」。 ㈧ 富無「處」。

〔甑仙燈〕兀坐書齋有誰人來就學？（小生）先生拜揖！（外）小官是何處？（小生）家毋在外面。（見介）（外）娘子到此有何見諭？

（旦）奴家特送小兒求教。（外）書是我學生教，館是林大人開的。還等林大人出來問他。書童請老爺出來！（末上）

〔稱人心〕玉堂金馬無心戀，一經教子相傳。（見介）（末）娘子是何處？（旦）奴家是前街周羽之妻。（末）失敬了。原來㊀維翰令正。到此何幹？（旦）特領小兒就學，望乞容納！（末）周維翰別後沒有令郎？（旦）乃是遺腹之子。（末）可憐！（外）周維翰是何等人？（末）乃是晉璧朋友，被人陷害，遠配他方。不想令郎如此長成了。可曾取名麼？（旦）取名周瑞隆。（末）取得好！何人取的？（旦）拙夫臨別取下此名。（末）周娘子，老夫開的是義學，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令郎在此就吃我的飯，讀我的書，待朔望日方使他回來，不須掛念！（旦）多謝！孩兒過來拜了先生！（小生）望先生開我愚蒙，啓我茅塞㊁，他日成名，不敢有忘厚恩。（外）讀書以懈惰荒淫爲戒，勤勵不息自強。（旦）大人與先生請上，妾身有一拜！（外）弟子拜先生，禮之常也，豈有父母拜先生的禮？（旦）此一拜求㊂生大人可憐此子，是無父之兒！

〔一封書〕蒙容納意美，望哀憐無父兒；兒頑劣無知，㊃望示㊄罰休恕罪。我那兒！若得你讀書成大器，莫忘了先生指教迷。（合）讀詩書但勤劬，期取功名天下知。

〔前腔〕（外）吾開學在此，要人才來聚會；伊令嗣貌美；想是聰明智慧的。老先生！他寡婦貧居猶教子，富室緣何不讀書？（合前）

〔前腔〕（末）觀此子可喜！（外）大人何喜？（末）那容顏多秀麗！看此子可悲！（外）大人何悲？（末）父身亡母教兒。先生！你與我專心勤教誨。㊅娘子！管取你孩兒成大儒。（合前）

〔前腔〕（小生）爹何處未歸？嘆家貧教娘慘淒！今日裏訓誨守娘親豈敢違，便做成名榮貴日，早難道雙親未老時。（合前）

終日攻書莫憚勞，賢哉娘子教兒曹！

世上萬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

（旦）我兒你在此讀書，不要頑，先生要打！（小生欲隨介）（旦）我去就來看你！（下）（外）林大人，令郎爲何兩日不出來？（末）待

㊀ 富作「是。」 ㊁ 富上二字作「愚蒙。」 ㊂ 富無「求。」 ㊃ 富上二字作「未識。」 ㊄ 富作「資。」

㊅ 富下有「外。」

我叫他出來書童叫大叔出來讀書！（下）（書童馱丑上）

（大齋郎）我是富家兒，不怕肚中饑；先生教我讀詩書，讀書有何益？一日還我吃三廚。（丑科）㈠（外）放了書包，過來作揖！（丑揖介）（外）過來與這學生作揖！（丑）他姓周。（外）怎麼你曉得？（丑）他的娘與張員外耍子的。（外）咄！過來作揖！（丑揖介）（外）周瑞隆讀什麼書？（小生）讀古文。（外教小生依讀介）「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拿去讀讀。醜驢拿書過來教你㈡山水歌，（丑）皮匠阿哥。（外）良工善得丹青理㈢，輒向茅茨畫山水；（丑）張公慣會裁靴底，日出卯時方做起；（外）塊角移來方寸間，天涯寫在筆鋒裏。（丑）楦頭放在皮擔間，鑽兒於在皮袋裏。（外）一片石數株松，（丑）一塊皮數根線。（外）遠又淡，近又濃；（丑）皮又爛，底又鬆；（外）不出門庭三五步，觀盡江山千萬實。（丑）出門走得三五步，脫了允兒轉來縫。（外）你兩人在此讀書，我到城中探一朋友就來。不可頑，消盡平生志氣，結成童稚冤仇。（下）（丑）周瑞隆我和你耍子？（小生）我不曉得耍子。（丑）我和你跌交。（小生）不曉得，先生回來要打。（丑）㈣我和你扎朦。（小生）怎麼扎朦？（丑）把帕兒包了眼睛，我拿住你，我打你；你拿住我，你打我；不許賴。先扎你。（包介）（小生摸住丑打介）（小生）如今該扎你。（丑）先生來咳嗽爲號。（包介）（小生哄丑介）（外上）（丑摸住外打介）（外）那個教你的？（丑）周瑞隆。（小生）學生在此讀書。（外）也罷，拿書過來背！（小生背書介）（丑背介）（外揪跪介）（外）周瑞隆過來羞他！（羞介）（丑打小生介）

（駐雲飛）打你無知，偏你聰明把我欺！我吃飯強似你，你會讀成何濟？嗏！打你沒爹兒快出門去，再後休來惱我肝腸碎。（合）多謝先生指教迷！

（前腔）（小生）枉做男兒，鳳入深林被鵲欺，空受番才氣。（丑）放你娘的屁。（小生）自恨時不遇，嗏！若得金榜掛名時，報娘恩義！他日身榮方顯男兒志。（合前）（外）不許爭鬧，若再鬧，打二十板！天色晚了，收拾放學。（丑科）㈤（外）周瑞隆明日早來些！（小生）是。

（外）讀書休得恣猖狂，（丑）枉會讀書沒住房；

（小生）休道朱門生餓殍，（合）也曾白屋出朝郎。

㈠ 富下有「介」。 ㈡ 富作「畫」。 ㈢ 富作「裏」。 ㈣ 富下有「科介」。 ㈤ 富下有「介」。

（外下）（丑）周瑞隆你走那裏去？方纔先生來，你却㊀不説一聲。（小生）一時間説不及了。（丑）放屁！（打下）

第二十五齣（旦上）㊁

〔疎影〕愁雲障海頭，月冷空閨裏；生離死別兩處傷悲，夢裏人歸應嫌是沙場鬼！空留遺腹讀詩書，願取儒風不墜。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想我孩兒在學讀書，敢勝似前番了！若得他成人，也不枉了！正是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小生上）

〔臨江仙〕蒙娘嚴命去攻書，受盡萬千㊂羞恥。（哭跌介）我那娘！（旦）呀㊃！我那兒爲何不在學中讀書，怎麼就回來了？（小生）

〔紅衫兒〕母親教孩兒從就學，早被人欺；（旦）莫不是林醜斷欺你？（小生）被那同窗朋友搬喋是非。（旦）他怎麼樣欺負你？（小生）怎禁他打罵禁持，這寃屈訴誰？（旦）怎麼不去稟先生知道？（小生）那先生呵！憐他是富室之兒，又何曾問取。

〔前腔〕（旦）莫怪人欺你，自恨家無主；父身亡，娘獨自；林公子呵！便打死我的孩兒，有誰來救取？（小生）母親好傷悲！（旦）雖只是好傷悲，且寧耐到書館中去攻書，休得要懶癡。若得你一舉成名，那時呵！誰不來敬你！

〔獅子序〕（小生）他頑劣娘怎知？况終朝他飽食暖衣，不似我守着幾瓶黃虀。又怪我楊修捷對，班馬勤讀，琢磨不就，反生疾忌。他罵我窮酸寒賤，管封侯萬里，索甚毛錐。

〔前腔〕（旦）家貧窶難度時，况娘身力薄勢卑，只愁我旦夕喪在溝渠；（小生）連母親也不護孩兒了？（旦）非是娘不護，也有憐兒意。爭奈我家不如力，不如勢，不如與他們爭不得閑氣？（小生）學堂中朋友，都是向他的。（旦）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孩兒起來，我送你到學裏去，先生不打你！（小生）我死也不到他家裏去讀書㊄（旦）還不去！（小生）我决不去。（旦打介）

〔東甌令〕娘言語兀自不遵依，可知朋友中間生是非！一番打罵不成器，虧娘受十餘年吃盡艱際。他年若得錦衣歸，端的是男兒。㊅

㊀寓作「也」。 ㊁寓無「上」「旦」在「疎影」下。 ㊂寓上二字作「千般」。 ㊃寓無「呀」。 ㊄寓下有「了」。 ㊅寓下有「志」。

（前腔）（小生）男文墨，女針指，教子讀書爹所爲。可憐不得趨庭訓，斷機將兒誨。他年便做錦衣歸，早難道身掛老萊衣。

休得與人爭是非，從今學內去攻書！

龍逢淺水遭蝦戲，鳳入深林被鵲欺。

第二十六齣（末上）

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前日周娘子送周瑞隆在此從學，因見他家貧，故留在家中吃些茶飯。不想我那渾家把他打罵去了，是何道理？不免叫他出來訓誨一番。醜驢那裏？（丑上）朝爲田舍郎，暮登田舍郎；將相田舍郎，男兒田舍郎。（末）怎麽有許多郎？（丑）郎多好種田。

（科介）（末）我且問你，周瑞隆爲何打了他回去？（丑）他吃我的飯，讀我的書，到又來羞我，怎麽教我不要打他？（科介）

（賞宮花）（末）文章教爾曹，須當擇友交；有人來就學，不肯好相交。只把家私來比，並不思量，惟有讀書高！

（前腔）（旦扯小生上）不合鬧炒，把君家書院擾！（見介）大人，小兒不合傷犯令郎，念兒年幼小，有罪望相饒！（末）非干令郎之事。

（旦）自是村童無禮義，非干富室小兒驕。（丑小生相打㈠介）

（前腔）（末）你孩兒眞可教，我那畜生！因怪他讀書易曉，（指丑介）况又是爲人之道，倘兀自與他廝鬧，是你欺他幼小，懶讀書，將他聒噪。你在學堂內，如何比富豪？朋友當擇其善。如㈡何魚水不相交？

（前腔）（旦）主人家勤教道，一會間打罵數遭。他那裏汪汪垂淚，猶兀自道他虛驕。（丑小生科）㈢你多言聒噪，可知道與人爭較。你在人門下須當要做小，（末）莫㈣教令郎做小；（旦）若無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末）叫書童快請先生出來！（外上）白日莫閑過，青春不再來。（見介）（末）先生，二子昨日爲何爭鬧起來？（外）昨日背書，周瑞隆背得出，令郎背不出。我着瑞隆羞了他一羞，就打將起來。

（末）先生還該痛治他。（外）有處，我如今出一對，對得出的不打，㈤對不出的就打。（末）醜驢過來，先生要出對，怎麽好？（丑）爹爹，對是對不出，要打便打。（末）胡說，待我出一對。我出桃開，你對李長便了。先生你出的對疑難，他們對不出，待我出一對罷了。桃開（小生）李長。（丑）

㈠ 富下有「科。」　㈡ 富作「原。」　㈢ 富下有「介。」　㈣ 富上二字作「偏你。」　㈤ 富下有「他。」

老人。（外打介）（丑）㊀里長不打，到打老人。（末外）㊁

〔生姜芽〕他娘親特地來憚勤勞，從今學業須精造！聽娘道：休要頑、休要攪，一時非禮相干冒！從今有過須當教。（合）只顧他日上青霄，功名皆賴天公造。

〔前腔〕（旦小生）從今望琢磨，謝甄陶，自憐無可爲師報！眞堪笑，得進身別圖報，封親顯祖添榮耀，一時紋變南山豹。（合前）

〔尾聲〕閑是閑非休爭閙，學堂中繼晷與焚膏，努力攻書莫憚勞。

閑是閑非不足論，　主人只合讓三分；

試看滿朝朱紫貴，　紛紛盡是讀書人。

（外）試期將近，周瑞隆可與魏騏同去赴考。（末）大娘子一路盤費都是我的。（旦小生）多謝了！（下）（丑）先生走來！（外）怎麼？（丑）要我去赴考，取個老婆與我纔去。（外對末介）㊂（末）小兒未曾成人，不討與他。（丑）那裏有家火，教我做人。（下）㊃

第二十七齣（旦）㊄

〔一剪梅〕月滿孤房淚滿衣，痛憶良人屈喪天涯；黃沙骨冷夢難歸，爭奈家貧難教孩兒。奴家家貧力薄，勉以詩書教子；今當大比之年，欲着孩兒求取功名，不知他學問如何？不免叫他出來㊅商議。瑞隆那裏？（小生上）

〔前腔〕寡婦孤兒共守貧，兀坐書窗墮淚紛紛；黃昏獨自掩柴門，我做孤兒爹做孤魂。（見介）（旦）孩兒，大比之年，你可上京求取功名！倘得一官半職，一則可以繼周氏宗祧，二則可以雪父母之恥。（小生）孩兒也只願如此，而憂承嚴慈教三遷之養，罔濟溫凊，何報十月之恩。父死母孤，合當在家侍奉，應舉求名，又是顯親之道，爲此兩難，如何是好？（旦）孩兒，三年一度，不可挫過，就此起程！（末上）大比因時舉，鄉書

㊀ 富下有「（外打丑介）（丑）。」　㊁ 富無「外」。　㊂ 富作「云」。　㊃ 富下有「新鐫圖像音註周羽教子尋親記卷之三終」及「新鐫圖像音註周羽教子尋親記卷之四」。　㊄ 富下有「上」二字在「一剪梅」下。　㊅ 富作「謫」

以類升。有人在此麼?(見介)(小生)原來社長公公請進!(見旦介)(旦)八公今到寒家,有何話說(末)老夫此來別無他話,如今春試在邇;令郎有此才學,不去應舉,更㈠待何時?(小生)功名之事非不要去。爭奈母親在堂孤獨,舉目蕭然,以此兩難不敢遠行。(末)何爲此小節,有悞前程大事?老夫薄禮相贈。(小生)多謝公公!(旦哭介)(末)娘子送子求名,乃是美事。何故啼哭?(旦)社長公公!你不知道古人云,男子有行,則父送之;女子有行,則母送之。教子讀書,送子求名,俱是他父親之事。今日只有我在,不見他的父親,不由我不傷感也!

〔二郎神〕愁無極,只爲送孩兒不見親爹在側,曾送我兒夫遭配役!不想今日,又送孩兒科場求取官職。兒去科場必有榮貴日,爹去後絕無信息!(合)離別淚,把當年離恨提起重滴。

〔前腔〕(小生)即日堂前拜別,促裝往上國。娘在家中莫爲兒慘慽!兒去途中思娘越添悲。憶便做蟾宮折桂客,要榮我靈椿怎得?(合前)

〔三段子〕(末)勸君此行赴南宮,文場戰敵,下筆有神,頃刻賦日華五色。若還果得文章力,謾自步躡雲梯路,管取榮登仙桂籍。

〔歸朝歌〕(小生)孩兒去,孩兒去,自免嘆息。怕光陰如梭過隙。(旦)若榮耀,若榮耀,早歸馳驛!莫留戀花街柳陌,倚門望你身脫白!須作禹門驚雷客,莫比庸凡空點額。

〔尾聲〕(末)此行穩作蟾宮客,休戀紅樓顏色。(旦)早早回歸,休教娘淚滴。

(小生)今朝拜別赴春闈,(旦)欲上青霄未可期;

(末)若得錦衣歸故里,(衆)果然端的是男兒。

第二十八齣考試照常科㈡

第二十九齣(旦上)㈢

㈠ 富作「便。」 ㈡ 富下有「故不錄。」 ㈢ 富「旦上」在「剔銀燈」下。

〔剔銀燈〕孩兒去京華拜紫宸，一別後杳無音信；知他有着荷衣分？知他是依舊白身？思之教人斷魂，無由得音書到我們。

〔前腔〕（末）㊀我當初原是個解人，周秀才不曾身殞。中途放他逃得命，都道他果作孤魂。如今他孩兒步雲，特來報父子喜音。

自家解人張文是也。當初張敏與我銀子，教我中途打死周羽，若打死了他，如今孩兒高中必然報仇，我也難免。如今買下登科錄，逕到他家報喜，說出前因，有何不可。此間已是，不免逕入。（見介）（旦）押獄哥多年不見，到此何幹？（末）特來報喜。（旦）有甚麼喜？（末）令郎高中第九名進士，除授吳縣尹，請看登科錄！（旦）果然孩兒中了。謝天謝地！（末）令郎是小喜，還有大喜。（旦）還有什麼大喜？（末）娘子請猜一猜？（旦）

〔傾盃序〕悶積愁堆恨經年，寃苦無由得解。見說孩兒乍登甲第，略展愁懷；聞伊賀喜，你說道這般喜事？使奴驚怪！更不知這樁喜事，還從那得來？

〔前腔〕（末）堪哀你丈夫，記當初配廣南，是我親押解；恨張敏不仁，與我錢財，要將伊夫壻打死天涯。感得神明托夢，放他脫離免他災害。若要尋親相見？須到鄂州界。

〔前腔〕（旦）如今謝你們得放身，便死也相感戴。二十年來永絕音耗，每日憂懷愁鎖。粧臺報道，兒占大魁，我夫還在担擱狼狽。大哥你說這樁喜事，到添我一般哀。（末）周先生在鄂州地方，令郎回來，若要尋取？逕往他處便了。（旦）小兒回來，登門相謝！

（旦）定將恩怨說㊁孩兒，你是恩人我怎知；
教子喜登黃甲第，尋親須到鄂州岐。

（末下）（小生衆上）

〔似娘兒〕平地一聲雷，桃浪暖已化龍魚；曲江賜罷瓊林宴，宮花帽簇，天香袍染，高步雲梯。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下官承母命赴試，且喜一舉成名，蒙聖恩除授平江路吳縣縣尹之職。回家請取母親，一同赴任。此間已是自家門首。左右迴避，（衆下）（見介）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旦）你且不要拜我，先去拜你的父親！（小生）母親差矣，孩兒在娘懷抱就沒了父親，如今那裏去尋父親？（旦）我只道是孝順之子，原來是忤逆之兒，兀的不氣殺我也。（小生）

㊀ 富下有「上」。　㊁ 富作「訴」。

〔入破〕衣錦還鄉里，誰不生歡喜，我娘親緣何番成一段愁緒？欲問還疑，未審孩兒有何罪，望娘恕責罰，從娘命兒不敢違。（旦）你怎知我，吃盡萬千狼狽；不因你，我也喪溝渠；肯受他人禁持。（小生）料想我爹行，必受何人寃屈？我是個不孝兒，長養成人兀自不知娘的就裏。（旦）爲築河堤無錢使用，告求張敏借錢使。誰知他虛塡了空頭文契？把他人殺死、誣告你爹做殺人重罪。他計囑官司把你爹屈招認罪，後來逼我强婚，不從，只因你在娘身，已無可推辭，只得把花容劃破，方得兩分離。只這刀痕，是你娘傷心痛處！

〔滾〕（小生）聽說痛言，聽說痛言，使兒心碎！二十載㊀娘受苦兒不聞，逆天罪大！㊁恨張敏不仁，恨張敏不仁！把我爹娘謀計。這奸賊誓不同天，難容在世！拚棄了官，拚棄了官，縱殺他只准復讎罪。（旦）孩兒殺了人要做囚犯。（小生）寧做重囚，寧做重囚，不殺他被人笑好羞恥。（旦）休得差遲，休得差遲，爹陷他鄉里不去尋親在此閑爭甚的！（小生）母親孩兒此事必定要報仇。（旦）若去報仇，若去報仇，必落囚牢裏；兒遭罪，娘思憶，爹不歸，一家裏都荒廢。（小生）不審爹行，不審爹行，災禍如何脫離，目今流落何方，還是甚處？（旦）解人張文戩押解你爹爹去時，神祠裏感夢相憐，放他脫離。（小生）要尋父親到那裏去尋？（旦）你若去尋親，若去尋親，只在鄂州界裏尋端的；目今便作行計，又添我別離淚垂。（小生）孩兒怎敢不去？二十年沒了父親，今日見說爹在他鄉，孩兒千歡萬喜。豈不聞朱壽昌之事乎？幼年失了母親，後來長成，棄官尋母；訪于西川相會。朝廷以爲盛事。只不知爹爹怎生模樣？望母親說與孩兒知道。（旦）

〔金落索〕說起眞可憐；那有孩兒不識親爹面？自別後二十年，略略彷些儀容，說與孩兒看。身材小更短，瘦容顏白淨臉，微鬚一雙清秀眼；他平昔在家呵！寬衣博帶做個儒生扮，只怕流落他鄉不似前！堪憐念爹行不在，孩兒不識，使娘難言。

〔宜春令〕（小生）爹容貌兒一般，得相逢在途路間；若還認得怎生拆散？只愁他寄跡深院，何由得尋覓方便？儻得見，如何說得許多根緣。

〔梧桐樹〕（旦）怕他棲身在店肆間？怕他寄跡在誰門館？怕他酒肆茶坊寺院和宮觀？我那兒！你逢人下禮先訪問周維翰。說道：遠配邕州身幸免，說臨別妻子方懷孕，說離了家鄉二十年。終須見，只愁你窮無挑欒，那取盤纏？

〔宜春令〕（小生）盤纏事說又難，說將來恐娘心痛酸；程途路上自能幹辦。（旦）把什麼做盤纏？（小生）行醫賣卜尋覓，（旦）

㊀ 富作「年」。　㊁ 富上二字作「大罪」。

行醫賣卜，阻了路程。（小生）爹官貴也須緝探，（旦）終不然去求告人。（小生）孩兒刺血寫經爲念。

〔梧桐樹〕（旦）養你二十年，誰把你相輕賤？今日把身體傷殘，怎不教娘怨？毀傷身已使娘痛難言，一點血流，使娘一點淚漣；不將手指刺破在人前告，怎能勾骨肉團圓一處歡！天憐念，恁娘留戀，兒莫留連！

〔宜春令〕（小生）辭親去怎敢延，辦行程把衣裝改換；兒今去也勸娘休念！途中邂逅相逢，知爹是恁般孝範？望娘親將何憑據，與爹一觀！（旦）你也說得是，我寫一封與你去。

〔一封書〕妻郭氏寸箋上達兒夫周解元。從別後苦萬千，張敏不仁難盡言。今喜孩兒得中選，棄職尋親到海邊。見覽箋莫留連，及早回來雪大寃。

〔羅帳裏坐〕從他別後心事萬千，我欲盡寫那取長箋；略略寫些大綱，教他放下心寬。欲將兩字報平安，等不得封皮淚乾。

〔前腔〕（小生）兒今拜別辭娘去遠，急忙便走，自覺步履不前？（旦）我兒去了，如何又轉來？（小生）欲言心事，教我珠淚漣漣！（旦）有何心事？（小生）未審爹爹幾時還，誰把我娘親看管？

〔前腔〕（旦）我辛勤慣歷，吃盡萬千；你若掛心怎得爹見。與我仔細遍尋，莫憚長遠，直須尋見父方還，莫爲娘行便轉。

〔前腔〕（小生）今日兒去愁懷萬千，有人問起孩兒，只說孩兒赴任之官。（旦）爲何？（小生）恐張家賊子又逞兇頑，若還中路稍遲延，只恐孩兒不免。

〔尾聲〕傷心只得强分散，兩下裏懸懸望眼，何日母子夫妻一處歡？

〔哭相思〕（旦）莫爲娘行便轉歸。（小生）勸娘寬心莫思㊀兒，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遷㊁別共生離。（小生下）

〔前腔〕（旦）兒去也淚雙垂，兒行千里母心隨；教娘望斷南來雁，一日思兒十二時。（下）

第三十齣（生上）㊂

㊀ 富作「憂」。 ㊁ 富作「死」。 ㊂ 富無「上」，「生」在「西地錦」下。

(西地錦)天恩大佈均瞻仰：喜一身幸脫羅網，彩鳳朝啣五色書，陽春忽佈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思故里，意遲躕；咫尺天涯音信稀！可憐收錄恩難報，刻骨銘心不敢違。小生幸遇天恩，欲回故里，不免請李員外出來拜辭而去，言之未已，員外早到。(外上)幾載相看勝嫡親，笑談詩酒樂晨昏；今朝又向陽關別，唱徹驪駒不忍聞。(見介)(生)多蒙大恩感之不盡，得遇恩宥，欲歸故鄉。(外)你要回去，敢是家下有慢先生，故此思歸。(生)恩深難報，何出此言？(外)先生一向在此情投契合，正好盤桓；意欲屈留幾日，爭奈你離家日久，故此不敢強留。(生)小生有拙詞一帖，名曰鶯啼序，送與員外留爲後會表照。(外)多謝佳章！我有白金十兩奉爲路費。(生)重承厚賜，何以克當。

(錦堂月)命蹇時乖，萍蹤梗跡，多蒙大恩提攜，此身生還，沒齒怎忘恩義！便待要結草啣環，更未卜何時重會？(合)分別去，冷落書齋，朝夕與誰相對？

(前腔)(外)應知數載蝸居，相看淡薄斯文，彼此相會契合情投，臨岐怎忍分袂！但願你早到家園，親骨肉仍同歡會。(合前)

(僥僥令)(生)恩多難撇漾，欲去意遲遲；只恐水遠山遙難相會，欲報還深恩知甚日？

(尾聲)蕭蕭行李西風裏，西出陽關無故知，如㊀遇鱗鴻寄便書。

此別恨綿綿，恩多難盡言；
不辭千里遠，保重到家園！

第三十一齣(小生上)㊁

(縷縷金)蒙娘命去尋親，奔波涉遠水，好艱辛！來到鄂州界，人烟相近，向人前刺血寫經文，殷懃問緣因，殷懃問緣因。周瑞隆承母命來尋父親，此處已是鄂州界上，人煙湊集，不免上前刺血寫經。

(拋諵子)刺血寫經結良因，七軸蓮花字字新，身體髮膚受父母，毀傷身已爲尋親。(合)南無佛阿彌陀佛！(外)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不教子孫愚，可道人着地而坐，你在此怎麼？(小生)小道刺血寫經的。(外)刺一字要幾文錢？(小生)

㊀ 富無「如」。　㊁ 富無「上」「小生」在「縷縷金」下。

〔前腔〕休言一字値千金，刺血寫經有來因；父母在堂不恭敬，何用靈山見世尊。（合前）（外）你家住在何處？（小生）

〔前腔〕小道家住本河南，涉水登山有萬千；刺血寫經心自苦，尋親到此萬般難。（合前）

〔香柳娘〕（外）你刺血寫經，刺血寫經，歡喜敬承三寶；緣何未寫先有悽愴貌？看出家人做作，看出家人做作，只合散誕與逍遙，還般哭號淘。若惜疼怕痛，若惜疼怕痛，別作生涯計較，何須苦惱？ 我且問你，爲何不曾刺破先啼哭起來。（小生）小子不是刺血寫經的，只爲尋父親不見，將此做行頭。（外）你父親那府人氏？（小生）

〔前腔〕開封府住居，開封府住居（外）你父親離家幾時了？（小生）離家二十年了，（外）姓甚名誰？（小生）周羽姓名，維翰是表。（外）爲甚事到此？（小生）被人陷害，被人陷害母親泣別時，我小子阿 七個月娘懷裏。（外）後來怎麽？（小生）別後生下小子呵！教讀書應舉，教讀書應舉，秉官尋父親，都是母親教道。（外）敢問門㊀下尊諱？（小生）學生周瑞隆，今科得中第九名進士。（外）原來是位大人失敬了。你令尊周維翰在我家二十餘年，今遇天恩大赦，辭別老夫回去了，早來得一兩日也得相見。（小生）既然如此，待我趕上去。（外）休要急性，你是他背生之子，路上相逢，皆不認得，留一本臺稿集，是令尊賜我的，今送與你，沿途看去，有人認此詩還就是你父親了。（小生）多謝了大恩人，請上拜謝！

〔淸江引〕嚴父在府，謝你週全不小。粉骨碎身恩難報；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合）尋親見了，骨肉團圓歡笑。

〔前腔〕（外）令尊在此留詩稿，離寒家不久，休焦燥！你秉官尋父親，憐伊受劬勞。（合前）

伊父飄零二十年，荷蒙收錄得週全；
分明指與平川路，莫把忠言作惡言。

第三十二齣（生上）㊁

〔縷縷金〕家鄉遠路途賒，多行十數里，不覺又黃昏。鼓角聲悲，咽斷柴門。此間投一宿奔前程；途中寂寞暗消魂，寂寞暗消魂。江

㊀ 原作「足」。 ㊁ 原無「上」「生」在「縷縷金」下。

靜瀾初落，林音障未開；暗香浮動處，應是嶺頭梅。天色已晚，此間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店主人有麼？（丑）門庭洒掃絕埃塵，月色風光照四鄰；門外大書天下館，家中安歇四方人。那個？㊀（生）我是投宿的。（丑）來晚了，沒有房子。（生）年老行不上，以此晚了。（丑）還有什麼人？（生）單身又無行李，但得一席之地便可安身。（丑）裏邊有一間書房，你且進來㊁睡了罷。（下）（生）多謝，正是一覺放開心地穩，夢魂從此到陽臺。

（睡介）（小生上）

（前腔）心悒怏，好艱辛，孤村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此間一宿店，投奔好㊂安身。思親回首望孤雲，回首望孤雲，疊疊遙山望白雲；疎疎微雨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離人也斷魂。自家來到鄂州界，得遇李員外說，我父親回去了，趕上來多行幾步路，不覺天晚，不免此間借宿一宵。店主人有麼？（丑上）誰人？（小生）是借宿的。（丑）來遲了，沒有所在。（小生）單身又無行李，但得一席之地便可安身。（丑）裏面書房裏有一個老客長，你與他同睡何如？㊃（小生）多謝店主人，有火借些。（丑）有。（小生）正是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下）（小生）三冬客旅嘆苦辛；抱膝燈前影作身；暗想家中人夜坐，沉吟憶着遠行人。蒙李員外與我一本臺獅集，乃是我爹爹所作。天呵！周瑞隆必得父親詩一本，帶得母親書一封，只見二親筆跡，不見二親之面，好傷感人也！

（駐馬聽）梗跡蓬飄，跋涉山川豈憚勞，只爲尋親到此，母親懸望，目斷魂消。悽惶兩字在懷抱，不眠愁對孤燈照，誰與我伴寂寥？惟有隨身瘦影與我不相拋。我心上有事睡不着，他心上無事這等好睡。

（前腔）富逸心驕，熟睡鼾齁無事老。他那裏安然穩睡，高枕無憂，共樂滔滔。事不關心一任自清高，關心者亂添煩惱。一般爲客在今宵，如何兩般煩惱教我痛不了！（生）這人不達時務，行路辛苦，圖覺好睡，只管絮絮叨叨，豈不聞食不語，寢不言。（小生）是小生不是了。（生）不是你不是，到是我不是？（小生）好沒來由，他自睡，我自睡，被他搶白了這一場，也不要怪他，這是我命該如此！李員外與我臺獅集，連日在路不曾看得，今晚燈前展開看一看。（念介）幾載藏名避世家，半生逃死客天涯；當時不遇孫賓石，應對東風怨落花。這是東漢趙岐的故事，被他人陷害，逃於北海，幸得孫賓石收錄，我父親得李員外收錄，感此意作此詩。

（前腔）寫怨揮毫，不是逢人作解嘲，似孔明吟梁甫，趙岐危迍，屈子作離騷。二十年離恨可知道，筆端寫不盡淒涼調，好笑我母

㊀ 富上二字作「誰人。」　㊁ 富無上二字。　㊂ 富作「且。」　㊃ 富上二字作「便了。」

親周瑞隆十二十三不省人事，十五十六也知人事，那時不教我尋父親，今日叫我尋却不遲了。情況最難熬，早一日尋親兒了，免得受煎熬。

更深夜靜神思困倦，不免睡了罷；正是，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睡介）（生）正是愁人莫與愁人說，說與愁人展轉愁。我正睡之間，

聽得小客語言，好似河南人聲音，又說什麼蕙娘集，這是我做來送與李員外的，如何到在他手裏？他如今睡了，待我起來看一看。（看驚介）

〔忒忒令〕這詩集是我親手做來，不審他緣何收在？且住，若是李員外家中之人，一個個都是我認得的，且待我將燈照㊁看是那一個呀？！

覷着他龐兒俊，似我妻厮類，試將他語言猜，他㊂䩄似開封府，這因由怎解？

〔前腔〕（小生醒介）你爲人眞個好呆，不肯睡，只管驚怪，有何事將人忎懟？你起初可不道來，却不道，食不言，寢不語，將人好夢

驚回！（生）小客長休怪，方纔我聽得你言語好似我河南開封府聲音，以此冒犯。（小生）小生正是開封府人。（生）老夫也是開封府人，正是鄉

人遇鄉人，（小生）不覺也動情。老客長請坐過來講一講！（生）我如今要㊂回去，不知小客長何往？（小生）也要回家。（生）既然如此，做一

個伴兒同行。（小生）長者高姓？（生）

〔園林好〕念我是周羽秀才，（小生）家中有什麼人？（生）妻郭氏臨別懷胎，㊃（小生）貴表？（生）表字維翰相代；（小生）離家

幾時了？（生）離家有二十載，離家有二十載。

〔前腔〕（小生）聽原因令人可哀，呀！㊄你是我的爹爹了。㊅（生）我沒有孩兒，你不要認差了。（小生）我是背生兒逆天罪大，（生）

你既是我背生兒，叫什麼名字？（小生）叫周瑞隆。（生）原來果然是我孩兒，我兒！（抱哭介）（小生）二十年教爹爹飄敗，不厮見淚

盈腮，相見後淚盈腮。

〔江兒水〕（生）憶昔當年別，方纔在母懷，如今已有二十載！兒今成人身長大，但你爹娘兩下愁無奈。我幸遇恩人相待，想你

娘親必受十分狼狽。

〔前腔〕（小生）爹陷他鄉外，娘親受苦哉，只因張敏厮禁害。（生）張敏無狀，你母親立志何如？（小生）要保全孩兒甘寧耐，（生）

㊀ 富無上三字。 ㊁ 富作「音」。 ㊂ 富作「也」。 ㊃ 富上二字作「抱胞」。 ㊄ 富無「呀」。 ㊅ 富無「了」。

怎麼絕得那寃家之念？（小生）把花容割破方得他心改。（生）割破了面皮好苦惱！何教你讀書麼？（小生）教子讀書登第，（生）你登第了，謝天地！（小生）棄職尋親萬里特來南海。

（五供養）（生）兒今大魁，懊恨你爹身流落天涯；只愁你娘做了別人婦，爹做了屍骸。誰想道守節婦教子成大才，背生兒尋父臨邊界！（合）提起當年事愁滿懷，骨肉相逢喜中變哀。

（前腔）（小生）我無錢欠財，刺血寫經走遍天涯，天憐兒受苦尋見父親來。爹須見兒心眼開，娘凝望見愁無奈。（合前）

（川撥棹）（生）彈珠淚我孩兒眞孝哉，若非你刺血寫經，若非你刺血寫經，父子們何由再會？苦娘親怎佈擺，苦娘親怎佈擺。

（前腔）（小生）娘也應知爹貌改。（生）把什麼爲憑揣在懷？（小生）乍見爺歡喜顏開，乍見爺歡喜顏開，頓忘了娘書在懷；舊啼痕方展開，新泪痕滴下來！

（臨江仙）二十年前多少事，離愁別恨休論！將書尋父我兒身，痛憐親骨肉，重返舊家門。（丑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號。你二人絮絮叨叨一晚，攪得各房都睡不着是何道理？（生）店主人實不相瞞，這是我背生兒，二十年不曾相見；今日偶在寶店相逢，不覺傷感，爲此驚動了列位。（丑）天下歡娛不及父子相會。今在我店中相逢，豈非異事。恭喜恭喜！（生）些須㈠房金請收下！（丑）多謝多謝！（生）店主人我且動問你，鄂州界上李員外，你可認得麼？（丑）我這裏店房，都是他的，怎麼不曉得？（生）原來如此，學生有一本書，煩店主人寄去，說道周維翰父子在店相會，千萬與我多多致意李員外。（丑）當得，當得。

百夢不如書一封。　　百書怎比一相逢；

今朝賸把銀釭照，　　猶恐相逢似㈡夢中。

第三十三齣（末上）㈢

（水底魚兒）開設茶坊聲名滿，四方煎茶得法；非咱胡調謊官員，來往招接日夜忙。盧同陸羽也來此處嚐，也來此處嚐。自家生

㈠當作「小」。　㈡當作「是」。　㈢當無「上」，「末」在「水底魚兒」上。

居柳市，業在茶坊；器皿精奇，鋪排洒落。招接的都是十洲三島客，應付的俱是四海五湖賓。來千去萬，耳邊廂聽了多少清談；小心奉承，眼面上頓成幾多歡喜。眞個是風流茶博士，瀟洒酒家人。恐有吃茶的來，不免在此伺候。（外上）

〔夜行船〕日永㊀黃堂無外事，潛蹤跡暗察民情；白叟休猜，黃童莫覷，遠㊁者斷無輕恕。山城無事早休衙，閑㊂逐東風看落花；行處莫教高喝道，恐驚林外野人家。下官范仲淹是也。本隨朝寶讚㊃閣侍㊄制；蒙聖恩除授河南開封府尹。廉㊅知河南一郡俗惡民頑，倚強淩弱，恃富欺貧。我如今扮作客商，改換衣裝，閑行市井之中，訪察民間之事。此間一所茶坊不免裏面一坐。茶博士那裏？（末）㊆客官可㊇是吃茶的。（外）你有什麼好茶拿來吃？（末）有茶在此。（外）此茶從何而來？（末）

〔好姐姐〕此茶十分細美，看烹來過如陸羽。一泉二泉試嚐君自知；休輕覷，路逢狹㊈客須呈劍，不是才人不獻詩。

〔前腔〕（外）此茶風生兩腋，要乘此清風歸去；三鍾四鍾非吾苦，要吃只愁取，蒼生命墮巓崖裏，地位淸高總不知。

〔前腔〕（淨上丑隨）我們醺醺醉歸，（丑）員外許多相公在此送。（淨）請了！多謝得諸公陪侍到茶坊，坐地好茶吃幾杯。（末）茶博士接員外！（丑）起去！（淨）茶博士奸茶且請張員外，醉倒王公舊酒壚。（末推外介）快起來㊉張員外來了，走開，走遠！（淨）這是什麼人？（末）是遠方買茶吃的。（淨）怎麼見我也不迴避？（末）遠方人不曉得員外的。（淨）既是不曉得的，你何⑪不與他說？可打這廝！（末）員外請茶！（淨）這茶不中吃，拿去。可惡！（末）小的本錢欠少。（淨）宋清他舊年領我多少銀子？（丑）領十個，還了二十個了。（淨）宋清再與他十個。（末）利錢望員外饒些。（淨）饒你些只還二十五個；明日來領，不來領要打！（末）曉得。（淨）走不動了，取轎來！（外走介）（淨）你這狗才，我起初饒了你，怎麼轉來，又捱我一捱，你來討死。宋清與我鎖了！你不認得我張⑫者？我本府知府范仲淹也讓我一馬頭。（外）范仲淹你也認得。（淨）前日在京中與我求玉帶，我就送兩三條與他。他只是這一兩日到任，我着人去接他去了。你若無體，取個帖子送到府裏驚怖你。（外）怎麼驚怖我？（丑）你⑭不曉我家火牢也有，水牢也有，張千慣會使計，那⑬朱清慣會殺人。你若無禮我就殺了你。（外）清天白

㊀富上二字作「清正。」　㊁富上六字作「使饑寒犯香決。」　㊂富作「閑。」　㊃富作「謹。」　㊄富無「侍。」　㊅富作「豈。」　㊆富下有「有。」　㊇富無「可。」　㊈富作「餓。」　㊉富上三字作「不好了」　⑪富作「也。」　⑫富無「張。」　⑬富無「你。」　⑭富作「我。」

日離道殺人。（丑）爺爺殺你一個，我也曾殺幾個人過！我怕那個，拿他家去！（外）我是嶄文人，拿我家去怎麼？（淨）既是嶄文人，饒他去罷，（末）茶博士送員外。（丑）去！（淨丑衆下）（外）茶博士他是那一鄉的員外。（末）不是中進士的員外，當地土豪稱爲員外。（外）怎麼這等强橫？你將他平日事情說與我知道。（末）小人不敢說，倘他知道小的身家就難保了。（外）不妨，你且說來。（末）

（孝順歌）張員外太不仁，家私巨萬把人併吞；（外）怎麼不與他爭論？（末）有錢可通神，誰敢與他相爭論？若有冒犯他的，拿到官府去。有甚麼十分打緊！（外）你爲何這等怕他？（末）量我小小茶坊，怎不容忍？多少人家被他陷作虀粉。（外）他的勾當可細說來！（末）若說他做作，教君不忍聞，（外）但說不妨。（末）若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外）你這裏有什麼人被他害了？

（前腔）㈠（末）有個周維翰家最貧，官差做夫身受窘；他有妻貌娉婷，無錢去告張敏。那張生喜欣，（外）敢是多要他些利錢？（末）將一紙文契去，把實契虛塡索錢甚緊；（外）可曾還他？（末）無可償還要他妻兒折准；（外）那婦人從也不從？（末）他守節不允情，又使機謀害人命。（外）又是那個吃他害了？（末）

（前腔）他一朝怒生嗔，把黃德枉殺身；把那尸首呵！擡在周家後門，誣告官司屈致他認。（外）那周羽怎麼了？（末）把他遠配雖㈡州，做了無主孤魂。休泄漏，這段情咱和你不安穩。（外）想是要擲他妻子，故下這般毒手。（末）

（前腔）要他妻子强逼婚，那佳人抵死不肯允；一朝把花容劃破，做㈢瘡痕方得離分。他有個背生孩兒，生得十分聰俊！（外）孩兒怎麼不與父親報仇？（末）方纔及第回來，那佳人教子尋㈣親。（外）周羽去幾年了？

（前腔）㈤（末）去了二十載沒信音，人來報說周羽存；若得著天憐憫，命他見父親，說起傷情！（外）當初怎麼不告？（末）那有廉吏淸官斷雪冤恨。（外）他做這樣歹事，再有何人被害？（末）說不盡爲富不仁。（外）多謝，采㈥三錢銀子在此。（末）多謝了。

（外）此人如果太奸豪，　天網恢恢豈可逃；

（末）不如閉口深藏舌，　到底安身處處牢。

㈠ 富「前腔」在「末」下。

㈡ 富作「邕」。

㈢ 富下有「了」。

㈣ 富下作「成」。

㈤ 富「前腔」在「末」下。

（末下）（外吊場）有名豈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開封府封丘縣有此等頑民，下官怎麼不懲治他？叫左右拿公服到公館去！（末拿袍帶上介）（開門介）（外）叫地方！（丑見介）（外）我問你地方上有個張敏麼？（丑）有。（外）他平日有什麼惡跡？從實說來，不可隱瞞。（丑）他倚恃土㊀官名分，廣壞巧取人財；飢荒穀米價高擡，私蓋牢獄杻械。强佔民人妻女，故殺人命埋衰；把持官府也忒跋，㊁爺爺拿下與萬民除害。（外）叫左右與我快拿來！（末應介）（朝內叫介）張員外在家麼？（內）是誰？（末）本府范爺請！（淨）上來了。叫宋清快牽羊担酒，去賀太爺，叫張千送帖子。（末）稟老爺張敏正來賀老爺。（外）他進來之時，把大門閉了，着他低頭進來見我。（末）員外！裏渦太爺了，着你低頭進去相見。（淨）作怪，每常太守待我出來迎接，這個太守教我低頭進來㊂？待我進去。張敏拜賀老爺！（外）咄！擡起頭來。（淨）不敢呀！就是㊃茶坊裏見過的。㊄（外）叫左右剝了他的衣服。（淨科）㊅（外）你是什麼人，敢戴大帽？（淨）遮陰而已。（外）你怎麼騎馬出入？（淨）代步㊆而已。（外）你怎麼蓋畫簷滴水房子？（淨）門面而已。（外）你怎麼私置牢獄？（淨）禁治而已。（外）你怎麼强佔人妻？（淨）高興而已。（外）你家日日鳴鑼擊鼓，（淨）作樂而已。（外）你怎麼私剝耕牛？（淨）當小菜而已。（外）我且問你，二十年前故殺隣人黃德保正，誣陷周羽可是實情麼？（淨）這些小事，已經大赦，也問我不得了。（外）這廝還要調嘴，人命大事，十惡不赦，好好快供上來。（淨）

〔普天樂〕供狀人名張敏，年四十圖家慶；自不合强佔民田高擡米價，又不合逼人家女子婚配，私蓋牢獄將人禁。是此供招，並無一字虛認。（外）他的妻子怎麼不拿來！（末）出家去了。（外）這也罷了，把張敏家私給散與被害之人。把張敏上了枷，待我申奏朝廷，候旨發落。

〔五馬江兒水〕天網疎而不漏，張敏這廝呵！你爲人太不悛，從前作過，赦後結冤，萬剮凌遲誰見憐？（合）休想再生還，押配儋㊇州路遠，如履深淵。

〔前腔〕（淨）自小生來豪傑，家中頗有錢；誰想今朝受罪，多與盤纏好酒請咱吃幾碗。（合前）

張敏爲人毒太多，天網恢恢怎㊈恕他；
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

㊀ 富作「冒」。 ㊁ 富上三字作「不良才」。 ㊂ 富作「去」。 ㊃ 富下三字作「前日」。 ㊄ 富上二字作「的老兒」。 ㊅ 富下有「介」。 ㊆ 富作「待」。 ㊇ 富作「崖」。 ㊈ 富作「豈」。

第三十四齣（旦上）㊀

〔破陣子〕幾載離夫別子，終朝少喜多憂；爲怕愁來眉不掃，却被愁來白了頭，凝眸兩泪流。受屈飄零海角，尋親應到天涯；此行見否事如賒，獨守誰憐孤寡。空把柴門倚偏，黃昏數盡歸鴉；敢因反哺不還家，游子未歸膝下。奴家數子尋親離家半年，並無音信回來，知我孩兒安否若㊁何？知我丈夫存亡如何？教奴家睡寢不寧。昨夜燈花結蕊，今朝喜鵲聲喧，不知喜從何來？

〔剔銀燈〕蟢鵲噪何喜可報，莫不是爺兒歸早？牛郎織女伊通報，一歲裏一度河橋。聽噪，一聲聲漸高，有何事即忙便到。

〔掛眞兒〕（生小生上）跋涉山川知幾許？今朝喜見故園桃李！此間已是自家門首，孩兒你先進去！（小生見旦介）孩兒回來了。（小生）爹爹在外面。（生旦見哭介）

〔哭相思〕誰料今朝重廝見，似珠還合浦鏡重圓。（生）自別家鄉二十年，脫離災難荷天㊂憐。（旦）今朝喜得重相見，（小生）滿爐明香拜謝天。（生）深虧娘子守節教子成名，感激不盡！（旦）想起當年分別，只道夫妻沒有相見之日，今朝又得團圓一家，猶如再生。（小生）爹爹母親請坐，待孩兒拜見。（生旦）行路辛苦，不須拜罷。（小生）

〔刮鼓令〕兒不孝有罪，嘆當初在娘懷抱裏；恨殺仇人張敏，起謀心將惡計施；陷父配邊隅，逼勒母親偕伉儷。要全節義，捐芳姿，家無主，囊又虛，朝思暮想鎖雙眉。今日裏重再會，一家門裏喜無虞。

〔前腔〕（生）思昔日困危，被官差去築堤；只爲無錢支應將妻約張家去告取。因見我嬌妻，誰知從此起禍危！虛塡錢數忝非爲，殺人命誣陷；取官司不辯是和非，屈招罪遠配離，今朝裏得返鄉閭。

〔太平令〕（末上）㊃牽奏丹墀，節孝情詞已備；知都堂勅令臨邊地，辦香案秉威儀。

〔前腔〕（生）家本寒微，受祿無功，空自愧多蒙保奏。承恩庇勞使臣到寒居。（末）聖旨已到，跪聽宣讀！皇帝詔曰，「朕惟教化者，刑政之本；刑政者，輔治之基。今有河南府開封府知府范仲淹奏聞：臬縣知縣周瑞隆有母郭氏，早相夫同受甘苦，夫遭陷而奮不顧身。勢逼臨危，毀容

㊀ 富「旦上」二字在「破陣子」下。　㊁ 富作「如」。　㊂ 富上二字作「得辭」。　㊃ 富無「上」。

以全節;課書教子,棄職而尋親。同歸故里,能復父仇。此人情所難,朕實嘉焉!張敏懷狼虎㊀之心,合當處斬,已㊁經赦宥,遠配萬里爲民。周瑞隆陞鄂州府知府,父周羽封封丘縣尹,母郭氏封貞潔宜人。各加褒異,以厲風俗。仍㊂賜冠帶,以榮終身。毋負㊃朕意!望闕謝恩!(生旦小生)萬歲!㊄天使大人請坐待茶!(末)不勞。(下)(衆合)

〔大環着〕㊅感慈親教子,感慈親教子,跋陟山川遠尋取;千辛萬苦皆經歷。刺血寫因依,去鄂州界裏,感得恩人與父臺卿集。偶來旅邸,父子相逢,一日眞奇異!喜重相會,從今暮樂朝歡,休把良辰費。爲富不仁,今已遭邊配,方遂吾心意。

〔尾聲〕㊆一還一報君須記,古往今來放過誰?賢者賢來,愚者愚。

尋親記下㊇終

㊀ 富上二字作「豨豭。」 ㊁ 富作「以。」 ㊂ 富上二字作「化寵。」 ㊃ 富作「辜。」 ㊄ 富下有「萬歲!萬歲!」 ㊅ 富下有「小生。」 ㊆ 富下有「合。」 ㊇ 富上四字作「四卷。」

李氏雜述（下）

明・李贄撰

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頂。至大至高，唯佛爲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自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修，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爲了義之密經，此修爲證明之密修，此佛爲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死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於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卽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卽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之色。謂衆色卽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豈可哉！由此觀之，眞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眞空之苦。謂眞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眞空不能除滅衆苦又豈可哉。蓋旣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衆苦熾然生，而眞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眞空未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界。證入此者，謂之自在菩薩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者，皆誑語矣。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卽以娑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邪？故謂娑婆世界，卽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卽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

得樂，又誰肯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罣礙，無恐怖，無顚倒夢想。非有苦有罣礙有恐怖有顚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强以爲無苦集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强以爲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義。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恐人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願，即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見佛耳。不患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薩。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興假慈悲，殆矣。

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無明。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己心地者，以爲吾之眞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祗緣色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完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之眞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卽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之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眞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既也，反以爲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即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眞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眞空即在此明白之中，而眞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眞空亦即在此晦暗之中，而眞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眞空，特地結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本欲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蓋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既以妄色妄想相交雜而爲身，於是攀緣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於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於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眞心也。而以相爲心可與，是自迷也。既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諸擾擾相，而爲空之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於爲空之一念。始於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既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幷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眞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邪？心相既總是眞心中所現物，眞心豈果在色身之內邪？夫諸相總是吾眞心中一點物，即浮漚總大海中一點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點泡，則眞心亦可以空却一點相矣。何自迷乎？比類以觀，則晦昧爲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眞心既已包却色身，泊一切

山河虛空大地諸有爲相矣，則以相爲心，以心爲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鶩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於念佛之外，復覓第一義諦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宜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一乘者，亦均之爲權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仰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峰和尚，謂學道眞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誤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眞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眞，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參禪總歸大海，無容着脣吻處也。

征途與共後語

弱侯之言，蓋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勇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謂得，眞不少也。則即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間功名富貴，最易埋沒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名之累。況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悅於人，而肯究心生死，視人世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於世也。蓋生死念頭，尚未萌動。故世間參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奇也。我願弱侯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侯敍中語，以與侯商何如？侯謂學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引伯牙以爲證，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余實不然之。夫伯牙於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必不可已，則宜竊日夜以教之操，何可移之海濱無人之境，寂寞不見之地，直與世之矇者等，則又烏用成連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於海，而必之於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蓋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於成連。所謂音在於是，偶觸而即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矇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即契。伯牙唯學，故至於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於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於絕海之濱，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蓋出於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矇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聽有所不聞，一擊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侯如居海上者，於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眞可與共，則顯扦以此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既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即學即達，即下即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即下學，便以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即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即學求達，當如前詰。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尤爲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即學即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夫眞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非也，離學者亦非，即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即學即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於言意之中也？今觀洒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達乎其生，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於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上達，則爲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間，曰其殆庶幾，况他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惟天知者，信痛悼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爲仁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棄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爲仁知，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慨嘆於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雨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切須記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究竟堅固不壞，是眞實語，是虛謬語，是誑人語？若誑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取！

讀若無寄母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纔出家去。你今要遠

去等我死了遲不遲，若無答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會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邪？況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使他流落不肖，爲人笑恥。當此之時，你要脩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眞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住金剛，金剛不靜，更住何處邪？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汝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境，當住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眞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顚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眞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若無張掛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眞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眞佛，卽是眞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眞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溼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

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於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嘗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即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於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莊純夫於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婿，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即有 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辯，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至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於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邪？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爲此傳，而連賚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於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時多病，食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沉於二氏，然愛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檗，能以氣向人乎？唯恨楚空兄**

早逝耳。三日前，得楚空長郎汝念書，汝念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爲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適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壻汝思。　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爲明玉書法語

萬壽寺僧明玉，事溫陵李長者日久矣。長者本爲出世故來此，然世人方履人間世，日夜整頓人世事，尚無休時，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雖出家兒猶然，何況在家者！且長者性方行獨，身世孤單，生平不愛見俗人聞俗語，以故身世益孤，唯愛讀書。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輒自感慨流涕。故亦時時喜聞人世忠義事。不但以出世故來見長者，長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真正的實忠義事來告，長者亦無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興福寺開山第一祖無用事告長者，云：興福寺古刹也。無用，方僧也。無用遊方，來至其寺，憫寺僧之衰殘，忿居民之侵害，持竹鎗，連結果一十七條性命，然後走縣自明，詣獄請死。縣令憐之，欲爲出脫。無用不從，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護法，以死衛衆，遂以此僧爲開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規程，不敢少犯。長者聞之，歡喜無量，叫明玉而言曰：爾莫輕易說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即眞孝子矣。若在國，則眞忠臣矣。若在朋友，則眞義士矣。能肯學道參禪，則眞出世丈夫，爲天人師佛矣，可輕易也耶？蓋天地間，只有此一副眞骨頭耳。不問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無不成辦也。明玉之告長者，并長者之語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爲興福寺直歲僧來求法語於余。余因以得聞長者之語，遂語明玉曰：即此是法語矣，又何求乎？苟直歲僧聞此語，別能念祖德也，繼繼繩繩，山門不墜矣。苟合寺僧聞此語，則毋忘祖功也，歲歲年年，規程一如矣。況因此得聞長者之風，頓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即以此語登之於軸，懸之於直寺方丈之室，庶幾合寺僧衆，雲遊道侶，過而讀焉，或有眞正骨頭者，急來報我。我將攜以見長者，俾長者不至孤單也。

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源三結義。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況公皈依三寶，於金仙氏爲護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輩導師哉！某也四方行遊，敢曰以公爲逑。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尙之，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議絕世之談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而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趺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直頂穿山穴。石崖自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世音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向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即此三坐上方，逕遞透迤，或隱或現，或續或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往來其間。用心如意變出，用上好顏料裝成，即有賞，不則明告佛菩薩，即汝罰也。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太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教處士曰：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慈容，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爲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眞身，自然出現，可使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即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鎖須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眇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教。像之面目，有些不平整。和尚每見，輒嘆以爲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嘆在驪黃之外也？衆佛實不知故。因和尚歸方丈，即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女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顫手搖，即答云：非某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亦在旁，代啟和尚曰：比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亦可不改正乎？和尚忻然矣曰：爾等怎解此個道理！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善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間菩薩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今之假名道學是也。活動者眞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適居士楊定見攜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洗，因覆一莖草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眞不。蓋必眞，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草，磁石不引曲鍼，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草來投之。一投即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眞矣。此非我喜眞也。佛是一團眞者。故世有眞人，然後知有眞佛。有眞佛，故自然愛此眞人也。唯眞識眞，唯眞逼眞，唯眞念眞，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眞石；我亦愛此眞石也！不但我愛此眞石，即此一粒眞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眞，而不欲人以腐草誣之以爲不眞也。使此眞石，遇腐人投腐草，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眞，畢竟死於

爲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既胎已就，處士長跪合掌而言曰：請和尙寄安五臟。和尙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即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靈。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死，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尙曰：我還褁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魑魅匠，魑魅僧，巧立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即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和尙閒步廊下，見粧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嘆曰：只這一塊泥坨，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孰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坨土塊乎？任爾千言萬語，千勸萬論，非聾即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尙，請曰：和尙以人爲土，人聞之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人爲不如土木，則其以和尙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也？然其實眞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尙嘗嘆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生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嘆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艸木，又豈禽獸艸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愼矣。一不愼即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龍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月日，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雖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修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縱此心竊恐不敢有犯，而衆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即罪同丘山；或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爲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

嚴。慈以憫衆生之愚，願棄小過而不錄；嚴以待後日之謫，姑准自改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滌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又告

切以誦經者，所以明心見性；禮懺者，所以革舊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歲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終。自有芝佛院以來，龍潭僧到今，不知凡幾誦，而凡幾懺矣。而心地竟不明，罪過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尙，爲塔屋於茲院之山，以爲他年歸成之所。又欲安期勸衆，禮懺誦經，以爲非痛加懺悔則誦念爲虛文，非專精念誦則禮懺爲徒說。故此兩事，僧所兼修，則此會期僧家常事也。若以兩者，目爲希奇；則是常儀翻成曠典，如何可責以寡過省愆之道，望以明心見性之理乎？謂宜於每歲十月，通以爲常。否則每一期會；必先起念。先起念已，然後舉事。既舉事已，然後募化。既募化已，然後成就。如此艱辛，謂之曠典，不亦宜乎？從今以後，不如先期募化有緣善薩，隨其多寡，以爲資糧。但得二時無饑，即可百日聚首。於是有僧常覺，慨然任之。不辭酷烈之暑，時遊有道之門。不憚跋涉之勤，日履上巫之室。升合不問，隨其願力，無不頓發菩提妙心，擔荷而來。因其齋糧，可使隨獲菩提妙果，誦經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收善報；禮佛者懺罪，而施主以粒米遂廣福田。不唯衆僧不致虛度，雖衆施主，亦免唐捐。常覺之功，不既鴻乎！但如此歲歲年年，則衆僧有福，施主有福，常覺亦有福。恐以我爲妄語，故告佛使明知之。

禮誦藥師告文

余兩年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年，巳是死期。既是死期，便與以死，乃爲正理。如何不賜我死，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至死，尙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於自在快活也。若我則該死之人，壽至古稀；一可死也；無益於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緣，如我則絕無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卽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王佛，發大弘願，救拔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尙於是普告大衆，越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諷藥師經一部四十九卷，爲我祈求免病。想佛願弘深，決不虛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聽也；非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衆爲我誠心念誦，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九部。嗚呼！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衆之殷勤，不可謂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寧，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移住上院邊廈告文

龍湖芝佛陀佛殿之後，因山蓋屋，以爲卓吾藏骨之室。蓋是屋時，卓吾和尙往湖廣會城，居士楊定見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爲之。逮和尙歸，又告神添蓋兩廂，及前廊邊兩廈。艸艸成屋，可居矣。和尙但念力出衆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面貌且有厚顏也。屋成，遂題扁懸其額曰阿彌陀佛殿。中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爲院僧三時念佛瞻像歸依之地。兩向廂房三間，塑起普陀懸崖，坐觀世音菩薩於崖石波濤之上，以顯急苦難大慈悲之力，使衆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間；中間塑韋馱尊者金像一軀，連座高九尺，專賴其擁護僧衆，使精勤者獲利益，怠惛者用一杵。故扁其額曰護法尊者之殿。而觀音則直書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字而已。殿之東西，供養達摩、伽藍二像。門樓北上，其神在上南向，則爲執金剛神，專聽護法尊者主使。有此種種慈悲威嚴佛菩薩眞容，則和尙借佛背後半間丈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尙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亦未敢謝土。何也？土木之攻未得止，則動土之事尙有勞也。但欲擇日入居邊廈，不得不告。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和尙爲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爲已足，九部經於今日是爲已完。誦經方至兩部，我喘病即減九分。再誦未及四部，我忍口便能齋素。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痊，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雖諷經衆僧，虔恪無比。實藥王菩薩憐憫重深，和尙不勝禮謝禱告之至！和尙再告：有小僧常通，見藥師如來即愈我疾，亦便發心，隨壇接諷，祈痛口之速合，乃無粥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請大衆諷經一部。嗚呼！佛乃三界之大父，豈以僧無可取而遂棄之。況我實賭佛之的嗣，又豈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雖非克肖，在僧中亦無大惡。鐃磬齊臻，鼓鈸動響，經聲昭徹，佛力隨施。兩年未愈之痛，藥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爲此代懇，不勝瞻依！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通，爲因病痛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事：重念常通自從出家，即依三寶。叵耐兩年以來，痰瘤作祟，痛疼久纏，醫藥徒施，歲月曠效，咸謂必有寃業，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解除，須對法王懺悔。第顧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降臨於下地。歷觀前劫，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以爲高僧；俯念微軀，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

罔非愆尤。日增月增，無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將來當墮無間。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頓興灸艾分痛之眞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吏不再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卽非舊身。若已滅罪而更生，何異禽獸。倘再悔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悲，曲加湔刷，大雄大力，直爲洗除。法水暗消，瘡口自合。此蓋佛菩薩憫念保持之恩，與衆弟兄殷勤禮拜之致也。

安期告衆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務，皆是道場；所作不苟，薰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肯者苟且，須賴師長教督之耳。今師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愼，則所有事務令誰爲之？必至於廢弛荒散而已。倘賴一二徒子徒孫之賢者，自相協力，故龍湖僧院，得以維持到今。然中間不無偷惰成性，必待呼喚而後作者。或特頑不理，雖呼喚之而亦不爲者，未免有三等僧衆在內。則雖欲不荒散，終不可得矣。夫此間僧衆約有四十餘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孫，日益月增，漸久遂成大叢林。而皆相看不肯作務。則雖有一二賢者，其奈之何！况今正當一百二十日長期，大衆雲集，十方檀越，四海龍象，共來瞻禮者乎？爲此將本院僧衆，分爲三等，開列於後，庶勤惰昭然，務化惰爲勤，以成善事，報施主之德，助師長之化，結將來之果，咸在於茲矣。勤者龍象也；懶者，無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雖呼喚亦不作者，無恥也。皆賴賢師長委曲勸誘之。故有師長，則責師長。若師長亦無之奈何，則責韋馱尊者。尊者輕則一杵，重則三杵畢矣。尊者勿謂我太嚴也。唯佛至細至嚴，所以謂之大慈大悲。故經曰楞嚴，又曰華嚴。嚴者，所以成悲也。爾韋馱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澀，佛法不是腐爛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衆，余所親見者。其常川作務，不避寒暑勞苦極矣。第二等躱懶僧衆三名，第三等奸頑僧衆一名。此二等三等之衆，據我目見如此耳。若懶而能勤，頑而能順，卽爲賢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飯，無人作務。且人數雖多，皆非是作事務之人。則此十餘衆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月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唯爾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目今趺坐道上，則西方阿彌陀佛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人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無頓興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韋馱尊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寶杵矣。專修淨業者，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况觀音、勢至，咸唱導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啟

迪於吾後。懸崖千丈，友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達摩猶在東壁。誰無緩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識平生，雲長尤是護法伽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現普陀於眼底；上天有路，唯道無路，覩靈山在目中。十界同虛，判念便分龍虎；六臚寂靜，一棒抒殺獼猻。從茲繩繩繼繼，咸願師師濟濟。務同一念，莫有二心。則卓吾之廬，即是極樂淨土；龍湖上院，偏是華勝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相之能。故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並列，虔恭致齋，不酒不肉，殷勤設素，匪葷匪羶。唯茶果是陳，只蔬飯以供。名香必爇，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韋馱指麾。有惡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協贊，人神同欽。則爾士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告佛約束偈

龍湖芝佛上院，從新創立道場，上殿阿彌陀佛，下殿韋馱尊者，特地接引衆生，不是等閒作伴。觀音文殊普賢，悲智行願交參，從今皈依得地，皆賴信女善男。韋馱尊者何爲？寶杵當頭立斷；毫髮分明可畏，尤勿容易等閒。爲此與衆約束：不緊不嚴不慢。四時不須起蚤，黎明報鐘方好，清蚤金剛一卷，春夏秋冬一樣，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時爲然。休夏依時自恣，不是做古模賢。但記誦經念佛，緊閉門戶莫忽。恐惹閒人雜沓，致使誦念間歇。早晨報鐘甫畢，便入諸殿上香。上香必須鳴磬，磬動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罰跪半晌。大衆聞鐘齊起，急忙整頓衣裳。嗽洗諸事各訖，沙彌如前撞鐘。首衆即便領衆、以次合掌致恭。前後不得參差，先行拜禮韋馱，然後觀音上殿。虔恭禮拜一偏，上殿鋪設經卷，高聲跪誦金剛。誦罷齋畢何爲？依舊諷讀法華。每歲三冬無事，日日華嚴一卷。不許妄期抄化，擾害菩薩善良。但得二時粥飯，便當吃緊思量。如果粥飲不繼，沿門持鉢可也。但知聽其自至，便知爲僧便宜。爲僧不須富貴，富貴不須爲僧。爲僧爲巳生死，人死於巳何與？何必哀死弔喪？替人慶生賀旺？無故遨遊街市，及自上門上戶，不許赴請誦經，不許包攬經誦，不許諷誦玉經，公奪道人衣缽，不許私習應付，侵占萬壽僧飯，不許放債生利，不許買賤賣貴。一切富貴心腸，盡付龍湖流水。須知回頭無多，縱使忍饑不久。不聞衣祿分定，非人智力能求。何況一身一口，何必過計私憂！自謂是佛弟子，却學市井下流。自謂禪僧無比，獨坐高書上頭。猶然蠅蠅狗狗，無人替代爾羞。我勸諸人莫錯，快急念佛修福。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涼極樂。

二十分識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

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爲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而才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爲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卽識；仁卽才，勇卽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姜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死。費偉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路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敎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尙、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聲。偶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尙於此三者何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爲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向在黃安時，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道乾否？蓋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予謂爾此言是駡我邪？是贊我邪？若說是贊，則彼爲巨盜，我爲淸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不會如此稱贊人矣。若說是駡，則予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乎？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浙江南直隸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產，人物隩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爲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發遣囚繫遠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自若也。今幸 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衆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卽擒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淸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雜念不起，便是眞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姦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爲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邪？又設用之爲

虎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唯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爲盜也。余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乃以爲戲。予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戲。天下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年之話。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者也。某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或隱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絕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鸞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以彼識見，視世間一切大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者。意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四海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在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眞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覩者哉！今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則天下之西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甌至閩越，則古閩越地也。稍有稱東南海矣。廣東即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蓋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南可也。水又莫大於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西蕃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於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順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遞透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概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關幾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撰之地勢而論之，尙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

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於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於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於滇之西南，皆無義矣。其誰享之？嗚呼觀於四海之說，而後知世人之所見者小也。況四海之外哉！

八物

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為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為有心為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依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計推托，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唯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為德，又其常也。蓋十百千萬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吾見在小人者更為伶俐而可用也。或曰：先生既如此說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過嚴，而惡惡執怨也反過甚乎？予曰不然。我之惡惡雖嚴，然非實察其心術之微則不敢有惡也。縱已惡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當焉，則我之舊怨盡除，而親愛又隨之矣。若其人果賢，則初未嘗不稱道其賢，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實難，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曷敢怨也！是以人雖怨我，而欲害我報我者終少，則以我心之直故也。或曰：先生之愛才誠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廣，愛人太驟。其既也棄人太急而終之收錄人也亦太狹。曷不論定而後賞，勿以始廣而終狹乎？吁！不然也！夫人實難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則見以為廣。而真才難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則見以為狹耳。若其入眼即得，無復疑似，則終身不忘。始丘長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見而遂定終身之交，不得再試也。如楊定見，如劉近城，非至今相隨不舍，吾猶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難如一，利害

如一，毀譽如一，然後知其終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則予之廣取也固宜。設予不廣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篤實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楊定見有氣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若丘長孺之在麻城，則麻城諸俗惡輩直視之為敗家之子矣。吾謂周友山則世之所稱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則古今所稱伯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駮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長孺雖無益於世，然不可不謂之麒麟鳳凰瑞蘭芝草也。據長孺之為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雖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兒靠不得，雖自己之身亦終靠他不得。其為無用極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篤生，未易材者也。觀其不可得而親疏敬慢也，是豈尋常等倫可比邪？故予每以麟鳳芝蘭擬之，非過也。若楊定見二子者，譬則樓臺殿閣，未易動搖，有足貴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惡，又自明白。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權智太審也。夫人而專任權智，則可以生人，亦可以殺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予謂衡湘雖太樸，然心實細謹，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稱之為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譽衡湘也哉！嗚呼！此數公者，我固知之，而數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並用之邪？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數者然後可以用於世邪？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難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予但見麻城一時有此數人，便以為易易矣。不知我費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數人乎？若其他則在在皆有，時時可用，自不待費力以求之矣。猶之鳥獸艸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選取也。予既與諸侍者夜談至此。次日，偶讀升菴鳳賦，遂感而論之曰：書稱麟鳳，稱其出類也。夫麟鳳之希奇，實出鳥獸之類，亦猶芝草之秀異，實出草木之類也。雖曰希奇秀異，然亦何益於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間，本自有一種無益於世而可貴者，如世之所稱古董是邪？今觀古董之為物，於世何益也！夫聖賢之生，小大不同，未有無益於世者。苟有益，則雖服廂之牛，司晨之雞，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鳳賦而推廣之，列為八物，而鳥獸草木與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盡於是矣。八物伊何？曰：鳥獸草木；曰：樓臺殿閣；曰：芝草瑞蘭；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鳥獸草木之類夥矣，然無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則隨所取擇，總無棄物也。是一物也。

夫宮寺樓閣山舍茅廬，基址一也，而高低異；本植一也，而小大異；居處一也，而廣狹異。同是鄉人，而鄉不如，則以宮室衆產之良矣。譬之於鳥則賓鴻，於獸則獵犬，於草則圖老，於木則從繩，同於鳥獸草木，而又不同於鳥獸草木，則以其為鳥獸草木本類之獨著

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蘭馨香，小人所棄，君子所喜。設於世無君子，亦已譬之玩物，過目則已，何取於溫。譬之好音，過耳則已，何取於飽。然雖無取於溫飽，而不可不謂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奇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鬪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鬥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節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世之萬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瀾峯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爲不足珍；賢者好異，以布帛菽粟爲無異於人。唯大智大賢反是。故以其易飽易煖者自過吾之身，又以其同飽同煖者同過人之月。所謂易簡而得理，無爲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歟？直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馬牛麟鳳，俗眼視之，相去故甚遠也。然千里之駒，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鳳乎，雖至奇且異，亦奚以異爲也。士之任重致遠者大率類此。而世無伯樂，秖謂之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眞可嘅也！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殺人；能貧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趨者不倦。今世用人若知其害，而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決梁山泊以爲良田，而思無置水之處。劉貢父大聲叫曰：一梁山泊則可置此水矣。然則，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既以有害而不用矣將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見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見大地，物物賦成。布帛菽粟者，決不賁以羅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決不棄以異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時或汎濫崩衝；長江大河，實藉其舟楫輸灌。高樓涼殿，巍然煥然，誰不欲也。獨不有鳥獸魚龍與之咸若，山川草木亦令多識乎？器使之下，可使無不獲之夫。則知日月星辰，灼然兼照，眞可貴矣。此一物者，實用八物，要當以此物爲最也。今亦未見其人也。嗚呼！此八物，湯也，以爲藥，則氣血兼補，皆有益於身；以救世，則百工効用，皆有益於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於我也，彼無德於我也。雖有千金不傳之秘，長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娟人以惡之，而唯恐其勝已也已。吁！觀於八物之說，而後知世之用人者狹也。況加之娼嫉之人歟？

五死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欒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為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矣。是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是矣。是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於前兩者，然既忠於君矣，雖死有榮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為善死。若夫卧病房楊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蓋在世俗觀之，未免誇之為美談，呼之為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為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於牖下耳，何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為邪？丈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為。未有岑岑寂寂，卧病床褥間，扶柩推輦，埋於北邙之下；然後為得所死矣。蒼梧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為，然則，將何以死乎？計唯有做些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臼、聶政者，既不見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於床褥之間乎？且我已離鄉井，捐童僕，直來求買主於此矣。此間既無知已，無知已又何死也！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已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已者以洩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聞死來視我，切勿收我屍。是囑！

傷逝

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

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說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誠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復生戒，非慧離戒，慧出於戒，非慧滅戒。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釋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

此。汝大衆所知也。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衆所知也。若謂佛是戒，空成是佛縛，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則舍精舍，歸王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者哉？須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顆粒之施難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毛戴角，酬還信施，豈誑語邪？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須臾不戒，失足而殞。故知三千威儀，重於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強爲，於法不得不爾故也。毋曰：莫予覩也，便可閒居而縱恣。一時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一目十目，蓋千億目共視之矣。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鈴。一念不戒，鬼將誅之。旁觀而嗔者，非但一手十手，蓋千億手共指之矣。嚴而又嚴，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觀。坐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若不膽顫心寒，與犬豕其何異。行覓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魂飛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稱衲子。如水行舟，風浪便覆。如車行地，欹斜即敗。風浪誰作？覆沒自當。欹斜誰爲？顛仆自受。凡我大衆，其愼之哉！除年長久參者，無容贅示。間有新到比丘，未知慚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凡此大衆，幸各策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共成龍潭勝會可矣。

六度解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成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然須忍辱。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虛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不然，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既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六者始終不舍，如渡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然必須持戒忍辱以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即是前此禪定之人耳。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以此見生死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試看他靈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晚末，說道：何佛可成！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觀音問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秖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走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不敢與。予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尙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巳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于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於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尙欲留惑潤生，發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類。我願澹師似之。

又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卽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憒憒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比前二輩反在其後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眞實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貪生怕死，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於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爲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衆誦念經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爲之津送邪？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爲塔屋於龍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於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巳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爾澹師倡導，火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

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已。若滄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得衆人念佛而已。若滄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眞耳。若始初以怕死爲跟脚，則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個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世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於好名。名只在於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爲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爲患而決求以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眞眞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耶？然眞正學者亦自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自言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即是談佛。若悟談詩即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誤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強作，則不必。若眞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澄然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

願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娘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能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劫相失爺娘，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愼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答自信　絕頂之訣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也？試問自信者是信個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於不下個甚麼？於此最好參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得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着實參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眞實是第一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著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父母已生後，即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唯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唯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怕，非有死而強說不怕也。自古唯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於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愼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於詩學無分，祇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眞學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眞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淸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卽淸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淸淨本原，謂頑空無用之物，謂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値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爲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淸淨本原，卽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兎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淸淨也。淸淨者，本原淸淨，是以謂之淸淨本原也。豈待人淸淨之而後淸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裏膠靑。蓋謂之曰膠靑，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靑。膠靑與色合而爲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淸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淸淨本原已合於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淸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淸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雖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龜毛兎角，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謂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爲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卽時敗露，卽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淸淨法身，卽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卽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卽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

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即今念佛之人滿即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即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即報以天堂，作業之人滿即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狗，毒害者報以虎狼，分厘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即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則知三世即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記得爾言：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娘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娘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於爺娘，而人却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鳴與流涕也邪？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己爺娘，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結絕矣。蓋此爺孃是眞爺孃，非一向假爺孃可比也。假爺孃怕事，眞爺孃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親爺孃爲至尊無與對。唯親爺孃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親爺孃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孃，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孃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孃亦自在也。唯此爺孃情性大好，不肯強人耳。因後走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又

無明實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會。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既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參參。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末可愁。雖說莫愁末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尚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尚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若有佛，即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眞爺娘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眞也！眞爺娘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佛未嘗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擯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即星散，視之如讎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

無可奈何之極，然後舍却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倘貪着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蓋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然則，凡看經看敎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經敎之人，方是眞聰明大善知識之人。莫說看經看敎爲不可，只要看得瞥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目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

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世間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卽是相耳。今日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既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宛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强以爲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爲不見。是又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復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着空棄有，是着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眞爺娘，自無此等見識。然卽此見識，便是眞空妙智。

棄有着空則成頑空矣，卽所謂斷滅空也。卽今人所笑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既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頑者言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物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礙耳。其實我之眞空豈若是耶？唯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爲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參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眞空能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着諸祖一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敎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達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敎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卽成斷滅空。

眞空既能生萬法，則眞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眞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麼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爲不曾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心說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耳。既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既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內心自不喘，此眞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參參！

明因云：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念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即是徒弟，何疑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眞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豫約

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且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賴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是故豫爲之約。約曰我在則事體在我，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則敬我。汝等縱不德，人亦看不見也。我若無德，人則我慢。縱汝等眞實有德，人亦看不見也。所係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無愧耳。雖不能如古之高賢，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難及。故此間大賢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禮我。若我死後，人皆唯爾輩之觀矣。可復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終年修理佛殿，塑像請經，鑄鐘鞔鼓，幷早晚服事老人，一動一息，恐不得所。困忙忙然無有暇刻矣。今幸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後，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見我，只看見汝。則汝等一言一動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謹僧律，則人因汝敬，幷益敬我，反思我矣。不然，則豈但不汝敬，將我此龍湖上院即同興福等寺應付僧一樣看了也。其爲辱門敗種，寧空此院，當此塔無人守護可矣。吾爲此故，豫設戒約，付常融、常中、常守、懷捷、懷林、懷善、懷珠、懷玉等若餘幾衆。我死後無人管理，自宜遣之復還原處，不必強也。蓄年幼人須有本師管轄，方可成器。又我死後勢益淡薄，少年人或難當抵也。若能聽約，忍饑和衆，則雖十方賢者，亦宜留與共聚，况此數衆與下院之衆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趁早言之。

一早晚功課

具上院約束冊中不復再列

一早晚山門

山門照舊關鎖，非水火緊急，不得擅開；非熟客與檀越爲燒香禮拜來者，不得擅開。若爲看境而來，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盡在上院山門之外，任意請看，不勞敲門與開門也。遠者欲做飯吃，則過橋即是柳塘先生祠。看祠有僧，來客可辦柴米，令跟隨人役，燒茶煮飯。彼中自有鍋灶，亦不勞扣門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禮數，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禮儀

除挑水舂米作務照常外，其餘非禮佛即靜坐也，非看經即經行念佛也。俱是整頓僧衣，與接客等矣。豈可效鄉間老以爲無事，

便縱意自在乎？與其嬉笑，無事耻聆。此實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蟻，其立如柱，其止如釘。則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誰敢謾我？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銀則羅，無銀則化。化不出米，則化出飯。化不出飯，則化出粥。化不出粥，則化出菜。化不出菜，則端坐而餓死。此釋迦律儀也。不法釋迦而法積攢俗僧可乎？此時不肯餓死，後日又不飽死不病死乎？總有一日死，不必怕餓死也。既不怕餓死，又胡爲終日馳逐乎？是故不許輕易出門。除人家拜望禮節，與僧家無干，不必出門往看外，若稱要到某庵某處會我師父或師兄師弟者，皆不許。只許師父暫時到院相看。遠者留一宿，近者一飯即請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辦齋不許輕易入門相見。若無故而時常請假，欲往黃柏山，欲往東山，欲往維摩庵等處者，即時驅遣之去。寧可無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約之僧。寧可終身只四五衆，不可妄添不受約一人。夫既不許到師父住處矣，況俗家乎？如此，則終日鎖門，出門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閒，志意專一，久則自覺便宜，亦不耐煩見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試反而視世間僧，日日遨遊街市，當自汗流羞耻之。化他日之錢米，養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門，粧飾狗臉之行，與衙門口積年奚殊也？彼爲僧如是，我爲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體而亦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肯閉門靜坐乎？既終日閉門，亦自然無客。萬一有仕人或鄉先生來，不得不開門者。彼見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雖相見何妨耶？接鄉士夫則稱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學則稱先生。此其待之者重矣。若稱之以老爹相公，反輕之耳。且既爲佛子，又豈可與奴隸輩同口稱謦耶？我自重人自重我，我自輕人亦輕我。理之所必至也。閉門靜坐，寂然無聲，終年如此，神猶欽仰，何況於人！太上出世爲眞佛，其次亦不爲世人輕賤。我願足矣。區區藏屍塔屋，有守亦可，無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縣經過有公務者，自有下院衆人迎接，非守塔僧所當聞。若其眞實有高興，欲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等，始爲相稱。迎送務盡禮。談佛者呼之爲佛爺；講道學者呼之爲老先生，不講學不談佛，但其人有氣概欲見我塔者，則呼之爲老大人。五衆齊出與施禮，三衆即退而辦茶。唯留常融、懷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融隔坐，林傍坐，俱用漆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有問乃答，不問即默。安閒自在，從容應對。不敢慢之、不可敬之。敬之則必以我爲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晚佛燈

夫燈者所以繼明於晝夜，而並明於日月者也。故日能明於晝，而不能照重陰之下；月能明於夜，而不能照殿屋之中。所以繼日月之不照者非燈乎？故謂之曰日月燈明佛。蓋以佛譬日月燈，稱佛之如燈如日月也。日月有所不照，唯燈繼之，然後無所不照。非謂

日月可無而燈獨不可無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其義，以謂常明燈者但是燈光，而不復論有日月，乃晝夜然燈不息；則日月俱廢矣。非但月爲無用之光，而日亦爲無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燈於夜，晝則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燈於晦，望之前後十餘夜卽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唯鄰晦朔前後半餘月；然燈徹旦，以佛之常如燈也，則允矣。足稱日月燈明佛矣。

一早晚鐘鼓

夫山中之鐘鼓，卽軍中之號令，天中之雷霆也。雷霆一奮，則百穀草木皆甲拆，號令一宣，則百萬齊聲，山川震沸。山中鐘鼓，亦猶是也。未鳴之前，寂寥無聲，萬慮俱息。一鳴則蝶夢還周，耳目煥然，改觀易聽矣。縱有雜念，一擊遂忘；縱有愁思，一搥便廢；縱有狂志悅色，一聞音聲，皆不知何處去矣。不但爾山寺僧衆然也。遠者近者，孰不聞之？聞則自然悲仰，亦且同心易向，知身世之無幾，悟勞擾之無由矣。然則山中鐘鼓所係匪鮮淺也。可聽小沙彌輩任意亂敲乎？輕重疾徐，自有尺度。輕能令人喜，重能令人懼，疾能令人趨，徐能令人息，直與軍中號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輕乎哉！雖曰遠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聲音之道原與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寶而鐘鼓之音不清越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於先；又聽鐘鼓和鳴於清晨良宵之下。時時聞此，則時時熏心；朝朝暮暮聞此，則朝朝暮暮感悅。故有不待入門禮佛見僧而潛修頓改者，此鐘鼓之音爲之也。所係誠非細也。不然，我之撞鐘擊鼓如同兒戲；彼反怒其驚我眠而聒我耳，又令其生躁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後卽祀木主，以百日爲度。早晚俱燒香。唯中午供飯一盂，清茶一甌，豆豉少許，上懸琉璃。我平生不愛人哭哀哀，不愛人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丈夫漢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有此俗氣。況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世爲客，以死爲歸。歸家則喜而相慶，亦自謂得所而自慶也。又況至七八十而後歸，其爲慶幸益以無涯。若復有傷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豈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死而念佛相送，卽今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禮。生死一例。苟送客而哀興，豈不重離爲客耶？客既不樂，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嚀。非怕汝等哭也，恐傷我歸客之心也。唯當思我所嗜者。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鈔錄之書於供卓之右，而置常穿衣裳於供卓之左。早陳設，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三次祭祀。雖名爲祭祀，亦只是一飯一茶一少許豆豉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乾便收訖。

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肯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自在此落髮爲僧時，卽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者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人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也。不然，晉江雖遠，不過三千餘里，遣一僧持一金卽到矣。予豈惜此小費哉！不過以死自待，又欲他輩以死待我，則彼此兩無牽掛，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勞費，省江湖之風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勞苦則我心亦自愁苦，彼驚懼則我心亦自疑懼，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爲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願遣人往問之。其不肯遣人往問之者，正以絕之而使之不來也。莊純甫不曉我意，猶以世俗情禮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窮，來時必假借路費，借倩家人，非四十餘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審如此，則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莊純甫乎？故每每到此，則我不樂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復來故也。既不肯使之來此，又豈肯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肯遣人往彼，今日又豈可遣人往彼報死乎？何者？總之我死不在今日也。我死既不在今日，何謂封塔而乃以死待我也？則汝等之當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如生前，言語不苟，行事不苟，比舊更加謹愼，使人人咸曰龍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龍湖僧之不謬爲卓吾侍者也又如此，其爲喜悅我也甚矣！又何不以不復見我爲苦而生悲愴也？我之形雖不可復見，而我心則開卷卽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況讀其豫約，守其戒禁，則卓吾老子終日對面，十目視之，無有如其顯，十手指之，無有如其親者。又何必悲戀此一具瘦骨柴頭，以爲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屋，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別有維摩庵創建始末一書，寄北京與周友山矣。中間開載布施事頗詳悉。其未悉者，又開具緣簿中。先寄周友山於川中。二項兼查，則維摩庵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審，不得沒其實也。創建始末，尚有兩册，一册留龍湖上院爲照，一册以待篤實僧能堅守樓屋靜室者，然後當友山面前給與之。世間風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雖百姓亦難，何況出家之者。謹守淸規，莫亂收徒衆以爲能。縱不能學我一分半分，亦當學我一厘兩厘。何苦勞勞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尙爲有妻兒親眷等，衣食人情，逼迫無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銀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禍，天必刑之，難逃免也。周友山既捨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見交銀七十二兩與曾劉二家矣。可輕視之歟？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個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

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遊。稍長從薄宦於外，雖時時有敬我者，然亦皮膚麤淺視我耳。深知我者無如周友山。故我不還家，不復別往尋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爲知己死。何也？知己之難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使以所取座主爲親爺娘，終身不能忘。提學官取之爲案首，即以提學官爲恩師，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猶然如此，況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則我之不歸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既以不歸家病我，家中鄉里之人，又以不歸家爲我病。我心中只好自問自答曰：爾若知我，取我爲案首，我自歸矣，何必苦勸我歸也。然友山實是我師，匪但知我已也。彼其退藏之密，實老子之後一人。我自望之若跂，尤不欲歸也。爾等謹守我塔，長守清規。友山在世，定必護爾，爾等保無恐也。劉近城是信愛我者，與楊鳳里實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既學道，有端的知見，我無憂矣。雖不曾拜我爲師，彼知我不肯爲人師也。然已時時遣人走三十里問法。余雖欲不答得乎？彼以師禮默默事我，我縱不受半個徒弟於世間，亦難以不答其請。故凡答彼請教之書，彼以師稱我，我亦以澹然師答其稱，終不欲犯此不爲人師之戒也。嗚呼，不相見而相師，不獨師而彼此皆以師稱，亦異矣。於澹然稱師者，澹然已落髮爲佛子也。於衆位稱菩薩者，衆位皆在家，故稱菩薩也。然亦眞正是菩薩。家殷而門戶重，即親戚往來常禮，亦自無聞曠之期，安得時時聚首共談此事乎？不聚而談，則退而看經教，時時問話，皆有的據。此豈可以好名稱之。夫即使好名而後爲，已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況實在爲生死起念，早晚唯向佛門中勤渠拜請者乎？敬之敬之，亦以衆菩薩女身也。又是有親戚愛妬不等，生出閒言長語，不可耳聞也。猶然不一理會，只知埋頭學佛道，作出世人。況爾等出家兒，並無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耶？我有西方決，最說得親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須知此趣向，則有端的志氣矣。不然，雖曰修西方，亦是一句見成語耳。故念佛者定須看通了西方決，方爲眞修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佛也。見阿彌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可生也。見性者見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阿彌陀佛了，即是成佛了，亦無別有佛可成也。故修西方者總爲欲見佛耳。雖只得面見彼佛阿彌陀。然既常在佛之旁，又豈有不得見自己佛之理耶？時時目擊，時時耳聞，時時心領而意會，無雜學，無雜事，一日聽之，百日亦聽之，一刧伴之，百萬刧亦與之伴。心志純一，再無別有往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無有念佛一件直截不蹉者。是以大地衆生，咸知修習此一念也。然問之最聰明靈利肯念佛者，竟無一人曉了此意，則雖念佛何益。既不以成佛爲念，而妄謂佛是決不可成之物，則雖生西方欲以奚爲？縱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語。自然復生別想，欲往別處去矣，卻見佛猶不見也。故世之念佛修

西方者可笑也。決萬萬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不理，事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欲求生西方見佛，而時時聽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本願正經主意耳。以上雖說守塔事，而終之以修淨土要訣，蓋皆前賢之所未發，故詳列之，以爲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衆菩薩，見我涅槃，必定差人來看。夫諸菩薩甚難得。若善因者以一手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冢婦而養諸姑，皆嫁盡禮，不但各無間言，亦且咸得歡心。非其本性和平，眞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繡佛精舍，與其妹澹師窮究眞乘，必得見佛而後已。故我獨眞心敬重之。此皆爾等所熟聞。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遠事，或出傳說未可信也。爾等但說出家便是佛了，便過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蓋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爲好而後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後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從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既長而入學，卽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卽爲官管矣。棄官回家，卽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爲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只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旣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特以世人難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遊，其所遊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攝得我。故我於鄧鼎石初履縣時，雖身不敢到縣庭，然彼以禮帖來，我可無名帖答之乎？是以書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則太尊己。不敢曰治生，治生則自受縛。尋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則古今時時有之。目今郡邑誌書，稱名宦則必繼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賢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賢隱逸名流也。有賢公祖父母，則必有賢隱逸名流。書流寓則與公祖父母等稱賢矣。宦必有名乃紀，非名宦則不紀。故曰名宦。若流寓則不問可知其賢。故但曰流寓。蓋世未有不是大賢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平。蘇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郟縣，一葬穎州。不特是也，邵康節范陽人也，司馬君實陝西夏縣人也，而皆終身流寓洛陽，與白樂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謂非大賢上聖而能隨寓皆安者乎？是以不問而知其賢也。然既書流寓矣，又書客子：不已贅耶？蓋流而寓矣，非築室而居其地，則種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稱客子，則知其爲旅寓而非眞寓，如司馬公邵康節之流也。去住時日久近，皆未可知。縣公雖欲以父母臨我，亦未可得。旣

未得以父母臨我，則父母雖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書四字，而後作者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髮出家之爲愈。蓋落髮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別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鄉可以落髮，又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盡計校，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一日不吃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個眞孝子，是個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雖然，余之多事亦已極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潘陳呂皆入閣。高之掃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迕得全。高亦人傑哉！最苦者爲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并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予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於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爲郡守，即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駱最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我爲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爲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有已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爲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予嘗苦勸駱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攜家則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能，即爲賢者，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即裝聾啞，何須細問。蓋清謹勇往，只可責已，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我之清能亦不足爲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噫噫，孰知予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余得以薦人，必以駱爲薦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含垢忍恥，遊戲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廣之中庸，梁江總之頭黑，馮道之五代食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勝算，就此一著，已非上策。爾等安得知耶？故予嘗謂世間有三種人，決宜出家。非三種而出家，非避難，即無計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就吾之懶也。無足言也。三種者何？蓋世有一種如梅福之徒，以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的然見身世之爲贅疣，不得不棄官而隱。夫洪崖玉笥之間者，一也。又有一種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輩，苟不得比于呂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齊桓，孔明之遇先主，傅說之遇高宗，則寧隱無出。故夫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則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是以孔子終身不仕而隱也。其曰有道則仕，無道則懷。不過以贊伯玉等云耳。

若夫子苟不遇知已善價，則雖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種也。夫天下曷嘗有知已之人哉！况眞爲天下知已之主歟？其不得不隱居於巖穴釣臺蘇門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種則陶淵明輩是也。亦貪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爲恥，而曰扣門拙言詞。愛富貴故求爲彭澤令。因遣一力與兒，而曰助汝薪水之勞。然無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一種也。適懷林在傍研墨，問曰：不審和尙於此三種何居？余曰：卓哉，梅福莊周之見，我無是也！必遇知已之主而後出，必有蓋世眞才，我無是才也，故亦無是見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淸風千古，余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眞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

以上六條，末條復潦倒哀鳴，可知余言之不願矣。勸爾等勿哭勿哀，而我復言之哀哀，眞情實意，固自不可强也。我願爾等勿哀，又願爾等心哀。心哀是眞哀也。眞哀自難止，人安能止！

寒燈小話

第一段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厶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厶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眞可哀！乾坤如許大，好人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已，必然有時還來。亂曰：此說不然。此人聰明大有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去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十五夜復聞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訪荆州袁生，且親下請書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應。丘生又係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與袁生商之。傍人相視，莫不驚駭，以爲此皆人世所未有者。大人謂袁生只爲不省人間禮數，取怒於人，是以邀遊至此死，又責之備，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難也，烏得無罪乎？懷林小沙彌從傍哂曰：袁家丘家決定是天上人，初來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間人，安有不省世間禮數之理？某謂林言甚辯。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唯眞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間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間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謂之天人也。夫世間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已不知不能，則天人之所知者，世間人亦決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間人亦決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復責天人以世之所共知共能，是猶責人世以知能，而復求其如天人之不知與不能也，不亦難歟？則不惟天人失其爲天人，將世間人亦失其爲世間人矣。是責備之過也。吾謂不如取天人之所獨知獨能者而以與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間人者，而不爲之求備焉，則善矣。因感而賦詩三章，以祛責備者之惑。

不是天

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禮？省得世人禮不難，爾來我往知禮矣。旣不能知人世禮，如何敢到人間世！任爾胸藏萬斛珠，不如百拜頭至地。去年曾有一新郞，兩處奔波苦苦忙。糞掃堆邊都是也，癡人却說郞非常。

第二段

是夜懷林侍次，見有猫兒伏在禪椅之下。林曰：這猫兒日間秖拾得幾塊帶肉的骨頭吃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尙，每每伏在和尙座下而不去。和尙嘆曰：人言最無義者是猫兒。今看養他顧他時，他即戀着不去。以此觀之，猫兒義矣。林曰：今之駡人者動以禽獸奴狗駡人，强盜駡人。駡人者以爲至重，故受駡者亦自爲至重。吁！誰知此豈駡人語也！夫世間稱有義者莫過於人。你看他威儀禮貌，出言吐氣，好不和美；憐人愛人之狀，好不切至。只是還有一件不如禽獸奴狗强盜之處。蓋世上做强盜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氣無伸，遂爾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個半個憐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矣。然則，以强盜駡人，是不爲駡人了，是以爲讚嘆稱美其人了也。狗雖人奴，義性尤重，守護家主，逐亦不去，不與食吃，彼亦無嗔，自去吃屎，將就度日。所謂狗不厭家貧是也。今以奴狗駡人，又豈當乎？吾恐不是以狗駡人，反是以人駡狗了也。至於奴之一字，但爲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謂之奴。世間曷嘗有使人之人哉！爲君者漢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餘盡奴也。則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號，而反怒人何也？和尙謂禽獸畜生强盜奴狗既不足以駡人，則當以何者駡人乃爲恰當？林遂引數十種如蛇如虎之類，俱是駡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嘆曰：嗚呼！好看者人也，好相處者人也，秖是一付肚腸甚不可看，不可處。林曰：果如此，則人眞難形容哉！世謂人皮包倒狗骨頭，我謂狗皮包倒人骨頭，未審此駡何如？和尙曰：亦不足以駡人。遂去睡。

第三段

守庵僧每日齋，皆取給於城內外人家供給盡飯，推其餘乃以飯往來方僧道侶。是日，道侶中有一人再來索食，守僧怒駡不已。大人聞之，謂某輩曰：不與食亦罷，何太辱駡也！况又盡飯之餘乎？因論及常志等。謂常志每借得銀物，隨手輒盡。此其視守僧之駡道人較勝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謂能輕財好施，當過守僧十倍也。某謂此說未當。要不過伯仲之間耳。彼守僧之駡道人，傷於太儉者也。但知爲施主惜餘飯，而不知爲施主廣積福。但知化飯之難，欲以飽其徒，不知受駡之苦，反以傷佛心。是太儉之故也。若常志輩但見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銀，若甚容易；而不知屢借名色以要人之銀，人實難堪。况慷他人之慨，費別姓之財，於人爲不情，於己甚無謂

乎？是太奢之過也。奢儉俱非，何以稱常志之勝？大人曰：若如子言，則輕財之名不美乎？彼固慕輕財之名而後爲之者也。某曰：嗟哉！是何言歟？夫古之言輕財者必曰重義，未有無故而輕財者也。故重義者必輕財，而輕財者以重義故。是以有輕財重義之說，有散財結客之說。是故范純佑麥舟之予，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則一麥不肯妄費矣。曾子敬有一囷三千米之予，以周公瑾故。非公瑾，則一粒不肯妄費矣。爲公瑾是以結客故散財，爲石曼卿是以重義故輕財。今得人錢財，視同糞土，豈爲謀王闓伯，用之以結客乎？抑救災恤患，而激於義之不能以已也？要不過縱酒色之慾，滋豪奴之貪，亂而而不理，揣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於大賢之待朝餔者！此爲浪費縱慾，而借口輕財，是天下之浪子，皆輕財之夫也。反不如太儉者之爲得。故曰：與其奢也寧儉。

第四段

九月二十七日，林隨長者遊至西城，發足欲往萬壽寺。寺有僧，長者每遊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勢似天以同來。長者避雨於秀士門下。不一盞茶雨過。然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啟長者曰：此驟雨，水未退。不如升學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長者登堂，坐於中堂之上。時有老僕，即欲入報。長者遽止之曰：勿報，我躲雨至此，權坐一時，切勿報。不報；我尚多坐一時。若報，主人出，我不過一茶即起矣。偶宅中有老嫗從內出，見是長者，不覺發聲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報？便番身入內，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報知，快報知！於時，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長者果起。至道中，問林曰：何此家婦人女子盡識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婦人女子識得，具丈夫相者反不識也。此間男子見長者個個攢眉。長者曰：如爾言，反比不得婦人耶？林曰：不然。男子慣見長者，故作尋常看。此老婦人乍見耳。乍見是以生希有想歡喜想也。長者但自念果尋常乎？希有乎？不必問林也。若說男子不如婦人，非矣。長者曰：爾言是，爾言是。疾行至萬壽寺。會其僧。其僧索書。書數紙已，其徒又索聯句。聯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個道場；爾爲爾，我爲我，大家遊戲。是夜雨不止，雨點大如車輪，長者肩輿，淋漓帶雨而歸。大叫於輿上曰：子看我與爾，共作雨中遊何如？林對曰：眞可爲遊戲三昧，大神通自在長者矣。

玉合共四首

此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卻緩慢，卻泛散，是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歎恨於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無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伯仲也。嗚呼！世之遭遇奇事

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崑崙奴

許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崑崙奴當時力取紅綃，使重關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忠，則扶顚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俠而妄委之，終不可用也。或不知其爲俠而輕置之，則亦不肯爲我死爲我用也。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不難於死事，而在於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則死眞無難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肯以輕死哉！貫高之必出張王，審出張王而後絕吭以死者是也。若崑崙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則奴顧畢矣。縱死亦有何難。但郭家自無奈崑崙奴何耳。劍術縱精，初何足恃。設使無劍術，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之何乎？觀其酬對之語可見矣。況彼五十人者自謂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網矣。一夫敢死，千夫莫當，況僅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換死命乎？直潰圍出，本自無阻，而奈何以劍術目之。謂之劍術且不可，而乃謂之劍俠，不益傷乎？劍安得有俠也！人能俠劍，劍又安能俠人？人而俠劍，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謂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者是也。夫萬人之敵，豈一劍之任邪？彼以劍俠稱烈士者，眞可謂不識俠者矣。嗚呼！俠之一字，豈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一俠耳。夫劍之有術，亦非眞英雄者之所願也。何也？天下無不破之術也。我以術自聖，彼亦必以術自神。術而逢術，則術窮矣。曾謂荊卿而未嘗聞此乎？張良之擊秦皇也，時無術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術者，立爲虀粉矣。古黃石老大嗔怪於圯橋之下也。嗣後不用一術，只以無窮神妙不可測識之術應之，滅秦興漢，滅項興劉，韓彭之俎醢不及，蕭何之械繫不及，呂后之妬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術之有，況劍術邪？吾是以深悲魯勾踐之陋也。彼其區區，又何足以知荊卿哉！荊卿者，蓋眞俠者也，非以劍術俠也。

拜月

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眞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卽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尤爲閒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興福投竄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興福爲妹

文，世隆爲妻兄。無得不酬，無恩不答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紅拂

此記關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虬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遣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羣，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概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金瓶梅詞話（十一）

〔明〕蘭陵笑笑生作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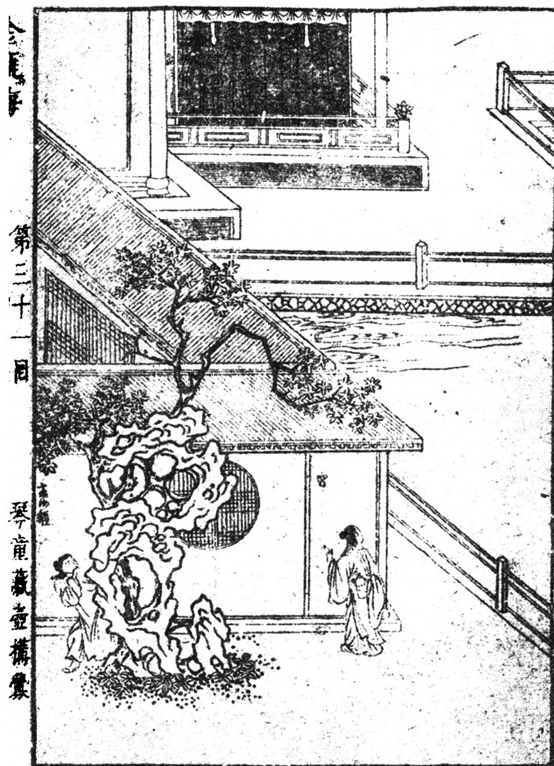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回

琴童(一)藏壺覷玉簫(二)　西門(三)慶開宴吃喜酒(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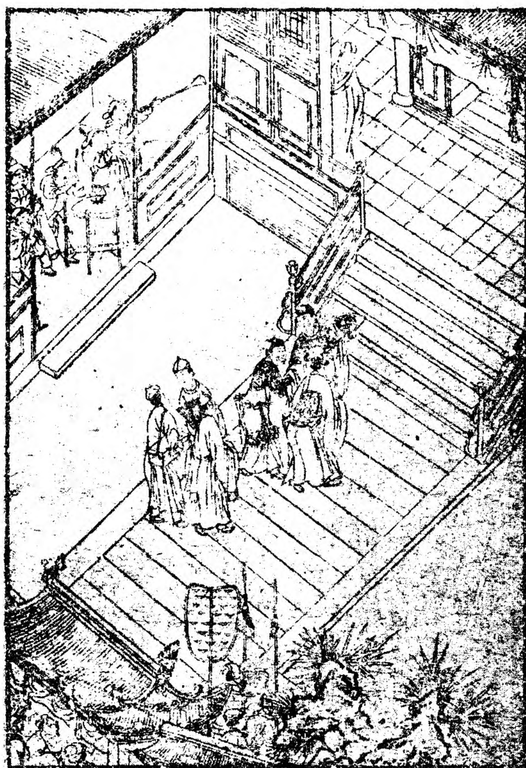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五)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六)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七)裁剪尺頭，儹造衣服(八)。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尺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十兩銀子買禮物(十一)謝老兄。(十二)

(一) 崇下有「兒」字。　(二) 以上三字崇作「構釁。」　(三) 崇上有「西。」　(四) 以上三字崇作「為歡。」　(五) 崇無以上五十字，別有四十二字：「詩曰幽情憐獨夜，花事復相催。欲使春心醉，先教玉友來。濃香猶帶膩，紛暈漸分腮。莫醒沈酣恨，朝雲逐夢回。」　(六) 崇無「本縣」二字。　(七) 崇無以上十字。　(八) 崇作「圍領。」　(九) 崇無以上十九字。　(十) 崇無以上六字。　(十一) 以上三字崇作「相。」　(十二) 崇無「老兄」二字。



琴童藏壺構釁



西門開宴爲歡

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一)，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並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裏區處？(二)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三)，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四)。」伯爵看了文書，因令(五)吳二哥你說(六)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七)官兒(八)，慢慢陸續還他，也是(九)不遲。常言(十)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況你又在他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裏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十一)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於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十二)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禀去。」於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十三)二人進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腳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十四)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今(十五)有手本還未往(十六)東平府並本縣下去(十七)。」說(十八)畢，小廝(十九)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一徑(二十)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並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說(二十一)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

(一) 崇無以上九字。 (二) 崇無以上四字。 (三) 崇無以上五字。 (四) 崇無以上四字。 (五) 崇作「說。」 (六) 崇無「說」字。 (七) 崇作「了。」 (八) 崇無「兒」字。 (九) 崇無「是」字。 (十) 崇無「常言」二字。 (十一) 崇無以上二十七字。 (十二) 崇無「當下」二字。 (十三) 崇無以上四十四字，別有：「平安兒通報了。」五字。 (十四) 崇無以上六字。 (十五) 崇作「還。」 (十六) 崇無以上五字。 (十七) 崇作「手本。」 (十八) 崇上有「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九字。 (十九) 崇無「小廝。」 (二十) 以上二字崇作「就。」 (二十一) 崇作「就。」

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㊀。」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每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裏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見我這裏要帶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他這條帶㊂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㊃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霽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於是㊄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㊅文書還未下哩㊆。今日巴巴的他㊇央我來激煩你。雖然㊈蒙你招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⑪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况他如今家中無錢㊉，他告我說：就是⑫如今上任見官，擺酒，並治衣服之類，也並⑬許多銀子使。⑭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⑮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幾兩，扶持他⑱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⑯。休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⑰，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後⑲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裏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巴⑳得這些銀子攪纏。」於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㉑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㉒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坐的，㉓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交㉔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

㊀崇無以上十四字。 ㊁崇無「帶」字。 ㊂崇無以上四字。 ㊃崇無「且」字。 ㊄崇無「於是」二字。 ㊅崇下有「正爲要下」四字。 ㊆崇無以上四字。 ㊇崇無「他」字。 ㊈崇無「雖然」二字。 ㊉崇作「雖是。」 ⑪崇無以上八字別有「但」字。 ⑫崇無「就是」二字。 ⑬以上二字崇作「共要。」 ⑭崇下有「那處活變去？」 ⑮以上五字崇已移前。 ⑯以上三字崇作「率性。」 ⑰崇無「人」字。 ⑱崇無以上六字。 ⑲崇無以上三字。 ⑳崇作「也。」 ㉑崇無以上三字。 ㉒崇無以上十字。 ㉓以上十九字崇作「正打發出門去了」六字。 ㉔崇作「數。」

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㊀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㊁小玉配與玳安爲妻，家中㊂平安兒小廝，又㊃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裏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那時賁四往東平府，並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㊄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㊅吳典恩酧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賁㊆絹直綴，京㊇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㊈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㊉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⑪承應，吹打彈唱，⑫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灑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並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⑬纓彩色新，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皆光彩，運去良金不發明。

㊀崇無「了」字。㊁崇作「被」。㊂崇無以上十字。㊃崇無以上三字。㊄崇無「又」字。㊅崇無以上二十七字。㊆崇作「青」。㊇崇作「涼」。㊈崇作「實」。㊉崇下有「到了」二字。⑪崇無以上三字。⑫崇下有「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十一字。⑬崇作「紅」。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㊀斟酒執壺，堂客飲酒。㊁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㊂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㊃鋪㊄睡；未曾㊅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㊆。或是㊇在那房裏歇，早辰就使出那房裏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㊈清俊，二者又㊉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於是暗和上房裏玉簫(十一)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牀地平上，插着棒兒香，正在(十二)窗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十三)玉簫(十四)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十五)描眉畫眼兒(十六)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十七)玉簫(十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裏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十九)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二十)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補子絲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廚櫃裏，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二十一)且不拿衣服，走來根(二十二)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髮這(二十三)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二十四)『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簫(二十五)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二十六)要是

㊀崇無以上三字。 ㊁崇無以上四字。 ㊂崇作「到」。 ㊃以上三字崇作「上」。 ㊄崇下有「着」字。 ㊅崇無以上二字。 ㊆崇無以上十七字。 ㊇崇無「是」字。 ㊈崇無以上三字。 ㊉以上三字崇作「與」。 (十一)崇作「簫」。 (十二)崇無以字十三字。 (十三)崇無「上房」二字。 (十四)崇作「簫」。 (十五)崇無「來」字。 (十六)崇無「兒」字。 (十七)崇無「那」字。 (十八)崇作「簫」。 (十九)崇作「蕭」。 (二十)崇無「他」字。 (二十一)崇作「簫」。 (二十二)崇作「跟」。 (二十三)崇無「這」字。 (二十四)崇無以上三字。 (二十五)崇作「簫」。 (二十六)崇作「儻」。

個漢子兒，你也耍他罷。」被玉簫(一)故意向他肩膊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二)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三)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四)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裏擺酒，來家早(五)下午時分。我(六)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裏吃酒罷了。」玉簫(七)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八)於是與他約會下(九)，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家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那(十)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十一)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招(十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並四個梨，一個柑(十三)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裏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睃見玉簫(十四)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裏邊，三不知扠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會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十五)袖裏，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裏。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不會下來(十六)，止有(十七)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裏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裏？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十八)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裏笑甚麼？不在上邊

(一) 崇作「簫」。 (二) 崇作「簫」。 (三) 崇作「簫」。 (四) 崇無「三宅」二字。 (五) 「早」字崇作「只怕要」。 (六) 崇作「又」。 (七) 崇作「簫」。 (八) 崇作「簫」。 (九) 崇下有「襪」字。 (十) 崇無「那」字。 (十一) 崇作「盒」。 (十二) 崇作「兌」。 (十三) 崇作「杯」。 (十四) 崇作「簫」。 (十五) 崇下有「在」。 (十六) 崇無以上十三字。 (十七) 崇作「只見」。 (十八) 崇作「正」。

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㈠，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裏玉簪㈡和書童兒小廝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㈢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說着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裏我上宿去也㈣。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久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裏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簪㈤往書房中尋，那裏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㈥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簪㈦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㑳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㈧？後邊為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簪㈨推小玉，小玉推玉簪。㈩急的那大丫頭賭身發呪，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十一)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簪(十二)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十三)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十四)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簪(十五)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邊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省恐(十六)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裏出來。(十七)等住回嚷的(十八)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簪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償了也不算(十九)。」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

㈠崇無「姐」字。㈡崇作「簪」。㈢崇下有「我」。㈣崇無以上二十二字。㈤崇作「簪」。㈥崇無以上七字。㈦崇作「簪」。㈧崇無以上四字。㈨崇作「簪」。㈩崇作「簪」。(十一)崇無「要」字。(十二)崇作「簪」。(十三)崇無以上九字。(十四)崇無「的是」二字。(十五)崇作「簪」。(十六)崇無以上三字。(十七)崇無以上十二字。(十八)崇無以上二字。(十九)崇無以上十八字。

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一）不見了，（二）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三）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道壺端的在那裏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裏收着，不知在那裏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裏？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差，（四）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裏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五），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裏就賴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六）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裏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七）陳經濟（八）來請（九）說（十）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十一）。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毬窟礱喓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口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十二）一回（十三）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裏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裏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裏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裏去了，你還不信哩，（十四）這（十五）春梅來（十六）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十七）春梅道：「我來問玉簫（十八）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十九）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攛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裏，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了骨揺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二十）說賊三寸貨強盜。那

（一）崇下有「就」字。（二）崇下有「壺」字。（三）崇作「簫」（四）「差」字崇作「子裏。」（五）崇下有「來」字。

（六）崇作「依。」（七）崇作「有。」（八）崇下有「進」字。（九）崇無「請。」（十）崇下有「話」字。（十一）崇無以上十七字。

（十二）以上二字崇作「與陳敬濟說了。」（十三）崇下有「話」字。（十四）崇無「喱」字。（十五）崇下有「不是」二字。

（十六）崇無「來」字。（十七）崇無「他。」（十八）崇作「簫。」（十九）崇無以上十八字。（二十）崇下有「等」字。

鼠腹雞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搖一個，減一個把人躧到泥裏。』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這裏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illegible]❶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荊老爹，管皇庄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❷，有院中親❸要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頂頭❹家去回媽聲，放心些！』於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❺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❻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荊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去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妳子說：不妨事，教妳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裏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裏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他❼舊時那❽疾又舉發了，起不的❾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爹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諕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妳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睜眼❿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緞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喝采⓫誇奬不已。伯爵⓬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緞兜肚，上着⓭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⓮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諕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

❶崇作「嘉」。 ❷以上二十九字崇作「許多官客。」 ❸崇作「雜」。 ❹以上二字崇作「人」。 ❺崇無以上四字。 ❻崇作「二」。 ❼崇作「裏」。 ❽崇無以上二字。 ❾崇作「得」。 ❿崇無「睜眼」二字。 ⓫崇無以上二字。 ⓬以上二字崇作「吳大舅二舅」。 ⓭崇作「帶」。 ⓮崇作「是」。

作揖謝了他二人重禮。伯爵道：『哥浚的說，惶恐表意罷了。』㈠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敍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道㈡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㈢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㈣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幃拴錦帶，花插金瓶，桌上擺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裀綉毯㈤。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㈥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㈦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於是羅圈唱了個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須臾，堦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怎的的㈧當日好筵席？但見㈨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廚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先首位劉內相，賞了五錢銀子。㈩教坊司俳官跪呈上大紅紙手本，下邊⑪簇擁一段笑樂的院本、當先是外扮節級⑫，上開：⑬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管着許多長行樂俑匠。昨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

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自說此人下筆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叫傳末抓尋着，請得他來，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傳末的在那裏？（末）云：「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稟復節級有何使令？」（外）云：「我昨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恨卽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決打不饒。」（末）云：「小人理會了。」轉下云：「節級糊塗，那王勃殿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敎我那裏抓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士過來，不免動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麼？」（淨

㈠崇無以上十八字。㈡崇無此字。㈢崇無以上四字。㈣以上六字崇作「西門慶迎入輿。」㈤崇無以上二十六字。㈥崇無「次」字。㈦崇下有「道」字。㈧崇無以上三字。㈨以上二字崇作「說不盡。」㈩崇無以上二十六字。⑪崇無以上十字。⑫崇無以上七字。⑬崇作「來。」

扮）秀才笑云：「王勃殿試，乃唐朝人物，今時那裏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不打緊，道在人爲。你見那裏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耆粧矮子來，將樣板比。（淨）越縮。（末）笑云「可充得過了。」（淨）云「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板橇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門首。（末）令（淨）外邊伺候。（淨）云：「小板橇兒要緊，等進去稟報節級。」（外）云：「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末）云「見請在門外伺候。」（外）云「你與說，我在中門相待，榛松泡茶，割肉水飯。」（相見科）（外）云「此眞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下頭。（淨慌科）小板橇在那裏？（外）又云「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會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那淨慌科）小板橇在那裏？（末）躲過一邊去了。（外）云「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眞才子也。在下如渴思漿，如熱思涼，多拜兩拜。」（淨）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媽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外）云「都好」（淨）云「狗囗娘的！你既一家大小都好，也教我直直腰兒着。」㊀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珍珠絡臂韝。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筵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內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㊁須臾㊂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了㊃。一個挾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裏。』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㊄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

㊀崇無以上七百十字。㊁崇無以上二十九字作「笑院本扮完下去」七字。㊂崇作「就是」㊃崇無「了」字。㊄崇無「這」字。

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一樂工上來，㊀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這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我㊁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為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裏邊交㊂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颭，望上不端不正㊃，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㊄方纔薛內相㊅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蓽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吳㊆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㊇歡娛嫌日短，故燒高燭照紅粧。畢竟後項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㊈

㊀ 崇無以上五字。 ㊁ 崇作「道」。 ㊂ 崇作「叫」。 ㊃ 崇無以上四字。 ㊄ 崇作「薛內相」。 ㊅ 以上三字崇已移上。 ㊆ 崇無「吳」。 ㊇ 崇下有一「歡舞。」 ㊈ 崇無以上十四字。

李桂姐拜娘㈠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㈡

常言富者貴之基，財旺生官衆所知。
延攬宦途陪激引，夤緣權要入遷推。
姻連黨惡人皆懼，勢倚豪强孰敢欺。
好把炎炎思寂寂，豈容人力敵天時。㈢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纔好，臨了等我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多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只怕㈣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裏，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裏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李銘吳惠唱一回㈤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裏，㈥留俺每吃了。』於是齊揷燭㈦磕頭下去。西門慶分付：㈧『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並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的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

㈠ 以上二字崇作「趨炎。」　㈡ 以上七字崇作「潘金蓮懷嫉驚兒。」　㈢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四十二字：「詩曰：牛馬鳴上風，聲應在同類。小人非一流，要呼各相比。吹彼鷹與鴟，翕翕騁志意。願遊廣漢鄉，拳手謝時輩。」　㈣ 崇無「只怕」二字。　㈤ 崇無「一回」二字。　㈥ 崇無以上二字。　㈦ 崇無以上二字。　㈧ 以上二字崇作「道。」

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先送過賀禮西門慶纔生兒㊀。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羼喝采，好個哥哥㊁，便叫小廝在那裏？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戥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烱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㊂吃了茶，擡上八仙桌來㊃，先㊄擺飯。就是十二碗嗄飯，上新稻米飯。㊅剛纔吃罷，忽門上人來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因㊇是知縣李達天，並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㊈薛內相方㊉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又有倘舉人相接(十二)，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堦下鼓樂響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陳(十一)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十五)，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十三)。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十四)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的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裏好走動。』慌的(十六)月娘連(十七)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十八)因問桂姐有(十九)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

㊀崇無以上十一字。　㊁崇作「兒」。　㊂崇作「着」。　㊃崇無以上六字。　㊄崇上有「就」字。　㊅崇無以上十二字。　㊆崇無以上四字。　㊇崇作「乃」。　㊈崇下有「請」字。　㊉崇無「方」字。　(十一)崇作「陪」。　(十二)崇作「隊」。　(十三)崇無以上十六字作「四色禮做了」。　(十四)崇無以上五字。　(十五)崇無以上四字。　(十六)崇無「慌的」二字。　(十七)崇作「忙」。　(十八)以上三字崇作「的」。　(十九)崇無以上三字。

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門㈠，先望月娘花枝招颭，綉帶飄飄㈡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兒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無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你每坐着，多一搭兒裏擺茶㈢。』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㈣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眞個拏錫盆舀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拏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內相㈤、昨日㈥只他㈦一位在這裏來㈧，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頑㈨，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柰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個在屋裏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嚛！遭遭兒有這起攮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裏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拏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裏，拏着十兩銀子，要請

㈠崇作「來。」　㈡崇無以上八字。　㈢崇無以上十一字。　㈣以上六字崇作「三個。」　㈤以上三字崇作「今日沒有。」　㈥崇下有「也」字。　㈦「他」字崇作「薛內相。」　㈧崇無以上四字。　㈨崇作「慣。」

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樣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纔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裏，只雇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撅兒跳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㊀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想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猫兒來。」鄭愛香道：「因把猫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㊁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庄子上收頭㊂，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㊃爹宅裏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馮㊄沒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桂姐道：「好口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砢磣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勻了。眞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㊅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裏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蹬蹬，身邊蘭麝降㊆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裏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啟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日㊇念、雲離守、常時㊈節、白來搶㊉、傅自新、賁地⑪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卓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躚。酒若波流，肴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撾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⑫尊衆⑬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是⑭還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首：「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子⑮，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

㊀崇作「兒。」 ㊁崇作「纔。」 ㊂崇無以上五字。 ㊃崇作「到。」 ㊄崇作「他。」 ㊅崇下有「滇」字。 ㊆崇作「濵。」 ㊇崇作「實。」 ㊈崇作「時。」 ㊉崇作「賽光。」 ⑪崇作「第。」 ⑫崇作「來。」 ⑬崇無此字。 ⑭崇無「是」字。 ⑮崇作「兒。」

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毬！」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根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裏，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裏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裏收拾了，只麗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丫頭往你㊀家瞧去，說你㊁來了。好不教媽說我。早時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㊂。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裏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躧。我還不知道，倒是裏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裏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柰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六娘是㊃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多㊄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裏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裏，在你那裏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㊅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裏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

㊀崇作「他。」　㊁崇作「他。」　㊂崇無以上十一字。　㊃崇作「做。」　㊄崇作「都。」　㊅崇無「還」字。

兒不要屑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强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揝剌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裏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裏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曲兒。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住㊀，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㊁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的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㊂爹留刀，裏頭我說不出來，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小的㊃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眞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於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䯼髻，周圍金累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縷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捧㊄酒。喬大戶到忙欠身道：「到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伏㊅侍㊆。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眞個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裏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

㊀ 崇無「住。」 ㊁ 崇作「實。」 ㊂ 崇下有「看」字。 ㊃ 以上二字崇作「我。」 ㊄ 崇作「上。」 ㊅ 崇無「伏」字。 ㊆ 崇下有「立」字。

了，到明日洒上些水，看(一)出汁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賊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個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個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剌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攮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已擱(二)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鬥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邊滑(三)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裏前廳花橫(四)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於是常懷嫉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鬢，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裏(五)，他怎這般哭？」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趕着(六)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七)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把這孩子(八)，妳子如意兒就(九)說(十)：「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兒(十一)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鮑螺兒。(十二)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

(一)崇作「扭。」 (二)崇作「搖。」 (三)崇作「躧。」 (四)崇作「攢。」 (五)崇無以上十字。 (六)崇無以上二十字。 (七)崇作「到。」 (八)崇無以上十字。 (九)崇無「就」字。 (十)崇下有「道」字。 (十一)崇作「哥。」 (十二)崇無以上十五字。

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還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只怕諕着他。他媽媽在屋裏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裏，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鬭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裏去罷，休要諕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㊀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妳子㊁，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絹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裏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願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還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諕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諕了他，就一字沒得對㊂。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㊃

㊀ 崇無以上二字。 ㊁ 崇無「子」字。 ㊂ 崇無「得。」 ㊃ 崇無以上十四字。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　富貴功名豈力爲；
枉將財帛爲根蒂，　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涼空過眼，　塵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　不開眉笑待何如。㊀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見㊁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拏到衙門裏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枉㊂恁的㊃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子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拏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裏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箇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裏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拆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太銀子作樣銀，已是有㊄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開，倒好收拾開個絨線鋪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裏，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

㊀ 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五十三字：「詞曰：衣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滴露，竹風涼，拚劇飲琳琅。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右調意難忘。」　㊁ 崇無「見」字。　㊂ 崇無「枉」字。　㊃ 崇下有「枉」字。
㊄ 崇作「成。」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拏出來。陳經濟已是㊀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裏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抓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於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還到門外店中，成交易買賣。㊁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相貌堂堂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㊃。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㊄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並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帶坐到二三更分㊅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裏，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裏要在李瓶兒房裏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裏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裏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以下刪去四字。）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㊆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裏去。正是：鼓鬣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飡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㊇。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㊈，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個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倒㊉明日少不的教人硶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

㊀ 崇無「是。」 ㊁ 以上二字崇作「去。」 ㊂ 崇無以上四字。 ㊃ 崇無以上四字。 ㊄ 崇作「本。」 ㊅ 崇作「纔。」 ㊆ 崇無「無非。」 ㊇ 以上二字崇作「菜果。」 ㊈ 以上四字崇作「眉歡眼笑。」 ㊉ 崇作「剗。」

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裏，說：娘和姐姐㊀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裏呵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經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掀了個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個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鋪子裏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㊁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經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筋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拏筋，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於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有兩庄兒，鵝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裏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過喬大戶房子裏，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裏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揑㊂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拏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㊃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柰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柰何他怎的？』那經濟走到鋪子裏，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裏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拏鑰匙㊄，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裏，

㊀ 崇作「姥姥。」 ㊁ 崇作「饒。」 ㊂ 崇作「捏。」 ㊃ 崇無「便」字。 ㊄ 崇無以上四字。

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上樓了，頭裏我沒見你拏來㊀。」經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弔了心。又不知家裏外頭什麽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少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雇㊁笑。經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賈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麽？恰似俺每拏了他的一般。」急得經濟只是油㊂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裏？」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鷄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鋪子裏，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裏，只揀眼生好的唱四㊃箇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經濟道：「這五娘，就勒掯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的兒㊄。」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㊅人的名兒，樹㊆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使㊇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的嘴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薰着臉兒好唱。」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裏結義。相交下來，把你到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靑翠花家飮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撾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强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弔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鵝毛菊，在斑竹簾兒下喬，叫多虧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梳粧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門子去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兒，遶到處尋你，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兒來叫。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同在碧桃花下，鬥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丢了。曾在轉枝蓮下，纏

㊀崇無以上八字。　㊁崇作「顧。」　㊂崇作「牛。」　㊃崇無「四」字。　㊄崇無以上二字。　㊅崇下有「黑」字。　㊆崇下有「的」字。　㊇崇作「撑。」

勾你幾遍，叫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麼張致？可不交人家笑話又了。㈠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鋪子裏，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裏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裏尋。』經濟道：『爺嚛！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裏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纔唱兩㈡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裏放你不過。』經濟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銀錢㈢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於是頓開喉音唱道：

寃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拏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裏，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箝兒印在心裏。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寃家，乾㈣敲兒不理。駡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眞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拏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鵝眼兒閑氣。你榆葉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碌錢，身子小，眼兒大，無庄兒可取。自好被那一條棍滑鏝兒，油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線邊火滚打硌硌跌濶兒，無所不爲。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顚三，一箇黑沙也是不値。叫了聲二興兒姐姐，你識聽知，可惜我黃鄧鄧的金背，配你這錠蠟兒一臉褶子。㈤

經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裏，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裏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

㈠崇無以上一百八十五字。　㈡崇作「一」。　㈢崇無「錢」。　㈣崇無「乾」字。　㈤崇無以上一百六十二字。

也不管，又教妳子抱他在風裏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每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裏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裏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坌工的在那裏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坌工㊀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脚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曾打㊁下來。月娘乞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諕的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麽上來失㊂了脚，不曾蹾㊃着那裏？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諕的我心跳在口裏。樓梯子趄，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脚。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於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厮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於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馬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胚胎未能全性命，眞靈先到杳冥天。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到，沒曾在上房睡㊄，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㊅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厮兒。玉樓道：『可惜了的，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纔得脫衣裳，我說你往他每屋裏去罷，我心裏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裏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裏不可出去。小產比

㊀ 崇無以上四字。 ㊁ 崇作「跌。」 ㊂ 崇作「滑。」 ㊃ 崇作「扭。」 ㊄ 崇無以上八字。 ㊅ 崇作「涔。」
㊆ 崇無「的」字。

大産遺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㈠的，一地裏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的㈡唇齒。』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於詞色，善於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因此街上人見他是般說謊，順口叫他做韓道國。㈢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裏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虼蚾皮，在街上虛飄說詐㈣，擺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㈤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要手㈥的搗㈦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要使㈧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立睃人。人略門他門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在牛皮小巷㈨住着，門面三間，房裏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通㈩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媼灑堂⑪，或夜晚扒在牆上看覷，或白日裏暗使小猴子在後堂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裏幹事。不防眾人睃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眾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拏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搯在手裏，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裏，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姦。⑫內中⑬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站⑭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

㈠以上二字崇作「唱揚。」 ㈡崇作「那。」 ㈢崇無以上十九字。 ㈣崇無以上四字。 ㈤崇作「兒。」 ㈥以上二字崇作「要錢。」 ㈦崇作「搗。」 ㈧崇無以上二字。 ㈨崇作「這間。」 ㈩崇作「逆。」 ⑪崇無以上六字。 ⑫崇無以上十二字。 ⑬崇下有「一老者」三字。 ⑭崇作「看。」

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揷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裏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鋪子裏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盔的一頂帽兒，細網巾圈，玄色段子履鞋，清水絨襪兒，㊀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大步，搖擺走着。㊁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閒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寳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欖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作㊂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㊃謝㊄汝謊㊅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做㊆，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鋪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㊇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賫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初㊈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裏，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裏說什麼？敎我鋪子裏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㊉你家中如此如此⑪，這般這般⑫，大嫂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兒⑬，拴到鋪裏，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翅趨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⑭』慌忙而去。正是：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⑮

㊀ 崇無以上十五字。 ㊁ 崇無以上二字 ㊂ 崇作「與」。 ㊃ 崇作「白」。 ㊄ 崇無「謝」字。 ㊅ 崇作「晃」。 ㊆ 崇無「做」字。 ㊇ 崇無「今」字。 ㊈ 崇無「初」字。 ㊉ 以上七字崇作「出門外說道：」 ⑪ 崇無以上二字。 ⑫ 崇無以上二字。 ⑬ 崇作「了」。 ⑭ 以上十字崇作「官大人有要緊事尋我商量」十一字。 ⑮ 崇無以上十四字。

警世通言（十二）

明　馮夢龍編

欲學爲仙說與賢，　長生不死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說這四句詩單說一個官人，二十年燈窗用心苦志勤學，誰知時也運也命也，連舉不第，沒分做官，有分做仙去。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眞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這個官人水鄉爲活，捕魚爲生。捕魚有四般：

攀罾者仰，　鳴榔者鬧，　垂釣者靜，　撒網者舞。

這個官人在一座州，謂之江州，軍號定江軍。去這江州東門，謂之九江門外，一條江，隨地呼爲潯陽江。

萬里長江水似傾，　東連大海若雷鳴。
一江護國淸泠水，　不請衣糧百萬兵。

這官人於八月十四夜，解放漁船，用棹竿掉開，至江中。水光月色，上下相照。這官人用手拿起網來，就江心一撒，連撒三網，一鱗不獲。只聽得有人叫道：「劉本道，劉本道，大丈夫不進取光顯，何故捕魚而墮志？」那官人喫一驚，連名道姓，叫得好親。收了網，四下看時，不見一人。再將網起來撒，又有人叫。四顧又不見人。似此三番，當夜不曾捕魚。使船傍岸。到明日十五夜，再使船到江心，又有人連名道姓叫劉本道。本道焦躁，放下網聽時，是後面有人叫。使船到後看時。其聲從蘆葦中出。及至尋入蘆葦之中，並無一人。却不作怪！使出江心舉網再撒，約莫網重，收網起來看時，本道又驚又喜，打得一尾赤梢金色鯉魚，約長五尺。本道道謝天地：來日將入城去賣，有三五日糧食。將船傍岸纜住，鯉魚放在船板底下，活水養着。待欲將身入艙內解衣睡覺，肚中又饑又渴。看船中時，別無止饑止渴的物。怎的好？番來覆去思量：去那江岸上有個開村酒店張大公家，買些酒喫纔好。就船中取一個盛酒的葫蘆，上岸來，左脅下挾着棹竿，右手提着葫蘆，乘着月色，沿江而走。肚裏思量：知他張大公睡也未睡？未睡時，叫開門，沽些酒喫。睡了時，只得忍饑渴睡一夜。迤邐行來，約離船邊半里多路，見一簇人家。這裏便是張大公家。到他門前，打一望，裏面有燈也無。但見張大公家有燈。怎見得？有隻

詞名西江月，單詠着這燈花：

零落不因春雨，吹殘豈藉東風。結成一朵自然紅，費盡工夫怎種。　有焰難藏粉蝶，生花不惹遊蜂。更闌人靜畫堂中，曾伴玉人春夢。

本道見張大公家有燈，叫道：『我來問公公沽些酒喫。』公公睡了便休，未睡時，可沽些與我。』張大公道：『老漢未睡。』開了門，問劉官人討了葫蘆；問了升數；入去盛將出來道：『酒便有，却是冷酒。』本道說與公公：『今夜無錢，來日賣了魚，却把錢來還。』張大公道：『妨甚事。』張大公關了門，本道挾着棹竿，提着葫蘆，一面行，肚中又饑，顧不得冷酒，一面喫，就路上也喫了二停。到得船邊，月明下，見一個人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覷着本道掩面大哭道：『吾之子孫，被汝獲盡！』本道見了，大驚，江邊無這般人，莫非是鬼！放下葫蘆，將手中棹竿去打。叫聲着打，一看時火光迸散，豁刺刺地一聲響。本道凝睛看時，不是有分為仙，險些做個江邊失路鬼，波內橫亡人。有詩為證：

高人多慕神仙好，　幾時身在蓬萊島。
由來仙境在人心，　淸歌試聽漁家傲。
此理漁人知得少，　不經指示誰能曉。
君欲求魚何處非，　鵲橋有路通仙道。

當下本道看時，不見了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不滿三尺的人。却不作怪！到這纜船岸邊，却待下船去，本道叫聲苦，不知高低。去江岸邊不見了船。『不知甚人偷了我的船去？』看那江對岸，萬籟無聲，下江一帶，又無甚船隻。今夜却是那裏去歇息？思量：『這船無人偷我的，多時捕魚不曾失了船。今日却不見了這船！不是下江人偷去，還是上江人偷我的。』本道不來下江尋船，將葫蘆中酒喫盡了，葫蘆撇在江岸，沿那岸走。從二更走至三更，那裏見有船。思量『今夜何處去好？』走來走去，不知路徑。走到一座莊院前，放下棹竿，打一望，只見莊裏停着燈。本道進退無門，欲待叫，這莊上素不相識，欲待不叫，又無棲止處。只得叫道：『有人麼？念本道是打魚的，因失了船，尋來到此。夜深無止宿處，萬望莊主暫借莊上告宿一宵。』只聽得莊內有人應道：『來也。官人少待。』却是女人聲息。那女娘開放莊門，本道低頭作揖。女娘答禮相邀道：『官人請進，且過一宵了去。』本道謝了，挾着棹竿，隨那女娘入去。女娘把莊

門掩上，引至草堂坐地，問過了姓名，殷勤啟齒道：「敢怕官人肚饑，安排些酒食與官人充饑，未知何如？」本道道：「謝娘子，胡亂安頓一個去處教過得一夜，深謝相留！」女娘道：「不妨，有歇臥處。」說猶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聲喚：「阿耶！阿耶！我不撩撥你，却打了我！這人不到別處去，定走來我莊上借宿。」這人□開門，本道喫一驚：「告娘子，外面聲喚的是何人？」女娘道：「是我哥哥。」本道走入一壁廂黑地裏立着看時，女娘移身去開門，與哥哥叫聲萬福。那人叫喚：「阿耶！阿耶！妹妹關上門，隨我入來。」女娘將莊門掩了，請哥哥到草堂坐地。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叫聲苦，「我這性命須休！」正是豬羊入屠宰之家，一脚脚來尋死路。有詩為證：

撇了先妻娶晚妻，晚妻終不戀前兒。

先妻却在晚妻喪，盡為冤家沒盡期。

本道看草堂上那個人，便是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子不滿三尺的人。「我曾打他一棹竿，去那江裏死了，我却如何到他莊上借宿！」本道顧不得那女子，挾着棹竿，偷出莊門，奔下江而走。却說莊上那個人聲喚，看着女子道：「妹妹安排乳香一塊，煖一碗熱酒，來與我喫，且定我脊背上疼。」即時女子安排與哥哥喫。問道：「哥哥做甚麼喚？」哥哥道：「好教你得知，我又不撩撥他；我在江邊立地，見那廝沽酒回來，我掩面大哭道：吾之子孫，盡被汝獲之。那廝將手中棹竿打一下，被我變一道火光走入水裏去。那廝上岸去了。我却把他的打魚船攛過。那廝四下裏沒尋處，迤邐沿江岸走來。我想他不走別處去，只好來我莊上借宿。妹妹，他曾來借宿也不？」妹妹道：「却是兀誰？」哥哥說：「是劉本道，他是打魚人。」女娘心中暗想：「原來這位官人是打我哥哥的，不免與他遮飾則個。」遂答應道：「他曾來莊上借宿，我不曾留他，他自去了。哥哥辛苦了，且安排哥哥睡。」却說劉本道沿着江岸，荒荒走去，從三更起彷彿至五更，走得腿脚酸疼。明月下，見一塊大石頭，放下棹竿，方纔歇不多時，只聽得有人走得荒速，高聲大叫：「劉本道休走，我來趕你。」本道叫聲苦，不知高低！「莫是那漢趕來，報那一棹竿的冤讎？」把起棹竿立地，等候他來。無移時漸近，看時，見那女娘身穿白衣，手捧着一個包裹，走至面前道：「官人，你却走了。後面尋不見你，我安排哥哥睡了，隨後趕來。你不得疑惑，我即非鬼，亦非魅；我乃是人。你看我衣裳有縫，月下有影，一聲高似一聲。我特地趕你來。」本道見了，連忙放下棹竿，問娘子連夜趕來，不知有何事。女娘問：「官人有妻也無？有妻為妾，無妻嫁你。包裹中儘有餘資，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本道思量恁般一個好女娘，又提着一包衣飾金珠，這也是求之不得的。覷着女娘道：「多謝；本道自來未有妻子。」將那棹竿撇下江中，同女娘行至天曉，入江州來。本道

叫女娘做妻，女娘問道：『丈夫，我兩個何處安身是好？』本道應道：『放心我自尋個去處。』走入城中，見一人家門首，挂着一面牌，看時，寫着顧一郎店。本道向前問道：『那個是顧一郎？』那人道：『我便是。』本道道：『小生和家間爹爹說不着，趕我夫妻兩口出來，無處安歇。問一郎討間小房，權住三五日。親戚相勸，回心轉意時，便歸去。却得相謝。』顧一郎道：『小娘子在那裏？』本道叫妻子來相見則個。顧一郎見他夫妻兩個，引來店中，去南首第三間房，開放房門，討了鑰匙。本道看時，好喜歡。當日打火做飯喫了，將些金珠變賣來，買些箱籠被臥衣服，在這店中約過半年。本道看着妻子道：『今日使，明日使，金山也有使盡時。』女娘大笑道：『休憂！』去箱子內取出一物，教丈夫看：『我兩個儘過得一世。』正是：

休道男兒無志氣，　婦人猶且辨賢愚。

當下女娘却取出一個天圓地方卦盤來。本道見了，問妻子緣何會他。女娘道：『我爹爹在日，曾任江州刺史，姓齊名文叔。奴小字壽奴。不幸去任時，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風浪。爹媽從人俱亡。奴被官人打的那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救我在莊上。因此拜他做哥哥。如何官人不見了船，却是被他擄了。你來莊上借宿，他問我時，被我瞞過了。有心要與你做夫妻。你道我如何有這卦盤？我幼年曾在爹行學三件事：第一、寫字讀書；第二、書符咒水；第三、算命起課。我今日却用着這卦盤。可同顧一郎出去尋個浮鋪，算命起課，儘可度日。』本道謝道：『全仗我妻賢達。』當下把些錢，同顧一郎去南瓦子內，尋得卦鋪，買些紙墨筆硯，掛了牌兒，揀個吉日，去開卦肆。取名爲白衣女士。顧一郎相伴他夫妻兩人坐地，半日先回。當日不發市，明日也不發市，到後日午後，又不發市。女娘覷着丈夫道：『一連三日不發市，你理會得麼？必有人衝撞我。你去看有甚事，來對我說。』本道起身，去瓦左瓦右都看過，無甚事。走出瓦子來大街上，但見一夥人圍着。本道走來人叢外打一看時，只見一個先生，把着一個藥瓢在手，開科道：『五里亭亭一小峯，自知南北與西東。世間多少迷途客，不指還歸大道中。看官聽說：貧道乃是皖公山修行人。貧道有三件事，離了皖公山，走來江州。在席一呵好事君子，聽貧道說：第一件，貧道在山修行一十三年，煉得一爐好丹，將來救人；第二件，來尋一物；第三件，貧道救你江州一城人。』衆人聽說皆驚。先生正說未了，大笑道：『衆多君子未曾買我的藥，却先見了這一物。你道在何處？』覷着人叢外頭厈手一招道：『後生，你且入來。』本道看那先生。先生道：『你來！我和你說。』嚇得本道慌隨先生入來。先生拍着手：『你來救得江州一城人！貧道見那一物了。在那裏？這後生便是。』衆人喫驚，如何道後生却是一物？先生道：『且聽我說。那後生，你眉中生黑氣，有陰

祟纏擾。你實對我說。」本道將前項見女娘的話，都一一說知。先生道：「衆人在此，這一物，便是那女子。貧道救你。」去地上黃囗裹，取出一道符，把與本道：「你如今回去，先到房中推醉了去睡。女娘到晚歸來。睡至三更，將這符安在他身上，便見他本來面目。」本道聽那先生說了，也不去卦肆裏，歸到店中，開房門，推醉去睡。却說女娘不見本道來，到晚，自收了卦鋪。歸來焦躁，問顧一郎道：「丈夫歸也未？」顧一郎道：「官人及早的醉了，入房裏睡。」女娘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入房來，見了本道，大喝一聲。本道喫了一驚。女娘發話道：「好沒道理！日多時夫妻，有甚虧負你，却信人鬪疊我兩人不和！我教你去看有甚人衝撞卦舖，教我三日不發市，你却信乞道人言語，推醉睡了，把一道符教安在我身上，看我本來面目。我是齊刺史女兒，難道是鬼祟。却信恁般沒來頭的話，要來害我！你好好把出這符來和你做夫妻。不把出來時，目前相別。」本道懷中取出符來付與女娘。安排晚飯喫了睡一夜，明早起來喫了早飯，却待出門，女娘道：「且住，我今日不開卦鋪。和你尋那乞道人，問他是何道理，却把符來唆我夫妻不和；一則去看我與他鬪法。」兩個行到大街上，本道引至南瓦子前，見一夥人圍住先生。先生正說得高興，被女娘分開人叢，喝聲：「乞道人，你自是野外乞丐，却把一道符鬪疊我夫妻不和。你教安在我身上，見我本來面目。」女娘拍着手道：「我乃前任刺史齊安撫女兒，你們都是認得我爹爹的。輒敢道我是鬼祟，你有法，就衆人面前贏了我；我有法，贏了你。」先生見了，大怒，提起劍來，覷着女子頭便斫。看的人只道先生壞了女娘。只見先生一劍斫去，女娘把手一指，衆人都發聲喊，皆驚呆了。有詩爲證：

昨夜東風起太虛，　　丹爐無火酒盃疎。
男兒未遂平生志，　　時復挑燈玩古書。

女娘把手一指，叫聲着！只見先生劍不能下，手不能舉。女娘道：「我夫妻兩個無事，把一道符與他奈何我！却奈何我不得！今日有何理說？」先生但言：「告娘子，恕貧道！貧道一時見不到，激惱娘子；望乞恕饒。」衆人都笑，齊來勸女娘。女娘道：「看衆人面，饒了你這乞道人。」女娘念念有詞，那劍即時下地。衆皆大笑。先生分開人叢，走了。一兩人尚未散。先生復回來，莫是奈何那女娘？却是來取劍。先生去了。自後女子在卦鋪裏，從早至晚，挨擠不開，算命發課，書符兒水，沒工夫得喫點心。因此出名。忽一日，見一個人，引着一乘轎子，來請小娘子道：「小人是江州趙安撫老爺的家人。今有小衙內患病，日久不痊。奉台旨，請教小娘子乘轎就行。」女娘分付了丈夫，教回店裏去。女子上轎來，見趙安撫引入花園。見小衙內在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酒香噴鼻。一行人在花園角門邊，看白衣

女士作法。念咒畢，起一陣大風。

　　來無形影去不知，　吹開吹謝總由伊。
　　無端暗度花枝上，　偷得清香送與誰。

風過處，見一黃衣女子，怒容可掬，叱喝：『何人敢來奈何我！』見了白衣女士深深下拜道：『原來是妹妹。』白衣女士道：『甚的姐姐從空而下？』那女子道：『妹妹，你如何來這裏？』白衣女士道：『奉趙安撫請來救小衙內，廢那邪祟。』女子不聽得，萬事俱休，聽了時，睜目切齒道：『你丈夫不能救，何況救外人。』一陣風不見了黃衣女子。白衣女士就花園內救了小衙內。趙安撫禮物相酬謝了，教人送來顧一郎店中。到得店裏，把些錢賞與來人，發落他去。問顧一郎丈夫可在房裏。顧一郎道：『好教小娘子得知，走一個黃衣女子入房，挾了官人，托起天窗，望西南上去了。』白衣女士道：『不妨，』即喝聲起，就地上踏一片雲，起去趕那黃衣女子，彷彿趕上，大叫：『還我丈夫來！』黃衣女子看見趕來，叫聲落，放下劉本道，卻與白衣女士鬥法，本道顧不得妻子，只顧自走。走至一寺前，力乏了，見一僧在門首立地。本道問：『吾師，借上房歇脚片時則個。』僧言：『今日好忙哩！有一施主來寺中齋僧。』正說間，只見數擔柴，數桶醬，數担米，更有香燭紙札，併齋襯錢，遠望涼傘下一人，便見那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的人。本道見了，落荒便走。被那施主趕上，一把捉住道：『你便是打我一棹竿的人！今番落於吾手，我正要取你的心肝，來做下酒。』本道正在危急，卻得白衣女士趕來寺前。見了那人，叫道：『哥哥莫怪！他是我丈夫。』說猶未畢，黃衣女子也來了，對那人高叫道：『哥哥，莫聽他，那裏是他眞丈夫？既是打哥哥的，姊妹們都是仇人了。』一扯一拽，四個攪做一團，正爭不開。只見寺中走出一個老人來，大喝一聲：『畜生不得無禮！』叫變，黃衣女子變做一隻黃鹿；綠袍的人，變做綠毛靈龜；白衣女子，變做一隻白鶴。老人乃是壽星，騎白鶴上昇，本道也跨上黃鹿，跟隨壽星；靈龜導引，上昇霄漢。那劉本道原是延壽司掌書記的一位仙官。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頑耍，懶惰正事。故此謫下凡世爲貧儒。謫限完滿，南極壽星引歸天上，那一座寺，喚做壽星寺：見在江州潯陽江上，古跡猶存。詩云：

　　原是仙官不染塵，　飄然鶴鹿可爲隣。
　　神仙不肯分明說，　誤了閻浮多少人。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鎭妖

春到人間景色新，　桃紅李白柳條靑；
香車寶馬閒來往，　引却東風入禁城。
醲剩酒，　豁吟情，　頓敎忘却利和名。
羨來試說當年事，　猶記旌陽伏水精。

粤自混沌初闢，民物始生，中間有三個大聖人，爲三敎之祖。三敎是甚麽敎？一是儒家：乃孔夫子，删述六經，垂憲萬世，爲歷代帝王之師，萬世文章之祖。這是一敎。一是釋家：是西方釋迦牟尼佛祖，當時生在舍衞國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丈六金身，能變能化，無大無不大，無通無不通，普度衆生，號作天人師。這又是一敎。一是道家：是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生天生地，生佛生仙，號鐵師元暘上帝。他化身周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至商湯王四十八年，又來出世，乘太陽日精，化爲彈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遂覺有孕。懷胎八十一年，直到武丁九年，破脅而生，生下地時，鬚髮就白，人呼爲老子。老子生在『李樹』下，因指李爲姓，名耳字伯陽。後騎着靑牛出函谷關。把關吏尹喜望見紫氣，知是異人，求得道德眞經共五千言，傳留於世。老子入流沙修煉成仙，今居太淸仙境，稱爲道德天尊。這又是一敎。那三敎之中，惟老君爲道祖，居於太淸仙境。彩雲繚繞，瑞氣氤氳。一日是壽誕之辰，羣三十三天天宮，幷終南山蓬萊山閬苑山等處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千千萬萬，或跨彩鸞，或騎白鶴，或馭赤龍，或駕丹鳳，皆飄飄然乘雲而至。次第朝賀，獻上壽詞，稽首作禮，詞名水龍吟：

紅雲紫蓋葳蕤，仙宮渾是陽春候。玄鶴來時，靑牛過處，綵雲依舊。壽誕宏開，喜道德五千言，流傳萬古不朽！　況是天上仙筵，獻珍果人間未有，巨棗如瓜，與着萬歲冰桃，千年碧藕。比乾坤永刼無休，舉滄海爲眞仙壽。

彼時老君見羣臣讚賀，大展仙顏，即設宴相待。酒至半酣，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衆仙長知南贍部州。江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舊屬豫章。其地四百年後，當有蛟蜃爲妖，無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四百年後，有地

名曰西山，龍盤虎踞，水繞山環，當出異人，姓許名遜可爲羣仙領袖，殄滅妖邪。今必須一仙下凡，擇世人德行渾全者，傳以道法，使他日許遜降生，有傳授淵源耳。』斗中一仙，乃孝悌王，姓衛名弘康字伯冲出曰：『某觀下凡有蘭期者，素行不疚，兼有仙風道骨，可傳以妙道。更令付此道與女眞諶母，諶母付此道於許遜。口口相承，心心相契，使他日眞仙有所傳授，江西不至沉沒，諸仙以爲何如？』老君曰：『善哉，善哉！』衆仙卽送孝悌王至焰摩天中，通明殿下，將此事奏聞玉帝。玉帝允奏，卽命直殿仙官，將神書玉旨付與孝悌王領訖。孝悌王辭別衆仙，躡起祥雲。頃刻之間，到閻浮世界來了。却說前漢有一人姓蘭名期字子約，本貫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人氏。歷年二百，鶴髮童顏，率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以善化人，與物無忤。時人不敢呼其名，盡稱爲蘭公。彼時兒童謠云：『蘭公蘭公，上與天通，赤龍下迎，名列斗中。』人知其必仙也。一日，蘭公憑几而坐，忽有一人，頭戴逍遙巾，身披道袍，脚穿雲履，手中拿一個魚鼓簡板兒，瀟瀟灑灑，徐步而來。蘭公觀其有仙家道氣，慌忙下階迎接，分賓坐定。茶畢，遂問：『仙翁高姓貴名？』答曰：『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是也。自上淸下降，遨遊人間，久聞先生精修孝行，故此相訪。』蘭公聞言，卽低頭拜曰：『貧老凡骨，勉修孝行，止可淑一身，不能率四海，有何功德，感動仙靈？』孝悌王遂以手扶起蘭公曰：『居！吾語汝孝悌之旨。』蘭公欠身起曰：『願聽指敎！』孝悌王曰：『始炁爲大道於日中，是爲「孝仙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是爲「孝道明王。」玄炁爲孝道於斗中，是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是故舜文至孝，鳳凰來翔。姜詩王祥得魚奉母。卽此論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先生修養三世，行滿功成，當得元炁於月中，而爲孝道明王。四百年後，晋代有一眞仙許遜出世，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得始炁於日中，而爲孝仙王也。』自是孝悌王，悉將仙家妙訣，及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上淸靈章飛步斬邪之法，一一傳授與蘭公。又囑道：『此道不可輕傳，惟丹陽黃堂者，有一女眞諶母，德性純全，汝可傳之，可令諶母傳授與晉代學仙童子許遜，許遜復傳吳猛諸徒，則淵源有自，超凡入聖者，不患無門矣。』孝悌王言罷，足起祥雲冲霄而去。蘭公拜而送之。自此以後，將金符鐵券祕訣，逐一參悟，遂擇地修煉仙丹。其法云：

黑鉛天之精，白金地之髓，黑隱水中陽，白有火之炁。黑白往來蟠，陰陽歸正位。二物俱含性，丹經號同類。黑以白爲天，白以黑爲地，陰陽混沌時，朵朵金蓮翠。寶月滿丹田，霞光照靈慧，休閉通天竅，莫洩混元氣。精奇口訣功，火候文武意，凡中養聖孫，萬般只此貴。一日生一男，男男各有配。

蘭公煉丹已成，舉家服之，老者髮白反黑，少者辟穀無飢，遠近聞之，皆知其必飛昇上清也。時有火龍者，係洋子江中孽畜。神通廣大，知得蘭公成道法教流傳，後來子孫必遭殲滅，乃率領黿帥鰕兵蟹將，統領黨類，一齊奔出潮頭，將蘭公宅上團團圍住，喊殺連天。蘭公聽得，不知災從何來？開門一看，好驚人哩！但見：

一片黑煙，萬團烈火，却是紅孩兒身中四十八萬毛孔，一齊迸出，又是華光將手裏三十六塊金磚，一併燒燀。咸陽遇之，烽焰三月不絕；崑山遇之，玉石一旦俱焚。疑年少周郎『赤壁鏖戰』，似智謀諸葛『博望燒屯』。

那火，也不是天火，也不是地火，也不是人火，也不是鬼火，也不是雷公霹靂火，却是那洋子江中一個火龍吐出來的。驚得蘭公家人，叫苦不迭。蘭公知是火龍為害，問曰：『你這孽畜無故火攻我家，却待怎的？』孽龍道：『我只問你取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鹽章等事。你若獻我，萬事皆休，不然，燒得你一門盡絕。』蘭公曰：『金丹寶鑑等乃斗中孝悌王所授，我怎肯胡亂與你？』只是那火光中閃出一員黿帥，形容古怪，背負團牌，揚威耀武。蘭公睜仙眼一看，原來是個黿鼉。却不在意下，又有那鰕兵亂跳，蟹將橫行，一個個身披甲冑，手執鋼叉。蘭公又舉仙眼一看，原來都是鰕蟹之屬，轉不着意了。遂蘸下一個中指甲來，約有三寸多長，呵了一口仙氣，念動真言，化作個三尺寶劍，有歌為證：

非鋼非鐵體質堅，化成寶劍光凜然！
不須鐵鍊洪爐煙，稜稜殺氣欺龍泉。
光芒顏色如霜雪，見者咨嗟嘆奇絕！
琉璃寶匣吐蓮花，査鏤金環生明月。
此劍神仙流金精，干將莫邪難比倫；
閃閃爍爍青蛇子，重重片片綠龜鱗。
猶出寒光逼星斗，響聲一似蒼龍吼；
今朝揮向烈炎中，不識蛟螭敢當否？

蘭公將所化寶劍望空擲起。那劍刮喇喇，就似翻身樣子一般，飛入火焰之中，左一衝右一擊，左一挑右一剔，左一砍右一劈，那

些孽怪如何當抵得住！只見龜帥遇着縮頭縮腦，負一面團牌急走，他却走在那裏？直走在峽江口深巖裏躲避，至今尚不敢出頭哩。那鰕兵遇着，拖着兩個鋼叉連跳連跳，他却走在那裏？直走在洛陽橋下石縫子裏面藏身，至今腰也不敢伸哩。那蟹將遇着，雖有全身堅甲，不能濟事，也拖着兩個鋼叉橫走直走，他須有八隻脚兒，更走不動，却被撲尊慈寶劍一劈，分爲兩半。你看他腹中不紅不白，不黃不黑，似膿却不是膿，似血却不是血，遍地上滾將出來，眞個是：

但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那火龍自知蘭公法大，難以當抵，嘆曰：『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後來子孫，福來由他去享，禍來由他去當，我管他則甚？』遂奔入洋子江中萬丈深潭底藏身去了。自是蘭公擧家數十口拔宅昇天，玉帝封蘭公爲孝明王，不在話下。却說金陵丹陽郡，地名黃堂，有一女眞，字曰嬰。潛通至道，忘其甲子，不知幾百年歲。鄉人累世見之，齒髮不衰，皆以『諶母』呼之。一日偶過市上，見一小兒伏地悲哭，問其來歷，說『父母避亂而來，棄之於此。』諶母憐其孤苦，遂收歸撫育。漸已長成，教他讀書，聰明出衆，天文地理，無所不通。有東鄰耆老，欲以女娶之，諶母問兒允否？兒答曰：『兒非浮世之人，乃月中孝道明王，領斗中孝悌王仙旨，教我傳道與母。今此化身爲兒，度脫我母，何必更議婚姻！但可高建仙壇，傳付此道，使我母飛昇上淸也。』諶母聞得此言，且驚且喜，遂於黃堂建立壇宇，大闡孝悌王之教。諶母已得修眞之訣，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寶鑑銅符鐵劵靈章，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悉傳與諶母。諶母乃爲孝明王曰：『論昔日恩情，我爲母，君爲子。論今日傳授，君爲師，我爲徒。』遂欲下拜，孝明王曰：『只論子母，莫論師徒。』乃不受其拜，惟囑之曰：『此道宜深祕，不可輕洩！後世晉代有二人學仙，一名許遜，一名吳猛，二人皆名登仙籍。惟許遜得傳此道。按玉皇玄譜仙籍品秩，吳猛位居元郡御史，許遜位居都仙大使，兼高明太史，總領仙部，是爲衆仙之長。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又齎許遜與吳猛，庶品秩不紊矣。』明王言罷，拜辭老母，飛騰太空而去。有詩爲證：

出入無車只駕雲，　塵凡自是不同羣；
明王恐絕仙家術，　告戒叮嚀度後人。

却說漢靈帝時，十常侍用事，忠良黨錮，讒諂橫行，毒流四海，萬民嗟怨。那怨氣感動了上蒼，降下兩場大災，久雨之後，又是久旱，那雨整整的下了五個月，直落得江湖滿目，廚竈無煙。及至水退了，又經年不雨。莫說是禾苗槁死，就是草木也乾枯了。可憐那一時

的百姓喫早膳先愁晚膳，縫夏衣便作冬衣。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賊，地無荒草樹無皮。壯者散於四方，老者死於溝壑。時許都有一人姓許名琰字汝玉，乃潁陽許田之後。爲人慈仁，深明醫道，擢太醫院醫官。感飢荒之歲，乃罄其家貲，置丸藥數百斛，名曰：『救飢丹。』散與四方，食之，每食一丸，可飽四十餘日。飢民賴以不死者甚衆。至獻帝初平年間，黃巾賊起，天下大亂，許都又遭大荒，斗米千錢，人人菜色，個個鵠形。時許琰已故，其子許肅家尚豐盈，將自己倉穀盡數周給各鄉，遂挈家避亂江南，擇居豫章之南昌。有竈祭神將許氏世代積善，奏知玉帝，若不厚報，無以勸善！玉帝准奏，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將玄譜仙籍品秩，逐一查檢看有何仙輪當下世？仙官檢看畢，奏曰：『晉代江南當出一孽龍精，擾害良民，生養蛟黨繁盛。今輪係玉洞天仙降世，傳受女眞諶母飛步斬邪之法，斬滅蛟黨以除民害。』玉帝聞奏，即降旨宣取玉洞天仙，令他身變金鳳，口銜寶珠，下降許肅家投胎。有詩爲證：

御殿親傳玉帝書，　祥雲藹藹鳳銜珠；
試看凡子生仙種，　積善之家慶有餘！

却說吳赤烏二年三月，許肅妻何氏，夜得一夢，夢見一隻金鳳飛降庭前，口內銜珠，墜在何氏掌中。何氏喜而玩之，含于口中，不覺溜下肚子去了。因而有孕。許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年過三十無嗣，今幸有孕；懼的是何氏自來不曾生育，恐臨產艱難。那廣潤門有個占卦先生，混名『鬼推，』決斷如神。不免去問他個吉凶，或男或女，看他如何？許肅整頓衣帽，竟望廣潤門來。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擠不開的人頭，移不動脚步。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還輪他不上，只得叫上一聲：鬼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個舊相識，連忙的說道：『請進請進。』許員外把兩隻手排開了衆人，方纔挨得進去。相見禮畢，許員外道：『小人許肅敬來問個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請先生指教！』那先生就添上一炷香，唱上一個喏，口念四句：

虔叩六丁神，　文王卦有靈；
吉凶含萬象，　切莫順人情！

通陳了姓名意旨，把銅錢擲了六擲，占得個地天泰卦。先生道：『恭喜好一個男喜，』遂批上幾句云。

福德臨身旺，　青龍把世特；
秋風生桂子，　坐草却無虞。

許員外聞言甚喜，收了卦書，遂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回去對渾家說了，何氏心亦少穩。光陰似箭，忽到八月十五中秋，其夜天朗氣清，現出一輪明月，皎潔無翳。許員外與何氏玩賞貪看了一會，不覺二更將盡，三鼓初傳，忽然月華散彩，半空中仙音嘹喨，何氏只一陣腹痛，產下個孩兒，異香滿室，紅光照人，眞個是：

五色雲中呈鸑鷟，　九重天上送麒麟。

次早鄰居都來賀喜，所生即眞君也。形端骨秀，穎悟過人，年甫三歲，即知禮讓。父母乃取名遜，表字敬之。年十歲，從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作文寫字，不教自會，世俗無有能爲之師者。眞君遂棄書不讀，慕修養學仙之法，却沒有師傳，心常切切。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雲，字子元，自幼與眞君同窗，情好甚密，別眞君日久，特來相訪。眞君倒屣趨迎，握手話舊。子元見眞君談吐間有馳慕神仙之意，乃曰：「老兄少年高才，乃欲爲雲外客乎？」眞君曰：「悼愧，自思百年旦暮，欲求出世之方，恨未得明師指示！」子元曰：「兄言正合我意，往者因訪道友雲陽詹曉先生，言及西寧州有一人，姓吳名猛，字世雲，曾舉孝廉，仕吳爲洛陽令。後棄職而歸，得傳異人丁義神方，日以修煉爲事。又聞南海太守鮑靚有道德，往師事之，得其祕法。回至豫章，江中風濤大作，乃取所執白羽扇畫水成路，徐行而渡，渡畢，路復爲水。觀者大駭，於是道術盛行，弟子相從者甚衆。區區每欲拜投，奈母老不敢遠離。兄若不惜勞苦，可往師之。」眞君聞言大喜曰：「多謝指教！」眞君待子元別去，即拜辭父母，收拾行李，竟投西寧，尋訪吳君。有詩證曰：

無影無形仙路難，　未經師授莫躋攀；
胡君幸賜吹噓力，　打破玄元第一關。

話說眞君一念投師，辭不得路途辛苦，不一日，得到吳君之門，寫一個門生拜帖，央道童通報。吳君看是豫章門生許遜，大驚曰：「此人乃有道之士！」即出門迎接。此時吳君年九十一歲，眞君年四十一歲。眞君不敢當客禮，口稱「仙丈願受業於門下。」吳君曰：「小老粗通道術，焉能爲人之師？但先生此來，當盡剖露，豈敢自私，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自此每稱眞君爲「許先生」，敬如賓友。眞君亦尊吳君，而不敢自居。一日二人坐清虛堂，共談神仙之事。眞君問曰：「人之有生必有死，乃古今定理。吾見有壯而不老，生而不死者，不知何道可致？」吳君曰：「人之有生，自父母交姤，二氣相合，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五千日氣足，是爲十五童男。此時陰中陽半，可以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不知修養，則走失元陽，耗散眞氣，氣弱則有病，老死苦之

患。」眞君曰：『病老死苦，將何却之？』吳君曰：『人生所免病老死苦，在人中修仙，仙中昇天耳。』眞君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中昇天者何也？』吳君曰：『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爲仙，可以爲鬼。仙有五等，法有三成，持修在人而已。』眞君曰：『何謂法有三成，仙有五等？』吳君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所謂鬼仙者：少年不修，恣情縱欲，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以致病死，陰靈不散，成精作怪，故曰鬼仙。鬼仙不離於鬼也。所謂人仙者：修眞之士，不悟大道，惟小用其功。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嗽哂者，哂吐納之爲錯，著採補者，笑淸淨以爲愚。採陰取婦人之氣者，與縮金龜者不同，益陽食女子之乳者，與煉金丹不同，此等之流，止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成功但能安樂延齡而已，故曰人仙。人仙不離於人也。所謂地仙者：天仙之半，神仙之中，亦止小成之法。識坎離之交配，悟龍虎之飛騰，煉成丹藥，得以長生住世，故曰地仙。地仙不離於地也。所謂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得中成之法，抽鉛添汞，金精煉頂，玉液還丹，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生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歸三島，故曰神仙。神仙不離於神也。所謂天仙者：以神仙厭居三島，得大成之法，內外丹成，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授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天仙不離於天也。然修仙之要，煉丹爲急；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君宜謹記之！

丹之始，無上元君授聖主；法出先天五太初，遇元修煉身冲舉。

丹之祖，生育三才運今古；燦在鄱湖山澤間，志士採來作丹母。

丹之父，晞來飛上扶桑樹；萬道霞光照太虛，調和兎髓可烹煮。

丹之母，金晶瑩潔夜三五；烏兎摶搦不終朝，煉成大藥世無比。

丹之胎，烏肝兎髓鍼眞胚；一水三汞三砂質，四五三成明自來。

丹之光，三日結胎方入妙；萬丈紅光貫斗牛，五音六律隨時奏。

丹之質，紅紫光明人莫識；元自虛無黍米珠，色即是空空即色。

丹之體，十月脫胎丹始成；一粒一服百日足，改換形骨身長生。

丹之聖，九年煉就五霞鼎；藥力如添水火功，枯骨立起孤魂醒。

丹之室，上弦七號下弦八；中虛一寸號明堂，產出靈苗成金液。
丹之釜，垣廓壇爐須堅固；內外護持水火金，日丁金胎產盤古。
丹之竈，鼎曲相通似蓬島；上安垣廓護金爐，立煉龍膏幷虎腦。
丹之火，一日時辰十二個；文兮武兮要合宜，抽添進退莫太過。
丹之水，器憑勝負斯爲美；不潮不濫致中和，滋產靈苗吐金蕊。
丹之威，紅光耿耿冲紫薇；七星燦燦三台爛，天丁地甲皆皈依。
丹之竅，天地人兮各有奧；紫薇獄瀆及明君，三界精靈皈至道。
丹之彩，依方逐位安排派；青紅赤白黃居中，攝瑞招祥神自在。
丹之用，眞土眞鉛與眞汞；黑中取白赤中青，全憑水火靜中動。
丹之融，陰陽配合在雌雄；龍精虎髓鼎中烹，造化抽添火候功。
丹之理，龍膏虎髓靈無比；二家交姤仗黃精，屯蒙進退全終始。
丹之瑞，小無其內大無外；放彌六合退藏密，三界收來黍珠內。
丹之完，玉皇捧籙要天緣；等閒豈許凡人泄，萬劫之中始一傳。

眞君曰：『多謝指迷！敢問仙丈，五仙之中，已造到何仙地位？』吳君曰：『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過得小成之功，而爲地仙耳。若於神仙天仙，雖知門路，無力可攀。』遂將燒煉祕訣，幷白雲符書，悉傳與眞君。眞君頓首拜謝，相辭而歸。回至家中，厭居鬧市，欲尋名山勝地，以爲棲身之所。聞知汝南有一人，姓郭名璞，字景純，明陰陽風水之道，遨遊江湖。眞君敬訪之。璞一日早起，見鴉從東南而鳴，遂占一課，斷曰：『今日午時，當有一仙客，許姓者，到我家中；欲問擇居之事。』至日中，家童果報客至。璞慌忙出迎，禮罷，分賓而坐。璞問曰：『先生非許姓，爲卜居而來乎？』眞君曰：『公何以知之？』璞曰：『某今早卜卦如此，未知然否？』眞君曰：『誠然。』因自敘姓名，幷道卜居之意。璞曰『先生儀容秀偉，骨骼清奇，非塵中人物，富貴之地，不足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仙之地乎？』眞君曰：『昔呂洞賓居廬山而成仙，鬼谷子居雲夢而得道，今或無此吉地麼？』璞曰：『有，但當遍歷耳。』於是命童僕收拾行囊，與眞君同遊江

南諸郡，採訪名山。一日行至廬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壯，湖水還東，紫雲蓋頂，累代產昇仙之士。但山形屬土，先生姓許，羽音屬水，水土相尅，不宜居也。但作往來遊寓之所則可矣。』又行至饒州鄱陽，地名傍湖，璞曰：『此傍湖富貴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眞君曰：『此地氣乘風散，安得擬大富貴耶？』璞曰：『相地之法，道眼爲上，法眼次之。道眼者，憑目力之巧，以察山河形勢；法眼者，執天星河圖紫微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貴之地，天地所祕，神物所護，苟非其人，見而不見。俗云：「福地留與福人來」，正謂此也。』眞君曰：『今有此等好地，先生何不留一記，以爲他日之驗？』郭璞乃題詩一首爲記云：

行盡江南數百州，惟有傍湖出石牛；
鴈鵝夜夜鳴更鼓，魚鱉朝朝拜冕旒。
離龍隱隱居乾位，巽水滔滔入艮流；
後代福人來遇此，富貴綿綿八百秋。

許郭二人離了鄱陽，又行至宜春棲梧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朔，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見許郭二人登山採地，料必異人，遂迎至其家。詢姓名已畢，朔留二人宿於西亭，相待甚厚。眞君感其殷懃，乃告之曰：『子相貌非凡，可傳吾術。』遂密授修煉仙方。郭璞曰：『此居山水秀麗，宜爲道院，以作養眞之地。』王朔從其言，遂蓋起道院，眞君援筆大書「迎仙院」三字，以作牌額。王朔感戴不勝，二人相辭而去。遂行至洪都西山，地名金田，則見：

嵯嵯峨峨的山勢，突突兀兀的峰巒，活活潑潑的青龍，端端正正的白虎，圓圓淨淨的護沙，灣灣環環的朝水。山上有蒼蒼鬱鬱的虬髯美松，山下有翠翠青青的鳳尾修竹，山前有軟軟柔柔的龍鬚嫩草，山後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樟。也曾聞華華彩彩的鸞吟，也曾聞昂昂藏藏的鶴唳，也曾聞咆咆哮哮的虎嘯，也曾聞呦呦詵詵的鹿鳴。這山呵！比浙之天台，更生得奇奇絕絕，比閩之武夷，更生得岧岧嶢嶢，比池之九華，更生得迤迤邐邐，比蜀之峨眉，更生得秀秀麗麗，比楚之武當，更生得尖尖圓圓，比陝之終南，更生得巧巧妙妙，比魯之太山，更生得蜿蜿蜒蜒，比廣之羅浮，更生得蒼蒼弈弈。眞個是天下無雙勝境！江西第一名山。萬古精英此處藏！分明是個神仙宅。

却說郭璞先生，行到山麓之下，前觀後察，左顧右盼，遂將羅經下針，審了方向，撫掌大笑曰：『璞相地多矣，未有如此之妙！若求

富貴則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仙格。觀其岡阜厚圓，位坐深邃，三峰壁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且西山屬金，以五音論之，先生之姓，羽音屬水，金能生水，合得長生之局，舍此無他往也。但不知此地誰人爲主？』傍有一樵夫指曰：『此地乃金長者之業。』眞君曰：『旣稱長者，必是善人。』二人逕造其家。金公欣然出迎，歡若平生。金公問曰：『二位仙客，從何而至？』郭璞曰：『小子姓郭名璞，略曉陰陽之術。因此位道友姓許名遜，欲求棲隱之地，偶採寶莊，正合仙格，欲置一舍，以爲修煉之所，不知尊翁肯慨諾否！』金公曰：『第恐此地褊小，不足以處許君，如不棄，幷寒莊薄地數畝，悉當相贈。』眞君曰：『願訂價多少？惟命是從。』金公曰：『大丈夫一言，萬金不易，愚老拙直，平生不立文券。』乃與眞君索大錢一文，中破之，自收其半，一半付還眞君。眞君叩頭拜謝。三人分別而去。於是眞君辭了郭璞，擇取吉日，挈家父母妻子，凡數十口，徙於西山，築室而居焉。金公後封爲地主，眞官。金氏之宅，卽今玉隆萬壽宮是也。卻說眞君日以修煉爲事，煉就金丹，用之可以點石爲金，服之可以卻老延年。於是周濟貧乏，德義彰播。時晉武帝西平蜀，東取吳，天下一統，建元太康。從吏部尙書山濤之奏，詔各郡保舉孝廉賢能之士。豫章郡太守范寧見眞君孝養二親，雍睦鄉里，輕財利物，卽保舉眞君爲孝廉。武帝遣使臣束帛賫詔，取眞君爲蜀郡旌陽縣令。眞君以父母年老，不忍遠離，上表辭職，武帝不允，命本郡守催迫上任。捱至次年，眞君不得已，辭別父母妻子，只得起程。眞君有二姊，長姊事南昌盱君，夫早喪，遺下一子盱烈，字道徽，事母至孝。眞君憐其姊孀居無倚，遂築室於宅之西，奉姊居之，於是母子得聞妙道。眞君臨行，謂姊曰：『吾父母年邁，妻子尙不知世務，賢姊當代弟掌治家事。如有仙翁隱客相過者，可以禮貌相待！汝子盱烈，吾嘉其有仁孝之風，使與我同往任所。』盱母曰：『賢弟好去爲官，家下一應事體，爲姊的擔當，不勞遠念！』言未畢，忽有一少年上堂，長揖言曰：『吾與盱烈哥哥皆外甥也，何獨與盱兄同行，而不及我？』眞君視其人，乃次姊之子，復姓鍾離，名嘉，字公陽，新建縣象牙山西里人也。父母俱早喪，自幼依於眞君。爲人氣象恢弘，德性溫雅，至是欲與眞君同行，眞君許之。於是二甥得薰陶之力，神仙器量，從此以立。眞君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我本無心功名，奈朝廷屢聘，若不奉行，恐抗君命，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二親老邁，汝當朝夕侍奉，調護寒暑，克盡汝子婦之道！且兒女少幼，須不時敎訓，勤以治家，儉以節用，此是汝當然事也。』周夫人答曰：『謹領敎！』言畢拜別而行，不在話下。

話說眞君未到任之初，蜀中饑荒，民貧不能納租，眞君到任，上官督責甚嚴，眞君乃以靈丹點瓦石爲金，暗使人埋於縣衙後圃。一旦拘集貧民未納租者，盡至堦下，眞君問曰：『朝廷糧稅，汝等緣何不納？』貧民告曰：『輸納國稅，乃理之常，豈敢不遵！奈因饑荒不能

納爾。』眞君曰：『既如此，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圃，開鑿池塘，以作工數，倘有所得，卽來完納。』民皆大喜，卽往後圃開鑿池塘，遂皆拾得黃金，都來完納，百姓遂免流移之苦。鄰郡聞風者，皆來依附，遂至戶口增益。按一統志旌陽縣屬漢州，眞君飛昇後，改爲德陽，以表眞君之德及民也。其地賴眞君點金，故至今尙富，這話休題。那時民間又患瘟疫，死者無數，眞君符咒所及，卽時痊愈。又憐他郡病民，乃插竹爲標，置於四境溪上，焚符其中，使病者就而飲之，無不痊可。其老幼婦女羸羸不能自至者，令人汲水歸家飲之，亦復安痊。郡人有詩贊曰！

百里桑麻知善政，萬家煙井沐仁風！
明縣藻鑑秋陽暴，清逼冰壺夜月溶。
符滑江濱驅瘟病，金埋縣圃起民窮；
眞君德澤於今在，廟祀巍巍報厥功。

却說成都府有一人，姓陳名勳，字孝舉。因舉孝廉，官居益州別駕。聞眞君傳授吳猛道法，今治旌陽恩及百姓，遂來拜謁，願投案下，充爲書吏，使朝夕得領玄教。眞君見其人氣清色潤，遂付以吏職。既而見勳有道骨，乃引勳居門下爲弟子，看守藥爐。又有一人姓周名廣，字惠常，廬陵人也。乃吳都督周瑜之後，遊巴蜀雲臺山，粗得漢天師驅精斬邪之法。至是聞眞君深得仙道，特至旌陽縣投拜眞君爲師，願垂敎訓。眞君納之，職掌雷壇。二人自是得聞仙道之妙。眞君任旌陽既久，弟子漸衆，每因公餘無事，與衆弟子講論道法。

却說晉朝承平既久，外有五胡強橫，濁亂中原，那五胡？

匈奴劉淵居晉陽，羯戎石勒居上黨，
羌人姚弋仲居扶風，氐人符洪居臨渭，
鮮卑慕容廆居昌黎。

先是漢魏以來，收服夷狄，諸胡多居塞內。太子洗．馬江統勸武帝徙於邊地，免後日夷狄亂華之禍，武帝不聽。至是果然侵亂晉朝。太子惠帝愚蠢，賈后橫恣，殺戮大臣。眞君乃謂弟子曰：『吾聞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遂解官東歸，百姓聞知，扳轅臥轍而留，泣聲震地。眞君亦泣下，謂其民曰：『吾非肯舍汝而去，奈今天下不久大亂，吾是以爲保身之計。爾等子民，各務生業！』百姓不忍送

至百里之外，或數百里又有送至家中，不肯回者。眞君至家，拜見父母妻子，合家相慶，喜不自勝。即於宅東空地結茅爲屋，狀如營壘，令蜀民居之。蜀民多改其氏族，從眞君之姓，故號許氏營。却說眞君之妻周夫人對眞君言：『女姑年長，當擇佳配。』眞君曰：『吾久思在心矣。』遍觀衆弟子中有一人姓黃名仁覽字紫庭，建城人也。乃御史中丞黃輔之子。其人忠信純篤，有受道之器。眞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仁覽稟於父母擇吉備禮，在眞君宅上成婚。滿月後，稟於眞君同仙姑歸家省親。仙姑克盡婦道，仁覽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復拜辭父母，敬從眞君求仙學道。却說吳眞君猛時年一百二十餘歲矣，聞知眞君解綬歸家，自西安來相訪。眞君整衣出迎，坐定敍闊，命築室於宅西以居之。一日忽大風暴作，吳君即書一符，擲於屋上，須臾見有一青鳥銜去，其風頓息。眞君問曰：『此風主何吉凶？』吳君曰：『南湖有一舟經過，忽遇此風，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吾以此止之。』不數日，有一人深衣大帶，頭戴幅巾，進門與二君施禮曰：『姓彭名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自少舉孝廉，官至晉朝尚書左丞。因見天下將亂，托疾辭職，聞許先生施行德惠，參悟仙機，特來拜投爲師。昨過南湖，偶遇狂風大作，舟幾覆，吾乃呼天號救，俄有一青鳥飛來，其風頓息。今日得拜仙顏，實乃萬幸！』眞君即以吳君書符之事告之。彭抗拜謝不勝。遂挈家居豫章城中。旣而見眞君一子未婚，願將女勝娘爲配，眞君從之。自後待彭抗以賓禮，盡以神仙祕術付之。東明子有詩云：

二品高官職匪輕，一朝拋却拜仙庭；
不因懿戚情相厚，彭老安能得上昇？

此時眞君傳得吳猛遜術，猶未傳諶母飛步斬邪之法。有太白金星奏聞玉帝『南昌郡孽龍將爲民害，今有許遜原係玉洞眞仙降世，應在此人收伏，望差天使賚賜斬妖神劍，付與許遜，助斬妖精，免使黎民遭害。』玉帝聞奏，即宣女童二人將神劍二口，賚至地名柏林，獻與許遜，宣上帝之命，教他斬魅除妖，濟民救世。眞君拜而受之，回顧女童，已飛昇雲端矣。後人有詩嘆曰：

堅金烈火煉將成，削鐵吹毛耀日明；
玉女捧來離紫府，江湖從此水流腥。

且說江南有一妖物，號曰『孽龍。』初生人世，爲聰明才子，姓張名酷。因乘船渡江，偶值大風，其船遂覆，張酷溺於水中，彼時得附一木板，隨水漂流，泊於沙灘之上。肚中正餓，忽見明珠一顆，取而吞之。那珠不是別的珠，乃是那火龍生下的卵。吞了這珠却不餓

了。就在水中能游能泳，過了一月有餘，脫胎換骨，遍身盡生鱗甲，止有一個頭，還是人頭。其後這個畜生，只好在水中戲耍，或跳入三級巨浪、看魚龍變化。或撞在萬丈深潭，看蝦鼈潛遊。不想火龍見了，就認得是他兒子，噓了一氣，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來，即能千變萬化，於是呼風作雨，握霧撩雲。喜則化人形而淫人間之女子，怒則變精怪而興陸地之波濤。或壞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爲人間大患。誕有六子，數十年間生息蕃盛，約有千餘。兼之族類蛟黨甚多，常欲把江西數郡滾出一個大中海。一日，眞君煉丹於艾城之山，有蛟黨輒興洪水，欲漂流其丹室。眞君大怒，即遣神兵擒之，釘於石壁，今釘蛟石猶在。又揮起寶劍，將一蛟斬訖。不想那孽龍知道，殺了他的黨類，一呼百集，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打做一團兒。孽龍道：『許遜恁般可惡，欲誅吾黨，不報此讎，生亦枉然！』內有一班孽畜，有叫孽龍做公公的，有叫做伯伯的，有叫做叔叔的，有叫做哥哥的。說道：『不消費心，等我們去把那許遜抓將來，碎屍萬段，以洩其恨。』孽龍道：『聞得許遜傳授了與猛的法術，甚有本事，還要個有力量的去纔好。』內有一長蛇精說道：『哥哥等我去來。』孽龍道：『賢弟到去得。』於是長蛇精帶了百十個蛟黨，一齊冲奔許氏之宅，一字陣兒擺開，叫道：『許遜敢與我比勢麼？』眞君另是一夥蛟黨，仗劍在手問云：『你這些孽畜，有甚本事，敢與我相比？』長蛇精道：你聽我說：

鱗甲稜層氣勢雄，　神通會上顯神通；
開喉一旦能吞象，　伏氣三年便化龍。
巨口張時偏作霧，　高頭昂處便呼風；
身長九萬人知否，　繞遍崑崙第一峰。

長蛇精恃了本事，耀武揚威，衆蛟黨一齊踴躍，聲聲口口說道：『你不該殺了我家人，定不與你干休！』眞君曰：『只怕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我手中寶劍。』那長蛇精就弄他本事，放出一陣大風，又只見：

視之無影，聽之有聲，噫大塊之怒號，傳萬竅之跳叫。一任他砰砰磅磅，栗栗烈烈，撼天關，搖地軸，九天仙子也愁眉。那管他青青白白，紅紅黃黃，翻大海，攪大江，四海龍王同縮頸。雷轟轟，電閃閃，飛的是沙，走的是石，直恁的滿眼塵霾春起早。雲慘慘，霧騰騰，折也喬林，不也古木，說甚麼前村燈火夜眠遲？忽喇喇前呼後叫，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龍樓鳳閣，也教他萬瓦齊飛。吉都都橫衝直撞，亂捲斜拖，即如千丈虎狼穴，難道是一毛不拔。縱宗生之大志，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雖列子之泠然，吾未

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正是萬里塵沙陰晦暝，幾家門戶響敲推！多情折盡章臺柳，底事掀開社屋茅？

眞個好一陣大風也！眞君按劍在手，叱曰：『風伯等神好將此風息了！』須臾之間，那風寂然不動。誰知那些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來，則見：

石燕飛翔，商羊鼓舞。滂沱的雲中瀉下，就似傾盆；忽喇的空裏注來，豈因救旱！逼逼剝剝，打過那園林焦葉，東一片，西一片，翠色闌珊。淋淋篩篩，滴得那池沼荷花，上一瓣，下一瓣，紅粧零亂。溝面洪盈，倏忽間漂去高鳳庭前麥；簷頭長溜，須臾裏洗却周武郊外兵。這不是鞭將蜥蜴碧天上祈禱下的甘霖，這却是驅起鯨鯢滄海中噴將來的唾沫。正是茅屋人家煙火冷，梨花庭院夢魂驚；渠添濁水通魚入，地秀蒼苔滯鶴行。

眞個好一陣大雨也！眞君又按劍叱曰：『雨師等神好將此雨止了！』那雨一霎時間半點兒也沒了。眞君乃大顯法力，奔往長蛇精陣中，將兩口寶劍揮起，把長蛇精揮爲兩段。那夥蛟黨，見斬了蛇精，各自逃生；眞君趕上，一概誅滅。逕往羣蛟之所，尋取孽龍。那孽龍聞得斬了蛇精，傷了許多黨類，心裏那肯干休。就呼集一黨蛟精，約有千百之衆，人多口多，罵着眞君『騷道野道，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於是呼風的呼風，喚雨的喚雨，作霧的作霧，興雲的興雲，攛煙的攛煙，弄火的弄火，一齊奔向前來。眞君將兩口寶劍，左砍右斫，那蛟黨多了，怎生收伏得盡。況眞君此時未傳得諶母飛騰之法，只是個陸地神仙。那孽龍到會變化，冲上雲霄，就變成一個大鷹兒。眞個：

爪似銅釘快利，嘴似鐵鑽堅剛。展開雙翅欲飛揚，好似大鵬模樣！雲裏叫時聲大，林端立處頭昂。紛紛鳥雀盡潛藏，那個飛禽敢撞！

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忽喇地撲將下來，到把眞君臉上撾了一下，撾得血流滿面。眞君忙揮劍斬時，那鷹又飛在半空中去了。眞君沒奈何，只得轉回家中。那些蛟黨見傷得性命多了，亦各自收陣回去。却說眞君見孽龍神通廣大，敬來吳君處相訪，求在破蛟之策。吳君曰：『孽龍久爲民害，小老素有翦除之心。但恨道法未高，莫能取勝。汝今既擒蛟黨，孽龍必然忿怒，愈加殘害，江南休矣。』眞君曰：『如此奈何？』吳君曰：『我近日聞得鎭江府丹陽縣地名黃堂，有一女眞諶母，深通道術，吾與汝同往師之，叩其妙道，然後除此妖物，未爲晚也。』眞君聞言大喜，遂整行裝，與吳君共往黃堂，謁見諶母。諶母曰：『二公何人？到此有何見諭？』眞君曰：『弟

子許遜吳猛，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大為民害，吾二人有心殄滅，奈法術殊欠。久聞尊母道傳無極，法演先天，逕來懇求，望指示仙訣，實乃平生之至願也。』言訖，拜伏於地。諶母曰：『二公請起，聽吾言之！君等乃夙稟奇骨，名在天府。昔者孝心王自上清下降山東曲阜縣蘭公之家。謂蘭公曰：「後世晉代當出一神仙，姓許名遜，傳吾至道，是為衆仙之長。」遂留下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幷飛步斬邪之法，傳與蘭公。復令蘭公傳我，蘭公又使我收掌，以待汝等，積有四百餘年矣。子今既來，吾當傳授於汝。』於是選擇吉日，依科設儀，付出銅符鐵券，金丹寶鑑，幷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騰之術，及諸靈章祕訣，幷各樣符籙，悉以傳諸許君。今淨明法五雷法之類，皆諶母所傳也。諶母又謂吳君曰：『君昔者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孝悌王之道，唯許君得傳，汝當退而反師之也。』眞君傳道已畢，將欲辭歸。心中暗想：『今幸得聞諶母之教，每歲必當謁拜，以盡弟子之禮。』此意未形於言，諶母已先知矣。乃對眞君曰：『我今還帝鄉，子不必再來謁也。』乃取香茅一根，望南而擲，其茅隨風飄然。諶母謂眞君曰：『子於所居之南數十里，看香茆落於何處，其處立吾廟宇，每歲逢秋，一至吾廟足矣。』諶母言罷，空中忽有龍車鳳輦來迎，諶母卽淩空而去。其時吳許二君望空拜送，卽還本部。遂往尋飛茆之跡。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覓得香茆，已叢生茂盛，二君遂於此地建立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令匠人塑諶母寶像，嚴奉香火，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謁，卽今崇眞觀是也。朝謁之禮，猶在，眞君亦於黃堂立壇，悉依諶母之言，將此道法傳授吳君。吳君反拜眞君為師，自此二人始有飛騰變化之術。回至小江寓客店，主人宋氏見方外高人，不索酒錢，厚具相待，二君感其恭敬，遂求筆墨畫一松樹於其壁上而去。自二君去後，其松青鬱如生，風動則其枝搖搖，月來則其彩淡淡，露下則其色濕濕，往來觀者，日以千計。去則皆留錢謝之。宋氏遂至巨富。後江漲堤潰，店屋俱漂，惟松壁不壞。却說孽龍精被眞君斬其族類，心甚怒。又聞吳君同眞君往黃堂學法，於是命蛟黨先入吳君所居地方，殘害生命，為災降禍。眞君回至西寧，聞蛟孽腥風襲人，責備社伯：『汝為一縣鬼神之主，如何縱容他為害？』社伯答曰：『妖物神通廣大，非小神能制。』再三謝罪。忽孽龍精見眞君至，統集蛟黨，湧起十數丈水頭。那水波濤泛漲，怎見得好狠！

只聽得潺潺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顚。千丈波高漫道路，萬層濤激泛山巖。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弦。觸石滄滄噴碎玉，回湍渺渺漩渦圓。低低凸凸隨流蕩，大勢瀰漫上下連。

眞君見了這等大水，恐損壞了居民屋宇田禾。急將手中寶劍，望空書符一道，叫道：『水伯，急急收水！』水伯收得水遲，眞君大

怒，水伯道：『常言潑水難收，且從容些!』眞君欲責水伯，水伯大懼，須臾間將水收了，依舊是平洋陸地。眞君提着寶劍遲斬孽龍，那孽龍變作一箇巡海夜义，持鎗相迎，這一場好殺：

眞君劍砍，妖怪鎗迎，劍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仙眞。那一個揚威耀武欺天律，這一個禦暴除災轉法輪。眞仙使法身驅霧，魔怪爭强浪滾塵。兩家努力爭功績，皆爲洪都百萬民。

那些蛟黨見孽龍與眞君正殺得英雄，一齊前來助戰。忽然弄出一陣怪砂來，要把眞君眼目蒙蔽，只見：

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藹藹下天涯，白茫茫到處難開眼，昏暗暗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麵，粗粗翻覆似芝蔴。世間朧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塵囂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沙本是無情物，登時刮得眼生花。

此時飛沙大作，那蛟黨一齊吶喊，眞君呵了仙氣一口，化作一陣雄風，將沙刮轉。吳君在高阜之上，觀看妖孽，更有計大神通，於是運取掌心靈雷，望空打去。雖風雲雷雨，乃蛟龍所喜的，但此係吳君法雷，專打妖怪，則見：

運之掌上，震之雲間，颰颰爔爔可畏，轟轟劃劃初聞。燒起謝仙之火，烈推轉阿香之車輪。音赫赫，就似撞八荒之鼓，音聞天地；聲喤喤，又如放九邊之礮，響振軍屯。使劉先生失了雙筯，教蔡元中繞遍孤墳。聞之不及掩耳，當之誰不銷魂!眞個天仙手上威靈，振蛟魅胸中心膽傾。

那些羣孽，聞得這個法雷，驚天動地之聲，倒海震山之怒。唬得魂不附體。更見那眞君兩口寶劍，寒光閃閃，殺氣騰騰，孽龍當抵不住，就收了夜义之形，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潛蹤遁走。眞君乃捨了孽龍，追殺蛟黨，蛟黨四散逃去，眞君追二蛟至鄂渚，忽然不見。路逢三老人侍立，眞君問曰：『吾追蛟孽至此，失其蹤跡，汝三老曾見否?』老人指曰：『敢伏在前橋之下?』眞君聞言，遂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黨大驚，奔入大江，藏於深淵。眞君乃即書符數道，勑遣符使驅之。蛟孽不能藏隱，乃從上流奔出，眞君揮劍斬之，江水俱紅，此二蛟皆孽龍子也。今鄂渚有三聖王廟，橋名伏龍橋，淵名龍窩，斬蛟處名上龍口。眞君復回至西寧，怒社伯不能稱職，乃以銅鎖貫其祠門，禁止民間不許祭享。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居民祭祀者亦少。乃令百姓崇祀小神，其人姓毛，兄弟三人，即指引眞君橋下斬蛟者。今封葉佑侯，血食甚盛。眞君見吳君曰：『孽龍潛逃，蛟黨奔散，吾欲遍尋蹤跡，一併誅之。』吳君曰：『君自金陵遠回，令椿

豈大人，且須問省。吾諒此蛟孽，有師尊在，豈能復恣猖狂？待徐徐除之！』於是二君回過豐城縣杪針洞。眞君曰：『後此洞必有蛟螭出入，吾當鎭之。』遂取大杉木一根，書符其上以爲楔，至今其楔不朽。又過奉新縣，地名藏溪，又名蛟穴，其中積水不竭。眞君曰：『此溪乃蛟龍所藏之處』，遂舉神劍劈破溪傍巨石，書符鎭之，今鎭蛟石猶在。又過新建縣，地名嘆早湖，湖中水蛭甚多，皆是蛟黨奴隸，散入田中，嚔人之血。眞君惡之，遂將藥一粒投於湖中，其蛭永絕。今名藥湖。復歸郡城，轉西山之宅，回見父母一家具慶，不在話下。却說眞君屢敗孽龍，仙法愈顯，德著人間，名傳海內。時天下求爲弟子者不下千數，眞君却之不可得，乃削炭化爲美婦數百人，夜散辜弟子寢處。次早驗之，未被炭婦汚染者得十人而已。先受業者六人，

陳勳字孝舉，成都人。

周廣字惠常，廬陵人。

黃仁覽字紫庭，建城人。眞君之婿。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其女配眞君之子。

盱烈字道微，南昌人。眞君外甥。

鍾離嘉字公陽，新建人。眞君外甥。

後相從者四人，

曾亨字典國，泗水人。骨秀神慧，孫登見而異之，乃潛心學道，遊於江南，居豫章之豐城眞陽觀。聞眞君道法，投於門下。

時荷字道陽，鉅鹿人。少出家，居東海沐陽院奉仙觀，修老子之敎。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授以胎息導引之術，頗能辟穀，亦能役使鬼神。慕眞君之名，徒步踵門，願充弟子。

甘戰字伯武，豐城人。性喜修眞，不求聞達，徑從眞君學道。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其父施朔仕吳，因移居於九江赤烏縣。岑狀貌雄傑，勇健多力，時聞眞君斬蛟立功，喜而從之。眞君使與甘戰各持神劍，常侍左右。

這弟子十人，不被炭婦染汚。眞君嘉之，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時刻相從，即異時上昇諸徒也。其餘被炭婦所汚者，往往自愧而

去。今炭婦市猶在。眞君謂施岑甘烈曰：『目今妖孽爲害，變化百端，無所定向。汝二人可向鄱陽湖中追而尋之。』施岑欣然領命，仗劍而去。夜至鄱陽湖中，登石臺之上，望之，今饒河口有眺臺，俗呼爲釣臺非也。此蓋施岑眺望妖蜃出沒之所耳。其時但見一物隱隱如蛇，昂頭擺尾，橫亘數十里。施岑曰：『妖物今在此乎？』即拔劍揮之，斬其腰至次日天明視之，乃蜈蚣山也。至今其山斷腰，山跡猶在。施岑謂甘烈曰：『黑夜吾認此山，以爲妖物，今誤矣，與汝倘當盡力追尋。』却說孽龍精被眞君殺敗，更傷了二子，幷許多族類，咬牙嚼齒，以恨眞君。聚集衆族類商議，欲往小姑潭求老龍報仇。衆蛟黨曰：『如此甚好。』孽龍乃奔入小姑潭深底。那潭不知有幾許深，諺云：『大姑闊萬丈，小姑深萬丈。』所以叫做小姑潭。那孽龍到萬丈潭底，只見：

水泛泛漫天，浪層層拍岸。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雖是個中流砥柱，江下而有一所老龍潭，却似個不朽龍宮。那龍宮盡的碧磷磷鴛鴦瓦，圍的光閃閃孔雀屏。垂的疎朗朗翡翠簾，擺的彎環環虎皮椅。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龍女侍在堂下，龍兵繞在宮前，夜叉立在門邊，龍子龍孫列在階上。眞個是江心渺渺無雙景，水府茫茫第一家。

說那老龍出處，他原是黃帝荊山鑄鼎之時，騎他上天。他在天上貪毒，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羅隨闍尊者。尊者養他在鉢盂裏，養了千百年，他貪毒的性子不改，走下世來，就喫了張果老的驢，傷了周穆王的八駿。朱漫泙心懷不忿，學就個屠龍之法，要下手着他，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後園之中橘子裏面。那兩個着棋的老兒與他做龍脯，他又走到葛陂中來，撞着費長房打一棒，他就忍着疼奔走華陽洞去。那曉得吳綽的斧子又利害些，當頭一劈，受了老大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曾破，却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再也上天不得。因此上拜了小姑娘娘，求得這所萬丈深潭，蓋造個龍宮恁般齊整。却說那孽龍奔入龍宮之內，投拜老龍，哭哭啼啼，告訴前情。說道：『許遜斬了他的兒子，傷了他的族類，苦苦還要擒他。』言罷，放聲大哭。那龍宮大大小小，那一個不淚下。老龍曰：『兎死狐悲，物傷其類。許遜既這等可惡，待我拿來與你復讎。』孽龍曰：『許遜傳了諶母飛步之法，又得了玉女斬邪之劍，神通廣大，難以輕敵。』老龍曰：『他縱有飛步之法，飛我老龍不過，他縱有斬邪之劍，斬我老龍不得。』於是即變作個天神模樣，三頭六臂，黑臉獠牙，則見：

身穿着重重鐵甲，手提着利利鋼叉。頭戴着金盔，閃閃耀紅霞，身跨着奔奔騰騰的駿馬。雄糾糾英風直奮，威凜凜殺氣橫加。
一心心要與人報冤家，古古怪怪的好怕。

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巡江夜义，守宮將卒，人人喝采，個個稱奇，道『好一個妝束！』孽龍亦搖身一變，也變作天神模樣，你看他怎生打扮？則見：

面烏趙玄壇般黑，身挺挺鄧天王般長。手持張翼德丈八長鎗，就好似斗口靈官的形狀。口吐出葛仙眞君的騰騰火焰，頭放着華光菩薩的閃閃豪光。威風凜凜貌堂堂，不比前番模樣。

那孽龍打扮出來，龍宮之內，可知人人喝采，個個誇奇。兩個龍妖一齊打個旋風，奔上岸來。老龍居左，孽龍居右，蛟黨列成陣勢，准備眞君到來迎敵。不在話下。施岑與旿烈從高阜上一望見那妖氣彌天，他兩個少年英勇，也不管他勢頭來得大，也不管他黨類來得多，就掣手中寶劍，跳下高阜來與那些妖怪大殺一場。施旿二人雖傳得眞君妙訣，終是寡不敵衆，三合之中，當抵不住，敗陣而走。老龍與孽龍隨後趕殺，施岑大敗，回見眞君，具說前事。眞君大怒，遂提着兩口寶劍，命甘戰、時荷二人同去助陣。駕一朵祥雲，逕奔老龍列陣之所。那孽龍見了，自古「讎人相見，分外眼睜」，就提那長鎗逕來刺着眞君。老龍亦舉起鋼义逕來义着眞君。好一個眞君，展開法力，將兩口寶劍，左遮右隔，只見：

這一邊揮寶劍，對一枝長鎗倍增殺氣；那一邊揮寶劍，架一管鋼义頗長精神。這一邊砍將去，就似那呂梁瀉下的狂瀾，如何當抵？那一邊斫將去，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塊，怎樣支撐。這一邊施高強武藝，殺一個鵲入鴉羣，那一邊顯凜烈威風，殺一個虎奔羊穴。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泥。那一邊使一個浪滾陸地的勢兒，殺得他塵土茫茫歸大海。眞個是發開覆地翻天手，要斬興波作浪邪。

二龍與眞君混戰未分勝敗，忽翻身騰在半空，却要呼風喚雨，飛砂走石，來捉眞君。此時眞君已會騰雲駕霧，遂趕上二龍，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後落下平地又戰。那些蛟黨見眞君法大，二龍漸漸當抵不住，一齊掩殺過來。時荷、甘戰二人乃各執利劍，亦殺入陣中。你看那師徒們橫衝直撞，那些妖孽怎生抵敵得住？那老龍力氣不加，三頭中被眞君傷了一頭，六臂中被眞君斷了一臂，遂化陣清風去了。孽龍見老龍敗陣，心中慌張，恐被眞君所捉，亦化作一陣清風，望西而去。其餘蛟黨，各自逃散。有化作螽斯，在麥隴上逼逼剝剝跳的；有化作青蠅，在棘樹上嘈嘈雜雜鬧的；有化作蚯蚓，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有化作蜜蜂，在花枝上擾擾攘攘採的；有化作蜻蜓，在雲霄裏輕輕款款飛的；有化作土狗子，不做聲，不做氣，躲在田傍下的。彼時眞君追趕妖孽，走在田傍上經過，忽失了一

足，把那田傍踹開。只見一道妖氣，迸將出來。眞君急忙看時，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裏。眞君將劍一揮，砍成兩截，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後人有詩嘆曰：

自笑蛟精不見機，　苦同仙子兩相持；
今朝揮起無情劍，　又斬親生第五兒。

却說眞君斬了孽龍第五子。急忙追尋孽龍，不見蹤影。遂與二弟子且回豫章。吳君謂眞君曰：『目今蛟黨還盛，未曾誅滅，孽龍有此等助威添勢，豈肯罷休！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使他勢孤力弱，一舉可擒。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眞君曰：『言之有理。』遂即同施岑甘戰陳勳盱烈鍾離嘉羣弟子隨已出外追斬蛟黨。猶恐孽龍精潰其郡城，留吳君彭抗在家鎭之。於是眞君同羣弟子，或登高山，或往窮谷，或經深潭，或詣長橋，或歷大湖等處尋取蛟黨滅之。眞君一日至新吳地方，忽見一蛟變成一水牛，欲起洪水，渰沒此處人民。噓氣一口漲水一尺，噓氣二口長水二尺。眞君大怒揮劍欲斬之，那蛟孽見了眞君，魂不附體，遂奔入潭中而去。眞君卽立了石碑一片，作鎭蛟之文以禁之，其文曰：

奉命太玄，得道眞仙。刼終刼始，先地先天。無量法界，玄之又玄。勤修無遺，白日昇仙。神劍落地，符法昇天。妖邪喪膽，鬼精逃潛。

其潭至今名曰鎭龍潭，石碑猶存。一日，眞君又行至海昏之上，聞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長有數里，人畜在氣中者，卽被吞吸。江湖舟船，多遭其覆溺，大爲民害。施岑登北嶺之高而望之，見其毒氣漲天，乃嘆曰：『斯民何罪，而久遭其害也？』遂稟眞君，欲往誅之。眞君曰：『吾聞此畜妖氣最毒，搪突其氣者，十人十死，百人百亡，須待時而往。』良久，俄有一赤烏飛過，眞君曰：『可矣。』言赤烏報時，天神至，地神臨，可以誅妖。後於其地立觀，名候時觀，又號赤烏觀。且說那時眞君引羣弟子前至蛇所。其蛇奮然躍出深穴，舉首高數十丈，眼若火炬，口似血盆，鱗似金錢，口中吐出一道妖氣，則見：

冥冥濛濛，比蚩尤迷敵的大霧；昏昏暗暗，例元規汚人的飛塵。飛去飛來，却似那漢殿宮中結成的黑塊。滾上滾下，又似那太山岩裏吐出的頑雲。大地之中，遮蔽了峯巒嶺岫；長空之上，隱藏了日月星辰。瀰瀰漫漫，漲將開千有百里；霏霏拂拂，當着了十無一生。正是妖蛇吐氣三千丈，千里猶聞一陣腥。

眞君呼一口仙風，吹散其氣。率弟子各揮寶劍，鄉人麾旗擂鼓，吶喊振天相助。妖蛇全無懼色，奔將過來，眞君運起法雷，劈頭打

去，犨用神劍一指，蛇乃却步。施岑甘戰二人，奮勇飛步縱前，施踏其首，甘踹其尾，眞君先以劍劈破其顙，陳勳再引劍當中腰斬之，蛇腹遂爾裂開。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長有數丈，施岑欲斬之，眞君曰：『彼母腹中之蛇，未曾見天日，猶不曾加害於民，不可誅之。』遂叱曰：『畜生好去，我放汝性命，毋得害人！』小蛇懼怯，奔行六七里，聞鼓噪之聲，猶反聽而顧其母。此地今爲蛇子港。羣弟子再請追而戮之，眞君曰：『旣放其生而又追戮之，是心無惻隱也。』蛇子遂得入江。今有廟在新建吳城，甚是靈感。宋眞宗勅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王廟是也。大蛇旣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積骨洲。眞君入海昏經行之處，皆留壇靖，凡有六處。通候時之地爲七：一曰進化靖，二曰節奏靖，三曰丹符靖，四曰華表靖，五曰紫陽靖，六曰霍陽靖，七曰列眞靖，其勢布若星斗之狀，蓋以鎭壓其後也。其七靖今皆爲道觀，或爲寺院。巨蟒旣誅，妖血汚劍，於是洗磨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新建有磨劍池試劍石猶在。眞君謂諸徒曰：『蛟黨除之莫盡，更有孽龍精通靈不測，今知我在此，若伺隙潰我郡城，恐吳彭二人莫能懾服。莫若棄此而歸。』施岑是個勇士。謂曰：『此處妖孽甚多，再尋幾日，殺幾個回去却好。』眞君曰：『吾在外日久，恐吾郡蛟黨又聚作一處，可速歸除之！』於是悉離海昏而行。海昏鄉人感眞君之德，遂立生祠，四時享祭，不在話下。且說孽龍精果然深恨眞君，乘其遠出，欲將豫章郡滾成一海，以報前仇。遂聚集敗殘蛟黨，尙有七八百餘，孽龍曰：『昨夜月離於畢，今夜酉時，主天陰晦暝，風雨大作，我與爾等趁此機會，把豫章郡一滾而沉，有何不可？』此時正是午牌時分，吳君猛與彭君抗恰從西山高處，舉目一望，只見妖氣漫天，乃曰：『許師往外誅妖，不想妖氣盡聚於此。』言未畢，忽見豫章郡社伯井土地等神，來見吳君說：『孽龍又聚了八百餘蛟黨，欲攪翻江西一郡，變作滄海，只待今夜酉牌時分風雨大作之時，就要下手。有等居民，聞得此信，皆來小神廟中，叩頭磕腦，叫小神保他。我想江西不沉却好，若沉了時節，正是泥菩薩落水，自身難保，還保得別人？伏望尊仙怎生區處？』吳君聽說此事，到喫了一大驚。遂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吳君謂彭君曰：『爾且仗劍一口，驅使神兵，先往江前江後尋邏。』彭君去了，吳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取過一個五雷的令牌，使了一口七星的寶劍，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念了幾句乾羅恒那九龍破穢眞君的神咒，揑了一個三台的眞訣，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乃飛符一道，遥差年值功曹，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叫那太陽帝君，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却將酉時翻作午時，就要如魯陽揮以長戈，卽返三舍，虞公指以短劍，却轉幾分的日子。又飛符一道，遥差月值功曹，送至月宮太陰星君處投下。叫那太陰星君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却將亥時翻作酉時，就要如團團離海角，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又飛符一道，遥差日值功曹，

送至風伯處案下，叫那風伯今晚將大風息了，一氣不要吹噓，萬竅不要怒叫，切不可過江掀起龍頭浪，拂地吹開馬足塵，就樹撮將黃葉落，入山推出白雲來。又飛符一道，逕差時值功曹，送至雨師處投下。叫那雨師今晚收了雨脚，休要得點點滴滴打破芭蕉，淋淋漓漓洗開苔蘚，頹山黑霧傾濃墨，倒海衝風瀉急湍，勢似陽侯誇溟海，聲如項羽戰章邯。又飛符一道，差那律令大神，逕到雷神處投下。叫那雷神今晚將五雷藏着，休得要驅起那號令，放出那霹靂，轟轟烈烈，使一鳴山嶽震，再鼓禹門開，響激天關轉，身從地穴來。又飛符一道，差着急脚大神，送至雲師處投下。叫他今晚捲起雲頭，切不可氤氤氳氳，遮掩天地，渺渺漠漠，蒙蔽江山，使那重重翼翼，飛層漢，疊疊從龍出遠波，太行遊子思親切，巫峽襄王入夢多。吳君遣符已畢，又差那社伯等神，火速報知眞君，急回豫章郡，懾伏孽妖，毋得遲誤。吳君調撥已畢，遂親自仗劍，鎭壓孽蛟，不在話下。却說孽龍精只等待日輪下去，月光上來的酉牌時分，就呼風喚雨，驅雲使雷，把這豫章一郡滾沉。不想長望短望，日頭只在未上照耀，叫他下去，那日頭就相似縛下一條繩子，再也不下去。孽龍又招那月輪上來，這月輪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再也不上來。孽龍怒起，也不管酉時不酉時，就命取蛟黨，大家呼着風來。誰知那風伯遵了吳君的符命，半空中叫道：『孽龍！你如今學這等歪，却要放風，我那個聽你！』孽龍呼風不得，就去叫雷神打雷。誰知那雷神遵了吳君的符命，半下兒不響。孽龍道：『雷公雷公！我往日喚你，少可有千百聲，今日半點聲氣不做，敢害啞了？』雷神道：『我到不害啞，只是你今日害顚。』孽龍見雷公不響，無如之奈，只得叫聲『雲師快興雲來！』那雲師遵了吳君的符命，把那千般萬鬆之雲，只卷之退藏於密，那肯放之彌於六合。只見玉宇無塵，天清氣朗，那雲師還在半空中唱一個「萬里長江收暮雲」耍子哩。孽龍見雲師不肯興雲，且去問雨師討雨。誰知那雨師亦遵了吳君的符命，莫說是千點萬點灑將下來，就是半點兒也是沒有的。孽龍精望日日不沉，招月月不上，呼風風不至，喚雨雨不來，驅雷雷不響，使雲雲不興。直激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遂謂衆蛟黨曰：『我不要風雲雷雨，一小小豫章郡，終不然滾不成海？』遂聳開鱗甲，翻身一轉，把那江西章江門外，就沉了數十餘丈。吳君看見，即忙飛起手中寶劍，駕起足下祥雲，直取孽龍。孽龍與吳君廝戰，彭君亦飛劍助敵。在江西城外大殺一場。孽龍招取黨類，一湧而至，在上的變成無數的黃蜂，撲頭撲腦亂丁。在下的變成滾滾的長蛇，遍足亂繞。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長又長，大又大，手執金戈，與吳君彭君混戰。好一個吳君。又好一個彭君！上殺個雪花蓋頂，戰住狂蜂。下殺個枯樹盤根，戰住長蛇。中殺個鷂子翻身，抵住孽龍。自未時殺起，殺近黃昏，忽眞君同着諸弟子到來，大喝一聲『許遜在此！孽畜敢肆害麼？』諸蛟黨皆有懼色。孽龍見了眞君，咬定牙根，要報前仇。乃謂孽蛟

曰：『今日遭此大難，我與爾等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諸蛟踴躍言曰：『父子兄弟，當拚命一戰，勝則同生，敗則同死。』遂與孽龍精力戰眞君怎見得利害！

愁雲蔽日，殺氣漫空，地覆天翻，神愁鬼哭。仙子無邊法力，妖精許大神通。一個萬丈潭中孽怪，舞着金戈；一個九重天上眞仙，飛將寶劍。一個稜稜層層甲鱗竦動，一個變變化化手段高强。一個呵一口妖氣，霧漲雲迷；一個吹一口仙風，天清氣朗。一個領蛟子蛟孫戰眞仙，恰好似八十萬曹兵鏖赤壁；一個同仙徒仙弟收妖孽，却好似二十八漢將鬧昆陽。一個翻江流，攪海水，重重疊疊湧波濤。一個撼乾樞，搖坤軸，烈烈轟轟運霹靂。一個要爲族類報了寃仇，一個要爲生民除將禍害。正是兩邊齊角力，一樣顯神機；到頭分勝敗，畢竟有雄雌！

却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眞君，眞君正要拿住他，以絕禍根。那些蛟黨終是心中懼怯，眞君的弟子們，各持寶劍，或斬了一兩個的，或斬了三四個的，或斬了五六個的，噴出腥血，一片通紅。周廣一劍，又將孽龍的第二子斬了。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只有孽龍與眞君獨戰回頭一看，蛟黨無一人在身傍，也只得跳上雲端，化一陣黑風而走。眞君急追趕時，已失其所在。乃同衆弟子回歸。眞君謂吳猛曰：『此番若非君之法力，數百萬生靈，盡葬於波濤中矣！』吳君曰：『全仗尊師殺退蛟孽，不然，弟子亦危也。』却說孽龍屢敗，除殺死族類外，六子之中，已殺去四子。衆蛟黨恐眞君誅己，心快快不安，盡皆變去。止有三蛟未變，三蛟者：二蛟係孽龍子，一蛟係孽龍孫，藏於新建洲渚之中。其餘各變形爲人，散於各郡城市鎭中，逃躲災難。一日，有眞君弟子曾亨入於城市，見二少年狀貌殊異，鞠恭長揖，向曾亨問曰：『公非許君高門乎？』曾亨曰：『然。』既而問少年曰：『君是何人也？』少年曰：『僕家居長安，累世崇善。遠聞許公深有道術，誅邪斬妖，必仗神劍，願聞此神劍，有何功用？』曾亨曰：『吾師神劍，功用甚大，指天天開，指地地裂，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其鋒，千妖莫能攖其銳。出匣時，霜寒雪凜，耀光處，鬼哭神愁，乃天賜之至寶也。』少年曰：『世間之物，不知亦有何物可當賢師神劍，而不爲其所傷？』曾亨戲謂之曰：『吾師神劍，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其餘他物皆不能當也。』少年聞言，遂告辭而去。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變也。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言，盡說與黨類知悉。眞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甘戰，令其遍尋蛟黨誅之。蛟黨以甘施二人尋追甚緊，遂皆化爲葫蘆冬瓜，泛滿江中。眞君登秀峯之巔，運神光一望，乃呼施岑甘戰謂曰：『江中所浮者，非葫蘆冬瓜，乃蛟精餘黨也。汝二人可履水內斬之。』於是施岑甘戰飛步水上，舉劍望葫蘆亂砍。那冬瓜葫蘆乃

是輕浮之物，一砍即入水中，不能得破。正懊惱之間，忽有過往大仙在虛空中觀看，遂令社伯之神，變爲一八哥鳥兒，在施岑甘戰頭上叫曰：『下剔上，下剔上。』施岑大悟，即舉劍自下剔上，滿江蛟黨，約有七百餘性命，連根帶蔓，悉無噍類。江中碧澄澄流水，變爲紅滾滾波濤。止有三蛟未及變形者，因而獲免。眞君見蛟黨盡誅，遂封那八哥鳥兒頭上一冠，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皆有一冠。眞君斬盡蛟黨，後人有詩嘆曰：

神劍稜稜辟萬邪，　碧波江上砍葫瓜；
孽龍黨類思翻海，　不覺江心殺自家。

且說孽龍精所生六子，已誅其四。蛟黨千餘，俱被眞君誅滅。止有第三子，與第六子，幷有一長孫，藏於新建縣洲渚之中，尚得留命。及聞眞君盡誅其蛟類，乃大哭曰：『吾父未知下落，今吾等兄弟六人，傳有子孫六七百，幷其族類，共計千餘。今皆被許遜勦滅，止留我兄弟二人，幷一姪在此。吾知許遜道法高妙，豈肯容我叔姪們性命？不如前往福建等處，逃躲殘生，再作區處。』正欲起行，忽見眞君同弟子甘戰施岑卒至，三蛟急忙逃去。眞君見一道妖氣衝天而起，乃指與甘施二人曰：『此處有蛟黨未滅，可追去除之，以絕其根。』眞君遂與甘施二人，飛步而行，躡蹤追至半路，施岑飛劍斬去一尾，追至福建延平府，地名滸洋九里潭，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眞君召鄉人謂曰：『吾乃豫章許遜，今追一蛟精至此，伏於此潭，吾今將竹一根，插於潭畔石壁之上，以鎮壓之，不許殘害生民。汝等居民，勿得砍去！』言畢，即將竹插之，囑曰：『此竹若罷，許汝再生，此竹若茂，不許再出。』至今潭畔，其竹母若凋零，則復生一筍，成竹替換復茂。今號爲『許眞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往來舟船，有商人見其蛟者，其蛟無尾。更有一蛟被眞君與甘施二人，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有一寺名懷玉寺，其寺有一長老，法名全善禪師。在法堂誦經，忽見一少年，走入寺中哀告曰：『吾乃孽龍之子，今被許遜勦滅全家，追趕至此，望賢師憐憫，救我一命，後當重報！』長老曰：『吾聞豫章許遜道法高妙，慧眼通神，吾此寺中，何處可躲？』少年曰：『長老慈悲爲念，若肯救拔小人，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藏於賢師掌中，待許遜到寺，賢師只合掌誦經，方保無事。』長老允諾，少年即化爲粟米一粒，入於長老掌中躲訖。眞君與甘戰施岑二人，趕入寺中，謂長老曰：『吾乃豫章許遜，趕一蛟精至此，今在何處？可令他出來見我！』長老也不答應，只管合掌拱手，口念眞經。眞君不知藏在長老掌中，遍尋不見，遂往寺外前後各處尋之，並不見蹤跡。施岑曰：『想蛟精去矣，吾等合往他處尋趕。』卻說蛟精以眞君去寺已遠，乃復化爲少年，拜謝長老曰：『深蒙賢師活

命之恩無可報答，望賢師分付寺中，着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擂鼓，容我報答一二。」長老依言，分付師兄師弟，徒子徒孫等訖。及至三日，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冷氣颼颼，土木自動。長老大驚，謂僧衆曰：『吾觀孽龍之子，本是害人之物，得我救命，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動鐘鼓。」今止三日，風景異常，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若不打動鐘鼓，莫誠望他報恩，此寺反遭其害，那時悔之晚矣。』於是即令僧衆撞起那東樓上華鐘。那鐘兒響了一百單八聲，榮榮汪汪，正是梵王宮裏鯨聲吼，商客舟中夜半聞。又打期那西樓上畫鼓。那鼓兒擂了一個三起三煞，叮叮咚咚，正是儼若雷鳴雲漢上，恍疑鼉吼海濤中。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喫了一驚，即轉身又化爲少年，回到寺中，來見長老言曰：『吾前日分付寺中，七日勿動鐘鼓，意欲將寺門外前後高山峻嶺，滾成萬畝良田，報答我師活命之恩。今纔三日，止將高山上略盪得平些，滾有泉出；未及如數，而吾師即動鐘鼓，其故何也？』長老以狂風頓起，山動地動爲對。那少年不勝嘆息。長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後觀之，但見高峻之處，皆盪得坦平，滾滾泉流不竭，至今懷玉寺中，不止千頃平坦良田，蓋亦蛟精報恩所致。却說眞君離了寺門，遍尋不見蛟精，乃復回高處望之；只見妖氣依原還在寺中。乃與甘施二人，又來寺中尋覓，其蛟精知眞君復來，即先化爲一僧，拜辭長老言曰：『吾族中有衆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兄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言畢垂淚而別。眞君果復至寺中，只見妖氣出外，遂乃躡跡追至建陽地名葉墩。遙見一僧，知是蛟精所變。乃令甘施二弟子，追趕至近，甘施意欲斬之，眞君連忙喝住曰：『不可，此物雖是害人，今化爲僧，量必改惡還善。』遂叱曰：『孽畜，我今赦汝前去，汝務要從善修行，勿害生民！吾有諦語，分付與汝，汝勞心記着！逢湖則止，逢仰則住。』分付已畢，遂縱之而去。甘戰叱曰：『孽畜，我師父饒了你性命，再不要害人！』施岑亦叱曰：『孽畜，你若不遵我師父諦語，再若害人，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那僧含羞亂竄而去。脫離了葉墩地方，來至一村，前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乃問曰：『此處是何地方？』牧童答曰：『此處地方貴湖，前面一山，名曰仰山。』僧聞牧童之言，乃大喜曰：『適聞承眞君分付「逢湖則止，逢仰則住。」今到此處，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遂憩於路旁水田之間，其中間泉水，四時不竭，此地名龍窟。後乃名離龍窟。龍僧即於仰山修行，法名古梅禪師。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當時之水，古梅將指頭在石壁上亂指，皆有泉出，其寺田糧亦廣，至今猶在。眞君即於葉墩立一觀，名曰眞君觀，遙與仰山相對，以鎭壓之。其觀至今猶存。却說眞君又追一蛟精，其蛟乃孽龍第一子之子，孽龍之長孫也。此蛟直走至福州南臺，躲避潛其蹤跡。眞君命甘施二弟子，遍處尋索，乃自立於一石上，垂綸把釣，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眞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開。石至今猶在。因名爲釣龍石。

只見扯起一個大螺，約有二三丈高大，螺中有一女子現出，眞君曰：「汝妖也！」那女子雙膝跪地，告曰：「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聞尊師傳得仙道，欲求指教修眞之路。故乘螺舟特來相叩。」眞君乃指以高蓋山，可爲修煉之所。且曰：「此山有苦參甘草上有一井，汝將其藥投於井中，日飲其水，久則自可成仙。」遂命女子復入螺中，用巽風一口吹螺舟浮於水面，直到高蓋山下。女子乘螺於此，其螺化爲大石，至今猶在。遂登山採取苦參甘草等藥，日於井中投之，飲其井泉，後女子果成仙而去。至今其鄉有病者，汲井泉飲之，其病可愈。却說施岑甘戰回見眞君，言蛟精無有尋處。眞君登高山絕頂以望，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乃謂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鐵佛一座，置於井上壓之。其鐵佛至今猶在。眞君收伏三蛟已畢，遂同甘戰施岑復回豫章。再尋孽龍誅之。後人有詩嘆曰：

迢迢千里到南閩，尋覓蛟精駕霧雲；
到處留名留異跡，今人萬古仰眞君。

却說孽龍既不能滾沉豫章，其族黨變爲瓜瓠，一概被眞君所滅。所生六子，斬了四子，只有二子一孫，猶未知下落。越思越惱，只得又奔往洋子江中，見了火龍父親，哭訴其事。火龍曰：「四百年前，孝悌明王傳法與蘭公，却使蘭公傳法與諶母，諶母傳法與許遜。吾知許遜一生，汝等有此難久矣。故我當時就令了鼉師，統領蝦兵蟹將，要問他追了金丹寶鑑銅符鐵券之文。誰知那蘭公將我等殺敗。我彼時少年精壯，也奈何蘭公不得。今日有許多年紀，筋力憔悴，還奈得許遜何！這憑你自去。」孽龍嘆曰：「今人有說，父不顧子的世界，果然果然。」火龍罵曰：「畜生！我滿眼的孫子，今日被你不長進，敗得一個也沒了，還來怨我父親！」遂打將孽龍出來。孽龍見父親不與他做主，遂在江岸上放聲大哭。驚動了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彼時太子領龍王鈞旨，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掛，手執鋼刀，正在此巡邏長江，認得是火龍的兒子。即忙問曰：「你在此哭甚事？」孽龍道：「吾族黨千餘，皆被許遜誅滅，父親又不與我作主，我今煢煢然若喪家之狗，怎的由人不哭。」太子曰：「自古道家無全犯，許遜怎麽就殺了你家許多人？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麽？老兄且寬心，待我顯個手段，擒他報取寃仇！」孽龍道：「許遜傳了諶母飛步之法，仙女所賜寶劍，其實神通廣大，難以輕敵。」太子曰：「我龍宮有一鐵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鐵棍，叫做如意棍。這個杵這個棍，欲其大，就有屋桷般大，欲其小，只如金針般小，欲其長就有三四丈長，欲其短只是一兩寸短，因此名爲如意。此皆父王的寶貝，那棍兒被孫行者討去，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萬的妖怪。

只有這如意杵兒，未曾使用，今帶在我的身邊。試把來與許遜弄一弄，他若當抵得住，眞有些神通。』孽龍問道：『這杵是那一代鑄的？』太子道：『這杵是乾坤開闢之時，有一個盤古王，鑿了那崑崙山幾片稜層石，架了一座的紅爐。砍了廣寒宮一株娑婆樹，燒了許多的黑炭。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用了太陽宮三昧的眞火，叫了那煉石的女媧，煉了七七四十九個日頭。却命着雨師洒雨，風伯煽風，太乙護爐，祝融看火，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長就長，要短就短，且此杵有些妙處，拋在半空之中，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更會變化哩。』孽龍問曰：『如今那鐵杵放在那裏？』太子卽從耳朵中拿將出來，向風中幌一幌，就有屋椽般大。幌兩幌，就有竹竿般長。孽龍大喜曰：『這樣東西，要長就長，要大則大，那許遜有些法力，尙可當抵一二。徒弟們皆是後學之輩，禁得幾杵？』夜叉見太子欲與孽龍報仇，乃諫曰：『爺爺沒有鈞旨，太子怎敢擅用軍器？恐爺爺知道，不當穩便。』太子曰：『吾主意已定，你肯輔我，便同去。如不肯輔我，任你先轉南海去罷。』夜叉不肯相助自去了。那太子殺奔豫章，要拿許遜，與孽龍報讎。却怎生打扮？則見：

重疊疊鱉甲堅固，整齊齊海帶飛斜。身騎着海馬號三花，好一似天門冬將軍披掛！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飛將來溟溟漠漠辰砂。索兒絞的是天蔴，要把威靈仙拿下。

却說眞君同着弟子甘戰、施岑等各仗寶劍，正要去尋捉孽龍，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許遜，許遜，你怎麼這等狠心，把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概誅戮！你敢小覷我龍宮麼？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纔曉得我的本事。』眞君慧眼一看，認得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喝曰：『你父親掌管南海，素稱本分，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子？你好好回去，免致後悔！』太子道：『你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孽龍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我豈肯容你這等欺負！』於是舉起鋼刀，就望眞君一砍。眞君亦舉起寶劍來迎，兩個大殺一場。則見：

一個是九天中神仙領袖，是一個四海內龍子班頭。一個的道法精通，却會吞雲吸霧；一個的武藝慣熟，偏能掣電驅雷。一個呼諶母爲了師傅，最大神通。一個叫龍王做了父親，儘高聲價。一個飛寶劍，前挑後剔，光光閃閃，就如那大寒陸地凛嚴霜；一個拋鐵杵，直撞橫衝，𪻐𪻐璫璫，就如那除夜人家燒爆竹。眞個是棋逢敵手，終朝勝負難分；却原來陣遇對頭，兩下高低未辨。

眞君與那太子刀抵劍，劍對刀，自已牌時分，戰至午時，不分勝敗。施岑謂衆道友曰：『此龍子本事儘高，恐師父不能拿他，可大

家一齊掩殺。』那太子見眞君弟子一齊助戰，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鐵杵來，幌了兩三幌，望空拋起，好一個鐵杵！一變作十，十變作百，百變作千，千變作萬，半天之中，就如那紛紛柳絮顚狂舞，滾滾蜻蜓上下飛。滿空撞得琳琅響，恰是潘丞相公子打擂槌。你看那眞君的弟子們，纔把那腦上的杵兒撇開，忽一杵在腦後一打；纔把那腦後的杵兒架住，忽一杵在心窩一篤。纔把心窩的杵兒一抹，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錐。那些弟子們怕了那杵，都敗陣而走。好一個眞君，果有法術，果有神通，將寶劍望東一指，杵從東落。望西一指，杵從西開。望南一指，杵從南墜。望北一指，杵從北散。眞君雖有這等法力，爭奈千千萬萬之杵，一杵去了，一杵又來，却未能取勝。忽觀世音菩薩空中聞得此事，乃曰：『敖欽龍王十分仁厚，生出這個不肖兒子，助了蛟精。我若不去收了他如意杵寶貝，許遜縱有法力無如之何。』於是駕起祥雲，在半空之中，解下身上羅帶，做成一個圈套兒，丟將起來，把那千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那太子見有人套去他的寶貝，心下慌張，敗陣而走。孽龍接見問曰：『太子與許遜征戰，得大勝否？』太子曰：『我戰許遜，正在取勝之際，不想有一婦人使一個圈套，把我那寶貝套去了。我今沒處討得！』孽龍曰：『套寶貝者，非是別人，乃是觀世音菩薩。』言未畢，眞君趕至。孽龍望見，即化一陣黑風走了。太子心中不忿，又提着手中鋼刀，再來交戰。此是敗兵之將，英勇不加，兩合之中，被眞君左手一劍架開鋼刀，却將右手一劍來斬太子；忽有人背後叫曰：『不可，不可！』眞君舉眼一看，見是觀音，遂停住寶劍。觀音曰：『此子是敖欽龍王的第三子，今無故輔助孽龍，本該死罪。奈他父親素是仁厚，今我在此，若斬了此子，龍王又說我不救他，體面上不好看。』眞君方纔罷手。

却說那巡江夜叉，回轉龍宮，將太子助孽龍之事，一一稟知龍王。龍王頓足罵曰：『這畜生恁的不肖！』彼時東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廣，北海龍王敖潤，同聚彼處。亦曰：『這畜生今日去戰許遜，就如那葛伯與湯爲仇。輔助孽龍，就如那崇侯助紂爲虐，容不得他。』敖欽曰：『這樣兒子，要他則甚！』遂取過一口利劍，勅旨一道，令夜叉將去，叫太子自刎而亡。夜叉領了勅旨，賚了寶劍，逕來見着三太子。太子聞知其故，唬得魂不着體，遂跪下觀音，叫道：『善菩薩！沒奈何，到我父王處，保過這次。』觀音道：『只怕你父親難饒你死罪，你不如到蛇盤谷中鷹愁澗躲避，三百年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經，罰你變做個騾子，逕往天竺國馱經過來，那時將功贖罪，我對你父親說過，或可留你。』太子眼淚汪汪，拜辭觀世音，往鷹愁澗而去。觀音復將所收鐵杵付與夜叉，教夜叉交付與龍王去訖。眞君亦辭了觀音，回轉豫章，不在話下。却說觀音菩薩，別了眞君，欲回普陀巖去。孽龍在途中投拜，欲求與眞君講和，後當改過前非，不敢爲害。言辭甚哀。觀音見其言語懇切，乃轉豫章，來見眞君。眞君問曰：『大聖到此，復有何見諭！』觀音曰：『吾此一來，別無甚事，孽龍

欲與君講和，今後改惡遷善，不知君允否？』眞君曰：『他既要講和，限他一夜滾百條河，以雞鳴爲止，若有一條不成，吾亦不許。』觀音辭眞君而去。弟子吳猛諫曰：『孽畜原心不改，不可許之。』眞君曰：『吾豈不知，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時，動輒淹浸，吾欲其開成百河，疏通水路耳，非實心與之和也。吾今分付社伯，阻撓其功，勿使足百條之數，則其罪難免，亦不失信於觀音矣。』却說孽龍接見觀音問其所以。觀音將眞君所限之事，一一說與。孽龍大喜，是夜用盡神通，連滾連滾，恰至四更，社伯扣計其數，已滾九十九條。社伯心慌，乃假作雞鳴，引動衆雞皆鳴，孽龍聞得大驚，自知不能免罪，乃化爲一少年，未及天明，即逃往湖廣躲避去訖。眞君至天明，查記河數，止欠一條，雞聲盡鳴，乃知是社伯所假也。遂令弟子計功受賞。眞君急尋孽龍之時，已不知其所在。後來遂於河口立縣，即今之南康湖口縣是焉。却說孽龍遁在黃州府黃岡縣地方，變作個少年的先生求館。時有一老者姓史名仁，家頗饒裕，有孫子十餘人，正欲延師開館。孽龍至其家，自稱『豫章曾良，聞君家有館，特來領教。』史老見其人品淸高，禮貌恭敬，心竊喜之。但不知其學問何如。遂謂曰：『敝鄉舊俗，但先生初來者，或考之以文，或試之以對，然後啟帳。卑老有一對，欲領尊教何如？』薛龍曰：『願聞，』史老曰：『曾先生腰間加四點，魯邦賢士。』孽龍曰：『我就把令孫爲對，遂答曰：『史小子頭上着一橫，吏部天官。』史老見先生對得好，不勝之喜。乃曰：『先生高才遂養，奈寒舍學俸微少，未可輕屈。』孽龍道：『小子借寓讀書，何必計利。』史老遂擇日啟館，叫諸孫具贄見之儀，行了拜禮，遂就門下受業。孽龍教授那些生徒，辨疑解惑，讀書說經，明明白白，諸生大有進益，不在話下。却說眞君以孽龍自滾河以後，遍尋不見，遂同甘戰施岑二人，逕到湖廣地面，尋覓蹤跡。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乃與二弟子逕往其處，至一館中，知是孽龍在此，變作先生，教訓生徒。眞君乃問其學生曰：『先生那裏去了？』學生答云：『先生洗浴去了。』眞君曰：『在那裏洗浴？』學生曰：『在潤中。』眞君曰：『這樣十一月天氣，還用冷水洗浴？』學生曰：『先生是個體厚之人，不論寒天熱天，常要水中去浸一浸。若浸得久時，還有兩三個時辰纔回來。』眞君乃與弟子坐在館中，等他回時，就下手拿着。忽擧頭一看，見柱壁上有對聯云：

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
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

又壁上題有詩句云。

自嘆年來運不齊，　子孫零落却無遺；
心懷東海波瀾闊，　氣壓西江草樹低。
怨處咬牙思舊恨，　豪來揮筆記新詩；
男兒不展風雲志，　空負天生八尺軀。

眞君看詩對已畢，大驚，謂弟子曰：「此詩此對，皆是復仇之詩，若此孽不除，終成大患。汝等務宜勉力擒之。」言未畢，忽史老來館中，看孫子攻書。時盛冬天氣，史老身上披領羊裘，頭上戴頂煖帽，徐徐而來。及見眞君丰姿異常，連忙施禮，問曰：「先生從何而來？」眞君曰：「小生乃豫章人，特來訪友。」史老謂孫子曰：「客在此，何不通報？」遂邀眞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茶畢，史老問眞君姓名，眞君曰：「小生姓許名遜，此二徒，一姓施名岑，一姓甘名戰。」史老曰：「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誅滅蛟精，敢是足下否？」眞君曰：「然。」史老遂下拜。眞君以其年老，連忙答禮。史老問曰：「仙駕臨此，欲何爲？」眞君曰：「尊府教令孫者，乃孽龍精也。變形於此，吾尋蹤覓跡，特來擒之。」史老大驚曰：「怪道這個先生無問寒天暑天，日從澗中洗浴。浴水之處，往時淺淺的，今成一潭，深不可量。」眞君曰：「老翁有緣，幸遇小生相救！不然，今日是個屋舍，後日是個江河。君家且葬魚腹矣。」史老曰：「此蛟精怎的拿他？」眞君曰：「此孽千變萬化，他若隄防於我，擒之不易。幸今或未覺，縱要變時，必資水力。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臉盆，及碗盞之類，皆不可注水，使他變化不去，我自然拿了他。」史老分付已畢，孽龍正洗浴回館，眞君見了，大喝一聲：「孽畜走那裏去？」孽龍大驚，却待尋水而變，遍處無水，惟硯池中有一點餘水未傾，遂從裏面變化而去，竟不知其蹤跡。後人有詩嘆曰：

堪嘆蛟精玄上玄，　墨池變化至今傳；
當時若肯心歸正，　却有金書取上天。

史老見眞君趕去孽龍，甚是感謝，乃留眞君住了數日，極其款曲。眞君曰：「此處孽龍居久，恐有沉沒之患，汝可取杉木一片過來，吾書符一道，打入地中，庶可以鎮壓之。」眞君鎮符已畢，感史老相待慇懃，更取出靈丹一粒，點石一片化爲黃金，約有三百餘兩，相謝史老而去。施岑曰：「孽龍今不知遁在何處？可從此湖廣上下，遍處尋覓誅之。」眞君曰：「或此孽瞰我等在此，又往豫章，欲沉郡城土地，未可知也。莫若且回家中，覓其蹤跡，如果不在，再往外方尋之未晚。」於是師弟們一路回歸。却說孽龍精硯池變去，又化爲

美少男子，逃往長沙府。聞知刺史賈玉家生有一女，極有姿色，怎見得：

眉如翠羽，肌如凝脂，齒如瓠犀，手如柔荑。臉襯桃花瓣，鬟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筍纖纖嬌媚姿。說甚麼漢苑王嬙，說甚麼吳宮西施，說甚麼趙家飛燕，說甚麼楊家貴妃。柳腰微擺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嫦娥難比此，九天仙子怎如斯！

孽龍遂來結拜刺史賈玉。賈玉問曰：「先生何人也？」答曰：「小人姓愼名郎，金陵人氏。自幼頗通經曲，不意名途淹滯，莫能上達。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因往廣南販貨，得明珠數斛，民家無處作用，特來獻與使君，伏望笑留。」賈使君曰：「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況汝我萍水相逢，豈敢受此厚賜！」再三推拒。愼郎獻之甚切，使君不得已而受之，留住數日。使君見愼郎禮貌謙恭，才姿美麗，琴棋書畫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慣熟，遂欲以女妻之。愼郎鞠躬致謝，復將珍寶厚賄使君親信之人，悉皆稱贊愼郎之德。使君乃擇吉日將其女與愼郎成親，不在話下。却說愼郎在賈府成婚以後，歲遇春夏之時，則告稟使君，托言出遊江湖經商買賣。至秋冬之時，則重載船隻而歸，皆是奇珍異寶。使君大喜曰：「吾得佳壻矣！」蓋不知其爲蛟精也。所得奇財實貨，皆因春夏大水，覆人舟船，搶人財寶裝載而歸。愼郎入贅三年，復生三子。一日愼郎尋思起來，不勝忿怒曰：「吾家世居豫章，子孫族類，一千餘衆，皆被許遜滅絕。破我巢穴，使我無容身之地。雖然潛居此地，其實怨恨難消，今既歲久，諒許遜不復知有我也。我今欲回豫章，大興洪水，漬沒城郡，仍滅取許遜之族，報復前仇，方消此恨。」言罷，來見使君，使君問曰：「賢壻有何話說？」愼郎曰：「方今春風和煖，正宜出外經商，特來拜辭岳父而去。家中妻子，望岳丈看顧。」使君曰：「賢壻放心前去，不必多憂。若得充囊之利，早圖返棹！」言罷，分別而去。時晉永嘉七年，眞君與其徒甘戰、施岑遍覽城邑，遍尋蛟孽，三年間杳無蹤跡。已置之度外去了，不想這孽龍自來送死。忽一日，道童來報，有一少年子弟，才姿美貌，衣冠俊偉，來謁眞君。眞君命入，問曰：「先生何處人也？」少年曰：「小生姓愼名郎，金陵人氏。久聞賢公有斡旋天地之手，降伏孽龍之功，海內少二，寰中寡雙，小生特來過訪，欲遂識荊之願，別無他意。」眞君曰：「孽精未除，徒負虛名，可愧可愧！」眞君言罷，其少年告辭而出。眞君送而別之。甘施二弟子曰：「適間少年，是何人也？」眞君曰：「此孽龍也，今來相見，探我虛實耳。」甘施曰：「何以知之？」眞君曰：「吾觀其人妖氣尚在，腥風襲人，是以知之。」甘施曰：「既如此，即當擒而誅之，何故又縱之使去也？」眞君曰：「吾四次擒拿，皆被變化而去。今佯爲不知，使彼不甚隄防，庶可隨便擒之耳。」施岑乃問曰：「此時不知逃躲何處？吾二人願往殺之。」眞君舉慧眼一照，乃曰：「今在江滸，化爲一黃牛，臥於郡城沙磧之上。我今化爲一黑牛，與之相鬪，汝二人可提寶劍，潛

往鎮之。候其力倦，即拔劍而揮之，蛟必可誅也。」言罷，遂化一黑牛，奔躍而去，眞個：

四蹄堅固如山虎，兩角崢嶸似海龍；
今向沙邊相抵觸，神仙變化果無窮。

眞君化成黑牛，早到沙磧之上，即與黃牛相鬭。恰鬭有兩個時辰，甘施二人，躡跡而至，正見二牛相鬭，黃牛力倦之際，施岑用劍一揮，正中黃牛左股。甘戰亦揮起寶劍斬及一角；黃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今馬當相對，有黃牛洲，此角日後成精，常變牛出來，害取客商船隻，不在話下。却說眞君謂甘施曰：『孽龍既入井中，諒巢穴在此。吾遣符使吏兵導我前進，汝二人可隨我之後，躡其蹤跡，探其巢穴，擒而殺之，以絕後患。』言罷，眞君乃跳入井中。施甘二人，亦跳入井中。符使護引眞君前進，只見那個井，其口上雖是狹的，到了下面，別是一個乾坤。這邊有一個孔，透着那一個孔，那邊有一個洞，透着那一個洞，就似杭州城二十四條花柳巷，巷巷相穿。又似龍窟港三十六條大灣灣，灣灣相見。常人說道井中之蛙，所見甚小，蓋未曾到這個所在，見着許大世界。眞君隨符使一路而行，忽見有一樣物件，不長不短，圓圓的相似個擂槌模樣，甘戰拾起看時，乃是一車轄。問於眞君曰：『此井中怎的有此車轄？』眞君道：『昔前漢有一人，姓陳名遵，每大會賓客，輒閉了門，取車轄投於井中，雖有急事，不得去。必飲罷，纔撈取車轄還人。後有一車轄，再撈不起，原來水蕩在此處來了。』又行數里，忽見有一個四方四角，新新鮮鮮的物件，施岑檢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印匣兒。問於眞君，眞君曰：『昔後漢有宦官張讓，劫還天子，北至河上，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再無人知覺。後洛陽城南甄宮井有五色氣一道直冲上天，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遂命人淘井，就得了這一顆玉璽。璽便得去，却把這個匣兒遺在這裏。』又行數里，忽見有一物件，光閃閃，白淨淨，嘴灣灣，腹大大的，甘戰却拾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銀瓶。甘戰又問於眞君，眞君曰：『曾聞有一女子吟云：「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想這個銀瓶，是那女子所引的。因斷了繩子，故流落在此。』符使稟曰：『孽龍多久遁去。眞仙須急忙追趕，途路之上，且不要講古。』眞君於是命弟子攢步而行，只見水族之中，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鮎魚兒只把口張，團魚兒只把頸縮，蝦子兒只顧拱腰，鯽魚兒只顧擺尾，眞君都置之不問。却說那符使引眞君再轉一灣，抹一角，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看看在長沙府賈玉井中而出。眞君曰：『今得其巢穴矣。』遂辭了符使回去。自來抓尋。却說孽龍精既出其井，仍變爲愼郎，入於賈使君府中。使君見其身體狼狽，舉家大驚，問其緣故，愼郎答曰：『今去頗獲大利，不幸回至半途，偶遇賊盜，資財盡劫。又被殺

傷左額左股，疼痛難忍。』使君看其刀痕，不勝隱痛。令家僮請求醫士療治。眞君乃扮作一醫士，命甘施二人，扮作兩個徒弟跟隨。這醫士呵！

道明賢聖，藥辨君臣。遇病時，深識着望聞問切；下藥處，精知個功巧聖神。戴唐巾，披道服，飄飄揚揚；搖羽扇，背葫蘆，瀟瀟灑灑。診寸關尺三部脈，辨邪衛痼疾煩三折肱，療上中下三等人，起死回生，只是一舉手。眞個是東晉之時，重生了春秋扁鵲；却原來西江之地，再出着上古神農。萬古共稱醫國手，一腔都是活人心。

却說眞君扮了醫士，賈府僮僕見了，相請而去，進了使君宅上，相見禮畢。使君曰：『吾壻在外經商，被盜賊殺傷左額左股，先生有何妙藥，可以治之？容某重謝！』眞君曰：『寶劍所傷，吾有妙法，手到郎愈。』使君大喜，即召愼郎出來醫治。當時蛟精臥於房中，問僮僕曰：『醫士只一人麽？』僮僕曰『兼有兩個徒弟。』蛟精却疑是眞君，不敢輕出。其妻賈氏催促之曰：『醫人在堂，你何故不出？』愼郎曰：『你不曉事，醫得我好也是這個醫士，醫得不好也是這個醫士。』賈氏竟不知所以，使君見愼郎不出，親自入房召之，眞君乃隨使君之後，直至房中厲聲叱曰：『孽畜再敢走麽？』孽龍計窮勢迫，遂變出本形，蜿蜒走出堂下。不想眞君先設了天羅地網，活活擒之。又以法水噴其三子，悉變爲小蛟，眞君拔劍並誅之。賈玉之女，此時亦欲變幻，施岑活活擒住。使君大驚，眞君曰：『愼郎者，乃孽龍之精，今變作人形，拜爾爲岳丈。吾乃豫章許遜，追尋至此擒之。爾女今亦成蛟，合受一吾劍。』賈使君乃與其妻跪於眞君之前，哀告曰：『吾女被蛟精所染，非吾女之罪，伏望憐而赦之！』眞君遂給取神符與賈女服之，故得不變。眞君謂使君曰：『蛟精所居之處，其下即水。今汝舍下深不踰尺，皆是水泉。可速徙居他處，毋自蹈禍。』使君舉家驚惶，遂急忙遷居高處。原住其地，不數日果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府昭潭是也。施岑却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欲揮劍斬之，眞君曰：『此孽殺之甚易，擒之最難。我想江西係是浮地，下面皆爲蛟穴。城南一井，其深無底，此井與江水同消長，莫若鎖此畜回歸，吾以鐵樹鎖之井中，繫此孽畜於鐵樹之上，使後世，倘有蛟精見此畜遭厥磨難，或有警惕，不敢爲害。』甘戩曰：『善！』遂鎖了孽龍，逕回豫章。於是驅使神兵，鑄鐵爲樹，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鐵索鉤鎖，鎖其地脈，牢繫孽龍於樹，且祝之曰：

鐵樹開花，　其妖若興，　吾當復出。
鐵樹居正，　其妖永除。　水妖屏迹。

城邑無虞。

又留記云。

鐵樹鎮洪州，萬年永不休！天下大亂，此處無憂。天下大旱，此處薄收。

又元朝吳全節有詩云：

八索縱橫維地脈，一泓消長定江流；

豫章勝地由天造，砥柱中天億萬秋。

眞君又鑄鐵爲符，鎮於鄱陽湖中。又鑄鐵蓋覆於廬陵元潭，今留一劍在焉。又立府靖於岩嶢山頂，皆所以鎮壓後患也。眞君既擒妖孽，功滿乾坤。時晉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出守武昌，舉兵內向，次洞庭湖。眞君與吳君同往說之，蓋欲止敦而存晉室也。是時郭景純亦在王敦幕府，因此三人得以相會。景純謂眞君曰：『公斬馘蛟精，功行圓滿，況龔時西山之地，靈氣鍾完，公不日當上昇矣。』眞君感謝。一日景純同眞君吳君來謁王敦，敦見三人同至，大喜，遂令左右設宴款待。酒至半酣，敦問曰：『我昨宵得一夢，夢見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凶？』眞君曰：『木上破天，乃未字也。公未可妄動。』吳君曰：『吾師之言，灼有先見，公謹識之！』王敦聞二君言，心甚不悅。乃令郭璞卜之，璞曰：『此數用兌體，將軍此行，幹事不成也。』王敦不悅曰：『我之壽有幾何？』璞曰：『將軍若舉大事，禍將不久。若遂還武昌，則壽未可量。』王敦怒曰：『汝壽幾何？』璞曰：『我壽盡在今日。』王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眞君與吳君舉杯擲起，化爲白鶴一雙，飛遶梁棟之上。王敦舉眼看鶴，已失二君所在。且說郭璞既死，家人備辦衣衾棺槨殯畢，越三日，市人見璞衣冠儼然，與親友相見如故。王敦知之不信，令開棺視之，果無屍骸，始知璞脫質昇仙也。自後王敦行兵果敗，遂還武昌而死卒有支解之刑，蓋不聽三君之諫，以至於此。再說吳君邀眞君同下金陵，遨遊山水。既而欲買舟上豫章，打頭風不息，舟中人曰：『當此仲夏，南風浩蕩，舟船難進奈何？』眞君曰：『我代汝等駕之，汝等但要瞑目安坐，切勿開眼窺覷。』吳君乃立於船頭，眞君親自把船，遂召黑龍二尾，挾舟而行。經池陽之地，以先天無極都雷府之印，印西崖石壁上，以辟水怪。今有印紋。舟漸漸凌空而起，須臾，過廬山之巔，至雲霄峯，二君欲觀洞府景致，故其船梢刮抹林木之表，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皆偷眼窺之，忽然捨舟於層巒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今號鐵船峯，其下有斷石，卽其桅也。眞君謂舟人曰：『汝等不聽吾言，以至如此，今將何所歸乎？』舟人懇拜，願求濟度之法。

眞君欲以服餌鹽藥，遂得辟穀不飢，盡隱於紫霄峯下。二君乃各乘一龍，回至豫章，遂就舊時隱居，終日與諸弟子講究眞詮，乃作思仙之歌云：

天運循環兮，疾如飛，人生世間兮，欲何爲？爭名奪利兮，徒丘墟，風月滋味兮，有誰知？不如且進黃金巵，一飲一唱日沉西。丹砂養就玉龍池，小囗世界寬無涯，世人莫道是愚癡，酩然一笑天地齊。

又作八寶垂訓曰：

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禮，怨咎滌除。凡我弟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當守其獨！有叛厥心，三官考戮。

却說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因言眞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今除蕩妖孽，惠及生靈，德厚功高。其弟子吳猛等，扶同眞君共成至道，皆宜推薦，以至天庭。商議具表，奏聞玉帝。玉帝准奏，乃授許遜九天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之職，封孝先王。遠祖、祖父，各有職位。先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段丘仲捧詔一道，諭知許遜，預示飛昇之期，以昭善報。採訪二仙捧詔下界，時晉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眞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見雲仗自天而下，導從者甚衆，降於庭中。眞君迎接拜訖，二仙曰：「奉玉皇敕命，賜子寶詔，子可備香花燈燭，整頓衣冠，俯伏堦下，以聽宣讀！」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悉備。天經地緯，悉已深通；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眞推薦，宜有甄昇，可受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孝先王之職。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各一事。期以八月十五午時，拔宅上昇。詔書到日，信詔奉行。

讀罷，眞君再拜，遂登堦受詔畢，乃揖二仙上坐，問其姓名。一仙曰：「余乃崔子文，段丘仲，俱授九天採訪使之職。」眞君曰：「愚蒙有何德能，感動天帝，更勞二仙下降？」二仙曰：「公修己利人，功行已滿。昨者羣眞保奏，陞入仙班，相迎在邇。先命某等捧詔諭知。」言畢，遂乘龍車而去。眞君既得天書之後，門弟子吳猛等，與鄉中耆老，及諸親眷，皆知行期已近，朝夕會飲，以敍別情。眞君謂衆人曰：「欲達神仙之路，在先行其善而後立其功。吾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餘人。其師出於豫章，大闡吾教。以吾壇前松樹枝垂覆拂地，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井口者，是其時也。」後人有言「龍沙會合，眞仙必出。」按龍沙在章

江西岸畔，與郡城相對，事見龍沙記。潘清逸有望龍沙五言詩云：

五陵無限人，　密視松沙記；
龍沙雖未合，　氣象已虛異。
昔時雲浪遊，　半作桑麻地；
地形帶江轉，　山勢若連契。

是時八月望日，大營齋會，遍召里人及諸親友，幷門弟子，長少畢集。至日中，遙聞音樂之聲，祥雲繚繞，漸至會所。羽蓋龍車，仙眞綵女，官將吏兵，前後擁護。前採訪使崔子文，段丘仲二仙又至，眞君拜迎，二仙復宣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功行圓滿，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返子身於上天。及家口廚宅，一幷拔之上昇。着令天丁力士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間，無或散漫。仍封遠祖許由，玉虛僕射，又封曾祖許琰，太微兵衛大夫，曾祖母太微夫人。其父許肅，封中嶽仙官，母張氏封中嶽夫人。欽此欽遵，詔至奉行！

眞君再拜受詔畢。崔子文曰：「公門下弟子雖衆，惟陳勳，曾亨，周廣，時荷等外，黃仁覽與其父，盱烈與其母，共四十二口，合當從行。餘者自有昇擧之日，不得皆往也。」言罷，揖眞君上了龍車。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擧。里人及門下弟子，不與上昇者，不捨眞君之德，攀轅臥轍，號泣振天，願相隨而不可得。眞君曰：「仙凡有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眞君族孫許簡哀告曰：「仙翁拔宅冲昇，後世無所考驗，可留下一物，以爲他日之記。」眞君遂留下修行鐘一口，幷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此即爲陳迹矣。」眞君有一僕名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眞君飛昇，卽奔馳而歸。行忙車覆，遺其米於地上，米皆復生，今有覆米岡，生米鎭猶在。比至哀泣，求其從行。眞君以彼無有仙分，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皆隱於西山。仙仗既擧，屋宇雞犬皆上昇，惟鼠不潔，天兵推下地來。一跌腸出，其鼠遂拖腸不死。後人或有見之者，皆爲瑞應。又墜下藥臼一口，碾轂一輪，又墜下雞籠一隻，於宅之東南十里。又許氏仙姑，墜下金釵一股，今有許氏墜釵洲猶在。時人以其拔宅上昇，有詩嘆美云：

慈仁共羨許旌陽，　惠澤生民耿不忘！
拔宅上昇成至道，　陽功陰德感蒼蒼。

仙鶴飛空漸遠，望之不可見，惟見祥雲綵霞，瀰漫上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忽有紅錦帷一幅飛來，旋繞故地之上。却說眞君仙鶴經過袁州府，宜春縣，棲悟山，眞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具以玉皇詔命，因來相別。王朔舉家瞻拜，告曰：『朔蒙尊師所授道法，遵奉已久，乞帶從行！』眞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得壽而已，難以帶汝同行。』乃取香茆一根擲下，令二童子授與王朔，教之曰：『此茆味異，可栽植於此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調和美酒飲之，必見功效。』言訖而別。王朔依眞君之言，即將此茆栽植，取來調和酒味服之，壽三百歲而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仙茆至今猶在。眞君飛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許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於竹簡之上，載之巨篇，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其修行鐘、藥轂、藥臼、石函、等事，並寶藏於祠。後改爲觀。因空中有紅錦帷飛來旋繞，故名曰遊帷觀。眞君既至天庭，玉帝陞殿，崔子文段丘仲二仙引眞君與弟子等聽候玉旨。玉帝宣入朝見，眞君揚塵拜舞，俯伏金階下，上表奏曰：『臣許遜庸才劣質，雖有咒水行符誠毒之功，蓋亦賴衆弟子十一人之力。今弟子之中止有陳勳曾亨周廣時荷黃仁覽盱烈六人，已蒙聖恩超昇天界。更有吳猛施岑甘戰鍾離嘉彭抗五人，未蒙拔擢，誠爲缺典。望乞一視同仁，宜至天庭，同歸至道！』玉帝見奏，即傳玉旨差周廣爲使，賫傳詔旨，令吳猛等五人同日上昇。周廣即拜辭玉帝，賫詔下宣。是時乃晉寧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歲，見眞君上昇，已不與從，心曲快快。正與施岑甘戰鍾離嘉彭抗四道友同歸西寧，聚義修煉。只見周廣賫詔自天而下。衆相見畢，動問其下界之故。周廣曰：『吾師朝見玉帝，奏上帝諸位仙友多助仙功，未得上昇，懇求玉帝超擢。玉帝即差廣賫詔旨令五君上昇，同歸至道。』五人聽言大喜，各乘白鹿車，白晝冲昇。今有吳仙村吳仙觀，是其飛昇之處。然眞君所從遊者三千餘人，其有功有行而得上昇者，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眞君領弟子朝見玉帝畢。玉帝各授以仙職，遂率羣弟子拜謁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師祖孝明王蘭公，師傅諶母已畢。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眞君又薦舉故人許都胡雲、雲陽詹曉二人，皆有道之士，玉帝皆封眞人之號，不在話下。却說眞君自昇仙後，屢顯神通。隋煬帝無道，燒燬佛祠，乃將遊帷觀廢毀。唐高宗永淳年間，遂命眞人胡惠超重新建之。至宋太宗仁宗皆賜御書，眞宗時賜改遊帷觀曰玉隆宮。至宋代政和二年，徽宗忽得重疾，而生惡瘡。晝寢恍然一夢，見東華門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導前，來至丹墀稽首。帝疑非人間道士，因問曰：『卿是何人？』道士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西霍耶國按察，經由故國，知主上患疾，特來顧之。』帝曰：『朕患毒瘡，諸藥不能愈，卿有藥否？』道士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子大，呵氣抹於徽宗瘡上，

遂揖而去。且曰：「吾洪都西山弊舍久已零落，乞望聖眼一眹爲幸」帝豁然而寤，覺滿面清凉，以手摩之，瘡遂愈矣。乃令近臣將圖經考之，見洪州西山有許旌陽遺跡，詔造許眞君行宮，改修玉隆宮。仍添「萬壽」二字。塑眞君新像，尊號曰：神功妙濟眞君。許眞君所遺之物，皆有神護守，不可觸犯。如殿前手植柏樹，其榮瘁常兆本宮盛衰，翦葉煮湯，諸病可愈。井中鐵樹，唐嚴譔作洪州牧，心內不信，令人掘發，俄然天變，忽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譔懼，叩頭悔謝，久之而後止。又强取修行鐘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譔坐寐，見神人叱責，醒覺而送鐘還宮。又碾輪，藥臼，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觀之，猶未及觀，遂乃飛去還宮。又石函，唐朝張善安竊據洪州，强鑿開其蓋，內冊朱書數字云：「五百年後强賊張善安開鑿之」善安看畢，恐懼，遂磨洗其字，終不泯滅。因藏其蓋，其字尙留函底。宋高宗建炎間，金人寇江左，欲焚燬宮殿。俄而水自楹桷噴出；火不能燒，虜酋大驚，乃徹兵而去。皇明列聖，元加寅奉，勅賜重修宮殿，眞君屢出護國行醫。正德戊寅年間，寧府陰謀不軌，親詣其宮，眞君降箕筆云：

三三兩兩兩三三，　殺盡江南一擔皴；
荷葉敗時黃菊綻，　大明依舊鎭江山。

後來果敗。諸靈驗不可槪述。後人有詩嘆云：

金膏玉檢不能留，　八字遺言可力求；
試看眞君功行滿，　三千弱水自通舟。

吉訶德先生傳（十二）

〔西班牙〕M・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吉訶德先生一逕都在睡覺。"

(P. 237)

第三十二章　關於吉訶德先生一行人在客店裏遭遇的事

那一頓別致的點心吃完了，他們當即就將驢馬搭配了起來；有事話長無事話短，第二天他們又到了那家客店了。那是桑科判槃覺得驚心怵目的所在，可是他雖然十分不願意進去，却也沒奈何只得進去。老板娘，老板，他們的女兒，以及馬立托奈斯，看見吉訶德先生跟桑科來了，都跑出去迎接，表示着很高興的樣子；吉訶德先生則裝起一付莊嚴的態度，點點頭表示稱許，吩咐他們給他預備一舖牀，比上次的要好些。老板娘回答他，說他只要比上次多給幾個錢，她給他預備的牀舖就連太子都睡得。吉訶德先生說可以的；於是他們就在他上次睡過的那間大房裏給他舖起一張頗過得去的牀來，而吉訶德先生也就馬上往上躺，因爲他到那裏的時候，已經是心力俱瘁的了。吉訶德先生剛剛關上房門，老板娘就跑到理髮師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鬍子，道：「老實告訴你罷，我的牛尾巴你不能再拿去當鬍子用了；還給我罷，因爲我家男子把那東西東撩西撥，弄得不成樣兒了；就是說，那把梳子，是我向來插在這條牛尾巴上的。」理髮師不管她搶，儘是不肯給她，後來還是牧師出來說話，叫他給了她罷；因爲這種花頭現在已經用不着，他可以露出原身來了；等會兒吉訶德先生看見，就說他被那些划船奴隸搶刼了，逃到這客店裏來的；他如果問起那公主的侍從呢，大家就告訴他，說她打發他先回去給百姓們送信，先去通知他們公主馬上就要到，並且帶了他們共同的救星來的。理髮師聽了這番話，就悄悄願願的把鬍子還給老板娘，還有她借給他們去解放吉訶德先生的所有用具，也一齊都還了。客店中人看見多羅塞亞那麼的美麗，牧人卡對泥奧那麼俊俏的人物，全都覺得驚訝。牧師吩咐他們把店裏所能供給的東西都預備出來，店老板希望他們多給幾個錢，就馬上拿出一頓頗豐盛的晚餐來了。在這當中吉訶德先生一逕都在睡覺，大家同意不去叫醒他；因爲他那時候是宜於睡不宜於吃的。

吃晚飯時，客店老板，他的老婆跟女兒，馬立托奈斯，以及所有的客人都在座，大家的談話轉到了吉訶德先生的瘋癲，以及他們發見他時的情境上。老板娘告訴他們他跟那脚夫的事情，又把眼睛溜了一遭，看看桑科在不在，一看沒有他，就把他給人家拿被單拋擲的事情詳詳細細說了一遍，大家聽了都覺得很開心。牧師偶然談起吉訶德先生是他讀的那些騎士書給弄壞腦筋的，老板就道：「這倒我眞不懂了，爲什麼能會這樣的呢？因爲照我看起來，天底下是沒有比這種書再好的了。我現在也有三四種，還有一些抄本，老實說，我是覺得津津有味的；不單是我，還有許多旁人也是這樣。因爲在收割的時候，有許多割麥子的每天中午

要到這裏來乘涼，裏邊總有個把人會得念書；就拿一本這種書來念，咱們總有二三十人圍住了他，都聽得那麼津津有味，簡直什麼愁惱都會得忘記。旁人不說，我自己是確實這麼的；我聽見了那種遊俠騎士那麼兇狠可怕的打法，總要整個月的儘想自己也去幹一下，並且是可以整天整晚坐着聽的。』老板娘道：『我巴不得你整天整晚坐着聽去，因為除非你在聽書的時候，家裏是從來沒有一刻兒安靜的；你一聽起書來，你就入迷了，罵人也忘記了。』馬立托奈斯道：『這倒是真話，而且老實說，我自己也很高興聽那種東西，因為說起來確是好聽，尤其好聽的是說一個女子怎麼跟她的騎士在一棵橘樹底下大家摟着，一個陪伴的女人怎麼站在旁邊看風，心裏怎麼的嫉妒怎麼的披裏拍拉跳着。我說，這些個都是蜜糖一般甜蜜的。』牧師對客店老板的女兒道：『請說，你對於這些事情的意見怎麼樣？』那孩子答道：『我實在不知道，先生；聽是我也聽的，而且老實說，我雖則不懂，聽聽可也覺得有點趣味；不過我爸爸愛聽的那些個打呀砍呀，我可不喜歡；我頂愛聽的就是那些騎士們跟他們的愛人分別以後的那些個牢騷；老實說，我有時候把他們可憐得簡直哭出來呢。』多羅塞亞道：『如果他們是為你而哭的話，小姐，你可肯馬上去安慰他們？』那孩子道：『我不曉得我該怎麼辦；我只曉得有些女子的心是太狠啦，以至於那些騎士叫她們老虎獅子，還有許許多多旁的壞名字。唉，我真想不通她們是什麼樣的人，心腸會得這麼硬，這麼的冷酷無情，要她們給一個體體面面的男人家好好瞧一眼，寧可隨他們死去或是發狂去的。我呢，我簡直就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的怕羞。如果是為要面子的話，那就結婚好啦，因為這是男人家也願意幹的。』『你住嘴罷，你這賤丫頭，』老板娘道：『我看你對於這些事情到內行呢，這是小姑娘家不應該知道的，說話也不應該這麼多。』那女孩子道：『可是這位先生客客氣氣問我一句話，我總不能不答應他呀。』

牧師道：『這是一點沒有什麼的；老板，請你把那些書拿來給我，因為我很想看看。』老板答道：『很好很好；』說着，他就走到他房間裏拿出一只帶着掛鎖跟鍊條的舊布袋，打開來，取出三大本書以及一些書法很妙的稿子。他打開第一本，一看是色雷斯之塞龍基利阿先生，㊀第三本是赫揆尼亞之斐列克斯馬德，㊁第三本是大統領可爾多華之岡乍羅·亞喃對司傳，㊂還有一本

㊀ Don Cirongilio de Thrace, 作者 Bernardo de Vargas, 一五四五年出版。

㊁ 見前三十八頁註七。

㊂ Historia del Gran Captán Gonzalo Hernandez de Córdoba, 一五五四年出版。

是帕拉第斯之第亞哥·加栖阿傳。㊀牧師讀過第一二兩本的書名之後，就朝過去對理髮師道：『這裏正用得着我們那位朋友的女管家跟姪女兒呢。』理髮師道：『這倒不必；因為我自己也會把它們送到院子裏或是大火爐裏去的，那裏有很好的火。』

『什麼，先生，』老板道，『你要燒我的書嗎？』牧師道：『就是這兩本，一本關於塞龍基利阿先生的，一本關於斐列克斯馬德的。』

老板道：『什麼那末我的書是邪說呢，是麻木的呢，你要把它們燒掉？』理髮師道：『你該說是異端的才對，朋友，倒不是麻木。』老板道：『話是對的，可是你們當眞要燒的話，請燒這一本大統領的，跟這一本第亞哥·加栖阿的罷；至於那兩本當中無論哪一本，那我寗可燒我的一個孩子。』牧師道：『親愛的兄弟，你要知道這兩本書都是扯大謊的，裏邊滿是奇里古怪的傻想頭；至於這本大統領的却是一部信史，講的是可爾多華之岡乍羅·亞喃對哥的功業，他曾經有過許許多多勇敢的行為，當得起全世界人都叫他大統領；現在這個名字已經到處皆知，非常顯赫，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講到帕拉第斯之第亞哥·加栖阿呢，他是一位著名的紳士，義斯德勒馬都拉的脫魯克囂羅㊁鎮上生的，是個很勇敢的軍人，氣力非常之大，能用一個指頭阻住轉得極快的磨輪；有一次拿着一柄雙手大刀㊂駐守在一頂橋的進口，他居然抵擋住一支極大的軍隊，叫他們過不得橋。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做了不少，倘使他這部傳記不是由他自己寫的，寫得那麼謙虛，却叫一個無偏無私的作家來替他寫，那是拿什麼赫克忒阿溪㊃里奧蘭多之流的功業和他比較，怕都還有遜色的罷。』老板道：『你去叫我的老祖母講一個給你聽罷；你瞧，他聽見阻住磨輪就覺得奇怪殺了！老實說罷，我念過的那些書你老人家也還得拿來念念，那你就會知道那位赫撥尼亞之斐列克斯馬德只消一個回擊，就打半當中劈開了五個巨人，彷彿他們是小孩兒拿來裝和尚玩兒的一些荳莢兒一般。又有一回，他遇見了一支極大極強的軍隊，內中有一百六十萬兵士，統統都從頭到脚武裝的，他可全給打敗了，彷彿他們只是一羣綿羊。講到那位色雷斯之塞龍基利阿

㊀ Vida de Diego Garcia de Paredes.

㊁ Truxillo.

㊂ 須用雙手砍劈的大刀。

㊃ Hector 同 Achilles，都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

先生呢，他是又強壯又勇敢；你念了我的書就會知道；據書裏說，他有一回在一條河裏坐船，有一條凶險的蛇出現在水面上，他一看見，馬上就跳下去，騎在它那帶鱗的肩膀上，雙手卡住他的喉嚨，氣力非常之大；那條蛇覺得自己快要給卡死，看看沒有旁的辦法，只得沉到水底去，把那位騎士也帶了去，他可死也不肯放鬆；及至他們到了水底，他看見自己是在一座美麗的宮殿裏，還有一座花園也是美麗到出奇的；一會兒，那條蛇變成了一位高年的老人，跟他說了許許多多事情，都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這樣看來，先生，請你不必多說了；因為你要是聽到這些個事情，你會樂意得發狂哩。至於你說的那個大統領，那個第亞哥·加梧阿，那是一文不值的。」

多羅璐亞聽見了這些話，輕輕對卡對泥與說道：「我們的店主人只差一點兒就是吉訶德先生第二了呢。」卡對泥奧答道：「我也這麼想；因為照他現出的徵候看來，他是把書裏所有的話都當做福音看的，並以為一切都莫非是事實；他這樣的信念，就教光赤脚的叫化和尚也是沒法叫他改變的。」牧師道：「你聽我說，兄弟，天底下是從來沒有赫陜尼亞之斐列克斯馬德那樣一個人，或色雷斯之塞龍基利阿那樣一個人的，就是騎士書裏提到的許許多多旁的騎士，也都並不是真有其人；因為所有這些人物，都是人家有才情沒處用，特地編造起來，借別人消磨時間用的，就如你看見的那些割麥人拿它念來消遣那樣。我可以對你賭咒，對你斷誓，天底下不但從來沒有這樣的騎士，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武藝，這樣奇奇怪怪的事蹟。」店主人道：「你這塊骨頭給旁的狗吃去罷；你當我不知道幾個合起來算是五個，或是不知道自己脚上的鞋子緊在哪兒呢；先生，請你別拿奶麵糊來哄我罷，因為我對天說，我不是小娃娃哩。真是笑話之極，你老人家竟想要我相信，以為這些經過王家樞密院特許印行的好書說的是謊話，盡是無稽之談，好像樞密院裏的那些老爺們會得容許人家印出這麼一大套謊話，戰爭，妖法之類來迷人似的。」牧師答道：「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這是編造起來給我們沒事的時候作消遣的；猶之乎在一切有組織的國度裏，都許有下棋，打網球，打彈子之類的遊戲，供那種沒事可做，或不應該工作，或不能工作的人當消遣，所以他們也就容許這樣的書編起來，印起來，原是假定天底下不會有誰笨到將它當做真正的歷史看的。倘使現在在這裏講起來沒有什麼不合適，而且是大家所需要的話，我也可以把編騎士書的一些法則跟大家說說，要怎樣的編法才算合式，甚至於對許多人能夠有益；可是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可以把這個計劃去交給有心改革的人去；目前呢，店老板，你相信我剛才說的話能，書在這兒，你自己去決定，究竟裏邊說的是真是假，聽憑你自己

怎麼看法；只希望上帝別叫你蹈上你的這位客人吉訶德先生的覆轍。」店主人道：「那是不會的，我不至於瘋到自己去做遊俠騎士呢因爲我明白得很那有著名騎士周遊世界的時代是已經變過的了。」

桑科是這番談話差不多中間的時候進來的，他聽見了遊俠騎士現在已經不行，並且騎士書裏所說的都不過是謊話，騙人的話，就覺得很是狼狽，心裏乾着急。他當即下了決心只等看他主人這回出發的結果了；倘使他這回的成功並不能如他的意，他就決計離開他，回到有老婆孩子的家裏去，還是去幹他的老生活。

店主人正要把那布袋和書本拿開去，牧師又對他說道：「且等一等，因爲我要看看那些稿子是什麼書法這麼的好。」店主人將那些稿子拿出來交給牧師他一看有七八葉，開頭用大字寫着書名，是「好奇莽漢的小說。」牧師讀道過三行，便道：「這部小說的名字我倒歡喜的；我要來讀完它。」店主人答道：「你老人儘管讀罷，因爲我可以告訴你，我的一些客人讀了都非常歡喜，一定要我送給他們，可是我不肯送，爲的這一布袋的書跟稿子，是一位客人忘記了丟在這裏的，他也許將來路過這裏還要來我打算還給他去，雖則我不是不想要，因爲我雖不過是個開客店的人，卻該謝謝上帝到底是個基督教徒呢。」牧師道：「你這很對很對，朋友；但不過要是我看了喜歡的話，你得讓我抄一份去。」店主人答道：「這個當然可以。」當他們這麼談着的時候，卡對泥奧已經拿起那本小說讀起來了；他也覺得喜歡，因而要牧師念出來，讓大家都可以聽見。牧師道：「我是可以的，只要大家不以爲讀書不如睡覺的話。」多羅蕊亞道：「我也覺得不如聽聽故事的好；因爲我的精神還不怎麼安寧，雖則需要睡覺，可還不能容我睡覺。」牧師道：「好罷，那末，我讀就是，如果只是爲好奇的話，也許裏邊是有點趣味的。」尼哥拉司務跟桑科也加入請求，於是牧師覺得應該給大家一點快樂，也給自己一點快樂，就道：「那末大家留心聽着這部小說是這麼開場的：」

第三十三章　『好奇莽漢的小說』之誦讀

在意大利多斯加納省一個富有而著名的城市佛羅稜薩地方，住着安瑟爾摩㊀和羅退里奧㊁，兩位既有財產又有身分的紳士，而且彼此非常要好，所以凡是知道他們的人，爲了尊重他們的地位起見，都稱他們爲『二友』。他們兩個都未娶過親，都還年輕，年齡一樣，風度也一樣；這是都足給他們相互間的友誼奠基礎的，講實在呢，安瑟爾摩是比較喜歡談情說愛，羅退里奧比較喜歡田獵郊遊，但也有時候，安瑟爾摩不顧他自己的娛樂而去尋取羅退里奧的娛樂，羅退里奧也放棄他自已的娛樂而隨從安瑟爾摩的娛樂；因此他們的志趣就聯合得非常和諧，無論怎麼準確的兩隻鐘錶，也比不得他們那麼協調了。安瑟爾摩跟本城裏一個美麗的名門少女發生了熱烈的戀愛。她名字叫做卡密拉㊂，父母都是極好的人，她本人也非常賢德，因而他得了他朋友羅退里奧的贊成（因爲他是沒有什麼事情不同他商量的）就決計去向她的父親求婚了。給兩方通消息的是羅退里奧給他們作伐成功的也是羅退里奧；這使得他的朋友非常滿意，竟能在不多時間之內成遂他的心願了。在卡密拉呢，她得能嫁給安瑟爾摩那樣的人，也覺得非常滿意，以至於不絕口的感謝上天，也感謝羅退里奧，因爲她這好運道是他給造成的。結婚後的一些日子（那當然是專講快樂的日子了，）羅退里奧還是照舊常常跑到他的安瑟爾摩家裏去的，總是盡他的力量去幫他尋快樂，找消遣；但到了婚節已過，道賀慶祝一類事情告了結束之後，羅退里奧到安瑟爾摩家裏去的回數就減少了，他也像所有謹愼的人一樣，以爲朋友結了婚之後，到他家裏去玩的回數，是不能跟他獨身時候一樣的。因爲眞實可靠的朋友原不會得也不應該有什麼疑心，可是已結婚的男子面子最要緊，就是自已親兄弟也還得避避嫌疑，而況是朋友？安瑟爾摩覺得羅退里奧跟他疎遠了，就發了許多牢騷，說他早曉得他的結婚會得使他們不能像從前那麼談天，他就寧可不結婚了；又說他們當初獨身的時候，彼此間非常融洽，以至於博得『二友』的美名，他如今是決不肯爲了過分細心，以致容許那麼體面那麼稱心的一個名義喪失掉的；所以

㊀ Anselmo

㊁ Tothario

㊂ Camilla

他請求他（如果『請求』兩字在他們之間也適用的話）恢復原來的狀態，還是像個主人一樣到他家裏去照從前那麼常來常往；又告訴他說卡密拉是以他自己的快樂爲快樂他自己的意旨爲意旨的她又知道他們兩人本來十分親暱，現在看見他這麼羞澀，覺得很是驚異了。

對於安瑟爾摩力勸羅退里奧照常到他家去的這一些理由，以及旁的許許多多理由，羅退里奧都答復得很是愼重，把細，而且公允，使得安瑟爾摩對於他朋友的一片好心覺得十分滿意。後來他們約好，除開休息日之外，每星期得有兩天，羅退里奧須到他家裏去跟他一起吃飯；可是說雖說妥了，羅退里奧却仍決意要尊重他朋友的體面因爲他覺得朋友的名譽比自己的還要緊。他曾經說（話是很對的）一個結過婚的男子，如是上帝給予一個美麗妻子的，就得對於他帶到家裏去的男朋友要特別當心，也跟女的在外邊結交的女朋友要特別當心一樣；因爲在市場上，在禮拜堂裏，在戲院子裏，或是在會場上（這些地方是做丈夫的不能永遠禁止妻子不去的）所不能幹並且不能同謀的事情，在女朋友或是親戚家裏就都可以同謀，可以幹，因爲那些地方是我們最可放心的。他又說一個結過婚的男子總常需要一個朋友在旁邊規勸規勸他行爲上的錯誤；因爲一個人起初過於寵愛妻子，往往怕得罪她，對於那種體面攸關的事情，那些該做，那些不該做，就都不去注意，或不敢和她去說；所以能得一個朋友在旁邊不時規諫，這種毛病就可以補救了。可是像羅退里奧所說的這種謹愼忠心，誠摯的朋友，我們該到那裏去找呢？老實說，我簡直是指不出地方來。除非就是羅退里奧，他自己因爲他那麼的勤快，那麼的留心，一逕都顧慮着朋友的體面，竭力設法減少約會的日子，總期免得那些悠悠之口和惡毒的眼睛有了飛短流長的口實，以爲這麼年輕闊綽一位紳士門第又高，才情又好（那是不由他不自覺的）竟會到卡密拉這麼美麗一個女子的人家這樣常來常往；雖則他潔身自好，問心無愧，原也可以鉗制誣蔑者之口，可是他總求自己的名譽和他朋友的名譽沒有絲毫可懷疑之處。因此有許多約定見面的日子，他都故意找些事情來忙着，說是不得不辦的。這樣，時間就在一邊埋怨一邊道歉之中過去了。

後來有一天，他們在城外一塊草原上散步，安瑟爾摩對羅退里奧說道：『我心裏明白得很，羅退里奧朋友，我對於上帝賜給我的恩惠是無論如何感謝不盡的；第一，他叫我投生到像我這樣的一雙父母，並且這麼慷慨的給我資質和財產，又給我像你這樣的一個朋友，像卡密拉這樣的一個妻；這就是兩件珍寶，即使我沒有照我所應該重視那樣重視，至少是照我所能重視那樣重

親的。可是這些個優點，尋常雖是足够叫人心滿意足的生活着，我具備着它們；却是全世界最不舒服最不滿意的一個人；因爲這一向來，我被一種非常奇怪的欲願所煩擾，壓迫，並且大大失了做人的常軌，以至於我獨個人的時候，我常要對自己驚訝，抱怨，和責備，竭力要窒塞了它，甚至對我自己的思想也要隱匿過它，然而這種窒塞隱匿的嘗試終於敵不過要將它公佈出來的意思。總之，我既然終有要發露它的一天，就想不如說放在你那心底裏去的好；因爲我一點都不懷疑，你一定肯替我守秘密，並肯給我友誼的救助，使我馬上可以解脫心中的煩惱；又相信由你的助力，我的快樂是會升高到由我自己愚蠢造成的那種不滿足一般程度的。」羅退里奧聽過安瑟爾摩這一番話，起了很大的疑慮，他猜不出他用了這麼累累贅贅的一大篇開場白究竟是什麼宗旨；他雖經輾轉想像了一番，到底是什麼一種欲願會得給他的朋友這麼大的紛擾，可是始終也射不中鵠的；於是爲要解脫因這疑慮而引起的困惑起見，他就對他說，他要把心中的秘密告訴朋友，却找了這麼一條彎彎曲曲的路子，那就是對於他們之間的大友誼一種不名譽的損害；因爲他無論要求教他什麼，或要他幫助什麼，都不是可以信任他的嗎？安瑟爾摩答道：「這話很對；我是信任你的，所以現在跟你講，羅退里奧朋友，使我心裏不安的一件事，就是我想要知道我的妻子卡密拉究竟是不是如我所意想的那麼好，那麼完全；關於這，除非像黃金經火煉一般，有了確確鑿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她的美德完全無缺，我是不能够澈底明白的。因爲，朋友，我以爲一個女子不會有人去向她奉承求愛，是見不出貞節不貞節來的；惟有經過不厭煩的情人們用諸言，贈物，眼淚，或是繼續懇求的力量去打動她，而她終不爲所動，方才算得眞正的貞節。因爲倘使不會有人去誘她失節，她的節操又有什麼可感激呢？倘使她不會有機會走入迷途，並且知道自己有丈夫，一經扳到她的錯頭，就要收拾她的性命的，那末她即使是矜持謹愼，又算得什麼了不起呢？所以凡是因有所畏懼或因沒有機會而得保持貞節的那種女人，我對於她的尊敬，必不能和那種經過哀懇所纏而終不爲所動的女人一般程度。爲了這些理由，還有我用以維持我的意見的其他許多理由，我所以很想我的妻卡密拉也能經過這樣的探試，也能到乞愛和哀求的火裏去經過一番鍛鍊，而且前去探試她的人，必須是和她身分相配的。如果她在這樣的鍛鍊之中也能够勝利而歸（我原相信她是能够的），那我就要讚美我的無比的幸運了；到那時我就要說，我已經達到我的願心的極度，並且可以大膽的誇口，從前哲人所謂「誰能得着呢」㊀的那個才德的婦人已經落在我手了。倘使得到相

㊀ 見舊約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節。

反的結果，那末我當然不免要有一番難過，但是因我的意見得被證實而起的那種滿足，是足以和它相抵的。現在，你想要打消我這計劃，是怎麼都不會有效的了；既然如此，那末我的朋友羅退里奧，就請你自己來做一做我這實驗的工具罷；我會得給你一個機會去做，而爲引誘一個貞節，矜持，規矩，冷漠的女子所需的種種方法，只要我想得起來，我也都會供給你。至於我要把這美差交托你辦的理由，當然很多，其中之一，就因我可以放心，萬一卡密拉被你征服的時候，你總不至於將你的勝利推行到極端，總能夠適可而止，將未完成的部份權當完成的；這樣，我雖遭受了損害，也必徒有其意而無其實，而且你也必定會替我守着祕密，因爲我相信你是永遠不會洩漏的。所以，你倘使願意我能享受一種堪以稱爲生活的生活的話，你就得立刻去進行這種戀愛的決鬥，而且不能隨隨便便的，懶洋洋的幹，却要照我這計劃所需要，十分熱心十分勤奮去幹，並且懷着我們的友誼所擔保的信任心去幹。」

這是安瑟爾摩對羅退里奧說的話，羅退里奧十分注意的聽着，而且除開上面提起過的那幾句話之外，他一逕都沒有開口，直到他的朋友將話說完爲止。可是現在看看他的朋友已經不響了，他先對他認眞凝視了一會，彷彿是看着一件從來不曾見過的東西，而那件東西曾經引起他的驚愕似的，這才對他說道：「安瑟爾摩朋友，你剛才對我說的話，我除當做全是笑話之外，簡直不能叫我自己相信它是別的。因爲，我要是當你是認眞的話，我就不容你說到這裏了；我儘可以不聽下去的，那就可以打斷你這一長篇的演說。現在我不由得不想，若不是你不知道我，那就是我不知道你。但是又不然；我明明知道你是安瑟爾摩，你也明明知道我是羅退里奧。毛病就在我以爲你不是平常的安瑟爾摩了，你也必定當我不是從前那個羅退里奧了；因爲你剛才對我說的話，既不像是我的朋友安瑟爾摩所說，而你要求於我的，也不像是對你所認識的那個羅退里奧的要求。因爲眞正的朋友之試驗他們的朋友和利用他們的朋友，是應該像古詩人說的那麼 Usque ad aras ❶的；這就等於說他們不應該利用他們的友誼去做違背上帝法律的事情。倘使一個異教徒尙且具有這種友誼的觀念，那末一個基督教徒豈不更應該知道嗎？因爲他是知道神聖的友誼不應該爲任何人間的友誼而犧牲的。如果一個人爲着他朋友的利益，必不得已而丟開對於天上的義務，那也決不能

❶ 這是意大利詩人波盧塔克（Plutarch）詩中引用的拉丁語，意爲「雖在祭壇上，」就是說，除非違反宗教的事，什麼都可以。

爲着輕微的小事，却應該限於朋友的名譽和生命攸關的事。那末，請你告訴我，安瑟爾摩，你這兩者之中到底是那一件遭了危險，而要我依從你，去辦這麼叫人嫌惡的一件事呢？當然是什麼也沒有遭到危險的；而且要是我沒有懂錯你意思的話，你反而要我努力去危及你的名譽和生命，並且同時危及我自己的名譽和生命。因爲，倘使我必須要做那樁損壞你名譽的事，那就明白得很，同時也必定危及你的生命，爲的一個人沒有名譽，就不如死了的。而在我呢，既然照你說的做了加害於你的工具了，那末不也就將不名譽加到自己頭上，因而也要危及生命嗎？你聽我說罷，安瑟爾摩朋友，而且忍耐些，暫時不要回答我，聽我把關於你要求我做的那樁事的意見說完了；因爲你要回答我，和我要聽你的話，都儘有時間呢。』安瑟爾摩道：『那好的，你儘管說罷。』

於是羅退里奧繼續說道：『安瑟爾摩呵，照我看起來，你這時候的脾氣，是跟摩爾人向來的脾氣一樣的了；你對於他們那個宗派的錯誤，是沒有法子叫他們相信的，無論你引據聖經，或是據理辯論，或是根據信仰的條文；你只能够拿明白易曉，淺顯合理，而無可否認的實例去說服他們，並且須像數學的證明一般無可反駁，例如說：「從相等的部份減去相等的部份，餘下來的也必相等」之類。而且倘使用文字他們不能理會（因爲實際是不能的）那就得用你的手比給他們看，一直放到他們眼前去看；然而我們這種神聖宗教的眞理，他們畢竟還是不能領悟的。現在我對付你，也必須照這種樣子，用這種方法；因爲現在佔據着你的這種欲願，實是最最奇怪最最荒唐的一種，裏邊沒有一絲兒理由的，以致我不得不浪費時間，來嘗試證明你的愚蠢；我說是愚蠢，因爲我目前沒有再好的名稱可以叫它；而且我甚至於想要離開你，聽憑你這麼胡塗下去，算是你的這種荒唐怪想的一個懲罰；可是我和你的友誼不容我對你這麼嚴厲，也不許我將你拋棄在這樣顯然的瀕於自毀的危險之中。你若說你並無這樣的危險，那就請你想想看，安瑟爾摩，你不是告訴我，要我向一個本來貞節的去求愛，本來賢德的去誘惑，本無貪心的去利誘，本來謹愼的去求歡嗎？是的，你確是這樣對我說的。那末你是已經知道你的夫人是貞節的，賢德的，無貪心的，謹愼的了，你還想要什麼呢？而且，你既然以爲我無論怎樣去攻她，她終於會得勝利，這原是毫無疑義的，那末以後她除開已經有了的那些稱謂之外，你還想拿什麼更好的稱謂去給她呢？或者說，她現在已經是這樣的人了，你還想她再變成怎麼樣的人呢？照這樣看來，事情就只有兩種解釋：不是你口裏說她這樣，心裏並不信她這樣，那就是你所要求於我的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如果你口裏說她這樣，心裏却不信她這樣，那末你這回的試驗究竟是什麼目的，不寧可就假定她的不貞，而當她不貞看待嗎？又如果你相信她是好的，那末

在本來是眞理的上面來做試驗，就要算是魯莽；因爲等試驗做完之後，你的尊重她的程度是不能有加於前的。所以，我們必須下一個結論就是凡所嘗試的事情看來害處多於益處，而竟要去嘗試，那就要算是魯莽輕率之流；而況事情並非必不得已要嘗試，又是站在遠處也容易看得明白的，那末這種舉動就簡直是瘋狂了。凡是艱難的事，總不外爲上帝而做，爲人間而做，及兼爲上帝和人間而做的三種：爲上帝而做的，有如列聖的獻身精神；他們是裝着人類的軀殼而過着天使的生活的；爲人間而做的，有如那種飄洋過海，東奔西跑，遠涉外國，以求尋常所謂「幸運」的人們；兼爲上帝和人間而做的，有如一般勇敢軍人的行動，他們一經看見敵人壁壘上有着只消像砲彈打出來那麼大小的一個破綻，就會得拋開一切的畏懼，毫不顧慮那分明威脅着他們的危險，而爲保衛他們的信仰，國家和國王的意念所動，大無畏地投入那等待着他們的無數死神中去的。這些就是尋常人所要嘗試的艱難，而去嘗試它便是名譽，便是榮譽，便是勝利，雖則其中是充滿着危險和障礙的。至於你剛才說要去嘗試要去實行的那件事，它既不能替你獲得上帝那裏的榮耀，也不能替你獲得人間的幸運和聲名。因爲假使嘗試的結果是如你的意的，你也不見得會比現在更加快樂，更加富有，更有名譽；而若結果出於你的意料呢，那末你的痛苦就要意想不到的了；因爲到那時候，你拿沒有別人知道你的不幸一層來聊以自慰，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只要有你自已知道，也就已够你受用，够你難堪了。要給這種道理找一個證據，我可以將著名詩人路易．坦雪羅❶的那首聖彼得之淚第一部末了一段念出來給你聽：

「當敏感的彼得看見了紅暈的東方
他覺得心中的苦痛加倍難當；
雖則事猶深秘，不致便招物議，
他見到自身罪孽，竟爾羞慚而死。
只爲豁達的胸懷自知過失，

❶ Louis Tansillo.

用不着見證人便自痛責；
只消上有天來下有地，
便不管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所以事情不因它是祕密，就會免除你的愁惱的；不但不能免除，反而要使你的愁惱繼續不斷，要永遠做你哭泣的題目，即使沒有從眼裏出來的眼淚，也必定要有從心裏出來的血淚。據那位詩人㊀的敘述，當初那個老實的醫生，曾經把賢明的立那多所拒絕不喝的那只杯子㊁來喝的，就曾經淌過這種血淚。這雖然是小說家言，但裏面隱藏着一個教訓，值得遵守，理解和模倣的。可是我對於這個題目還有一些話要說，希望你能把你正要鑄成的大錯完全覺悟過來。

「請你告訴我，安瑟爾摩，設使上天或幸運叫你做了一顆極品鑽石的主人和合法所有者，而那鑽石之好和美，又是凡看見過它的珠寶商人都覺完全滿意的，而且衆口一辭的說，無論重量，好壞，美惡，在這種寶石裏面都算是無以復加的；而你自己呢，也深信它是如此，再不會疑心別的；那末倘使你異想天開，忽然要拿這塊鑽石放到砧板和錘子之間去錘幾下，看它是否眞如所設想的那麼堅硬，你說這辦法是對的嗎？又假如你這怪想果然實行了，而那鑽石又確乎經得起這種愚蠢的試驗，試問它的價值和聲譽會不會因此而增加呢？又若果是錘碎了，因爲那是也作興的，那豈不是什麼都要失了嗎？是的，那是一定的；所賸者就只那鑽石的主人在人人心目中變成一個傻子而已。現在，安瑟爾摩朋友，你的卡蜜拉是你當做一顆極品的寶石看的，你自己以爲如此，旁人也以爲如此，那末你要牠去冒那給搗碎的大險，是絲毫沒有理由的，因爲即使她能夠保全，也無可增加她的價值；而萬一她失敗了，經不起這種試練，那末你得趁早想一想，要是沒有她，你是要落入怎樣一種境狀中的，而且想起了你就是她和你自己兩俱毀滅的原因，你要怎樣埋怨你自己。世界上沒有那一塊鑽石是能夠跟貞節賢德的女人一般可貴的，而一切女人的名譽全在

㊀ 據阿利沃斯托，事見 Orlando Furioso 第四十三章。

㊁ 杯裏是一種有魔法的水，喝了可以辨女子的貞操。

於旁人對她們的稱許；如今你夫人的賢德本來就毫無疑義，你又爲什麼要對眞理懷疑起來呢？你要想一想，朋友，女人本不是一匯十全的動物，所以我們不應該把絆脚石放到她路上去，叫她失足，叫她摔交，倒該替她拿開絆脚石，把她的道路淸出來，使她可以毫無阻礙的前進到十全之域，因爲有德就是十全了。博物學家告訴我們，說銀鼠是一種白色的小動物，長着一身美麗的毛的，獵人想要捉它，用的是這樣一種計策：他們預先知道它常走的路，或是常到的地方，在所有的口子上放着汚穢，這才用大聲音去誠嚇它，將它趕到那些地方去；銀鼠跑到那些汚穢跟前，就站住不動了，因爲它寧可給人家逮住，不願意從那汚穢上跑過去，以致損壞了它的潔白，原來它覺得身上的潔白是比自由或性命還可寶貴的。一個有德有操的女子便是一隻銀鼠，而貞操的美德是比雪還要白還要潔淨的；男子若要她不失去這種潔白，却要衞護它保全它，他就不得用對付銀鼠的方法去對付；他決不能將誘惑和慇懃之類的汚穢放到她路上去，因爲或者，或竟不必有這一個或者，她的操守和毅力並不充分，未必能自力踩下那些障礙，保持淸白而過的；所以我們必須將這樣的東西從她的路上淸除出來，而將純潔無瑕的美德以及一種無玷美名的愍力放到她面前去。一個醇良的女子又可比一面水晶的鏡子，它本是澄澈光明的，可是跑近去呵口氣，就變朦朧昏暗了。貞節的女子應該像對聖骨一般的看待她，只可以遙遠的崇拜，不能拿到手裏玩弄的。好的女人應該有人看顧她，稱賞她，猶如美麗的花園裏開滿了薔薇和其他花朵，園主人就不容人走到當中去，也不容人去碰手，只許人站在一段距離外，通過鐵欄干去欣賞它的香和色。末了，我還要背幾句詩給你聽，那是我記得從一個近代喜劇❶裏邊聽來的，我看對於我們現在的事似乎可以適用。詩裏說的是一個賢明的老人給另一老人的忠告，原來那另一老人是個有年少女的父親，他就勸他要好好的看顧，並將她鎖閉起來；在許多理由當中，有幾個理由是這樣的：

一

「「女人如果是玻璃，

❶ 英譯本原註：這齣喜劇未詳所指。

我們爲甚要試她會不會碎？
這試驗是大大的冒險，
因爲她或許眞個就破碎。

二

「誰要有見識，怎肯讓這般脆器
不當心碰落在地？
爲的它一經碎了，就沒法能治，
再沒靈鮮藥能將它合成完璧。

三

「列位須將此意牢牢記，
須知我這話不爲無理；
君不見那丹內伊，⊖
到處有金雨隨從護庇。」

「講到這裏爲止，安瑟爾摩，我的話都是單爲你那邊着想的；現在該說幾句關於我自己的話了。如果我的話說得累贅，那要請你原諒我；因爲你已經陷入迷陣之中，要我來替你解脫；照這事情的性質說起來，話就不能不累贅了。你是把我當做你的朋友

⊖ Danaë，希臘神話中宙斯的情人。被閉在一座塔中，宙斯常化作一陣金雨去和她相會。

的，然而你違背了一切交朋友的法則，要來剝奪我的名譽了；又不但剝奪我的名譽，並且要我來剝奪你的名譽。我說你要剝奪我的名譽那是明而白之的；因爲等到卡密拉知道我是戀愛她（如果我照你的意思做的話）她就一定要把我看做一個不知廉恥的卑鄙小人，因爲我所嘗試要做的事，是違背我自己的身分，也違背你的友誼的。說你要我也剝奪你的名譽，那也毫無疑義；因爲卡密拉一經覺到我想她的心思，一定以爲我在她身上看出了什麼弱點，這才會使我胆壯起來去對她表示邪慾的；而她之自視爲被羞辱，也必定要影響到做丈夫的你。因此就發生了我們平常看見的那種情形了：做丈夫的並不知道妻子的不貞，也並沒有給她任何理由可以不盡婦道，也並不是由他自己的疎忽或防閑欠周，以至於如此，然而他竟博得一個輕賤汚辱的名字了，而一般不知道他妻子生性淫亂的，就很容易不憐憫他而反輕視他。可是我可以告訴你，妻子不貞而丈夫被人輕視，是並非沒有理由的，雖則他自己並不知情，也並無什麼過錯，並不曾縱容過她或給她什麼機會過；現在我講出來，請你不要嫌厭煩，因爲這全是爲你自己的好。

「據我們的聖經上說，當上帝在世上樂園裏創造我們最初一雙父母的時候，他把一個睡眠灌進了亞當，而當他睡覺的時候，他從他的左脅上取下一條肋骨，就拿它造成我們的母親夏娃，及等亞當醒來看見了夏娃，就說：「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上帝說：「就爲這原因，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而在這時候，神聖的結婚典禮就已制定了，這其中的聯繫，是唯有死才能解開的。而這神異的典禮效驗非常之大，竟可使兩個各別的人成爲一體；還不止如此呢，因爲他們雖則有兩個靈魂，却只有一個意志。因此，妻子的肉既然同是丈夫的肉，那末妻子肉上的汚損和缺陷，是丈夫的肉也有份的，那怕照我剛才所說，那些汚損和缺陷並非因丈夫而造成。猶之人的身體只是一塊肉，脚上或旁的任何地方有痛，全身都要感覺到；脚踝上有苦痛，頭腦會得感覺到，雖則頭腦並非那苦痛的原因；所以丈夫對於妻子的羞辱是有份的，就因他和她原只是一件東西。又因世界上的一切榮譽和羞辱都從血和肉而起，而不賢妻的羞辱又正屬於這一類，所以做丈夫的勢必不得不與份，雖然他自己並不知情，也必定要被人當做羞辱的。那末你看罷，安瑟爾摩，你們賢伉儷本來享受着安寧，而你偏要設法去擾亂，那你將來要遭受的危

● 以上並見舊約創世紀第二章二一——二四節。

險是該多麼大的了。你得要澈底考慮一下，你那位賢德的夫人本來是一點脾氣也沒有的；而你偏要憑你這種好奇心去將它從潛伏處挑撥出來，這是多麼徒勞而魯莽的一種舉動啊。你要想一想，你所要冒險去獲得的東西實在是微乎其微，而你所可以喪失的東西，則大到我實在不忍說出口。至於我剛才說的這許多話，倘仍不足以勸阻你這異想天開的計劃，那末你只好另請高明；因爲這一角兒我是決計不演的，那怕就因此失掉你的友誼，叫我十分的痛心，也是無可奈何了。」

到這裏這位純良謹愼的羅退里奧的話停止了，安瑟爾摩被他說得狼狽周章，竟一時回答不出一句話；可是過了一會他說道：「羅退里奧朋友，你說的這許多話我都聽見了，你也總可看出我是多麼注意聽着的；在你這許多辯論示例和比較之中，我已經明白看出你確是思慮周詳，並看出你對我的友誼確是毫無缺憾的；我又已經明白，並且不能不承認，倘如我不納你的良言，而固執自己的意見，那就要算是棄善而從惡。雖然，你得也替我想一想，我確是被困於一種觀念之下，終於不能解脫；以爲有些女子確是有種弱點，偏偏喜歡吃骯髒，白堊和煤炭，以及其他更壞的東西，那怕它是看起來難看吃起來更難吃的。所以我這毛病是得有個法子醫治；現在只消你肯應允向卡密拉去求愛，也就不難治好，那怕你只是冷冷的，隨隨便便的，因爲我知道她不見得一碰就上鈎，以至於馬上會失節，那末我也就可滿足了；而在你呢，那時不但可使我恢復我的生趣，並可以勸我不要做成自辱的原因，因而就可以保全你我的友誼了。還有一個理由是特別可以要你去担任這樁事的，就是，我既然已經決計要拿這試驗去實行，那末你就應該不讓我把我心中的狂熱再去洩露給別人，以致危及了你現在竭力要想替我保全的名譽；至於你自己的名譽，雖則當你向卡密拉去求愛的期間，不免要在她心目中暫時吃點虧，但這是沒有多大要緊或竟全無要緊的；因爲過不多時，等你我已如我們的期望，證明了她全無虧德的時候，你就可以把我們的計策對她明講，也就可以恢復你原來的信用了。這樣看來，你所冒的險是很小很小的，而你用這冒險給我的快樂卻很大很大，那末你就不要拒絕這個任務罷，無論你自己看起來覺得怎樣的不便，因爲我已經告訴你了，只請你開頭去做一下，我就可以認爲滿意，馬上取消這個計劃的。」

羅退里奧覺得安瑟爾摩的意思非常堅決，看看自己再沒有其他的例子可舉，也再沒有別的理由可以用來勸阻他了，又聽他聲言要把這荒唐的計劃去向別人洩露，因想不要把事情愈弄愈糟，就決計爲滿足他的心願起見，把這項差事自己担任下來；可是他抱定了一個宗旨，一方面要不致給卡密拉任何的擾亂，一方面又要使安瑟爾摩可以滿足。於是他就回答他，叫他千萬不

要把這計劃向旁的任何人去洩露，情願由他自己來担任實行，無論什麼時候開始都可以。安瑟爾摩見已應允，就非常親暱的和他擁抱，謝過了他，彷彿他給了他什麼大恩大德似的。於是兩方面約好，第二天就要開始工作，到時候，他會得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可以單獨跟卡密拉談話，又會得供給他金錢和珠寶去送給她。他教他奏音樂給她聽，做些詩去讚美她，如果他自己不耐煩做他會代他做好的。羅退里奧一切都答應，可是心裏抱定的主意，却跟安瑟爾摩所想像的完全兩樣。事情這樣決定了之後，他們就同到安瑟爾摩家裏去了；到家時，他們看見卡密拉正在非常焦急的等待她的丈夫，因爲他那一天出外，比往常躭擱的時候久了許多。過了些時，羅退里奧回到自己家裏去了，安瑟爾摩就留在自己家裏；那時一個是躊躇滿志，一個是默默沉思，正想不出妙計來把這荒唐的差事好好交代過去。可是那天夜裏，他就想出一個法子來一面可以欺騙過安瑟爾摩一面又不至衝撞卡密拉。第二天，他又去跟他的朋友聚餐，卡密拉很客氣的接待他，因爲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同他要好，所以向來是誠心誠意款待他的。飯吃完之後，囊布揭開了，安瑟爾摩就叫羅退奧里跟卡密拉多坐一會兒，說他有要緊事要出去一趟，大約過一個半鐘頭辦完了就回來的。卡密拉叫他不要去，羅退里奧說要同他去；可是安瑟爾摩一概不接受，反而要羅退里奧在那裏等他回來，說他還有一樁極重要的事要跟他商量，又叫卡密拉陪着他坐坐，等他回來。總之，他把不得不出門去的樣子裝得非常之像，雖則完全出於他自己的僞想，可叫誰也看不出他是假裝來的。

安瑟爾摩走了，就剩卡密拉和羅退里奧兩個坐在桌旁，家裏其餘的人都去吃飯去了。這樣，羅退里奧覺得自己已爲了他朋友的意思編入了隊伍、面前就坐着一個敵人，單是她的美就儘可以征服一大隊武裝騎兵的；那末你們想想看，羅退里奧是不該慄慄危懼的嗎？可是他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將肘膀子支在桌上，面頰兒托在手中，請卡密拉不要怪他無禮貌，說他要趁安瑟爾摩沒有回家之先稍稍休息一會兒。卡密拉回答他，說到牀上躺着休息比在椅子上舒服些，所以請他到裏邊躺去罷。羅退里奧謝絕了，就在原地方睡熟過去，直睡到安瑟爾摩回來。安瑟爾摩看見卡密拉回房去了，羅退里奧在那裏睡覺，一算自己出門的時間已經不少，以爲他們連談話帶睡覺的功夫都已儘够的了。他儘管這麼的想着，直要等羅退里奧醒過來，好同他一塊兒出去，問問他的成敗。一切都如他的願。羅退里奧醒來了，馬上他們就一同走出去，安瑟爾摩就把他急於要知道的事情問了他。羅退里奧回答他，說他以爲第一次是不應該做得太驟的，所以他只不過告訴她，說她的容貌很美，全個城市都給她的才情和容貌所震動了；這

樣的開端，他說他認爲是很好的，因爲先可以買她一個歡心好叫她下一次可以樂意聽他的話；又說，這就是魔鬼尋常用以欺騙那種有所戒備的人的妙法；原來那魔鬼實底是黑暗的天使，却裝成光明天使的模樣去出現在那人面前，只要開頭時被他蒙蔽過去，終於要顯出原形，達到他的目的。安瑟爾摩聽了高興非常，對他說，以後他不必假裝出門，每天都可以給他一個同樣的機會；因爲他在家裏會得好好的布置，叫卡密拉決不疑心他設下的陷阱。

許多日子過去了，羅退里奧雖然從來不曾向卡密拉提過這樁事，却告訴安瑟爾摩說是提過了；又說他在她身上看不出絲毫破綻來，他自己這邊則連一絲兒希望的蹤影也不能發見；不但如此，她倒是恫嚇起來了，說他如果不放棄這種卑鄙的意圖，她就要告訴丈夫了。安瑟爾摩道：『很好，到現在爲止卡密拉對於話語的挑逗是能抗拒了；第二步我們就得看看她是否能抗拒行爲。明天我給你兩千塊金元拿去送給她，再兩千塊金元去買珍飾作引誘；因爲凡是女人，特別是美貌的女人，無論她怎樣貞節，總都愛打扮得好，愛漂亮的。如果這一種引誘她也能拒絕，那我就滿意了，以後再不麻煩你了。』羅退里奧回答他說他既然開了頭，就要把事情做個澈底，那怕他明知道將來弄到精疲力竭，終於要掃興而回的。第二天，他收到了那四千塊金元，而跟那四千塊金元一同收到的，就是四千個惶惑，竟不知道以後該編出些什麼謊來扯了。可是到末了，他決計告訴他說卡密拉是財物和允諾所同樣不能動搖的，所以他用不着再去徒勞，因爲所有的時間都是白費。

然而命運不容事情就這麼平平順順的過去，因使安瑟爾摩照常把羅退里奧跟卡密拉丢在一塊之後，就躲到隔壁一間房裏去，從鎖孔裏看着聽着，要看看他們究竟怎麼一種舉動，可是半個多鐘頭過去了，羅退里奧一句話都沒有對卡密拉開口過，而且看光景是再就一輩子也不會開口的了。因此，他就斷定他朋友告訴他的所有卡密拉回答他的話語，都不過是他編造起來哄他的。但他要試一試到底是否如此，就走出房來，把羅退里奧叫過一旁，問他有什麼消息可以報告，他覺得卡密拉怎樣一種態度？羅退里奧回答他，說他決計不再把這樁事情向她去提了，因爲她已經非常嚴峻而盛怒的回答了他，他沒有勇氣再去向她開口了。『啊！』安瑟爾摩說，『羅退里奧！羅退里奧！你是多麼辜負你給我的約諾和我給你的信任啊！我剛剛從那頭門的鎖洞裏看了一回，看見你同卡密拉並不曾說過一句話；因此我就斷定你是始終沒有跟她說過話的。我倒要問問你，你爲什麼要欺騙我？或者可以說，你爲什麼要妨礙我，叫我不能運用這種手段以達到我的心願呢？安瑟爾摩就只說了這幾句，可是已經足够叫羅退里奧



"他從鎖孔裏看着聽着，"

(P. 254)

覺得羞慚狼狽了。當時他因自家作僞被人看破，不免難以爲情，便對安瑟爾摩起誓，說從此後他一定要正正經經担任這樁事務，求能使他滿足，不再對他說謊了；又說他如果不信，儘可以隨時查看的；不過其實用不着這麼費神，因爲他一定十分認眞去幹，決不給他一點懷疑的餘地就是了。安瑟爾摩也就相信他，並爲要給他一個更加穩當更可放肆去幹的機會起見，他就決計要出門八天，到離城不遠的一個鄉村裏去看一個朋友。又爲要對卡密拉能有所藉口，他就設法叫那朋友竭力拉他到那裏去住幾天。唉，這位安瑟爾摩是個多麼魯莽多麼不幸的人啊！你還算是怎麼一回事呢？你到底是什麼用意呢？你到底打算怎麼樣呢？你要想想看，你這是跟你自己過不去呀，是打算着羞辱你自己，毀壞你自己呀！你的妻子卡密拉本來是賢德的；你本來是太太平平安安穩穩主有着她的；你之享有她，並沒有人來擾亂；她的思想並沒有軼出過她家的牆壁；你就是她的地上的天，她的欲求的鵠的，她的志願的成就，她用以測量她的意志的尺度，而使它完完全全適合於你的意志和天的意志的。如今她那容貌，德性，名譽，節操的礦山，既然用不着你一分辛苦，將它所包含或你所欲求的財寶完全貢獻給你了，你爲什麼還要去窮搜竭掘，企圖發見未之前聞的新礦苗，因而使全礦發生傾覆的危險呢？因爲老實說罷，它不過是靠女人的脆弱性情裏那幾根無力的支柱撐支着的。你要知道，人要去尋求不可能的東西，是理應不能得到可能的東西的；有一位詩人說得好：

「我要從死裏去找生，
疾病裏去找健康，磨難裏去找休息；
鎖鍊和牢獄裏去找自由，
不義的胸襟裏去找信實。

「然而背運和天命，
一同挫敗了我這行徑，
爲的我要尋求我之所不能，

以致我之所能的永遠離棄。」

第二天，他就動身到他那鄉下朋友家裏去了，臨走時，他告訴卡密拉，說他不在家的時候，羅退里奧會得來照料家務，同她一塊兒吃飯的，並且吩咐她要好好的款待，如同款待他自己一般。卡密拉原是個謹愼賢德的女人，聽見丈夫這樣吩咐她，心裏覺得難受，便對他說丈夫不在家，却叫旁人來補他餐桌上的空位，那是多麼不應該的事。安瑟爾摩回答她說他樂意這麼樣，她就只有依允和服從，他別的用不着她管；卡密拉說她服從就是了，不過是十分違心的。於是安瑟爾摩走了，第二天羅退里奧就到他家裏。卡密拉很客氣的接待他。但是她在沒有男女用人在旁邊的時候，老是避着羅退里奧，不跟他登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她自己的丫頭，尤其時刻都不離身；那丫頭名叫利奧尼拉❶，是在娘家時跟她一塊兒養大的，所以她非常寵愛，和安瑟爾摩結婚的時候就將她也帶過來。起初的三天，羅退里奧跟她沒有說什麼，雖則當用人們撤去臺布去匆匆忙忙吃飯的時候，他並不是沒有機會。用人們的吃飯所以要匆忙，原是卡密拉吩咐過的，並且也吩咐過利奧尼拉，叫她在自己之先吃了，一刻都不要離開她；可是那丫頭有她自己愛想的心事要想，而且要趁那一刻兒和那種機會去閒散閒散，所以並不一定遵從她主人的吩咐，常常要把他們兩個丟在那裏，彷彿是她奉命這麼做的一般。但是旁邊雖然沒有人，卡密拉那種幽閒貞靜的態度，和那種端莊嚴肅的表情，却總要鎮懾住羅退里奧的舌頭，使他不敢開口。然而她的這種魔力，一面固然足以造成羅退里奧的沉默，一面可就發生另外一種作用了。因爲他的舌頭雖然不動，他是思想却是動的；所以當他這麼默默無言的時候，他倒有了餘閒可以逐一端詳卡密拉的好處和美處，這就雖在一個石像身上也要激起愛情來，何況是一個肉做的心呢？當時羅退里奧目不轉睛的對她凝視，心裏就不免想起她是確實值得戀愛的；而因這一念之動，就逐漸逐漸的把他對於安瑟爾摩的顧念都挖空了；他曾有許多次數想要離開那個城，要到安瑟爾摩永遠看不見他而他也永遠看不見卡密拉的地方去，然而他的看她的滋味，早已在他這種志願前面布着一道障礙了。他曾經强迫過自己，常常在自己心裏決鬥，總想把這種對她凝視的滋味打伏下去。他又曾在獨個人的時候責怪自己的愚蠢，稱

❶ Leonela

他自己是虛僞的朋友，是不良的基督教徒。他又曾細細的思維，將他自己的行爲和安瑟爾摩的行爲來作一種比較，而終斷定了安瑟爾摩的愚蠢和莽撞是大過了自己的不義的；所以只要他心中的思念在上帝面前也同在人面前一樣可以辯解，那末他犯了這種過錯，就用不着怕受懲罰。總之，那時羅退里奧的操守是給卡密拉的美好和那魯莽丈夫給了他的機會完全推翻的了。於是除了要滿足自己的情慾之外一切都不顧慮。他到了安瑟爾摩出門後第三天的終了，經過了三天不住對自己情慾的戰鬥，就非常迫切，倉皇，而甘言密語的向卡密拉求歡了，這使得卡密拉大驚失措，只好從她座位上站了起來，一言不發的逃歸自己房裏去。但是雖有這種突然的決裂，羅退里奧的希望却並沒有衰減；因爲帶着戀愛而生的希望，是要永遠帶着戀愛而活的。不但希望不衰減，他要追求卡密拉的心思倒反而更加迫切起來。卡密拉看見羅退里奧竟做出她所萬萬意想不到的行爲來，一時弄得手足無所措。但是想起了若再讓他有機會和餘暇可以跟她說話，那是既不安全也不正當的，於是決計當夜就差用人送一封信給安瑟爾摩；要知她信內怎樣措詞，且聽下章分解。

蘇魯支語錄（四）

〔德〕尼采作

梵澄譯

蘇魯支語錄 卷之四

蜜的供奉

——重復若干度華月與流年，掠過蘇魯支的靈魂，而他也未嘗注意；然他的鬚髮皆白了。有一天，當他坐在他的洞穴前一塊大石上，靜眺遠方——那兒可以看到海水超過盤曲底谿谷遠望——，他的禽畜便思索地環着他翔行，終於皆止在他面前了。

「呵喲，蘇魯支！」牠們說「你在想望你的幸福麼？」——「幸福算什麼！」他回答說：「我久已不想望幸福了，我想望我的工作。」

「呵喲，蘇魯支！」他的動物們再問：「你說話好像已有過多底美好的人。你不是居於天藍色萬頃波瀾的幸福裏麼？」

「你們這班愚癡者呵，」蘇魯支回答而且笑了：「你們選這譬喻也這麼巧妙！但你們也知道，我的幸福是沉重的，不像一個流動的水波：我的幸福壓迫我，不離開我，竟像融化了的松脂了。」

於是他的禽畜更思索思索環繞他翔行，又重復止於他面前再向他說：「呵喲，蘇魯支，那便是爲什麼你自己只加變黃變黑麼，雖你的頭髮欲示其絲絲與純白？看呵，你已經坐在你自己的脂膏裏了！」

——「你們說些什麼呢？我的動物們！」蘇魯支笑着回答：「誠然，我講起松脂，是嘲罵了。於我，也如於一切成熟底果實一般使我的血更濃而我的靈魂更平靜的，是我的血管裏的蜜汁。」

——「也一定如此的，蘇魯支呵！」禽畜們回答，圍緊了他：「但你今天不登到高山上去嗎？空氣是純潔的，今天看世界比平日看的更多。」——

「是呀，我的動物們！」他說：「你們猜的正對，深合我心：我今天要登上一個高峯！但準備吧，為我在那裏安排着蜜汁，黃黃底，白白底，潔淨底，冰涼底，蜂房裏的金蜜，要知道我在那上面將作蜜的祭獻。」——

當蘇魯支登上了峰顚，便吩咐引他上來的動物回轉，於是發現從此他孤獨了：——便縱心而笑，四周望了一望，作如是說：

我之說起獻祭和蜜的供獻，不過是我的話裏一點狡獪而已，真的，是一樁有益的蠢事！在這上面我比較在隱者之崖穴及其動物前，可較自由地說話了。

供獻什麼！凡贈與我的，我皆花掉，我這一千隻手的花費者：我怎麼還能稱這為——供養恭敬！

而我之想望蜜汁者，不過是想望有香餌，甜底液汁與膠水而已，而這呀，便是咆哮的熊與奇異底呻吟的惡鳥，皆對之舐唇咂舌的：

——欲得最佳底香餌，如獵者與漁人所必需的。因為設若世界是一座陰森底野獸之林，一切獵者的樂園，則於我更彷彿而且更願其為一個淵深底豐饒底大海，

——一個大海充滿彩色底魚蝦，為天神之所羨慕，欲為其漁人和撒網者的：世界如此豐多奇物，大的和小的！

尤其是人世界，人海：——於此，我投下我的金釣鉤而且說：啟開吧，你這人類的深淵！

展開拋給我你的魚與閃光底蝦！用我的最佳底香餌，我今天得釣上最奇異底人——魚！

——我投下我的幸福於一切遼遠處，遐方，在黎明與正午與日落之間，求其是否有着許多人魚在我的幸福上嚾食，游逐，

直到吞下了我的隱藏底尖銳底鉤子，必到我的高處來了，最美麗底深淵的潛藏者，乃歸於最險惡底捕人魚者，

我根本從頭便是這樣的人，吸引着，引來着，上引着，引上着，一個吸引者，教制者，和教師，不徒然有次說過：「轉變吧，如你之為你！」

如是，人們可以上到我這裏來了：我仍然等待那象徵，詔示是我墮落的時候了；然我猶不下墮，下墮於人羣，如我之必須。

因此我還在這裏等待，狡獪而且藐然居此高山，非不能忍耐者，非能忍耐者，竟至可以說是一個幷忍耐也忘廢了的人，——

因爲他已不更「容忍」

因我的命運給我以時間：牠也許忘掉我了？或則牠坐在一大石後的陰影裏，在捕蒼蠅？

而且誠然，我很喜歡我的永久底命運，因其不追逐或追促我，却讓我有時間惡作劇，尋開心：這麼我今日猶能釣魚，逍遙於此高山之上。

有人在高山上釣過魚麼？即算這是一樁傻子做的事吧，在這高處所想的所做的：然猶勝似在那下面因等待而嚴肅，發綠發黃——

——一個因等待而鼓漲的怒氣咻咻者，一陣從山谷吹來的神聖底呼嘯底暴風，一個不堪忍耐者，向深谷下大喊的：「聽哪，否則我用上帝的鞭笞笞你們！」

然我不因此對這班盛怒者憎恨，渠們够使我發笑了！渠們必不能忍耐的，這些大響鼓，如不在今天發聲，便要永遠不響的！

但我和我的命運——我們不爲「今日」說，不向「無有」說：要說話我們已很有耐性和時間及過多底時間。因爲某一日牠還要來到，不能掠過去的。

有誰某一日必要到來而且不會掠過去呢？我們的偉大底哈扎爾（Hazar），便是我們的偉大而且遙遠底國土，一千年的蘇魯文的封疆——

這「遙遠」到底有多遠呢？和我有什麼關係！然并不因此便不安穩——，我雙足穩立於此土地上，

——於此永久底基礎上，堅固底磐石，最高最堅底遂古的山嶺，各方的風皆吹到此間，如歸於凝陰聚，且問何處？何從？何往？

這兒，我的光明底健康底邪惡呀，笑吧笑吧！從高崖上投下你的閃爍底嘲笑！以你的光芒爲我誘致最美底人魚！

凡在一切海中之屬於我的，在一切事物上之適於我歸於我的——皆給我釣出來，皆替我引上來：我，一切漁者中最邪惡底漁人，爲此等待了！

出來吧，出來吧，我的釣鉤！進去吧，下去吧，我的幸福的香餌！零出你的最甜底露，我中心之蜜汁呵！釣住吧，我的釣鉤，鉤入一切濃黑底苦痛的腹內！

望去呵，望去呵，我的眼睛！呵喲，我四周多少大海、又如許黎明底人類的將來！如此玫瑰色底寂靜，——在我頭上！如許無雲底沉默！

* * * * * * *

痛苦的呼號

次日，蘇魯支仍坐在他的洞前那塊大石上，禽畜則皆在外間遊走，求得到新食物——也還要新崖蜜：因爲蘇魯支將舊有的蜜最後一滴也耗去了，消完了。當其這麼坐在那裏手里拿了一根棍子，在地上劃出他的影像一面沉思，眞的！不在他自己也不在他的影像上——他陡吃一驚，縮成一團了：因爲他明看到在他自己的影子旁，還有一個影子。於是他很快地回望，立起，看呵，那說預言者正站在他身邊便是那曾經和他同棹吃喝過的人，大疲倦的預告者曾說：「什麼都一樣，沒有什麼事值得的，世界空無意義，智識扼殺人。」但其間他的面貌有些改變了；而當蘇魯支望了望他的眼睛時，他的心裏更驚慌了：這麼許多壞消息，死灰色皆流露在這面容上。

那說預言者，看出了蘇魯支靈魂上的震動，用手揩了揩臉，彷彿要將這揩去一般；蘇魯支也同樣做了一做。當二人皆這麼沉默地定了一定神，恢復過氣力後，便伸手相握，表示願意重復會見。

「歡迎呀，」蘇魯支說「你大疲倦的預言者，你不應虛爲我的食客和來賓。今天也在我這兒吃着喝着吧，請原諒我這樣高興的老年人和你同餐！」

——「一位高興的老年人麼？」預言者回答，搖頭：「無論你是什麼人或將是什麼人，呵喲，蘇魯支，你在這高處已經很長久了，——不久，你的船便會不再擱在乾岸上了！」——

——「難道我是坐在乾岸上麼？」蘇魯支笑着問。

——「圍繞你的高山的洪水，」預言者回答說：「漲了又漲，大憂患與大困苦的波浪：牠們會要浮起你的船，將你也載了

去。」——

蘇魯支沉默，驚奇。

——「你還沒有聽到麽？」預言者繼續說：「深谷下豈不是已在奔騰澎湃麽？」——

蘇魯支更沈默，傾聽：他聽到了一陣淒長底，淒長底呼號，深谷正將其投擲傳遞，沒有願意保留這聲音的：牠響的那麽哀楚。

「你這壞宣傳者呀，」蘇魯支終於說：「這是痛苦的呼號，人的喊聲，呵，這也許是從黑海裏來的。但人類的痛苦與我有什麽關係！我最後底罪惡爲我保留下的，你知道牠名叫什麽嗎？」

——「同情呀！」那預言者心潮洶湧地回答，高高舉起了雙手。——「呵喲，蘇魯支，我來正引誘你犯你最後底罪惡！」——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那呼號之聲更高起，比以前更淒長更哀楚，更可怕，而且也更迫近了。「你聽到了麽？聽到了麽？呵喲，蘇魯支！」預言者高呼：「這呼號是爲你的，牠喚你：來呀！來呀！來呀！是時候了，是最迫切底時候了！」——

蘇魯支於此沈默了，甚惶惑而且震蕩；終於好像一個躊躕不決者，問道：「在那裏喚我的，到底是誰呢？」

「但你是知道的呀！」預言者狠狠地回答：「你還隱瞞自已做什麽呢？這是高等底人正向你呼喊！」

「高等人物麽？」蘇魯支恐怖地大呼：「他要怎樣呢？他要什麽呢？他要在這裏怎樣？」——他已汗流被體了。

預言者不理會蘇魯支的恐怖，却向谷底靜聽，細聽。直至那下面久已沈寂後，方廻過眼光，看見蘇魯支猶站在那裏，戰慄着。

「呀喲，蘇魯支！」他用憂愁底聲音說：「你站在那兒像一個因幸福而暈眩底人：你必須舞蹈，使你自已不致昏倒！

「但卽算你要在我面前跳舞，周轉廻翔，也沒有人敢於和我說：『看哪，這裏舞蹈着最後底歡樂底人！』

「如果有人來到這高山上，他將空空尋不到這種人：他當尋到崖穴，後更有崖穴，隱障後更有隱障，但沒有幸福的惡地窖，珍寶的儲藏所，與新底快樂的金礦脈。

「幸福——怎能在這樣底埋沒者和隱居者這裏尋到幸福呢！我將尋求幸福於幸福底遠嶼，遙遙在於遺忘底海洋中麽？

「但什麽皆一樣，沒有什麽事是値得的，尋求更屬無謂，也已沒有幸福羣島了！」——

預言者如此歎息；但感歎方終，蘇魯支重復明白了、堅定了，如從幽洞走到太陽光裏的人。「不然！不然！第三個不然！」他用堅强底聲調說，將着鬚——「這，我比你知道的更清楚！還有幸福的島嶼呀！不必說了吧、你這歎息的憂愁袋！

「這，你不必更噪咶了，你眞是午前的雨雲！我豈不是站在那兒，爲你的憂愁所襲，如濕淋淋的狗麼？

——現在我聳身一搖，跑開你，使我重復乾燥；這你也不必驚奇吧！你覺得我不客氣麼？但這裏是我。。的廷。院。

「至若關於你的高等人呢：好吧！我立刻到那森林裏去找他：呼聲是從那。裏。來的。也許一隻惡獸正在逼迫他哩。

「他是在我。的。領域裏，在這境內他不應受損傷！而且眞的，我這四周有許多惡獸呢。」——

說了這話，蘇魯支轉身走了。預言者喝道：「呵呀，蘇魯支，你是一個痞子！

「我早已知道：你將要離開我！你寧可跑到樹林裏、尋伺惡獸！

「但這於你何補呢？晚上你仍然要碰到我；我要坐在你的洞裏，耐心而且沉重如一段木材，——等待你！」

「便這麼吧！」蘇魯支去後還回頭喊：「凡在我的洞裏之屬於我的，也皆屬於你吧，我的客人！

「你在那裏面如果還找到了石蜜，那麼！便祗完牠，你這咆哮底熊，使你的靈魂甜蜜！在晚上我們彼此皆要做客氣的人，

——甚有禮，而且甚高興這一天完了！而你自己也將爲我的歌曲舞蹈，如我的跳舞的熊。

你不相信麼？你搖頭麼？好吧！振作起來！老熊！但我——也是個說預言者。」——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 *

一、與國王談話

蘇魯支在他的山上森林裏還沒有走到一個時辰，突然看見一幅希奇底景象了。正在他那下山的路上，走來了兩位國王，頭戴皇冠，腰上圍了紫色的腰帶，華麗如兩隻彩鶴；前面驅了一頭載了貨物的驢子。「這兩個國王要在我的疆域裏怎樣呢？」蘇魯支驚奇地向內心說，急速地自藏於一叢莽後。當國王走到了他這地方他便低聲彷彿向自己說：「希奇！希奇！這怎麼能調和呢？兩個國王我看見了——然只有一匹驢子！」

於是兩個國王停住了，發笑，望了望那聲音傳來的地方，更相視而笑。「這種事我們中間也有人想的，」右邊那個國王說，「但不說出就是了。」

左邊這國王卻聳了聳肩，回答說：「也許是一個牧羊奴。或則是一個隱士，在崖石和樹木中住的太久了。因為完全沒有社會也損傷着禮貌的。」

「好禮貌麼？」那另一國王憤慨地回答：「我們是避開什麼人呢？豈不是「好禮節」麼？我們的「好社會」麼？

「真的，寧肯在隱者和牧羊兒中間生活，不願在我們的鍍金底虛偽底粉飾底下流人裏鬼混——雖然這自稱為「好社會，」

「——雖則其自稱為「貴族。」但那裏一切皆虛偽腐敗，尤其是血管裏的血液，多謝陳古底惡毒底疾病以及更惡毒底巫醫。

「我覺得現今最好的，最可愛的，只有農夫，粗野，狡猾，頑强，堅忍：如今這是最高貴底一種人。

「農夫在現代是最優者；農人應該為主人！但那是下流人的國土，——我不讓自己再受欺了。但下流人，那便是：一堆雜碎。

「下流人的雜碎堆：其中一切皆混雜了，聖人和騙子，勇士和猶太人，以及從諾亞的方舟裏出來的各種動物。

「好禮節呀！一切在我們皆虛偽而且腐敗了。已沒有人知道如何敬仰：我們剛是避開這個。這皆是膩膩底鑽營底狗，牠們將棕櫚樹葉也鍍上金子。

「這憎惡窒塞我了，我輩國王也變成虛偽了，裝飾着古老發黃底祖宗的光榮，掩去了真面目，當了最蠢笨者和最狡獪者所觀摩的古泉幣，以及現代以權力作貿易的人的玩弄品！

「我們不是第一人——然必得這麼表示：對這欺騙我們終於滿足了，憎恨了。

「我們避開了痞徒，和這一切高聲大叫的喉嚨，著作抄寫的蒼蠅，小商人的惡臭，權勢欲的煩惱，以及汚穢底呼吸——：噓，在痞徒裏生活，——噓在流氓裏還要當第一人呢！呵呀！憎恨，憎恨，憎恨！我輩國王還算什麼！」——

「你的舊病又發作了，」左邊這國王說：「憎恨侵襲你了，我的可憐的兄弟。但你知道，有人在聽我們談話。」

蘇魯支隨即跳出了，他於這談話皆耳聞目見，跳開了他那隱匿的暗處，迎着國王，說：

「傾聽你們的談話，喜聽你們說話的人，國王呵，他名叫蘇魯支。

我便是蘇魯支，曾說過『國王還算什麼！』的人。請原諒我，我高興聽到你們談起：『我輩國王能算什麼！』

但這裏是我的疆土，歸我統治：你們要在我的境內尋求什麼呢？也許你們中途已找到了我所尋找的人麼，便是那高等的人？」

當國王們聽到這話，皆搥胸頓足，異口同聲說：「我們被發覺了！

用了這話的利劍，你斫破了我們內心的濃黑。你發現了我們的苦惱，看嘍！我們在路上正要尋得高等人——

——那人，比我輩高超的：雖然我們是國王。我們將這驢子引到他那裏去。最高的人也應該是地球上最高的主宰。

在一切人類的運會中，沒有比這更艱難底不幸了，世間最有權力者，不即是第一等人。因此一切事物皆成虛偽，矯飾，可怕。

即算他們是末人，禽獸的氣分多於人的氣分：那流氓的價值一天天增高了，終於流氓道德也自詡：『看呀，唯有我是道德。』

——」

「我方纔聽到了什麼？」蘇魯支回答：「國王的這種智慧！我眞歡喜極了，我已樂得就此做成一首新詩：——

——即算是不合衆耳的一首詩。我久已遺忘留意於長耳朵了。好吧！興起！

（這時却又發生一事，便是那驢子也發話了：牠惡意地然淸晰地說了一聲：噫——呀！）

有一次——我相信，是聖曆元年——

女巫沉醉了，未嘗喝酒，而醉眼陶然：

「苦呵！」她說：「於今什麼皆不對了！

「頹廢呵！頹廢呵！世界從來沒有像這麼深深下墜！

「羅馬淪爲娼妓與娼寮，世界如此沉淪，

羅馬的愷撒化爲家畜，上帝自己——化爲猶太人！」

二、

聽了蘇魯支這歌曲，國王皆歡喜踴躍了；右邊那一國王却說：「呵喲，蘇魯支，我們出來看你，多麼有幸！

你的仇敵在他們的鏡子裏給我們見到你的影像：那裏你以魔鬼的猙獰外看而且作冷笑狀，那樣我們皆怕你。

但有什麼用處呢！你時復以你的言語刺激我們的耳和心。使我們終於說：何必管他的外貌怎樣！

我們必定要聽。他說教他，這樣教人的：『你們之愛和平，應以之爲新戰鬥的工具，愛短期和平，應甚於長期的！』

從來沒有人說過這樣富有鬥性的話：『什麼是善？勇猛是善。是良好底戰鬥使事物歸於聖善的。』

呵喲，蘇魯支，我輩祖先的血在我們的身體裏因這些話而憤起了：這如春天之言語語於舊酒罎。

設使長劍交相如殷紅點點的長蛇，則我輩的祖先乃愛生命了；一切和平的太陽於他們皆孱羸其無力，微涼，長久底和平竟以爲是可恥。

我們的祖先當如何太息，倘使看到壁上懸了磨光底乾燥底長刀！他們如刀劍一般愛戰鬥。一柄劍是要飲血的，躍躍欲試而迸出星星之花。」——

——當國王們這麼熱烈地談及他們祖先的快樂，蘇魯支却生了一點不小的邪心，要嘲笑他們的熱烈：因爲他眼裏看到的，明明皆是極愛和平的國王，這種老而文雅底容顏。但他制住了自己。「好吧！」他說：「這條路一直到那裏，那裏便是蘇魯支的洞穴；這日該有一個很長底良夜，可供清娛！但現在有極痛苦的呼號喚我，我不得不暫且離開你們前去。

我的陋室裏當然生光輝了，倘有國王們欲在其中坐着，等待着：但是，自然你們必得等待很久！如何還算什麼現在除了在宮廷上，何處可學得更耐心底等待呢？而且遺留於國王的全副道德——在現今豈不是叫：善於等待麼？」——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

蛭

蘇魯支於是乎沉思，向前走去，愈遠愈低，走過森林和沼澤；正如思索重大事情的人一樣，不知不覺撞了一個人。看哪，突然有一聲狂叫兩聲惡詈二十句怒罵一齊向他臉上噴來了：他慌張了，舉起了棍子，更打那被他踐踏的人。但也立即神志清醒；心中自笑這方纔自己做的蠢事

「請原諒吧」他向那被踏壞的人道歉其時那人已忿然坐起，「請原諒我，幷且聽我說一譬喻。如有一人夢想遙遠底事物，不覺在寂靜底路上踏了一隻睡着的狗在太陽光裏臥着的：——正如那兩方面皆驚慌，惡罵有如死敵這兩個驚駭至死的：我們也差不多。然而！然而——又何至於彼此缺少撫慰這狗和這寂寞者！他倆不皆是——寂寞者麼！」

——「無論你是誰」被踐踏者仍憤憤然說：「你不但用脚踐踏了我，幷且還用了你的譬喻！看哪，難道我是一隻狗麼？」——坐着的人站了起來，將赤露底手臂從泥水裏抽出。其初他原是躺在地下，隱蔽着使人看不出，正如窺見澤中野物的獵人一樣。

「但你是在幹什麼呀！」蘇魯支駭極而呼，因爲他看見那臂膀上許多鮮血下流，——「你碰了什麼？你這不幸的呀，有惡獸

咬了你麼?」

流血者微笑，仍是憤然。「和你有什麼關係!」他回答；而且正要走了。「這裏我是在家裏，在我的國土以內。任他是誰要問我吧：一個傻子我却不高興回答。」

「你錯了，」蘇魯支哀憐地說，用力握住了他：「你錯了：這裏你不是在你自己的，却是在我的國土內，這境內不應該有人受損傷。

任憑你隨意叫我什麼名字吧——我乃必爲我者。我自稱我曰蘇魯支。

好吧！那是到蘇魯支的巖穴的路：那洞穴也距此不遠，——你不想在我那兒醫治你的創傷麼?

你這不幸的人，在這世也太可哀了！起初有野獸咬你，其次——又遭人踐踏！」——

當那被踐踏者聽到蘇魯支的名字後，樣子改變了。喊道：「我這是怎麼一會事呢！在我這生有誰。還管我，除了這人，名叫蘇魯支的，和那以吸血爲生的動物水蛭?

爲了水蛭的緣故，我躺在這澤裏，如同漁人，我伸下的手臂也被咬了十次了，更有一條較美麗底水蛭來吮我的血，便是蘇魯支自己!

幸福呵！奇蹟呵！引誘我到此大澤鄉的日子，該得頌讚了！該頌讚這最好最活潑的抽血針，今茲活着的！該頌讚這偉大底「良知之血蛭」，蘇魯支!」

被踐踏者如是說；蘇魯支樂於聽這話，和他那文雅溫恭底態度。「你是誰呢?」他問，一面伸手相握：「在我們中間有許多事得弄清楚，弄調和：但我想已經是純淨光明的白天了。」

「我是精神上甚有良知者，」被問者這麼答覆；「是精神事業上，不容易有比我更嚴格，更深刻，更堅剛的人，只除了我從之學得者：蘇魯支本人。

寧肯無知，不肯有許多事一知半解！寧肯當我自己的傻子，不肯當旁人以爲頗好的智士！我——窮究根柢：

——這基本爲大爲小，有什麼關係呢?或名爲沼澤爲蒼天，又有什麼關係?於我，一手掌寬的根基便够了：只要其實際上是基

本和根據！

——一手闊的根基：人便可以在上面立足了。在正當底「智識的良知」裏，無所謂小事大事。」

「然則你也許是認識水蛭的專門學問家麼？」蘇魯支問：「窮究水蛭遂探到最後的根柢了？」

「呵喲，蘇魯支，」被踐踏者回答說：「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怎敢以此自許！

但我之深知而且可算專家者，那是水蛭的腦子：——這是我的世界！

而這也是一世界的！請原諒，這裏我的驕傲又要有所表示了，在這方面我實在沒有對手。因此我說：『這兒我是在家裏。』

我窮究這一事如此其久，這一事便是血蛭的腦筋，使稍縱即逝的眞理不再逃逝了！這裏便是我的國土！

——因此我將一切旁的事情拋開，因此一切旁的事於我皆一樣；緊接我的智識便是我的濃黑底愚蒙。

我的「精神之良知」驅使我這樣，我得淸楚一樣事，此外則皆不知：凡精神的一半兒，凡烟雲縹渺者，浮光掠影者，醉眼眊胸者，皆使我深惡痛絕：

凡我的眞實處終止，則我盲無所見，也願意盲目。但凡我願意知道的處所，則我願甚爲眞實，便是堅剛，嚴格，狹隘，殘忍，不屈不撓。

因你曾說過呀，蘇魯支：『精神便是生命，自切入生命中的，』這引導而且誘惑我歸於你的教義。而且，誠然，我用自己的血增加自己的智識了！」

——「如這見證所教示的，」蘇魯支插口說；因爲這良知者的袒臂上仍然在流着血。因爲有十條血蛭咬入他的手臂了。

「呵喲，你這奇男子，你自己這見證所教我者，如此弘多！我不敢以什麼事皆貿然輸於你嚴格底聽覺了！

好吧！我們便在此分別了！但我深願再看到你。那裏便是達到我的崖穴之路：今夜在那裏你該爲我的嘉賓！

我深願在你身體上補償蘇魯支曾以脚蹴踏過的損失。但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號喚我離開你去。」——

蘇魯支如是說。

一

蘇魯支繞過了一個山崖，看見下面不遠在同一條路上，有一人在手舞足蹈，抽筋似的，終於仆在地下。「停住吧！」蘇魯支自向內心說：「那裏也許是高等人，痛苦的呼聲是從他發出的，——我且看看如何可救。」他便跑到那人倒下的地方，發現是一老年人，發抖而且眼光也呆滯了；無論蘇魯支怎樣將他扶起要他站住，皆是無功。便是那不幸者也彷彿不覺旁邊有人扶助他；卻以可憐的顏色蒼黃四望，如爲全世界所遺棄所落寞的人。但到最後，經過了許久的戰慄痙攣，縮成一團，便開始呻吟了，如是：

誰親熱我，還有誰愛我？
　給溫暖底手！
　給稱心底炭爐！
我是僵臥而且戰慄，
如半死人，被人暖足——
呵呀！顫顫於不可知之寒熱，
慄慄於尖銳冰冷之霜雪，
爲你所驅逐呀思想！
無以名者，無由見者，深可畏者！
你這濃雲後的獵人！
爲你的閃電擊倒，
你蔑視底眼眼從黑暗中向我閃爍，

——我如此躺了，
且佝僂且屈曲，
苦痛於一切永久底毒楚，
爲你所中呀，
最殘忍底獵人，
你不相識的——上帝！

深加創傷吧！
更加我以創傷！
刺穿，裂破我的心房！
這毒楚以鈍牙似的矢鏃，
又將何欲？
爲何你重復看我，
不厭煩人類的痛苦，
以幸災樂禍底神電之目光？
你不願殺戮麼，
只願慘淡毒楚？
爲何——加我以毒楚，
你，幸災樂禍底，不相識的上帝？——

哈哈！你溜了近來？
在如此底午夜
說吧！你要什麼？
你推擠我，壓迫我——
哈！已經太近了！
走開！走開！
你傾聽我呼吸，
你潛聽我心搏
你這嫉妒者——
嫉妒却是爲何？
走開！走開！用梯子做什麼？
你將要潛入，
潛入我的心房，
緣到我的最秘密底
思想的樓臺？
缺德的！不相識的——賊！
你要偷去什麼？
你要探聽什麼？
你要虐待什麼，
你這暴虐者！

你——劊子手的上帝！
或者，我必得像一條狗，
在你面前徘徊？
匍伏，欣欣然嬉戲，
向你——搖尾乞哀？

徒然！
殘忍底毒刺下去吧，
我不是狗——不過是你的野獸，
最強暴底獵人呀！
你的最高傲底俘虜，
你這濃雲後的強盜！
終於說吧！
攔路者，你從我。要什麽？
你這電光籠罩者！不相識者！說吧，
你要。什麽，不相識的——上帝？——
什麽？贖金麽？
你要贖金多少？
多要吧——我的驕傲牽勸你！

簡單地說吧——我的另一驕矜向你奉告！

哈哈！

我——你要麼？我？

我——整個？……

哈哈！

於是殘虐我了，傻子，如你者是，

欲毀滅我的驕傲麼？

給我愛。情。——還有誰親熱我？

又有誰愛我？——給溫暖底手，

給稱心底烘爐，

給我，還最寂寞底人，

以堅冰呀！七層厚的堅冰，

爲了仇敵，

教人渴欲得其仇敵的，

給予呀，自投於我，

最殘忍底仇敵呀，

給我以——你。•自己！——

去了哪
他自己逃走了，
我最後的唯一伴侶，
我的大仇敵，
我的不相識者，
我的劊子手上帝！——

——否否！你且回來，
幷你的一切毒楚！
來歸寂寞者中最後之一人，
呵喲！歸來喲！
我一切的淚泉，
向你流爲淸川！
我最後的心之火焰——
又爲你而熾燃！
歸來喲，
我不相識的上帝！我的痛苦！我最後的——幸福！

二、

——聽到這裏，蘇魯支再也忍耐不住了，持杖便打，用全力向那呻吟者打去。「住嘴吧！」他猙獰地笑喊：「停住吧，你這 戲

的！你這僞鈔犯！你這虛僞到底的人！我很懂得你的！

我立刻會使你的脚溫暖起來的，你這邪惡底巫師，我很懂得怎樣使你這種人——溫暖的！」

——「放手吧」老年人霍地跳起來，說：「不要再打了，呵呀，蘇魯支！我這樣做作不過玩玩而已！」

這一套皆屬我的把戲；我演了這一套，原來是要試驗試驗你！眞的，你又將我看穿了！

然而，便是你也給了我不小底你自己之測驗：你是堅剛的，你聰明底蘇魯支！你以「眞理」狠狠地掽打，你的棒棒迫出了我這眞理！」

——「不要諂媚我吧，」蘇魯支回答說，仍是非常憤激，陰森地瞅着他：「你根本是個演戲的！你虛僞：還說什麼——眞理！

你孔雀中的孔雀，虛榮底淵海，你在我面前要表演什麼呢，你這邪惡底巫術士，你扮成這麼一個角色呻吟，要我相信是誰呢？」

「精神上的懺悔者呀，」老年人說，「這，——正是我所表演的：是你自己曾想出的名詞——

——詩人和術士，終於運用自己的精神反對自己，轉變者，因其惡智識與壞心腸而冷僵的。

而且你也得承認吧：蘇魯支呵，過了許久你方發覺我的玩藝和詭譎！你是相信了。我的痛苦，當你用雙手托住了我的頭——

——我聽到你歎息說：『人太不愛他人，太沒有愛他了！』我之能欺瞞你到這種地步，使我的惡心暗暗地歡喜了。」

「你也許已騙過比我更精細底人，」蘇魯支狠狠地說：「我幷不提防騙子，我必得毋庸生戒心：我的命運原要這樣。

但你——必得欺騙：這點我是認識了你的！你說一句話必永遠有雙關，三方，四方，五方面的意義！便是你現在所表白的，於我已是既不够虛僞，復不够眞實了！

你僞鈔犯，此外你又能怎樣呢？即令你赤裸地看醫生，你猶將掩飾自己的疾病。

方纔你便掩飾你的謊騙，你說：『我這樣做不過玩玩而已！』其中也有相當底嚴肅，你實是有些精神懺悔者的氣分！」

我猜透你了；你是一切人的巫師，但對於自己却沒有留下什麼謊騙和伎倆了——於自己你已是束手無術！

你收獲了憎恨爲你的唯一眞理。已沒有話於你是眞的了，除了你的嘴：便是說那憎恨粘合於你嘴上的。」——

——「你到底是誰呀！」老巫師用一種反抗底聲調說：「誰敢和我，當今最大底偉人，這麼說？」於是他眼睛裏一種綠光直射到蘇魯支身上。但隨即又改變樣子了，憂愁地說：

「呵喲，蘇魯支，我疲倦了，我憎惡這些巫術，我原不偉大，我為何假裝呢！但是，你知道——我在尋找偉大者！

我要裝成一個偉大者，勸惑衆人，但這種誑騙超出我能力之所及了。我以此毀敗。

呵喲，蘇魯支，一切在我皆是誑騙；但我之毀敗——我這毀敗是眞的！」——

「這使你光榮，」蘇魯支黯然說，迴眼光下視，「尋找偉大使你光榮，但也辜負你了，你不偉大。

你這邪惡底老巫師，這是你的最佳處也即最眞實處，我所崇拜的，你之倦於自己，而且肯說出：「我不偉大。」。

於此，我尊敬你爲精神上的懺悔者：即算只是一呼吸頃吧，在這一刹那你是——眞實的。

但說吧，你在我的這些森林崖石間尋求什麼呢？而你之躺在我的路上，你要試探我什麼？——

——你怎樣試探了我呢？」——

蘇魯支如是說，眼睛光彩弈弈然。老巫師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試探過你麼？我——尋求而已。

呵喲，蘇魯支，我尋求一個眞實者，正直者，純潔者，簡單者，不說雙關語者，一個最誠篤者，智慧的淵藪，知識的聖哲，一個偉大底人！

呵喲，蘇魯支，你難道不知道麼？我尋求。。。蘇魯支。」

——於此二人中起了很久底沉默；蘇魯支竟閉住了眼睛深思。終乃回到他說話的地位來，握住了巫師的手，很有成算而且客氣地說：

「好吧！這條路通到那上面，那里便是蘇魯支的洞穴。倘若你要尋得的話，可在那裏面找去。

而且不妨問計於我的禽獸們，我的長蛇與鷙鳥：牠們該幫助你尋求。我的穴居是很大的。

我自己——當然還沒有見到什麼偉大人物。凡偉大者在現代是最敏銳底眼睛也瞢然。這是流氓之國土。

許多這種人我是見過了，躺下的，自己吹的很大，民衆便高叫：「看哪，那裏一個大人物！」但一切抽氣筒有什麼補救呢！終於一切空氣皆洩去了。

終於漲破了一隻蝦蟆，自己吹起的太久了，所有的空氣皆洩出去在漲起的肚子上刺穿一下，我以爲是一樣很勇猛的消遣法哩。孩子們，聽到了麼！

現代是屬於流氓的：這兒誰知道。什麼是偉大，什麼是渺小！有誰能幸運地尋找偉大呢！除了傻子：只有傻子能幸運地尋得。

你尋求偉大人物麼，你奇異底傻子呀？誰教你的？今茲是時候麼？呵唷，你惡劣底尋求者，你爲何——試探我？」——

蘇魯支如是說，心中平安了，笑着順路走向前去。

* * * * * *

退職者

別過巫術士不久，蘇魯支又看見有人坐在他的路上了，好像是一個黑衣長身的人，看去是瘦削着白底臉：這，使他非常懊惱了。

「苦哉！」他自向內心說：「那裏又坐着隱藏的苦惱者，這好像是牧師之流：他們要在我的國土裏怎樣呢？

怎麼！我方從那巫師逃脫；又有一個妖術士攔在我的路上了——

——不知從那兒來的一個使邪術的巫師，一個黑暗底行「上帝的慈悲」的奇蹟者，一個塗了膏油的詆毀世界者，願魔鬼引之去吧！

但魔鬼永不居於牠所應居的地方：他永是遲到，這被呪詛的侏儒和蹩脚鬼！」——

蘇魯支煩惱地在心下這麼詛駡，一面打算如何能轉開視線溜過這黑衣人：但看呀，事情不是這樣的。同時那坐着的人曾見他了；於是彷彿一個遇到意外之喜的人，跳了起來，直走向蘇魯支。

「無論你是誰吧，行路人！」他說：「請救救一個迷途者，尋求者，一個老年人，可輕易在這裏受損傷的！

這裏的世界於我生疏，而且遠隔，也還聽到野獸在咆哮；而那人，我可求其保護的也沒有了。

我尋求那最後底虔敬底人，一位聖哲和隱士獨居山林，還沒有知道現在外邊世界所周知的。」

「現在外邊世界所周知的什麼呢？」——蘇魯支問：「難道便是這消息，一切世界所曾相信的上帝已經沒有了麼？」

「你說對了」，老年人悼惑地說：「而我是服事這老底上帝，直到最後一刻的。

現在我退職了，沒有了主子，然而仍不自由；也沒有一時刻快樂，除了在回憶裏。

因此我登於此山，使我終於爲自己作一節慶，像對於老教皇和神父一樣：要知道，我是最後一位教皇呀！——作一度紀念節，充滿着虔誠底回憶和拜禱。

而現在他也死了，那最虔敬底人，樹林裏面的聖者，不斷地用歌詠與呢喃頌讚上帝的。

當我找到他的茅菴，人已是不見了——其中但有二狼爲他的死嗥啼——因爲一切動物皆愛好他的。我便跑開了。

我豈不是到這山林來白跑了一趟麼？我心下便決定，我要另外尋求一人，不信上帝的人們中最虔誠者——，便是尋找蘇魯支」

老年人如是說，堅凝地注視站在他面前的人；蘇魯支卻握住了老教皇的手，久久望着牠驚奇不置。

「看喲！你這可欽佩者，」他於是說：「這是多麼美麗纖長底手！這手是時常分賜幸福的人的。但現在卻握住了你所尋找的人：我，蘇魯支。

我便是無神者蘇魯支，說過這話的：『有誰比我更無神，使我能樂得他的指導呢？』——」

蘇魯支如是說，用眼光幾乎洞穿老教皇的思想和隱秘思想了。這人終於說：

「最愛好而且最佔有之的，如今也最失喪之了——：

——看哪，二人中我也許是最無神者吧？但有誰會以此高興！」——

——「你曾服事他直到彌留了，」——深深沉默一會後，蘇魯支着意地問：「你知道他如。何。死去的麼？如人所說，他是爲同情所扼殺的，果真麼？

——說他看見了怎樣那人。釘在十字架上，便忍受不了；對人類的愛遂至成了他的地獄，終於致之於死麽？」——

老教皇沒有回答，却以一種痛苦而且黯然底表情羞慚地眼望他處。

「讓他去吧，」蘇魯支經過了一度深思，這麽說，仍然是直望住老者的眼睛。

「讓他去吧，他已是去了。雖然你只說這死者的好話，很可欽佩，但你是和我一樣知道的，他是誰；及他之走些奇奇怪怪底路道。」

「在三隻眼睛下說這話吧，」老教皇高興起來了（他有一隻眼睛是瞎的，）「在上帝方面的事，我比蘇魯支更清楚，——也敢於這樣。

我的愛奉事他有若干年，我的意志，一概跟從他的意志。一個好僕人宜乎知道一切，甚至於許多他的主人所隱匿的事。

他是一位隱匿底上帝充滿了詭秘。眞的，他之有一子也不外乎走了邪路。在他的信仰的門裏便立有姦邪。

有誰稱之曰愛的上帝實是未曾想想愛的本身。這上帝不也是要作裁判官的嗎？而眞實底愛者，是超過賞與罰而愛的。

當其年輕之時，這來自東之晨州的天神，是甚堅剛而且好懲罰，建起了一所地獄給他的愛者遊目。

但終於他老了，變成柔和，軟熟，而且慈悲，不像一位天父，却像一位祖父，更像是一位戰顫顫的老祖母。

他便坐在暖爐角裏了，乾澀澀地，自困於其軟弱底足肢，倦於世間，疲於意志了，某一日遂因太大底同情心，氣塞而死。」——

「你這老教皇，」蘇魯支在這兒插嘴說：「這。是你親眼見過的麽？很可能的是這樣下場：可這樣，但也還有別的樣式的。天神之死，有多種死法的。

但好吧！這樣或那樣，那樣和這樣——他是死去了！他於我的眼耳趣味皆不相投罷了，更壞底事我也不想說起。

我愛一切明亮的望着而且誠實的說出的。但他——你知道的，你老祭司，他約略有你這種氣分，祭司典型——他是雙關的，而且他也很含糊。爲什麽以爲我們誤解他便向我們發怒呢？這憤怒者！爲什麽他不能更明白地說？

設若是我們的耳朵聽他不明白，爲什麽他使我們有聽他不明白的耳官呢？設若我們的耳朵裏有汚垢，好吧，且問是誰塞進去的呢？

過。

這泥土匠拔藝沒有學成，許多事作不成功！而他之懲創他的窯胚和創造品，因其不能成器，——這實是違反了佳。趣。味的罪

便是在虔敬中也有佳趣味的：這終於說：『去掉這。麼。一位上帝吧！寧肯沒有上帝，寧肯用自己的手造成命運，寧肯當傻子，寧肯自作上帝！』」

——「我聽到什麼事了！」老教皇尖着了耳朵說：「呵喲！——，蘇魯支你虔誠過於你所自信者，以這麼一種『不信仰之信仰！』你內中某一個神明，引你歸於你的無神論。

使你不再相信一位眞神上帝的，豈不是你的虔誠本身麼？而且你的過大的誠實，也還要引你出於善惡之外呢！

看呵，爲你存留的何有？你有眼，有手，有口，這是自『永久』以來便決定了要給人祝福的。給人福賜，不單是用手而已。

在你的身旁，雖然你要成爲第一個無神者，我隱約嗅到一種長久祝福的香雲和佳氣：我因此快樂而也憂愁。

讓我作你的賓客吧，呵喲，蘇魯支，只住一晚！現在在地球上任何處沒有和你在一塊愉快！」——

「阿門，便這樣吧！」蘇魯支大驚奇地說：「這路一直通到那上面，那上面便是蘇魯支之穴居。

眞的，我很願親自陪你上去，你，甚可欽敬者，因爲我愛一切虔誠底人。但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號，急促的喚我前去。

在我的國土裏不應有人受損傷；我的山洞是一個很好的止泊處。我最願使凡有憂患者重新腳踏實地，重新穩定地立起。

然而有誰能取去你肩上的重憂呢？我還甚乏弱，不克爲。眞的，我們且長久的等待吧，直到有人重喚醒你的神祇。

那老上帝當然不存在了：牠已經永死。」——

——蘇魯支如是說。

最醜惡的人

——於是，蘇魯支的腳，更踏過山岡和樹林，眼睛是探望了又探望，但無處可覓其所願見的人，便是那大苦痛者和苦痛的呼號者。但在這一路上，他心中甚欣悅，而且多感謝之情。他說：『這日子贈送了我多少好事情，以補救其開端之不好！我碰到了多麼希奇底說客！

那些話我將細細咀嚼，如食佳顆，我的牙齒要將其緩緩磨礱，輾碎；直至其如牛乳，流入我的靈魂！」——

他悠悠前行，不覺峯迴路轉，只見四面山川景物突然完全改變了，蘇魯支踏入了死之國土。這兒只有黑色與赤色底崖石嶙峋：沒有花艸，沒有樹木，寂無鳥聲。這裏乃是衆山之東峽，鳥獸之所不至，野物之所不入；只有一色醜陋臃腫底綠蛇，老衰之後，來死在這裏。因此牧童稱之曰：死蛇谷。

此時蘇魯支却沈浸在濃黑底記憶裏了，因爲他髣髴曾在這谷中竚足。而且有許多重壓漸漸加於他意識上了：以致愈行愈緩，終於停止前進，默然而立。於是他睜開眼睛，看見前面路邊有一大物坐着，形像彷彿似人而又非人，不可說不可說者。突然蘇魯支感到大羞恥，他竟親見看到這樣底東西了呀：羞紅直到白髮，立刻轉過眼睛，投足要離開這惡地方。但這時荒涼底山谷間發聲了：從地底格格礫礫發出了一種聲音，彷彿夜間自來水在閉塞了的水管裏呼呼咽咽；終於這化爲人聲，人的話：——是這樣的。

「蘇魯支！蘇魯支呀！猜我的謎吧！說，說！對於見證人的懲罰是什麼？

我引誘你回來了，這裏是圈套！留心，留心吧，你的驕傲不在這裏碰折其腿！

你自以爲聰明，你驕傲底蘇魯支！便猜這謎子吧，你堅強底破殼者，——這謎便是我！說吧：我是誰！」

——當蘇魯支聽到了這種聲音，——你們以爲他的心靈怎樣了呢？同情心襲擊他了；他一下便倒在地上，如一枝久已抵抗過許多斧斤的橡樹，——沈重，猝倒，便要伐倒牠的人們驚慌。但他立刻又在地上站起了，容貌甚爲嚴肅。

「我認識你的，」他巨聲喝道：「你是殺死上帝的兇手！讓我走吧。

你忍受不了看見你的人——看你透之又透的，你這最醜惡底人！你對於這見證人加以報復了！」

蘇魯支如是說，要走開了，但那不可說不可說者猶抓住了他的一隻衣角，重復嗚嗚，找話說。

「停住！」他終於說了——

——停住吧！不要過去！我猜出是那一柄斧頭將你伐倒的：祝你強健，呵呀，蘇魯支，你竟重新站起了！

我很明白你猜透那兇手的情致怎樣——殺上帝的兇手之心情。但坐下吧！坐近我，這不是徒然的。

倘若不歸於你，我將走向誰呢？停留吧。坐下！但不必望我！這麼，也尊敬尊敬——我的醜惡！

他們迫害我：現在你成了我最後的遁逃了。沒有他們的憎恨，沒有他們的酷吏：——呵喲，我侮蔑這種迫害，因此驕傲，以此爲樂！

一切成功豈不是從來屬於被迫害者麼？有誰善於迫害的，也易爲學到跟隨：——設若他一旦——落了後！但這是他們的同情。——

是他們的同情，我所以逃避而逃向你的。呵喲，蘇魯支，保護我呵，你是我最後的安隱處，你唯一猜透我的人：

——你猜透了那人的情致如何，那殺掉了他的人。且停留吧！設若你要走，你這急性人，便莫走我來的這條路吧。這條路是壞的。

你已氣憤於我之支吾其辭麼？我倒勸起你來了麼？但你要知道，這是我，最醜惡底人。

——也有最大最重的脚的。凡我走過之處，路是壞的。我將一切路道踏死，踐壞。

而你之悄然溜過我；而且羞的面紅耳赤，我皆看見了：因此我認識你是蘇魯支。

任何旁人將投給我他的布施，他的同情，以顧盼和言語。但那麼着——我還不够窮儈，你是猜出了的——

——那麼着我還太富。有，富有偉大可駭最醜惡極不可說的事物！然你的羞恥呵喲，蘇魯支，還敬重我了！

費去了不小底氣力，我方從同情者之羣裏逃出來，——以尋求那唯一底人，在今天說教『同情是逼人的』——你，蘇魯支呵！

——無論是上帝的，無論是人類的同情吧：同情皆與羞恥相違。而『不救其急』比起這『急人之難』的道德來，還較冠冕。

這。在如今於一切小人們，便叫道德本身了，同情：——他們對於大不幸大醜惡大失敗毫無敬畏之意。

但我超出這一切遠望，如一條牧狗望過一羣蠕蠕底羊背。皆是佳毛的善願的灰色的小人們。

如一隻鶴鷺傲然望過淸淺底池塘：仰着頭：我也睥睨灰色小波流，小意志，與小靈魂的蕩漾。

人已承認其權利太久了，這班小人們：所。以也終於授之以勢力——於是乎他們說教：『凡小人物以爲善者，方算是善。』

而凡今之所謂『眞理』者，便是敎師所說的，彷彿是他之所自來，那奇離底聖人，小人的辯護者，指證自己說『我——便是眞理』的。

這種無禮的人久已使小人物氣焰高張——他，犯着不小底錯誤了，當其說教：『我——便是眞理。』

這麼一個無禮的人曾得到更客氣底答覆麼？——但你，呵喲蘇魯支，走過他，說，「不然！不然！第三個不然！」

你警告他的錯誤，爲反對同情的第一人——非一般人，非沒有人——却告訴了你自己和你這一流人物。

你自羞於大痛苦者的羞恥；而且誠然，當你說：『有大黑雲來自同情了，留心吧人呀！』

——當你這麼說敎：『一般底創造者皆是堅剛的，一切大悲愛皆超過他們的同情：』呵喲，蘇魯支，在我是覺得你多麼了解天文氣象！

而你自己——也警覺你自己提防你。的。同情！因爲有許多人皆向你來了，許多苦痛者，徬徨者，絕望者，沉溺者，冷凍者——

我也警告你提防我。你已猜出我的最勝與最劣底謎子，我自己和我之所爲。我識得那斧頭，伐倒你的。

但他——是必。定。死去的：他用洞見一。切。的眼睛觀看——窺入人類的深處與根基，及其所有的隱藏底卑鄙和醜惡。

他的同情不知羞恥：他蜷伏於我的最汚穢底角落裏了。這最好奇的，過逼人的，太多同情的人，必定死去。

他永遠望着我：對於這一個見證者我必要報仇——否則我自己不要活了。

那上帝，看見一切，也看。見。人。的：這上帝必得死去！人忍。受。不了有這麼一個見證者存在的。」

最醜惡底人如是說。蘇魯支却起立了，準備走開：因爲他是一直冷到腸胃。

「你不可說者，」他發話道：「你警戒我走你的路了。爲感謝之故我便稱讚我的路吧。看哪，那上面便是蘇魯支的崖穴。

我的洞府很高大，幽深，有許多角落；最潛藏者能在那里面找到棲隱所。接鄰便是百千幽翳曲折底奧區，以安養爬的飛的跳

的諂動物。

你被放逐者，實是自行放逐的人，不想在人與人的同情下生活麼？好吧，也照我這樣作！也便學學我；只有行動者能學。

起初要和我的禽畜談談！最驕傲底動物及最聰明底動物——牠們於我們可爲明顯問的！——

蘇魯支如是說，自走他的路了，比前此更沉思，走的也更遲緩，因爲他自設許多問題，不知如何容易答復。

「人類自是多麼乏弱！」他心裏忖度：「多麼醜惡，多麼艱於呼吸，多麼滿着隱匿底羞恥！

有人說人是愛自己的：呵，啊，這自愛之情必得多麼廣大纔行！有多少反自愛的蔑視！

便是這人也自愛，亦如其自蔑，——我覺其爲偉大底愛者也是偉大底侮蔑者。

我還沒有尋到深自侮蔑的人，便是這，也是高度。苦呵，也許這便是高尚人，其呼號爲我聽到的麼？

我愛偉大底侮蔑者。人却是一樣東西，必須加以超過的。」——

* * * * * * *

自願的乞丐

當蘇魯支別過那最醜惡的人，冷凍了，而且感覺孤獨：因爲有許多冰霜與寂寞之情，籠罩着意識，使他的肢體，也更爲懍然。他便愈走愈遠，或登或陟，時復經過綠草平地，但也經過荒涼底多石底山坳，那是也許曾有急流止宿過的：忽然，他身體溫暖了，心情回復安和。

「於我忽然這樣了呀？」他撫心自問：「必有什麼溫暖底活物在我近旁，使我清醒。

我已不甚寂寞了，必有未知之伴侶與兄弟在我四周遊行，他們的溫暖底呼吸觸動我的心靈了。」

當其四下裏窺探，尋覓他的寂寞之安慰者看呵是一羣牛聚於一個高岡上；其接近和氣息，使他的心意感到了溫愉。這羣牛好像在熱心聽一個人演講，不關心於後面來的人。當蘇魯支完全迫近牠們了，便很明晰地聽到有人的聲音從牛羣中發出來；顯然的是全體皆擰着頭向那演講者了。

於是蘇魯支急力跳上去，將牛羣四散趕開，因爲他恐怕這裏有人受了損傷，非牛羣的同情所能救助。但他揣測錯了；看呵，那地上坐着一人彷彿在向畜生說教教牠們不要怕他，一位和藹底人，山上的牧師，眼光中自然流露仁愛的。「你在這裏找什麼呢？」蘇魯支驚奇地喊。

「我在這裏找什麼嗎？」他答說：「找，與你所找的一樣的東西，你這惡客！找地球上的快樂。

因此我却要問討於這些牛。你要知道，我向牠們說了半上午，正當牠們要告訴我了。你爲什麼擾散牠們呢？

除非我們改變過來，像一條牛，我們不能進天國。有一樣事是應該從牠們學得的，便是反芻。

而且真的，卽算人已經獲得了全世界而未曾學到這一事，反芻，有什麼益處呢！他不會脫離他的痛苦，

——他的大苦痛：這在如今便叫作憎。恨在現代有誰不是滿心，滿嘴，滿眼的憎恨呢？你也一樣！你也一樣！但試看這些母牛！」

山上的牧師如是說已，轉過自己的眼光來望蘇魯支——因爲至此是慈愛地注視牛羣的——：一見，樣子改變了。「我和他講話的是誰呀？」他驚呼一聲，直從地上跳起。

「這是無憎的人，這是蘇魯支本人，大憎恨的超脫者，這是他的眼，他的嘴，他的心，蘇魯支自己的。」

一面他這麼說，一面吻着他向之說話的人的手，眼中盈盈有淚，那形態宛如不意地有珍寶和禮物從天降與的人。那羣牛，看到了這一切，不免奇怪了。

「不必說起我吧，你這奇男子！可愛的人！」蘇魯支說，且制住他的柔情：「爲我先說你自己！你豈不是那自願爲乞丐的人，曾拋棄一副很大底財產的麼，——

——且自羞於其財產與富足，逃入窮人中的，布施他們以富足與自心，但爲他們所拒却的麼？」

「他們拒絕我，」自願爲乞丐的人這麼說：「你是知道的。所以我終於走入動物中，走入這牛羣了。」

「那麼，你該學到了，」蘇魯支打斷這說者的話：「正當底「予」較之正當底「取」尤爲艱難，而且善予簡直是一種藝術，爲善的最終亦且最巧底藝術。」

「可不是麼？尤其在現代，」自願的乞丐這麼回答：「在現代一切卑賤者皆反叛起來了，又自慚，在那意氣上又非常驕傲：流氓氣派。

因爲那時間到了，你知道的呀，大而且壞底，長期而又遲鈍底流氓與奴隸的叛亂滋生而且滋蔓了！

如今卑賤者憤恨一切大善舉與小布施；過富裕底人們得提防呀！

有誰在現代如大肚小頸的瓶子一滴一滴斟酒的：最容易被人敲斷頸子了。

縱欲底貪婪肝火底嫉妒惡毒之報復流氓的驕傲：這一切皆向我面上撲來了。貧窮人有福，已經不是眞話。天國却是在牛羣中。」

「爲什麼不在富人中呢？」蘇魯支試探地問，一面揮退羣牛，皆向這和藹者忠實地迫近的。

「你爲何試探我呢？」這人回答說：「你當然比我知道的更淸楚。是什麼驅我走向窮人呢？豈不是對大富人的憎惡麼？

——憎惡財富的罪徒，從糞穢中揀出利潤的，以冷靜底手，肥厚底腦筋，憎惡這班痞徒，臭氣熏天的，

——憎惡這班虛僞底鍍金底流氓，其父祖皆是扒手，或吃死人的鳥，或收買爛布的，娶了荒淫邪惡善忘的婦人：——其實也皆不甚殊於娼妓——

上是流氓，下是流氓！今玆何有於「貧」與「富」呢？其間的差別我不知道了，——便逃開那裏，愈遠愈遙，直跑到這牛羣裏。」

和藹者如是說也喘息汗涔涔下：那樣兒使羣牛又不免驚怪了。蘇魯支却只是望着他笑，當其激昂陳說，只沉默地搖着頭。

「你是與自己爲難了，你山上的牧師，倘若說這些激烈話。你的嘴，你的眼睛，生來不與這種剛强相合。

而且我以爲，與你的腸胃也不相合的：這一切憤怒，憎恨，慷慨，皆與之不宜。你的腸胃需要柔軟底東西：你不是屠伯。

反之你很像一個蔬食者，咬菜根的人。也許你食稻米。但你一定沒有肉的嗜好，而喜歡吃蜜。」

「你將我猜透了，」自願的乞丐回答說好像心中輕快許多。「我愛蜂蜜，也磨穀子，因爲我尋找味甘，而又使呼吸淸香的東西：

——也是要費許多時候的東西，於柔和底懶人，偷閒者，要成爲一天的勞苦，滿口的工作。

最徹底的當然是這些牛了：牠們發明了反芻和躺在太陽光裏兩種方法。牠們也避免一切沉重思想，有礙內心的。」

——「好吧！」蘇魯支說：「你也應看看我的。我的動物們，鷹與長蛇，——牠們如今在世上是無比的。

看哪，這條路一直到那上面，達到我的窟穴：今晚上作那裏面的賓客吧。和我的動物們談談動物的快樂，——

——等到我回來。因為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聲促我離開你。設若你在我那裏找到了新蜜，冰冷黃金色的蜂蜜，吃吧！

但現在趕快離別你的牛罷，你這奇男子！可愛的人！即算是難捨難分吧。因為牠們皆是你的密友和導師呀！」——

「——除了一位，我更愛好的！」自願的乞丐回答說：「你是很好的，比一條牛還好，呵喲，蘇魯支！」

「去吧，去吧你這壞的諂媚者！」蘇魯支恨恨地叫：「你為什麼用這種頌讚和甜言蜜語來毀壞我呢？」

「去吧離開我！」他再叫了一聲，揮着棍子向這柔和底乞丐：這人便急速地跑開了。

* * * * * * *

影子

剛剛那自願的乞丐還沒有跑的很遠，蘇魯支還沒有歸於寂寞，他已是聽到自己後面一種新的聲音了，喊着說：「停住呀！蘇魯支！請等一等！這是我呀，呵喲，蘇魯支是我，你的影子！」但蘇魯支不曾等待因為他突然忿忿於在他的山上有這許多迫促和人物了。「我的寂寞往何處去了？」他說。

「這真使我受不了；這山谷能浮動起來，我的國土已不屬於這世界，我需要新山谷。

我的影子喚我嗎？我的影子又有什麼！聽其跟我跑吧！我——跑開牠。」

蘇魯支如是向內心說，跑開去了。但那在他後面的，緊跟了他：於是隨即三者聯行，最前面跑着那自願當乞丐的人，其次是蘇魯支，末尾是他的影子。這麼大家跑了一會兒，蘇魯支忽然省悟自己的愚蠢了，猛可一搖，將一切忿怒與憎惡擺脫。

「怎麼！」他說，「在我們這班老隱士和聖者，豈不是從來鬧出這樣的笑話麼？

眞的，我的憂慮在山中長高了！方纔聽到六隻老傻子的脚，接連響過去！

但蘇魯支必須畏懼一個影子麼？而且我以爲牠的腿終於比我的腿長。」

蘇魯支如是說，眼睛與腑臟皆笑了，停住脚，疾速轉過背來——看哪，他幾乎將他的跟隨者，影子，摔倒地上了：後面還個是緊隨其踵，而又那麼孱弱。當他用眼睛細察了一番，猛可吃驚，如見了突如其來的惡鬼！這跟隨者看去是那麼瘦弱，灰黑，空洞，老衰。

「你是誰？」蘇魯支威嚴地問：「你於這裏幹什麼？你爲何自稱爲我的影子呢？你不合我的意。」

「請原諒吧，」影子回答：「這是我；倘若我不合你的意呢，好吧，蘇魯支呵！則我頌讚你與你的佳趣味。

我是一個游行者，久已隨你的足踵游行：時常在途，沒有目標也沒有歸宿：這麼，我眞差不多是永遠底猶太人了，不過我是既不永久，復不猶太人。

怎麼？我必永是在於中路麼？爲風所旋轉，飄揚，驅逐？呵喲，地球！你於我太圓了！

我曾居於任何表面，臥在鏡子和玻璃窗上如疲倦底塵埃：凡物皆取之於我，沒有給我的，我便消瘦了，——瘦的幾乎像個影子。

但，你，蘇魯支呵，我飛從，跟隨的最久，而且，即算我曾在你面前隱匿吧，也仍是你最好的影子：凡你坐着的地方，我也坐了。

和你，我已遊過遼遠底冰寒底世界，如同一個魔鬼行於冬日之屋頂與冰雪上的。

和你，我曾奮投到任何禁禦者，極壞者與最遠者上：而設若在我有任何道德是稱吧，便是這，我不畏任何禁制。

和你，我破毁了我內心曾敬重的東西，我仆倒過一切界碑和偶像，我追求過最危險底願欲，——誠然，我曾走過任何罪惡的極端。

和你，我放棄了對言詞，對價值，對大名的信仰。設若魔鬼蛻皮，牠的聲名不也脫掉了麼？這也許便是皮膚。而魔鬼本身也並只是——皮膚。

「眞實本無，萬行皆可：」我如是勉慰自己用頭與心我曾自淬於冰寒之水。呵喲，我如何尋常的因此站在那裏，裸露如赤色的巨蟹！

呵呀，一切善美，一切羞恥，與對於善的一切信仰，於我皆已何往！呵呀，我曾具有的欺騙底天眞，到何處去了，那善人的天眞及其高貴底說謊！

太頻常了，誠然，我緊隨眞理的脚跟：於是牠蹴踏我的頭額了。有許多時候我故意說謊，看呵，然後我方始擊中——眞理。

太多事情給我明白了：現在遂沒有事和我相關。已沒有我所愛的活着的東西了，——我如何還能愛自己？

「生活，倘若我有興趣，或則根本不活了：」我這麼願望，聖哲也這麼願望。但是，苦呵！我。如何還有——興趣？

我。——還有個目標麼？一個泊岸，我。的風帆駛向的呢？

一陣好風？呵呀，有誰知道還駛向何處，還知道何種風好而且是牠的順風。

於我還有什麼呢？一顆疲倦而又潑剌底心；一個無髮的意欲；飄搖底雙翼；一條破碎底脊梁。

尋求我。的家鄉：呵喲，蘇魯支，你可知道，這尋求便是我。的苦楚，這咬嚙我。

「我。的家鄉——在何處？」我將此詢問，尋求而又尋求，但是不曾尋得。呵喲，永遠底茫茫，永遠底漠漠，永遠底——虛無呵！」

影子如是說，蘇魯支聽着牠的話，不覺面孔拉長了。「你是我的影子！」他終於說，甚是哀傷。

「你自由底精靈與流浪者呵！你的危險却是不小！你已經有一甚壞的日子了：留心呀，不有更壞底暮夜要來！

這樣不安定底人如你者，該覺得一座監牢可樂吧。你曾見過被監禁的犯人睡覺麼？他們睡的很平靜，他們享受其新保障。

留心你自己，不要使自己終於爲狹隘底信仰所封，一種堅剛嚴刻底幻想！如今凡是狹隘而且穩定底東西，皆試探而且誘惑你了。

你已經失去了目標：苦呵，你如何於此損失能够超脫而且淡忘？以此——你更迷路了！

你貧窮底飄蕩者，幻夢者，你疲倦了的蝴蝶！你今晚想得一依止和歸宿麼？不妨緣到我那崖穴裏去！

這條路一直通到那上面，我的洞天。然而現在我又要趕快離你跑了。已經像一個影子在我身上。

我要獨自前行，要使我周圍光明。爲此，我還有很久必得快樂地游走。在晚上我那兒還有——跳舞！」——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 *

正午

——於是蘇魯支向前跑去，沒有更碰到何人，孤獨了，只是發現自己一身，便欣賞而且陶醉他的寂寞，想像優美底事物——久之。近於正午的時候，當太陽正臨上蘇魯支的頭頂，他走過一枝虬結而且多瘻的老樹，那老樹爲一株葡萄藤的熱愛所擁抱，將本身隱蔽了；其上滿着金黃色的葡萄，垂垂向此行客。於是他意想解除一點點焦渴，要摘下幾顆葡萄；但當其伸手摘取之時，更啟發一點意想了：便是在樹下躺一會，當此圓滿底正午時，稍睡。

蘇魯支便這麼做了；當其躺到地上，碧翠底豐艸之間，寂與安謐中，已經忘掉微微底口渴，入睡了。因爲，如蘇魯支的格言所說：一事比一事重要。只不過他的眼睛仍然開着：——因其實不欲倦於看此老樹與藤蘿相依於而加以驚羨的。在入睡中，蘇魯支自向內心如是說；

「靜！靜！方才世界豈不是圓滿了麼？於我又怎樣了？

像一陣輕風，潛來無形，在波平如鏡的海面跳舞，輕輕，輕乎羽毛：這樣——睡眠在我身上跳舞。

牠不使我的眼睛合攏，牠讓我的靈魂清醒。輕輕的呀，誠然！輕如毛羽。

牠勸誘我，我不知道一怎的？」牠用柔順底手在我內中摩撫，牠強迫我。是呀，牠強迫我，使我的靈魂伸長：——

——這已如此弛張而且懶散了，我的奇特底靈魂！於這，在正午時來了第七天的傍晚麼？還久已快樂地遨遊於優美底成熟底事物中麼？

還只是伸長長——更長！已靜靜地躺了，我的奇特底靈魂。牠已嘗味過很多好東西，這黃金色底憂悲壓迫牠，牠扭着臂。

——如同一隻船，駛入其最寧靜底港灣：——現在牠自倚於陸岸，已倦於長征與不測底海洋。陸地豈不是更忠實麼？

如這樣一條船倚於陸岸，緊相依傍：——只要一隻蜘蛛從岸上牽過絲去便够了。這裏無須更粗底纜索。

如這樣一條船泊於最寧靜底港灣我現在之休息，也緊依土地，忠實，信賴，等待，以最微小底遊絲相牽。

幸福呵！幸福呵！你將歌唱麼，呵喲，我的靈魂？你躺在草中。但這是最安恬可貴底時光，沒有牧羊兒吹笛。

小心吧！炎炎底正午正停息於原野。寧靜喲！不要歌唱！世界是圓滿了。

莫唱，你這草上的飛禽，呵喲，我的靈魂！甚且莫耳語！看吧——寂靜！年老底「正午」睡了，他動着嘴唇：他豈不是正飲着一滴幸福麼——

——一滴陳古底深色底黃金之幸福：黃金之美酒？有什麼東西掠過了，他的幸福酣然笑。如此——天神發笑。寂靜！——

——『爲了幸福，一點點便够幸福了！』我曾這麼說過，而且自以爲聰明。但那是一種毀謗：這，我現在學到了。聰明底傻子說的好得多。

剛剛是至微小者，低微者，輕淡者，一蜴蜥的窸窣聲，一噓呼，一閃掠，一瞥眼——很少。造成那種最高底幸福。靜！

——於我又怎樣了：聽！時光飛去了麼？我不墮落麼？我豈不是墮入——聽！永久的淵源裏麼？

——於我又怎樣了呢？靜！已經刺我了——苦喲——刺到心上了麼？刺入心裏了！呵喲，毀滅吧，毀滅吧，心！有了這種幸福，有了這種刺！

——怎麼？世界豈不是正已圓滿了麼？圓滿而且成熟？呵喲，爲了黃金之圓環——牠飛向何處去了？我趕上去吧！趕緊！靜！——

——（這時蘇魯支伸了伸腰，發覺自已已入睡了。）

「起去吧！」他向自已說：「你這睡人！正午時睡覺的！喂喂，現在起去吧，兩隻老腿！已經是時候了而且過時了，後面還很有幾段路——

你們已睡醒了，多久呢？半個永久！好好，現在起去吧，一顆老心！睡了這麼一會後——你可以清醒多久呢？」

（但他又復入睡了，他的靈魂斥責他，辯護自己，仍躺着不動。）——「讓我睡吧！靜靜！方纔世界不是已圓滿了麼？呵喲，黃金底大圓球！」

「起來呀！」蘇魯支說：「你這小賊，偷日子的！怎麼？還老是伸手伸脚，呵欠，歎息，掉入深淵裏麼？你到底是誰！我的靈魂呵！」（這時他吃了一驚，因爲一道太陽光線從天上直落到他的臉上。）

「呵喲，我上面的天！」他歎息說，正正坐起了：「你窺看我麼？你探聽我的奇異底靈魂麼？你將何時飲下這一滴露水，散在一切地上之物的，——何時吸飲這奇怪底靈魂——

——何時，永久的淵源呀！你這歡愉底而又使人畏懼的正午之深谷！你何時將我的靈魂吸飲回去呢？」——

蘇魯支如是說，從他那樹下的臥處立起，彷彿脫離了離奇底醉夢：但是看呵，太陽還是正正止於他的頭上。從這可以確鑿地推測出蘇魯支沒有睡多久的。

*　　*　　*　　*　　*　　*　　*

酬對

已是午後很晏了，經過了長久底徬徨，無所得的尋找，蘇魯支重回到他的崖穴裏。當其走到洞口的對過，相距沒有二十步的地方時，又發生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他又聽到了痛苦底呼喊。而且，可驚的，這次是發於他自己的洞穴裏。這是一陣悠長底各種奇異底呼聲，而且蘇魯支清晰地分辨出，這是由許多聲音合成的：雖則在遠處聽來，好像是出於一口的叫喊。

蘇魯支便跳往他的洞穴了，看呵！這一場合唱後又在演一幕戲等待他了！因爲日中他碰到的一切過客，皆並排坐在那裏：右邊的國王和左邊的國王，老巫師，老教皇，自願爲乞丐者，他的影子，精神之良知者，憂悲底預言家，以及那驢子：還有那最醜惡底人，已是戴上一頂王冠了，還圍了兩根紫色腰帶，——因爲他與天下之貌醜者一樣，喜歡裝扮，要假充漂亮。只是在這殊堪浩歎的集

羣中兀立蘇魯支的猛鷲羽毛怒張，神情激越，因爲牠被問許多問題，爲牠的高傲從來所不答的；聰明底靈蛇仍是環繞着牠的頸子。

這景像給蘇魯支見了大驚怪；於是他用一種有禮貌的驚異底態度，視察他的每個客人，洞見其心靈，他更驚奇了。其間這班聚會者皆起於座恭敬地等待蘇魯支發言。蘇魯支遂如是說：

「你們絕望者！奇異者！我是聽到了你們的痛苦呼聲麼？現在我知道了，應在何處尋找我今天找不到的人：高等底人——：

——他便坐在我自己的洞裏，這高等人！但我何必奇怪呢！我不是用了蜜的供奉，及我的幸福的巧妙底呼聲，將其引誘來了麼？

然我以爲你們不甚合宜於聚會，你們使彼此中心不安麼，你們痛苦呼號者，倘若坐在一塊？必定先要有人來，

——有人，使你們重新歡笑的，一位天眞活潑底傻子，一個跳舞者，一陣風，一個頑皮孩子，或任何老丑脚：——你們以爲怎樣呢？

請原諒吧，你們絕望者，原諒我在你們面前說起這些小話，誠然，小言語不足以當此貴客！但你們也許不知道所以使我心放肆的：——

——便是你們自己與你們的形態；請原諒我吧！看到絕望者，無論何人也會勇猛的。向絕望者鼓勵，無論何人也自以爲夠剛强。

你們給了我這力量，——一樣很好底贈品，我的貴客們喲！一樣優美底客禮！好吧，請不必見怪，倘若我也呈獻我的禮品。

這兒是我的國土，我的統治區：凡屬我的，今晚和今夜皆屬你們了。我的禽畜將服侍你們；我的洞穴也成爲你們的臥室！

在我這裏住不應有人失望的，在我的區域內任何人我皆保障，不使被他的野獸所侵凌。這便是第一物我所奉獻者：安全！

第二者便是：我的小手指。你們如已得了這個，便取去我整個的手吧，好！更加之以整個的心！歡迎呵，歡迎呵，我的賓客！」

蘇魯支如是說，滿慈愛與惡趣而笑。這番致辭之後，他的賓客更一鞠躬，恭敬地肅靜了；右邊的國王卻代表全體致答詞。

「如你之給我們你的手和敬意，蘇魯支呵，這，我們認識你爲蘇魯支。你在我們面前謙卑；你幾乎使我們的敬仰磨折了：——

——有誰能以這樣底莊嚴却像你這樣謙裕呢？這，振作起我們了，這是一種膏油，膏於我們的眼和心。

單是來看這個我們已樂得上比這更高的山了。我們之來是爲觀覽者，我們願看使昏昏之眼重新明亮的東西。

而且看呵，我們的一切痛苦之呼號皆已過去了。在我們是內心和意識皆已開展，而且欣然。不缺什麼；而我們的勇猛也太肆了。

沒有什麼，蘇魯支呵，比一種高尚堅強底意志，在地上還生長的更怡悅的：這是地球的最美麗底植物。有了這樣底一枝樹，使全副風景清新生色。

我比之於松柏呵喲，蘇魯支，有誰像你茂生的：高大，沉默，堅潮，卓立，最韌性底木質，冠冕，——

——却終於以強力翠色的枝條，抓拏其統治，以嚴厲底問題問諸勁風，暴雨，及時依止於高山山者，

——而更嚴厲地答覆，一個命令者，一個克服者：呵喲，有誰不願瞻仰這種植物登於高山呢？

在你的樹這裏，蘇魯支呵，昏沉者與不幸者皆霍然清醒，看到你的形態便是不安者也堅定了，治好了他的心病。

而且誠然如今有若干隻眼睛睽睽於你的山和樹；有一種偉大底企慕之遙情興起了，而且還有許多人學着問道：蘇魯支是誰？

有誰曾被你以歌曲和蜂蜜注入耳朵的：一切隱者，孤獨者，偕隱者，一時皆向內心說：

「蘇魯支還活麼？已不值得生活了，什麼都一樣，一切皆空：——或則，我們便應該與蘇魯支共生活！」

還有許多人問：「爲什麼他還不來呢？已自己宣告這麼久了，也許他爲寂寞所吞沒麼？或者我們應向他那裏去？」

現在是這樣的，寂寞本身也化爲脆弱了，破裂了。破裂如墳墓，已容留不下死人。到處我們見有重生者。

現在還於此山之波浪漲了又漲，呵喲，蘇魯支。無論你的高處有多高吧必有許多將上到你這裏；你的船也不能久久擱於乾岸上了。

而我獲絕望者現在來到你的崖穴，已經不絕望了：這便是一個預兆，一種休徵，有許多更好底人在途正來找你，——

——因爲他自己來找你了，人類中上帝最後的遺留者，那便是一般懷抱偉大底遙情的人，偉大底厭離者，偉大底憎惡者，

——一班人，除了重新學得希。望，不願再生活的人——除了和你學得，蘇魯支呵，學得偉。大。底。希。望！」

右邊的國王如是說，握住了蘇魯支的手要吻牠；但蘇魯支拒却了他的恭敬，驚奇地退後了，沉默着突然如逃到遠處。過了一會兒，情致又同到賓客中來，以明亮底眼光觀察他們，如是說：

「我的賓客，你們高等底人，我要用德國語清楚向你們說了，我在這山上不曾期待你們。的。」

（「用德國語淸楚說麼？天可憐見！」左邊那位國王一邊說；「可見他是不認識可愛的德國人的，這東之晨州的智人！

但他的意思必是『用德國語粗魯說』了——好吧！這在現代還不算最壞底趣味！」）

「你們也許皆眞是高等底人，」蘇魯支繼續說下去：「但於我——你們還不够高，也不够堅强。

於我，便是說：於我內中不屈不撓的精神，沉默着的，但不會永是沉默着的。卽算你們皆屬於我吧，也不能爲我的左右手。

有誰立於病病而且軟弱底腿上的，像你們這樣，他根本願望，無論自知或不自知；願望自己被。寬。恕。

但我從來不寬容我的手臂和脚腿，我。不。寬。待。我。的。戰。士：你們怎能有補於我。的。戰鬥呢？

用了你們簡直還破壞了我任何勝利了。你們中間有些人已倒下了，只要他聽到了我的戰鼓的大聲。

而且，你們於我還欠優美，華貴。我需要我的教義之明淨平整底鏡子；在你們的鏡面上，我自己的影像也損壞了。

你們的肩上有許多積壓，許多回憶；許多惡劣底侏儒盤簿於你們的角落裏。你們中間也有許多隱秘底流氓氣質。

卽算你們是高尙，屬於優秀份子之列吧：你們內中也還有許多歪曲，畸形。則世界上也沒有一個鐵匠，能爲我將你們搥直，打正。

你們不過是橋梁而已：唯願更高超底人在你們身上度過去吧！你們代表階梯：然則不應怨怒那超過你們達到他。的。高。處。的人吧！

唯願從你們的苗裔中，有日爲我生長出一個眞實底男子，完全底承繼人：但這還遙遠哩。你們自己，還不是我的遺傳和我的姓氏所屬者。

居於此山我不是等待你們，也不敢和你們最後一度下山去。你們之來不過是一預兆，已有更高底人在途，向我來了，——

——然不。是。偉大底遙情與偉大底憎惡及偉大底厭離的人，以及你們所謂上帝的遺留者，

——不是！不是！第三個不是的！我在這山上是等待旁底人，沒有他我不會在此移動一隻脚，

——等待更高尚者，更剛強者，更勝利者，更多佳興者，那種靈魂和肉體皆生長的端方鋒稜底人：。。。。笑底雄獅必定來此！

呵喲，我的賓客，你們奇男子，——你們還沒有聽到關於我的孩兒們的消息麼？他們是在路上向我來了麼？

請爲我述說關於我的園地，我的幸福島嶼，及我的新底優美底種性的話吧——你們爲什麼不爲我說這些事呢？

我向你們的惠愛乞取這種禮品：述說我的兒童之事。爲此我甚富足，爲此我曾貧窮：我有什麼沒有犧牲過，

——我有什麼不願施捨，只求有此一樣：這。班兒童，這。種生長的培植，我的意志與我的最高希望之這。些生命樹！」

——蘇魯支如是說，在說話時突然沉默了：因爲他爲懷想所襲，因內心的激動他閉住了眼睛和嘴。他的這班客人也皆默然肅立，有些惶惑了：只有那老預言者作臉相，作手勢。

* * * * * * *

在這裏，預言者打斷了蘇魯支和賓客的酬對之詞；他追到前面，好像不能浪費光陰了，抓住了蘇魯支的手，喊道：「但是，蘇魯支！

一事比一事重要，你自己說過的；好吧，現在我有一事比一切旁的事皆重要。

恰當其時有一句話：你不是請過我來吃飯麼？這裏有許多人皆長途跋涉而來。你必不以空言解慰我們的飢渴麼？

而且你們也皆思索過凍死，溺死，窒死，及各種肉體苦痛之境，想的也太多了；然沒有人念及我。我的苦境便是飢餓——

（預言者如是說；但蘇魯支的禽畜一聽到這話，皆嚇跑了。因爲牠們見到凡在日間牠們所掠回的食物實不够與此預言者一飽。）

——也還加以口渴。」預言者繼續說：「卽算我在此聽到泉水聲音，如智慧之言語滔滔不竭；我——要喝酒！

不是每人皆像蘇魯支是天生的飲水者。水無補於疲勞者和枯萎者：酒卻和我們相宜，——唯有酒，使人有立時底恢復，驟進底健康！」

正當這預言者渴望飲酒的時候，那左邊一位國王，沉默者，也突然說話了。他說：「酒麼，我們備下了，我和我的兄弟，右邊的國王：我們有充足底酒，——戴滿了一驢子。除了麵包還沒有。」

「麵包麼？」蘇魯支回答笑了。「隱者只是沒有麵包。但人是不單靠麵包生活的，也要很好底羊肉，我有兩隻肥羊：

——這應該趕緊殺了，用洎夫蘭芬香地燒熟：我愛這樣吃。還有很多薯蕷和果子，想於知味者和精於飲饌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好了；還不少核桃及其他硬殼果，可以磕的。

這麼我們立刻可以有盛饌了。但有誰要吃的，也必動手烹調，卽算是國王。因爲在蘇魯支這裏國王正不妨當個廚子。」

這提議正合衆人的心理了：只有那自願的乞丐不願飲酒食肉茹葷腥。

「只聽這饕餮者蘇魯支說的話呵！」他帶笑說：「人到高山上到巖穴裏來，爲享這種饌肴麼？

現在我當然懂到了他曾經說的：「小貧是有福了！」以及他爲什麼要除去乞丐。

「作佳趣吧」——蘇魯支回答說「像我這樣不妨守你自己的習慣你這高人，嚼你自己的穀子，飲你自己的水，稱讚你的烹調：只要能使你高興！

我不過爲我輩的法則，不是一切人的法則。但有誰屬於我者，必定要步伐輕捷，骨格堅强，——

——勇於戰鬥，樂於慶祝，不是陰沉底人，不是作夢的「漢士」，準備任艱重一如樂於赴筵席，健康而且高興。

最美好的屬於我輩和我自己；設若人不給我們呢，我們要自取之了：——最滋養底食品，最純淨底天空，最堅强底思想，最優秀底女子！」——

蘇魯支如是說；右邊的國王却回答說：「希有！從大智者的口裏曾聽到過說這種聰明事麼？

而且真的，這是智者最希奇底事，倘若他對於這一切還甚聰明；而且不是驢子。」

右邊的國王如是說，亦自驚詫；那匹驢子對於他的話却惡意地吁了一聲：「噫——呀。」這却是那很長底筵宴的開始，在各種史書上所稱爲「晚餐」的。席間除了討論高等人物外，未曾說旁的什麼話。

* * * * * *

高人

一

當我第一次走到人羣中來，做了一件大蠢事，適世者的大愚蠢：我出現於市場上了。

當我向一班人說教，便等於向沒有人說教。在晚上却只有踏軟索者爲我的伴侶，和死屍；我自己也幾乎是死屍了。

在次日早上，却有清新底真理與清新底晨光俱來：於是我學到了說：「這些於我有什麼關係呢？市場與流氓，流氓的喧鬧和

流氓的長耳朵！」

你們高尙底人呵，請和我學了這個：在市場上無人相信高尙人的。你們要在那兒說教麼，好吧！流氓却映眼說：「我們皆是平等的。」

「你輩高人麼，——流氓映眼說，——沒有高等人的，我們皆是平等，人終歸是人，在上帝面前——我們皆一樣！」

在上帝面前呀！——但現在這上帝死掉了。但在流氓之前我們不必平等吧。你們高尙底人呵，離開市場去！

* * * *

二

在上帝面前麼！——但現在這上帝死掉了！你輩高人呵，這上帝是你們最大底危險。

自從他躺在墳墓裏後，你們方始重生。今茲方可有偉大底正午到來，現在方有高等底人——爲主！

你們懂這話麼，呵喲，我的兄弟們？你們驚駭了：你們的中心搖搖麼？深谷爲你們迸裂麼？地獄的狗於此向你們呀嚳鼓舌？

好吧！起來！人類將來的山谷方始感大痛楚。上帝死了：現在我們願望——超人生長。

* * * *

三

現在最多憂慮的人問：「人如何可加以保持？」然蘇魯支問，是第一人而且唯一底人這樣問：「人如何可加以超過？」

超人在我的心上，他是我的第一人，唯一底人——而不是凡人：不是隣人，不是窮人，不是苦人，不是好人。——

呵喲，我的兄弟們，我能愛好人類者，是因其爲一種度過，一種沒落。便是在你們也有許多處所使我敬愛使我期望的。

而你們之侮蔑，你們高等人呵，使我期望。偉大底侮蔑者便是偉大底尊敬者。

而你們之絕望，亦復甚可敬仰。因爲你們未曾學到怎樣屈服，你們未曾學到小聰明。

因爲今日是小人物們作主了：皆宜傳一切恭敬謙卑聰明，勤苦愼重以及小道德一長段「諸如此類。」

凡是陰柔者，凡生於奴隸種性者，尤其是流氓的雜種，這。如今將作一切人類命運之主人——呵喲，可恨！可恨！可恨！

還。問了又問，而且不自疲倦：「人如何能保持的最好，最長，最舒適呢？」以此——他們是現代之主人。

爲我超過這班現代之主人吧！我的兄弟們，——超過這班小人：這皆是超人的最大危險！

爲我超過這些小道德吧！你們高等人，——超過這些小聰明，沙塵的顧慮，螻蟻的紛封，可憐底安逸，「大衆的幸福」——！

而且寧肯絕望，不必自屈。而且，誠然，我愛你們，因你們如今不知道生活，你們高等人！這麼你們生活的——最好！

* * * *

四

你們有勇氣嗎，呵喲，我的兄弟們？你們心雄麼？不是在見證前之勇敢，却是隱士與鷹隼的豪邁，天神之所不及見的？

冷靜底靈魂，騾子，盲者，醉人，皆不得謂之心雄。心雄者是知道畏懼，但克服畏懼的；人是看入幽深，但自莊嚴。

有誰看到谿谷，却以蒼鷹之眼，——有誰以鷹的突爪攫住谿谷：這人有勇氣。——

* * * *

五

「人是惡的」——一般大智者還麼安慰我說。呵喲，只要這在現今還是眞的！因爲惡，也是人類最佳的力量。

「人應該更好而且更惡」——我如此說教。至惡是需要的，以臻於超人之至善。

那班小人物的說教者不妨苦痛苦痛吧，而且担負人類的罪惡。但我自欣於大罪惡以爲我的大安慰。——

這些話却不是說給長耳朶聽的。而且每一個字也不是屬於每一張嘴。這皆是深微遙遠之事物：羊的脚趾不應向之探取！

* * * *

六

你們高尙人呵，你們以爲我來是補救你們作壞的事嗎？

或者，我欲使你們痛苦者更能臥的安穩？或者向你們不定者，失途者，迷於攀躋者，指示出一條新捷徑麼？

否否！不然！你們這典型裏只見有更多更好的人將要毀敗，——因爲你們將必只見其敗壞，只見其艱難。唯有這樣——

——唯有這樣人方生長到高處爲雷電所轟擊，所披摧，高到觸電了！

我的心意與遙情，長往於希少者、悠久者，遠大者：你們的委瑣底紛煩底短促底窮苦，與我有何干係！

你們還不够苦痛哩！因爲你們之所痛苦者，爲自己還不是爲了人類。倘若你們不這樣說，便是說謊！我所痛苦的，你們皆沒有苦過。

——

* * * *

七

於我是不够的，若雷電無所摧毀。我不會將牠引開：牠當學習爲我。——工作。——

我的智慧久已凝聚如雲，更靜止而也更濃黑了。每種智慧皆這樣的，倘若要一旦產出雷電。——

於現代人我不欲爲光，明也不欲被稱爲光明。這班人——我欲使之盲目：我智慧的電光呵！刺出他們的眼睛吧！

* * * *

八

不要超出你們的能力願望什麼吧：在超出其能耐而願望的人們，有一種很壞底虛僞。

尤其是，倘若他們願望舉措大事！因其喚起對於大事業的疑惑，這班精深底僞鈔犯，戲子：——

——直到他們終於對自己也虛僞起來了：邪視的眼睛，紛飾的朽蝕，隱蔽以强硬底文辭，裝潢底道德，與漂亮底虛僞底工事。

於此不能不好好留心呀！你們高尚底人！如今於我沒有比誠實還算希奇珍貴的了。

這現代不是屬於流氓麼？流氓卻不知道什麼是大、小，正直，誠實：他是混混沌沌底歪曲的，他永是說謊。

* * * *

九

保持很好底懷疑吧，你們高等人，有心人！誠心人！而且要將你們的理由秘密存留！因爲這現代是流氓的。

凡流氓之曾學得無理由信仰的，有誰能以理由將其——推倒？

在市場上人作臉相使人信服。但理由使流氓懷疑。

而且如果有趟是眞理戰勝了，則不妨以善疑的心自問：「那種强盛底謬理替牠戰勝的呢？」

也要提防學者們！他們恨你們；因爲他們不能生產！他們有冷靜乾枯底眼睛，在這種眼睛裏每隻鳥是拔去了羽毛的。

這班人自誇以爲自己不說謊。但無力說謊遠不是有心愛眞理呀。提防吧！

不發熱遠不是智識！我不相信冷却的精神。有誰不能說謊的，不知道什麼是眞理。

* * * *

十

你們要高高上去麼，則要用你自己的腿！不必讓你們被提拔上去，不要坐在旁人的背上和頭上！

你却騎馬麼？你急急馳馬上登於你的目的地麼？好吧，我友！但你的跛足也騎在馬上了！

當你到了你的目的地，當你躍下馬來：剛剛在你的高處，你高尚人呵，——你將跌倒！

* * * *

十一

你們創造者，你們高等人！人只是孕育自己的孩子的。

不要讓你們被說服，被灌輸！誰是你的的鄰人呢？即算你們「爲了鄰人」作事，——你們也仍沒有爲他創造！

爲我拋棄這「爲了」吧，你們創造者：你們的美德剛是不要你們以「爲了」「由於」「因爲」之類有所作爲。對於這些虛僞底小名詞，你們應該閉住了耳朵不理會。

這「爲了旁人」不過是小人物的道德：這在他們便叫「同樣與同樣」與「手洗手」：——於你們的本身利益，他們是既無權利，復無力量！

在你們的本身利益裏，創造者呵，便是孕育者之留意與先見！還無人眼見的，那果實，你們整個底愛情將加以翼蔽，保障，和營

聲。

凡你們全副愛情之所寄，在於你們的孩子，便即是你們整個底道德！你們的工作，你們的意志，方是你們的「鄰人」：不讓自己為虛偽底價值所惑吧！

* * * *

十二

你們創造者，你們高等人！有誰要生育的，是病了；有誰已生育過的，是不純潔了。

問問女人吧：人之生產不是因其使人快樂。那苦楚使母雞與詩人皆格格叫的。

你們創造者，在你們有甚多不潔之處。那是因為你們必會為母親。

一個新小孩：呵喲多少新底汚穢也帶到世間來了！走向旁邊去吧！有誰生產過的，應該淨洗他的靈魂！

* * * *

十三

不要超過你們的力量而為道德！不要違反了可能性而有所願望！

不要踵武你們的父祖所行的道德！你們如何能高昇，倘若你們的父祖的意志不隨你們高昇？

但有誰要成為長子的，留心吧，不要成了最末的兒子！而且凡你們的父祖的汚辱之處，其中你們不要想自作聖人！

如果其人的父祖愛近醇酒與婦人及野豬：則成什麼樣，倘若其人自求貞潔？

這眞是蠢事！眞的，我以為太蠢了，倘若其人是一個或二個或三個女人的丈夫。

而且倘若他建立起寺院，在門上標着：「達到聖城之路」——則我仍然會說：幹麼！這又是一樁新蠢事！

他為自己起一座反省院和隱遁所：更相稱了吧！但我亦不相信。

在寂寞中也生長着人帶進去的，內中的獸性。這麼樣，寂寞於許多人不相宜。

在世界上至今有比曠野裏的聖人還汚穢的麼？在他們的周圍不但是魔鬼發舒——也還有狗彘遊蕩。

十四

* * * *

驚惶，羞怯，笨拙，如騰躍失敗的一隻老虎：這樣你們高等人，我時常看見你們溜到旁邊去了。一擲失注。

但是你們賭徒，這有什麼關係！你們沒有學到賭博和咒罵，如人之必那樣賭博那樣咒罵！我們豈不是永是坐在一張賭博咒罵的桌旁嗎？

倘若你們的大事業失敗了，你們本人便因此——失敗麼？設若你們本身失敗了，人——便因此失敗麼？如或人是失敗了：那麼！好吧！

十五

* * * *

流品愈是高尙，事業愈少成功。你們這班高等人，你們豈不皆是——失敗了麼？

鼓起勇氣吧，有什麼干係！還有多少事很可爲！學着自笑吧，像人應該那麼笑的！

何怪乎你們完全失敗或者一半成功，你們「半是破裂者」！在你們中間不是迫擊着，滂礴着——人類的將來麼？

人類的最悠遠者，幽深者，星高者，及其無窮底力量：這一切豈不是皆在你們的酒尊裏噴沫浮光麼？

何怪乎有許多酒尊破碎了！學着自笑吧，像人應該那麼笑的！你們高等人呵，多少事還大有可爲！

而且誠然，多少事已經成功了！這地球上也多麼富於小底美滿底事物，富於大佳事！

置小而美滿底事物於你們的周圍，你們高等人！牠們的黃金底成熟怡悅人心。圓滿者敎人希望。

十六

* ※ * *

至今世界上最大底罪惡是什麼呢？豈不是這種人的話，說：「可哀的，是現在還笑！」

他自己在世上沒有找到笑的來由麼？那只是因爲他尋找的不好。一個小孩也找得到笑的來由。

那人——愛的不够：否則他也將愛我們笑者了！但他恨我們，譏諷我們，允許我們咆哮，切齒。

倘若不愛便應立刻咒駡麼？這——於我覺得是惡趣味。但他這樣做了，這絕對者。他來自流氓。

而他自己只是愛的不够：否則他可以少憤怒於旁人之不愛他。一切大愛情是不。。欲。愛情的：——欲多於此者。

避開這班絕對者吧！這是一種貧病典型，流氓品格：他們看這人生慘惡，他們對地球以狠毒底眼光。

避開這班絕對者吧！他脚有笨重底脚和煩濁底心：——他們不知道跳舞。於這班人地球如何能得輕舒呀！

* * * *

十七

一切佳事物皆曲折地漸近其目的。貓似的躬其背，暗自咪咪於其迫近底快樂，——一切大佳事物皆笑。

步武洩露消息了，彷彿已有人在他。自己。的。道上走：看我走吧！凡近於其目的者，跳舞。

而且，眞的，我沒有變成立像，還沒有站在那兒兀然，呆然，如石，如石彫柱；我愛急速奔跑。

卽算在地球上也有沼澤與濃厚底煩憂：然若有輕捷底脚，也還跑過泥濘，而且跳舞如在掃過的堅冰上。

提起你們的心吧，我的兄弟們，提高！要更高！而且也不要忘記你們的腿！也提高你們的腿吧，你們善於跳舞者，更好是：也翻筋斗！

* * * *

十八

這笑者的王冕，這玫瑰花冠：我自己將其戴上，我自己推崇這笑爲聖善。在現代我不覺得他人能如此堅强了。

蘇魯支這跳舞者，蘇魯支這輕颺者，用翅子招搖的，一個準備飛翔者，向一切飛鳥招搖贈情，準備了而且整秩了，一個幸福底輕佻者：——

蘇魯支這預言者，蘇魯支這眞笑者，非不耐者，非絕對者，一個愛跳躍愛跳開的人；我親自戴上這冠冕！

* * * *

十九

提起你們的心吧，我的兄弟們，提高！要更高！而且不要忘記你們的腿！也提高你們的腿吧，你們善於跳舞者，更好是：也翻筋斗！

在幸福中也有笨重底動物，從元始以來便有大脚獸。牠們努力的出奇，如同一隻象要努力用頭倒立在地上。

與其以不幸而癡愚，毋寧以幸福而癡愚吧，與其傴僂地行路，毋寧笨拙地跳舞。然則學學我的智慧吧：便是最壞底事物也有兩方面的，——

——便是最壞底東西也有善於跳舞的脚；然則為我學得好好立在端正底脚上！你輩高等人！

且為我拋棄悲愁底呻吟，以及一切下流的憂慮！呵，喲，在我覺得現代下流的丑脚還多麼憂傷！這現代卻是屬於流氓的。

* * * *

二十

為我學到像風一樣吧，當其從山崖石壁間呼嘯而出：按其自己的吹笛而跳舞，海水顫動而且飛揚於其足下。

給驢子以飛翼而擠母獅的乳汁者，可頌揚呀，這無拘束的善靈，這精靈於現代於流氓如暴風之驟至，——

——又於荒蕪底頭腦，木鈍底頭腦如仇讎，也於一切萎靡底樹葉與蔓草：——可頌揚呵，這極佳底自由狂放底暴風精靈，在沼澤與煩憂上如在草場上跳舞的！

這憎恨流氓的猰狗與一切惡劣昏沉底賤種者；可頌讚呵，這一切自由精靈中的精靈，這酣笑底暴風，將灰塵吹眯一般愁視者與憂病者的眼睛的！

你們高尚人呵，你們最大底壞處是：你們皆沒有學到跳舞如你們之應該跳舞者，——超過自己而跳舞！而你們失敗了，有何關係！

還有多少事可能！不妨學着。超過自己而笑吧！提起你們的心情，你們善為跳舞者，提起！要高起！而且不要給我忘記了善笑！

這笑者的王冕，這玫瑰花冠：我的兄弟們，我將這花冠投給你們了！我以笑為神聖的；你們高等人，為我學着——笑！

憂鬱之歌

一

蘇魯支說這番話時，是站在他的窟穴的進門處；說完了最後幾句，便溜出了，暫且避開那些客人，在空闊裏稍事行散。

「呵喲，我四周的淸香，」他微呼：「這幸福底寂靜！但我的動物們何在？來呀，來呀，我的鷹和我的蛇！

告訴我吧，動物們：這班高等人全體——也許他們的氣味不佳麼？呵喲，這身邊的淸香！現在我方始知道而且體會了，我是多麼愛你們，我的禽畜。」

——蘇魯支更說了一遍：「禽畜們，我愛你們呀！」鷹和蛇也皆迫近他，當他說這話，向他凝視。這麼三者默默相依，噓吸着淸新空氣。因爲這外邊的空氣，比在高等人周圍的空氣好。

* * * *

二

蘇魯支還沒有完全離開洞穴，老巫師卽已站起來，狡獪地四周望了一下，說道：「他去出了！

已經，你們高尙人——讓我且像他一樣用這頌讚和諂媚底稱呼，撩撥你們吧——已經有壞底『虛僞與巫術的精靈』襲擊我了，是我的憂鬱的魔鬼，

——根本與這蘇魯支作對的：請原諒吧！這魔鬼現在要在你們前施法，牠正得其時；我不能勝這邪惡精靈了。

於你們全體，無論你們喜用什麼稱呼代表你們的光榮，或自稱爲『自由精神』或『眞實者』或『精神之懺悔者』或『無束縛者』或『偉大底情懷者』，

——於你們全體，像我一樣苦於偉大底厭惡者，覺得老上帝已死，而沒有新上帝在搖籃和襁褓裏的，——於你們全體，我的惡靈與巫鬼皆深深眷愛。」

我認識你們高等人，我認識他，——我也還認識這仇人蘇魯支，我違反着意志而愛好的：於我他時常彷彿是一個美麗底聖者的扮相，

——彷彿是一套新奇底裝扮，我的惡靈，那憂鬱底魔鬼所喜歡的：——我愛蘇魯支，我時常感覺，是爲了我的惡靈的緣故。——

但還已侵襲我了，壓迫我了；還憂鬱的精靈，黃昏的魔鬼：而且誠然，你們高等人，他喜歡——

——睜開眼睛吧！——他喜歡裸身而來，爲男爲女，我還不知道：但他來了，他強制我了，苦哉！開開你們的心智吧！

白日淡消了，於一切事物來了暮夜，最好底事物也無所逃：聽吧，看吧，你們高等人，看這黃昏憂鬱之精靈，是什麼樣的魔鬼，爲男或爲女！」

老巫師如是說，狡獪地望一望四周，於是取了他的豎琴。

* * * *

三

在澄明底夜風前，
當白露的安慰語
傾吐於大地，
潛然，亦又微密——
因爲還安慰者白露
如同一切安慰者，溫柔者，曳着輕履——：
你便懷想，你便懷想，熱烈底心呵，
你曾如何焦渴，

濕欲天澍之眼淚與白露之零零
焦灼了，而且困乏地枯涸了，
其時在枯黃底草徑
邪惡底斜陽的視線
穿過森林向你放射，
那灼眼底日球之視線，幸災樂禍麼？

「眞理這女兒的郎君麼？你——他們如此譏議——
不是！不過一詩人而已！
一匹動物，狡猾底，刼掠底，匍匐底，
必須說謊者，
必須自知且自願說謊的，
耽耽於可得者，
光彩地裝扮了，
自已便是裝扮的服色，
自已便是可獲得的動物——
這。——便是眞理的郎君麼？
不是！傻子而已！詩人而已！
只說說漂亮話，
裝扮成傻子亂喊，

徘徊於虛僞底辭藻橋頭，
盤旋於彩色底虹霓上，
介乎虛僞底天
和虛僞底地，
往復飄游，往復浮起，——
傻子而已！詩人而已！

這——眞理的郎君麼？
不寧靜，不堅硬，不光潤，不寒冷！
不能成爲石像，
不能成爲天神之彫柱，
以立於廟堂之前，
爲天帝之門衛：
不！是且仇視這種眞理之石像的，
居任何荒野較廟堂前適意，
充滿了野貓的恣肆，
跳過任何窗子，
急疾地入於偶然里！
偵嗅每一荒林，
尋覓地求索地偵嗅，

你在荒林裏
光怪底野獸中
矯健地奇麗地遊走
饕餮地捲唇咂舌，
得意地譏嘲、無忌地爲惡，快樂地渴血，
刧掠着，潛匿着，誆騙着遊走：——

或者如一飢鷹，久久地，
久久地下瞰於崖谷，
下瞰牠的崖谷：——
呵喲，牠如此下投，
低降，深入，
盤旋於深而又深底幽谷！——
於是，
突然，直線地，
抖擻羽翼，
向羔羊襲擊，
急轉直下，飢火如熾，
垂涎羔羊的肉，
懸向一切羔羊魂魄，

猙獰地惡向一切
像羊的，羊眼睛的，毛鬈鬈的動物，
灰色的，懷緜羊山羊的善願者！

如是，
如霧豹，如飢鷹，
是詩人的遙情，
是你的千般喬裝下的衷情，
你傻子！你詩人！

如你之看人類
便視上帝如羔羊——：
將上帝在人類中撕毀，
如在人類中分裂羔羊，
毀滅中且酣笑——

這，這是你的幸福！
一個豹子和飢鷹的幸福！
一個傻子和詩人的幸福！」——

在澄明底夜風前，
當新月之纖鐮
靑熒熒於紅紫
且嫉妬地潛逝：
—仇視白日，
步步詭秘，
向玫瑰花的疊錦
用鐮刀削去直到牠們下落，
墮入深夜，黯淡地下落：—

我自己也曾如此沒落
從我求眞理之狂醒，
從我懷白日之遙情，
倦於白日，病於光明，
—下落了，近於黃昏，歸于陰影：
爲一種眞理所焚燒
而且枯渴：
—你還懷想，熱烈底心呵，你還懷想，
那時你如何焦灼麼？—
。。。。。
我之被放逐了。

被○逐○出○一○切○眞○理，
不○過○傻○子○而○已！
詩○人○而○已！

* * * * * *

科學

老巫師如此酣歌；在座的一切人，鳥似的，皆不知不覺墮入了他那狡獪而且憂鬱底歡樂之網。只有那精神之良知者沒有被捕：他趕忙從巫師奪取了豎琴喊道：「換空氣！讓好空氣進來！讓蘇魯支進來呀！你使這巖穴裏的空氣沉悶了，有毒了，你這邪惡底老魔術師！

你虛偽者，精深者，你引誘人到不熟識的願望和荒野裏了。苦哉，像你這種人也說起關於眞理的空話！

只苦了一班自由底靈魂呵，沒有提防這種巫術士的！他們的自由可完了：你教示而且引誘他們歸入監牢裏，——

你這憂鬱底惡魔，在你的哀怨裏吹起了迷人笛；你便同於那種人，頌讚貞操而暗誘荒淫的！」

良知者這麼說；老巫術士周圍望了一下，慶幸他的勝利，便吞下為那良知者所引起的煩惱，用謙和底聲調說：「沉靜吧！好歌曲要得好的回響；好歌曲聽了之後應該久久沉默。

你看他們都這樣了，這班高等人。你也許從我的歌裏懂到太少麼？你內中頗缺少一種魔術精神。」

「你稱讚我，」良知者回答說：「以使我和你分離，好吧！但你們旁人呢，我看成什麼樣子？你們皆迷迷底眼睛坐在那裏呀——：

你們自由底靈魂麼？自由那裏去了！我看你們幾乎皆像那種人，久久看了壞底裸體女子跳舞：你們的靈魂也跳舞起來了！

在你們內裏你們高等人，必是多有這巫術士所稱為邪惡底『虛偽與巫術的精靈』了：——我們必是不同的。

而且眞的，我們共同談論籌思，在蘇魯支回到洞穴以前而我未知道：我們是不同的。

在這上面我們也是尋找。不同底東西，你們和我。我是尋求更多。安。隱，因此我來尋蘇魯支。這人還是最堅固底壁壘與意志——

——在如今，當此一切皆搖搖各地皆震動之秋。而你們，當我現在看你們眼睛的表情，幾乎覺得你們是尋求更多底不。安。隱。了，

——更多恐怖，更多危險，更多地震。你們盼望，我幾乎這麼感覺，請原諒我的推想吧，你們高等人，——

——你們盼望最惡劣最危險底生活，在我。是最恐懼的，猛獸生活，盼望山林，崖穴，峭壁，迷窟。

而且也不是領你們出。危險的領導者深合你們的意，卻是將你們從一切正路上引開的人，迷惑者，得你們的歡喜，但是設若這種盼望在你們是真。實。的呢，我以爲無論怎樣又。不。可。能。

因爲恐懼——是人類的傳統底基本底感覺；用恐懼什麼都可解釋了，傳統底罪惡與傳統底道德。從恐懼裏生出我。的。道德，這便叫做：科學。

因爲對野獸的恐懼——這在人類中最長遠的培養了，這包括那他涵藏在自我中而且恐懼之的野獸：——蘇魯支曾稱之曰『內中的獸性。』

這種古老底悠長底恐懼，終於變深微了，精神化了，理智化了——在現代，我覺得，這便叫作：。科學。」——

良知者如是說；但這時蘇魯支剛剛回到洞裏來了，聽到了而且猜測出這一段談話，用一握玫瑰花向這良知者擲去，嘲笑着他的「真理，」呼道：「怎麼！我方纔聽到什麼了？真的，在我看來，若你不是個傻子，我自己便是的：而你的『真理，』我將立刻拿來倒豎了。

因爲恐。懼。——是我們的例外。但對於『不常者』與『未嘗試者』的勇往，好奇，和興趣——勇。猛。在我看來是人類全部上古史。

從最野蠻最兇猛底動物處羨慕而且攫取了牠們全副德性：然後他方能進化爲——人。。

這勇猛，終於化爲深微，化爲精神，化爲理智，這種『人之勇猛』具備了鷹鷲的羽翼及蛇的聰明：這，在我看來，在現代叫作——」

「蘇魯支呀」在座的人一齊高呼，彷彿出自一口，接着發出一陣大笑，騰起如一陣濃雲。便是那巫師也笑了，聰明的說道：「好呀！牠離去了，我的惡靈！

我不是親自警告過你們麼，當我說牠是一個欺騙者，一個虛僞的巫術的精靈？尤其是，當牠裸露地出現。但我，對於牠的狡獪何能爲力！難道是我。創造了牠和這世界麼？好吧！我們和好如初，更求佳勝！雖然蘇魯支惡眼看人——看他呵！他正憤恨我——：

——但在入夜以前，他當重新學到愛我稱讚我的，他不會活的長久，倘若不作這些蠢事。

這人——是愛仇敵的：在我所看到的人中，他算最懂這藝術了。但他是要在朋友身上——尋報復的！」

老巫師如是說，高等人們皆一致稱讚，歡喜了：蘇魯支便隨向每一個朋友握手，愛惡衆起於心，——如同向朋友道歉言和好的人一樣。但當其走到洞門邊，看哪，他又想外面的好空氣和他的禽畜，——他又想溜出去了。

* * * * * *

沙漠的女兒

一

「不要出去呀！留在此地吧」流浪者，便是自稱爲蘇魯支的影子的，於是說：「否則沉鬱底舊愁又將侵襲我們了。」

老巫師給了我們他最壞的東西爲使我們最好，而且看喲，虔誠善願底教皇的眼睛中已充滿了淚，他自己又完全駛入憂愁的海洋中了。

這兩位國王仍能够裝出好容顏：這是從我們這裏今天學去的學的最好了！設若他們沒有見證人在旁呢，我打賭，他們壞玩藝又要開始的——

——壞玩藝是馳驅浮雲，鬱蒸煩苦，幕去高天，翳蔽白日，呼嘯秋風！

——與我們的喊叫和痛苦底呼號，這種種壞玩藝：呵喲，——！蘇魯支留在我們這裏吧！這裏有許多隱藏而欲告哀的苦痛，許多暮夜，許多雨雲，許多溼熱底空氣！

你供養我們以堅硬底食品，强力底言詞：不要使我們在食「餘食」時，重爲溫柔底女子似的精神所侵襲！

惟有你使你周圍底空氣沉重而又澄明！在地球上我曾尋到過像在你這崖穴裏的好空氣麽？

我曾看過許多陸地，我的鼻子學到了試與探測各種空氣：但在你這裏我的鼻孔感覺到最大底興味！

只除非是，——除非是——，呵喲，請原諒一點點舊記憶吧！原諒一支食後的曲子，我有次在沙漠的女兒們中編製的：——

——除非是在她們中間，有此同樣清新澄澈底晨洲空氣；在那裏我離這雲沉霧結底憂鬱之舊歐洲——，最爲遙遠了！

那時我愛這種晨洲女兒，與不同底蔚藍底天宇，上面沒有牽掛纖微底雲翳和思想的。

你們不會相信的，倘若她們不跳舞，便會端然坐在那裏，入深沉，但無思想，像小詭密，像不解之謎，像飯後之硬果品——

眞是光彩而且奇麗呵！但沒有纖雲：謎擬，任人容易猜透的：戀愛這種女兒我那時便編了一支食後之歌曲。」

這流浪者與影子如是說，而且還沒有人回答他，他便已奪取了老巫師的豎琴，擠着脚，寧靜地智慧地周回一望：——卻用鼻孔緩緩試行吸入空氣，好像到了新陸地試呼吸不同底空氣的人一樣。於是乎以一種吼吼底聲音憂歌。

* * * * *

二

沙漠生長了：苦了懷藏沙漠的人！

——哈！莊嚴！

實際美妙莊嚴！

甚尊實底開端！

——非洲式的莊嚴！
還值得上一頭獅子的雄猛，
或一隻烈烈底啼猿——
——但於你們不算什麼的，
我所親愛的婢媛，
是第一次於我
在你們的足旁，
於一——歐洲人在棕櫚樹下，
賜之以坐。Sela

（註：Sela 即詩篇中之停頓詞）。

誠然是妙巧！
我於此晏坐，
近於沙漠了，
亦又遠於沙漠，
便在空虛中也落寞的：
因爲沙漠中一最小底芳洲，
我爲牠所吞沒——：
——牠恰當其時呵欠

張開可愛的口，
最芬香底嘴唇，
我便落下，
下落穿過——到你們中間了
我最親愛的女友！Sela

祝福呀，祝福那鯨魚，
當牠使牠的賓客
如此安舒！你們懂到
我還有教理的暗示麼？
祝福牠的大腹，
倘其是
一個可愛的芳洲之大腹
像這個的：但我以為可疑，
——我以此來自歐洲，
那比一切年老婦人
還善於懷疑的土地，
唯願上帝將其改善吧！
阿們！

我現在晏坐，
於此最小底芳洲—·
如一枚棗子，
深黃，甜蜜，汁若金流，
欲落入圓圓底朱唇，
更願落入女郎似的
冰涼，雪白，犀利底齒牙：
一切炎熱底棗子
中心如此願欲。Sela

名爲南方的果實，
相似，甚相似
我躺在這裏，
爲小小飛蟲
所圍繞，戲弄，
亦如此爲更小底
更癡愚底，罪惡底
意念與幻想所戲；—
也爲你們所圍繞，
你們沉默而多感底猫，

「都都」和「蘇萊加」
——爲司芬克斯（Sphinx）所圍繞，
我之於一字加許多涵義：
（上帝原諒我
這語言之罪戾！）
——坐在這裏呼吸最好底空氣呵，
誠然是天堂的空氣，
是光明輕和的天風縷縷黃金的，
這麼美妙底空氣
只有曾從月球下墜——
是或由於偶然，
抑或生於勇厲？
如老詩人之所紀。
我懷疑者却以此爲有疑，
因此我來自歐洲，
那比一切年老婦人
還善於懷疑的土地。
願上帝將其改善！
阿門！

吸飲着最清新底空氣，
張起鼻孔如金尊，
沒有將來，沒有回憶，
我坐在這裏，你們
我最親愛底嬋媛，
而且凝視着棕櫚樹，
看渠們多麼像舞女、
俯仰而且廻旋，
——看久了，亦將蹁躚起舞！
在我看，看樹，如同舞蹈底女郎，
太久了，更舞蹈且將生危險，
永是，永是只支持在一隻腿上麼？
——在我看，渠們已經遺忘
另外一隻腿麽？
至少我是徒然
尋索失去的
那成雙成對的奇珍
——便是另外一足——
於那神聖底近旁，
牠的最可愛的，最妍妙的

如扇如招如飄的衣裙之次。
是呀，你們美麗底女友，
設若完全信我：
牠將其失去了！
是去掉了！
永是去掉了！
那另一隻腿！
呵喲，可惜那可愛的腿！
何處——牠可留連，落寞憂悲？
那另一隻腿呢？
也許是恐懼一隻
猙獰底，黃毛鬈鬈底
獅子怪物麼？或許已經
嚙去，咀嚼去了——
可憐呀，苦呵！苦苦！咀嚼去了！ Sola

呵喲，不要哭了
溫柔底心！
不要哭了，你們
棄子的心！乳房！

你們脊木之心囊！
不要再哭了，
蒼白底「都都！」
要有丈夫氣呀，「蘇萊加」勇敢！勇敢！
——或許這裏應該有
何種强力劑，强心劑？
一種膏油底格言？
一種莊嚴底鼓勵？
哈！興起！尊榮！
道德底尊榮！歐洲人的尊榮！
鼓吹吧，再鼓吹吧，
道德的吹豪！
哈！
再作一度呼吼，
道德的呼吼！
像道德的獅王
在沙漠女兒前呼吼！
——因爲道德的咆哮，
最親愛的女友們，

是多於一切歐洲人的熱焰,
大於歐洲人的飢火!
我現在站在此地
爲一歐洲人,
我不能另外怎樣,上帝助我!
阿門!

沙漠生長了:苦了懷藏沙漠的人!

醒寤

一

流浪者與影子唱過這歌後,洞穴裏立刻充滿了喧譁與笑聲:所有的賓客皆同時發言,便是那驢子,有了這一番興奮後,也不寧靜了。使蘇魯支對於他的賓客生了一點小敵意與譏笑心:雖然他也同時歡喜他們快樂。因爲他覺得這快樂是恢復健康的象徵。於是他溜到了外邊,向他的禽畜說說話。

「他們的痛苦何處去了?」他說,便覺得自己輕舒,解釋了那小憎厭,——「在我這裏,我覺得,他們已經拋棄那痛苦的呼號了!

——雖然可惜還沒有廢去呼號。」於是蘇魯支塞住了耳朵,因爲正是那驢子的「噫——呀」奇妙地和這班高等人的歡呼,混在一道了。

「他們快樂,」他重新說:「誰知道?也許正是花費他們的主人的;他們是從我學了笑吧,他們所學的,也還不是我的笑。

但還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皆是年老人:自照他們的方法恢復健康,自用他們的方法笑;我的耳朵已經忍受過更不堪的聲調

了不會因此惱火。

這天眞是一大勝利：他退避了，他逃走了，這沉重的精靈，我的舊強敵！這日子開端那麼惡劣，嚴重，然結果如此好！

牠也將完結了。暮夜已經馳驅度海而來，這武騎士！這幸福者，歸來者，在他的紫金鞍上如何顚頓呵！

天氣如此澄明，世界如此深遠：呵，喲，你們這班奇怪客到我這裏來的，和我生活是值得的了！」

蘇魯支如是說。重復有高等人的喊叫與笑聲從崖穴裏冲出，破此入夜的寂靜：他重復說話。

「他們咬住了，我的鉤餌有效了，他們的仇敵也避開去，那沉重的精靈。他們已學得自笑了：我聽的不錯麼？

我的人之食品生效，我的強力語多汁語：而且眞的，我不用脹胃的蔬菜供養他們！卻以戰士的食糧，刼掠者的食品：我喚起新欲望了。

有新希望在他們的臂膀和脚腿裏了，他們的心也擴張起來。他們得到了新名詞，不久他們的精神便將呼吸粗暴。

這種食品自然不是給小孩的也不是給盼望的老幼婦人。於他們另有方法勸導胃腸；我不是他們的教師和醫士。

憎惡之情與此等高等人脫離了：好呀！這是我的勝利。在我的國土裏他們安全，一切愚蠢底羞恥皆退避了，他們自然吐出去。

他們將內心傾吐出了，好辰光又回到他們，他們便慶祝，反芻，——他們便感謝了。

這我以爲是最好底象徵：他們感謝了。不久，他們還要想出慶賀節，立起紀念他們的古歡的石碑。

這皆是恢復健康的人！」蘇魯支如是歡然向內心說而且遙望遠方；他的禽畜卻緊緊偎倚他，尊敬他的幸福和他的沉默。

二

突然蘇魯支的耳根驚怪了：因爲那洞裏充滿的喧鬧笑聲，一忽兒變爲沉沉寂靜；——他的鼻孔嗅到一種飄香的氣息，香烟，彷佛是焚燒松子。

「怎麼了？他們在幹什麼？」他疑惑，而且潛入洞門，要不被人見而能窺到他的賓客。但是，眞是奇中之奇了！他親眼見到的什麼事呀！

「他們又重復虔敬起來了，他們禱告了，眞蠢！」——他說，而且不勝驚奇。眞的這一班高等人，兩位國王，退職的教皇，邪惡底巫師，自願的乞丐，流浪者與影子，年老的預言家，精神之良知者，和那最醜惡底人：他們皆如小孩和虔信底老婦一樣，跪在地下，敬拜那驢子。而那最醜惡底人正在喘息，嗚咽不勝，彷彿內中有不能言者必須說出；但實際落到文字中來後，看哪，恰恰是一篇希奇虔敬的禱告詞；頌讚那膜拜香薰的驢子。這禱詞聽來如是：

阿門！而且頌讚與光榮與智慧與感謝與敬拜與强力皆歸於我們的上帝，從永久到永久！

——那驢子却長鳴：噫——呀。

他擔去我們的負擔，他作爲奴隸的形狀，他內心是忍耐的，從來不說「否否；」而且有誰愛上帝的，他加以懲罰。

——那驢子於是乎長鳴：噫——呀。

他不說話：除了向他所創造的世人說「是的是的：」他如此稱讚世界。不說話便是智慧：這麼他從來沒有什麼不對。

——那驢子於是乎「噫——呀。」

他無形的走過世界。蒼灰是他的膚色，包裹了他的道德。有心智，他也使之潛形，無論何人皆信仰他的長耳。

——驢子於是乎噫——呀。

這是如何隱藏的智慧呀，戴着長耳朵只說「是」而不說「非！」他豈不是照他自己的形像創造世界麼？極可能之愚笨？

——驢子於是乎噫——呀。

你走着直底和曲底路，凡我們人類爲曲爲直的，於你皆不關心。你的國土是超過善與惡的。這是你的天眞，不知道天眞是什麼。

——驢子於是乎噫——呀。

看哪，你從來不觸開什麼人，不抵觸國王，不抵觸乞丐。你使小孩走近你，倘若壞孩子玩弄你，你只簡單地說噫——呀。

——驢子於是乎噫——呀。

你愛牡驢與生無花果，你不是蔑視食物者。一叢野薊使你心癢，設若正當你飢餓。這其中便是上帝的智慧。

——驢子於是乎噫——呀。

* * * * * *

驢子節

一

禱告至此，蘇魯支更忍耐不住了，自已也大叫一聲「噫——呀，」比驢子的叫聲還高，一跳跳到發狂似的客人中了。「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呀，你們大孩子？」他一邊喊，一邊將禱告者從地上拔起。「苦哪，倘若蘇魯支以外還有旁人看見了你們：任何人會批評，你們懷了新信仰，成了最壞的毀謗上帝者，不然便是最蠢底老婦！

而你自已老教皇呀，這怎麼能和你相合，你這麼將一頭驢子當上帝敬拜呢？」——

「呵喲，蘇魯支，」老教皇回答說「請原諒我，但在上帝方面的事情，我比你明白。也只有這麼才對。寧肯在這形式下拜上帝，不可毫無形式！想想這句話吧，我的高友：你能很快地猜透這話中有至理。

有人說過這話：『上帝是一位神靈』——這人在世間已經向不信仰那方面很遠的跳進一步了：這種話在世上不容易彌補！

我的已老之心衝動了，跳躍了，倘世間還有可敬拜之物。請原諒吧，蘇魯支，呵，原諒一顆老而虔敬底教皇之心！——」

——「而你呢，」蘇魯支詢問流浪者與影子：「你自稱而且自以爲是自由靈魂麼？而在此拜偶像，行祭司禮？眞的，這比你和你的壞底棕色女人所弄的玩意還要壞，你這壞底新信徒！」

「够壞了，」流浪者與影子回答說：「你是對的：但我何能爲力！老上帝又活了，呵喲，蘇魯支，隨你要怎樣說去。

那錯過是在最醜惡者身上：他將其喚醒了。而且倘若他說他曾將其殺死：死。在上帝不過是一種成見而已。」

——「而你呢，」蘇魯支說：「你這老巫師，你幹的什麼！有誰在這自由時代還再信仰你，倘若你相信這種上帝驢子教？

你所做的眞是一樁蠢事；——你這種聰明人怎能做這種事呢！」

「呵喲，蘇魯支，」聰明底巫師回答說：「你對的，這是一樁蠢事，——於我也夠倦厭了。」

「而你呢，」蘇魯支向精神之良知者說：「試想想吧，用手指掩一掩鼻孔！這裏沒有什麼違反你的良知麼？你的精神於這種禱告，這班信徒的香煙，不是太純潔了麼？

「有點點，」良知者回答說，按了一按鼻孔：「有點點東西在這幕戲裏面，於我的良知頗有益的。

也許是我不敢相信上帝麼：但實在是，上帝在這種形態裏使我覺得最爲可信。

上帝應該是永久的，根據最虔誠者的明證：誰有這麼許多時間的，自然要費時間。儘可能的延宕，笨拙：。因此可以支持到很久遠。

有誰心智過於豐富的，這人可因愚蠢與傻氣變爲癡騃的。想想你自己吧，蘇魯支呵！

你自已——眞的！你很可能因豐饒與智慧轉化爲一隻驢子。

一個純粹底智者豈不是喜歡走最盤曲底道路麼？這證明教示了，呵喲，蘇魯支，——你。。的證明！」

——「而終於你呢，」蘇魯支轉向最醜惡底人說，那人還是跪在地上，舉手向驢子（因爲他捧給牠酒喝。）「說吧，你這不可說者，你幹的什麼事呢！

我看你彷彿改變了，你的眼睛發光，「偉大」之外衣籠罩了你的醜惡：你幹了什。。麼。呢？

是眞的麼，如他們所說，你將他重新喚醒了？爲什麼呢？他豈不是爲了或種理由被殺死，被除開麼？

我看你自已也醒來了：你幹了什麼？你。爲什麼轉背的？你。爲什麼改變的？說吧，你不可說者？」

「呵喲蘇魯支，」最醜惡底人回答說，「你是一個痞子！

或其猶生，或其重生，或實已永死，——我們二人中誰知道的最清楚呢？我問你。

但我只知道一事，——是從前和你學到的，蘇魯支：有誰要最徹底殺戮的，他笑。

「不以忿怒而殺，却以笑樂而殺，」——你會這麼說過的。呵喲，蘇魯支，你這隱祕者，無忿怒的毀滅者，你這危險底聖人，——你是一個痞子！」

* * * * * *

二

於是乎，蘇魯支驚奇自己皆遇到這種痞徒答覆，跳回到他的洞口，轉向他一切客人，大聲叫道：

「呵喲，你們皆是痞徒，丑脚！你們欲在我面前隱藏什麼，裝什麼假樣呢？

你們每個人的心如何因高興與邪惡而震動，因你們重復化爲小孩了，便是說，變虔敬了，——

——因你們重新作像小孩作的事了，便是禱告，合掌叫「親愛的上帝」了！

但現在請離開這小孩住室吧，我自己的洞穴，今天在裏面玩了許多小孩把戲的。到這外邊來涼涼你們熱烈底孩子氣，與內心的喧浮！

自然：你們如不化爲小孩，你們不能進那天國。（於是蘇魯支用手指着上面。）

但我們根本不要進天國：我們已成爲大人，——所以我們要地上的國土。」

* * * * * *

三

蘇魯支更說了下去。「呵喲，我的新朋友們，」——他說：「你們高等人，奇人，你們多麼合我的意，——

——自從你們重新變爲快樂了！你們皆重新開展了：我以爲像你們這樣的佳花，值得新底慶賀節。——

——一點勇敢底玩意，一點任何祭禮與驢子節，任何一位老而快樂底蘇魯支的傻子，一陣烈風將你們的靈魂吹的明朗。

不要忘記這晚和驢子節吧，你們高等人！這是在我這裏你們方想出的，這我以為是好象徵，——只有恢復健康者方發明這套玩意的！

設若你們還要慶賀這種驢子節呢，為愛你們自己而作，也為愛我而作！而且為我之記念吧！」——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

醉歌

一

其時客人一一走到外邊，到清涼而且深沈底夜氣裏；蘇魯支卻牽着最醜惡者的手，揮引他看這夜的世界，大的圓月，與他崖穴邊銀色底飛泉。終於各人皆不約而同的靜止了，皆是老年人但有安恬勇猛底心，也自奇怪在世間如此安舒；而夜間之祕密也漸近漸迫於他們的內心了。重新蘇魯支自思：「呵喲，他們多麼合我的意，這班高等人！」——但這話他沒有說出因為他敬仰他們的幸福，和他們的沉默。——

於是，發生了這奇離底長日裏最可驚奇之事了：那最醜惡底人更作一度也即最末一度的哽噎與嗚咽，當其終於成為文辭後，看哪，一個問題簡簡潔潔從他口裏發出，一個深沉明淨底佳問，使凡聽到他的人內心皆跳動了。

「我的一切朋友們」最醜惡底人說「你們以為怎樣呢？為了這日的緣故——我。是第一次感到心滿意足我活了這一生了。

我見了許多事，還覺不足。然這麼在世上生活是值得的了：一天，與蘇魯支為一慶賀節，教示我愛好世間了。

「這。——便是人生麼？」我將向死神如此說。「好吧！再來一次！」

朋友們，你們覺得怎樣呢？你們願不願像我一樣向死神說這：——便是人生麼？為了蘇魯支的緣故，好吧！再來一次！」——

最醜惡底人如是說；時已近午夜不遠了。你們相信這後來怎樣了呢？高等人們一聽到了這話，立即感覺到他們的改變和恢復了，而且是誰使他們這樣的：於是他們皆跑近蘇魯支，感謝着，敬仰着，安慰着，吻着他的手，各按照自己的態度：有的笑，有的哭。老說預言者卻快樂的跳舞；雖然，如有些記事者所云他那時是喝醉了甜酒，然一定也是更充滿了甜美底生命力，袪卻了一切疲勞。竟還有逸史氏記敘那時驢子也曾跳舞：因為最醜惡的人非徒然給牠酒喝的。真史事如或是這樣或是那樣：即算那晚上驢子未曾跳舞吧，那時也發生過更偉大更希奇之事，有甚於一驢之跳舞者。總之，如蘇魯支的格言所云「這有什麼關係！」

＊　＊　＊　＊　＊　＊

二

最醜惡底人這話說後，蘇魯支兀立如醉人：眼光呆滯，緘口結舌，足膝搖搖。有誰能猜透什麼思想正馳過蘇魯支的心靈呢？他的精神顯然是退避了，久已逃到遠方，如紀載上所說的「至於高山之脊兩海之間，

——如垂垂之雲移遊於過去與未來之際。」但漸漸的，當高等人抱住了他後，微微回到自己的神識了，用手拒卻崇拜者與愛慮者眾人；然不說話。突然，他回過頭去，仿彿聽到了什麼：於是用一手指按着嘴唇說「來了！」

立時周圍都得寂靜，神祕：遙遙從深谷下，緩緩傳來了鐘聲。蘇魯支同高等人一樣靜聽；更將一手指按在嘴上說：「來了！來了！近於午夜了！」——他的聲調已經改變，但他沒有移動原來站立的地方：於是周圍更寂靜更神祕了，一切皆在傾聽，并那驢子，與蘇魯支的愛畜，鷹鷲與長蛇，連同這大底涼月，與靜夜本身。蘇魯支第三次將手按在嘴上，說：

「來了！來了！來了！我們現在走吧！是時候了：讓我們走入深夜！」

＊　＊　＊　＊　＊　＊

三

你們高等人呵，時候已近於午夜了：我欲向你們耳畔有所告語，如那古鐘在我耳畔說的，——

——如此秘密，如此可畏，如此稱心，如那午夜鐘聲向我所說的，那飽閱滄桑的古鐘：

——牠曾數過你們的父祖的痛苦之心搏的——呵呀！呵呀！牠如何歎息！牠如何在夢中發笑！這悠遠深沉而又深沉底午夜！

靜！靜！在白日不敢發聲的，在此時已經可聽；但現在，在涼冷底空氣裏，當你們內心的一切喧囂皆已平息後，——

——現在牠說話了，現在已經可聽，現在牠溜過暗夜底過於清醒底靈魂：呵呀！你呀！牠如何歎息！他如何發笑！

——你沒有聽到麽，牠多麽祕密，多麽可駭，多麽稱心地和你說話，這悠遠深沉而又深沉底午夜？

人呵，留心吧！

* * * * * *

四

我可苦呵！時間到何處去了？我不是墮入了深淵裏麽？世界睡了——

呵呀！呵呀！犬正吠，月亮正明！我寧肯溘然長逝，長逝去，不想向你們說我午夜的心正想着什麽。

我已死去了。長逝！蜘蛛，你在我身邊織着什麽？你要吸血麽？呵呀！白露下此百草：時辰到了——

——這時辰，我冷凍而且霜凝，牠問道問道：「誰的雄心夠充滿？

——誰該給地球之主？誰欲說：你們大大小小的潮流，你們應該這麽行駛！」

——這時辰近了：人呵，你們高等人，留心吧！這話是說給精深底聽覺的，說給你們的耳朵裏——深沉底午夜說的什麽呢？

五

這將我載去了，我的靈魂跳舞了。日間的工作！日間的工作！誰將爲地球之主？

圓月如此涼幽，淸風如此靜穆。呵呀！呵呀！你們已飛翔的够高麽？你們跳舞：但一條腿不是飛翼呵。

你們善於跳舞者，現在一切歡樂皆已過去了，酒成苦瀝，杯成脆弱，墳墓凄然有語。

你們飛的不够高：墳墓凄然說：「救贖去陳死人吧！爲何是如此荒荒底長夜？月亮豈不是使我們昏然沈醉？」

你們高等人，解救墳墓吧，喚醒陳死人！呵呀，蟲蟻如何還在發掘？近了，近了那時辰，——

——洪鐘之聲蔫然更共驚心動魄，木蟲心蟲也還在發掘。呵呀！呵呀！。世界。是。深。沈。的！

* * * * * *

六

美妙底絃彈！美妙底絃琴！我愛你的聲音，你的凄迷，醉心底聲音！——你的聲音來的多麽悠長，多麽遙遠，遠來自情愛的春澤！

你古老底洪鐘，你美妙底弦琴！每種痛苦深入你的心，父祖的痛苦，遠祖的痛苦，你的言詞成熟了。——

——成熟如黃金底秋天與下午，成熟如我隱者心理——現在你說：世界本身已經成熟，葡萄色已紫赭，

——今玆這將死了，因快樂而死。你們高等人，嗅到了麽？已潛密的有幽香流溢，

——一種「永久」之芳馨與氣息，一種古之歡樂的金光之酒氣，馥如玫瑰花色紺碧，

——是陶醉底午夜的「死之快樂」的芬馥，如訴如歌的：這世界是深沉，深沉。。。。過於白日之。所。思。議！

* * * * * *

* * * * * *

七

讓我去吧！讓我去吧！我於你太純潔了。請不要觸我！我的世界方剛不是完成了嗎？

於你的手，我的皮膚太潔淨了。讓我去吧，你這愚闇陰沉底白日！午夜不是比較明朗麼？

最純潔者應該是地球之主人，最不著名者，最強有力者，午夜的靈魂，較任何白天更明朗更深沉的。

呵喲，白天，你摸索我麼？你摸索我的幸福麼？我於你爲富足，爲寂寞，爲寶藏，爲金室麼？

呵喲，世界，你要我。麼？我於你爲世間底麼？爲精神底麼？爲神聖底麼？但白日與世界，你們皆太粗糙，——

——如有嫻熟底手，請把捉更深沉底幸福，把捉更深沉底不幸，抓住任何一個天神，不必抓住我：

——我的不幸，我的幸福皆是深沉的，你奇巧底白天，但我還不是天神，不是天神的地獄：牠。們。的。痛。苦。是。深。沉。的。

* * * * * *

八

天神的痛苦更深沉，你這奇幻底世界！請抓住天神的痛苦，但不必抓住我！我是什麼！一張巧妙陶然底絃琴，——

——一張午夜的絃琴，一口洪鐘，無人能理解的，但必在聾者之前發聲，你們高等人！因爲你們不了解我！

去矣！去矣！呵青春！呵正午！呵午後！於茲來了黃昏與暮夜，與午夜，——犬吠，風：

——風不是一隻狗麼？牠低嗥，牠狂吠，牠咆哮。呵呀！呵呀！她如此太息，如此大笑，如此鳴咽，如此叱咤，這午夜！

她如此清醒的說話，這陶醉底女詩人！她過沉迷於其陶醉麼？她過清醒麼？她回味麼？

——她回味她的痛苦，在夢裏，這年老深情底午夜，也更回味她的快樂。因爲快樂，即算是痛苦深沉：快。樂。比。心。憂。更。其。深。穆。

* * * * * *

九

你葡萄藤！你為何崇拜我？我割了你！我狠惡，你流出液汁——：你對於我之沉酣底殘忍稱讚什麼？

你說：「凡一切完滿的，成熟的——要死掉！」幸福呀，可賀呀，刈酒樹的鎌刀！然而一切不成熟者得生存：可苦了！

痛苦說：「過去吧！去吧！去痛苦！」但一切在痛苦的，欲生存，以至於成熟，歡喜長懷，

——長懷遠者，高者，光明者。凡一切在痛苦者皆說：「我要有承繼者，我要有小孩，我不要自己。」——

然而快樂不要承繼者，不要小孩，——快樂只要自己，要永久，要循環，要萬物永遠如此。

痛苦說：「破裂吧，流血吧，心！游走吧，腿！高飛吧，翼！前去吧，上去吧，痛苦！」好吧！起來！我老了的心呵：痛苦說「過去！」的。

* * * * * *

十

你們高等人呵，以為怎樣呢？我是預言者麼？幻夢者麼？沉醉者麼？解夢者麼？午夜的鐘麼？

或是一滴露珠？一派「永久」之香煙和氣息？你們不聽到麼？你們不嗅到麼？我的世界方剛不是完成了麼，午夜也是午晝的，

——

痛苦也是一種快樂，呪詛也是一種祝福，黑夜也是一種日光，——去吧，或則你們學到智者也是一個傻子。

你們曾向一種快樂說「是」麼？呵喲，我友也不妨向一切痛苦說「是」吧。萬事萬物皆相聯，相引，相糾纏，——

——你們曾要「一次」再來，會說：「我喜歡你，快樂！疾急頃刻！」於是你們願一切重復！

——一切從新再生，一切永久，一切相聯。相引，相糾纏，呵喲，於是你們便愛。好。世界，——

——你們永久者，常時而且永久愛世界：而且也向痛苦說：去吧，但回來！因為一切快樂須要——永久！

* * * * * *

十一

一切快樂須有萬事萬物之永久，須要蜜，須要糟粕，須要沉醉底午夜，須要墳墓，須要墳墓的眼淚之安慰，要鍍金的晚霞——

——快樂有什麼不須要呢？牠比一切痛苦更焦渴，心急，飢餓，恐怖，神祕，牠要自己，牠嚙入自己，圓環的意志在其本體中周轉，

——牠要愛，牠要憎，牠是過於豐富，牠贈予，拋棄，乞有人取之，感謝取之者，願望被憎恨的，——

——快樂如此豐饒，以致渴欲痛苦，地獄，憎恨，羞辱，蹇足，或世界，——因為這世界，呵喲你們識得的！

你們高等人，牠向你們懷想，這快樂，無拘束的，幸福的，——懷想你們的痛苦，你們失敗者！一切永遠底快樂皆懷想失敗者的！

因為一切快樂皆須要自己，因此牠也要心愛！呵幸福，呵痛苦！呵喲破裂，心！你們高等人，學這個吧，快樂要永久，

——快樂須要一切事物之永久，要深沉底，深沉底永久！

* * * * * *

十二

你們現在學到了我的歌曲麼？猜出歌辭的寄意麼？好吧！起來！你輩靜人，請唱我的迴環曲！

請你們自己為我唱這歌，其名為「再來一次」，其義為「至一切永久！」——唱吧，你們高等人，——蘇魯支的迴環曲！

人呵！留心！
沉深底午夜說的什麼？
「我睡了，我睡了——，
「從深深底夢裏亦又驚醒：
「世界如此深沉，
「過於白晝之所思議，
「牠的痛苦深沉——，
「快樂——比心愛更其深穆：
「痛苦說過去！
「但一切快樂願望永久——，
「——願望深沉底悠長底永久！」

* * * * * *

象徵

早上，過了這夜後，——蘇魯支從他的臥榻上跳起，束了腰帶；走出了他的崖穴，鮮健而且燦然，如旭日，出於黑暗的千山底。

「你這偉大底星球，」他說，像他有次這麼說過：「你這深沉底幸福之眼睛，倘若你未曾有你所照耀的東西你的幸福還算什麼！

當其尚在室中而你已經醒來，走來了，贈予了，分佈了：你的高傲底羞恥當如何竊怒！

好吧！他們還睡了，這班高等人，而我已經醒了：這皆不是我正當底伴侶！我在這山間不是等待他們的。我將向我的工作，向我的日子：但他們不懂到我的清晨之象徵，我的步履聲——不足將其驚醒。

他們還在我的崖穴裏睡着呢，他們的夢還沉醉於我濃醇的歌曲。但那耳朵，聽我的，——傾聽的耳識不存於其肢體。」

——當旭日上昇之時，蘇魯支向內心如是說：他疑惑地向高處瞻望，因爲他聽到了他的鷹鷲尖銳底鳴聲。「好呀！」他向高空大呼：「這麼和我相稱，合我的意。我的禽畜醒了，因爲我醒了。

我的飛鷹醒了，和我一樣尊敬日光。用鷹爪攫住新底光線。你們皆是我正當底禽畜；我愛你們。

但於我還缺乏正當底人！」——

蘇魯支如是說；忽然他彷彿自己爲無數底飛禽所環繞，摩拍，——飛禽的嚶鳴如此繁喧，頭腦邊的擁擠非常迫切，於是他閉住了眼睛。而且誠然，這如一陣濃雲籠罩了他，好像向新仇敵射去的蔽空之羽箭。但看呵，這是一陣愛樂之雲，蓋於新朋友頭上的。

「我怎樣了。」蘇魯支驚奇底內心自度，緩緩坐於他的洞口一大石上。但當其用手上上下下四周摸撫，驅開溫柔底鳥羣，看哪，更生希奇底事了：他不知不覺撫到一手濃密溫暖底鬈毛；同時聽到一聲長吼，——一聲柔和底悠長底獅子吼。

「象。徵。到。了，」蘇魯支說，頓時改變了心情。而實際，當其睜開眼睛，看到脚邊是蹲伏一頭龐大底黃毛獅子，用頭倚着他的膝，因愛戀不欲離開，如同一隻重逢舊主的狗。而鴿子，以其愛戀也不下於獅子的熱情；每當一隻鴿子掠過獅子的鼻端，獅子搖搖頭，驚奇，笑。

對這一切蘇魯支只說了一句話：「我。的。孩。子。近。了，我。的。小。孩。」——，於是他完全沈默。他的心却已消溶，從他的眼中滴下淚珠，點點落在手上。牠不更注意什麼了，凝坐不動，更不驅拂他身畔的翔禽。鴿子來往飛翻，或止於他的肩上，撫摩他的白髮，不自疲厭於其歡樂與溫柔。那強大獅子却舐去他的眼淚，落到手上的，呆然長吼，嗚嗚。這班禽畜所作的，如是。——

這一切經過了一長時間，或者一短時間：因爲，正當的說，於這些事地球上沒。有。時間的——。其間一班高等人在蘇魯支的崖穴裏醒來了，排成了長隊，要出迎蘇魯支，向其道晨安：因爲他們醒後，發現他不在他們中間了。當其走到門邊，足音及於門外，那獅

子驟然跳起，離開了蘇魯支，狂吼一聲，直向洞門撲去；而高等人們，聽到了獅子吼，發一聲喊，若出自一口，逃退了，頃刻間無影無蹤。

這時蘇魯支自己耳朵微微震聾，有些憬惑，起於座，四周望了一望，兀兀然立，叩着自心，自省而且孤寂了。終於遲遲說：「我方纔聽到了什麼呢？方纔在我發生了什麼事？」

而立刻他又記起了，一眼便恍然於昨日與今日之經過。「這裏便是那石頭」他說，捋着長鬚，「我昨日早上坐過的，在這裏那預言者走向我，這裏我最初聽到方纔這樣的呼喊，大聲痛苦的呼號。

呵喲，你們高等人，是因你們的痛苦，那老預言者昨日早上向我預言的，——

——他要引誘我，試探我，趨於你們的痛苦：呵喲，蘇魯支，他向我說，我來正引誘你犯你最後底罪惡。

趨向我的最後底罪惡麼？」蘇魯支大聲說，而且怒笑自己這話：「還有什麼留爲老最後的罪惡者呢？」

——蘇魯支更一度沈思，重復坐在那大石上，習搜其想。突然他跳起了，——

「同情！同情呀向高等人的同情！」他高叫，面容閃閃化爲紫銅色。「好吧！這——自有其時！

我的苦辛與我的同情——有什麼關係！我盡力尋求幸福麼？我盡力尋求我的工作！

好吧！獅子來了，我的孩子近了，蘇魯支成熟了，我的時辰到了：——

這是我的早晨，我的日子開始了：上升吧，上升吧，你偉大底正午！」——

蘇魯支如是說，離開了他的崖穴，鮮健而且燦然，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

（完）

蒙田散文選（六）

〔法〕蒙田 作
梁宗岱 譯

當我看見我家裏一個畫家工作的方法，我便立心要模倣他。他挑選每面牆底中心點和最美麗的地方，在那上面安置一幅精心結撰的畫；又在它四週底空白處填滿了許多怪誕的，就是說，幻想的畫，它們唯一的美點就是變幻和離奇。其實這些論文又是什麼呢，如其不是一些離奇怪誕的軀體，無定形，無秩序，無聯貫和分寸，除了偶然的？

像一個女人，夢一般的美，
却有着一條討厭的魚尾。（賀拉司）

在第二點上我誠然可以和我底畫家並駕齊驅，但在那較好的另一點，我却相形見拙了：因爲我有限的才能不允許我企圖一幅豐富，完成，適合藝術條件的畫。我很想借用一幅愛天·特·拉·波乙斯（Etienne de la Boitie）底，它將使這作品其餘的部分都光榮起來。那是一篇他題爲自願的奴役（La Servitude Volontaire）的論文；但有些人不知道這層，後來曾經很確切地把它改稱爲反獨夫論（Le Contre Un）。他當試作去寫它在他很年青的時候，以頌揚自由而反對暴君。這篇文章久已傳誦於高明的人們中間，獲得很大的應得的讚許，因爲文筆極優雅，并且豐盈到極端。可是，說這已經盡他所長却差得很遠。如果在他比較成熟的年齡，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他肯接受我底獻議，把他底思想寫下來，我們就會見到許多幾乎可以和古代底傑作媲美的稀得的作品：因爲特別是天賦，我不認識有可以和他相比的人。但是他什麼都沒有留下來，除了這篇論文（而且連這也是偶然保存的，我也不相信他曾看見過它自從它離開他底手之後）和幾篇關於那因了我們底內戰而出名的正月底論令●的備忘錄，它們也許還在別處找着它們底地位，這些就是我在他底遺物中所能保留的（我，他在死底爪牙下曾經帶着這麼摯愛的委託，由遺囑把他底藏書和遺稿遺贈給我的）除了我已經印行的他那一小本作品。我特別感激這篇文章，因爲它是我們最初認識的

● 指一五七一年底諭旨批准新教徒（Huguenots）可以公開實行他們底信仰的。

媒介。在我未看見他許久以前，已經有人把它拿給我看，使我認識他底名字，就這樣鋪好那到友誼之路，——這友誼，上帝允許多麼久，我們便撫愛多麼久，是這麼囍華和完全，我們在書上一定很少遇見過，而在今日的人們中簡直連痕迹也看不見。這需要那麼多的機緣把它樹立起來，如果幸運在三百年成就一次已經算很多了。

大自然誘導我們去做的，似乎再沒有什麼更甚於社會的了。亞里士多德曾說那些好的法官把友誼比正義看得更重。現在，它底完美底最高點就是這個。因爲，概括地說，那一切由娛樂或利益，由公共或私人的需要所結合和滋養的，他們愈把其他原因，目的，和効果混在友誼之內，愈是沒有那麼美麗和高貴，也愈不是友誼。

就是古代所認識的這四種天然：社交，慈善，和性交，無論是分開或合在一起，都够不上理想的友誼。

兒童對父親的其實只是尊敬。友誼以傳達爲養料，而傳達却不能存在他們之間，爲了太大的差異，而且也許會和天然的義務衝突。因爲不獨父親不能把所有秘密的思想告訴給兒子聽，以免產生不適當的親嫟；并且兒子也不能對父親加以責備和規勸，二者都是友誼底最重要的職務。曾經有許多國度，那裏的風俗是子殺父，還有別的，父殺子，爲的是避免互相妨礙；而且由自然底法律，一個倚靠另一個底毀滅而生存。我們知道有些哲學家蔑視他們天然的關係：試看亞里士狄普士(Aristippus)被人苦勸他應該愛他底兒童，理由是他們從他那裏出來，開始吐痰，說這也是從他那裏出來，而且我們也養育虱子和蟲。而這另一個，蒲魯達爾克想勸他和他兄弟和解，說道：「我并不因爲他從同一個窟窿出來而把他看得更重。」

兄弟這名義誠然是一個美麗和充滿了摯愛的名義，并且就是爲了這緣故我們結拜爲兄弟。但是財產底混合和分離，以及一個人底富有便是另一個底貧乏，這些對於軟化和鎔解兄弟間的釬藥都有極大的効力。弟兄們既要把他們底事業用同一的率在同一的途徑上推進，便不得不常常互相傾軋和衝撞。而且，那產生眞正完美的友誼的契合和關係，它們爲什麼會在那天生的兄弟間呢？父和子底性格可以完全不同，兄弟亦然。是我兒子，是我父親，然而是一個乖戾，兇惡，或愚蠢的人。不僅這樣，這些友誼越是由法律和義務加給我們，我們底自動的選擇和自由也越少。而我們底自動的自由所產生的東西再沒有比摯愛和友誼更是它自己的。這并非因爲我在這方面不曾應有盡有地經驗過一切，既然我有一個最好的父親，并且最寬容，甚至在他極端的暮年的時候；又出自一個從父到子在兄弟底和好這方面都是有名和可以樹爲模範的家庭：

還近皆知
我以父親底愛
來待遇我底兄弟。（賀拉司）

至於用它來和我們對女人的情相比，雖然這後者出自我們底選擇，我們實在不能這樣做，幷且也不能把它歸入這一類。它底火焰，我承認，

對於那把苦甜的歡欣
混在我們痛苦裏的女神，
我幷不是一個陌生人，（賀拉司）

比較更活躍，更凶猛，更熱烈。但那只是一個匆促和浮躁的火，飄忽和變幻，熱病底火，容易過度和復發，而且只抓住我們底一隅的。在友誼裏却是一片普遍的溫熱，平勻而且有節度，一片安靜有恒的溫熱，全是溫柔和平滑，沒有銳利的刺螫。更甚的，在愛情裏，那只是一個狂妄的慾望追隨着那逃避我們的東西：

像獵人追逐那狂奔的野兎，
不論寒和暑，也不論山和谷；
一到手便看得如同敝屣，
因爲只有奔逃才引起追逐。（亞里阿士屠 Ariosto）

一進到友誼底條件，就是說，意志底合同裏，它便鬆弛和消滅了。享受把它毀壞，因爲它有着一個肉感底目的，受制於饜足，反之友誼依照它被想念的程度被享受：享受適足以產生，滋養，和增長它因爲它是精神的，靈魂由實習而愈優美。在這完美的友誼期間，那些易逝的情感曾一度在我裏面找着一個位置，更不用說他，——在他底詩裏他已經很清楚地自白了。這樣，我藏着這兩種熱情：二者都互相領會，但要比較，却永不！前者很堅定地在一個驕矜高傲的飛翔裏升起來，帶着輕蔑去眺望這後者走它底路，在

很遠很遠的下面。

至於結婚，它不獨是一種只有入口是自由的貿易（既然它底延續是强迫的，倚靠我們意志以外的東西，）并且往往是一種含有別的動機的貿易，其間插入無數的糾紛需要解除，足以截斷一個活生生的感情底線索，擾亂它底進程；而友誼卻除了它自己沒有別的經營或貿易。不僅這樣，老實說，普通女人都不能感應這些會晤和密契二者都是這神聖的維繫底乳娘；她們底靈魂也不够堅定來忍受一個這麼持久和堅實的結底束縛。眞的，如果不是這樣，如果這樣一個自由和自動的親昵能够成立，在那裏不獨靈魂可以有完全的享受，就是肉體也分享這結合，在那裏整個人都參加進去，那麼友誼一定會更豐盈更完美。但是女性一直到現在還不能達到這點，而且根據古代各派學說共同的意見，完全被關在門外。

還有另一種希臘的自由爲我們底風俗所憎惡，是很對的。因爲根據他們底習慣，情人之間既然需要一個這麼不同的年齡和職務，便不見得比其他一種愛更能充分適應我們這裏所要求的完全的合體與和諧：「因爲，這友誼底愛情究竟是什麼？爲什麼我們不愛一個難看的少年或一個漂亮的老人？」（西塞羅。）因爲我相信就是學院所描寫的也不能否認我，當我關於它這樣說：這由維娜思底兒子啟發給情人底心的最初的狂熱，當他看見一個正開着嬌柔的花的少年時，（對於這朵花他們允許一切由一種無節制的火焰產生出來的無禮和熱烈的舉動的，）只是建立在一個外在的美，肉體的生殖底幻影上。因爲它斷不能建立在精神上，既然精神底表徵還未顯露出來，而正在初生，在萌芽的年齡之前。如果這狂熱抓住一顆卑鄙的心，它底手段便是金錢，餽贈，榮升底恩寵以及其他類似的爲人們所貶責的商品。如果它降在一顆比較高貴的心上，賄賂的手段也比較高貴：哲學底教授；崇敬宗教，服從法律和爲國捐軀的訓條；勇敢，智慧和正義底榜樣；情人底肉體美既已凋謝，要研究學問以使自己由靈魂底嫵媚與美麗而得受歡迎㊀，希望由這精神上的作伴可以建立一個更堅固更持久的合同。

當這追求在適當的時期達到它底効果的時候（因爲他們雖然不要求情人把空閒和謹慎帶給他底追求，對於被愛者卻要求得很嚴格；既然他所要判斷的是內在的美，難於認識又因爲隱微的緣故，難於發見的，）在被愛者裏面便產生一種由精神

㊀ 這裏所討論的是希臘盛行的同性愛；參看柏拉圖饗宴一書。

美底媒介去獲得一種精神的概念的願望。在這裏，精神美是主要的；肉體美是偶然和次要的：在情人方面卻正相反。爲了這原故，他們偏愛那被愛者幷且證實了就是神也偏愛他他們很嚴重地責備埃士琪勒士（Aeschylus），爲的是關於亞奇勒士和巴多克勒士（Achilles et Patroclus）兩人底愛他把情人底部分加於那時候正在最初而且無鬚的韶華，又是希臘最美的男子的亞奇勒士。

這普通的交情既成立之後，如果那主要和比較有價值的夥伴施行他底職務和占優勢，他們說可以產生許多有裨於個人和公共幸福的果；說這造成了那接受這風俗的國家底力量和自由正義底重要藩籬：試看哈爾謨狄烏士（Harmodius）和亞里士多基頓（Aristogiton）兩人底有益的愛。所以他們稱它爲神聖，而且，在他們看來，只有暴君底專橫和人民底怯懦才仇視它。總之，一切可以贊助學院的話頭就是：這是一種以友誼爲歸宿的愛。這定義和苦行學派底定義頗相同：「愛是一種要獲得那由美麗吸引我們的人底友誼的企圖。」（西塞羅。）

我回到我底關於一種比較平坦端正的友誼的敘述。「只有年齡和性格相當和相成的才配稱友誼」（西塞羅。）大抵我們普通稱爲朋友和友誼的，只是由或種機會或利便結合的認識和親嫟，我們底靈魂藉以聚攏在一起。在我所說的友誼裏，我們底靈魂融混得那麼完全，簡直無縫口可尋。如果我被逼去說爲什麼我愛他，我覺得我只能這樣回答去表白我自己：「因爲這是他，因爲這是我。」

超過我底理性，超過我所特別能說的，有一種我不知什麼的不可解釋的命定的力量做這結合底媒介。我們在未見面之前便互相尋找，由一些我們互相聽見的報告（這些報告影響我們底感情實在多於普通報告在情理上所能做到的，我想大概是由上天底意旨罷，）我們已經由我們底名字互相擁抱了。而在我們第一次的會面，那是偶然在一個盛宴和城市的聚會裏，我們感到那麼傾，那麼相知，那麼投合，以致從那刻起，再沒有什麼比他和我更接近的。他寫了一首極優越的拉丁詩，已經發表的，在那裏面他辯解我們相知之匆促，這麼快便達到完美，開始得那麼晚，持久的機會又那麼少（因爲我們倆都已經成年，他比我還長幾歲）我們底友誼再不能蹉跎時光，去遵照普通柔懦的友誼底模型，那是需要許多開端的長談底審愼的。這友誼本身以外沒有別的典型，而且只能和自身比較。這幷不是一個，或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或一千個特殊的考慮：而是這一切混合底純精抓住

了我底意志，引導它去沒入和喪失在他底意志裏；抓住了他底意志，引導它去沒入和喪失在我底意志裏，帶着同樣的饑餓和競爭。我眞可以說喪失，因爲我們不保留絲毫屬於我們，或屬於他或我的。

當拉里烏士（Lalius）當着許多羅馬執政官（這些執政官在搩伯里烏士格拉古士 Tiberius Grachus 被處死刑之後，迫害所有曾經和他有秘密諒解的人）問及卡衣烏士白邏西烏士（Caius Blossius）他會替他幹什麽他答道：「一切。」「怎麽一切？」拉里烏士接着說；「如果他要你放火燒我們底廟宇呢？」「他斷不會要我做這個。」「但假如他這樣做呢？」「我就會服從他，」白邏烏士答道。如果他像歷史家所說的是格拉古士一個那麽完全的朋友，他用不着由這大胆的極端的自白去冒犯那些執政官們，并且不應該放棄他對於格拉古士底意旨的把握。但是那些控告他底答覆含有煽動性的，他們并不了解這神秘，也不預料到（這并且是事實）他無論在力量上和認識上都帶有格拉古士底遺囑。他們最先是朋友，其次是國民，他們互相是朋友實在多於是他們國家底朋友或敵人，或多於是野心或謀反底朋友。既然完全互相委託，他們便絕對互相操縱他們底意向底轡；試設想這隊爲道德所指導及爲理性所牽引（沒有這二者要把它裝配起來是不可能的，）白邏西烏士底回答便洽如其分。如果他們底行爲脫掉把柄，他們既不是，依照我底標準，相互的朋友，也不是他們自己的朋友。

除此以外，這答覆并不比我下面的答覆響得更眞切，如果有人問我：「如果你底意志要你殺你女兒，你會殺她嗎？」我答應這樣做。因爲這絲毫不能證明我答應這樣做，爲的是我對於我底意志沒有絲毫懷疑，對於我朋友底意志也正是一樣。全世界底辯論都不能推翻我對於我朋友底意向和判斷力的確實的把握他沒有一個行爲傳到我這裏，無論載的是什麽面目，我不立刻發見它底動機的。我們底靈魂這麽一致地同行，它們帶着這麽熱烈的摯愛相視，又帶着同樣的摯愛互相看進心坎底深處，以致我不獨像我底心一樣認識他底心，并且信賴他比信賴我自己必定更願意。

我不許人家把其他普通的友誼和我們底友誼相提並論：我和別人一樣認識它們，并且是它們種類中最完美的，但不勸任何人用同樣的尺來量度：他會大錯特錯。在普通的友誼裏，我們得要手執着馬轡小心翼翼地前進；那結扣并不打得那麽穩以致我們用不着防備。「愛他，」西隆（Chilen）說，「像你終有一天會恨他；恨他，像你終有一天會愛他一樣。」這訓條，用在這至尊無二的友誼是這麽可憎，用在那尋常的友誼却非常有益。對於這後者我們必須引用亞里士多德常掛在嘴邊的這句話「啊我底

朋友們，世上并沒有朋友。」

在這高貴的貿易裏周旋和恩惠，其他友誼底養料，簡直沒有一提的價值，甚於我們意志底完全的混合。因爲，正如我對我自己的友誼并不因爲我在需要時所給我的救助而增加，（無論苦行學派底哲人怎樣說）也不因爲我對自己的服役而感激自己；同樣，這樣的朋友底結合既然眞是融洽無間，他們簡直失掉這些義務底感覺，厭惡和驅逐這些分歧和區別的字眼：恩惠，義務，感激，祈求，感謝等等。既然實際上一切對於他們都是共同的，意志，思想，意見，財產，妻子，尊榮和生命，而且他們底契合又只是一個靈魂在兩個身軀上，依照亞里士多德底洽當的定義，他們便不能互相借取什麼。這就是爲什麼那些立法者，爲要用這神聖的結合一些幻想的貌似來褒獎婚姻，禁止夫婦間互相餽贈；想藉此暗示一切都同屬於他們倆，他們沒有什麼可以分開或各自享受的東西。

如果在我所說的友誼裏，其中一個能夠對另一個有所贈與，那令他底朋友感激的，就會是那接受贈品的人。因爲，既然兩個都首先研究怎樣去使他底朋友獲益，那供給緣由和機會的才是慷慨的施主：他賜給他朋友那實現他底最大的願望的滿足。當哲學家狄珂傑納士（Diogenes）有急需的時候，他說他問他底朋友要回來，而不是問他們要。我將敘述古代一個奇怪的榜樣，來證明這怎樣實行。

哥林多（Corinth）的歐達密達斯（Eudamidas）有兩個朋友：一個是夏理鮮奴士（Chanixenus）西史安尼人（Sicyonien）；一個是亞勒特烏士（Aretheus）哥林多人。因爲他很窮，而他兩個朋友富有，當他在病榻的時候，他把遺囑這樣寫法：「我給亞勒特烏士的遺產，是他要扶養我母親，撫慰她底暮年；給夏理鮮奴士是他要把我女兒出嫁，并且照他底力量供給她一份豐富的嫁奩；若其中一個死去，我任命那剩下的一個替代他。」那些最先看見這遺囑的人覺得好笑；但當他底承繼人得到通告之後，他們異常滿足地接受。其中一個，夏理鮮奴士，在五日後死去，亞勒特烏士得到替代他自由的時候，他極細心扶養那母親，又在他所有的五個「達蘭」（Talent）❶ 的財產中，他用兩個半「達蘭」作他獨女底嫁奩，兩個半賜給歐達密達士底女兒；并且兩個底婚禮

❶ 希臘貨幣名，有金銀二種：銀的約值五千六百金佛郎，金的約值五萬六千金佛郎。

同日舉行。

這樣可以說極完備，除了這點：就是朋友底數目。因為我所說的完美的友誼是不可分的：每個把自己那麼完全獻給他底朋友，以致他再沒有什麼分給另一個人；反之，他抱怨他不是兩重，三重或四重的，不能有幾個靈魂和幾個意志來完全獻給他底朋友。

普通的友誼，我們可以把它分開：我們可以愛這個為他底美貌，愛另一個為他底風流，愛第三個為他底慷慨，愛第四個為他底弟兄一般的，第五個為他底父親一般的摯愛，以及其他種種；但是這占據了整個靈魂并且以絕對的權力統治着它的友誼卻無論如何不能有兩重。如果兩個同時要你救助，你將奔向那一個呢？如果他們要你所做的事性質正相反，你將怎樣處置呢？如果一個把一件事交託給你底緘默，而這事給另一個知道卻有用處，你將怎樣解決呢？

唯一無二的至高的友誼解除一切別的義務。我發誓不告訴別人的秘密，我可以毫不違反我底誓言去把它傳給一個并非別人的人：因為他就是我自己。把自己分為二已經是夠奇蹟的了，那些說可以把自己分為三的簡直不知道它底偉大。一切極端的東西都是沒有匹配的。那個想像我能夠同樣愛兩個人，而他們能夠像我愛他們一樣互相愛及愛我的人，把一件最唯一的和最一體的東西（而且這東西就是一件在這世上也極難找的，）變為無數的團體了。

這故事底結局和我所說的正符合，因為歐達密達士把「用他底朋友來救濟他底需要，」當作賜給他們的恩惠和仁慈。他讓他們做他底慷慨底承繼人，這慷慨就是把那為他謀利益的方法放在他們手裏。而且，無疑地，友誼底力量在他底行為上比在亞勒特烏士底行為上顯得更豐富。

總之，這些美妙的滋味沒有嘗過的人是斷不能想像得到的；所以我極推崇一個年青的兵士回答西路士(Cyrus)的話。西路士問他要多少代價才肯出讓一匹剛才使他獲得賽跑的頭獎的馬，他願不願拿他和一個王國相換。他答道「斷不，先生，但我很願意放棄它去獲得一個朋友，如果我找得到一個人值得這樣一個結交。」

他說得不錯：「如果我找得到；」因為找一個人適宜於泛泛之交是很容易的。但在這另一種的友誼裏，在那裏面我們袒露我們心底深處，沒有絲毫隱匿的，的確一切行為底彈簧都得要完全清楚和確實。

在那只有一個目標的結合裏，我們只須設法彌補那特別關係這目標的短處。我底醫生或律師信仰什麼宗教於我并沒多大關係。這考慮完全無涉於他們對我應做的職務。對於那在我和那些服侍我的一間所發生的家庭關係亦然。我并不特別要知道我底馬弁是否貞潔我只求他作事勤謹。我怕用一個好賭的驢夫比較一個傻的，或一個好咒罵的廚子比較一個愚昧的，實在沒有那種厲害。我并不要干預去告訴別人應該做什麼（這樣的人已經很多了，）我只說我自己所做的。

我做我所喜歡的，

你也這樣做罷。（鐵蘭士 Terence）

我要和餐棹上的親嫟配合的是娛樂而非智慧；在床上，美麗先於良善；在學術的談話裏，才能，即使缺乏眞誠；對於其他亦是一樣。

正如那個被人撞見騎在竹竿上和他兒童遊戲的人求那撞見的人等到他自己做父親時才發表意見，因為他相信那在他心裏產生的情感就會令他變成這樣行爲底公正的裁判；同樣，我希望對那些曾經體驗過我底話的人說。但是知道這樣一個友誼多麼不尋常，不，多麼難得，我并不期望找到一個適當的裁判。因爲甚至古代作家所留下來的關於這題目的論文和我自己的情感比較起來，我也覺得貧弱和無味。而在這一點上，現實簡直超過哲學底訓條：

對於理性清明的人，

什麼都比不上一個知心！（賀拉思）

古代的詩人米南德（Menander）說一個人只要能够碰見一個朋友底影子便堪稱幸福了。他說得眞對，尤其是他是根據經驗說的。因爲眞的，當我把我畢生其餘的日子，雖然由上帝底恩惠在安樂與逸豫中度過，而且，除了喪失了一個這麼親愛的朋友沒有什麼深切的憂痛充滿了心靈底寧靜。并且用不着找別的，我底天生的原始的優點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酬報；當我把這些日子和那天賜給我去享受這個人底溫甜的作伴和交情的四年比較起來，不過是煙，是黑暗無聊的長夜而已。自從我丟掉他那天，

這一天，上天要它永遠聖潔，

對於我却永遠是悲苦（維琪爾）

我底生命只無精打彩地拖延；就是它所供獻給我的快樂，不獨不能撫慰我，反而爲了他底喪失而加倍我底憂傷。我們從前無論什麼事都是合股員，我覺得我似乎在霸占他底分兒：

我不願再嘗什麼快樂
　直到他安然歸來和我分享。（——鐵蘭士）

我已經那麼習慣隨時隨地做他底第二個自我，以致我覺得自己只是半個人：

唉！既然天亡已把你帶走，
　你，我靈魂底一部分，
我爲什麼還在這裏滯留，
　帶着一顆死灰的心，
像一座破碎的神龕底殘片？
不，同一日看見我們共赴冥間！（——賀拉思）

無論在行爲或夢想中我都想念他，正如他會想念我一樣。因爲，正如他在一切別的才能和德性都遠超過我，對於友誼底義務也是一樣。

爲什麼爲我底悲慟害羞？
爲什麼我不敢盡情哀哭
一個這麼親的心腹朋友？（——賀拉思）

兄弟呵，喪失你於我是多麼苦！
你底死搗碎了我一切歡娛。
你底友誼所孕育的幸福

剎那間全和你一同消逝！
墳墓把我底靈魂和你一起帶去！

自從你去後，我早已
和一切藝術女神永遠告辭：
思想底快樂，研究底暇豫，
以及一切生命底樂趣
於我皆索然無味！

你底聲音難道已永遠消沉？
兄弟呵，我底生命！我底靈魂！
難道我將永遠不能見你？
呀！難道我只能在我心裏
像往日一般愛你？（卡都勒士）

但是讓我們試聽這十六歲的童子說話罷。

× × × × ×

因爲我發見這篇文章㊀後來已經給那些想擾亂和改變（却不考慮能否改善）我們政府底現狀的人印行，而且帶着惡意，把它混在他們自己的塗鴉裏面，我便取消那要把它插在這裏的意思。又爲要免除那些沒有機會認識他底眞正的意見和行

㊀ 指篇首所提及的自動的奴役一文。

爲的人對這作者有成見，我要告訴他們他寫這篇文章時年紀還很青，只當作一種練習，一個已經被別的作家寫到爛的題目。我并不懷疑他相信他所寫的，因爲他太誠懇了，就使在開玩笑的時候也不會說謊的。而且我還知道，如果他有權選擇，就寧可生在威尼市而不願生於涉爾臘克（Sarlac），并且有很好的理由。但他另有一個原則，至高無上地印在他靈魂上，那就是虔誠地服從和遵守他本國底法律。再沒有一個比他更好的國民，或更關心於他國家底治安，或更仇視他那時代底騷亂和革新的。他會寧可用他底才能把它們制止，斷不願供給一些增加混亂的機會。他底心靈是依照別的時代底模型鑄就的。

現在，我要用另一部作品，❶在同一時期產生而比較輕鬆快活的，來替代這嚴肅的作品。

論我們之間的不平等

蒲魯達爾克（Pluturgue）在某處曾說他以爲獸與獸之間沒有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那麼遠。他說的是靈魂底完美和內在的品質。其實我覺得我所想像的伊巴明那大（Epaminodas），和我所認識的某些人——我意思是指那些可以有常識的人——之間有着這樣的距離，以致我比蒲魯達爾克更進一步，說某人和某人之間比某人和某獸之間的距離還要遠；

神呵，一個人怎樣地比別一個人超越呀！

（鐵蘭士）

而且心靈上的階級比這裏和天空之間的丈數一樣多，一樣不可以數計。

但是關於人底估價眞是奇怪，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什麼不是以本身底品質爲標準的。我們讚美一匹馬因爲它底力量和迅速，

我們讚美那神速的駿馬，

❶ 指原書下一章所載的二十五首「商籟」。（Sonnets）

它常常毫不費力便獲勝，
從萬頭攢動的觀衆中
榨出一陣陣喝采的掌聲（郁文納爾）

而不是因爲它底裝；一條獵狗因爲它底敏捷，而不是因爲它底頸圈；一隻鷹隼因爲它底翅膀，而不是因爲它底足套和鈴。爲什麼我們不一樣地根據他本身底價值而看重一個人呢？他有一大隊扈從，一座美麗的宮殿，這麼大的勢力，這麼多的收入：一切都是環繞着他的而非在他裏面的。你并不買一隻在口袋裏的猫。如果你買一匹馬，你把它底裝具拿開，你要看它赤裸裸沒遮掩；或者，如果照從前王子買馬的辦法，它是被遮掩着的，那只是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部分，以免耗費你底欽羨在它底美麗的色澤和圓壯的臀部上，而全神專注在它底腿，眼和脚這些最有用的部分上，

這是王子們底習慣：
他們不買赤裸裸的馬，
爲的是怕受它底圓臀，
短頭和闊胸所欺騙，
忘記了它還有着
蹣跚的腿和柔軟的蹄。（賀拉思）

爲什麼估量一個人，你估量他完全包圍和蒙蔽起來呢？他只對我們顯露那些完全不屬於他的部分，把那些我們可藉以給他一個眞確的評價的部分藏起來。你所想知道的是劍底價值，而不是劍匣底：如果你把他脫光，也許你會覺得他一文不值。你得要由他本身評判他，而不是由他底衣飾。正如一個古人很詼諧地說：「你知道爲什麼你把他看得很高嗎？因爲你連他底木屐也算在內。」台座幷非雕像。試量度他不連帶他底高蹻：讓他撇開他底財富和尊榮，只穿着襯衣出來。他身體足以勝任他底職務，强健而且活潑嗎？他有着一個怎樣的靈魂？它是美麗，能幹而且很給當地具有它各部分的嗎？它是富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產業呢？命運和它有無關係呢？它是否睜大眼睛去等着一把赤裸的劍呢？它對於生命從何處出去，從口或從頸喉，關心不關心？它是否寧靜，

和平及快樂？這是我們所當考慮，并且藉以判斷那隔開我們的極端差異的。他是否

那隨時可以自主的哲士——
不怕貧困，鎖鍊和死亡？
能否不希冀外來的尊貴，
抑制自己的熱情與慾望？
完全，自我集中，毫無懼心
去會生命底轉變與順逆——
，豈止帶着堅定的靈魂
去抵抗命運最凶惡的打擊？（賀拉思）

一個這樣的人實在高出王國和公國五百倍：他自己就是一個帝國了。

真正的哲士
是自己幸福的主人。（普魯特士 Plautus）

他還企求什麼呢？

你可不看見
就是大自然又遑遑何所求？
如其不是一個無苦難的身
和一顆超脫了煩憂的靈魂？
（魯克烈斯）

試把他比我們一般人類，愚蠢，墮落，奴性，無恒，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熱情底風浪中浮沉和飄蕩，并且完全倚靠着別人：其間的距離真是比天和地還要遠；但是我們受習慣蒙蔽得那麼厲害，以致我們毫不感覺到；而一看見一個農夫和一個國王，一個貴族和

一個奴隸，一個行政官和一個平常人，一個富翁和一個窮人，一種極端的差異便立刻顯現於我們眼簾，雖然他們底不同，照一種說法只是在椅子上而已。

在達拉士（Thrace），國王和百姓底區別的方法極奇特可笑。他自己另有一個宗教，一個不許他百姓崇拜的神：就是神使（Mercure）；他指定戰神（Mars），酒神（Bacchus），和月神（Diane）爲他們底。

其實這些都不過是臺上的衣冠而已，幷沒有絲毫實際的分別。因爲像那些演喜劇的人一樣，你看見他們在舞台上扮成公爵或皇帝底樣子；但是，霎時後你又看見他們變成可憐的奴僕和脚夫了。

同樣，那皇帝，他底輝煌在公共的地方使你頭暈目眩的，

璀燦的黃金上
鑲着纍纍的碧玉，
他長年穿着
那被淫蕩的汗漬透的
海青色的袍（魯克烈斯）

試在帷幕後看他，不過是一個平常人而已，而且，說不定比他最微末的百姓還要卑鄙呢。「哲士底幸福在自己裏面；另一個底幸福却只在表面上。」（洗尼卡。）

懦弱，游移，野心，怨恨和妒忌擾亂他底心正和別人一樣：

國庫底寶藏
不能鎮壓心靈底操勞；
公使底節鉞
也不能驅逐

那在華邸下飛翔的煩惱；（賀拉思）

恐怖與憂慮在我伍中抓住他們底喉；

恐怖與憂慮，和人類並存，
旣不怕閃亮的武器與戈矛，
也一樣光臨王公們底心：
它們并不尊重黃金底顯耀。（魯克烈斯）

發燒，頭痛和瘋濕難道對他們比對我們寬容麽？當老年墜在他肩膀上。他侍衛的弓箭手能够幫他卸除下來嗎？當他被死底恐怖弄麻木的時候，他底侍臣底作伴可以鎭定麽？當他在妒忌和任性的心情裏的時候，我們底覲禮能够使他和平麽？這膨脹着金銀和珠寶的床帷沒有絲毫能力去解除一場絞腸痧底尖銳的痛苦：

并不因爲你穿着大紫袍
或在錦繡的毯子上打滾
發燒會離開你得更早
比起你若在破床上呻吟。（魯克烈斯）

那偉大的亞力山大底諂媚者令他相信他是宙士底兒子；一天，他受傷了，眼望着血從傷口汨汨地流出來，他說，「好，你現在怎麽說呢？這可不是鮮紅的純粹的人血麽？并不是荷馬告訴我們的，那從神底傷口流出來的濃厚的血呀。」詩人赫爾摩多路士(Hermodorus)寫了一首詩賀安提公奴士(Antigonus)，稱他爲太陽底兒子：但他抗議說：「那倒馬桶的知道得很清楚完全沒有這麽一回事。」

無論怎樣說，他只是一個人；如果他出身卑賤，全宇宙底帝國也不能補救他。

讓少女飛去歡迎他底微笑，
讓玫瑰花在他底脚下開！（柏爾西烏士）

這又有什麼呢，如果他底靈魂粗鄙和愚蠢？沒有精力和頭腦，就是快樂和幸福也感不到的。

一切事物底價值
皆得自它們主人底心靈：
對於善用的，它們是祝福，
不善用它們便變成呪詛。（鐵蘭士）

命運底一切祝福也得有準確的感覺才能够玩味。使我們快樂的，是享受它們，而不是把它們占有：

無論屋宇田地，銅山和金堆
也不能驅逐主人底憂慮，
或熄滅發燒的頭底火焰。
健全的心靈和健全的身軀
是享受財產的唯一條件。
對於那常懷懼心的懦夫
或一個人貪得無厭，一切
財富都等於彩畫底顏色
對一個爛眼的人，或藥水
對於一隻患瘋濕的腿。（賀拉思）

他是傻子，他底舌頭愚拙和蠢鈍；他不能享受他底財產正不亞於一個傷風的人不能欣賞希臘酒底醇芳，或一匹馬不能欣賞那裝飾他的富麗的馬具；正如依照柏拉圖，健康，美麗，力量，富裕以及一切我們稱爲好的東西，對於惡人是惡，不減於對於善人是善一樣；惡的事物亦反是。

而且，當身心都在惡劣的境況裏的時候，這些外在的舒服有什麼用處呢既然一顆針最輕的刺戮或靈魂最微弱的痛楚便

足以剝奪我們做全世界底至尊的快樂？只要瘋濕症底痙攣一起，無論他大人或陛下都是枉然，

全披着金，全披着銀（梯布勒）

他可不喪盡他底宮殿和尊嚴底記憶嗎？如果他發脾氣，他底王位可以使他不臉紅臉靑，咬牙切齒嗎？現在，如果他是一個天資聰穎和敏捷的人，即貴爲至尊也不能更增加他多少快樂：

只要你底脾胃强壯，

兩腿敏捷，胸膛寬敞，

國王底富貴便不能更增加

你底幸福與安康。（賀拉思）

他就要知道這一切都不過是陷阱和幻象。豈止，他或許就會和薛勒埃士（Seleucus）同意：「如果一個人知道王笏有多麽重，他就不會去低頭把它拾起來，當他看見它躺在地上。」他是想起那降在一個賢主身上的重大的責任。

眞的，治理別人并不是小事，既然自治已經夠艱難了。至於施發號令，雖然看來是這麽平易，只要想起人類判斷力底愚懦和選擇可疑的新事物之困難，我深信追隨比引導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而且只要守着成軌和單爲自己負責對於心靈是極安閒的：

靜靜地服從，豈不勝似

包攬大權，和擁有天下？（魯克烈斯）

再加上史路這句話：「沒有人是適宜於統治的，如果他不賢於他所統治的人。」

但希而路（Hiero）王，在洗諾風（Xenophon）底書裏，更進一步說，對於快樂的享受，國王比私人還不及，因爲予取予攜的容易，把我們在那裏面所找着的苦甜的針拿走了。

太熱烈太幸福的愛終會使我厭倦，

正如可口的食品損害我們底脾胃。

你以爲唱歌隊裏的兒童在音樂裏找着很大的樂趣嗎？其實堅足已使他們覺得煩膩了。宴會，跳舞，化裝舞，和競技只對於那罕見和想見它們的人有趣罷了；對於那把這當作家常便飯的便變爲陳腐討厭了。婦女們也不能使那任意享受她們的人生快感。誰不給自已有口渴的空閒的，不知道飲水的快樂。我們覺得賣藝人底把戲可樂，但對於他們却是苦工。這情形，我們可以從王公大人底消遣看出來，對於他們能够有時扮演和屈就平民底卑賤生活就是最大的盛宴：

（阿微特）

王公們喜歡變換：
清淨的棹，簡單的饌，
沒紫袍也沒繡墊，
陳設在貧民底茅舍間，
常常展開他們底愁顏。（賀拉思）

再沒有比豐富更累贅更討厭的。眼望着三百個女人任你爲所欲爲，像土耳其王一樣，什麼慾望不生厭呢？他那沒有七千隻鷹相隨不去打獵的祖先究竟保留着怎樣的佃獵底興味和面目呢？

不僅這樣，我相信這光彩的堂皇帶了不少的不便給那比較溫柔的享受：大人們太顯赫太爲衆目所視了。不知爲什麼，我們期望他掩飾他們底錯誤實在比期望別人多些。因爲，那些在我們身上只是放蕩的，在他們身上百姓便看作專制，輕蔑，和犯法了；而且，除了他們對於惡的傾向，他們似乎在侮辱和蹂躪公共的規律上得到一種附加的快樂。眞的，柏拉圖在他底哥爾支亞（Gorgias）裏，把暴君解釋爲一個在一座城裏有爲所欲爲的自由的人。爲了這緣故，惡行底公共的暴露比較惡行本身更易獲罪於人。每個人都怕被人窺探和監視：大人們連思想和行藏都在衆目底觀察之下，既然每個百姓都覺得他有裁判他們的權利；何況汚點因了他們所在的地位底昭彰而被放大，正如額上的痣或疣比任何地方的疤痕都顯著一樣。

因此，詩人們想像宙士底愛事是在各種裝扮下舉行的；在加給他的一切愛情底奇遇中，我覺得似乎只有一次他現身於他底尊嚴與堂皇裏的。

但是讓我們回到希而路罷。他也告訴我們他當國王所感到的種種不方便：不能自由到處游蕩和旅行，像囚徒一般被關禁在他底國境裏，以及覺得自己一舉一動都受一大堆騷擾的羣衆注目。眞的，眼見我們底國王獨自一人在棹上，給許多說話和旁觀的人包圍着，我私心裏憐憫他們實在多於妒忌。

亞爾風索(Alphonso)王說在這一點上，驢子也比國王好些：它們底主人讓它們安然吃草，而國王却不能從他們底僕人取得這恩惠。

我永遠不能想像爲什麼在一個聰明人底生活裏，被二十個人監視他坐馬桶是一個這麼可驚的便利；或者爲什麼一個有一萬鎊進款，或曾經攻取迦沙勒(Casal)或守護西恩納(Siene)的人底服役比較一個富於經驗的好馬弁更方便更洽意。

王子們底優勝幾乎是些幻想的優勝。每一階級的運氣都有和國王底地位相彷彿之處。史撒稱他當時法國一切掌生殺權的貴胄爲小王。眞的，除了「侯爺」這銜頭，他們和我們底國王相差便很近了。試看那些離宮庭很遠的省分，譬如不列顚，一個幽隱而且守家的在奴僕中長大的侯爺底進款，百姓，侍衛，職業，服役與禮節；又試看他底想像底飛翔：還有比這更富於至尊底氣概的嗎？他一年只聽見人提起他底主人一次，正如聽人說及波斯底國王一樣，而且只由一種他底祕書記載着的姻戚關係承認他。其實我們底法律是够自由的了，皇室底重量觸着一個法國底貴胄的一生不到兩次。那眞正的服從只關係於我們當中那些願意接受和那些喜歡由這樣的服役取得富貴利祿的人：對於那甘心在他自己的家園裏過幽暗生活而且知道治理家務沒有糾紛和官司的人他和威尼斯底公爵一樣的自由：「奴役握住很少的人；許多人却緊握着奴役。」(洗尼卡)

但希而路特別着重他被剝奪了那交互的友誼和伴侶(人生底最甜蜜最完美的果)這事實。因爲我怎能够從一個一切權力，無論願意與否，都倚靠着我的人提取摯愛與善意底表示呢？我可以把他那謙遜的言詞和恭敬的禮貌作數嗎，既然他沒有權力去拒絕這樣做？我們從那些畏懼我們的人得來的尊崇幷非尊崇：這些恭敬是獻給王權的，而不是給我的：

王權底最大的優點，
就是人民不獨要忍受，
還要歌頌暴君底行爲。(洗尼卡)

我豈不看見暴君和賢主，一個受人憎惡，一個受人愛戴，得到同樣的尊榮嗎？同樣的儀表，同樣的禮節供奉着我底先輩正和我底承繼人一樣。如果我底百姓不冒犯我，這幷不足以證明他們對我的好感：我爲什麼把它這樣看法呢，既然他們即使想這樣做也不能？沒有人追隨我爲了那存在他和我之間的友誼的：因爲這麼少關係和契合的地方斷無聯結友誼之可能。我底高度已經使我超出一切人底交際之上了：我和別人之間的不平等和不相襯太大了。他們底服從只是一種姿態和習慣罷了：與其說是獻給我不如說是獻給我底幸運，藉以增加他們底幸運的。他們對我所說所做的都不過是敷衍。他們底自由既然四方八面都給我那駕馭着他們的大權所禁制，我在我周圍看見的只是掩飾和面具。

祖里仁（Julien）皇帝底朝臣有一天讚頌他治國公正：「這讚頌會令我驕傲到膨脹起來，」他說，「如果它來自那些敢貶責或不贊成我相反的行爲的人，當我承認有這樣行爲的時候。」

王子們所享受的眞正利益中產的人都可以分享（騎飛馬食仙果是神底事）：因爲他們底睡眠與食慾和我們無絲毫差異；他們底鋼比較我們所用的武器幷不見得品質更優良；他們底冕旒幷不能避日和禦雨。狄阿克里提安（Diocletion）戴着一頂那麼受人崇敬和幸運的冕旒，他竟拋棄它歸隱，去享受個人生活底快樂；不久以後，當政事底緊急要他去重握政權，他回答那些催駕的人說：「你們如果看見我親手在家裏所植的樹底美麗的秩序，以及我在那裏所種的甘美的甜瓜，你們就不會試來說服我了。」

根據安那卡西士（Anacharsis）底意見，最快樂的政府就是那，即使一切都相等，把優先權單給善行，把拒絕給惡德的。

當皮路士（Pyrrhus）王企圖去侵略意大利的時候，他底賢智的樞密官洗尼亞士（Cyneas）想令他感到他底野心之虛幻，問他道：「主呵，你這偉大的企圖有什麼目的呢？」——「爲要入主意大利，」他立刻答道。——「這樣做了之後又怎樣呢？」洗尼亞士接着問道。——「我要侵伐哥勒（Gaule）和西班牙。」皮路士說——「以後呢？」——「我要征伏亞非利加；到末了，當全世界都俯伏在我脚下的時候，我就安心休養，以享餘年了。」——「爲上帝底名，主呵，」洗尼亞士於是反駁道：「告訴我究竟爲什麼你不從此刻起，如果你願意，就做到這層呢？爲什麼你不立刻置身於你說要做到的境地，免掉你許多功夫和許多你要擲在兩者之間的冒險呢？」

因爲，他幷不知道慾望底界限，
幷不認識眞正快樂底止境。

（魯克烈斯）

關於這層，我要引用這句我覺得特別美的詩作結：

「每個人自己創造自己底命運。」

（哥奈里烏士・納波士 Cornelius Nepos）

蒙田

米賽爾・特・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於一五三三年五月廿八日生在法國卑里哥爾（Périgord）的蒙田堡。他父親是波都城（Bordeaux）底富商，曾任該城底官職。自小他父親便使他學拉丁文，所以拉丁文簡直是他底國語；送他到鄰近的農夫家裏養，「使他」依據他自己的話「習於善遇貧民。」稍長，他肄業於紀因中學，才開始學法文。繼習法律，并任該地公署底各種職務。可是到三十八歲便歸隱於他自己的園地，閉門讀書著述，以逃避當時的內戰。一五八〇年至八一年，正當他游歷意大利及瑞士之際，他被選爲波都縣長，連任了四年。他在一五六五年結婚，生六女，其中五個皆夭折。他底論文集（Les Essais）底頭兩卷出版於一五八〇年，第三卷於一五八八年；四年後便與世長辭。

蒙田與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一四八三或一五〇〇——一五五三）同是法國文藝復興時代底大散文家，代表思想上的文藝復興，這就是說近代歐洲對於希臘拉丁的哲學，政治，及倫理思想之了解，吸取與發揚；同是眞正的人文主義者；不過從體裁言，一個出之於一種獨創的輕鬆，自然，行迴多姿的論文，一個則集中於一部（或兩部）豐富的，邁壯的，詼諧的，諷刺的小說（Gargantua et Pantagruel）罷了。

是的，蒙田的確是歐洲近代論文（Essai 原意是「試筆」）底創造者。他底論文集出版不久，英國的哲人培根（Bacon）便跟着他也寫了一部論文集，其中蒙田思想底痕迹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兩人底性格和作風都相去甚遠。以後「論文」底作者，特別是在英國，更絡繹不絕於文學史上了，然而始終沒有一個能够超過甚或比擬蒙田底淵博與自然的。

但他底影響又不止限於論文一特殊區域而已，差不多沒有一種文體自從他出世不因他而豐富化和深刻化的。英國底戲劇家和小說家，從莎士比亞，卞・忠孫（Ben Jonson）以至現代的沃爾弗（Verginis Woolfe）夫人都從蒙田得了不少哲學上的或心理上的養料。在法國本身呢，如果我們想想性格，思想和作風相差或且相反如夏龍（Charon）莫里哀（Molière）拉方登（La Fontaine），巴士卡爾（Pascal），拉・卜魯耶爾（La Bruyère）孟德斯鳩，盧梭，士當達爾（Stendhal）聖佩韋（Sainte-Beuve）以及近

代許多大思想家批評家沒有一個能夠逃出他底窠臼或模倣他底體裁，或掠取他底詞意，或受他底薰陶，或闡發他底思想——我們更不能不愕然了！

像長天，高山大海和一切深宏雋永的作品一樣，蒙田底論文所給我們的暗示和顯現給我們的面目是變幻無窮的。直到現代，狹隘淺見的蒙田學者猶斤斤於門戶之爭：有說他是懷疑派的，有說他是享樂派的，有說他是苦行學派的……「讓我們跳過這些精微的瑣屑罷」（見論哲學即是學死一文）如果我們眞要享受蒙田底有益的舒適的接觸和交易。「我所描畫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便是我這部書底題材，」這是蒙田對我們的自白。可是因爲「每個人都具有整個人類的景況，」於是描寫他個人的特性和脾氣便等於描寫全人類的特性和脾氣；赤裸裸地坦露他靈魂底隱祕便是啟示普遍的人生底玄機。又因爲「人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虛幻，飄忽，多端的動物，」於是這部書所呈現的蒙田也便是千變萬化的蒙田了。執住他底一端而硬說這是整個的蒙田豈非大謬？

全書極繁夥。這裏所譯的不及十分之一，并且都是選自第一卷的；就是說，都是他比較早年的作品。即在第一卷中，因爲限於時間，許多較長的精彩之作也不得不割愛了。所以這裏所代表的，只是蒙田底片面；全部底介紹只好俟諸異日。

民國廿五年五月初譯者附誌。

簡愛自傳（九）

〔英國〕C·白朗底女士作

李霽野譯

第三十三章

聖約翰先生走時，天開始下起雪來；廻旋的暴風雪繼續終夜。第二天，鋒利的風又刮來新的盲人眼目的雪；到黃昏時，山谷被雪擁滿，幾乎是不能通行的了。我關起護窗，門上舖了一塊蓆防止雪從下面吹進來，收拾了火，在爐上坐了約一點鐘，聽着那悶聲的風暴底狂號之後，我點了一隻蠟燭，拿下瑪米昂開始讀：——

「在諾罕穆(Norham)有城堡的絕巖上，
在深而寬的特韋得 (Tweed)江上，
和孤寂的契費阿特(Cheviot)山巔，白天開始了；
廣大的塔，城堡底高閣，
周繞着牠們四旁的牆，
都在黃色的光輝中閃耀」——

我一會就在音樂中把風暴忘記了。

我聽到聲音，我想是風吹動門。不是；是聖約翰里弗爾司，他拉起門閂，從凍死人的颶風——從極端的黑暗中走進來，站在我面前：罩着他高身材的外套全像冰川一樣白了。我幾乎驚恐起來，我是這樣少料到今晚從封閉的谷裏會有什麼客人來。

「有什麼壞消息？」我追問。「可發生了什麼事了？」

「沒有。你怎麼這樣容易驚駭？」他回答，脫去外套，掛在門上，他進來弄亂的蓆，他又冷然地推回到門那裏去。他把雪從靴上踩下來。

『我要髒了你底乾淨地板了，』他說，『不過你必須原諒我一次。』於是他走到火跟前。『我到這裏頗經了困難，我告訴你罷，』他說當他在火上暖自己手的時候。『一堆雪把我陷到腰深幸而雪還十分軟。』

『但是你爲什麼來呢？』我制不住說出來。

『向一個客人問，這是一個頗無地主之儀的問題；不過你既然問了，我就簡簡單單地回答，要和你談一談；不說話的書籍和空屋子使我厭倦了。而且昨天我經驗到這末一種興奮，彷彿是一個聽了一半故事，急於要聽下文的人。』

他坐下來。我記起他昨天的奇怪行爲，眞正開始怕他底心智有什麼毛病了。不過，若是他瘋了，他底瘋狂也是很冷靜鎮定的：我沒有看得像現在似的他底美麗臉面那末像彫刻的大理石了，是他把雪濕的頭髮從前額理向一旁，讓火光自由照射在他底蒼白前額和面頰上的時候——在那前額上面，我傷心的看出現在清楚地刻劃着焦心或悲哀底痕跡。我等候着，希望他要說出至少我能理解的事；但是這時他底手放在下頦上，放一個手指在嘴唇上；他在思想。使我吃驚他底手看來和臉一樣消瘦。一陣或者無用的憐憫來到我底心頭；我被感動了說：

『我願狄安那或瑪利會來和你同住：你完全一個人是太不好了；是且你對自己的健康是漫不經心的。』

『一點也不。』他說：『必要時，我是關照自己的。我現在健好。你看我有什麼不好呢？』

這話是用粗心而不在意的淡漠說出來的，這表示我底關切至少依他底見解看是多餘的了。我沉默了。

他底手指仍然緩緩地在上唇上動着，他底眼睛仍然迷茫地釘視着發紅的爐欄；我想必須說些什麼，就問他身後的門有冷風吹進沒有。

『沒有，沒有！』他簡短而且煩躁地答。

『喔，』我想，『假如你不談話，你可以安靜着；現在我聽隨你去，我要回到我底書上了。』

所以我就剪了燭心，重來讀瑪米昂。他一會動了；我底眼睛即刻就去看他底動作，他僅只拿出一個摩洛哥皮的皮夾，從那裏拿出一封信，這他默默地讀過，摺起來，放回原處，沉思着。這樣不可解的固定物在面前，要想讀書是枉然的；在不耐煩中，我也不能啞默；他若高興他可以阻攔我，但是我却要說話。

「你近來接到狄安那和瑪利底信了嗎？」

「除了一星期前給你看的信之外，沒有。」

「關於你自己的計劃沒有什麼改變罷？不會比你預料的早召你離開英格蘭罷？」

「我怕不至於；實在的這樣機會太好了，我不會遇到的。」挫折到這樣地步，我變更我底立場。我想到談學校和我底學生。

「瑪利加里特(Mary Garrett)底母親好些了，瑪利今早晨回到學校來；下星期我要有四個從鑄造廠邊來的新學生——不是下雪，她們今天就來了。」

「眞嗎！」

「阿立夫先生担負兩個人底費用。」

「是嗎？」

「他要在聖誕節請全校。」

「我知道。」

「是你提示的嗎？」

「不是。」

「那是誰呢？」

「是他底女兒，我想。」

「倒像是她：她是那樣天性善良。」

「是的。」

又停下來了：鐘打了八下。這使他覺醒；他分開腿，坐直身，轉向我。

「把書放下一會，到火跟前來一些，」他說。

驚奇着，又無可驚奇，我聽從了。

『半點鐘前，』他接着說，『我說我自己急着要聽一個故事底下文思索了一下，我覺我來作說述者，把你變作聽的人事情倒更好辦。開始之前，警告你這個故事在你耳朵裏聽來要有些爛調，那是公平的；不過陳腐的事經過新鮮的嘴唇時常恢復一點新鮮味。關於其他，無論是陳舊或新穎，這故事是不長的。

『二十年前一個窮牧師——現時莫管他底名字——戀愛一個富人底女兒；她愛了他，嫁了他，這是違反了她所有朋友底勸告，因此他們在結婚之後就不承認她了。沒有過兩年，這對魯莽的夫妻都死了，安安靜靜地並葬在一塊石板下面。（我看見過他們底墳墓；在※州一個發展過度的工業城市中一個煤汚的古舊的大禮拜堂周圍的大墓場裏。）他們留下了一個女兒，初生就被慈善機關收容了——像我今晚幾乎陷進的雪堆一樣冷酷。慈善機關把這沒有朋友的東西送到有錢的母系親戚家裏去；被一個舅母收養，她叫（現在我要提名字了）革特謝德的里德太太。你驚跳了——你聽到什麼聲音了嗎？我敢說那只是老鼠順着隔壁教室底屋椽爬罷了：我沒有修理改變之前，那教堂原是倉房，倉房總是老鼠常去的地方。——說下去罷。里德太太收留這孤女十年：她和她過得是否幸福，我不知道，因爲我沒有聽說；但是十年終了，她把她送到一個你所知道的地方——就正是羅沃德學校，你自己在那裏住過那樣久。似乎她在那裏所作的事是很榮譽的：從學生變作教員，和你一樣——實在使我吃驚，她和你底歷史有些相同點——她離開那裏去作保姆：這又是你們命運類似的地方；她教一位羅契司特爾先生所保護的人。』

『里弗爾司先生！』我插入。

『我猜得到你底感情，』他說，『不過你約束一會：我就快完了，聽我到底。關於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品格，我一點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實：他自說是向這個青年女子提出合禮的婚姻，而在聖壇前她發現他有妻子，還活着，不過是一個瘋人。他以後的行爲和求婚是純粹猜想的事；但是發生了一件事情，必得打聽這保姆的時候，卻發現她已經走了——什麼時候走，到什麼地方，怎樣走的，誰也說不清。她夜間離開桑恩費爾得；尋找她走那條路的努力都是枉費：鄉間搜尋的範圍又遠又寬廣；關於她一點消息線索都得不到。但是必須找到她，卻成爲嚴重的緊急事件了：所有報紙都登了廣告；我自己也收到一個律師布里幾先生底一封信，告訴我剛說的一些事。這不是一個奇怪故事嗎？』

『請你就告訴這件事罷，』我說，『你既然知道得這樣多，你一定能夠告訴我——羅契司特爾下落如何？他怎麼樣，在什麼

地方？他在做什麼事？他好嗎？』

『關於羅契司特爾先生的事我全不知道：信就沒有提他，只敘了我已經說到的那極惡不法的嘗試。你倒是更應當問那保姆底名字——問必須要她出面的那事情底性質。』

『那沒有人到桑恩費爾得去了？沒有人看見羅契司特爾先生了？』

『我料想沒有。』

『不過他們給他寫信了罷？』

『當然。』

『他說了什麼呢？誰接到他底信呢？』

『布里幾先生提到，回答他詢問的不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却是一位婦人：署名是愛麗思費爾肥。』

我覺得冰冷而且喪胆：我底最壞的恐懼或能是眞實的了：他多半離開英格蘭在不顧利害的絕望中，跑到大陸上他以前常去的地方了。他在那裏爲他嚴酷的痛苦能找到什麼麻醉劑——爲他强烈的熱情能找到什麼對象呢？我不敢回答這問題。哦，我底可憐的主人——一時幾乎成了我底丈夫——我常叫他「親愛的愛德渥德」

『他一定是一個壞人，』里弗爾司先生說。

『你不知道他——莫要對他表示意見，』我激昂地說。

『好罷，』他安靜地回答：『實在我底頭較之忙着他，倒是忙着別事的：我要說完我底故事。你既然不問我那保姆底名字我必得自動告訴你了。莫慌！名字在這裏哩——看着重要的地方黑白分明地寫下來，總是更滿意的。』

他又細心地拿出皮夾，打開，尋找；從皮夾底一角，他拿出匆匆撕下來的一條破爛的紙：我從紙質和深藍，重紅，鮮紅的色污上看來，認出是被撕的畫紙底邊。他站起來，把牠送到我眼跟前：我讀到用黑墨水自己親手寫的「簡愛」兩個字——無疑是我心神不在的時候所寫的。

『布里幾先生向我寫信提到一個簡愛：』他說，『廣告要找一個簡愛：我知道一個簡以利阿特。——我承認我有些猜疑，但

是只在昨天下午猜疑才突然證實了。你取消假名，承認這個名字了？」

「承認——承認。不過布里幾先生在那裏呢？他或者比你知道羅契司特爾先生底事情些。」

「布里幾在倫敦。我不信他知道什麼關於羅契司特爾先生的事；他關心的並不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同時，你忘記了重要點，追問起瑣事來了。你不問布里幾先生爲什麼找你——他要你作什麼。」

「喔，他要什麼呢？」

「只是告訴你你底叔父，瑪德拉的愛先生，死了；他把全份財產留給你，你現在富了——只此而已，別的再沒有什麼事了。」

「我！——富了？」

「是的，你富了——完全成財產繼承人了」

以後是沉默。

「自然你必須證明你是本人，」聖約翰一會又接着說：「這一步驟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之後你即時就可以有所有權了。你底財產投資在英國公債上了；布里幾有遺囑和必需的文件。」

這又是新的一葉了！讀者，一瞬間從貧窮升爲富有，是一件好事——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卻不是人即刻可以瞭解，或是隨即可以享樂的事。而且生活中有些其他的機會比這還要刺人，使人狂歡得多：這件事是切實的，是實際世界的事，沒有什麼理想的東西在：牠底一切關係都是切實而且平定的，牠底外表也是相同。聽得到一份財產人立不跳躍歡呼；卻要開始考慮責任思量事務了；在穩定的滿意基礎之上，起了些嚴重的焦慮而且我們拘束自己帶着嚴肅的眉頭沉思我們底幸福。

而且「遺產」「遺物」這樣字眼，是和「死」「葬」等字並行的。我底叔父，我底唯一的親屬，我聽說是死了；以前總知道他存在，我懷着有一天能見到他的希望：現在是絕不會的了。就在財產只留給我：不是留給我和快樂的家庭，卻只留給孤獨的自我啊。無疑的這是一種大恩惠，而且獨立是快樂的——是的，這我覺到了——這念頭使我心滿意足。

「你終於展開眉頭了，」里弗爾司先生說。「我以爲米都沙❶看了你，你要變成石頭了哩。或者現在你要問你值多少錢了？」

❶ Medusa 是神話中三女妖之一，以蛇爲髮，人若被她看見就變爲石頭。（譯者。）

「我值多少錢？」

「哦，一筆小款！沒有什麼值談——我想他們說是二萬鎊——不過怎麼樣？」

「二萬鎊？」

這又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我只估計着有四五千鎊。這消息實在使我停了一會呼吸；聖約翰先生我從沒有聽他笑過，現在却笑了。

「若是你犯了殺案，」他說，「我告訴你，你底罪案發覺了，你也不見得會神色比這更恐慌。」

「這是一筆大款——你不以爲有什麼錯誤嗎？」

「一點錯誤也沒有。」

「或許你把數目字讀錯了——也許是兩千罷！」

「是用文字寫出，不是用數字，——二萬。」

我又覺得彷彿像一個普通飯量的人，獨自坐在可供百人食用的筵席前一樣。里弗爾司先生這時站起身，穿上外套。

「若不是這樣不好的夜晚，」他說，「我要讓漢那來陪伴你了：把你一人留下，看來你是太可憐了。但是漢那，可憐的婦人！她不能像我樣會走積雪呵：她底腿沒有這末長：所以我不得不聽你悲哀了。晚安。」

他正在拉門閂，一個突然的思想現到我底心頭。

「停一分鐘！」我叫。

「噎？」

「我急於要知道，爲什麼布里幾先生向你爲我底事；他怎樣認識你，他怎樣會想到你一個住在這樣偏僻地方的人，會有力幫助發現我。」

「哦！我是一個牧師，」他說；「常有奇怪事情找到牧師幫忙的。」門閂又響。

「不；這不使我滿意！」我叫：實在，在這匆忙而並未解釋的答話中有點東西，不但沒有減輕，却比以前更爲激動我底好奇心

了。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加上說；『我一定要多知道一些。』

『下次罷。』

『不；今晚！——今晚！』在他從門轉開身的時候，我站在他和門之間。他看來倒有些窘。

『你不把事情全盤告訴我，你一定不能走，』我說。

『我倒不願現在說。』

『你要——你一定要說！』

『我寧願狄安那或瑪利告訴你。』

自然這些推諉把我底熱切激到焦點了：這必須得到滿足，而且不容躭擱；我這樣告訴他了。

『不過我告訴你，我是一個强硬的男子，』他說，『是難得說服的。』

『我是一個强硬的女子——不能讓步的。』

『而且冰冷的，』他繼續說，『沒有熱可以影響我。』

『我是火熱的，火可以解冰呵。那邊的火焰溶化了你外套上所有的雪；而且牠流到我底地板上，使得地板像一條被踏的街。你要希望我原諒你弄髒了鋪沙廚房的大罪和惡行，里弗爾司先生，就把我所願意知道的事告訴我。』

『那末我屈服了，』他說，『若不是對於你底熱誠，却是對於你底堅持：不斷的滴水可以穿石。而且有一天你要知道的——現在和以後是一樣。你底姓名是簡愛？』

『當然：這以前都已經說定了。』

『你，或者不知道我和你有一名相同——我受洗的教名是聖約翰愛里弗爾司？』

『不，實在的！現在我記起來了，在你幾次借給我的書中所寫的姓名字首裏面有一個E；但是我從未問過那字母代表什麽。那又怎樣呢？實在——』

我停住了：猛然向我衝來，具體化了，而且一秒鐘內就成爲有力切實的可能性的那念頭，我是不能信託自己來懷抱，更不敢表現了。各種情形組合起來，配置起來成爲一種條理：以前只是一堆無組織的環所成的鏈，現在扯直了——每個環都是完全的，接連也是完整的。不用聖約翰再發一言，我已經知道事情是怎樣的了；但是我不能希望讀者有同樣直覺的觀念，所以我還必須重述他底解釋。

「我底母親姓愛；他有兩個兄弟：一個是牧師，娶了革特謝德的簡里德小姐；另一個是商人約翰愛先生，生前在芬卡，瑪德拉。布里幾先生是愛先生底律師，他去年八月寫信告訴我們，我們底舅父死了，把財產留給他哥哥牧師底孤女，忽略了我們，因爲他和我父親起過一次爭吵，沒有和解。幾星期之前他又寫信來，說到女承繼人不知下落，問我們是否知道她一點消息。無意間寫在一片紙上的名字使我能夠找出了她來。其餘的事你知道了。」他又要走，但是我用背靠住門。

「讓我說話，」我說；「讓我有一會工夫吸口氣，想一想。」我停住了——他站在我面前，帽子拿在手裏，看來十分鎮靜。我又說起來：

「你底母親是我父親底姐姐？」

「是的。」

「那末是我底姑母了？」

他點頭。

「我底叔父約翰，是你底舅父約翰了？你，狄安那，瑪利，是他姐姐底孩子，我是他哥哥底孩子了？」

「無可否認。」

「你們三位是我底姑表；我們一半血統是同出一源了？」

「我們是姑表；是的。」

我測看他。彷彿我找到了一個哥哥：是我能驕傲，能愛的哥哥；找到兩個姐姐，她們底品格是這樣的：就是我作爲陌生人認識她們的時候，她們也引起我純眞的愛和崇敬來。跪在濕地上面，從澤地房廚屋底低矮格窗裏，我懷着興趣和絕望兩相混合的悽

慘感情凝視着的女子，却是我底近戚；發現我幾乎死在他門前的莊嚴的年靑紳士，却是我底血親。在一個孤獨的不幸人是一種快樂的發現！這實在是財富！——是內心的財富！——是純潔懇切的愛的礦穴！這是一種光明活潑令人歡躍的幸福；——不像笨重的黃金贈品：這固然是十分豐富而且受歡迎，然而因爲重量却使人嚴肅。我這時懷着突然的歡樂鼓手——我底脈膊跳動，我底血管受刺感了。

「哦，我歡喜！——我歡喜！」我聽。

聖約翰微笑。「我不是說過你忽略要點，追求小事嗎？」他問。「我告訴你得到一份財產時，你嚴正起來；現在爲了一件無關重要的事，你却興奮了。」

「你能够是什麼意思？這對於你也許是無關重要；你有兩個妹妹，你不在乎一個表妹；我一個人也沒有；現在却有三個親戚——若是你不願計算在內，就是兩個——成了年降生到我底世界中了。我再說，我歡喜！」

我快步在屋裏走：我停住了，彼我不及接受，了解，安排的思想半悶住了氣：思想可以作，能作，要作，應作，而且不久就作的事。我看着空白的牆牠彷彿是密佈着上升的星星的天空一樣，——每顆星都爲我啟發一種目的或歡樂。救了我底生命我直到這時只能空空愛着的人們，現在我可以對他們有好處了。他們是受約束的；——我可以使他們自由：他們是分散的，——我可以使他們復合：我底獨立和富裕也可以成爲他們底。我們不是四個人嗎？二萬鎊公分，每人得五千鎊——足够而且有餘：公平可以達到，——彼此的幸福也獲得了。這時財產不重壓着我了：這不僅是錢財遺物——却是有生命希望，和享樂的遺產了。

這些思想猛擊着我精神時，我底神色怎樣，我說不淸；但是我知道不一會聖約翰先生放一張椅子在我身後，溫和地要我坐下來。他也勸我鎭靜；這暗示我軟弱昏亂的意思我看不起，我擺開他底手，又開始走起來。

「明天給狄安那和瑪利寫信，」我說，「告訴她們卽刻回家來。狄安那說她們若有一千鎊就自以爲是富足的了，所以有五千鎊她們是滿可以的了。」

「告訴我從什麼地方可以給你拿杯水來？」聖約翰說；「你實在要努力鎭靜自己的感情。」

「胡說！這樣饋贈對於你會有什麼種影響？還會使你不離英格蘭，引你娶阿立夫小姐，像一個普通世俗人一樣安住下來嗎？」

『你神經錯亂了：你底頭迷胡了。我傳達這消息太唐突了；這把你興奮得超過你底力量了。』

『里弗爾司先生！你完全使得我不耐煩了：我是十分有理性的；是你誤解，或故作誤解，』

『或者你若把自己解釋得更充分些，我可以更瞭解些。』

『解釋！有什麼解釋的？你不會不明白，所說的兩萬鎊款子，由一位外甥、兩位外甥女，和一位姪女四個人來公分，一個人要得五千鎊罷？我所要的是，你寫信給你底妹妹們，告訴她們所得到的財產。』

『你底意思是說你得到的罷。』

『我已經提示到我對於這事的意見；我再不能有別樣意見了。我並不是殘忍地自私，盲目地不公，或極惡地忘恩負義。而且，我決心要有家和親戚。我歡喜澤地房，我願住在那裏；我歡喜狄安那和瑪利，我願終身依戀她們。有五千鎊，使我歡喜，對我有益；有兩萬鎊，却要苦痛我，壓迫我；而且這錢在法律上雖然可以屬我，在正義上却是絕不應當屬我的。我給你們的，是在我絕對多餘的。對這莫要有反對，莫要有爭論；我們彼此同意，即刻決定這事情。』

『這是憑着一上來的衝動作事；要認爲你底話有效，你是要用幾天時間考量這樣一件事情的。』

『哦，假如你所懷疑的只是我底誠心，我是安心的：你看出這事底公平來了？』

『我看出一些公平了；但這是和一切慣例相反的。而且，這全份財產是你底權利：我底舅父憑自己底努力賺來；他願意給誰就可以自由給誰：他把這給你了。總之，公平也承認你保有這財產：你可以懷着純潔的良心，認這財產完全屬你。』

『在我，』我說，『這是良心也同樣是感情問題：我必須寬縱我底感情；我是這樣少有機會這末作。即使你辯論，反對，麻煩我一年，我已經看見一眼的那快意的歡樂，我也不能放過——這歡樂就是一部份報答一種深恩，並替自已得到終身的朋友。』

『你現在這樣想，』聖約翰回答，『因爲你不知道有錢是怎樣的，因此你不知道怎樣享受財富：你對於兩萬鎊所要給你的重要；牠所能使你在社會上佔的地位；牠所給你開展的前途——你不能形成一種觀念：你不能——』

『你，』我插入說，『一點也想像不出我對於兄弟姊妹的愛的渴望。我從來沒有家，從來沒有兄弟姊妹；我現在必須有，願意有這些：你不拒絕容許我，承認我罷？』

「簡我願作你底哥哥——我底妹妹們願作你底姐姐——並不要你犧牲你正當的權利。」

「哥哥？是呀相隔千萬里！姐姐？是呀在陌生人中作奴隸！我有錢——塞滿了我既沒有掙也不應得的黃金！你們分文沒有！有名的平等和博愛親密的結合！親切的相愛！」

「不過，簡，你對於家庭關係和家庭幸福的渴望，是可以用和你所想不同的方法來實現的；你可以結婚。」

「又胡說了！結婚！我不願結婚，而且決不結婚。」

「這說得太過火了；這種冒然的斷言是你所受的興奮底明證。」

「這並沒有說過火：我知道我底所感，知道我底心意怎樣厭惡想到結婚。沒有人願爲了愛娶我；我又不願只被人作爲金錢的投機事業看待。我也不願要一個陌生人——和我不表同情生疏，異致；我要和我性近的人：我對他有充分友情的人。再說你願作我底哥哥：你說那話的時候，我是滿意的快樂的；重說，假如你能夠，眞誠地重說。」

「我想我能夠。我知道我愛自己底妹妹們；而且我對於她們愛的根據什麼——敬重她們底價值，崇拜她們底才氣。你也有天資和心智：你底趣味和習慣像狄安那和瑪利；見你常是合我意的；在你底談話中，我已經有些時候找到一種有益的安慰了。我覺得我可以輕易而且自然地在我心裏爲你留出地位，作我第三個最年輕的妹妹。」

「謝謝你：這使我今晚滿意了。現在你不如走罷；因爲假如你再停一會，你或者又有什麼不相信的猶豫來激怒我。」

「學校呢，愛小姐？現在必須關閉了，我想？」

「不。我願還作女校長，直等到你找着接替人的時候。」

他微笑贊可：我們握手，於是他告別了。

關於遺產照我心願定規的事，我所用的辯論，和我更進的掙扎，我也用不着詳述了。我底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因爲我絕對堅決，因爲我底姑表們最後看出對於公分財產我底心眞正無可更改了，因爲他們自心理也覺得我底心意是公平的，而且天然地覺到若處在我底地位他們也準要像我所願作的去作，所以他們至終讓步到這樣答應：把這事付之公斷。所選的公斷人是阿立夫先生和一位能幹的律師：兩人都和我意見相同：我達到我底目的了。過產的契約草定了：聖約翰，狄安那，瑪利，和我，一人有

第三十四章

一切事情都安排定了的時候，近聖誕節了：一般休假的季節快到了。這時我關閉了莫爾頓學校，留心這離別在我底方面不能沒有一點表示。好運氣開暢了心，也使手大方了；而且收入很多的時候，給出去一些只是給異常沸騰的感覺找一個出口。我早就高興地感覺到我底許多鄉下學生歡喜我，離別時，這種感覺證實了：她們坦率而且有力地表示她們底愛。看出我在她們無偽的心裏眞正有一個地位，我深爲滿意：我答應將來每星期必來拜訪她們，在她們學校裏教她們一點鐘。

里弗爾司先生走到跟前來，這時我已經看着學生（這時已有六十女孩）在我前面魚貫出去，鎖起門來，手裏拿着鑰匙站立着，和約有半打最好的學生彼此說幾句特別的告辭話：這些學生是在英國農民階級中所能找到的最有禮，可敬，謙遜，有知識的年青婦人。這就是很大的稱讚了：因爲在全歐洲，英國的農民階級是教育最好，態度最好，最自尊的：這時期之後，我見到德法的農婦；其中最好的要拿來和莫爾頓的女孩相較，我看還是無知，粗鄙，愚笨的。

『你以爲忙了一季，你得到報酬了嗎？』她們走了時，里弗爾司先生問。『覺得在自己時代和一輩中作了些眞正好事，這種識不給人快樂嗎？』

『無疑的。』

『你只工作了幾個月！一生從事改良你底種族的工作，豈不是把一生好好度過了嗎？』

『是的，』我說，『但是我不能永遠繼續着這樣培植別人底性靈，我也要享受自己的性靈。現在我就要享受；不要把我底心或身提醒到學校；我離開那裏了，要過完全的假日。』

他神色嚴厲了。『現在這是什麼回事？你所表示的這是什麼突然的熱望？你要作什麼事？』

『要活動；盡我底力活動。第一我必須求你放漢那自由，找別人侍候你。』

「你要她嗎？」

「是的，和我一陣到澤地房。狄安那和瑪利一星期就要到家了，我要把一切收拾整齊等她們來到。」

「我明白了。我原以爲你要急忙去旅行哩。這樣倒更好：漢那要和你一同去。」

「那告訴她明天準備齊罷；這是教室鑰匙；我明早晨才把我茅屋的鑰匙給你。」

他拿了鑰匙。「你很高興地把鑰匙交出來，」他說：「我不十分明白你心裏怎麼這樣輕快，因爲我不知道你現在拋開的事情，你自己要拿什麼來代替。你現時在生活中有什麼目的，什麼宗旨，什麼野心呢？」

「我底第一個目的是要把澤地房從各房到地窖拭刷得乾乾淨淨（你明白這句話底全力嗎？）——拭刷得乾乾淨淨；第二個目的是用蜜蠟油，無量的布來擦牠，直到牠再發起光來；第三個目的是要用數學的準確，把每個椅，桌，床，地氈，都安排好；以後我要用煤炭和泥煤在各屋裏生起好火來，使你近乎破產；最後，你妹妹們到來的前兩天，漢那和我要拿這時間用來打鷄蛋，擇葡萄乾，磨香料，攙和聖誕餅，剁點心餡，和舉行其他的烹調祭典——對於你這樣無心眼的人，說話只能傳達給你一種不切當的觀念。我底宗旨簡單說，是要在下星期四之前，使一切東西都爲狄安那和瑪利完完全全準備好；我底野心是要在她們來到時，給她們一種最高理想的歡迎。」

聖約翰輕輕地微笑：然而他還沒有滿意。

「這對現在是很好的，」他說，「但是正經說，我相信這第一陣活潑輕快一過，你要看到比家庭親熱和享樂稍高的地方罷。」

「那兩件是世間最好的東西！」我插入說。

「不然，簡，不然：這世界不是享樂的場所；莫要使牠變成這樣：也不是休息的地方；莫要變懶惰了。」

「我底意思和這相反，却是要忙碌。」

「簡，現在我縱容你：我給你兩個月時間讓你充分享樂你底新地位，拿新近發現親戚的喜悅使自己高興；但是以後，我希望你所見的要超過澤地房和莫爾頓姊妹的團體，自私的要求和文明富裕的肉體的舒服。我希望你底精力那時再用牠底力量攪擾你。」

我驚異地看着他。『聖約翰，』我說『我想你這種說話幾乎是壞心腸。我願像女王一樣滿意，你卻挑動我不安『爲什麼目的？』

『目的是要將上帝交付給你的天才變成有用；有一天他準要你對這有個確切的呈報。簡，我要密切而且焦心地觀察你——我向你警告。你自投在普通家庭快樂中所懷的不適當的狂熱，要努力加以約束。莫要太堅持地執着於肉界的關係：把你底恒心和熱誠供應一種適當的動機；莫要把這些浪費在尋常的短暫的東西上面去。你聽着嗎，簡？』

『聽了；正如你在說希臘文一樣。我覺得我有適當的動機來快樂，而且我要快樂。再見！』

我在澤地房是快樂的，而且勤苦工作；漢那也是這樣：她看見在弄得七亂八糟的房子中紛忙，我能夠怎樣刷，撣，清洗，烹調，使得她高興了。在一兩天更糟的紛亂之後，從我們自已造成的混亂中漸漸整理出頭緒來，實在是愉快的。以前我曾經到S地買了些新傢具：我底姑表們給我全權照我所歡喜的去改變屋裏，而且爲這目的留下一筆錢來。普通的接待室和臥室，我多半仍舊：因爲我知道狄安那和瑪利較之從最華麗的革新，倒不如再見到舊的家常的桌椅和床，會得到更多的歡樂。要使他們底歸來，有我所願放入的刺激性，新穎—一些還是必要的。暗色美麗的新地氈和幃幕，一套細心選擇的幾件古磁和古銅的裝飾品，新的蒙蓋物，梳妝台上的鏡子，梳妝盒，就可以適應這目的了：這些看來新鮮卻不耀眼。一間未用的客廳和臥房，我用老桃花心木和紫紅的傢具重行設備好：在過道裏掛上畫，樓梯上鋪了地氈。一切完了的時候，我想澤地房在內部是中庸的輝煌舒適底完全典型，就如同在這季節，在外面牠是冬日的荒蕪和沙漠的悽涼底模型是一樣。

重要的星期四終於來到了。預料他們天要黑時到，黃昏前上下都生了火；廚房裏是十分整潔；漢那和我穿好了衣服，一切都齊備了。

聖約翰首先到。我請求過他在一切都安排好之前，完全莫要到家裏來：實在，想到房內又骯髒又瑣細的紛亂，也就足夠駭得他不敢近前了。他來時我在廚房裏照料着正烘焙的茶餅。走近火爐他問，『我是否終於對家庭工作滿足了？』我底回答是請他和我一陣去對我勞作底結果，總檢閱一下。費了些困難，我使他在屋裏走了一遭。他只向我打開的門裏看一看；在樓上樓下漫步過之後，他說在這樣短的時期之中實行了這樣可觀的改變，我一定受了許多的疲倦和麻煩：但是對他住所改良的情形，他未發一言表示歡樂。

這種沉默使我掃興了。我想或者這些改變擾動他所重視的舊時聯合了。我問他是不是這樣情形：無疑的是用了有些不高興的聲調。

『一點也不是；反之，他看出我倒是細心地尊敬了每種聯合：他實在怕我在這事上所費的思想，比值得費的要多。例如研究這間屋底佈置，我就要費多少分鐘？——順便問一聲，我能告訴他什麼地方有這樣一本書嗎？』

我指給他看書架上的一本書。他拿下來，退到他慣坐的窗戶幽處，開始讀起來。

讀者，這我是不歡喜的。聖約翰是一個好人；但是我開始覺得他說他是冷酷無情的時候，他說了實話。人情與生活底安樂對他沒有吸引——生活上的和平的享樂對他沒有魔力。按字面解，他活着只是渴望——渴望偉大和善良的東西，確乎不錯的；但是他絕不安息，也不贊成別人在他周圍安息。我看着他底高的前額，靜是蒼白有如一塊白石——看着他定神讀書的美臉，而這時候我突然間理會到：他難乎成爲一個好丈夫，作他妻子會是一件難堪的事。彷彿憑了靈感一樣，我明白了他對於阿立夫小姐愛情的性質；我和他同意，那是一種感官的愛。我明白爲了這愛情對他所生的狂熱的影響，他要怎樣輕視他自己；他怎樣願意悶殺毀滅牠；他怎樣不相信牠會永久使他或她幸福。我看出造成他的材料是大自然用以彫刻英雄——基督教和異教的——立法家，政治家，征服者的：是一種大事業建築在上面的穩固的堡壘；但是在爐邊，卻是一個冰冷累贅的柱石，幽暗而且不合地方。

『這客廳不是他底地方，』我想：『喜馬拉雅山峯，或加夫里（Caffre）叢林，甚至多瘟疫的基尼亞（Guinea）海岸濕地，會更適合他。他滿可以遠避家庭生活的安樂；因爲那不是他底境所：在這種地方他底天靈停滯——牠們不能發展或顯出特長。在鬥爭和危險的地方——在那裏勇氣要受試驗，精力要運用，剛毅要受積壓——他才能有言動，作領袖和居上的人。在爐火旁，一個孩子也可以勝過他。他選定了傳教士底事業是對的——現在我明白了。』

『她們來了！她們來了！』漢那叫，推開客廳門。同時老卡羅歡快地吠叫。我跑出去。這時天黑了，但是車輪轉動的聲音可以聽得到。一會漢那點着了一個燈。車在小門跟前停住；趕車人開了門：兩個熟悉的人形接連走出來。一分鐘內，我底臉放在她們帽下了，先接觸了瑪利溫柔的面頰，後接觸了狄安那飛舞的鬈髮。她們笑——吻我——又吻漢那：慰撫卡羅，他歡樂得半狂了；熱切地問是否一切都好；得了都好的答話，趕忙進到屋裏去。

從惠特克勞司坐車到這，又顛簸，路又長，使得她們僵硬，酷寒的夜晚空氣使得她們發涼；但是她們底快人意的臉面，對着歡欣的火光喜笑顏開了。車夫和漢那拿進箱子來的時候，她們要聖約翰。這時他從客廳裏走來。她們都突然抱住他底頸子。他靜靜地親了每人一下，低聲說幾句歡迎話，站一會聽她們向他說，於是提到她們不久總要到客廳他那裏去的，就彷彿到一個避難所去似的退走了。

我已經給她們點了蠟燭到樓上去，但是狄安那先要關於車夫有幾句厚道的吩咐：這事作完，她們都跟着我。她們屋裏的革新和裝飾使他們歡喜；也歡喜新緯幔，新地毯，和鮮豔顏色的磁瓶：她們不吝嗇地表示她們底滿意。我歡喜地覺得，我底布置正合她們心意，而且我所作的事，對於她們快樂的歸家，又增一翻暢快的魔力。

那一晚是甜蜜的。我底表姐們滿心歡喜，是這樣善於敘述和評論，她們底多言竟遮掩了聖約翰底沉默：他是眞心歡喜看見他底妹妹們的；但是對於她們底熱烈和歡樂底流露，却不表同情。這一天的事——狄安那和瑪利底歸來——使他高興，但是隨着這事發生的快活的吵鬧喧嚷的接待的喜悅，却使他煩惱：我看他願安靜的明天來到。在這夜晚享樂最高潮的時候，差不多茶點後一點鐘，門上有輕輕的敲門聲。漢那走進來說，『有一個窮孩子在這樣不適宜的時間來到了，請里弗爾司先生去看他母親，她就要過去了。』

『她住在什麼地方，漢那？』

『就要到惠特克勞司崖了，差不多有四哩遠，沿途都是荒地和澤地。』

『告訴他我去。』

『我準信你不如不去，先生。天黑後走，那是最壞的道了：澤地上就沒有一點路。而且又是這樣嚴寒的夜——風是最鋒利的了。你最好給他一句話，說明早晨到那裏去。』

但是他已經到了過道，在穿外套了；沒有一點反對，沒有一點怨聲，他走了。那時九點鐘：他夜半後才回來。他是十分疲倦飢餓：但是看來他比起身時快樂。他盡了一份責任；作了一件事；覺過他自己作事克己的力量，他對他自己感情好些了。

我怕以後的整整一星期，是頗使他不耐的。這是聖誕節週：我們不作什麼固定的工作，却在一種愉快的家庭縱樂中把牠度

過。澤地的空氣，家庭的自由，幸福的黎明，像賦生命的長壽液一樣，影響了狄安那和瑪利底精神：她們從早到午，從午到晚歡快着。她們能不斷地談話；她們底話是聰明，有力，而且特出，對於我有這樣魔力：我較之作別的事更願傾聽和參加。聖約翰沒有阻撓我們底暢快；但是他卻逃開：他在家的時候少；他底教區大，人口稀散，他到各地去拜望窮人，病人，天天有事作。

一天吃早飯時，狄安那在顯得深思了幾分鐘之後，問他，『他底計劃是否還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而且無可改變，』是他底答話。他接着告訴我們，他現在確定了下年離開英格蘭。

『羅賓蒙得阿立夫呢？』瑪利提，她底話似乎是不由己地從嘴脣裏流露出來；因為她剛一說出，就作了一個手勢，彷彿願把話收回一樣。聖約翰手裏拿一本書——在吃飯時看書是他不合羣的習慣——他闔起書來，向上看。

『羅賓蒙得阿立夫，』他說，『就要嫁葛蘭比先生了，是S地關親最多，最受人敬重的居民之一，是佛蘭得力葛蘭比（Frederic Granby）爵士底孫子和財產繼承人：我昨天從她父親聽到這消息。』

他底妹妹們彼此相看，又看着我；我們三人又全看着他：他像玻璃一樣平靜。

『這婚姻成全的一定匆忙，』狄安那說：『他們彼此相識不會久。』

『只兩個月：他們十月間在S地州郡跳舞會見面。但是對於結合沒有什麼阻礙，如現在這樣情形，而且這聯婚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沒有延擱的必要：佛蘭得力爵士給他們的房子只要裝修好，他們能去住了，他們就結婚。』

說了這話之後我第一次和聖約翰獨自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要問這件事是否使他苦痛：但是他顯得這樣不大需要同情，我不但不敢再進一步向他表示，連那已經冒險表示的，想起來也覺害羞。而且我又沒慣於和他交談：他底矜持又凍結住，我底坦率在下面凝結了。他沒有守約，像妹妹般對待我；他不斷在我們間表示出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區別來，這一點也沒有發展深切感情的趨勢：簡單說，我現在被承認是他底親戚了，而且和他住在同一所房裏，但是我覺得我們間的距離，比他只知道我是鄉村女校長的時候，要大得多了。記起我有一時怎樣深知他心腹事的時候，我不大能明白他現在的冷淡。

情形既然這樣，我覺得吃驚不小，當他從寫字台抬起頭來，說出下面話來的時候：——

『你看，簡，仗打過，勝利得到了。』

被這樣向我說話驚住，我沒有卽刻回答遲疑了一會我才答道：

『你準信你所處的地位，不和犧牲很多才得勝利的克服者一樣嗎？再有一次這樣勝利不會毀了你嗎？』

『我想不一樣；若是我和他們一樣的話，也沒有大關係；絕不會再要我打仗求這樣勝利了。這次衝突底結局是決勝的：我底道路現在淸楚了；我爲這謝上帝！』這樣說着，他又回到他底紙和沉默。

在我們彼此的（狄安那，瑪利，和我底）快樂，成爲比較安靜的性質，我們又恢復了平常的習慣和規律研究的時候，聖約翰在家的時候更多：他和我們坐在一間屋裏，有時一坐幾點鐘。在瑪利畫畫，狄安那讀自已規定的百科全書的課程（這使我害怕吃驚，）我苦讀德文的時候，他研究着他自己的一種神祕的學問：是一種東方的語言，他以爲學會這個對於他底計劃是必要的。

這樣忙着，坐在他自已的幽靜地方，他顯得是十分安靜而且用功的；但是他底藍眼睛常常離開那奇怪樣子的文法，漫然顧盼着，有時帶着奇怪的密切觀察，釘視着我們，他底同學的人：若是被人看見，立刻就轉過眼去；然而牠時時探視地轉回到我們底桌子上。我奇怪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每星期到莫爾頓學校去，在我看來是一件沒有大關係的事，他每次都一定表示出滿意，也使得我奇怪；而更使我迷惑的是，若是天氣不好，若是有雪雨或刮大風，他底妹妹們力勸我莫去，他總不免輕視她們底關切，鼓勵我不顧風雨完成我底工作。

『簡不是你們要使她變成的那樣的弱者，』他要說：『她和我們一樣能受得住一陣山風，一陣急雨，或幾片雪。她底體質是健全而且有伸縮性的；——比許多更爲健壯的人，更能忍受各樣的天氣。』

我回來有時候很疲倦，也很爲風雨所侵，我卻絕不敢抱怨，因爲我看出抱怨會使他不高興：無論什麼時候，忍苦都使他歡喜；反之是特別的煩惱。

不過有一天下午我請假在家裏沒去，因爲我實在受了涼。他底妹妹們到莫爾頓去替我：我坐着讀釋列耳；他在翻解他底難懂的東方書籍。在我放下翻譯換作練習的時候，我偶然向他那邊看：我發覺我是在他底好觀察的藍眼睛之下受監視。他澈底反覆地察看了好久，我說不淸：牠底眼睛是這樣鋒利，又這樣冷酷，這時我覺得迷信起來——彷彿我在和幽靈似的東西坐在屋裏一樣。

「簡，你在作什麼事？」

「學德文。」

「我要你拋開德文，學印度文。」

「你不認眞罷？」

「這樣認眞，我一定要如此：我願告訴你爲什麼緣故。」

他於是繼續着解釋說印度文是他現在正學的語言；說他向前進行的時候，他容易把開始的忘記了；說若是有一個學生和他反覆溫習初步的東西，把這些完全記在心裏，對他很有幫助；說他在我和他妹妹們之間選擇不定了一些時；但是現在他選定我了，因爲他看我在三人中能對一件工作坐得最久。我願爲他行這個方便嗎？這犧牲或者不會長久因爲去他離開的時間不過三個月了。

聖約翰不是一個能輕輕加以拒絕的人：你覺得留在他身上的每一印象，無論是苦痛或是歡樂，都是深刻而且永久的。我答應了。當狄安那和瑪利囘來的時候，前者看見她底學生變成她哥哥的了：她笑了，於是她和瑪利表同意，聖約翰絕不會勸動她們走這一步的。他安安靜靜地囘答道：

「我知道。」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耐心，很忍性，然而很苛刻的教師：他希望我學得很多；我滿足他希望的時候，他在他那方面，也充分表示出他底稱讚。漸漸他在我身上有一種影響，這使我失去心底自由：他底誇獎和注意比他底淡漠更爲約束人。他在跟前的時候，我不能再隨便談話或笑了，因爲有一種糾纏得厭人的本能提醒我：活潑輕快（至少在我身上）是不合他底脾味的。我是這樣充分地覺得只有正正經經的心情和工作是可以承受的，在他面前要允許或從事別樣心情和工作的努力，是枉費的：我陷在一種使人冰冷的魔力下面了。他說，「走，」我就走；「來，」我就來；「作這個，」我就作。但是我並不愛我這種奴隸；好多次我都願他繼續忽略我。

一晚要睡覺的時候，他底妹妹們和我站在他周圍，向他道晚安，他照他底習慣吻了她們兩人；也同樣照他底習慣，把他底手

給我。狄安那，適逢在好開玩笑的時候，（她不苦痛地受他底意志管束；因爲在另一方面，她底意志和他是一樣强，）叫道：

『聖約翰！你時常叫簡三妹妹，但是你不那樣對待她呵：你也應當吻她。』

她把我推向他。我以爲狄安那很令人生氣，而且覺得不舒服地迷胡了；我這樣想着，感覺着的時候，聖約翰彎下頭來，他底希臘式的臉和我底臉平行，他底眼睛深入地叩問着我底眼睛——他吻我。沒有大理石吻或冰吻這樣的東西，否則我要說我底教會的表兄底吻是屬於其中的一類了；不過初試的接吻許是有的，那他底接吻就是一種初試的接吻。吻後他觀察着我看結果怎樣；並沒有什麼特出：我准信我沒有羞紅，或者我許變蒼白一些，因爲我覺得彷彿這接吻是加在我桎梏上的封蠟。以後他沒有忽略過這禮節，而且我接受時的莊嚴與沉靜似乎使他覺得其中有一些魔力了。

在我呢，我每天願更討他歡喜；但是這樣作時，我天天越來越覺得我必須把自己的天性拋開一半，必須把自己的性靈悶死一半，努力把自己的趣味從原本的趨勢改變，勉强自己作並非天性愛好的事。他要把我訓練到我不能達到的高超地位；渴望達到他所高舉的標準，是每點鐘使我受酷刑。這種事情的不可能，就如同要把我不規則的面貌塑成他那端正的，希臘的形式，要把他眼睛中海藍的顏色和嚴肅的光輝，給與我底不可改變的碧色眼睛一樣。

不過也不僅是他底控制使我現時不能自由。近來顯得憂傷在我是十分容易的：一種毀人的病有在我底心裏，從根源中汲盡了我底幸福——一種猜疑不定的病。

讀者，你或者以爲在這些地位和命運的變遷中，我忘記了羅契司特爾先生了。一分鐘也沒有忘。對於他的思念我還保持着，因爲這不是日光所能驅散的水汽，也不是風暴所能刮去的沙積成的形像；這是石板上所刻的名字，所經的時間命定和名字刻在上面的石一樣久長。要知道他下落的渴望隨地跟着我；在莫爾頓時，我每晚回到我底茅屋想這件事；現時我在澤地房，我每夜到床上對這件事沉思。

在關於遺囑我必須和布里幾先生所通的信中，我問他是否知道點羅契司特爾先生底現在住址和健康狀況；但是如聖約翰所猜的一樣，他對於他的事一點也不知道。我於是寫信給費爾肥夫人，請問關於這些的消息。我準確估計這個步驟可以達到我底目的：我覺得這準可以早早得到回信。兩星期過去沒有回音，我吃驚了；但是兩月過去，一天一天郵件到來，卻沒有我底東西，

這時候我被最關切的焦慮俘擄了。

我又寫信我第一封信有失去的機會。新生的希望隨着新的努力：像以前的希望一樣，牠閃耀了幾星期，於是和以前一樣，牠黯淡了，消滅了：我沒有收到一行信，一個字。半年在無用的期待中過去之後，我底希望死滅了，我實在覺得悽傷。

我周圍閃耀着美麗的春日，但我不能享受。夏季近了；狄安那努力使我歡喜：她說我現病像，願意陪我到海邊去。這事聖約翰反對；他說我不需要佚樂，我需要享樂；我現在的生活太沒有目的了，我必須有一種目的；而且，我料想，爲供給這種缺乏，他更把我學印度文的課程延長了，更迫切的要把牠們讀好；我呢，像一個傻子一樣，絕沒有想到抗拒他——我不能抗拒他。

有一天我來學功課時，精神比平常更不好；這種現象是一種痛切感到的失望使然的。早晨漢那告訴我有我一封信，我下去拿時，幾乎準以爲是久望的消息終於惠顧我了，我却只見到布里幾先生寄來的，關於事務的一封不重要的信。這種悽苦的阻礙使我流了幾滴眼淚在我坐下閱讀印度文難解的字和花的象形字時，我又眼淚盈眶了。

聖約翰叫我到他跟前去讀；試要讀時，我底聲音失敗了：字在啜泣中聽不出了。客廳裏只有他和我：狄安那在接待室裏練習音樂，瑪利在種園子——是很好的五月天，清朗，晴明，有溫和的風。我底同伴對於我底情感並沒表示吃驚，他也沒有追問原因，他只說：

『我們等幾分鐘，簡，到你更爲安靜的時候。』我趕忙壓抑這種凶猛的情緒時，他鎮靜而且耐心的坐着，靠着他底寫字台，看來像是一個醫生，用科學眼光觀察着病人疾病中一種料到了的，完全了解的危急徵候。悶住我底啜泣，拭了我底眼睛，低聲說了些早晨不很舒服的話，我又來作功課，而且作完了。聖約翰把我底和他底書放在一旁，鎖了寫字台說道：

『簡，你要去散散步；而且和我一陣。』

『我要叫狄安那和瑪利。』

『不要；今早晨我只要一個同伴，而且必須是你。穿上衣服，從廚房門出去，走到澤地谷頂去的那條路：我一會就也到你那裏。』

我不知道折衷辦法，和與我自己性格相反的果決嚴刻的人物相處，在絕對服從與決然反抗之間，我一生從不知道有什麼居中之道。我總忠誠地遵守前者，一直到爆發到（有時帶着火山似的猛烈）後者的時刻；現在的情形既不許可，我這時的心情

也不願意反抗，我就細心遵守了聖約翰底命令；十分鐘內，我就靠他旁邊，在那山谷的荒道上走着了。

微風從西方吹來牠經過山上來到野草和燈心草底香味使牠甜蜜；天空是無瑕的蔚藍；順山谷流下的小溪，過去的春雨使得水漲起來豐滿而且清亮的傾注下去，從太陽映來金光，從天宇映來鮮藍的顏色。我們向前進行，離開道路的時候，我們踏上一片柔軟的草地苔蘚一般美，碧玉一般綠，細微地裝飾着白色的小花，閃耀着一種星似的黃花朵；同時小山把我們完全團繞起來了；因爲山谷要到最上的時候，蜿蜒到山中心去了。

『我們在這裏休息罷，』聖約翰說，這時我們到了第一營分離的岩石，守衛着一種隘口，過這以後溪水急流下去成爲瀑布；從這地方再往前一些，山上就沒有草泥地和花了，只以野草作衣服，以巉巖作寶石——這裏荒蕪變成僻野，新鮮的變成幽暗的了——在這裏牠守衛着孤寂的決死隊，沉默底最後藏身處。

我坐下；聖約翰站在我跟前。他向上看着隘口向下看着山谷；他底眼順着溪流漫覽，又轉回看使溪流着色的無雲的天空；他去下帽子，讓微風吹動他底髮，吻他底前額。他似乎和這地方的靈感通聲氣，他用眼睛和一種東西告別。

『在夢中我睡在恒河岸上的時候，我要再見牠，』他高聲說：『還有在更遼遠的時刻——另一種微睡克服了我——在更暗黑的河流岸上的時候！』

奇怪的愛所發出的奇怪的話！嚴厲的愛國者對於他祖國的熱情！他坐下來；半點鐘我們沒有說話；他沒有向我說，我也沒有向他說。這時間一過他又開始：

『簡，我六星期就要走了；我已經在六月二十日開航的東印度人號上定下了艙位。』

『上帝將保護你；因爲你作了他底工作，』我回答。

『是的，』他說，『這裏有我底榮耀和快樂。我是一個無錯的主人底奴僕。我不是受着人類的領導走出去，服從同類微弱姐蟲底缺陷的規律和錯誤的約束。我底王，我底立法者，我底領袖是一切完全的。我看來奇怪：我周圍的一切人不急於在這同一旗幟之下從軍，——加入這同一的事業。』

『不是一切人都有你底力量，弱者要想和强者同走，也是胡塗』

「我不是向弱者說話，也沒有想到她們：我向她們說話的，只是配作這工作，有能力完成這工作的人。」

「這樣人少有，而且難得發現呵。」

「你說得對；但是找到的時候，就應當鼓動她們——敦促規勸她們從事這種努力——指示她們有什麼天賦，爲什麼有這些——向她們耳朵宣傳上天底使命——直接從上帝，獻給她們選民中間的一個地位。」

「若是她們眞有作這種工作的資格，她們自己的心不會首先告訴她們這種事情嗎？」

我覺得彷彿有種可怕的魔力集聚在我底周身：我戰慄着怕聽到說出致命的話來說明和凝定這魔力。

「你底心說什麼呢？」聖約翰追問。

「我底心是無聲的，——我底心是無聲的，」我回答，震驚發楞了。

「那我必須爲牠說話了，」深沉無情的聲音接着說。「簡，和我一陣到印度去：去作我底內助和一同勞作的人。」

山谷和天空旋轉，山脹起來了！彷彿我聽到從天上來的呼喚——彷彿有一個幻象的使者，像墨西多尼亞(Macedonia)的使者一樣，宣布道：「來幫助我們！」但我不是使徒——我不能注視着先驅——我不能聽他底呼喚。

「聖約翰！」我叫，「慈悲些罷！」

我所陳訴的人，在盡他自信是他底責任上，是既不知慈悲，也不知憐憫。他繼續說：

「上帝與自然要你作一個傳道士底妻室。他們所給你的不是身體的，却是心理的天賦：你是爲了工作而創造的，不是爲了愛情。你將要——你必要作一個傳教士底妻。你要成爲我底：我要求你——不是爲了我底歡樂，却是爲了我底統治者底工作。」

「我不適於這種工作；我沒有要傳教的感覺，」我說。

他已經估量到這些一上來的反對了：他並沒有被這些激怒。實在，當他背靠在後面的峻崖上，胳膊抱在胸膛上面，板起臉來的時候，我看見他準備着長時爲難的反對，而且頗具耐性以便使自己支持到底——不過決定了，到底應當是他克服。

「簡，謙虛是基督教美德底基礎，」他說，「你說你不適於這種工作，是說對了。誰又適於這種工作呢？眞正被神呼喚的人，誰又相信配受這呼喚呢？例如我，不過是塵灰罷了。和聖保羅一同，我承認自己是最大的犯罪人：但是我不讓這種自覺卑污的感覺

使我掃與我知道我底領袖：知道他是公正也是有力的；他選了一個微弱的工具去作一件偉大工作的時候，他要從他無限的神力之中來補充達到這目的的手段之不足。像我一樣想，簡——像我一樣信。我請你依靠的，是時代的岩石：相信牠能担負你人類軟弱的重量。」

「我不明白傳教的生活：我沒有研究過傳教的工作。」

「我雖然卑微，還可以給與你幫助：我可以規定你每點鐘的工作；常常扶持你，時時幫你忙。——上來我能這樣作：不久（因為我知道你底力量）你就可以和我一樣有力敏捷，不需要我底幫助了。」

「不過我底力量——我作這樣事情的力量在那裏呢？我沒有覺到。你談話的時候，沒有什麼在我心裏作聲或活動。我覺得沒有光亮點燃——沒有生命加速——沒有聲音規勸或鼓舞。哦，我願我能够使你看見，我底心這時是怎樣像一個無光的地窖，在深處鎖着一種畏縮的恐懼——怕你勸說我嘗試我所不能作的事！」

「我對你有一個答話——聽着。我們第一次相遇以後，我就觀察你：我拿你作我底研究有十個月。在這時期中我用幾種試驗測驗你：我見到和推論出的是什麼呢？在鄉村學校中，我看你對於和你習慣天性不合的工作，能够規律地，忠實地作得很好；我看見你能有能幹和精練作這樣事：你約束的時候，你可以得勝利。從你聽到你突然變富時那種鎮靜中，我見到沒有底馬❶底罪過的心：——利在你身上沒有不適當的力量。從你決然把財產分作四份，你自留一份，其餘的三份却為了空洞的公正要求給了別人上，我看出一種靈魂在犧牲底興奮與熱情中大為歡欣。為了我底願望，你拋棄了自己感趣味的研究，來研究別種東西；因為我對牠感趣味——在這種馴良上；在你百折不回來研究牠的不倦的勤懇上；在你應付困難的不竭的精力和不搖動的性情上——我承認我所尋找的特質都完全了。簡，你是馴良，勤苦，無功利，忠實，有恆，勇敢，很溫存，又很英勇；莫要不相信自己了——我可以無保留地相信你。作一個印度學校的女管理，作一個印度婦女中的幫助人，你底幫助對於我是無價的。」

我底鐵護身衣在我周圍緊縮了；說服緩緩準確地進步。很我心願地閉起眼來，他底最後的話使得原似禁閉的路比較清楚

❶底馬（Demas）是和聖保羅一同工作，以後貪愛現世而拋棄了保羅的人。見新約提摩太後書四章十節。（譯者。）

了。

我底工作原顯得那樣不明瞭，那樣無望地紛亂，在他往下說的時候卻凝結起來，而且在他塑型的手下成爲一種明確的形式了。他等候着答話。我要求在我冒然回答之前給我一刻鐘想一想。

『很願意，』他答；於是站起來他大步向隘口走開一點，在一片高高的野草上睡下，靜靜的躺在那裏。

『我能够。作他要我作的事：我不得不明瞭而且承認這個，』我沉思，——『這是說：若是我還能够有命的話。不過我覺得，我底生命在印度的太陽下面是不會久長的。那又怎樣呢？這他是不關心的：我死的時刻到來時，他要泰然而且神聖地把我交付給賜我生命的上帝。這情形在我目前是很明白的。離開英格蘭，我是離開一個心愛但卻空虛的地方——羅契司特爾先生不在這裏了；即使他還在，無論現在或將來那對我能有什麼呢？我底責任現在是要沒有他過生活：一天天拖着過彷彿在等着不可能的環境變遷，使他可以和我再結合——沒有什麼比這再胡塗，再軟弱的了。自然（如聖約翰有一次所說）我必須在生活上另外找出一種趣味，代替已失的趣味：他現在獻給我的事業，不眞正是人所能選取或上帝所能指定的最榮耀的事業嗎？有高尙的焦慮和崇高的結果，這事業豈不是最適於塡補拔除的愛和毀滅的希望所留下來的空虛嗎？我相信我必須答應可以——然而我戰慄。唉！若是我和聖約翰在一塊，我拋棄一半自我：若是我到印度去，我是向早熟的死中走。離開英格蘭到印度，離開印度到墳墓，還其中的空間怎樣充實呢？哦，我很知道！這在我眼裏看來也是很淸楚的。我若努力使我腱都發疼以求滿他意，我是可以滿他意的——到他期望底內心的極中點和外邊的極外圈。若是我要和他一同去——若是我作他所要求的犧牲，我就絕對地作：把一切——心，生命的要害，整個的犧牲品都拋到祭壇上面。他絕不會愛我；他卻要贊成我；我要顯給他看他還沒有見過的精力，他沒有料想到的方策。是的，我能和他同樣艱苦地工作，而且怨恨一樣少。

『那末若是能够答應他底要求罷：除了一條——可怕的一條。這一條是——他求我作他底妻子，他對我所有的丈夫底心，並不多過那塊外表幽暗的巖石——在那邊山峽裏溪流從那巖石流下去。他重視我如同兵士對於好兵器一樣，不過如此。不嫁他，這絕不會使我苦痛；但是我能讓他完成他底估計——淡然地實行他底計劃——經過結婚禮節嗎？我能從他收受新婦戒指，忍受各種愛情底形式（這我相信他要細心遵守）知道愛情精神完全沒有嗎？覺得他所給的每種親密都是原則上的犧牲，我能忍受嗎？不能：這種苦難是可怕的。我絕不願忍受。作爲他底妹妹，我可以陪伴他——不能作爲他底妻子：我要這樣告訴他。』

我向小山看望：他躺在那裏，靜得像一根拖平的柱子一樣：他底臉轉向我：他底眼睛注視而且鋒利的閃着光。他跳起來，走近我。

『我願去印度，若是我可以自由去。』

『你底答話需要註釋，』他說；『不明瞭。』

『這以前你是我底義兄，我是你底義妹：讓我們繼續這樣：你和我不如不結婚。』

他搖頭。『義兄妹在這樣情形下是不行的。若果你眞是我妹妹，那就不同了：我要帶着你，不找妻子。但是實在情形這樣，我們底結合一則用結婚使成神聖固定的，一則就不存在：實際的阻礙不准有其他任何計劃。你不明白嗎，簡？考慮一會——你底有力的見識會引導你的。』

我考量了；然而我底見識只指示我這種事實：我們不曾像夫妻所應分的樣子相愛，因而推論到我們不應當結婚。我這樣說了。『聖約翰，』我回答，『我看你像哥哥，你看我像妹妹：讓我們還繼續這樣。』

『我們不能——我們不能，』他回答，帶着簡捷嚴厲的決然神氣：『這是不行的。你說過你要和我到印度去：記住——你說過這話。』

『附帶條件地。』

『喔——喔。對於主要點——和我離開英格蘭，在我將來的工作上和我合作——你並不反對。你已經算等於要開始這種事業了：你是太堅定了，不會又撤身回去。你心目中只要有一個目的——你所從事的工作你怎樣能作得最好。把你複雜的興趣，感情，思想，願望，目的，加以簡單化；把一切考慮都放在一種目的裏面：這目的就是要有效有力地完成你底偉大創造者底任務。要這樣作，你必須有一個合作的人：不是一個哥哥——那是一種疏遠的關係——卻是一個丈夫。我也不需要一個妹妹：一個妹妹那一天都可以離開我。我需要一個妻子：在生活上我能有效地影響她，直到死我能絕對保持的唯一助手。』

他說話時我戰慄了：我覺得他底影響到我底骨髓——他約束住我底肢體了。

『在別處莫要在我身上找求罷，聖約翰：找求一個適合你的人罷。』

『你是說找求一個適合我底目的——適合我底職務的人罷。我再告訴你，不是作爲無關重要的私人——一個有人底自私意念的人——我願結婚；却是作爲傳教士。』

『我願把我底精力給傳教士——他所需要的只是這些——却不願把我自己給他：那樣只不過是在核肉上加殼罷了。殼對於他是無用的：我保留着。』

『你不能——你不應當。你以爲上帝對於一半犧牲就會滿足了嗎？他會接受殘缺的犧牲嗎？我所擁護的是上帝底意旨：我是在祂底旗幟之下徵募你的。我爲上帝不能接受分開的忠誠；祂必須是完整的。』

『哦！我願把我底心給上帝，』我說。『你不需要祂的。』

讀者，我不願起誓說，在我說這話的聲調中和附帶的感情中，沒有些暗含的諷刺味。直到這時我都沉沉地怕着聖約翰，因爲我不了解他。他把我籠罩在敬畏中，因爲他把我籠罩在懷疑中。他有好大部份是聖者的，好大部份是俗人的，這以前我說不清：但是在這次會談中有了顯示了：他底天性底分析在我眼前進行着。我看到他底迷誤處：我了解這些。我明白了，我那樣在野草岸上坐着，前面有一個美麗的形狀，我是坐在一個人底脚旁，他和我一樣犯錯。幕從他底薄情與專暴上落下來。覺得他心中有這些性質存在，我覺到他底缺點，而且有了勇氣了。我是和一個平等人在一塊——我可以和他辯論——對於他，若是我認爲妥當，我是可以反抗的。

我說了最後一句話之後，他沉默着，我於是冒險向上看着他底臉面。他底眼睛俯視着我，同時表示出嚴厲的驚異和鋒利的詢問。『她是諷刺的嗎，而且是對我諷刺嗎！』祂似乎說。『這是什麼意義？』

『我們莫要忘記這是一件莊嚴的事件，』不一會他說；『這事件我們不能輕浮地思想或談論而不犯罪過。簡，你說你把你底心給上帝時，我相信你是認眞的：我所需要的只是這樣。把你底心一從人勉强拉開，固定在你底創造者上面，在世上促進創造者精神的王國就是你底主要的歡樂和努力；促進這種目的的一切事，你都要即刻作。你將可以看出，我們在結婚中身體與心理的結合，對於你我底努力要給與怎樣的推動：這是使人類的命運與計劃有一種永久相依性質的唯一的結合，而且超過一切不重要的性情反覆——一切瑣細的感情底嬌柔與困難——一切僅關乎個人愛好底溫存，力量，種類，程度等的講求——你要趕

忙立刻加入這結合。』

『我嗎？』我簡短地說；於是我看着他底臉面，和諧中顯得美麗，但是在安靜的嚴厲中却是奇怪地難親；看着他底前額，威嚴却不寬大看着他底眼睛，明亮，機敏，深入，但是絕不溫存；看着他底陵人的高身材；而且在思想中幻想自己是他底妻子。哦！這絕不行！作他底副牧師，他底同志，一切都很好：我願担負這樣職務和他渡過重洋；任這種職務和他在東方的太陽之下，在亞洲的沙漠中勞作；崇拜他底勇氣，虔誠，和力量，並且與之競賽；安然地遷就他底統管；對於他底磨滅不了的野心不動聲色的微笑；將基督徒從普通人分開：深敬前者，大度地原諒後者。無疑的，只任這種職務和他在一起，我要常常吃苦：我底身體要受很嚴厲的約束，但是我底心靈却是自由的。我仍然可以有我沒有受挫折的自我可歸依：有我自然的，未被奴隸的感情，在孤寂的時候與牠往還。我底心裏會有一個幽密的地方，這只屬我所有，他絕不到這裏來，而且情感在這裏又新鮮又有遮護的生長着，他底嚴厲絕不能摧毀，他底武士的步伐也不能踐踏：但是作爲他底妻子——常在他身旁，常受約束，常被遏制——不得不使我天性底火永遠低燃，勉强牠在內心燃燒，絕不發一聲叫喊，雖然關起的火焰把生機一一消滅了——還是受不了的。

『聖約翰！』我沉思到這裏的時候，叫。

『喔？』他冰冷地回答。

『我重說，我自由答應作你底傳教伴侶和你同去，但不是作你底妻子；我不能嫁你，成爲你底一部。』

『你必須變成我底一部，』他穩定地回答；『不然全盤都是空。我一個還沒到三十歲的男人怎麼能帶一個十九歲女孩到印度，除非她嫁了我？我們怎能永遠在一塊——有時在孤獨中——有時在野蠻部落中——而不結婚呢？』

『在這樣情形下，』我即時回答，『滿可以彷彿我是你底眞妹妹，或像你一樣的男子和牧師。』

『人知道你不是我底妹妹；我不能作爲妹妹介紹你：你要想這樣作就是引人對我們有些損害的猜疑。至於其他辦法，雖然你有男子底强健腦子，你却有婦女的心——這不行。』

『這行，』我帶着些輕視斷言，『十分好的。我有婦女底心，但不在關乎你的地方；對於你，我只有同志底坦率，忠實，友愛；新入教人對於牧師的敬重與服從；再沒有別的了——莫害怕。』

「這是我所需要的，」他說，向着他自己；「這正是我所需要的。道路上有阻礙，這必須砍倒。簡，你不會後悔嫁我——這你要準信了；我們必•須•結婚。我重說沒有別的路，而且無疑的結婚以後會有充分的愛，使這結合在你眼裏看來也是正當的。」

「我看不起你底愛情觀念，」我制不住說，當我立起來站在他前面，背靠着巖石的時候。「我看不起你底不眞的感情；是的，你奉獻這種感情時，我看你不起。」

他固定地看着我，看時緊閉着他長得好的嘴唇。他是生氣，吃驚，或是怎樣，不容易說：他能完全管束着他底面貌。

「我沒大料到從你聽到這樣話，」他說：「我想我沒有作出什麼事，說出什麼話，應當受輕視。」

他底溫和的聲音感動我，他底崇高鎮靜的態度使我驚懼了。

「原諒我底話，聖約翰；但是激動我這樣不留心地說話，是你自己的過錯。你提起一個題目，我們天性在這一點上是不同的——是我們絕不應當討論的題目：一提到愛情，就是我們間意見不同的材料。若是要着實，我們怎麼辦？我們要怎樣感覺？親愛的表哥，拋棄了結婚計劃——忘記了牠罷。」

「不，」他說；「這是久懷的計劃，而且只有這可以達到我底偉大的目的：不過現在我不往下力勸你了。明天我要離家到劍橋去：那裏有許多朋友，我願向他們告別。我要離開兩星期——拿這時間考量我底提婚：莫要忘記，你若拒絕，不是拒絕我，却是拒絕上帝。藉着我，他向你開闢一種高貴的事業；只有作我底妻子，你才可以作。拒絕作我妻子，你是永遠自限於自私的安逸和無益卑微的道路上。你要戰兢恐懼，若到那種情形，你要被列入拒絕信仰的人中，而且比不信教的人還壞！」

他說完了。從我轉過身，他又去

「看山望水。」

但是這一次他底感情都關住在心裏：我是不配聽牠們說出的。在他身邊走回家的時候，我在他鐵的沉默中理會出他對我的一切感想：一種嚴厲專制的天性所受的失望，牠在預料屈服的地方却遇到反抗了——一種冷酷固執的見解所表示的責難，還見

解在別人身上發現出稚不能表同情的感情和意見來：簡單說，作爲常人，他要想勉強我服從的；只是作爲一個誠實的基督徒，他才耐心忍受我底梗頑，並且給我這長時間讓我思索悔過。

那晚上他吻了他妹妹們之後，他以爲連和我握手的事也應忘記掉，默默地離開了屋子。我對他雖然沒有愛，却很有友誼，被這種顯明的忽略所傷，眼淚竟到我眼裏來了。

『在澤地散步的時候，簡，我看你和聖約翰口角了，』狄安那說。『不過跟着他去；他留在過道裏等你——他要同你和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是並沒有什麼驕傲的：我寧願快樂不願尊嚴；我跑去追他——他站在樓梯脚下。

『晚安，聖約翰，』我說。

『晚安，簡，』他鎭靜地回答。

『握手罷，』我加上說。

他放在我手指上的是怎樣冷淡輕鬆的一觸呵！白天的事使他很不高興，親熱不會溫暖，眼淚也不會感動他。和他不能有快樂的和解——不能有令人歡喜的微笑，或寬宏大度的話：然而基督徒的他是忍耐而且溫靜的；在我問他是否原諒我的時候，他回答說他不慣於懷着苦惱的記憶；說他無可原諒，因爲他就沒有生氣。

答了這話，他離開我。我倒更願他把我打倒。

第三十五章

他沒有照他所說，第二天離家到劍橋去。他行期整整延緩了一禮拜，在這時期之中，他使我覺得：一個善良但却嚴厲，公正但却不肯寬恕的人，對於開罪他的人能加以怎樣苛刻的處罰。沒有一件公然仇對的行動，沒有一句責難的話，他時時使我有這樣信心：我是被放在他寵愛範圍之外了。

並不是聖約翰懷一種非基督教的復讎精神——並不是他會傷我一根頭髮，卽使他有全力那樣作。在天性和原則上，他都

超過卑下的復讎的滿足：我說我輕視他和他底愛情，他原諒我，但是他沒有忘記那句話；而且在他和我活着的時候，他絕不會忘記。他轉向我時，我從他底神色看出那句話常常寫在他和我之間的空氣中；我什麼時候一說話，我底聲音裏就有那句話向他底耳朵發響，他給我的答話中也有那句話所生的回音調和着。

他沒有避免和我談話：他甚至和平常一樣每早晨叫我到他書桌跟前去；但是我怕他內心裏的壞人，有一種快樂，不是他內心裏純潔基督徒所參與承受的，——這快樂就是在言行表面如常的時候，他顯出能用怎樣的技巧，將以前使他底言語態度有一種嚴肅美的那種讚揚和有趣的精神，從他底一言一行中都抽除。對於我，他實在變成不是肉，都是大理石了；他底眼睛是冷亮的藍寶石；他底舌頭是說話的機器——不過這樣罷了。

這一切在我都是苦楚——一種精鍊的，綿延的苦楚。這保持着一種忿怒的微火和戰慄的苦惱，完全把我壓抑住而且使我煩。這時我覺得：若果我是他底妻子，這個像深蔭的源泉一般純潔的好人，不從我血管裏吸取一滴血，在他水晶似的良心上不受一點最輕微的罪痕，不久就能夠把我殺死。在我要試與他和解的時候，我尤其覺得這個。沒有仁慈對待我底仁慈。他並沒有經驗到生疏的苦痛——並沒有要和解的渴望；而且雖然多次我底急流的淚汚了我們一同俯首看着的書頁，這對於他沒有影響，彷彿他底心眞是石或鐵屬的東西一樣。同時他對於他妹妹們比平常要仁慈一些：彷彿怕僅是冷淡還不足使我相信我是怎樣完全被禁逐，要加上反襯的力量一樣；這我相信他不是出於惡意，却是根據行爲原則的。

在他離家的前晚，適逢見到他太陽快落時在園裏散步，而且看着他時記起這個人現在雖然生疏了，却有一次救了我底性命，我們又是近親，我就動心要最後一試恢復他底友誼。他靠小門站着的時候，我走出去到他跟前；我即刻就說到要點：

「我不快樂，聖約翰，因爲你仍然和我生氣。我們作朋友罷。」

「我希望我們現在就是朋友。」是不動心的答話；他仍然觀望着月出，這是我到跟前時他就在作的事。

「不，聖約翰，我們現在不像以前樣是朋友了。這你知道。」

「不是嗎？這是不對的。在我，我不願你不好，願你全好。」

「我相信你，聖約翰；因爲我準知道，你不能夠願任什麼人不好；但是，因爲我是你底親戚，我希望你比對路人的那種一般的

慈善有更多的愛』

『當然，』他說。『你底願望是合理的，而且我遠不把你認為一個路人。』

這種話用冷淡安靜的聲調說出來，是十分屈辱人，掃人興的。我若聽從驕傲和忿怒底提示，我會立時就離開他：但是有種東西比這些感情更強地在我心裏活動。並深為敬重我表哥底天才和主義。他底友誼對於我是有價值的：失去牠太使我難堪了。重新得到這友誼的嘗試，我不願這樣快地就放棄。

『我們一定要這樣分離嗎，聖約翰？你到印度去的時候，就這樣離開我，不說一句比剛說的更仁慈的話嗎？』

這時他完全離開了月亮，轉臉對着我。

『我到印度去的時候，簡，我要離開你！怎麼！你不到印度去嗎？』

『你說我不嫁你不能去。』

『那你不願嫁我了！你堅持那種決定了？』

讀者呵，你像我一樣知道，冷酷的人們在他們所發問題的冰中，能放進好多恐怖嗎？知道他們忿怒時的冰塊崩塌中有好多，他們不高興時的凍結海洋底溶解中有好多恐怖嗎？

『聖約翰，我不願嫁你。我堅持我底決定。』

冰塊動搖而且向前滑了一些，但是還沒有壓下來。

『再問一次，為什麼有這拒絕？』他問。

『以前，』我問答『因為你不愛我；現在，我回答，因為你幾乎憎恨我了。若是我嫁你，你要殺死我。你現在正殺着我呢。』

他底嘴唇和面頰變白了——十分白。

『我•••要殺死•••你——我•••正殺着•••你？這是不應當使用的話：凶暴，不女性，不真實。這些話表示出不幸的心境：應當受嚴厲的責備：似乎是不可原諒的，但是人底責任是要原諒他底同輩，即使到無數次的時候。』

現在我完了事了。熱誠地要從他心上去掉我以前冒犯他的痕跡時、我在那固執的表面上又印上另一更深的痕跡了：我把

這痕跡烙印上了。

『你實在要憎惡我了』我說。『要想和解你是沒有用的：我看出我使你成爲永久的仇人了。』

這些話又鑄成一個新錯：而且更糟，因爲說到眞實情形了。那無血的嘴唇顫抖着痙攣一時。我知道我所激動的鋼似的暴怒。我絞心的難過。

『你完全誤解了我底話，』我說，立刻抓住他底手：『我沒有心要使你哀愁痛苦——實在，我沒有。』

他頂悽慘地微笑——頂堅決地把手從我手裏拉走。『我料想，現在你取消你底允諾，一點不願到印度去了？』在頗久的停頓之後，他說。

『我願去，作爲你底助手，』我回答。

以後是很長時間的沉默。這其間他心裏人性與神恩有着怎樣的衝突，我說不淸楚：只有奇異的光在他眼中閃耀，奇怪的陰影經過他底臉面。他終於說話了。

『你這樣年歲獨身的女子，要和我這樣年歲獨身男子一同出國，這胡鬧我以前已經向你證明了。我用這樣的言辭向你證明，我以爲會防止你不至再提到這計劃了。你竟提到，我覺着遺憾——爲了你的緣故。』

我打斷他。實際責難似的話，使我即刻有了勇氣。『要有常識，聖約翰；你要到胡鬧的地步了。你裝着對於我底話吃驚。你並不眞正吃驚：因爲有你那樣高明的心智，你不會那樣愚妄，至於誤解我底意思。我再說，若是你樂意，我願作你底副牧師，但絕不作你底妻子。』

他又變成死白的顏色了；但是和以前一樣，他完全約束住他底火性。他加重語氣但卻沉靜地回答：

『一個不是我妻子的女性副牧師，絕不適合我。那末，和我，你似乎是不能去的了：若是你底提議是誠心的，我到城裏的時候，和妻子需要助手的已婚牧師說一說。你自己的財產可以使你不受教會幫助；這樣還可以免你有不遵約言，拋棄答應加入的團體這種恥辱。』

讀者知道，我絕沒有給什麼正式的約言，也沒有答應加入什麼；這樣話在這種場合上說，是太刻薄，太專斷了。我回答：

『在這種情形上，沒有什麼玷辱，沒有什麼不遵約言，沒有什麼拋棄。我一點也沒有到印度去的義務，尤其和陌生人。和你一陣，我願冒許多險因爲我崇拜，相信你而且作爲一個妹妹我愛你；但是我深信，和我願同去的人樂意去時，我在那樣天氣中也活不長久。』

『呀！你害怕你自己了；』他說，翹起嘴唇。

『我害怕。上帝給我生命不是讓我扔棄的；照你希望我的去作，我開始以爲，是幾乎等於自殺。而且，在我明確決定離開英格蘭之前，我要準知道，我留在英格蘭比離開是否能有更大的用處。』

『你是什麼意思？』

『要解釋是無效的；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久忍着苦痛的懷疑，不用什麼方法把這懷疑去掉，我什麼地方也不能去。』

『我知道你底心向着那裏，依戀什麼。你所懷的情感是不合法，不神聖的。老早以前你就應當把牠壓毀了：現在提到，你應當害羞。你想念羅契司特爾先生？』

這是眞的。我沉默表示承認。

『你要去找羅契司特爾先生嗎？』

『我必須打聽出他底下落。』

『那末，』他說，『我要在祈禱中記起你，而且熱誠地爲你求上帝，你可以不至變成爲被逐的人。我原以爲我在你身上看出一個上帝底選民。但是上帝和人所見不同：願成全他底意志。』

他開開門，走出去，漫步向山谷下走去了。一會就看不見他了。

回到客廳，我見狄安那站在窗子跟前，很有所思的神色。狄安那比我高得多，她把手放在我肩上，彎下身，看我底臉。

『簡，』她說，『你現在常是不安蒼白。我準信有什麼事。告訴我，聖約翰和你在鬧什麼。我從窗子觀看了你們半點鐘；你一定要原諒我作這樣偵探，但是好久我就幻想着我不知是怎樣的事。聖約翰是一個奇怪人——』

她停住了，我沒有說話：一會她又接着說：

「我那位哥哥關於你懷着些種特別的見解，我準信他老早就對你特有一種注意和興趣，這是他對什麼人都絕沒有表示過的——有什麼目的？我願他愛你——他愛嗎，簡？」

我把她底涼手放在我熱的前額上面；「不，狄；一點也不。」

「那他眼睛爲什麼那樣追隨着你，爲什麼那末常常單獨和你在一塊，而且那裏使你不斷在他跟前呢？瑪利和我都推論他願娶你。」

「他願——他請求我作他底妻。」

狄安那拍手。「這正是我們所希望思索的！你願嫁他了，簡，不嗎？那他就要住在英格蘭了。」

「遠不是這樣，狄安那；他向我求婚的唯一念頭是要得到一個適當的公同工作的人到印度去工作。」

「什麼！他希望你到印度去嗎？」

「是的。」

「瘋狂！」她叫。「我準信，你在那裏活不了三個月。你絕莫去：你沒有答應罷，答應了嗎，簡？」

「我拒絕嫁他——」

「因此使他不高興了？」她提示。

「很使他不高興；我怕他絕不會原諒我：然而我提議作爲他妹妹陪他去。」

「這樣作是極胡塗的，簡。想想你要作的工作——那是不斷疲倦的工作，在那裏疲倦把强壯的人也殺得死，你是軟弱的呵。聖約翰——你知道他的——要力勸你作不可能的事：和他住一塊在炎熱的時候也不准休息；而且不幸我看出他所要索的事，你都勉强自己作。我驚異你有勇氣拒絕他底求婚。那你不愛他了，簡？」

「不是作爲丈夫。」

「然而他是一個漂亮人呵。」

「我是這樣樸素，狄，你看。我們絕不合適。」

『樸素！你嗎？一點也不。活活在加路大（Calcutta）燒炙死，你是太美太好了。』她於是又熱誠鄭重地請求我把和她哥哥同去的念頭全拋開。

『我實在得拋開，』我說；『因爲我剛才重提替他作副牧師的時候，他表示對於我底無禮貌吃驚。他似乎以爲我提議不和他結婚伴他去，是犯了非禮的事：彷彿我不是一上來就希望他作我哥哥，而且一向就這樣看待他似的。』

『什麼事使得你說他不愛你呢，簡？』

『你應當聽聽他對於這事的意見。他一再解釋，不是他自己，却是爲他底任務他要結婚。他告訴我，我是爲工作，不是爲愛情而創造的：這無疑是眞實的。但是依我底意見說，若我不是爲愛情而創造；那也就不是爲結婚而創造的了？終身被縛於只認自己是有用工具的男子，狄那豈不是一件奇事嗎？』

『難堪——不自然——不成問題！』

『而且現在我對他雖然只有妹妹的愛，』我接着說，『然而我若被迫作了他底妻子，我想像得到有對他懷一種難免的，奇怪的，令人苦痛的愛情這樣可能性，因爲他是這樣有才幹而且在他底神色，態度，和談話中，常有一種英雄的威嚴。在這樣情形中，我底命運就說不出地不幸了。他不要我愛他；我若表示這種感情，他要使我明白這是一種多餘，在他不需要，在我是不合適的。我知道他要這樣。』

『不過聖約翰却是一個好人，』狄安那說。

『他是一個好而且偉大的人；但是在追求他自己偉大目的時候，他無情地忘記了小人物底感情和要求了。因此；無關重要的人離開他底道路，不然怕他進行時踐踏了他們——那倒是更好。他要到這裏來了！我要離開你，狄安那。』我看見他進園子時，我趕忙上了樓。

但是吃晚飯時我不得不再見他。吃飯時他顯得和平常一般鎭靜。我以爲他不會向我說話，而且準信他不再提起結婚計劃來說了：以後的事顯得我在兩點上都錯誤了。他用正和平常一樣的態度向我說話，或不如說還是他近來的平常態度——謹愼地有禮貌。無疑的他求助聖靈，來壓抑了我在他心裏引起的忿怒，而且相信他又原諒我了。

晚禱前的夜晚讀經，他選了啟示錄二十一章。他嘴裏讀出聖經文字的時候，聽起來總是愉快的：沒有什麼時候如在他宣讀上帝底默示時一樣他底美妙的聲音能够那樣溫柔而又豐滿，他底態度在高貴的單純上變得那樣動人了：今晚他底聲音中有種更莊嚴的音調——他底態度上有種更刺震人的意味——當他在家人間坐着的時候（五月的月亮從無簾的窗子照進來，使桌上的燭光幾乎是不必要的了：）他坐在那裏，俯身看着大本的舊聖經，從那書頁上描述新的天國和新的大地的幻象——說上帝怎樣要來和人同住，上帝要怎樣從人們眼上拭去所有的淚，而且應允將來不再有死亡，沒有悲哀或哭喊，也不再有痛苦，因為以前的東西都過去了。

以後的話他說時很使我震驚：尤其因為我覺得，從他輕微的，描寫不出的聲音改變上覺得：說這話時他底眼睛轉到我身上了。

『佔勝的人要繼承一切東西；我要作他底上帝，他要作我底兒子。但是』也緩緩明晰地讀出，『害怕的，無信心的，……要到燃着火與硫磺的湖裏去，那是第二的死亡。』

從此以後，我知道聖約翰替我所害怕的命運了。

一種鎮靜沉着的得意，混和着一種渴望的熱誠，在他誦讀這章書最後幾節時表示出來。讀的人相信他底名字已經寫在耶穌底生命書上了，他只渴望着那個時候到來，可以讓他進到地上國王們把光榮與名譽帶到那裏去的城市；那城市不用日月在裏面照耀，因為上帝底榮光照亮牠，而且耶穌是那城裏的光。

在這一章以後的祈禱，他底所有力量全集中起來——他底嚴厲的熱誠全覺醒了他是非常認真地，和上帝競爭着，而且決心要克服。他為心軟的人求力量；為從羊羣裏迷路的求領導；為那些被世俗和肉體誘惑引出窄路的人們請求回轉，即使天很遲暮了也罷。他請求強求要索天賜的烙鐵從燃燒中拿開。熱誠永遠是很莊嚴的：一上來，聽着這祈禱的時候，我驚異他底熱誠；在牠繼續增高的時候，我被感動；終之使我敬畏了。他是這樣真誠地覺到他目的底善良與偉大，別人聽他為這祈求的時候也不禁覺到。

祈禱完了的時候，我們向他話別：他早晨很早就要起身走。狄安那和瑪利，吻了他，離開屋子——我想是聽從他底聲的暗示：

我獻出我底手，願他旅途愉快。

『謝謝你簡。我已經說過我兩星期中從劍橋回來：這時期是留作你思索的。若是我聽從人類的驕傲，我就不再向你說和我結婚的事了；但是我聽從我底職責，而且堅定地志在第一的目的——作一切事榮耀上帝。我底主人是長期吃苦的：我也要這樣。我不能任你去受咒詛像一個應受神懲的人一樣：悔過——決心，在還有時間的時候。記住，我們受了吩咐在白天工作——受了警告，「夜晚到來時，沒有人工作了。」記住那世俗富人底運命。他有現世生活中的好東西。上帝給你力量選取那更好的一部份，這不會從你拿走！』

他說最後的話時，把手放在我頭上。他說話熱誠溫和：他底眼色，確實不是愛人看着他情婦的眼色，却是牧師喚回失路羊羣的——，或不如說是守護天使看望他負責保衛的靈魂的那種眼色。所有有天才的人，無論他們是感情的人不是；無論他們是熱心者，貪望者，或專制者——只要他們是眞誠的——都有他們崇高的瞬間，這時他們克服而且統治。我對聖約翰覺到崇敬——崇敬是這樣强，牠底推動力卽刻把我推到我所久避的一點上了。我被引動要停止和他鬥爭了——要順着他底意志的急流，衝進他生活的深淵裏去，把自己的意志在那裏喪失。我這時被他緊緊圍困，幾乎和以前有一時我被另一人用不同方法圍困一樣。兩次我都是胡塗人。那時候要屈服是一種行爲原則的錯誤；這時要屈服是一種評斷力的錯誤。現在我從安靜的已逝時間中回顧那時危機的時候，我是這樣想：我在當時都並不覺得胡塗。

受牧師底觸摸，我站着不動。我底拒絕忘記了——我底恐懼克服了——我底鬥爭癱瘓了。不可能的事——我和聖約翰結婚——迅速變成可能的了。一切都突然改變着。宗教召喚——天使招呼——上帝命令——生命像書卷一樣捲起來——死亡底門開着，顯示那邊的永生：似乎爲了那邊的平安與幸福，這裏的一切都可以在一秒間犧牲。朦朧的屋裏充滿了異象。

『你現在可以決定嗎？』傳教士問。這詢問是用溫存聲調發出的，他也同樣溫存地把我向他身前拉。哦，那溫存！比强力要有力好多呵！我能够拒絕聖約翰底忿怒；在他底仁慈之下，我却柔軟得像蘆葦了。然而這些時候我全知道，若是我現在屈服了，我要同樣有一天得悔念我以前的反抗。一點鐘莊嚴的祈禱不能改變他底天性：牠只是崇高些罷了。

『若是我准知道，若是我深信，我應嫁你是上帝底意志，』我回答，『我可以決定，我可以起誓立時嫁你——無論以後發生

什麽事！』

『我底祈禱有效了』！——聖約翰叫。他底手更緊地壓着我底頭，彷彿是要我屬他一樣：他用胳膊抱住我，幾乎彷彿他是愛我（我說幾乎——我知道還差別——因爲我覺到過被愛是怎樣的事；但是像他一樣，我這時已經把愛放在問題之外，只想着責任了。）我和我內心視覺底朦朧爭鬥——那視覺前還有雲彩滾動着。我眞誠地，深刻地，熱烈地渴望着要作正當的事；而且只作正當的事。『指示我，指示我道路！』我向天祈求。我比以前什麽時候都更興奮；以後的事是不是興奮底結果，讀者去評判罷。

全屋都是安靜的；因爲我相信除了聖約翰和我之外，別人都去安息了。一隻蠟燭將近熄滅，屋裏滿是月光。我底心跳動急速：我聽到心跳。突然一種形容不出的感覺刺透了心，使牠停止跳動，於是立刻傳到我底頭和四肢。這感覺不像電的震驚，但却是同樣鋒銳，奇突，驚人；牠影響我底感官，彷彿牠們以前的極度活動都不過是昏睡，現在要從這昏睡狀態被強迫叫醒了。牠們起來期待着：我底耳目都在等候，當肉在骨上戰慄的時候。

『你聽到什麽了？你見到什麽了？』聖約翰問。我沒有見到什麽，但是我聽到有種聲音在什麽地方叫：

『簡！簡！簡！』——再沒有別的了。

『哦！這是什麽？』我喘氣。

我可以說，『這在什麽地方呢？』因爲這聲音不在房內——也不在這所屋裏——也不在園裏；牠不是從空氣中來的——不是從地下——也不是從頭上。我聽到牠了——在什麽地方，或從什麽地方來，是永遠不能知道的！這是人底聲音——是熟悉的，心愛的很記得的聲音——是愛德渥德費爾肥羅契司特爾底聲音；是在痛苦與悲傷中凶猛，奇異，而且迫切地說出來的。

『我來了！』我叫。『等待我！哦，我要來！』我飛奔到門那裏，向過道裏面看：那是暗黑的。我跑出到園子裏：園子是空的。

『你在那裏呢？』我叫。

澤地谷那邊的山輕微地送回答話來：『你在那裏呢？』我傾聽。風在杉樹間低低地嘆息：一切只是澤地的幽靜和中夜的沉寂。

『打倒迷信！』我評斷，在那裏的幻象靠着大門跟前暗黑的扁柏起來的時候。『這不是你底奸計，也不是你底巫術：這是大

自然底工作她覺醒了並且作出——不是奇蹟——却是她最好的事。』

聖約翰跟着我，而且要阻攔我我脫開他。這是我要佔上的時候了。我底力量要活動有勢了。我告訴他莫發問題或議論；我希望他離開我：我必須而且願意孤獨。他立刻就服從了。有力量命令得好的時候，一定會得到服從的。我上樓到自己屋裏去；鎖起自己來；跪下；於是用自己的方式祈禱——和聖約翰底方式不同但却自有效力。我似乎很密切地接近一個有力的靈；我底靈魂感謝地出來到他脚前。我感謝後起來——有了一種決心——於是躺臥下來，不驚恐，心裏明白了——只渴望天亮。

第三十六章

天亮了。我黎明時起來。我忙了一兩點鐘，照我短期離開所願要的樣子，把我房裏抽屜裏，衣櫃裏的東西收拾好。同時，我聽到聖約翰離開他底房子。他在我門跟前停住：我怕他要叩門——沒有，却從我門下塞過一個紙條。我拾起來。紙上有這些字：

『你昨夜太突然地離開了我。你若再停一會，你就要把手放在基督徒底十字架和天使底冠冕上了。我兩星期後回來時，希望你有明白的決定。這時期，你注意而且祈禱，莫要陷入誘惑：靈我信是願意的；但是肉我看是微弱的。我將每點鐘爲你祈禱。——聖約翰。』

『我底靈是願意作正當事的，』我心裏回答；『我底肉，我希望強健得足可以完成上帝底意志只要那意志被我淸淸楚楚認識了。無論如何，牠還强得可以探求——詢問——從這疑雲中摸索一個出路，找到確定的開朗的白日。』

是六月一日；然而早晨是多雲而且寒涼：雨急打着我底窗。我聽到前面大門開了，聖約翰走出去。從窗子看望，我看他走過園子。他要走過朦朧的澤地，向惠特克勞司那方走——在那裏等車。

『再過幾點鐘我要隨在你後走那條路，表哥，』我想：『我在惠特克勞司也有車要等。我在永遠離開之前，在英格蘭也有人要看候。』

離早餐時間還有兩點鐘這時間中我在屋裏輕輕散步沉思着使我底計劃有現在這樣轉向的奇事我記起我所經驗的那

內心的感覺因爲我能記起牠以及牠底一切說不出的奇異。我記起我所聽到的聲音；我又問這是從什麼地方來，但是和以前一樣枉然這聲音似乎是在我•心內——不是在外面世界裏。我問這僅是一種神經的印象——一種錯覺嗎？我不能瞭解或相信：這不僅像是一種靈感。那種奇異的感情震動，彷彿是搖動保羅和西拉(Silas)牢房基礎的地震底震動一樣；牠打開靈魂牢房底門，解開了牠底束縛——牠使靈魂從睡眠中醒來，戰慄着傾聽着，而且驚異地從睡眠中跳出；於是在我吃驚的耳朵裏在我顫抖的心裏，在我底靈魂中，將一種喊聲波動了三次——我底靈魂並沒有恐懼或驚駭，却彷彿對於脫離了肉體，自己努力底成功歡躍。

『不要過幾天，』我沉思終止的時候說，『對於似乎在昨夜用聲音召喚我的人，就可以知道一些消息了。書信證明是無用的了——要用親身的探詢來代替。』

吃早飯時我向狄安那和瑪利說，我要出門一次，至少要離開四天。

『一人嗎，簡？』她們問。

『是的；是去看看或打聽點一個朋友底消息，關乎他，我有些時不安心了。』

她們原可以說出因爲我相信她們心裏這樣想了，她們相信我除她們之外沒有朋友（我實在常向她們這樣說：）但是有着眞正天然的周顧，她們避免發言，只有狄安那問我，我是否准信自己健好可以旅行。我底神色很蒼白，她說。我回答說，除了焦心之外，我沒有什麼病，這我希望不久就可以減輕了。

作更進的準備是容易的；因爲沒有詢問——沒有猜想擾亂我。向她們解釋了關於我底計劃我現在不能明說，她們仁厚而且聰明地接受了我對待她們的沉默，依我看在同樣環境下，我也要給她們這樣行動自由權。

下午三點鐘我離開澤地房，四點鐘過不久我就在惠特克勞司路標柱下站着了，等待車子到來，載我到桑恩費爾得去。在這些孤路荒山底靜默中，我聽到車從很遠的地方來近了。這是一年前，一天夏晚，我就在這地方下來的同一輛車——那時我是多末孤苦，多末絕望，多末無目的呵！我招手時車站住了。我進了車——這時不必拿全部財產作坐車的代價了。再上到桑恩費爾得去的路，我覺得像信鴿飛着回家一樣。

這是三十六點鐘的行程。我是一個星期二下午從惠特克勞司起身，星期四一淸早車停在路旁旅店那裏給馬飲水，這旅店

是在好風景中間的那綠的籬笆，廣的田野，低的牧畜的小山（和那嚴肅的莫爾頓北部中心的澤地相較，外表是多末溫和，顏色是多末濃艷！）在我眼睛裏看來，彷彿像是一時相熟的面容一樣。是的，我知道這地方底特性：我準信我們是靠近我底目的地了。

『桑恩費爾得府離這裏多遠？』我問馬夫。

『整二哩路，小姐，過了田場。』

『我底行程完了，』我自己想。就從車裏出來，把我一個箱子交給馬夫保管，留着等我來取；付了車費；賞了車夫，就要走了：晴朗的白日照耀着旅館底招牌，我看見用金字寫的：「羅契司特爾濤旅館。」我底心跳起來：我已經到了我主人底地土上了。心又落下來了，這種思想刺激牠：

『你底主人大半都許已經過了英國海峽了：而且卽使他在你忙着到那裏去的桑恩費爾得，除他以外還有誰在那裏呢？有他底瘋妻：你和他沒有關係：你不敢向他說話或見他底面。你枉費了勞力——你最好莫再前去了，』我底勸戒者力說。『向旅店的人打聽消息；你所要打聽的他們都可以告訴你：他們可以立刻解決你底疑惑。起來到那個人跟前去，問問羅契司特爾先生是否在家。』

這提示是明達的，然而我不能勉強自己照着作。我是這樣害怕答話會用失望壓住我。延長懷疑就是延長希望。我還可以再見星光之下的宅第。我底眼前就是界墻——就是我還不大瞭然我決心走什麼路，就來到其間的田野：在我逃開桑恩費爾得的那早晨，一種鞭笞着我的復讎的怂恿使我發狂，又盲又聾，我就從這田野中匆匆前去。我走得何等快！我有時是怎樣跑着呵！我是怎樣期待着第一眼見到熟悉的森林呵！我懷着怎樣感情歡迎我所熟悉的單棵的樹，和熟悉的樹間的草原和小山呵！

最後森林出現了；有烏鴉窠的矮林暗黑的叢生着；一聲烏鴉底高叫打破了清早的沉默。奇異的歡快感動我，我趕忙向前走。又經過一片田野——穿過一條小徑——看到了院牆——和後面的房屋：宅第底本身仍然被矮林遮蔽着。『我第一眼要向宅第底前面看，』我決定，『前面明顯的雉堞會立刻高貴地刺激我底眼而且從那裏我可以辨出主人底窗子來：或者他這時正在窗子那裏站着——他起得早：或者他正在菓園或屋前的鋪道上散步。但只願我能見到他！——就只一會也能！若是這樣情形，我準會不發瘋跑到他跟前嗎？我說不清——我拿不定。假如我跑去了——那又怎樣呢？上帝祝福他！那又怎樣呢？我再嘗味一次他

底眼色所能給與我的生活，又會傷害到誰呢？我精神錯亂了：或者這時候他正在看皮崙尼（Pyreenes）山上的日出，或是南方無潮海洋上的日出罷。』

我沿着菓園的更低矮的牆邊走——轉了拐角——正在那裏有一個大門，從頂上有石球的兩根石柱中間，通到草場。從一個石柱後面，我可以靜靜地窺視宅第底前面全部。我小心地向前探頭，想要看看可有臥室的護窗拉起來了：雉堞，窗子，和長的房屋前面，從這隱蔽的地方都聽憑我隨意看望。

在我這樣測看時，我頭上飛着的烏鴉或者要觀望我罷。我不知道牠們想什麼。牠們一定認為我一上來很細心胆怯，漸漸我大胆而且無忌了。窺看之後隨着是長時的凝視；於是離開我底隱蔽處，漫步走到草場，再就突然在大宅第前面站住，向牠經長持久的釘視着。『一上來是何等裝模作樣的謙虛？』牠們可以這樣問，『現在是何等笨拙的鹵莽？』

聽一個比喻，讀者。

一個愛人見到他底情婦在生苔蘚的岸上熟睡；他想不驚醒她看一看她美麗的臉面。他輕輕地偷偷從草上走過，留心不鬧出聲音來，他停住——幻想着她動了：他退去：他無論如何不願給她看見。一切都沉靜：他又向前走：他在她上面俯下身來：她臉上蒙着一層輕紗：他揭起來，更彎下身子去；這時他眼睛料想要見到美的現象溫暖，健壯，休息着。第一眼是何等匆促慌張！但是以後他眼睛何等呆死！他是怎樣驚跳！一分鐘前他不敢用手指觸摸的形體，現在他是何等突然而且凶猛地緊抱在懷裏呵！他怎樣高聲叫着一個名字，放下他所抱的形體，而且發狂地凝視着牠呵！他這樣擁抱，喊嚷，凝視，因為他所能發的聲音，他所能作的動作，他不怕會使她醒來了。他以為他底愛人甜蜜地睡着了：他發現她却已經僵死了。

我懷着胆怯的歡樂向一所莊嚴的房屋看望：我看見一處暗黑的廢墟。

用不着爬伏在門柱後面，實在的！——用不着向上窺視着格子窗，怕那後面有生命活動着！用不着聽候門開——幻想鋪道或沙石道上有步聲了！草地和散步場被踐踏而且荒蕪：門道空空的張着嘴。屋前面如我有一次在夢中所見的一樣，只是一堵殼似的牆，很高而且看來很不結實，有許多無玻璃的窗洞：沒有屋頂，沒有雉堞，沒有煙突——全場陷進去了。

周圍有死般的靜寂，有荒涼曠野底冷落。寄給這裏人們的信絕得不到回答，如同將信寄到禮拜堂過道的地穴裏一樣，那是

無足驚奇的了。石頭底暗黑說明了使這宅第塌毀的是什麼刼數——火災：但是怎樣起的火呢？這災難還附屬有什麼事故呢？除了磚瓦木石之外，還有什麼損失呢？有生命和財產一同喪失嗎？若有，誰呢？可怕的問題：這裏沒有人回答——連默記啞號也沒有。

繞着破裂的牆，從燒毀的內部徘徊了一遭，我得到證明，這災患不是最近發生的。我想，冬季的雪從那空的拱環中飄過，冬季的雨也從那些空窗眼下進來了；因爲在濕的廢物堆中，春季已經培養了植物了：在石頭和塌下的屋椽間，到處已經生着草了。哦！這廢墟底不幸的主人這時在那裏呢？在什麼國土？受什麼保護呢？我底眼睛不由己地看到大門跟前灰教堂底尖頂，於是我問，『他是和得米爾得羅契司特爾(Damer de Rochester)一同，受那狹窄的大理石小屋底蔭嗎？』

對這些問題一定要有個回答。除了在旅店那裏，沒有地方可得回話，不一會我就回到那裏去了。店主人自己把我底早餐拿進客廳來。我請他關住門坐下：我有幾個問題要問他。但是他答應了的時候，我不大知道要怎樣開始了；我對於可能的答話懷着這樣的恐怖。然而我剛離開的荒涼景象，使我對於不幸的故事已經有些準備了。店主人是一個外表可敬的，中年的人。

『自然你知道桑恩費爾得府了？』我最後勉爲說出。

『知道，小姐；有一時我在那住過。』

『你嗎？』不是我在的時候，我想：你是我不認識的人。

『我是已故的羅契司特爾先生底管事，』他加上說。

已故的！我似乎受到我盡力避免的打擊了。

『已故的！』我喘着說。『他死了嗎？』

『我是說現在的愛德渥德先生底父親，』他解釋。我又呼吸了：我底血液又流動了。這些話完全保證了愛德渥德先生——我底羅契司特爾先生（上帝祝福他，無論他在什麼地方！）——至少還在活着：是『現在的先生。』令人歡喜的話！似乎我可以比較平靜地聽以後的一切事了——無論說出些什麼。既然他未入墳墓，我想就是聽說他在地球底那一邊，我也受得住。

『羅契司特爾先生現在住在桑恩費爾得府嗎？』我問，自然知道要得到怎樣的答話，然而想避免直接問到他實際在什麼地方。

『不——哦，不，小姐。沒有人住在那裏了。我料想你是新到這一帶地方的人，不然你會聽說去秋的事了，——桑恩費爾得府完全是一座廢墟了：正秋收時被火燒了。可怕的災患！那樣多有價值的財產被毀了：幾乎傢具都沒有救出。火是夜深起來的救火機還沒有從米爾口特來到，建築就成一團火焰了。是可怕的景象：我自己是親眼見到的。』

『在夜深時！』我低聲說。是的，這總永遠是桑恩費爾得遭劫的時刻。『有人知道是怎樣起的火嗎？』我追問。

『他們猜想，小姐，他們只猜想。實在我願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你或者不知道，』他繼續說，把椅子緩緩拉向桌子一些，說時聲音低矮，『有一個婦人——一個——一個瘋子，養活在家裏罷？』

『我聽說過一點。』

『她是很嚴密被禁錮起來的，小姐；一般人幾年中對於她底存在甚至都拿不定。沒有人見過她：他們只憑流言知道，宅裏有這樣一個人；至於她是什樣人，那就難得猜想了。他們說羅契司特爾先生把她從國外帶來，有些人相信她是他底情婦。但是一年前發生一件怪事——一件很怪的事。』

這時我怕聽我自己的故事。我努力把他提醒到主要的事實。

『這個婦人呢？』

『這個婦人嗎，小姐，』他回答說，『結果卻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妻子！這事實是用一種最奇怪的方法發現的。宅裏有一個年青女子，一個保姆，羅契司特爾先生和她——』

『火災呢？』我提示。

『我要說到的，小姐——愛德渥德先生和她戀愛。僕人們說沒有見過什麼人像他那樣迷戀：他不斷追隨着她。他們常常觀察他——你知道，僕人們是要這樣的，小姐——他重視她甚過一切：雖然除他之外，沒有人以爲她是很漂亮的。他們說她是一個小小的人，幾乎像是一個孩子。我自己沒有見過她；但是我聽使女里亞說到她了。里亞是十分歡喜她的。羅契司特爾先生差不多四十歲，這個保姆還不到二十；你知道，他這樣年歲的紳士們要戀愛少女，他們時常像是中了魔一樣。喔，他要娶她。』

『下次你再告訴我這部份故事罷，』我說；『但是現在我有一種特殊的理由要聽到關於火災的一切事。有人猜疑瘋人，羅

契司特爾太太，對這件事有關係嗎？」

「你說對了，小姐：十分確定是她，除了她沒有人放的火。她有一個叫作波兒太太的婦人照管她——她在她底事情上是一個能幹婦人，而且非常可靠，但卻有一種缺點——許多看護和老嬤子通有的缺點——她自己私下藏一瓶酒，時時不免多喝一口。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爲她過一種艱苦的生活：不過這卻是危險的；因爲在波兒太太喝下酒睡熟的時候，那瘋婦人像女巫一樣狡猾，她會從波兒太太口袋裏掏出鑰匙，放自己從她房裏出來，在家裏到處跑，闖出她所想到的任何大亂子。他們說她有一次幾乎把她丈夫在床上燒死：但是這事我不知道。不過在這一夜，她把她隔壁房裏帷幔放了火之後，她到下一層樓，找到保姆所住的房——（彷彿她知道點事情是怎麼樣，對她懷着仇恨似的）——點着那裏的床；但是幸而那床上沒有人睡。保姆兩月前就跑了；雖然羅契司特爾先生找尋她，彷彿她是他在世間所有的最珍貴的東西一樣，他也不能聽到她一點消息；於是他變凶暴了——在失望中十分凶暴：他以前並不是一個凶野的人，但是失了她之後，卻變成危險的了。他也要孤獨。他把管家費爾肥夫人送到遠處她底朋友那裏，不過他作得很慷慨，因爲他給她一份終身的年金：她是應該得到的——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阿狄拉小姐他所保護的人，送到學校去了。他和鄉間紳士全斷絕了來往，自己像隱士一樣在家裏關起來。」

「怎麼！他沒有離開英格蘭嗎？」

「離開英格蘭！哦，沒有！除了在夜晚，他不願出門檻，夜晚他在散步場或在菓園裏像鬼一樣散着步，彷彿他失去了知覺——我底意見以爲他是失去了；因爲在遇到那個小保姆之前，你再沒有見過比他更有精神，更勇敢，更銳敏的紳士了，小姐。他不像有些人一樣是好吃酒，耍牌，或跑馬的人，他也不是很漂亮的；但是他自有一種勇氣和意志。他小孩時我就認識他：在我，我常常希望愛小姐在來到桑恩費爾得府之前在海裏淹死。」

「那着火時羅契司特爾先生是在家裏了？」

「是，他確是在家裏的；上下都着了火的時候，他到頂樓上去，使僕人們離開床，自己幫助他們下來，又回去使他底瘋妻子從小屋裏出來。他們向他叫，她已經到屋頂上了，她是站在那裏的；在雉堞上面搖動着胳膊，大聲叫嚷，一哩外都聽得到：我聽到她而且親眼看見她。她是一個高大的婦人，長的黑頭髮：她站着時，我們可以看見她頭髮對着火焰飄動着。我，還有好幾個人都親眼見

到，羅契司特爾先生從天窗上到屋頂；我們聽到他叫「白沙」我們看見他走到她跟前；她於是大叫起來，向下一跳，下一分鐘她就跌碎在舖道上了。」

「死了？」

「死！唉，同她底頭腦和血撒在上面的石頭一樣死。」

「阿呀！」

「你可以這樣說，小姐：這是可怕的！」

他打戰。

「以後呢？」我緊問。

「以後屋子被燒到地上了，小姐：現在只有幾塊牆立在那裏了。」

「還有生命喪失嗎？」

「沒有——有或者更好。」

「你這是什麼意思？」

「可憐的愛德渥德！」他叫，「我沒大想到會看見這樣的事！有些人說，他把第一次結婚保守祕密，要在有一個妻子活着時另娶一個妻子，這是對他的公平裁判；但是在我，我是可憐他的。」

「你說他在活着了？」我叫。

「是的，是的：他在活着；但是許多人以為他還不如死了。」

「為什麼呢？怎麼呢？」我底血又發涼了。「他在什麼地方？」我追問。「他在英格蘭嗎？」

「是——是——他在英格蘭；他不能走出英格蘭了，我想——他現在固定下來了。」

這是何等的苦惱！而這個人似乎決心要把牠延長。

「他全瞎了，」最後他說。「是的，他全瞎了，愛德渥德先生。」

我怕比這更壞。我怕他瘋了。我提起力量來問這不幸底原因。

「這全是爲他自己的勇敢，而且也可以說是一種仁慈小姐：非到每個人都在他之前出來，他不願離開屋子。羅契司特爾太太從雉堞上跳下之後，他終於從大樓梯上走下的時候有一次大塌陷——全屋落了架。他是從火燼裏弄出來的，活着但是受了重傷：有一根屋椽是這樣落下來的，一部份保護住了他；但是一隻眼睛被打出來了，一隻手壓碎到這樣地步，外科醫生加特爾先生不得不把牠立刻割去。另外一隻眼也發了炎：那隻眼底視力也失去了。他現在實在是無助的了——又瞎又殘廢。」

「他在什麼地方？現在他住在那裏？」

「在芬丁，他自己田地上的一個宅子，離這差不多三十哩：一個十分荒涼的地方。」

「誰和他在一塊？」

「老約翰和他底妻：他不願要別人。他們說，他底健康是完全毀壞了。」

「你們有無論那一種的車嗎？」

「我們有一輛二輪單馬車，很漂亮的。」

「立刻備好；若是你底車夫能够在今天天黑以前，把我送到芬丁，我願付你和他平常所要的兩倍車價。」

第三十七章

芬丁住宅是一所頗古的建築，大小中庸，建築上沒有什麼足誇的地方，深深的埋在一座森林裏面。以前我曾經聽說過這個住宅。羅契司特爾先生時常提到，並且有時候到那裏去。他父親買了這份田產爲藏儲野味。他是願把這房子租出去的，但是因爲地點不合宜，不衛生，找不到租戶。所以芬丁是沒有人住，沒有設備的，只有兩三間屋子收拾好了給老先生應用，在他到那裏去打野味的時候。

在一個有抑鬱天空，寒冷的大風，和侵人的濛濛細雨的黃昏，天黑前我到了這所房子。最後一哩路我是步行的，出了我所允

許的兩倍車價把馬車和車夫打發走了。就是離住宅很近的時候，也還看不見一點房子，周圍陰暗森林的樹木生得是這樣黑暗而且稠密。石柱中間的門指出我從什麼地方進去，過了門後，我發現自己立刻走進緊排着的樹間的暮色中了。從這林間過道往下，在蒼老多結的樹幹之間，和樹枝的拱環下面，有一條生草的小路。我順着這條路走，希望不久就可以到了住所；但是路老是延長，越轉越長：一點住處或開闢地方底痕跡也沒有見到。

我以爲我走錯了方向，迷了道了。天然的以及林間的黑暗籠罩在我底上面。我四面看望想找出另外一條路。沒有：所有的都只是交織的樹枝，柱似的樹幹，和稠密的夏季叢葉——那裏都沒有開闢的地方。

我往前去：最後我底道路開展了，樹比較稀些；一會我見到欄栅，見到房子——憑着朦朧的光輝看起來，不易和樹木區別：牠底頹敗的牆是這樣陰濕發綠。進了一道只上一閂的門道，我站在一片四周圈圍起來的地方中間了，樹林從這裏成爲半圓形被闢開。沒有花，沒有花壇；只有一條寬的沙石道繞着一片草地，這也是四周裝着笨重的森林的框架。房屋前面有兩堵三角的山牆；窗子是有方格的，窄狹的：前面的門也窄狹，只有一級的台階。全盤看起來，如羅契司特爾灣旅店主人所說「是十分荒涼的地方。」沉默得像平常日子的禮拜堂一樣：樹葉上淅瀝的雨是四周唯一可以聽到的聲音。

「這裏能有生命嗎？」我問。

是的，這裏是有種生命的；因爲我聽到一個動作——那個窄狹的前門在開啟，有人形就要從這房裏出來。

門緩緩開了：一個人走出到暮色中；站在台階上面；是一個沒戴帽子的男子：他伸出手來彷彿試試天是否在下雨。雖然黃昏了，我還認出他來——是我底主人，愛德渥德費爾肥羅契司特爾，並非別人。

我停住脚，幾乎止住呼吸，站在那裏觀望他——察看他，別人看不見我，唉，在他是不能看見我的了！這是突然的相遇，在其中苦痛滿可以把狂歡約束住了。約束我底聲音不發狂呼，我底脚步不急忙前進，我並沒有什麼困難。

他底身體在輪廓上還是同樣結實有力；他底體態仍然挺直，頭髮仍然烏鴉一般黑；他底臉面也沒有改變或陷下；在一年的時間之中，無論怎樣的悲哀，也不能壓服他體育家的力量或挫折他精壯的青春。但是在他底面貌上我看出一種變化：他看來是絕望而且憂思——使人想起被虐待和受梏桎的野獸或鳥底神氣，在他恨恨的悲苦中，接近他是危險的。這個被籠關住的鷙鷹，

殘酷已經將牠金環的眼睛毀掉了，看來可以和那盲目的撒姆遜(Samson)一樣。

讀者，你以為他在這樣盲目兇暴的情形中，我害怕他嗎？——你若以為這樣，你就不大知道我。一種溫柔的希望和我底悲哀混和：不一會我就要大胆去吻那岩石的前額，和前額下面那樣嚴肅緊閉的嘴唇了；但是暫時還不。我還不忙開始和他談話。

他下了那一層的台階，緩緩地摸索着向草地前進。他底勇敢的大步現在那裏去了？於是他停住了，彷彿他不知道向那方面轉。他舉起手，撐開眼皮；努力茫然地凝視着天空，並且向着那樹的圓環看望：我們看得出來，一切在他都是空虛的黑暗。他伸出右手（左邊的殘廢胳膊他總藏在懷裏）他彷彿要摸一摸，以便對周圍東西有一種觀念：他所遇到的只是沉默的空虛；因為樹木離他所站的地方有幾碼遠。他放棄了這努力，抱着胳膊，靜默的站在雨裏，雨這時迅速地落到他沒有戴帽的頭上。在這時候約翰從什麼地方走到他底身前。

『你扶我底胳膊嗎，先生？』他說；『天就要下大雨，你進去不好些嗎？』

『莫要管我，』是他底答話。

約翰沒有看見我，退去了。羅契司特爾先生這時想要四週散散步：枉然，——一切都是太不準定了。他摸索着回屋，進去了，關起門來。

我走到跟前去叩門：約翰底妻替我開開。『瑪利，』我說，『你好嗎？』

她驚慌得彷彿見了鬼：我使她安靜下來。對她匆匆問出的，『這眞是你嗎，小姐，在這樣遲的時候到這樣孤僻的地方來？』我握住她底手作為回答；於是我跟着她到廚房裏去，約翰正在那裏一盆好火旁坐着。我用不多的話向他們解釋，我離開桑恩費爾得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是來看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我請約翰到路稅局去取我底衣箱，這是我在那裏開去馬車時存放的：於是在我去帽子和圍巾的時候，我問瑪利是否能為我找到必需的東西給我在這裏住一夜；知道這樣事雖然困難，却還不是不可能，我就告訴她我要住下。正在這時客廳裏的鈴響了。

『你進去的時候，』我說，『告訴你主人說有一個人願和他說話，不過不要說出我底名字。』

『我不以為他會見你，』她回答；『他什麼人都不見。』

她同來時，我問他說了什麼話。

「你要通知你底名字和事務，」她回答。她於是倒滿一杯水，放在托盤上，還帶着蠟燭。

「這是他按鈴要的東西嗎？」我問。

「是的；他常常在天黑時要拿蠟燭去，雖然他瞎了眼。」

「把托盤給我；我願把牠拿進去。」

我從她手裏接過托盤來，她指給我客廳的門。我拿着時，托盤搖動；水從杯子裏潑出來；我底心高聲迅速地打着肋骨。瑪利為我開開門，我進去後關起來。

客廳看來是幽暗的：一團沒人過問的火在爐欄裏低燃着；這屋裏的盲目的住者把在爐上，頭靠着舊式的高爐架。他底老狗皮勞特在一旁睡着，躲開走道，彷彿怕人粗心踩到牠一樣。我進去時皮勞特豎起耳朵，於是哼叫一聲跳起來，並且向着我跳：他幾乎把托盤從我手裏撞掉了。我把牠放到桌上；於是撫摸着她，輕輕說，『躺下！』羅契司特爾先生機械地轉身來看這紛亂是什麼回事：但是沒有看出什麼，他轉回身去嘆氣。

「水給我，瑪利，」他說。

我拿了現在僅有半杯水的杯子到他跟前去；皮勞特跟着我，仍然興奮着。

「是什麼一回事？」他問。

「躺下，皮勞特！」我又說。他停喝要到嘴唇的水，似乎在傾聽：他喝了水，把杯子放下。「這是你罷，瑪利，不是嗎？」

「瑪利在廚房裏，」我回答。

他用迅速的手勢把手伸出來，但是沒有看見我站在什麼地方，他沒有摸到我。「這是誰？這是誰？」他追問，彷彿要用他沒有視力的眼睛看——無益而且苦人的嘗試呵！「答應我——再說話！」他專橫而且高聲地命令。

「你再要一點水嗎，先生？我把杯裏水潑去了一半，」我說。

「是誰？是什麼？是誰說話？」

『皮勞特認識我，約翰和瑪利知道我到這裏來了。我今晚才到了這裏，』我回答。

『天呵！——我有了怎樣的錯覺？怎樣甜蜜的瘋狂制服住了我？』

『沒有錯覺——沒有瘋狂：你底心智太強了，不會有錯覺，先生；你底健康太好了，不會有瘋狂。』

『說話人在什麼地方？只是一種聲音嗎？哦，我不能看，但是我必須觸摸，不然我底心要停住，我底腦子要炸了。無論你是什麼東西——或是什麼人——讓我可以觸摸，不然我不能活！』

他摸索；我抓住他茫然亂摸的手，用雙手緊握住。

『正是她底手指！』他叫；『她底小而且細的手指！若是這樣，她還不僅只有這些呀。』

他底有力的手掙脫了我底束縛；我底胳膊被他抓住了，於是我底肩——頸——腰——我被抱住，扯到他底身前去。

『是簡嗎？是什麼？這是她底體形——這是她底身量——』

『這是她底聲音，』我加上說。『她全在這裏：她底心也在！上帝祝福你，先生！又這樣接近你，我是歡喜的。』

『簡愛！——簡愛，』是他所說的一切。

『我底親愛的主人，』我回答，『我是簡愛：我找到你了——我回到你這裏來。』

『實在嗎？——肉體的簡嗎？我底活着的簡嗎？』

『你觸摸我，先生，——你抱着我，而且十分緊：我不像死尸一樣涼，我也不像氣一樣空，我像嗎？』

『我底活的可愛的人！這確是她底肢體，這確是她底臉面；但是在我一切不幸之後，我不能有這樣福氣。這是一場夢；是和我夜間曾經作過的夢一樣，在那樣夢中，如同現在一樣，我又把她緊抱到我底心前；而且像這一樣吻她——覺得她愛我，相信她不會離開我。』

『從今天起，先生，我是絕不願離開的了。』

『絕不願，幻象說的？但是我常常醒來，看出這是空空的玩笑；我是孤獨而且被棄——我底生活黑暗，孤苦，無望——我底靈魂發渴，但卻不准飲水——我底心飢餓，但卻絕沒有東西吃。溫存柔和的夢呵，現在你臥在我底懷裏，你也要像你以前的姊妹們

一樣飛去的不過在走去以前親吻我——擁抱我，簡。』

『是了，先生——是了！』

我把嘴唇壓在他一時明亮，現在無光的眼睛上——我把頭髮從他前額上弄開，這我也親了。他突然似乎振作起自己來對於這一切眞實的信心制服住他了。

『這是你——是嗎，簡？那你是回到我這裏來了？』

『是的。』

『你沒有死在什麼河溝裏面了？你不是在路人中作憔悴着的被逐者了？』

『不，先生！我現在是一個獨立婦女了。』

『獨立！你是什麼意思，簡？』

『我底在瑪德拉的叔父死了，留給我五千鎊。』

『呀！這是實際的——這是眞實的！』他叫：『我絕不會夢到這樣事。而且這是她特殊的聲音，這樣興奮人，刺激人，同時又溫存；牠使我枯萎的心高興；使我底心裏有生命。——怎麼，簡！你是獨立的婦人？是一個有錢的婦人了嗎？』

『很有錢了，先生。若是你不讓我和你同住，我可以緊靠着你底門自己蓋一所房，你晚間需要伴侶的時候，可以來到我底客廳裏坐。』

『不過你既然有錢了，你現在無疑的是有朋友來照顧你了，而且他們不准你來爲我這樣瞎人，殘廢人盡心了？』

『我告訴你了，先生，我是有錢的也是獨立的：我是自己的主人。』

『你要和我住在這裏了？』

『當然——除非你反對。我願作你底隣人，看護，管家。我看你是孤獨的——我願作你底伴侶：爲你讀書，和你同去散步，和你同坐，侍候你，作你底眼和手。莫再憂傷了，親愛的主人；你不會被孤苦零丁的遺棄，只要在我活着的時候。』

他沒有答話：他似乎鄭重了——出神了；他嘆息；他半張開嘴唇彷彿要說話：他又閉起嘴唇來。我覺得有一點窘。或者我太鹵

莽地跳過世俗的習慣了；而且他像聖約翰一樣，在我底輕率中看出非禮來了罷。我這種提議實在是因爲我想他願意而且要請我作他妻子：一種期望，並不因爲沒有表示而少準確，使我有了勇氣：他要即刻要求我爲他所有。但是他沒有露出這樣暗示，而且他底面貌更憂傷了，我突然記起我許是完全錯誤了；而且或許愚笨地作了傻子；於是我輕輕地要從他底懷抱中擺脫——但是他熱切地更緊緊抱着我。

『不——不——簡；你一定不能走。不能——我觸摸你，聽到你，覺得你在身前的安慰——你底安慰底甜蜜了：我不能放棄這些快樂。我自己是所餘無多了——我必須有你。世人可以笑我——可以說我胡塗，自私——但這沒有關係。我底靈魂要求你：要得使牠滿足；不然牠對於身體要有致命的報復。』

『那末，先生，我願和你住在這裏，我已經這樣說了。』

『是的——不過你所謂和我住在這裏是一件事；我底意思是另外一件事。你或者可以決心在我底手和椅子跟前——像一個仁慈的小看護一樣侍候我（因爲你有熱愛的心和高貴的精神，這鼓勵你對於所憐憫的人犧牲）而且這無疑的就應當使我滿足了。我想我現在對你只能懷着父親的愛了：你以爲這樣嗎？來——告訴我。』

『我願照你所歡喜的想，先生：我願意只作你底看護，若是你以爲這樣比較好。』

『但是你不能常作我底看護，簡：你年青——你一定有一天要結婚的。』

『我不關心結婚。』

『你應當關心，簡；若是我。和以前一樣，我要使你關心的——但是——一個瞎眼的木塊！』

他又憂鬱起來。反之，我倒變得更爲歡悅，而且有了新的勇氣了：他最後的話使我看透困難在什麼地方了；因爲在我還不是什麼困難，以前的窘我覺得完全沒有了。我又拿出更活潑的談話口氣來。

『現在是要有人來使你再變爲人的時候了，』我說，分開他底濃厚的未剪的長頭髮；『因爲我看你要變形爲一個獅子或這類東西了。你有戰場上奈布卡德奈查❶的「假神氣」——那是確定的：你底頭髮使我想起鷙鷹底羽毛來；你底指甲是否長得像

❶ Nebuchadnezzar 是武功特著的巴比侖國王（譯者。）

鳥木了、我還沒有留意到。」

「在這隻胳膊上，我沒有手，也沒有指甲了、」他說，從懷裏拿出殘廢的肢體，並且給我看。「這只是一隻殘缺肢體罷了——看起來是可怕的！你以爲這樣嗎，簡？」

「看這是可憐的；看你底眼睛也是可憐的——看你前額上的火疤也是這樣：但是最糟的是：雖然有這一切，人還有太愛你的危險；有太重視你的危險呵。」

「我以爲你見到我底胳膊和我有火疤的臉時，你要討厭的，簡。」

「你是這樣嗎？莫要告訴我這樣——不然恐怕我要說出些貶抑你評判的話了。現在讓我離開你一會，把火生好些，把爐子掃刷乾淨。有一盆旺火時你能知道嗎？」

「知道；用右眼我看得到紅光——一片朦朦朧朧的紅光。」

「你也看得到蠟燭？」

「很模胡——一隻蠟燭像一片明亮的雲。」

「你能看見我嗎？」

「不能，我底女仙；但是能聽到你，摸到你，我也就很感謝了。」

「你什麼時候吃晚飯？」

「我不吃晚飯。」

「但是今晚你要吃一點。我餓了：我敢說你也餓了，只是你忘記了。」

叫來瑪利，我不久就把屋裏收拾得更爲歡快整齊；我也爲他預備了舒服的晚餐。我底精神興奮起來了，吃晚飯時我歡喜而且隨便地和他談話，飯後又談了好久。和他在一塊沒有使人難受的約束，快樂活潑不至於受壓抑；和他我是完全無拘的，因爲我知道我適合他；我所說所作的一切，似乎都安慰他，或使他有生氣。令人高興的意識！這使我底全部天性有生命有光：在他前面我徹底地生活着；我於他也是這樣。雖然盲目，微笑還在他臉上活動，歡樂還照耀他底前額：他底面貌柔和溫暖了。

晚飯以後，他關於我到了什麼地方，作了什麼事，怎樣打聽出他來，問了我許多問題；但是我只給他很不完全的答話：那晚要說詳情天是太晚了。而且我願不觸到太深感的心絃——不願在他心裏開開新的情泉來，我現在唯一的目的是要使他高興。如我所說，他是高興了的；但是只突然間這樣。若有一會的沉默打斷了談話，他就要不安，摸我，說道『簡。』

『你完全是一個人嗎，簡？你準知道這件事？』

『我本心這樣相信，羅契司特爾先生。』

『然而怎麼在這黑暗悽傷的夜晚，你能突然來到我底孤寂的爐邊？我伸手去從一個僱用人拿一杯水，你給了我了：我問一個問題，指望約翰底妻子回答我，你底聲音却在我身邊說了話。』

『因爲我代替了瑪利拿了托盤進來。』

『在我現在和你度過的時刻中就有着邪術在。過去幾月中我苟延着怎麼悽慘，黯淡，無望的生活，有誰說得了？不作什麼，不希望什麼；日夜不分；只在讓火熄滅了的時候覺到冷，忘記吃飯的時候覺到餓；再就是一種不斷的悲哀，有時是一種瘋狂的慾望，要再見到我底簡。是的：我渴望着再得到她，遠勝過我渴望恢復已失的目光。簡和我在一塊，而且說她愛我，這那能够？她不會像來時一樣突然地走去嗎？明天，我怕我就不再能找到她了。』

一個普通的實際答話，離開他自己紛亂的念頭，在他這樣心境中，我准信是最好的，最能使他再安下心來。我手指撫摸他底眉頭，說道眉毛被燒焦了，又說我要給敷上些東西，會使牠們生得和以前一樣寬而且黑。

『好心的精靈呵，在一種命定的時刻，你又要拋棄我——像一個陰影樣過去，到那裏去和怎樣去法我不知道，以後我又發現不出，——那對我作好事又有什麼用處？』

『你有懷帶的梳子嗎，先生？』

『作什麼用，簡？』

『只是梳好你底蓬亂的黑髮。我靠近看你的時候，我看出你有些驚人：你說我是一個女仙，但是我相信，你倒更像一個替人作好事的妖精。』

「我討厭嗎，簡？」
「很討厭先生：你一向是這樣的，你知道。」
「哼！無論你住在什麼地方，壞樣還沒有脫掉的。」
「然而我是和好人在一塊的比你好得多：好百倍的人；他們所有的思想和見解，你一生就沒有懷過：他們更有修養，更爲崇高。」
「你和些什麼東西在一塊？」
「你若是那樣扭，你要使我從你頭上拔出頭髮來了：那我想你就不再懷疑我底實在性了罷。」
「你和那些人在一塊，簡？」
「今晚你從我打聽不出去了先生；你一定要等到明天；你知道，把我底故事說完一半，就是一種保證，我要來到早餐桌上把牠說完。順便說一下，我必得留心不僅拿一杯水到你爐前來；我至少必須帶一個鷄蛋來，莫說炸火腿了。」
「你這個仙生俗育的，譏誚人的被妖魔換了的人！你使我有一年來沒有過的感覺。若是掃羅（Saul）能有你給他底大衛（David），那就不用豎琴幫助就可以把魔驅除了。」
「呀，先生，你現在是乾淨而且像樣了。我要離開你了：我過去走了三天路，我相信我是疲倦了。晚安！」
「只有一句話，簡：你在那裏的地方只有婦女嗎？」
我笑了逃開，跑上樓時還笑着。「好念頭！」我歡快的想。「我看在將來的短時期中，我有方法苦他莫要憂傷了。」
第二天很早我就聽到他起來動了，從這屋徘徊到那屋。瑪利一下去，我就聽到這個問話：「愛小姐這裏來了嗎？」於是：「你把他放在那間屋裏？屋裏乾嗎？她起來嗎？去問她可要什麼；什麼時候下來。」
我一到有早飯可吃的時候就下來了。輕輕走進屋子，在他發現我來到之前，我看一看他。看見那樣强健的精神屈服於身體的衰弱，實在是悽傷的。他坐在他底椅子上——靜，但却不安：顯然期待着；現已慣有的愁紋在他强健的臉面上表示出來。他底臉使人想起已滅的燈，等待着重點——但是，唉！不是他自己能燃起活潑表情底光輝：他要依賴別人來作這件事了！我原要歡快而

且無憂，但是這個强壯人底無力深深動了我底心：然而我還盡力輕快地開始向他談話。

「是明亮晴朗的淸晨，先生，」我說。「雨已經過去，停了，雨後是溫存的陽光：你一會要去散散步。」

我使他底熱情覺醒了，他底臉面發着光。

「哦，你實在在這裏了，我底雲雀！到我這裏來。你沒有走：沒有不見了？一點鐘以前，我聽到有你底一個同類，高高地在樹林上面歌唱：但是牠底歌對於我沒有音樂，如同上升的太陽對於我沒有陽光一樣。在我底耳朵（我高興這不是天生來就聾的）聽來，地上所有的佳調都集中在我底簡底舌上了：我所能感受得到的日光都在她底斧彩裏面。」

聽着他這樣直白自己底依賴，眼淚到我底眼裏來了；就如同高貴的鷹被鍊縛在架上，不得不請求小麻雀作牠食物供給者一樣。但是我不願流淚：我急拭去淚珠，忙着預備早餐。

早晨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露天中度過。我把他從陰濕荒野的森林領出到了愉快的田野：我向他描述田野是怎樣鮮綠；花和樹籬是怎樣新鮮起來；天空是怎樣發光地蔚藍。我在一個隱蔽可愛的地方替他找到一個座位，是一個乾的殘樹幹；坐下時他讓我坐在他底膝上，我也沒有拒絕。我們靠近比分開時兩方都更快樂，我爲什麼應當拒絕呢？皮勞特臥在我們身旁：一切都是安靜的。把我抱在懷裏時，他突然說出來：

「殘酷的，殘酷的棄人者！我發現你逃開桑恩費爾得，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你時；檢查了你底房子，準知道你沒有帶錢，而且沒有帶可以和錢相等的東西時：我有什麼樣的感覺呵！我給你的一串珍珠項鍊，你放在小匣子裏沒有動；你底箱子仍然細綑加鎖，像準備新婚旅行時一樣。我問，孤苦零丁又沒有錢，我底可愛的人能怎麼辦呢？她怎麼辦了呢？現在說給我聽罷。」

被這樣逼促着，我開始敘述我過去一年的經驗。關於流落受餓的那三天，我極力敘得輕淡，因爲全盤告訴他，只是給他不必要的痛苦罷了：我所說出的一點，已經比我所願意的更深地傷了他忠實的心了。

他說我不應當沒有走路的錢就這樣離開他：我應當把我底心意告訴他。我應當相信他：他絕不會勉强我作他底情婦。在絕望中雖然他顯得凶暴，然而實際他是太溫存地愛我了，不至使自己成爲虐待我的人：他較之讓我沒有朋友走入寬廣的世界，倒寧願給我一半財產，不要求一吻作回報。他準知道，我所受的苦比我向他自白的要多。

『喔，無論我吃的是怎樣苦，時間都是很短的；』我回答：於是我接着告訴他我怎樣在澤地房被收容；我怎樣得到女校長職務，等等。財產底獲得和親戚底發現，也都順序提到。當然，我敍着故事時，聖約翰里弗爾司底名字常常出現。我說完的時候，他卻刻就提起這個名字來。

『這個聖約翰是你底表哥了？』

『是。』

『你常常說到他：你歡喜他嗎？』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先生：我不能不歡喜他。』

『一個好人。這是說他是一個可敬的，受過好教育的，五十歲的人嗎？不然是什麼意思呢？』

『聖約翰只二十九歲，先生。』

『「Jeune encore（還年輕呢），」如同法國人所說。他是一個矮身材，冷淡，樸素的人罷？是一個好處在沒有罪過，並不在富有美德的人罷？』

『他是不知厭倦地活動。他活着是要作偉大而且崇高的事業。』

『不過他底腦子呢？那或者有些軟弱罷？他底心意好：但是聽他談話時，你要聳肩罷？』

『他談話少，先生：他所說的總永遠切中要點。他底腦子是第一等的，我想不是容易感觸的，但卻是健强的。』

『那他是一個能幹人了？』

『眞正能幹。』

『是一個完全有教養的人？』

『聖約翰是一個有造的，深刻的學者。』

『他底態度，我想你說過不合你底脾胃——是誇張的，牧師味的罷？』

『我就沒有提到他底態度；但是除非我底脾胃很壞，不然一定適合他底態度是文雅，沉靜，紳士樣的。』

『他底外表，——我忘記你說他外表怎樣了；——是一種粗鄙的牧師，白頸巾半把他悶死，脚上穿着厚底的長統靴子罷？』

『聖約翰穿得很好。他是一個美男子：，高漂亮藍眼睛，希臘人似的側面。』

（旁白。）『咒詛他！』——（向着我。）『你歡喜他嗎，簡？』

『歡喜，羅契司特爾先生，我歡喜他：不過這話你以前問過了。』

我自然覺到了和我談話人底劇動。嫉妬制服住他了：她刺痛他；但是這種刺痛是有益的：這可以緩和悽傷底咬人的毒齒。因此我不願立刻制止他底嫉妬。

『或者你不願再坐在我底膝上了罷，愛小姐？』是他其次的我有些沒料到的說話。

『爲什麼不呢，羅契司特爾先生？』

『你剛才所描繪的這張圖畫，暗示着一種有些太壓人的反照。你底話很美地描寫出一個優美的亞坡羅●：他在你底想像中出現，——高，漂亮，藍眼睛，希臘人的側面。你底眼睛却看着一個弗爾坎●，——一個眞正的鐵匠，褐色，寬肩，而且又瞎又跛。』

『我以前絕沒有想到過；不過你確是有些像弗爾坎，先生。』

『那末，你可以離開我的，小姐：但是在你走前』（他比以前更緊的抱住我，）『你請回答我一兩個問題。』他停住了。

『什麼問題，羅契司特爾先生？』

以下接着這詳細的查問。

『聖約翰在知道你是他表妹以前，使你作莫爾頓的女校長嗎？』

『是的。』

『你常常見到他了？他有時到學校來了？』

『天天來。』

● Apollo 是希臘神話中的日神，是男性美底典型。Vulcan 是羅馬神話中火與鐵工之神。（譯者。）

「他贊成你底計劃了；脩？我知道那些是聰明的，因爲你是一個有才氣的人！」

「他贊成——是的。」

「他要在你身上發現許多東西，是他沒料到會發現的罷？你底有些成就不是平平常常的。」

「這我可不知道。」

「你說靠近學校你有一個小茅舍：他到那裏去看過你嗎？」

「偶然去。」

「在晚間嗎？」

「有一兩次。」

停頓一下。

「在表親關係發現之後，你和他同他底妹妹們住了好久？」

「五個月。」

「里弗爾司和他家裏的婦女一塊的時間很多嗎？」

「是的；後客廳是他底也是我們底讀書室：他靠近窗子坐，我們靠近桌子。」

「他讀書很多嗎？」

「很多。」

「讀什麼？」

「印度文。」

「你同時作什麼呢？」

「一上來我學德文。」

「他教你嗎？」

「他不懂德文。」

「他不教你什麼嗎？」

「教一點印度文。」

「里弗爾司教你印度文嗎？」

「是的，先生。」

「也教他底妹妹們？」

「不。」

「只教你？」

「只教我。」

「你請求要學嗎？」

「不是。」

「他願意教你嗎？」

「是的。」

又停頓一會。

「他爲什麼要教你印度文？對你能有什麼用？」

「他要我和他到印度去。」

「呀！我探到事實底根源了。他要你嫁他罷？」

「他請求我嫁他了。」

「還是杜撰——是要來煩惱我的大胆的揑造。」

「我請你原諒，這是眞正的實話：他求我不僅一次，而且堅持他底要求，和你所能作到的一樣。」

「愛小姐，我再說，你可以離開我。這同樣的話我要說多少次？我通和你離開的時候，你為什麼還固執地坐在我底膝上？」

「因為我在這裏舒服。」

「不，簡，你在這裏不舒服，因為你底心不在我這裏：牠是在你那位表哥——那位聖約翰那裏的。哦，直到這時，我以為我底小簡完全屬我！我原相信她就是離開我時也還愛我：這是許多苦中的一微厘甜東西。我們分離的雖久，我雖然為我們底離別流了許多熱淚，我絕沒想到在我為她悲傷的時候，她在愛着另外一個人！不過這是無用的悲傷。簡，離開我：去嫁里弗爾司罷。」

「那末先生，擺脫開我——，把我推開罷，因為我不願自動地離開你。」

「簡，我永遠歡喜你底聲調：牠仍然恢復希望，仍然聽來是這樣忠實。我聽到牠時，使我回到一年以前去。我忘記了你有一種新的關係。不過我不是一個傻子——去——」

「我一定要到那裏去呢，先生？」

「走你自己的路——和你所選的丈夫一陣。」

「丈夫是誰？」

「你知道的——那位聖約翰里弗爾司。」

「他不是我底丈夫，將來永久也不會是。他不愛我：我也不愛他。他愛（因為他能愛，可並不像你樣愛）一個名，叫羅賽蒙得的美麗年青的小姐。他想要娶我，只是因為他想我可以作一個合適的傳教士底妻，她是不行的。他是良好而且偉大的，但是嚴厲；而且在我以為像冰山一般冷。他不像你先生：我在他身旁，靠近他，和他在一塊，都是不快樂的。他對我沒有寬縱沒有寵愛。他在我身上看不出吸引他愛的東西；甚至青春也看不出——只看出一些有用的心理的特點。——那我就不須離開你到他那裏去了嗎，先生？」

我不由己地戰慄，本能地更緊附着我底盲目的，但却被愛的主人。他微笑。

「怎麼，簡！這是真的嗎？你和里弗爾司間事情的情形真是這樣嗎？」

「絕對這樣，先生，哦！你不用嫉妬！我要鬥你一下使你少些憂傷：我以為生氣比悲傷要好些。但是假若你願我愛你，那你只要

能看出我是怎樣愛着你，你就可以驕傲滿意了。我底全心都是你底，先生：牠屬於你；而且要留在你這裏，即使命運把我其餘的部份從你面前放逐走。」

在他吻我的時候，苦痛的思想又使他底面貌憂傷。

「我底枯萎的目力！我底殘損的力量！」他惋惜地低聲說。

我擁抱他，想要安慰他。我知道他在想什麼，想要替他說出來，但是又不敢。他把臉轉向一旁一會工夫，這時我看從他閉着的眼皮下流出一滴眼淚，流下他底男子氣概的面頰。我底心膨脹起來。

「我並不比桑恩費爾得菓園裏那棵被雷打的老七葉樹好，」不一會他說。「那殘幹有什麼權利，要正發芽的金銀花用牠底新鮮遮蓋牠底頹衰？」

「你不是殘幹先生——不是雷打的樹：你是新鮮而且健壯的。植物要在你底根旁生長，無論你是否要牠們如此，因爲牠們歡喜你豐滿的樹陰；在牠們生長的時候，牠們要傾向你，繞住你，因爲你底力量給牠們一種平安的支持。」

他又微笑了：我給了他安慰。

「你是說着朋友們罷，簡？」他問。

「是，是說朋友們，」我有些遲疑地回答：因爲我底意思不止是說朋友，但是我說不出要用別的什麼字。他幫助了我。

「唉，簡！但是我需要一個妻子。」

「你要嗎，先生？」

「要：還在你是新聞嗎？」

「當然：你以前關於這沒有說什麼話。」

「是不歡迎的新聞罷？」

「這就看情形了，先生——看你底選擇了。」

「這是要你爲我選擇的，簡。我願遵從你底決定。」

「那就選擇最愛你的人，先生。」

「我願至少選擇我最愛的人。簡，你願嫁我嗎？」

「願，先生。」

「一個可憐的瞎人，你必須用手牽引着他的？」

「願，先生。」

「一個殘跛的人，比你大二十歲，你必得侍候他的？」

「願，先生。」

「眞正願嗎，簡？」

「最眞不過了，先生。」

「哦，我底親愛的人！上帝祝福你，酬報你！」

「羅契司特爾先生，若是我一生中作過一件好事——有過一次善念——有過一次眞誠而且無過的祈禱——有過一次正直的願望——我現在是得到報酬了。作你底妻子，在我就是享盡地上可能的幸福了。」

「因爲你歡喜犧牲。」

「犧牲！我犧牲什麼？犧牲飢餓得到食物，犧牲期望得到滿足。有權利抱我所重視的人，吻我所愛的人，依賴我所信託的人：這是犧牲嗎？若是，那我確是歡喜犧牲的。」

「忍受我底衰弱，簡：忽略我底缺陷。」

「這些在我是並不然的，先生。以前你在驕傲的獨立狀態中，除了作給與者保護者之外，你都看不起，現在我能對你眞正有用了，我比以前更爲愛你了。」

「以前我憎惡受人幫助——被人領導：從此以後，我覺得不會再憎惡了。我不歡喜把手放在僱用人底手裏，但是覺得給簡底小手指搓住卻是愉快的。我寧願完全孤獨，不願僕人們不斷侍候；但是簡底溫存的服役卻是永久的快樂。簡適合我——我適

合她嗎？』

『適合我天性底最細的纖維，先生。』

『情形怎樣，我們就沒有什麼要等待的了：我們一定要立刻結婚。』

他底神色和說話都熱切：他舊時的急躁又起來了。

『我們必須沒有就攙合爲一體：簡只須得到證書——我們就結婚。』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剛發現太陽已經偏西不少了，皮勞特確是回家吃飯去了。讓我看看你底錶罷。』

『繫在你底腰帶上，以後就留着牠罷：我用不着牠了。』

『近下午四點了，先生。你不覺得餓嗎？』

『後天是我們結婚的日子，簡。現在莫介意好衣服和珠寶了：那些都是一文不値。』

『太陽把雨滴全晒乾了，先生。微風是肅靜的：天十分熱了。』

『你可知道，簡，我把你底珍珠項鍊，此刻還藏在我底頸巾下面，我底頸子周圍？我失去我底唯一寶庫之後我就戴着牠，作爲對她的紀念品。』

『我們要從林裏回家，那是最隱蔽的路。』

他只繼續他自己的思想沒有注意我。

『簡！我敢說你以爲我是一條無宗教的狗：但是我底心對於此世的上帝這時卻充滿了感謝。他不像人似的看，卻要看得清楚多了：不像人似的裁判，卻要聰明得多了。我作錯了：我會要汚了我底無辜的小花——在牠底純潔上留下罪過：全能的神把牠從我奪走。我在硬頸的反叛中，幾乎詛咒了神底支配：我不對這命令屈服，卻來反抗。神的正義前進，災難嚴重地落在我底身上：我被追着經過死影的深谷。神底責罰是有力的；有一次譴責使我永遠屈服了。你知道我是驕傲我底力量的：現在還還算什麼呢，我力量必須受外人領導，止如兒童底軟弱一樣。近來，簡——僅僅在近來——我開始看見而且承認上帝在我命運中的關係了。我開始覺到懊惱，悔恨；覺到要和我底創造者和解了。我開始有時候祈禱：是很短的祈禱，但卻很眞誠。

「幾天前，不，我可以說出日數——四天前；是上星期一的夜間，我有一種奇特的心情：悲痛代替了瘋狂——悲哀代替了默恨。我好久就有這種印像，以為既然到處找不到你，你一定死了。那夜已晚的時候——或者在十一二點鐘之間——我去休息之前，我請求上帝，若是他認為好的話，可以快把我從這種生活中帶走，使我到未來的世界裏去，在那裏還有和簡重逢的希望。

「我是在自己房裏的，靠着開開的窗子坐着；覺到溫和的夜間空氣使我安慰；雖然我看不見星星，而且僅憑了一片朦朧發亮的輕霧，知道月亮底存在。我渴望着你，簡！哦，我靈肉一同渴望着你！我又苦痛又謙卑地請問上帝，我孤零受難，吃苦的時間是否夠長；可否不久再嘗一次和平與幸福。所受的一切我都應該受，我承認——我不能再受了；我懇求；我心底全部願望，不由己地從我唇上用這樣話發出：『簡！簡！簡！』」

「你高聲說出這話嗎？」

「我高聲說出，簡。若是有人聽到我，他會以為我瘋了：我用這樣瘋狂的力量說出這話來。」

「這是在上星期一晚，差不多靠近中夜的時候？」

「是的，但是時間沒有關係：以後發生的是奇怪的地方。你要以為我迷信——我是有些迷信，以前也常有：然而，這是真實的事——至少我現在敘述我所聽到的事是真實的。

「在我叫『簡！簡！簡！』的時候，一個聲音——我不知道這聲音從什麼地方來，但我知道是誰底聲音——回答『我來了，等待我；』過一會以後，順風低訴着這樣的話：『你在那裏呢？』

「若是我能夠，我要告訴你這些話向我底心所開展的思想和畫圖：但是我所要表現的卻不容易表現。你看到了，芬丁是埋在濃林中的，在這裏聲音沉悶的落下，沒有反響就死去了。『你在那裏呢？』這話似乎是在山間說出來的；因為我聽到有小山反送的回音重述這句話。這時更為冷靜而且新鮮巨風似乎吹到我底前額：我可以斷定在什麼荒涼孤寂的場所我們是相會了。在精神上，我相信我們一定相會了。在那時刻你無疑的在無意識的熟睡着，簡；或者你底靈魂離了軀殼來安慰我底靈魂，因為那是你底聲音——和我是活着的事一樣準定——那聲音是你底！」

讀者，是在星期一晚——靠近中夜——我也聽到那神祕的召喚，那正是我用以回答的話。我聽着羅契司特爾先生底敘述，

但是沒有洩露出什麼話來回答。這種事使我覺得太可怕而且難解了不能告訴他或加以討論的。假如我說什麼，我底故事一定要在聽者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來：他底心因爲苦痛太容易憂鬱，不需要更深的超自然的陰影了。所以我沒有說出這些事，只在自己心裏沉思着。

『昨夜你突然來到我這裏的時候，』我底主人繼續說，『我不容易相信你並不只是一個聲音和幻象，是一種會化爲沉默，化歸烏有的東西，和那中夜的低語與山間的回音一樣化去，那你現在是不會驚奇的了。現在，我感謝上帝：我知道不是那樣了。是的，我感謝上帝！』

他使我離開他底膝上，站起來，恭敬地從前額上舉起帽子，於是把無視的眼睛轉向大地，在沉默的虔敬中站立着。只有這膜拜底最後幾句話是可以聽到的。

『我感謝我底創造者，在裁判中他記得憐憫。我卑微地請求我底救主，給我力量，領我從今以後過一種比以前更純潔的生活！』

於是他伸出手來讓我引領他。我拿過那親愛的手，在嘴唇上放了一會，於是讓牠繞過我底肩頭：比他身材矮那樣多，我可以既作他底扶手，又作他底領導。我們進了樹林，向家裏走去了。

第三十八章　結局

讀者，我嫁了他。我們舉行了安靜的婚禮：他和我，牧師和書記，是到場的全休。我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我到住宅的廚房去，瑪利在那裏作午飯，約翰在磨刀，我說：

『瑪利，今天早晨我和羅契司特爾先生結婚了。』這管家和她底丈夫都是有禮的冷淡的人，對他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平安地告訴一件可驚的消息，引起銳聲的叫喊來刺人耳朵，和引起一套驚訝話來使人發聾，這樣危險是不至於有的。瑪利是向上看了，而且她是凝視着我了：她用來向火上爁炙的一對小鷄上散油的杓子，也有三分鐘停在空氣中沒有動；在同樣長的時間

中，約翰底刀也停了磨；但是瑪利又彎身去炙小鷄去了，只說道：

『是嗎，小姐？，喔，當然了！』

短時以後她接着說：『我看見你和主人一同出去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你們是到教堂去結婚；』於是又向炙鷄上加油去了。

我轉身向約翰時，他正在兩邊顯露牙齒。

『我告訴過瑪利事情要怎樣了，』他說：『我知道愛德渥德先生所要』（約翰是一個老僕人，在他主人還是家庭幼子的時候就認識他，因此常叫他受洗的教名）——『我知道愛德渥德先生所要作的事；而且我準知道他不會等久：他作對了，就我所見到的說。我願你快樂，小姐！』他有禮貌地拉他前面的頭髮。

『謝謝你，約翰。羅契司特爾先生告訴我把這給你和瑪利。』我把一張五鎊的鈔票放到他底手裏。不等着再聽什麼話，我離開了廚房。過了那屋的門一些時之後，我聽到這樣的話：

『她對他將要比什麼貴婦人們都更好。』又說，『她雖然不算是頂漂亮的人，她却並不是傻子，而且脾氣很好；在他看來已是很美的了，這誰都可以看得出。』

我立刻就向澤地房和劍橋寫信，告訴我所作的事：充分解釋着我爲什麼這樣作。狄安那和瑪利極度贊成這步驟。狄安那說她給我時間度完蜜月，以後她就要來看我。

『她最好不要等到那時候，簡，』羅契司特爾先生在我向他讀這信的時候說；『她若等候，那就太遲了，因爲我們底蜜月要照耀一生：牠底光輝只在你底墳墓，或我底墳墓上失明。』

聖約翰怎樣接受這消息，我不知道：我報告這消息的信，他就沒有回答：然而六個月之後他給我寫信了，但沒有提到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名字，也沒有提到我底結婚。他底信雖然很嚴正，却是很鎮靜的。這以後他和我按時通信，雖然信並不多：他希望我幸福，相信我不是沒有上帝生活在世間，只留心世俗東西的人。

你沒有完全忘記小阿狄拉罷，讀者？我沒有忘記；我不久就求得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允許，到他送她所入的學校去看她。她看見我時的瘋狂歡樂，又很感動我。她看來蒼白消瘦：她說她不快樂。我看出這學校底規律太嚴，對於她這樣年歲的孩子課程是太

重了：我帶了她回家。我原想再作她底保姆，但我不久就看出這是不能實行的了；我底時間與注意被另外一個人所需要——我底丈夫需要一切。所以我就找到一個管理較寬的學校，離得近，我可以常去看她，而且有時帶她來家。我留心讓可以使她舒適的東西都不欠缺：她住在新地方不久，在那裏就變得很快樂了，在功課上也有很好的進步。她長大起來的時候，健全的英國教育頗爲改正了她法國的缺點；她離開學校的時候，我看她是一個令人歡喜的，有禮貌的伴侶：馴良，好脾氣，訓練好。她對於我和我家人的懷恩的殷勤，早就好好報答了我力所能爲的小小仁慈了。

我底故事就要完結了：關於我結婚生活的經驗說一句，對於這敘述中常提的人們底命運看一看，我就完了事了。

這時我結婚已經十年了。我知道和我在世間最愛的人同住，並且爲他生活是怎樣一回事。我認爲我自己極爲幸福——幸福得不是言語所能表現；因爲我是我丈夫底生命正如同他是我底生命一樣。沒有婦女比我更靠近我底伴侶：更爲絕對地是他底骨中骨，肉中肉。我和我底愛德渥德在一塊不知有厭倦，他和我在一塊也是如此，這就如同我們對於彼此心底跳動不知有厭倦一樣；因此，我們永遠在一塊。兩人在一塊，在我們覺得有如在孤獨中一樣自由，同時有如在人衆中一樣歡快。我相信我們終日談話；彼此交談只是一種更活潑和聽得到的思想。我底心腹完全交給他，他底心腹完全獻給我；我們底性格恰恰適合——結果是完全的和諧。

我們結婚的頭二年，羅契司特爾還是瞎的；或者是這種情形使我們這樣接近——把我們這樣密切的結合起來：因爲我那時是他底眼，如同我現時還是他底左手一樣。照字面說，我是他底（他常常這樣叫我）眼裏的瞳人。他藉着我看見自然，看見書籍；爲他凝視，將田野，樹，市鎮，江河，雲和日光——我們眼前的風景，四周的天氣所給的印象變爲語言；將光不能印到他眼裏的東西，用聲傳到他底耳裏：——這種事情我絕不會厭倦的。對他誦讀，引他到他所願去的地方，我都絕不厭倦：我不厭作他願我作的一切事。在我底服役中有一種頂充實美妙的歡樂，雖然不免傷心——因爲他要求這些服役並無苦痛的害羞，或喪氣的屈辱。他這樣眞實地愛我，受我底侍候，所惠，他沒有不甘心樂意的地方：他覺得我是這樣憐愛的，聽憑那樣侍候，就是滿足我最甜蜜的願望了。

在兩年終了有一天早晨，我在寫他讀的信時，他走來向我彎下身去，說道：

「你頸上戴有一件發亮的裝飾品嗎，簡？」

我戴一個金錶鍊，我回答，「有。」

「你穿的是淺藍色衣服嗎？」

我是穿了，他於是告訴我說，有些時他以爲一隻眼裏的蒙翳比較淺了，現在他準信是這樣了。

他和我到倫敦去。他請教一位著名的眼科醫生；最後恢復了那隻眼睛底視力。他現在還不能看得很清楚；他讀和寫都不能多；但是他不用手牽就可以走道；天空在他不再是一片空白——大地也不是一個空體了。他底頭生子抱在他懷裏的時候，他可以看見這孩子生有他以前一樣的眼睛——大黑而且明亮。在這時候他又用他底全心承認上帝以憐憫調和裁判。

愛德渥德先生和我因此是快樂的：而更個快樂的，是因爲我們所最愛的人也是同樣快樂。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司都結了婚：她們輪流着每年來看我們一次，我們也去看她們。狄安那底丈夫是一位海軍大佐，是一個義俠的軍官和好人。瑪利底丈夫是一位牧師，是她哥哥大學裏的朋友，從他底成就和道義上說，是配結這門親事的。費茲傑姆(Fitzjames)大佐和瓦爾頓(Wharton)先生都愛他們底妻子，也被她們所愛。

至於聖約翰里費爾司呢，他離開英格蘭，到印度去了。他走上他自己劃出的路；現在還在繼續着。再沒有比他更果決，更不知厭倦的先驅，在岩石和危險中工作的了。堅決，忠實，虔誠，充滿精力，熱心，和誠信，他爲他底同類工作，他爲他們闢開苦痛的進步之道；他像巨人一樣，砍倒累贅他們的信仰和階級的成見。他也許是嚴厲的，他也許是苛刻的，他也許還是有野心的，但是他底嚴厲是武士大心❶底嚴厲。他保護着他底進香的同伴不受亞坡倫❷突擊。他底苛刻是使徒底苛刻，使徒只爲基督說以下的話：「要跟着我的人都要拋開自己，拿起他底十字架跟隨着我。」他底野心是高尚的偉大精神底野心，牠底目的是要在那些被拯救離開世界，無過的站在上帝底寶座前面，和耶穌共享最後的大勝利，被神召選而且忠實的人們底第一排中佔到一個地位。

❶ 大心(Greatheart)是比揚(John Bunyan)所著天路歷程(Pilgrim's Pragr ss)中引 Christiana 入天城的引導人。

❷ 亞坡倫(Apollyon)是傷害不信上帝的人的蝗蟲之王，是無底坑的使者，見新約啟示錄第九章。(譯者。)

聖約翰沒有結婚：現在他是絕不會結婚的了。在這以前，他自力就足夠作這工作，而現在他底工作已經將近結束了：他底榮耀的太陽匆匆就要落去了。我從他接到的最後一封信使我眼裏流出人性的眼淚，然而使我底心裏充滿了神聖的歡樂：他預期着他底準定的報酬，他底不朽的王冠。我知道一個陌生人底手蹟下次要給我寫信說，這個誠實善良的僕人終於被叫到主底快樂那裏去了。爲什麼爲這哭泣呢？沒有死底恐懼會使聖約翰最後的時刻黯淡：他底記憶是明白的，他底心是沒有畏懼的，他底希望是準確的，他底信心是穩定的。他自已的話是一種保證：

『我底主人促進我，』他說：『每天他都更爲清楚地說道：「我準來得快！」我每點鐘都更爲熱誠地回答：『亞們；來罷，主耶穌！』

柘榴園[一]

〔法〕巴爾扎克作　穆木天譯

呈D・W・[二]

柘榴園是位置在盧瓦爾河右岸吐爾橋下流約一英里地方的一個小的住居。在那一帶，河水，像湖一般地寬廣，有一些蒼翠的小島散在其間，岸邊上是一片岩地，在那岩地的上邊，坐落着好幾所鄉間的房舍，都是用白石頭砌成的，周圍是圍繞着一些葡萄園和果樹園，受了南來的陽光的曝曬，世界上最美麗的果實在那裏成熟着。被好幾個世代很艱苦地堆填起來的那塊岩地中的低窪處所，反映着太陽的光線，而藉助着一種人爲的溫度，使最熱的地方的產物，在露天裏，都得以栽培起來。在把那座山丘切劃開的那些不大深的溝窪之一的裏邊，高聳着所有的那些星星散散的人家所歸屬的小村落聖西爾的寺院的尖塔。從那裏，再稍遠的地方，修阿澤勒河，從把那個長的山丘截斷了的一條肥腴的山谷中，注入到盧瓦爾河的裏邊。坐落在那個岩地的中坡上離禮拜堂有百步之遠的那個柘榴園，就是在突林諸各各風景秀麗的地方所遇得到的那些有二三百年之久的舊宅子之一。一道岩石的裂罅，使人得以利用着修了一條坡路，以一種緩坡通到了「勒衛」，「勒衛」是當地人對於爲的把盧瓦爾河水拘束在河床裏而在河岸的斜坡低部造了的堤防所加的名稱，從巴黎到南岡的國道就是在「勒衛」上邊經過的。在那條坡道的高

[一] 柘榴園(Le Grenadière)最初出現於巴黎評論(Revue de Paris)的一九三二年的十月號上；其後出現於地方鄉鎮生活場景的第一板(一八三三年)和第二板(一八三九年)中；最後在一八四二年，編入人間喜劇的私生活場景中。

[二] D・W・郎丹尼斯・維勒金斯卡小姐(Mlle Danise Wylezynska)，爲漢斯卡夫人的親屬。

處，是一面門，從門那裏起，有一條小的石頭路，是修在兩座高台之間的，那兩座高台是防禦砲彈一類的東西，上邊有葡萄棚和樹牆，是爲的防阻土地的崩頹而築的。開在高處的台地的麓上而被低處的台地上的樹木幾乎給掩蓋住了的那條小徑以一種急坡通到房前使人得以眺望到盧瓦爾的河水、而一步一步地登高，河水的幅員是一點一點地加大起來的。這一條凹陷的小徑的盡頭處，又是一座門，是噶瑟克式樣❶的拱額的門，上邊施了一些單純的裝飾，然而是已經破爛，被一些野生的紫羅蘭花，常春藤，蒼苔，萬草所覆蓋着。那些毀滅不了的草木裝潢在各各的高台的牆壁上，牠們從石垣的罅隙中生出，隨着各各節季之更新，意匠出一些新的花環來。

越過了那一座蟲蝕的門，有一座小園子，坐落在最後的那個高台的岩地的上邊，那座高台的黑色的古舊的欄干是壓制着所有的其他的高台的，在那個小園子裏，呈在人的眼中的是一片青草地，裝飾着幾棵綠樹，以及好多好多的薔薇和花卉。其次，對着正面的大門，在台地的那一端，是一座倚着隣家牆壁的木造的亭子，亭子的柱子是被茉莉，忍冬，葡萄和仙人草所隱藏住了。在最後的這個園子裏，在一個被葡萄枝蔓所覆蓋着的弓形的台階上邊，建立着那座宅邸，而在那個台階上邊現露着一個挖在岩石裏的廣大的地窖的門。那座房子，在平地上，是被葡萄棚和柘榴樹所圍繞着的，因之，那個果樹園得了牠的那個名稱。房子的正面兩邊是兩面大窗戶，中間是一面非常鄉間氣的正門，而在那個同底層的低隘比較起來眞是高得驚人的屋頂上開了三面頂樓窗戶。那個有兩個山牆的屋頂，是覆着板石的。房子的基本部分的牆壁是塗着黃色的；門，底下的窗戶，和頂樓窗戶的百葉窗是油着綠色的。

一走進去，您們可以看到一塊小小的階梯中段，從那裏起始着一道蜿蜒的樓梯，而樓梯的構造，是每一轉折，就要改變一番的；那是用木頭造的，已經差不多是腐朽了；樓梯的欄干，刻成螺旋形，由於長年的使用，已經成了茶褐色了。右方是一間寬大的食堂，張着古香古色的鏡板子，地上舖的是夏陀·雷惱地方出產的白磚；在左邊是一間同樣大小的客廳，沒有張着鏡板，而是糊着

❶ 噶瑟克式樣（Style gothique）——這種式樣最初流行於法國北部，約從一一六〇年至十五世紀，而盛行於西歐，其建築法係將重量及伸引力集於石柱及扶壁上，且以尖拱代替羅馬式之圓拱。

緣邊的曙光色的花紙。那兩間房間，都沒有架棚板梁條是胡桃木的，梁條中間的地方，是用着混着麻屑的白漆粉漆起來的。在二樓上，有兩間大房間，牆是用石灰刷白了的那裏的那幾個石頭的壁爐，趕不上樓底下的那幾個彫刻得豐麗。一切的門窗都是向南的。北面只有一座門，是對着葡萄田，在樓梯後邊開着的。靠着那所房子的左邊，是一間起脊很高的房舍，給牠遮雨避太陽的，是一些在牆壁上劃着直的或斜的長長的藍道兒的石板。廚房，就是在這個茅棚子一般的房屋裏，是從裏邊通到那大房子裏的，然而，牠自己也有牠的那個在數段台階的上邊的獨特的門戶，而在那個台階的下邊，是一眼深井，井上邊安裝着一個鄉村的汲水筒，是包圍在杜松水草，和高高的雜草的裏邊的。那個近期的建築物，證明出來柘榴園在先年僅僅是一個葡•萄•收•穫•塲。地主，從彼盧瓦爾河的寬廣的河床給隔離開的吐爾鎮市來到那裏，止於是為的收穫，或者是某種的遊樂。他們一早就把他們的食料品運來，除了收穫的時期之外，他們幾乎是不在那裏過夜的。可是，英吉利人，如同大片的蝗蟲似地，殺到突林諸地方來了，而為的把房子租賃給他們起見，是非常地需要把柘榴園修補一番了。幸虧那一間新近的偏廈是被栽植在葡萄田下邊凹地裏的那條菩提樹的夾道的頭幾棵樹給隱藏住了。能有兩阿爾盤●的面積的那塊葡萄田，在比那所房子還高的處所聳起着，而由於一個極陡的很難以攀登的斜坡完全地在瞰制着牠。在那座房子和那個被葡萄的蜿蜒的莖蔓給罩得青青的山丘之間，是僅僅有一個五尺寬的空隙，永遠是又濕潮又冷，可以說是充滿着繁茂的草木的一條濠溝，在落雨的時節，葡萄的肥料落在那條溝裏，就要使被有欄杆的高台所支架起來的那幾個花園的土壤肥沃起來了。專管扶侍葡萄的那個園丁所住的房子，是靠着左邊的山牆，屋頂上，是葺着乾草，可以說是跟廚房成為對稱的。那塊田產，是被牆壁和樹牆所圍着的；葡萄田裏是栽植着各種各樣的果樹的；總而言之，在那塊寶貴的地面上，連一咫土都沒有糟蹋，都被耕種起來了。就是人們忽略掉岩地上的一塊瘠瘦的小地段的話，自然也會叫那裏長出來一棵無花菓樹，或者一些野花，或者是一些寄身在石頭裏邊的莓子。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您都不會遇到一個，同時是那樣地純朴那樣地雄大，那樣地富有着果實，薰香，和景物的住居的。那個住居，在突林諸州的中心，是一個小突林諸，在那裏，那個地方的所有的花卉，所有的果實，所有的美景，是應有盡有地被表現出來

● 阿爾盤，為法國的舊日的畝，面積大小，因地不同。

了。那裏有各各國度的葡萄，各種的無花果，桃，梨，以及同甘草一般甘美的在田野裏種的甜瓜，西班牙的金雀花，意大利的夾竹桃，阿索爾羣島的茉莉花。盧瓦爾河就在您的脚底下。您可以從離那條河的任性的水流有三十度阿斯❶之高的高台上俯瞰着牠的；晚間您可以呼吸着從海上新吹來而在途中被長長的「勒衛」上的那些花草給薰香了的牠那裏的陣陣的微風。在一片藍蔚的天空下邊經過一步就要變顏色和形狀的一塊遊雲，不管您是待在哪一個地方，是要使被展開在您的目前的那些雄大的風景的各各細部不斷地呈現出千變萬化來。從那裏最初，眼睛括覽到安博阿斯以下的盧瓦爾河的左岸；吐爾市鎮牠的郊區牠的工場所聳立於其間的那塊肥沃的原野；那個園地；其次，就是從屋伍雷起到聖桑佛蓮爲止，由於滿布着愉快的葡萄園的那些岩地勾畫成半圓形的河左岸的一部分。眼界，到了有好些花園和府邸的藍蔚蔚的天邊，謝爾的丘嶺，才算到了終極了。最後，向西方望去，心靈就放逸在那條巨大的河流裏邊了，在那條河的廣漠的流域上，風是幾乎不斷地在吹刮着的，時時刻刻，有一些船隻，張着被風所膨脹的白帆，在河上航行着。一位王侯可以把柘榴園作成自己的別莊，然而一個詩人的確是會將那座園子作成爲自己的永久的住所的；兩位愛人是會認爲那是最舒適的隱避所的，而牠現在是吐爾的一個善良的布爾喬亞的住居；牠對於一切的想像力，對於最寒素的和最冷淡的想像力，跟對於最崇高的和最熱烈的想像力，都是要提供出詩歌來的；無論誰，住在那裏，都不會不感到一種幸福的空氣，都不會不領悟到整個的一種沒有野心沒有勞慮的平靜的生活的。瞑想存在於空氣中和波浪聲中；砂礫在講着話，牠們是悲悽的或者是歡愉的，金黃的或者是烏暗的；在那個鮮花美果的中間動都不動的葡萄田的主人的周圍，一切都在動着。一個英國人，若是租住那所純樸的房屋半年，是出一千法郎的；而且，是要約定好對於收穫物是不得染指的：如果他想要果實，他要加他的租金的；如果葡萄酒令他眼紅的話，他更得把租金再加倍起來的。柘榴園，帶着牠那條坡道，牠那條凹路的小徑，牠那三座高台，牠那兩阿爾盤的葡萄田，牠那些具有着絢爛開花的薔薇樹的欄杆，牠那年久的台階，牠那個汲桶，牠那些亂髮蓬鬆的仙人草，和牠那些各國的花木，究竟是能値得多少錢呢？請您不要遞價錢呀！柘榴園是永遠都不會賣出去的。一千六百九十年一度被人買去，隨又，如同一匹愛馬被沙漠裏的阿拉伯人棄掉了似地，被人很厭惡而以四萬法郎的價錢棄掉了，

❶ 度阿斯，法國的舊日的尺度，合一米突·九四九。

那所田莊邇後就成爲一家的永久的財產了，那是那一家所引以自豪的東西，祖傳的寶貝，攝政金剛石㊀了。看見，不就是自己所有了麼？一位詩人是曾經說過的。從那裏您可以看見突林諾州的三條山谷，和如同線細工一般懸在天空中的牠那座大禮拜堂。這一類的種種財寶，是人們能够用代價開付的麼？在那裏，菩提樹下，您恢復了您的健康，您是不是會開付那種代價呢？

在王政復古時代㊁的最繁榮的一年的春天，一位太太，帶着一個女僕和兩個小孩子，最小的像是有八歲，兩大的約有十三歲，來到吐爾，要找一個住居。她看了柘榴園，就租下了。或者就是因爲那個宅子同市鎭隔着一個距離，才使她決心租下的。那個客廳給她作了臥室，她使那兩個小孩子每人住了二層樓的一個房間，那個女僕住在廚房上邊收拾出來的一間小屋子。那間食堂，成爲那個小家庭的日常聚會室和招待室了。房子裏邊，家具是擺設得很單純的，然而是很有風致的；沒有絲毫的不必要的東西，令人感到奢侈的東西，也是絲毫都沒有。那位生的女人所選擇了的那些家具，是胡桃木的，一點都沒有加裝飾。支配着室內和室外的那種清潔調和，使那所房子顯出十分的魔惑力來。

可是，維勒卒森斯夫人（那位異國女人所用的名字，）是屬於富裕的布爾喬亞氾呢，是屬於高級的貴族呢，還是屬於女性的某種曖昧階級呢，那到是很難以曉得的。她那種淳朴的樣子，使人們對於她生出種種非常矛盾的猜測，然而她的舉止態度則竟能確證出那些對她有利的推測來。而且，她到聖西爾後不久的時間，她那種謹愼的行動，就引起了那些閑嫻人的關心留意了，因爲，在鄉間，那些閑嫻的人是習慣於觀察那一切的像是會使他們所處的狹隘的天地中熱鬧起來的種種事實的。維勒卒森斯夫人，是一個高高的，細細的，瘦瘦的，然而是身材很典雅的女性。她有一雙很漂亮的脚，特別使人注意的，並不是她的脚的瘦法，那種美點是很平凡的，而是脚脖上連結處的那種優美；其次，是帶在手套裏邊像是很好看的一對手。在她那種先年是鮮豔色潤的，雪白的臉色上，長着一些深濃的勳的紅斑點，一些早熟的皺紋把一個典雅的額顱給弄得憔悴了，冠在額顱上邊的，是很美麗的茶褐色的頭髮，長得很好，而永遠是編成兩個圓圓的髮髻，同處女的頭髮一樣，是同她那副憂鬱的面容很相稱合的。她那對烏黑

㊀ 攝政金剛石——十八世紀初，法蘭西的攝政者歐里央公腓立浦所購到的有名的大金剛石，爲裝飾法蘭西王冠上的寶石之一。

㊁ 王政復古時代——布爾朋王家歸復法蘭西的時代，從一八一四年起到一八三零年止。

的周圍是一個深深的黑圈的凹陷進去的、充滿着燃燒的熱情的眼睛，裝做出一種虛僞的平靜來；而有時，若是她忘掉了她所硬作出來的那種表情，一些秘密的苦惱，就要被流露出來了。她那副橢圓形的臉面，稍微地有一點長；但是，或者在先前幸福和健康使牠有種種適當的勻稱的。一種假的微笑含隱着一種溫和的悲悽，照常地在她那蒼白的嘴唇上浮動着；可是，當着永遠在陪伴着她的那兩個小孩子，在瞅望着她，或者拿出來一個滔滔不竭的無意思的然而對於母親都是有某種意義的問題來問她的時候，她的嘴就要活躍起來，而她的微笑就要表露出母親心裏的無上的歡喜。她的步履是很慢的，很高貴的。她很堅持地保有着同樣的裝束，那種堅持是宣告着她有一種明顯的意圖，要不再在她的化裝上去用心思，要把社會忘掉，而她的確更想被社會所忘的。她穿着一件很長的黑衣服，是被一條水紋紗的帶子給扎起來的，在衣服上邊，代替着圍巾，是一個寬的邊緣兒的白麻紗的三角披巾，披巾的兩端是隨隨便便地落在她的腰帶子裏邊的。鞋是穿得很仔細的；那種仔細是表明着她的那種種高雅的習慣。她穿着一雙灰色的絲襪子，那種灰色是把擴散在那種因習的服裝上邊的喪孝的色澤給完成起來了。最後，她的那種英國式的，永遠一樣的帽子，是灰色的布料的，在上邊裝飾着一個黑色的帷紗。她瞅着像是一個非常軟弱的而且非常苦痛的人物。她的唯一的散步，就是從柘榴園走到吐爾橋，在那裏，當晚夕是風平浪靜的時候，她帶着那兩個小孩子來呼吸盧瓦爾河上的新鮮空氣，和讚賞着在那幅同那波里海灣或日內瓦湖水的景色同樣宏大的風景中夕陽所顯映出來的種種效果。在她居留在柘榴園的時期，她只到吐爾去過兩次：頭一次，是去求當地中學校的校長給她介紹兩位優良的拉丁文、數學和製圖的教員；其次，就是同被人給她選定的那幾個教員商定他們的教課的束修和小孩子們的學習時間。但是，每一個禮拜一次或兩次地在晚上出現到橋頭上來，就足以激刺起那些日常地來那裏散步的市鎮中的幾乎全部的住民的注意了。然而，雖然地方鄉鎮的諸重要的社會，由於閑散無事，由於不安的好奇心，作出來那種可以說是無罪的偵探行爲來，但是，沒有人能夠關於那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在社會中所占的階級地位，以及她的財產，以及她的眞正的身分，得到的確實的情報的。只有柘榴園的所有主曾經向着他的三五位的朋友告訴過那位素不相識的女人簽訂租契時所用的名字，那毫無疑義是眞的名字了。她叫做奧古斯塔·維勒牟森斯·卜朗敦伯爵夫人。卜朗敦那個姓，一定就是她的丈夫的姓了。以後，這段故事的終了的幾種事件，是會要確證出那種秘密的洩漏是有眞實性的；可是，那只是在園主人所往來的商人社會中才成爲周知的事體。因此，維勒牟森斯夫人對於上流社會的人們，始終是一種神

秘，而她允許他們從她能猜測到的一切，就是一種高貴的天性，一些優美自然的單純的態度，和一種具有着天使般的溫柔的話音。她那種深沉的孤獨，她那種憂鬱，和她那種很强烈地掩蔽起來的，而且是半憔悴了的美貌，是非常地富有魔力，而使好些人爲之神魂迷醉了；但是他們的愛情是越法地眞實，而就越法地要短少勇氣的；因爲，她是很莊嚴的，敢去同她說話，都是一件很難的事。總之，就是有一些大胆的人向她寫了信的話，那些信件也必定要連封都沒有拆就被焚掉的了。維勒卒森斯夫人是把她所收到了一切通通投到火裏邊的，好像是她想要連一點極輕微的掛慮都沒有而把她的突林諾的居留時間渡過去。她來到她那個令人迷醉的隱居裏，目的像是要完全地委身於生活的幸福之中。得以進到柘榴園的門裏的那三位教師，是以一種滿懷敬意的讚美，在講論着由那兩個小孩子和那個女人的親密而無有雲翳的結合所呈示出來的那幅動人的畫面的。

那兩個小孩子是同樣地引起來很多的興趣的，而作母親的人們，看見了他們那種情形，是不能不羨慕的了。那兩個人都是很像維勒卒森斯夫人的，夫人實在地是他們的生身的母親。他們互相地都具有着使幼年的美別有光彩的那種透明的色澤和那種種鮮豔的彩色，那雙純潔而濕潤的眼睛，那些長長的睫毛，那副瀟洒的容姿。大的，名字叫作路易·迦斯同，具有着烏黑的頭髮，和一種充滿着果敢的目光。在他的身上，一切都在表示着一種健壯的體質，同時，他那個寬而且高的，很合適地突出來的額顱，也像是表露出來一種富有精力的性格。他的動作是輕捷而靈活的，身材長得高高的，而絲毫沒有不自然的樣子，他對於任何事體都不以爲驚異，而對於自已所看見的一切像是都加以省察似的。又·個名字叫做瑪麗·迦斯同，幾乎是金絲髮的，雖然在他的頭髮中有幾縷已經發灰，成了他的母親的頭髮的顏色。瑪麗則是具有着使維勒卒森斯生有無限魔力的那種苗條的身軀，纖細的面容，和優美的精細。他瞅着像是多病的樣子：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投射着一種溫和的視線，他的顏色是蒼白的。在他的身上，是有一種女性的。她的母親還給他保留着那個刺繡的小領飾，那些長長的捲髮，和那件裝飾着肋骨形和橄欖形的裝飾的小的上衣，那種衣服是使一個男孩添了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優美，而表露着那種大概是使母親和孩子同樣感到歡慰的十足女性的裝束的喜悅的。那種漂亮的服裝，是同哥哥的那件單純的上衣成爲對照的，在哥哥的那件上衣上邊，反垂着那條同他的襯衫完全連在一起的領子。褲子，靴子，和衣服的顏色，都是相似的，同容貌的相似同樣，宣布出來他們是兩個親兄弟。看見了路易對於瑪麗所加的照顧，什麼人都不能不爲之感動的。大哥對二弟在眼睛裏，是有一種父親的樣子的；而，瑪麗，雖然是年劲無知，對於

路易像是懷着深深的感謝似的：那簡直就是兩朵剛剛從牠們的莖兒分離開了的小小的花兒，被同樣的太陽光照耀着，一朵是顏色鮮豔的，另一朵是一半枯悴了。他們的母親的一言一語，一道視線，一下聲音抑揚，是都足以使他們深深注意，使他們轉過頭來，傾着耳朵，聆聽着一種吩咐，一種願求，一種勸告，而去服從的。維勒牟森斯夫人，是永遠地使他們了解到她的慾念，她的意志的，那就如同在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共通的思想一樣。當他們，在散步的時候，專心地在她的前邊玩耍着，採取了一朵花，或者是考察着一個昆蟲的時節，她則拿出來一種無限深摯的感激在瞅看着他們，致使那最漠不關心的行人都要感覺着自己受了感動，停住去看那兩個小孩子和他們的微笑，而以一種友情的瞥視向那位母親行致敬禮了。他們的衣服的極端的清潔，他們的可愛的語音，他們的舉動的優美，他們的幸福的面容，反映着他們從小以來就受有極注意的致育的那種本能的高貴，是誰不會加以讚美呢？那兩個孩子，像是從未哭過叫過的。他們的母親，對於他們的慾念，他們的苦痛，像是有一種電氣般的預覺，而不住地在加以預防，加以撫慰的。她像是懼怕着他們的一聲苦嘆過於懼怕永刼的刑罰似的。在那兩個孩子的身上，一切都是成爲他們的母親所要讚賞的東西；而，像是一個同一的生活似的他們三個人生活的那幅畫面，使人的心裏生出來一些曚朧的，可撫愛的夢想，就是，我們夢想着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裏所要嘗到味的那種幸福的形相；那三個非常諧和的人物的內部的生活，是同人們瞅見他們所懷抱了那種種觀念，很相一致的：那是一種很適於教育小孩子的，規正而單純的，井井有序的生活。那兩個小孩子，天亮後過一個鐘頭，就要起床的，最初，背誦了一段短的禱告，那是他們從小的習慣，是眞心的話語，是七年之間在母親床上所重複說過，而在兩次接吻之間開始和終了的。其次，對於身體的健康心靈的純潔是非常必要的，而可以說是給出來幸福意識的那些形貌上的種種細微的注意，那兩位弟兄的確地有了習慣了，所以，牠們對於修飾是同一個漂亮的女人的化裝一般地小心仔細的。他們是應有盡有地絲毫都不遺漏的，他們都是惟恐他們的母親加給他們一種責難的，就是那種責難是非常地柔和，就是在早餐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同他們親吻着，偶而地向他們說：「我的親愛的天使呀，你們是從什麼地方把指甲弄得這麼漆黑的呢？」他們都是很怕的。兩個人於是走下去到了花園裏，在朝露和涼氣中搖振着夜間的種種印象，一邊等待着女僕在收拾着那間日常聚會室，直到他們的母親起來爲止，他們是在那裏溫習他們的功課的。但是，他們是時時刻刻地在探窺着他們的母親的覺醒的，雖然他們不到一個一定的時間不得進到她的臥室裏頭。那種早晨的不意的侵入，永遠地是違反着最初

的條約而作出來的，而對於他們和對於維勒牟森斯夫人永遠地是一種說不出的甜美的場面的。瑪麗跳到床上把他的胳膊抱住了他所深愛的母親，而同時，路易，跪在床頭上，捉住了他的母親的手。於是，就是一些如同愛人對於被愛的女人那樣的不安的訊問了，接着就是天使般的笑聲，一些同時又熱烈又純潔的愛撫，一些雄辯的沉默，一些隻言片語的話話，一些由於親吻被打斷了而又繼續下去的，很少完結，永遠是被傾聽着的幼稚的故事……

「你們好好地用功了麼？」母親問，但是她那種聲音，是溫和而又親切的，是要把怠惰當作不幸去哀嘆的是要把一種眼淚汪汪的視線投射給自以爲滿足的人的。她知道她那兩個小孩子是被要使她歡喜的那種慾望所鼓舞着的；他們則是知道他們的母親只是爲他們而活着的，是拿出來愛情的智慧在生活中領導着他們的，而把她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時間都給了他們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還既不是利已主義，也不是理性，而或者就是在最初的純眞狀態中的感情，使那些小孩子們曉得到：到底他們是否成爲獨專的照顧的對象，是否人家在很歡喜地疼愛着他們。您們好好地愛他們好啦：那兩個就是率直就是正義的可愛的小孩子，那麼就是非常地感激的了。他們是拿着熱情拿着嫉妬，愛着的，是具有着非常優美的纖細心思的，是要找最溫柔的話語說的；他們是非常信賴人的，他們對於您們是完全地相信的。因此之故，或者是，沒有壞的母親就沒有壞的孩子的；因爲，他們在現在所感到的慈愛，是永遠地同他們所曾經感到的慈愛，同他們所曾經受到的那些最初的照顧，同他們所曾聽到的那些最初的話語，同他們曾在裏邊尋求了生命和愛情的那些最初的目光，相依準着的。一切於是都成爲牽誘，或者，一切都是嫌惡了。上帝把小孩子們放到母親的懷裏，是爲的使母親理解到他們要長久地待在那裏的。然而我們是常常遇得到一些很殘酷地被誤解了的母親，一些不斷地被挫傷的，溫柔而崇高的慈愛的：那種種的駭人聽聞的忘恩負義是證明了建立關於感情的絕對原理是如何地困難了。在那位母親的心裏和她那兩個小孩子的心裏，要把他們互相連繫起來的那成千成萬的牽索，是應有盡有，一點都不缺少的。孤獨無依地生在地上，他們營着同一的生活，而是互相地深深了解的。當，早晨，維勒牟森斯夫人沉默地待在那裏，路易和瑪麗也不作聲，他們尊重着她的一切，以至於他們所不能分享的那些個思想。但是，那個哥哥，是賦有着一種已經很健壯的思想的，對於他的母親所給了他的那種種身體健康的保證，是決不表示滿足的：他帶着一種陰沉的不安研究着他的母親的臉面，當他看見在他母親的眼睛的周圍環繞着紫色的圈子，當他瞅見了他母的眼窩越法地凹下去、臉上的紅色越法地燃燒起

來的時候，雖然不曉得有危險，而是抱着有危險的預感了。他是充滿着一種眞實的感受性的。當瑪麗的游戲開始使他的母親感受疲勞的時候，他就察測出來，而，於是，他就曉得向他的弟弟說：「來、瑪麗，去吃飯去罷，我餓啦。」

可是，走到了門口，他又轉回身去，要捉摸他的母親的臉上的表情，他的母親是仍然要給他作出一種微笑的；而，屢屢地，當她的那個孩子的舉止向她反映出來一種優秀的感情，一種對於苦痛的早熟的理解的時候，淚就從她的眼睛滾出來了。

給她的小孩子們作吃早點心和休息用的那個時間，維勒牟森斯夫人自己是用在她的化裝上邊的；因爲，她爲的她那兩個親愛的小孩子而要顯露出來很艷冶的，她想要在一切事物上使他們歡喜，使他們欣慰，要使他們瞅着是很優美的，使他們覺得是，如同人們不斷地又回到那裏的一種溫和的薰香一般，有牽引的魔力的。她永遠地是準備停妥以參加他們的功課復習和預習，他們的功課是從十點鐘到三點鐘的，但是，在午上，由於在園中的亭子裏大家一起吃的一頓午餐，停斷了一陣的。飯後，給了小孩子一個鐘頭的游戲時間，在那個期間，那位幸福的母親，那位可憐的女人，躺在放在那所亭子中的一個長的沙發上，從那個亭子，那不住地變化的，由於天日，空氣，季節的無限的變幻而不住地更新着的，溫和的突林諾，是令人瞅得到的。她的那兩個小孩子穿過那個園地跑轉着，攀登在那幾個土台上，自己也作成集團而如蜥蜴一般靈活地追趕在蜥蜴的後邊；他們讚美着種子，花兒，他們研究着昆蟲，而來向他們的母親訊問着一切東西的道理。於是，就不斷地到亭子往來復去了。在鄉間，小孩子們是不需要玩具的，一切的東西，都是使他們去沒頭專心的。維勒牟森斯夫人，一邊在作着刺繡，一邊參與着他們的課業的。她保守着她的沉默，她也不瞅先生，也不望她的小孩子；她注意地聽着，好像是她要捉住那些話語的意義而矇矓地曉得到底路易的課業有沒有進步：如果路易拿出來一個問題難他的先生而以之表露出一種進步的話，母親的眼睛於是生躍起來，她微笑着，她把一種充滿着希望的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她對於瑪麗是要求得很少的。她的期望是於在那個大的身上的，她對於那個大的表露着一種尊敬，使用着她的所有的女人和母親的本領去培養他的心靈，要使他自己有一種高尚的觀念。這一種行動，是藏有着一種隱秘的思想，那是那個小孩子有一天會理解的，而其實，他也已經是明白了。在每次課業之後，她把先生一直送到頭門口，而，在門口，誠懇地請求他們對於路易的課業作一個說明。她是非常地懇切，非常地惹人關懷的，所以，那幾位先生們向她講述着眞情實話，以幫助着她使路易在他們瞅着像是軟弱的諸點上去用工夫。晚飯的時間到了；隨後，就是游戲和散步；最後，到了夜裏，就是學習功

課了。

這樣的就是他們的生活，定型的然而是充實的生活，在那種生活裏工作和消遣很適當地被混在一起，是不使倦怠有乘隙而入的餘地的。沮喪和紛爭，是不可能的。母親的無邊無際的愛情，是把一切都弄成爲很容易的了。她對於那兩小孩子什麼都不拒絕而給他們養成了愼重，他恰當其時地去讚賞他們而養成了他們的勇敢，她令他們在所有的形象之下觀查到必然而養成了他們的安命；她拿出一種天女般的注意發展起來，強固起來了他們的天使般的天性。有時，當她一邊瞅着他們玩耍而想到他們絲毫都沒有令她生出悲愁的時候，一些淚水是就要把她那雙燃燒般的眼睛給弄得濕潤了。一種廣漠的，完全的幸福，使我們那樣地流出淚來，就是因爲那是天國的影像，我們大家對之都是有一些混亂的領悟的。她躺在她的那把田園風味的大椅子上過渡着那些美妙的時刻，瞅望着那一種美麗的天日，那一片河水的寬擴的幅員，那一塊如繪的鄉土，傾聽着她的小孩子們的聲音，從笑的自身再生出來的他們的笑聲，以及顯露出來他們的合契，路易對於瑪麗的那種父親般的感情，和他們兩個人對於她的愛情的他們的小小的爭吵。那兩個小孩子，是從幼小的時候就有一個英語的保姆的，他們對於英語和法語都是講得很好：因此，他們的母親在談話時交互地使用着那兩種話語。她異常高明地領導着那兩個人的心靈，不使任何的錯誤的觀念進到他們的悟性裏邊，不使任何的不好的原則進到他們的心裏。她很溫和地管治着他們，對於他們絲毫的事體都不隱瞞着，一切都向他們解釋明白。在路易要求着讀書的時候，她就很注意地找很有興趣的，然而是很正確的書籍給他看。那是一些有名的海員的生活，偉人和著名的軍人的傳記，在那一類的書籍的諸極細微的節目裏邊，是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可以向他比他的年齡還要早地說明了世界和人生，反來覆去地解釋出來那些無聲無臭的然而是眞正地偉大的人物，沒有保護者，從社會最下層出發而達到最崇高的天職所使用的種種手段。非常有用處的那些課程，是在晚上學習了的，在那個時候，那個小的瑪麗，在美麗的夜的沉靜中睡在他的母親的膝蓋上的，在那個時候，盧瓦爾河是反映着夜空的；但是，那些課程，永遠地是加倍了那個可崇敬的女人的憂鬱的，她終於沉默起來，不動地，沉思着，兩眼充滿着淚了。

「我的母親，爲什麼您哭呢？」在六月的一天的富麗的晚夕，當微明的暗夜的薄光代替了炎熱的白晝的時刻，路易問她說。

「我的孩子呀，」她一邊回答說，一邊把他的脖子拉過來，他那種隱而不露的情緒是很強烈地打動她的胸頭的，「是因爲

那位沒受人幫助而立世成名的賈梅雷・杜瓦爾[1]的最初的貧窮的運命，就是我給你們弟兄二人所造成的運命了。不久，我的親愛的孩子呀，你們就要伶仃孤苦地待在世界上，沒有依倚沒有人保護了。我是將要把你們在還在很小的時候就拋開了，可是我還是想要看見你十分地强壯起來，十分地受着敎養，能够作瑪麗的領導。而我已經活不到那個時候了。我是非常地愛你的，想到這些事體，我是不能不感有十二分的不幸了。親愛的孩子們呀，只要你們有一天不詛怨我的話……」

「我的母親，爲什麼我有一天會詛怨您呢？」

「有一天，可憐的孩子，」她在他的額頭上親吻着說，「你就會知曉我對於你們是作了很多的錯事呀。我將要把你們拋在這裏，既沒有財產，更沒有……」她躊躇了一陣。「更沒有父親呀，」她隨接下去說。

說了這句話，她涕淚滂沱了，輕輕地推開了她的那個兒子，那孩子，由於一種的直覺，就猜測到他的母親想要獨自地待着，而於是，他就把那個半睡的瑪麗帶走了。隨即，在一個鐘頭以後，當他的弟弟就了寢之後，路易就小心翼翼地走着回到他母親所待着的亭子的這裏來了。於是，他聽見了一種使他的心裏非常舒適的聲音說出來這幾個字：「來呀，路易呀！」

那個小孩子投到他的母親的胳膊裏，而，他們幾乎是痙攣一般地互相擁抱起來了。

「我的親愛的呀，」他最後說道。他常常地是這樣地稱呼她的，因爲他覺得就是那些充滿着愛的話語都是非常地無力而不足以表露出他的種種情感的；「我的親愛的，怎麼你那樣地怕死呢？」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呀，可憐的小天使；每天，我的精力在消失着，而我的病是不可救藥了：那我是知道的。」

「您是什麼病呢？」

---

[1] 賈梅雷・杜瓦爾（Valentin Jameray Duval 1695——1775），法蘭西的古錢學者。十歲時，在一農家裏，給人看守七面鳥；十五歲時由於惡作劇，被人在嚴冬中給驅逐出來。以後乞食過活，以至遇到英國法學者福爾斯特爾（Forster）和妻林公里歐波爾德（Leopald）爲止。他們同情，攻他讀書。他的趣味，使他從事於古代美術的研究，尤其是對於古錢學別有專長。他追隨着公爵往來各處，給公爵所設的古代美術陳列館任館長的職務，以至於死爲止。

「我是得把牠忘掉的；而你呀，你是永遠都不要知道我的死因的。」

那個小孩子一邊用眼睛偷偷地瞅着他的母親，靜默無聲地待了一陣。母親，眼望着天，在凝視着雲彩。溫柔的憂鬱的瞬間呀！……路易並不相信他母親最近會死，可是，他雖沒有察測到而已是感到他的母親的愁苦了。他尊敬着那種長時間的瞑想。再大一點的話，他就要在那副崇高的面孔上瞅出來同種種幸福的回憶相混着的一些悔恨的思想，整個的女性的一生：一種無憂無慮的幼年時代，一種冰冷的結婚，一種駭人的熱情，一些在暴風雨中生出來，被雷電給打到一個任什麼東西都不能回還的深淵裏頭的花朵。

「我的親愛的母親呀，」路易終於說，「您的種種苦痛，爲什麼您向我隱瞞着呢？」

「我的孩子呀，」她回答說，「我們是得對着外國人的眼睛把我們的苦痛埋藏起來，向他們表露出一種笑臉來，永遠不向他們講我們自己的事情，而我們也不要管他們的事體：在家庭裏守踐着這些格言，就是造成家庭幸福的一個原因呀。有一天，你是會要非常地苦痛的呀！可是，你要記憶着你這位可憐的母親呀，記憶着她瀕死的時候，是永遠地當着你的面前微笑着，而把他的苦痛給你隱藏着的呀：那麼，你就要得到了勇氣而能支持住人生的苦痛了。」

在這個隱間，一邊隱忍着眼淚，她盡力要使她的兒子了解到處世的方法，財富的價値，基礎和信用，社會上的種種關係，集攏生活上所必要的金錢的一些體面的手段，以及教育的必要。隨後，她使他領悟到她的習慣的悲哀和她的眼淚的諸原因之一，向他說，到她死去的翌日，他和瑪麗就會要落到極端的貧窮之中，兩個人只有一筆很少很少的錢，而除了上帝之外再不會有別的保護者了。

「我是得怎樣地加緊用功呀！」路易一邊說着，一邊向他的母親投射着一種悲淒的沉摯的凝視。

「啊，我眞是歡喜極啦，」她，用親吻和眼淚覆蓋着她的孩子的身上，說。「他明白我啦！——路易，」她追加着說，「你將要是你的弟弟的監護人了，是不是呢？你應承我麼？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

「是的，」他回答；「可是，您還不會死罷，是不是？」

「可憐的小孩子們呀，」她回答，「我的對於你們的愛，使我支持起來了！其次，這個地方是非常地美麗，空氣是非常地好，或

著……」

「你是使我更加愛好奐林諾了，」那個小孩子十二分地受了感動，說。

自從維勒牟森斯夫人預見到了她的將至的死期向她的長子說出來他的將來的運命的那一天以來，已經滿了十四歲的那個路易變得沒有以先那樣混沌，越法地攻苦而不大貪玩了。或者是因為他說服了瑪麗叫他去好好讀書，不要貪愛熱烈的玩耍的原故罷，那兩個小孩子穿過石榴園的那些窪路，那些園子，和那些階段重重的高台，也沒有以前那樣的騷鬧了。他們使他們的生活同他們的母親的憂鬱的思想相致起來，他們的母親的顏色是一天一天地蒼白着發黃了，額顱在顳顬處窪陷了，而皺紋是一夜一夜地深起來了。

八月裏就是那個小家庭到了石榴園之後的五個月，在那裏，一切都通通變了樣了。瞅見了使她那位僅僅是由於一種情熱的心靈和一種對於她的小孩子們的過度的愛所支持着的女主人的軀體徐徐地憔悴起來的那種緩慢的破壞的種種的還在輕微的徵狀，那個老女僕也變得陰沉而憂淒了：她瞅着像是深諳那種預早的死亡的機密似的。時常地，當着她那位依然美麗比從前還要艷冶的女主人，把她的衰弱的身體裝飾起來，塗抹上胭脂，攜着她那兩個小孩子在高台上散步的時候，那位年老的安芮特就從井台汲筒處的那兩棵杜松之間探出頭去，忘掉了她那已經開始的工作，手裏拿着在洗的衣服，而瞅見了一位同她過去所認識的那個希世的麗人一點都不像的維勒牟森斯夫人，她就幾幾乎要抑制不住她的眼淚了。

那所曾經是非常歡喜，非常生躍的，漂亮的宅邸，像是變成為陰悽的了；宅邸是靜默無聲的了，在那裏住的人們是很少很少出來的，維勒牟森斯夫人已經是不費很大的氣力就不能到吐爾橋去散步去了。想像力突然地發達起來而可以說同他的母親化而為一的路易，已經察測到掩飾在母親的紅臙脂下邊的疲勞和苦悶，於是永遠是找出口實來而不去作那種對於他的母親已經成為過長的散步。當時到聖西爾——吐爾的小庫爾提頁❶——去的那些歡喜快樂的夫婦們和那成羣結隊的散步者們，

❶ 小庫爾提頁——庫爾提頁（ourtille）是巴黎郊外的一個區域。由於酒店的關係，從十八世紀以來，稱為熱鬧，巴黎人是很多很多地來到那裏飲酒吃飯的。

曉夕，從堤防上就望得見那個女性的蒼白而乾瘦的，全身纏着喪衣，消耗了殆半然而還是很輝耀的姿態，像一個幽靈似地沿着那些座高台走了過去。强大的苦痛，被人猜測出來了。並且，葡萄栽培人的家裏也成爲很寂靜的了。有些時，農人，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孩子，聚在他們的草舍的門前；安芮特在井台洗衣服；夫人和她那兩個小孩子在亭子裏頭待着；但是，在那些歡愉的園子裏，是一點聲動都聽不見的；而，雖然維勒牟森斯夫人自己毫沒有覺到，那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很感動地注視着她。對於同她接近過的人，她是非常地和善的，非常地有先見之明的，非常地有威嚴的呀！而說到她自己呢，自交秋以來——在突林諾，秋天是非常地美麗非常地輝耀的，那種神的有益的影響，那些葡萄，和那些美好的果實，是使那位母親的壽命延長過被一種不可知的病症的蹂躪所確定的期限之外的——她就止於看見過她的小孩子，而享有着每個時間如同那是最後的時間一般了。

從六月直到九月末，路易就避着他的母親在夜間用功，獲得很大的進步；代數，他已達到了二次方程式，畫法幾何學，他已學完了，製圖的成績，是很值得驚異的；總之，對於要進理工學院的青年們所課的考試，他是滿可以很成功地通過的。有些時，晚夕的時刻，他到吐爾橋上去散步，在那裏，他是碰到過一個退職的海軍上尉的：那個帝政時代㊀的軍人的雄偉的容姿，勛章，和舉止態度，對於他的想像力是起了反應作用的。在那個海軍上尉的方面呢，他對於那位在眼睛中閃耀着精力的青年人也是懷抱着一種友情的。嗜愛軍隊的故事，喜歡聽到種種事體的路易，爲的同那個海軍軍人談話，成了那個軍人的黨羽，來那裏溜溜躂躂的了。那位退職的上尉，有一個友伴，是一個同他一樣地現在離開軍役的步兵上校；於是，那位年青的迦斯同就輪流地學習到軍營生活和兵艦生活了。而且，他向着那兩個軍人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隨即，在預先參與了他們的不幸和他們的艱苦生活之後，他請求他的母親許可他到鄉區裏去旅行，藉以散一散心。但是，因爲他的先生們，感到不勝驚異，向維勒牟森斯夫人說她的兒子是用功過度，所以，她就以一種無限的歡喜，接受了那種要求了。那小孩子就作了一些長距離的行程。想要養成了刻苦耐勞的力量，他以一種出人意外的輕捷，攀登着最高的樹木；他學習游泳；他熬夜。他已不是那一個小孩子，而是一個青年人，太陽在他的臉面上投射了牠的茶褐色的熱氣，而一種說不出是什麼的深刻的思想已經表露在她的臉面上了。

㊀帝政時代，卽拿破侖的帝政時代，從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四年。

到了十月，維勒牟森斯是只到中午才能起來了。在那個時刻，太陽的光線被盧瓦爾的河水反射出來，集中在那些高台的上邊，使栢榴園生出來同那波里灣的那些溫煖的日子相同的溫度來，因之當地的醫生推薦那裏作她的住居了。她於是來坐在一棵綠樹的下邊，她那兩個兒子是再也不離她的左右了。功課作了結束，教師被辭謝了。孩子們和母親是想要無掛無慮一心不亂互相地放在心上生活着的。是再沒有哭泣和歡喜的叫聲了。大的，躺在他母親旁邊的草地上，像一個愛人似地待在他的母親的注視之下，親吻着她的雙脚。瑪麗是很不安的，他去給她採花，以一種悲悽的神情把花拿到她那裏，而蹺着脚站起來到她的嘴唇上受了一個少女的接吻。那個顏色蒼白長那兩顆大黑眼睛，十分疲憊，在動作上很緩慢，總不嘆苦，對着那兩個非常活潑的，非常健康的小孩子是微笑着的女性，是形成了一幅莊嚴的畫面，在那幅畫面裏邊帶着黃葉和半凋的樹木的秋日的憂鬱的壯麗，溫和了的陽光，和突林諾州的空中的白雲，是應有盡有的。

最後，維勒牟森斯夫人就被一位醫生斷定到不能從她的房間裏出去了。她的房間，每天，是用她所鍾愛的花給裝飾起來的，而她的小孩子們也住在那裏了。在十一月的最初的幾天裏，她最後一次地摸觸了鋼琴。在鋼琴的上面，有一幅瑞士的風景畫。從窗戶那一邊，她那兩個小孩子互相地集在一團給她呈示出他們的混雜在一起的頭顱來。她的視線，於是，不斷地，從她的小孩子瞅到風景畫上，而從風景畫瞅到她的小孩子的身上了。她的臉面上現露出血色，她的手指頭很情熱地在象牙的鍵盤上奔馳起來了。那是她的最後的典禮，沒人知曉的典禮，被回憶的精靈給在她的靈魂的深處所舉行了的典禮。醫生來了，囑咐她不要離開床上。那一種駭人的宣告是被那母子三人在一種差不多是昏沉的靜默中接受了。

當醫生走了的時候，她就說：「路易呀，你把我帶到高台的上邊去，叫我再看一看我的這塊土地。」

聽見了這句很率直地吐露出來的話語，小孩子就把胳膊遞給她的母親，而把她攙到高台的中間了。在那裏，她的眼睛，或者是無意識地，不多向地面上瞅望，而多向天空中瞅望了；然而，在那個時節，是難以決定到哪裏是最美麗的風景，因爲那些黑雲是曚朧地表現着阿爾卑斯山的那些最偉壯的冰河的。她的額顱很猛烈地起着皺紋，她的眼睛裏作出來苦惱和悔恨的表情來，她捉過來她的小孩子們的兩隻手，把他們的手按在她那跳動得很厲害的心頭上，用一種深沉的視線瞅了他們一下，喊着說：「父母不明呀！可憐的天使們呀！你們將來該怎麼樣呀？隨後，到了二十歲的時候，對於我的生涯和你們的生涯，你們是該向我要求如

何地嚴酷的說明呀！」

她推開她那兩個小孩子，把她的兩個胳膊肘子放在欄杆的上邊，把她的面孔掩在手裏。而獨自一個人地在那裏待了一陣子，惟恐是被人看出來。當她從她的苦惱中蘇醒過來的時節她就瞅見了路易和瑪麗像兩個天使一般跪在她的旁邊他們親密着她的目光而兩個人都是很溫柔地對着她微笑着。

「這種微笑若是我能够帶得走呀！」她一邊擦着眼淚說道。

她走進屋去躺到床上，而除了躺在棺材裏是就不能從裏邊出去了。

八天過去了，那八天是同別的些個日子完全地相像的。年老的安茀特和路易，到夜間，是輪流地待在維勒卑森斯夫人的身邊，眼釘釘地瞅着那個病人的眼睛的。當人一瞅見一個被人敬愛的病人的每次很强烈的呼吸而惟恐那會是最後的呼吸的場合，在所有的家庭裏所發生的那種深刻的悲劇是時時刻刻地要實現的。那個致命的周間的第五天醫生連花都給禁止了。生命的幻影一一地消逝了。

從那一天起，瑪麗和他的哥哥，來同他們的母親的額顱上接吻的時候，就感到他們的嘴唇的下邊如同火燒的一般了。最後，在禮拜六的晚上，維勒卑森斯夫人是不能够忍受任何的聲音了，是必須任着她的房間凌亂着了。那種不加注意對於那位高雅的，愛好美麗的女性是臨終苦悶的一個開始。路易是再不想離開他的母親的身邊了。在禮拜天的夜間在燈光下邊深沉的寂靜的中間，以爲他的母親已經昏睡了的路易瞅見了她以一隻蒼白的手拉開了帳子。

「我的兒呀！」她說。

瀕死者的腔調，是具有着某種的非常嚴肅的東西的，所以，她那種從一股煩悶的心靈所發出來的力量，在那個小孩子的身上，猛烈地起了反應使他感到在他的骨髓裏有一種過分的熱度來。

「你想幹什麼呢，母親？」

「你聽我說。明天，對於我，通通就要完結了。我們就再不能見面啦。我的孩子，明天，你就要作一個大人啦。有一些事情，我是得交代清楚的，那些事情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知道的一種秘密呀。把我的那個小棹子的鑰匙拿出來。對啦。把抽屜開開。你在左邊可

以找得到有兩張紙，是封在封套子的裏邊的。在一個上面，寫着：路易，在另一個上邊，寫着：瑪麗。」

「有的，我的母親。」

「我的親愛的兒子呀，這就是你們的誕生證明書呀；對於你們，將來，那是很要緊的。你要把那兩份東西交我那個可憐的年老的安芮特保存着，你們需要的時候，她是可以還給你們的。現在，」她接下去說，「在同一個地方，是不是有我在上邊寫着幾行字的一張紙呢？」

「有的，母親。」

於是，路易，開始讀出來：「瑪麗·維勒卑森斯，母家姓……」

「够啦，」她急忙地說。「不要再繼續讀下去了。等我死了的時候，我的兒子呀，你也要把這張紙交給安芮特，而你要告訴她，叫她把這張東西送到聖西爾村政府裏去，若是使村政府很正確地給我制作死亡證明書的話，這份東西是有用處的。我要寫一封信，你去拿應用的東西來，我口述着，你給我筆錄。」

當她看見她的兒子準備停妥，向她轉過身來聽她口述的時節，她用一種很平靜的聲音說：

「伯爵老爺，您的妻子卜朗敦夫人，在安得爾·艾·盧瓦爾州的吐爾鎮附近的聖西爾村裏邊，去世了。她饒恕您了。」

「署名……」

她，躊躇不決着，煩悶着，停了一陣。

「您是不是病痛加重起來了呢？」路易問。

「署名路易·迦斯同！」

她嘆息了，隨着接下去說：「把信封起來，寫上如下的收信人地址姓名：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卜朗敦廣場，卜朗敦爵士。」

「好啦，」她接下去說，「我死的那一天，你就要到吐爾把這封信發出去的。」

「現在，」她停了一陣又說，「你把你所曉得的那個小錢夾子取出來，到我跟前來，我的親愛的孩子呀……」

「在這裏有」當路易歸回了原位的時候她說道，「一萬二千法郎。這是給你們的。哎！你們會是很有錢的，如果你們的父親……」

「我的父親，」孩子喊道，「他在哪兒呢？」

「他死了，」她說着，把一隻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他死了，是爲的救我的名譽和我的生命。」

她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如果她還能爲苦惱而流出來眼淚的話，她就會哭出來了。

「路易，」她接着說，「請您在那裏床頭上給我賭誓要忘掉您所錄寫的東西，和我所向您說過的事體。」

「是的，我的母親。」

「同我接吻呀，親愛的天使。」

她停頓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好像是要從上帝的裏邊汲取出勇氣而要從她的剩餘的力量估計着她所要說的話語似的。

「聽呀。這一萬二千法郎是你們的全部的財產呀；你得把這筆錢好好地帶好，因爲等到我死的時候，法院裏的人們就要到這裏來，把這裏的東西要應有盡有地都給查封起來的。這裏什麼都不會是屬於你們的了，連你們的母親都不會是你們的了！可憐的孤兒們呀，你們所剩的，就是開步走了，走到哪裏去，是只有天曉得的。安芮特的運命，我是保障過了的。她年年可以有一百個艾丘，㊀她一定會在吐爾住上的。可是，你們兄弟二人，你得要怎麼處置呢？」

她在她的床上坐了起來，注視着那位剛勇不撓的小孩子，那個小孩子滿頭是汗，被情緒弄得顏色蒼白，雙眼被淚蒙蓋住了一半，直立地待在她的床前的。

「母親，」他用一種深沉的聲音回答說，「我已經想過了。我要把瑪麗送到吐爾的公學裏去。我要拿一萬法郎交給老安芮特，跟她說叫她好好地保管着那些錢，和照顧着我的弟弟。隨後，拿着剩下的那一百個路易㊁我要到卜賴斯特去，我要以一個學

㊀ 艾丘，法國古銀幣，約值三法郎。

㊁ 路易，法國舊金幣，價值二十個法郎。

習海員的資格上船。當瑪麗讀書的期間，我就作了海軍上尉了。總之，我的母親，你放心地死好啦：我是會要發財的，我是會要叫我們的小弟弟進到理工學院裏頭，在那裏，我要依着他的趣好領導他的。」

一種歡喜的閃爍輝耀在母親的半消逝的眼睛裏邊，兩股淚從他的眼睛裏湧出來，滾滾地在她的火熱的雙頰上流下來了；隨即，一聲大的嘆息從她的嘴唇裏流露出來，而她從她那位突然成了大人的兒子的心靈裏發現到他的父親的心靈，於是就險些在歡喜之餘死掉了。

「天上的使者呀，」她哭着說，「你的一句話，就使我的一切的苦痛都瓦解冰消了。啊！我可以忍受住苦痛了。——這是我的兒子呀，」她接下去說，「我已經把他扶養教育得成了大人了。」

於是她舉起來她的雙手，而像是表露着無限的歡喜似地合起掌來；隨後，她又躺下了。

「我的母親，你的臉色發青呀！」小孩子喊道。

「是得找一個神甫來，」她用一種瀕死的聲音回答說。

路易喚醒了老安茵特；老安茵特，不勝驚駭之至地跑着到聖西爾的主任司鐸的家裏去了。

早晨，維勒卒森斯夫人在最動人的佈置的中間，領受了聖禮。她的小孩子們，安茵特，和已經成爲自家人一般的那純朴的葡萄栽培人的全家都在跪着。被聖詩合唱隊裏的一個窮孩子：村中合唱隊裏的一個小孩子，所拿着的銀十字架，在床的前邊，高高地聳起着，而一位老神甫在給那個瀕死的母親施授臨終的聖餐。臨終的聖餐呀！這個名詞是崇高的，這個名詞所含的觀念是更要崇高的，而是只爲羅馬教會的使徒傳來的宗教所獨有的。

「這位婦人是受了很深的苦痛呀！」司鐸用他那種率直的話語說。

瑪麗·維勒卒森斯再也聽不見了，可是她的兩隻眼是在釘釘地瞅着她的那兩個小孩子。每個人，被恐怖所襲擊着，在最深沉的靜默之中，傾聽着那個臨終的人的氣息。她的氣息是已經緩慢起來了。隨後，時時地，有一種深沉的嘆息，顯露着一種內面的掙扎的樣子，宣布出來生命是還在持續着。最後，那位母親就斷了氣了。除了瑪麗之外，所有的人都淘湧地流出淚來了。瑪麗，那個可憐的孩子，是年紀太小了，不明白死是什麼東西。安茵特和葡萄栽培人的妻子把那個可敬愛的人兒的眼睛給閉攏起來，於是，

她的美貌又在那種十足的輝耀中顯現出來。她們把所有的人送出去，把房中的家具挪移開，給死者穿上了壽衣，使她躺好，在床的周圍點上了蠟燭，擺好了聖水盆，黃楊枝和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按着當地的習俗關上了百葉窗放下來簾子；隨後，副司鐸很晚地走同路易一道作徹夜的禱告，路易是無論怎樣都不想離開他的母親的身旁的。禮拜二早晨舉行了葬式。只有那個老女僕，那兩個小兒子，和葡萄栽培人的妻子，跟隨在她的遺骸的後邊。那一位夫人的才智，美貌和風韻，是在歐羅巴赫赫有名的，而她的葬式，如在倫敦舉行，在新聞紙上是定會有極堂皇的紀事，一種貴族階級的盛儀，假定是她沒有犯了那種最溫柔的罪，那一種爲的使那些被赦免的天使們得進天國而在人世裏永遠是受了懲罰的罪的話。當土蓋上了他的母親的棺材的時候，瑪麗於是了解到他再也不會見到她，就哭起來了。

一個純樸的木頭十字架，豎立在她的墳墓上，帶着出於聖西爾的司鐸之手的如下的這段碑文：

這裏長眠着

一個薄命的女人

享年三十有六歲

在天上名叫奧古斯塔

請您們爲她祈禱！

當一切終結的時候，那兩個小孩子又回到了栢榴園，對着那個府邸投射了最後的凝視；隨後，把一切事情託咐給那個葡萄栽培人，叫他負責任去回答法院的察問，兄弟二人就手拉着手，準備偕同着安芮特離開那座宅第。

在這個時候，那個老女僕同井台的階段上呼喚路易，把他拉到一邊向他說：「路易少爺，這是太太的戒指呀！」

那個小孩子，重見了他的死的母親所留下的活的紀念物，不勝感動，就哭出來了。就着他的力量他決想不到那種崇高的愛

護的，於是他同那個老太婆親吻了。隨後，三個人一道，他們從那條窪路的路走出，下了那條坡子，而連頭都不轉地向吐爾走下去了。

「媽媽是從那兒來的，」瑪麗，到了橋上，說。

安芮特有一個年老的表姐，舊日是作裁縫的，在吐爾的桂爾許街裏閑住着。於是，她就把那個小孩子領到她那位親屬的家裏，她是本想同她那位親屬在一道過活着的。可是，路易向她說明了他的種種計劃，把瑪麗的誕生證明書和那一萬法郎的款子交到她的手裏頭；隨後，偕同那位老女僕一道，第二天他把他的弟弟送到公學裏邊。他把他自己的境遇講給那位校長，但是他是很簡扼地講出來的，隨後他走了出來，把他的弟弟一直帶到了門口。在那裏，他告訴他說在這個人間世中他是伶仃孤苦的，而很嚴肅地向他作了一些極渾淳的囑咐；而在把他凝視了一陣之後，他同他親了吻，隨又注視了他一陣，擦了擦眼淚，他就走了，他一邊走着，一邊在屢次地轉回身來，瞅望着那留在校門口的他的弟弟，以直到最後的瞬間。

一月之後，路易·迦斯同以一個學習海員的資格，登上了軍艦，以柔石佛石港灣出發了。倚在海防艦伊利斯號的舷檣上，他遙望着法蘭西的海岸線疾速地逝去，消失到藍蔚的地平線裏邊。他感到他自己在大洋的中間是孤獨而無所倚靠的，就如同他在人間世和在生活中是一樣。

「是不應當哭呀，青年人！對於什麼人，都是有一位上帝的，」一位年老的水兵，用他那種粗的聲音，同時是又粗暴又和善地，向他說。

路易以一種充滿豪傲的視線向那個人致了謝意。隨後，他低下頭去，對於海員生活安心立命了。他已經變成了父親了。

於安顧萊談，一八三二年八月。

山徑中

〔俄〕高爾基作　高滔譯

在深渣河支流附近的一個山徑中正在興建一所工人的窩鋪，一條低而長的大屋今人想到一個大棺蓋。

這房子行將落成，許多木匠應雇來裝置門上的薄板打造長凳和棹子，在小窗洞內安置窗櫺。

幫助這羣木匠保護窩鋪以免土人的夜襲，便又派來尖嗓的土木工科的青年學生，一則監工，二則看守，他是一個退伍的兵士，名字是保羅·伊凡諾維赤；此外還有我。

可是雖然我們衣衫襤褸，木匠們却都是頭髮光光，神態不凡，有錢，衣服闊綽的人。他們也有着倔強煩惱的神氣，以這一件事來說吧，自從我們來到此地，他們便未理睬，除了用討厭和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沒有別的。因此，不堪於他們的冷遇，我們便躲開他們，踏着自己鋪好的接脚石路渡過小河東岸，在混沌的灰霧之下歇宿，這霧蒙蔽了那一帶的山邊。

木匠中有一個工頭——他那皮包骨一般的體格，穿着白色衫褲，永遠彷彿穿好了壽衣待死的一樣。況且，他又不戴帽子去掩住頭上斑斑滿佈的禿疤，再加上他的鼻子短肥而呈灰色，他的頸部和面部的皮膚顯着多孔的，輕石也似的堅實，他的眼睛碧綠而發暗，面貌上印着一種死寂而且討厭的表情。然而，實不相瞞，在黑髯之後露着美觀的，密排的牙齒，同時那灰色鬍鬚（剪成沙爾式的）是濃厚而且彷彿柔軟的。

這個人從來沒有動手做過工：他永遠是各處遊走，大而僵硬的手指插在腰帶裏，他那注視而無表情的眼睛審視着窩鋪工人，和工作，同時脣際哼出這樣的句子：

噓，我們的天父你戴
一頂荊冠在我的眉頭！

聽我這低首下心的禱祝！

減輕我肩上的重負！

『這人的心裏還有人世嗎？』有一次退伍兵說，皺着眉瞟了那歌者一眼。

至於我們的責任呢，夥計兩個是無事可做的，不久便覺得長日厭倦了。在他，那生着哥薩克面相的人剁落着山邊的泥石；可從那裏聽到口哨聲以及重足踢折樹枝聲，這時那位退伍兵在兩塊岩石間和一叢刺狀樹枝下找到一個藏身之所，於是便匍匐在地，用海泡石烟斗吸着強烈的山野烟草，一面隱約而朦朧地注視那霧潮。近來我自己在一塊大石上找到了一個坐位，這地方懸在小溪之上，一面在冷水裏濯足，同時補着襯衫。

時時，這山徑送來一種鈍重的回音，各種都有，如同嘣嘣的鎚，咻咻的鋸，嗤嗤的鉋，還有迷離的人聲。

潮溼的微風也從山徑青蒼的暗陬裏不斷地吹來；使那窩鋪後面小丘上的僵直的落葉松沙沙擺動它們的細枝，並且由肥沃的土壤上蒸出刺玫瑰和脂松的醉人香氣，在樹叢的靜蕩鬱蒼之中喚起一支溫柔的低吟的欲倦的催眠歌。

窩鋪的平線下約有六呎的地方，一條小河潺潺地在石子鋪成的河床上流去，濺着泡沫。附近其他的聲音雖然不多，大概都似是在暗示左近的一切正在講說或歌唱一個有如羞辱人類而使之噤聲的故事。

谷中我們這一面，太陽照射在地上——地面被晒得似乎鋪上了深金色的輕紗，同時四外浮起乾草的甜蜜香氣，在暗暗石罅裏，能看見萌發着怒生堅硬的貓眼草上那長直的草箭、以及淡紅色怒放着的圓錐形花苞——注視着這種植物可以令人想着開口度曲，全身感到陶然的倦意。

兩邊夾着澎湃的聲音雪白的濺沫，那美麗的小河以游戲的態度逐波於棋布的石子上，石子透過玻璃似的陽光灼灼的，琥珀色的漩流而閃着光，水面展露着一種雜色地氈或珍貴的卡什密的披巾的光澤。

走出徑口便可達到深渣河的谿谷，自從有了人跡以後，便從那裏築起一條鐵路直達卡斯比安海邊的彼多夫斯克，那裏不住發出一種炸裂山巖的沉重的隆隆之聲，頑鐵銼於堅石之聲，機關車的嗚嗚聲以及沸騰的人聲。

從窩鋪到山徑通於谿谷的所在約有百步距離，人從那裏出發往左便能看見高加索一面的草原，以青山作爲界牆，後面高

犖的則是銀鞍似的愛爾伯茲山；眞的，草原大部都是乾燥枯黃，而且多沙，只是零落地散着黝黝的補綻一般的園子，或是蒼鬱的白楊林更加發着金色光輝在田園上也能看見糖塊或牛油塊一般的房子，在左近有偶人也似的人類和渺小的家畜——全部閃着光並且熔爲一種熱氣的蜃樓中。

只一眼見到那些草原蒼天之下綴着它們那絲繡，人的肌肉便覺緊張，並且他覺得想要跳起來，閉上眼，走將去，耳裏永遠留着那單調低吟的哀婉歌調。

從山徑向右是深渣河谷的彎曲處，山更多；這些山上臨霄漢，山腰有罅隙，充滿灰色霧氣，不住發出一種連續的勞動騷音，一種鈍重轟炸聲有如強大之力得了鬆發一樣。

可是幾乎就在同時，那喧囂便要這樣消沒於山徑的回聲中，這樣葬埋於山徑的青翠和石隙中，這地方似乎又唱起來它自己那溫婉的歌子。

人若順着山徑向上看去，則見愈遠愈窄似乎是上升到霧裏，這霧漸漸濃聚直到整個山徑捲入暗青色的外衣之中。再高些能見到青天的燦爛之光。再高，人便能看見卡拉·達夫冰峯，浮動溶解在此間所不能見的陽光裏。最高的地方又瀰漫着那清朗，凝固的上天之和平。

一切也都浴洗在一種奇怪的青灰顏色中：對於這種環境必當產生這種事實，人的精神永遠覺得充滿了浮躁，人心動搖而感不安，並且興奮得麻醉，滿懷不可解的思想，意識着彷彿應召要向那不得而知的那方前進。

* * * * *

木匠工頭用手遮着眼睛向我們這邊看；一面又以厭惡的態度發出那懶倦而噪耳的聲音：

有的要被拋棄，
幽禁在地獄。
別的人樓枝在握，（注：勝利之意）
要在上帝右方侍立。

『你聽見了嗎?』退伍兵咬緊牙齒狺狺地說。『「樓枝在握」是不錯的!呵,這人必是一個門諾教徒或摩洛教徒,這兩種實在是一個,絕對沒有分別,也是一樣混蛋。是,「樓枝在握」是不錯的!』

一樣地,我也能了解退伍兵的憤怒,因爲我和他一樣覺得這樣凄涼單調的歌唱對於這種地方是不合適的.這裏什麼都能唱出一隻歌子,使人什麼都不願聽,只聽那林木的微語和溪流的低訴。並且特別不合適的更是『樓枝』和『門諾教徒』的一類字眼。

可是我對於那退伍兵也不大喜愛。他多少使我發煩。中年,肥而寬,衣服被日光晒褪了顏色,他有無神的眼睛,平板的相貌,還有一種急躁的壞皮氣。我永遠不能曉得他要什麼,他眞正是在尋求什麼。比如,有一次在考查高加索——從卡撒夫——厄特到諾沃洛西斯克,再從巴塘到得爾本當考查的時候,翻山越嶺至少走了三條不同的路線——以後他輕蔑地笑道:

『我以爲這地方是主上帝造的。』

『那末,你是不喜歡的吧?』

『我怎麼會呢?依我說是一點都不好。』

又看了我一眼,縮了縮他那腿實的頸項,又道:

『然而,樹林裏還不算完全壞。』

一個卡路加的土人,他曾在塔什干服務過,並且在和那一帶的車琴人打仗的時候,頭上受了石子的傷。可是當他向我講說這件故事時,他羞顏地笑了,並且他那呆鈍的眼睛始終都看向地面。

『說來是不好意思的,』他講,『一個女人打了我一下。你曉得,那地方的女人是尖嗓的小鬼——沒有別的字眼可以形容得來;當我們佔領了一個叫做阿可哈—提亞巴的村子,殺了許多女人,所以死屍都成了堆,血流使人走起路來要滑倒。正當我們一隊預備軍開進街市的時候,有東西打在我的頭上。後來我才知道是一個女人跑到屋頂上打下一塊石子來,並且也和其他女人一樣地被結果了。』

說到這裏,蹙起他的眉頭,這退伍兵講下去帶着更嚴重的態度:

『可是人常講說關於那些女人的事情，關於她們還有鬍鬚來修飾，閒話非常多，和我親自考驗的一樣。我原是用這種方法，用刺刀尖挑起女人的內衣，我一看，雖然她是瘦瘦的，並且發出山羊的氣味，她還是照常一樣，和——』

『那種遠征一定要有些可怕的事情呵！』我插口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爲雖然實地參加遠征戰事的人們說是這樣（車零人是一種惡獸，是不會投降的）我自已知道的却不多，原來我一向在預備隊裏，我們的隊伍沒有一次進擊過的。沒有，不過是爬伏在沙地上，向那條長山脈放鎗而已。的確，那一帶除了沙子就看不見別的；我們從來也沒有明白爲什麼要打這份兒仗。眞的，若是這塊地方好，我們也高興佔領，但是依現在的情形來看，這地方是又空又荒，一條河都看不見，氣候還是這樣熱，誰的心裏都是要命地想喝水。我們中間有的人眞就完全是渴死了。況且在那些地方生着一種黍米叫做竹貓(dzhugar)，這種黍米不但是味道令人可怕，却又是絕對有魔力，因爲吃得愈多，愈不飽。』

當退伍兵毫無誇飾而勉强地，常是說完一句便停下地（彷彿他也許覺得想着費力，也許心不在此）向我講這故事的時候，他沒有一次看向我的臉，只是羞顏地兩眼釘在地上。他那呆笨而不健康的胖身體永是一種印象，——永遠表示着一種漠然的不滿，一種狡猾的惰性。

『在這地方住是絕對不合宜的，』他四外看了一下，又說道。『什麼事也不做正合適。爲了這，人便不想做什麼，除了睡着那像一個醉鬼的眼睛活着；因爲氣候太熱，並且這地方發出氣味，好像一個化學商店或一個醫院一樣。』

雖然，已往八年裏，他曾在這『太熱』的地方遊蕩着，彷彿着了迷！

『爲什麼不同李亞山呢？』我提議了。

『那裏也不會有我的事情做，』他的話從牙縫裏擠出來，發言的層次也頗奇怪。

我和他初次相遇是在阿馬衛車站上，他在那裏興奮的脹紫了臉，跺着脚，像匹馬，並且瞪着眼斥責，不如說是叫罵，兩個希臘人：

『我要撕掉你們的肉！』

同時那兩個瘦弱憔悴，而且襤褸的，同樣的希臘人籍民時時露着那尖銳的白牙齒，道歉地說：

『怎麼惹你生氣了，先生？』

最後，滿沒聽見希臘人的話，退伍兵搖鼓也似地捶着胸，每一頓挫都增加毒意地喊：

『喂，你們住在哪裏？在俄國？不是嗎？那麼誰養活你們呢？啊哈——哈——哈！聽說俄國之一個和善的養母。你們也不反對吧。』

末了，他走到一個肥胖，灰頭髮，帶徽章的憲兵面前，聲訴說：

『誰都罵我們，地道的俄國人，可是誰都來和我們一塊兒過活——希臘人，德國人，塞爾維亞人，還有許多。當他們在這裏生活下去，吃飽喝足了，他們又繼續罵起我們來了。是侮辱，不是嗎？』

＊　＊　＊　＊　＊

我們同伴中的第三位是一個年約三十的人，一頂哥薩克式的帽子戴在左耳上，生着哥薩克式的額髮，圓面孔，一個大鼻子，一部黑鬚，還有撅嘴唇。當那態度無常的工程科青年學生第一次領他到我們這裏來，並且說『再介紹一個人給你吧』的時候，這位新來的人用捉摸不定的眼光瞟了我一下——然後便把雙手插到他那土耳其式罩褲的口袋裏去了。然而正當我們分手的時候，他從口袋裏抽出來他的左手，慢慢撫摸頰下未經薙去的鋼鬚，用一種樂音問道：

『你們從俄國來嗎？』

『不然從那裏來呢，我要請問？』退伍兵暴怒了。

這新來的人應聲撚了撚右邊的髭鬚——然後把手又插入褲袋中了。寬肩，強壯，並且體格健全，他用那慣於長途跋涉的大步向前行走。可是他隨身既無行囊又無提包，他還有點兒傲慢，撅嘴脣和密眼毛使我不痛快，使我懷疑而且甚至馬上便不喜歡這個人了。

突然，當我們沿着河旁石路前行時，他轉過臉來，一面向那悠然的流水點頭，一面說：

『看這說媒的人呵！』

退伍兵撩起他那白眉，莫名其妙地四外看了看。然後低聲說：

「混蛋！」

但是依我想這人所說的話是另有一種意思：這襤褸，叫囂的小河眞像一個坐臥不安而且無憂無慮的老太婆，她願意替人撮合一面爲了自己心裏痛快，一面爲了令別的人認識戀愛的快樂，她便藉此而謀活，她從未覺得厭倦，並且她願意把這事盡可能地介紹給其餘的世人。

同樣，當我們到了窩舖的時候，這哥薩克面貌的人看了小河一眼，再看看山，看看天，終於用含蓄的口吻讚頌這風景道「多麼美妙啊！」

正在解下背囊的退伍兵，直起身來，叉腰問道：

「美妙的地方在哪裏呢？」

新來的人僅僅看了看發問人的矮胖身子——身上垂着褐色破衣有如苔蘚重附於石塊。於是他笑了笑說：

「你自已不能看嗎？看那山再看那山裏的罅隙，那不好看嗎？」

當他走開的時候，退伍兵張口看着他，又低聲重複說：

「混蛋！」

立刻他又用一種較高，也較神秘的聲音加一句道：

「我聽說常有害熱病的人到這裏來養病的。」

當天晚上看見來了兩個健婦給木匠送晚飯；於是勞動的騷音停息，因此林木的沙沙和小河的可可更加清晰了。

後來，徐徐地嗽了幾聲，退伍兵士開始去拾枯枝和木片預備燒起火來。然後把一個鍋坐在火上，他便向我建議說：

「你也要拾點兒木柴吧，因爲這地方晚上又黑又冷。」

我也到窩舖左右石堆裏去拾木片，一面做走過新來人的面前，他正在那裏倚肘而臥，頭枕在手上，因爲他正閱讀展在面前的一個抄本。當他抬起頭來漠然而且疑問地看着我的臉時，我看見他的雙眼是大小不同的。他顯然以爲我是高興他的，因爲他笑了，我却吃了一驚，一聲不響地走過去了。

當時木匠們圍着窩舖分做兩起（一個女人管一起）靜默地分食他們的晚飯。

山徑上的夜影漸漸深厚。空氣漸漸暖，漸漸密，直到晚光使山坡大致安靜，岩石似乎迷離而與懸在徑中的暗青色相混合，上面的高崗成了渾然一片，一切景物都融成，聯成一團。

後來那還在發紅的斜暉消逝了顫動的光輝——緩緩輕燃，在落日光中呈灰紫色的，是卡拉·達夫的高峰。另一面，小河的泡沫轉成紅色，似乎減輕了暴躁，——更為深沉而凝思地流去；同時林木也噤聲，顯然屈身水面，並且發出更有力量的醉人的氣味和我們這柴火所發的油煙的充足的甜香相混合。

退伍兵蹲在火前，往罐底加添新柴。

『那個人在哪裏？』他說。『去找他來。』

我應聲去了，在路上聽見窩舖旁邊一個木匠用一種粗而熱情的唱歌的聲音說：

『這真是偉大的工作呵！』

後來我又聽見那兩個女人用飢餓的低調懶懶唱道：

我將以肌肉征服痛苦；

精神要制限我的貪求；

靈魂將為至高的主宰；

肉慾的試誘終歸失敗。

真的，女人發音頗為清晰；可是她們常把這四行詩的一三兩行煞尾的『u』音延長到了這種程度，當這歌聲漂浮到黑暗裏，又彷彿沉入地中，直如同豺狼的長嚎一般。

聽說我來請吃晚飯，新來的人跳起來，摺上他那抄本，塞在他那破外衣的口袋裏，笑了笑說：

『我方才到木匠那裏去的。因為我想他們會給我們點兒麵包吃吧？我好久沒有吃到什麼了。』

我們走到退伍兵那裏，他又重複了一遍；很彷彿是他欣賞這句話的措詞。

『你以爲他們會給我們麵包吃嗎?』退伍兵正在解他那行囊，應聲道。『不是他們呵！在我們自己和他們之間是談不到愛的。』

『你說的「我們自己」是指着誰呢?』

『這就是我們——你們倆和我——除此以外這裏就沒有俄國人了。從他們不住唱着樓枝的歌，我便要判他們爲門諾教一派的旁門了。』

『或是摩洛派，可以說吧?』那個人一面在火前坐下，建議道。

『不錯，也可說是摩洛派。摩洛或是門諾，二而一，那是德國的教門。雖然他們愛倏頓人，却實在是不歡迎我們的。』

聽着這那生着哥薩克式頭髮的人拿起一塊麵包，這是退伍兵從整塊上切下來的，再來一頭葱和一撮鹽。然後他用一雙善良的眼睛看我們麵包平放在他的手掌上，說道：

『在深渣河有一個地方離這裏不遠，那些人便移民在那裏。是，我親自去過。眞的，那些人是粗的很，同時，明白地說，這一帶沒有人看得起我們，只因爲許多到這裏找事做的俄國人是不大令人滿意的。

『你自己是從哪裏來的?』退伍兵的聲音嚴重了。

『從克爾斯克，可以說。』

『那麼，是從俄國了?』

『是，我想是的。但是我對於自己却沒有多大意見的。』

退伍兵疑惑地看了新來的人一眼。他隨着說：

『你說假話，完全是詭辯一派。像那樣的人，對自己還應當多少有點兒意見呢。』

沒有回答——他只把一塊麵包放進口裏去。退伍兵士皺着眉頭看了他一下。又說道：

『我看你，彷彿是頓河一帶的人吧?』

『不錯，我也在頓河住過。』

「也在軍隊裏服務過？」

「沒有。我是一個獨子。」

「父親是小商階級嗎？」

「不，商人。」

「你的名字——？」

「叫瓦西里。」

最後的回答不過是停一下才出口的，並且是厭煩地理會了這克爾斯克人不特別願意討論他的自己的事情，所以退伍兵也就不說這個了，却去把火上的鍋拿下來。

窩鋪角後，摩洛教徒們也燒起火來，現在火光已照在建築物的黃色板上，直到照射得彷彿熔化了，快要消溶並且流到地下成爲一道金色的溪。

當熱氣增加的時候，朦朧可見的木匠們立刻唱起聖歌來——低品發出是單調地，「唱呵，你神聖的天使！」高調應合，冷靜而合拍：

唱呵，你！

唱起基督之榮光，你神聖的天使！

唱呵，你！

我們將伴着你唱，

你，神聖的天使！

雖然合唱整個沒有壓住小河的噴濺聲和水流石床的喋喋聲，在這個特別所在它似乎是不合宜的——它激起對於這種人的怒氣，他們憑着這圍繞四周的特殊的生物想不出一種比較合適的企圖。

黑暗漸漸包攏了山徑，直到剩有那閃着燦燦青光的有小河流進滿佈深霧山罅的徑口，那裏還沒有懸起南方夜色的帳幕。

不久夜色使得附近的一塊岩石相似一個跪禱的老僧頭上戴着尖帽，雙手蒙着臉。同樣樹幹搖搖在火光影裏，直到它們化爲一羣修道僧人——走進小教堂的入口去赴早祭。

我心裏想起這樣一個時候，也在這樣黑暗暑熱的夜裏，我曾在頓河地方坐在寺牆下面講故事。突然頭上開了一扇窗，有人發出仁慈而且青年的聲音：

『感謝聖母給與我們這美麗的世界！』

雖然還未等我看淸說話的人，窗子便又關閉了，我也知道有一個僧人駐錫在這寺院裏，大眼睛，一隻跛脚，他的臉和這位瓦西里的一樣，因此大概就是他，曾經普遍地向人類祝福，因爲時常所有的人類就是一個人的自身，在一個人的心裏跳動的是所有人類的心。……

瓦西里徐徐吃盡他的食物，撕下一口麵包來，潔淨地分開上髭，把這一口放到嘴裏去，近耳的皮下奇怪地蠕動着兩塊球狀的東西。

然而，退伍兵僅僅細嚼他的食物——他吃得少，懶懶地。後來他從懷裏取出一隻烟斗，裝上烟草，從火堆裏抽出一根木柴燃着了，一面聽着摩洛教徒唱歌一面說道：

『他們吃飽了，又叫喚起來了，像那樣的人都想要站在主的右方的。』

『無論怎樣，那使你難受嗎？』瓦西里笑了笑說。

『不，但是我看不起他們——他們那種聖人不亞於騙子，不亞於那第一句話是上帝，第二句話是盧布的漢奸。』

『你怎麼知道呢？』瓦西里打趣地喊道。『就說他們第一句話「是」上帝，第二句是盧布，我們最好不要太不留情了，因爲如果他們對我們不留情面，我們將怎樣呢？不錯，我們只有張開嘴爲自己說上一兩句，也不過脣槍舌劍而已。』

『眞不錯，』退伍兵同意了，拿起一方塊木柴，注意地檢查一遍。

『你看得起誰呢？』瓦西里停了停繼續說道。

『我看得起的，』退伍兵略爲加重地說，『只有俄國人，眞正的俄國人，在世上作苦工的人。你在這裏所看見的是什麼人呢？

在這一帶謀生是容易的。各種天然產物多半都有，土地肥沃而且輕鬆——你只挖一下令它生長，你便可得到收成。是的，容易縱人爲惡的。這地方頗像一個處女。只要動她一下，一個孩子便會生下來。』

『不錯，』是瓦西里的回答。他端起錫杯喝了一口茶。『可是我願意把每一個俄國人都運到這個地方來。』

『爲什麼？』

『因爲他們在這裏能够謀到生活。』

『在俄國這是不可能的吧？』

『喂，你自己爲什麼來到這裏？』

『因爲我是一個沒有牽掛的人。』

『爲什麼你便沒有牽掛？』

『因爲命中注定了——也可說是我的運氣。』

『你不好想想爲什麼這就是你的運氣嗎？』

退伍兵從口裏拿下他的煙斗放下這隻手，擦擦他那不平的臉，沉默地驚疑着。然後用奇怪而且不平的聲音喊道：

『我不好想想爲什麼這就是我的運氣，一切一切嗎？唉，媽的原因很多。以這一件事而論，若是一個人的鄰居在生活或眼光上和他毫不相同，皮氣却又不相投，這個人要怎樣呢？他只好離開他們一走了事——特別是這人既非牧師又非地方官。你以爲就是你能够想事情，有腦子嗎？』

於是他發怒地再含起他的煙斗，皺着眉沉默地坐着。瓦西里看着對方的臉，火光在這臉上幻動紅波，他終於低聲說：

『不錯，常常是這樣的，我們和鄰人處不慣，可是自己沒有意志，所以沒有地方存身，只好到處漂泊，搗人家的亂，討人家的厭。』

『討誰的厭？』退伍兵憤然問道。

『誰都討厭，像你所說的一樣。』

退伍兵噴出一口煙作爲回答，這煙遮住了他的面孔。煙霧中，瓦西里的聲調是悅耳的，順情而討好，同時圓活而清晰地講着

他的話。

一隻山梟一種具有狡猾的貓兒臉和老鼠的長灰耳朵的美麗棕色鳥，用他那肆無忌憚叫喊使林木發出回聲。我曾在山徑裏的崖上見過一個這種鳥，當它從我的頭上飛過時，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嚇我一跳，這眼睛鈕子一樣圓，裏面彷彿燃着惡毒的火光。我實在有一陣嚇得半殭，因爲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

『你從哪裏弄來這漂亮煙斗？』瓦西里一面自己捲紙煙，一面問。『確是老牌的德國貨吧？』

『你不要怕是我偷來的，』退伍兵回答說，他從嘴上取下來，驕傲地看着。『是一個女人給我的呵。』

說到這裏古怪地一瞥眼，他又歎息了一聲。

『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瓦西里柔和地說。隨着他便伸起兩隻臂，立起身來失望地喊道：

『啊，這些夜裏呵！上帝從此不要再讓我過這樣的夜吧！想睡覺，就是睡不着。比較容易的還是白天睡覺，或者能找到一個陰涼地方。整夜裏我幾乎想得發瘋，我的心脹起並且彭彭地叫。』

退伍兵聽着這話，張着嘴，眼眉聳起比平常要高，然後應聲道：

『我也是這樣。人只要能够——你的意思怎樣呢？』

後面這句話是問我的，我早就要說『我也是一樣』但是看見這兩個人彼此奇怪地瞟了一眼（彷彿他們倆不自主地彼此驚疑了。）便沒有說出來。我的兩個夥伴便互相熱心地問答起來。關於彼此的所見過去的經驗，出身的地方，還有各人的目的，甚至好像他們倆原是親戚，偶然相遇，第一次攀起輩分一般。

當時那黑暗而且齊邊的松枝垂展在摩洛人的火燄之上，似乎要捉取些火光和暖氣，或是抓起火來而與以止熄。那火舌時時突過窩舖的牆角外，使那房子彷彿着了火，甚至射出火光到小河那裏。夜色繼續變得沉密而更窒塞；它似乎撫愛漸深地擁抱了人的身體，直到人在其中如浴身於洋海。也很像波浪洗去皮膚上的汚垢，溫柔有響的夜似乎來滌淸並且更新靈魂。因爲是在這樣的夜裏，靈魂穿戴上它那最美的眼飾，如同一個新娘向那些許光榮的期待而顫抖。

『你說她有一隻斜眼嗎？』不久我聽見瓦西里繼續用低聲說，退伍兵慢慢答道：

『不錯，她從小便有一隻眼睛向上斜着的——有一天她從車子上跌下來便傷了眼睛。可是，如果她不是永遠遮着一隻眼到處去，你不會想到這件事情的。她也是非常整潔而且實際的還有她那仁慈——呵那種仁慈像這小河流水永遠不會枯竭的；那種仁慈是，願意世人都得好，一切動物也一樣，乞丐也一樣，甚至連我也在內！所以到底有還種念頭糾纏着我，「我為什麼不試試這大兵的運氣呢？她當眞也是主人所寵愛的人；可是我的進攻並不次於他呵。」然而想盡了方法回答仍是不成，她永是用肘推我，不叫我往下說。』

瓦西里，仰臥着，撚着鬚，咀嚼一根草莖。他的兩眼大開着，我第二次看見他是一眼大一眼小。靠近瓦西里的肩處坐着退伍兵士，他用一小塊木炭撥着火，散出金色火星和火燄上往來飛舞的小蟲相攙合。夜蛾時時撲地一聲投入火裏，沙沙地一響便化為一團黑。我這裏在松枝上造好了一張床，便臥下了。當我聽見退伍兵的熟套故事時，我便想到那些人是我有時想起來的，那些話，有時曾經給我印象的。

『但是最後，』退伍兵繼續說道，『我重振精神，在一個穀倉裏堵住了她。將她擁到牆角處，我說：「成不成說實話吧。自然還是隨你，但是你要記得我是一個大兵不大能忍耐的。」這時她開始掙扎呼喊：「你要怎麼樣？你要怎麼樣？」後來她像女孩子一樣地哭起來，一面嗚咽一面說：「不要碰着我。我不是你所要的那樣女人。此外，我愛別人——不是我們主人，另一個，一個工人，從前我們同住的人。他臨走的時候說：『等着我替你組織一個好家庭，再回來接你』雖然我聽他低聲說過這話已有十七年了，也許他忘記了我，或是和別人相愛了，也許遭了不幸也許被殺了，可是你這男子要了解，我必須稍為等候一下的。」眞的，這話惱了我（因為我那裏趕不上那個男人）可是我也覺得替她担憂並且覺得感傷——我以為她是輕浮而寃枉了她，同時她却永遠懷着這種好心。於是我撤回身來——我不能觸她一指，雖然她在我的掌握之中。最後我說道：「再見吧！我要去了。」「去吧」她回答說。「好，為了基督的愛去吧！」……於是當天晚上我和主人算清帳目，禮拜日清早細好我的行囊，拿了這烟斗便走了。「好，拿這烟斗去吧，保羅・伊凡諾維赤，」我臨走之前她說。「也許可以使你見它如同見我一樣——從此我要把你當做哥哥看待，並且感謝你，」當我走去的時候，我幾乎落下淚來，心裏痛的很，唉，眞是痛的很！』

『你做得不錯，』瓦西里停了停柔和地說了。『這樣事情是常見的，常常會遇見「投意」的事吧？「投意，」人便聚合起來

「不投意」呢？「不投意」便散。一個人處處都會替別人悲哀的。那又何必呢？」

噴出一團灰烟，退伍兵深思地回答道：

「不錯，我知道我作的對；不過這「對」未免犧牲太大了。」

「這話也不假，」瓦西里同意了。隨着又說：

「一般地說，這樣的運氣是降在有溫柔良心的人們身上的。他重視自己也重視別人；但是，不幸，一個人連他自己都不重視呵。」

「你對誰說呢？對你和我嗎？」

「對我們一班的俄國人。」

「那末，你對於俄國是不太看得起了。」退伍兵的聲音化出一種奇怪的調子。他似乎覺得對他的同伴是一面驚愕一面感傷。

然而，對方却沒有回答；過了一忽兒，退伍兵柔和地結論道：

「我的事情你都聽見了。」

這時窩舖四周已停息了木匠的歌聲，讓那火滅去，只剩一片火紅在大厦的壁上抖動，這片火將够照見岩石的影子；火旁邊祇坐着一個黑鬚長人的影子。手裏拿着一根粗重的木棒，右脚邊，有一把斧子。這是一個更夫的影子，是木匠們派來看着我們的，特派的更夫；雖然這件事我們並沒有什麽不滿意。

山徑上空，在碎細的雲天裏有閃灼的星，同時小河潺潺可可，並且從暗森森的林後不住傳來時而是夜行動物的輕愼而且沙沙的脚聲，時而是悲痛的梟鳴，直到宇宙中充滿了一種奧秘的生機，這生機的甜蜜氣息打動人心而感到美景不足的無厭貪求。

當我臥下聽着退伍兵的聲音，一種可以令人想起遠方打鼓的聲音，和瓦西里的沉靜的發問的時候，我對於這兩個人發生了愛意，並且開始偵察出來在他們的談話中透露着善良和人道的意味。同時，瓦西里對於俄國的議論激起我混雜的感覺，這感

覺馬上追着我和他辯論，並且可以引得他發表更多較爲明白的議論，——關於我們祖國的事情。因此我永遠嗜愛那一夜，爲了它給我許多幻想——這些幻想現在還能像一個密切而且熟習的故事在面前顯現。

我想起一個卡山學生，是我昔日便認識的，是從維亞特卡來的一個青年人。灰眉毛，說話好用名句，他好像這位退伍兵的弟兄。我一再地聽他說『在我判斷一切事情的是非之前，還有一個上帝呢：我必須出類拔萃地從那裏做起。』

我也想起來一個名叫費莉科娃的產婆，她是一個娉婷却又號稱淫蕩的女人。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座山上俯瞰卡山河和阿斯滋平原，她站在那裏細看下面的沼澤，還有青青如帶的遼方的伏爾加河；突然她的面色灰敗，歡喜的淚閃灼在她的眼裏，她私心默然喊出來，却是使當場的人聽見了：

『啊，朋友們，我們這地方是多麼優美動人呵！來，讓我們向這地方致敬，因爲它認爲我們是值得住居在這裏呵！』

於是在場的人，共有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習執事，一個外國專門學校的麼爾東人，一個獸醫學校的學生，還有我們兩個先生，全都致了敬意。同時我又想起我們同伴中有一個人後來發了瘋，並且自殺了。

我又想起，在卡瑪河卸酒碼頭上，一個高身材赤黃髮的，生着聰慧的眼睛和廢物的面孔的青年人怎樣引起我的注意。是一個酷熱而且倦慵的禮拜日，萬物似乎在展露它們得意的一面，並且對大陽說他傾洩他那燦爛的威力，散發他那活躍的金光並非無用；還時，我且說的那個人，穿一身簇新的斜紋嗶嘰衣服，一頂新帽子歪戴在頭上，足下是一雙擦得很亮的皮鞋，正站在碼頭邊上，凝視着卡瑪河的棕色波濤，波外濃綠的天際，以及潮退淤成的銀燦燦的水潭。直到，太陽開始向對岸沼澤中沉下而且化爲光紋的時候，這人漸漸狂喜得微笑了，他的面上逐漸發出切望與喜悅的光輝；終於他抓下頭上的帽子，用力擲入土色的水波之中，喊道：『卡瑪，我的母親，我愛你，永遠不會離棄你！』

最末而且最妙的回憶，乃是我在這一夜以前所見的事情，想起來有一次，時光是暮秋了，我坐着一隻舊式雙帆船橫渡卡斯皮安海，船裏裝着桃，李，杏一類的乾果。船上還有百十名從波基工廠來的漁人，這些人原是伏爾加上游山野的農民，身體強壯，有鬚，康健，好皮氣，血氣充足的青年人，風吹得黑，海水洗過的小夥子；他們工作完畢之後，歡喜地望着歸程的前路，並且，時時那高而尖銳的浪頭突地湧上雙帆船，船桁沙沙響，緊張的動索颼颼地叫，船帆鼓起作球形，怒吼的風掃去巨浪的峯頭，部分地沉船於泡

沫的雲中，這時候，他們在船板上奔跑有如少壯的態。

特別有一個偉大的青年坐在船板上，他的寬寬的背倚着大桅。穿着一件白布襯衫，一條藍色斜紋嗶嘰長褲，沒有鬍鬚，這個青年人生着豐滿的紅脣，藍色而且有稚氣的極端半透明的眼睛，一張極端陶醉於青春之歡喜的面孔；同時有一個青年的理魚女工展開手足臥在船板上，腦袋枕着他的膝蓋。這一個女人和這青年男子一樣的高大，她的臉因爲風日的薰晒而顯粗糙，濃黑的眼眉大如燕翅，胸堅如石，乳頭從紅緊身的衣褶處突出，四周的青筋有如花邊。

這青年男子長而寬的鐵掌放在女人的左面乳頭上，齊肘地裸着臂，同時，他一面沉思地凝視這女人强大的身材，他的右手裏抓着一個錫瓶，裏面有紅酒洒出染了他胸前的襯衣。

當時，圍着這一對徘徊的是幾個青年漁夫的夥伴，他們的鈕子一直扣到頸際，手抓着帽子免得被風吹去，專門用嫉妒的眼光來端相這女人，各方面都看了個遍。此外，當雲在天上旋捲，海鷗發出不滿的叫喊，跳躍在泡沫浮滿的水中的日光，包繞了巨浪，一忽兒天藍一忽兒晶白的時候，那碎雜的綠浪也偶爾來瞻仰這一幕景緻的。

總之，雙帆船上的旅客全在喊，在笑，在唱，同時那大鬍子老頭兒們也向那癱在一堆乾桃袋子上的一隻皮瓶子拜倒，結果却落得有些古典而且傳說的意味了。

狂風盡量的吹打，使那濁鼻子毛臉有如牧神的老頭子們顛仆在一個女人的脚上；於是他起來，盡衰老的力氣抬起頭來，喊道：

『和鬼一塊兒去吧，你這沒羞的賤貨！爲什麼這樣仰在船板上？瞧，怎麼這樣倘身露體的呀！』

這女人一動也未動——她甚至都沒有睜開眼睛：不過是脣上似乎稍微動了一下。那青年男子却直了直身子，把錫瓶放在船板上；一面把閒着的這隻手放在女人的乳頭上，高聲喊道：

『啊，你嫉妒我是吧，葉基姆·彼多夫？沒關係，你並沒有礙着我。但是你不要冒險吧；不要找無用的麻煩，因爲你那吃糖果的日已經過去了。』

然後，這青年人舉起雙手輕柔地放在女人的胸前，他又勝利地喊道：

「這乳房能够養育全俄國呵！」

不久，只是不久，那女人發出一陣曼長的微笑。當她笑的時候，四外似乎同聲附和起來，這聲音和她的前胸起落也很諧調——是的，全船，連船貨都算上。這時一個特別的大浪打在船邊，濺了滿船浪花，女人已睜開了她的眼睛和氣地看看那老頭子，看看那青年人，再看看四周的一切——於是動手掩起她的胸懷。

「不」青年人不肯拿開他的手，喊着說。「用不着，用不着。讓他們大家看吧。」

* * * *

那天晚上這樣的往事回到我的心頭。我本想對我的夥伴重述一遍；可惜這時他們都沉睡如死了。退伍兵，打坐在那裏，發着高大的鼾聲，他背倚在行囊上，頭滑向一邊，雙手扣在膝頭；瓦西里仰面朝天地臥着，雙手扣在腦後，他那黑色而頗壯觀的眉毛微微挑起，他的上髭堅立着。他也在睡夢中哭起來——眼淚流下他那陽光曝成棕色的面頰；月光中，淚珠含着一種黃玉或海水的淡綠光芒，在這樣一個雄糾的面孔上，眞是一種奇觀呵！

流動的小河依然潺潺，野火依然炸炸；紅色火光中，坐着一個屈身的石頭也似的摩洛更夫的黑影，脚旁放着一柄斧頭，反映着頭上中天明月的燦爛的光輝。

地面彷彿照常地入睡，疏淡的星似乎漸漸近了。……

長而緩的明天在潮熱水的歌曲，和花木的醉人香氣所產生的一種惰性中遲遲度過。總之，人什麽也不想做，從早到晚，除了一聲不響地在徑中遊蕩，想着一種心願，或是陳述着一種思想，如是而已。

日落，當我們在火旁吃茶時，退伍兵說道：

「我希望未來世界的生活和這裏的生活恰好一樣，也是照樣的寧靜，平和，而且不做工。這裏人除了坐下溶化如同牛油之外，沒有別的需要，既無不公也無憂慮。」

於是，他輕輕從嘴裏拿下他的烟斗，歎息一聲，又說道：

「唉！只要我能確實感得未來世界的生活和這裏一樣，我就要禱告上帝：「看基督的面上趕早收去我的靈魂吧。」」

『你覺得合適的對我却不合適，』瓦西里考慮地說。『我不願意常常過這樣一種生活。短期的倒不妨，長了却受不了。』

『啊，但是你從來也沒有做過苦工呵，』退伍兵發怒了。

今晚的一切還和昨晚一樣：所見的還是山徑中濃浸的灰色霧，還是紫色黃昏中銀燦燦山巖的閃光，還是暖密林木的輕柔多葉樹頭的搖動，還是幽暗中巖影的安謐，還是漸漸起來的陰影，還是『媒婆』河的歌唱，還是窩鋪左右大羣而且阿諛的木匠們的夜課——一種進行得緩慢且躊躇有如一羣野猪走動的夜課。日裏，我們一再想法和木匠們相識，想法和他們談話，但是他們永遠是厭煩地用單音節的字回答，並且當我們提出一個題目將要進行討論的時候，永不免有那白髮的工頭指名叫着這羣中的一個人喊道：『嘿，你，柏夫路什卡！去做事吧！』實在，這工頭對於不願意和我們接交表示得無以復加了，並且他那單調的樣子彷彿有意把小河當做對手的歌者而賽過它，他便哼動他那虔敬的句子，否則便用那煩厭的節拍怒聲唱着，所以竟日裏那套名句陰沉而且鬱氣逼人地被唱了出來。眞的，當這工頭不住檢視工作的時候，他用細腿小心踏着一塊塊的石頭，他似乎要故意畫出不可見的圓形路線，作爲使我們和木匠之羣隔絕得更爲萬全的一種方法。

然而，我個人是不願和他談話的，因爲他那僵冷的眼睛使我寒顫而且受壓迫；當我走近他並且看見他背着手，倒退一步，帶着故作嚴肅的神氣問我『你要做什麽？』的時候，刹那間，我心裏所有那想要探聽他所唱歌詞的性質的進一步的野心完全消失了。

退伍兵憤然凝視着他——駡道：

『這老妖，這老賊！記着我的話吧，那樣一個虔誠的東西，自己在別處不定藏着什麽呢。』

後來，當他燃着他的煙斗並且向木匠一方面斜視的時候，他又怒氣勃勃地說：

『這羣愁民自己擺起架子來——狗仔！』

『總是這樣的，』瓦西里一樣發怒地追加說。『不錯，我們這樣人，剛剛積了一點錢，馬上便要擺起架子來，並且開始以爲自己是一個眞正的 Barm 了。』

『你總說「我們這樣人，」「在我們之中」一類話是什麽原故呢？』

『若是你覺得好些，那末就說在我們俄國人中間吧。』

『我覺得不錯。因爲你不是德國人，是嗎，也不是韃靼人吧？』

『不對，也不過是我能看見我們俄國人的過錯而已。』

說到這裏（不是初次了）兩人便討論起來，直到都疲倦了，所以現在他們只淡淡地說話，沒有一點勁兒。

『「過錯」這個字我以爲是一種侮辱，』退伍兵噴了一口煙說。『此外，你說的也不一致。就在這回我已看見你已改了一個名詞。』

『哪一個？』

『「俄國人」這名詞。』

『你要怎樣說呢？』

一種新奇的聲音彷彿是從草原上飄進山徑裏，原是招集人們去作那照例的安息日前夜祈禱會的鐘聲。退伍兵從嘴上取下他的煙斗，聽了一兩分鐘。於是在第三次也是最末次打鐘的時候，他脫下帽子，帶着拘板的虔敬的姿態畫了十字，並且說：

『這一帶是沒有很多教堂的。』

後來他又隔河看了一眼，惡意地說道：

『那些人不畫十字，該死的塞爾維亞人！』

瓦西里看着他用手捲起左邊的髭子，又捲平了，看了看天上和山徑，垂下頭去。

『我的困難，』他低聲說，『便是我從來不能久守着一個地方——我常想別處還可以遇到好事，我永遠聽到一個鳥兒在我的心裏叫，「再向前去，再向前去。」』

『誰的心裏都有那鳥兒的聲音，』退伍兵憤然喃喃道。

瓦西里看了我們兩人一眼，一聲低笑。

『誰的心裏都有嗎？』他重說一句。『啊？這話是毫無根據的。因爲那意思是說，不是嗎，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懶惰的，每一個人

都天天坐等着現成，——確是說，我們沒有人比那只會說「給我們，請給我們」的人強多少，或是勉強去努力求好的吧？不錯，若眞是這樣實在是不幸的很！」

他又笑了，可是他的眼光是憂傷的，這時他的右手放在膝蓋上，手指屈動似乎是想要抓到什麼看不見的東西。

退伍兵皺了皺眉頭，鼻子哼了一聲。然而在我這一方面却替瓦西里難過，替他担憂。不久他站起來柔聲地打着口哨，走到溪邊去了。

「他的頭腦有點毛病吧，」退伍兵向那躲開的人影看了一眼，囁嚅道。「是的，我一直告訴你吧，起初我就看出來了。不然，他誹謗俄國是什麼意思呢，同時又不能把俄國講的完全和明確？誰眞知道她？她倒底是什麼，就看那每一省都有與衆不同的精神，誰也說不出這兩位聖母是誰離着上帝最近——斯莫林斯克的聖母呢，可是卡山的聖母呢？」

說話的人坐在那裏刮了一陣鍋底鍋邊的油垢；這時候，他一面喃喃不休，彷彿對某人懷恨一樣。然而，他終於做出一種注意的態度，伸着頸子似乎去聽什麼聲音。

「瞧！」他喊了一聲。

喊聲過後，彷彿出人意外地起了一陣夏天的旋風，像一隻惡鳥由天邊旋了起來，吹來一片醞着雨雹的烏雲，直到一切都沉沒打成泥濘一樣。

原來，挾着喧雜嘈聲和其他的聲音，現在傾入徑口並且走上溪邊小徑的，乃是三十左右工人所集成的掙扎前進的行列，在前行人的手裏黯然有光的是麥酒瓶，別人肩背上所担荷的是行囊和麵包以及其他食物口袋，還有別人把大鍋頂在頭上，使那人像似一個大蘑菇。

「這大鍋可以裝一衛得蠑（註2¾加侖）半呵！」退伍兵拔脚走開的時候，怨意地推算說。

「不錯，一衛得蠑半呵，」他重複一句，當他說話的時候，舌尖伸出在半開口的下脣上。面孔上有一種奇突地渴望和深厚的表情，他立在那裏好像方纔挨了耳光將要哭出來一樣。

當時山徑隆隆如響大桶，大的重量丟落在裏面了，別的山徑響起哨音，回聲淹沒了小河的低語，有如一羣暴民漸漸走近，一

羣暴民——穿着各色衣服：黑的，灰的，豆色的，袖子捲起，腦袋光着，露着他們那亂蓬蓬的捲髮，飢餓疲憊的身子傴僂，或是蹣跚地拖着那羅圈腿。這時，當沉雜的喊聲掃過徑口的時候，一個人叫聲却又暴怒地喊：

『我說不對！胡說沒有人每天能够喝比一個衛得羅還多的血呀。』

『一個人能喝一「湖」呢。』

『不是，一衛得羅半。這個算法是對的。』

『唉，一衛得羅半。』當那退伍兵重複這句話時，他的口吻一方面彷彿是在行的專家，又似乎對於這事有點兒顧慮。後來，蹣跚前行有如一個被人揪着頸皮推走的人一樣，他過了河，衝入那人羣，消失在霧中了。

窩舖左右，木匠們（工頭永遠用眼睛釘着他們）匆匆地收集用具。瓦西里忽然回來了——他的右手插在口袋裏，左手抓着帽子。

『那些人早就吃醉了！』他皺了皺眉頭說。『啊，我們那麥酒呵！那完全是禍首呵！』然後又問我：『你會吃酒嗎？』

『不會，』我回答。

『萬幸！人若不吃酒當眞永遠不會煩惱的。』

他憂鬱地向那新來的人羣看了一忽兒，然後他又說話了，一動未動，甚至都沒有看我一眼：

『你有一雙好眼睛，年輕人。我彷彿見過的——我從前在別處見過。也許是夢見的，我可說不定了。你從哪裏來的？』

我告訴了他；但是他躊躇地看了我之後，搖了搖頭。

『不知道，』他說，『我從來沒有到那裏去過，離我家鄉是很遠的。』

『這裏不是更要遠嗎？』

『更遠？』

『是——離克爾斯克。』

他笑了。

『我對你說實話吧，』他說。『我並不是克爾斯克人，却是普斯克夫人呵。我所以對那退伍兵說我從克爾斯克來的原故，是因爲我既不喜歡他也不願意和他淨說實話——他是不值一談的。我的眞名是保羅不是瓦西里——保羅・尼古萊耶夫・西蘭鐵夫我的護照上便是（我有一張很合法的護照。）』

『你爲什麼到處走呢？』

『原故就是我到處走——沒有別的可說。我離開一個地方回頭看了看，揮了揮手，便又去了，像風前飄動的一根羽毛。』

＊ ＊ ＊ ＊ ＊

『住口！』窩鋪附近傳來一聲恫嚇。『有我工頭在這裏呢。』

聽見退伍兵的回答聲：

『你這些人是什麼工人？他們不過是些教徒，永遠唱聖歌的。』

有人又接着說：

『再說，你眞是老滑鬼，你非要在下禮拜日完工不可嗎？』

『我們把他們的傢伙都扔到水裏去吧。』

『對再來一場暴動』西蘭鐵夫蹲在殘火的前面說。

窩鋪四周映着它那大房架的黃色，一羣人往來奔走有如繞着一個火災場。我們忽然聽見有東西打碎了——總之，我們聽見木頭擊在石上的聲音後來有一聲粗暴而歡喜的命令：

『就在那裏吧！我馬上就都辦好了！木匠們，遞過鋸來就成了！』

顯然是有三個人指揮這羣衆：一個是紅鬚的農民穿着水手的罩衫；第二個是一身材很高，曲背，瘦腿，長臂，他抓着工頭的衣領，推聳他喊道『你們的板條呢？拿出來！』（同時也有可注意的便是一個闊背的青年人，穿着破了的紅襯衫不住把木塊從窩鋪的窗子投將出來並且喊，『接着！把它們擺在一行！』）第三個便是退伍兵他自已。他在人羣裏擠來擠去，不住惡意而且陰毒地怒喊話音拖截很奇怪：

『啊哈——啊，暴——徒們，教——徒們。你——們沒話說了，你們這些塞爾維亞人！可是我對「你們」說：去罷，小雞，我們把你們賦透了，對你們說吧！』

『他要什麼呢？』西蘭鐵夫燃了一支紙煙問道。『麥酒嗎？喔，他們會給他麥酒的！……可是你不替這種人擔心嗎？』

隔着煙草的青煙，他注視那發光的殘火；終於他拾一根焦炭將殘火撥在一起，金紅一簇有如一個火紅的罌粟花球。當他動手作着的時候，他那美麗的眼睛閃出這樣一種謙恭的愛意，這樣一種虔敬的仁慈，有如原始游牧之人觀看跳舞時的眼睛裏所潛伏的一樣，光與熱的慈愛之泉源。

『我只好是替這樣人擔心呵，』瓦西里繼續說。『唉，只要想到許多人成了廢物！只要想到這個就夠了！可怕呀，可怕！』

一點陽光還依戀在山頂上，山徑中却已籠起夜幕，並且催着萬物都安息——使人旣不願自默說話，也不願聽那隔岸別人的叫喊，在那裏甚至對於小河的低語，那討厭的喧囂也報之以怒聲。

那裏人羣中已燒起了一大堆祝火，然後又燒起一堆來，沙沙，嚇嚇，冒起淡青色的煙圈，和那一堆爭着將小河的泡沫鑲上紅布似的邊緣。當黑壓壓人羣往復於兩堆之間的時候，有一個歡呼的聲音向我們喚請：

『你們過來吧！不要退後呵！過來吧，我說！』

接着咕地一聲響，好像是打碎了酒杯，同時從那紅鬚的農民口裏喊出一種粗沙的聲音：

『這幾個人也得教訓一頓的！』

幾乎就在同時，木匠工頭脫開那羣人，小心地踏着我們鋪成的接脚石路走過河來，蹲在河沿上，噴噗地在洗臉，這張臉映着黝黝的火光顯得漲紅了。

『我想是有人打了他一拳，』西蘭鐵夫低聲推斷說。

當工頭起來走近我們的時候，證明了這話果然不差，因為我們看見從鼻頭流下，曲流於上髭和浸濕了的白鬚之中，一流紫血已斑斑點點染了他胸前的襯衣了。

『願你們平安！』他莊重地說，同時左手撫在腹際，他鞠下躬來。

『我們邊請你寬容呵，』是西蘭鐵夫的回答他說話的時候却未擡起眼光。『請坐吧。』

矮小枯瘦又因爲他那血痕斑斑的襯衣非常潔淨這老人的儀表使我憶起了古代隱士的形像，也許因爲痛苦，或羞恥，或火光使他那死寂的眼睛至今還是有生命並且更顯光芒——唉，更嚴厲的緣故更顯得逼眞如實了。當我看着他的時候，我有點兒覺得笨拙和可羞。

一聲咳嗽皺起了他那寬鼻子。後來用他的手掌拭了拭鬍鬚，他的手放在膝頭然後，他伸出一雙衰老的黑手擺在殘火之上，說道：

『河水是多麼冷呵！簡直是冰一樣的。』

西蘭鐵夫看了一眼問道：

『你受傷很重嗎？』

『沒有。不過是一個人在我的鼻樑上打了一拳，這裏是容易流血的。可是，上帝知道，他打一下是沒有用處的，所以，他使我這樣痛苦，要增加我神聖精神的。』

當這人講話的時候，他隔河望了一望。對岸有兩個人踹跚走着，沉醉的喊着酩酊的疊句：

讓我一浸便死去，

在秋——秋天！

『唉，我早就捱過打的，』老人繼續說，手打眼遮看着那兩個酒鬼。『廿年前我挨過一次打。現在還是平白無故的，因爲沒有眞的過失。你們瞧人家答應我不用釘子，並且非盡量用木卯不可，同時木板條也不來：所以今天日落時不能完工，並不是我的疏懶呵。我也猜到爲了補足工銀，那羣暴徒便偷起東西來年長的領着頭。眞的還是公事，這些人裏有的是年輕年輕而且飢餓的人，所以他們要（他們可被饒恕！）偷因爲誰都想過分的撈本。但是，再說，那怎能是我的錯呢？不錯，這羣暴徒眞是流氓呵！現在他們把我大兒子的一條鋸搶了去，新新的鋸；後來又把我打出了血，把一個老頭子打出了血？』

他那灰色的小面孔皺了起來，閉上眼，他發出憤怒而發乾的嗚咽。

西蘭鐵夫不安了——於是歎息一聲。老人忽然看着他，扭了扭鼻子，手往褲子上抹了抹，靜靜地說：

「我覺得我在哪裏見過你。」

「不錯，你見過我，有一天晚上我到你那裏去修理打穀機。」

「是的，是的。我就是在那裏見過你。那是你呵，不是嗎？好呵，你還是和我意見不合嗎？」

老人點點頭，笑了笑，又說：

「聽你的話我記得多麼清楚呵！我想，現在你的意見還是不變吧？」

「我怎麼能變呢？」西蘭鐵夫倔强地反問。

「啊，好呵！啊，好呵！」

老人又把雙手伸在火上了——變了顏色的雙手，拇指外屈，並且脫臼了，彷彿不能和其他手指合同運動了。

退伍兵隔河喊道：

「這地方工作容易，把人都養得懶了。誰希罕在這裏住？誰願意到這裏來？我還是走掉，到一個艱苦的地方謀生去才好。」

老人沒有留意，卻對西蘭鐵夫說——帶着一種苛刻而且嘲弄的微笑對他說：

「你還以爲和天命奮鬥是必要的嗎？你還以爲長期困苦是禍，反抗是福嗎？青年人，你的靈魂實在是軟弱的：記著，只有靈魂才能戰勝撤但呵。」

聽見這話，西蘭鐵夫立起身來，向着老人揮動拳頭，用一種粗暴憤怒，並且改變了的聲音喊道：

「這一套我早都聽過了，不光是你一個人這樣說。說得實在，便是我討厭你們這班老鼓迷。況且」（此後便怒罵起來了！）「所反抗的並不是撤但，卻是這樣的鬼烏鴉，這樣的鬼蝙蝠，像你們這類東西啊。」

說完了，他從火堆處踢開一塊石頭，兩手插到口袋裏，慢慢轉身過去，兩肘緊貼在身旁。雖然，那老人還在微笑，低聲對我說：

「他眞驕傲，卻不能長久呵。」

「爲什麼不能？」

「因爲我預先就知道——」

他說到這裏頓住了，頭俯在肩上，坐聽隔河的叫喊。那裏每一個人都吃醉了，特別是能聽見有人用挑戰的聲音叫道：

「喔？是我嗎，你說？啊——啊——啊！來那盃吧！」

西蘭鐵夫輕輕地踏着石塊過了河。他混在——一個明顯的影子（由於他那顯然的笨拙）——那羣人裏。他走了，我覺得有點兒不安。

抽動着他的手指彷佛是在變戲法，老人還是繼續坐着伸手烤火。這時他的鼻子已經腫了起來，眼底的傷處也腫起使他的眼光迷混。真的，當他坐在那裏歪着那黑暗而有皺紋的嘴脣，圍繞在一部花白鬍鬚中間，我覺得他那血染的醜惡的有皺紋的彷佛是『古代』式的面孔，因而更覺得相似在那古代拋棄世俗隱居深林荒漠中的囘頭的敗子一樣。

「我看見過許多驕傲的人，」他搖了搖他那沒戴帽子稀髮的光頭。「火可以急急燒起，愈燒愈凶，可是，像這殘火一樣，化爲灰，徐徐燒到天明。青年人，這話你要測悟一下的。這話不但是我說的，是聖經裏的話呵。」

愈來愈使我們覺得壓迫，夜色還是一如昨日那樣黑，那樣熱，那樣悶，縱然像母親一般的慈愛。隔岸那兩堆火還在發着光，並且隔着這一條類似金流的河水吹過來熱的風。

老人雙臂抱攏，雙手插入腋下，更爲舒適地歇下了。雖然當我將要往殘火裏去加樹枝或刨屑的時候，他却橫暴地叫起來。

「用不着了。」

「爲什麽用不着？」

「因爲那就要使別人看見火光，便會引了人來。」

他踢去了方纔我折好的樹枝，又重複說：

「用不着了，我告訴你。」

忽然，穿過隔岸閃閃的火光，有兩個木匠走到我們這裏來，背着箱子，拿着斧子。

「我們的人都走淨了嗎？」工頭問這兩個新來的人。

『是的，』一個答，這人是高身材，上髭下垂，下頦沒有鬚。

『好，「避惡則得善。」』

『唉，我們也要走了。』

『但是一件工作沒有完不能丟下不管呵。午飯的時候，我派奧萊沙去說最好誰也不許歇工；但是他們已是歇了，現在怎麼辦！他們要多喝下點兒那毒藥，馬上會燒了那窩鋪的。』

那第一個木匠每次吸進一口我這紙煙的煙氣，都要向殘火裏唾一下，那一個，是青年人，胖得彷彿麵包房的女掌櫃，一經坐下，那亂蓬蓬的腦袋便垂在胸前，睡着了。

後來，隔河的喊聲略爲平靜。但是突然我聽見退伍兵用沉醉的唱歌的聲調發起喊來，這聲正起於那一片喧囂的中心：

『唏，你回答我呀！你怎麼就看不起俄國？李亞山不是俄國地方嗎？到底俄國是什麼，我要請教？』

『是酒館，』工頭安靜地說：然後，轉臉向我，他略加提高了聲音說：

『我是說那種人的：一個酒館——但是那些强盜到底又嚷嚷什麼呢！』

紅襯衣的青年人也正喊道：

『唏，喂，大兵！抓住他的咽喉，抓住他，抓住他！』

同時來了西蘭鐵夫反對的聲音：

『什麼？你以爲你是養着獵犬來打獵的嗎？』

『喂，回答我！』另一個人喊——這是退伍兵：因之老頭子低聲對我說：

『好像又要打起來了。』

立起身來，我向喊聲走去。我一面走，聽見老人低聲對他的同伴說：

『他也去了，謝上帝！』

突然從對岸向我擁來一羣人。打着呃逆，呼着氣，彷彿他們在拉着或抬着什麼沉重東西。忽然一[illegible]女人喊起來，『亞——伏

「——沙!」別的聲音也混雜地起來了：「丟他進去!」「打他!」「拉着他走!」

一忽兒，我們看見西蘭鐵夫從人羣裏衝出來，直着身子，右手在空中揮動，又向着人羣打進去了。當時，紅衣青年伸起一隻巨臂，隨着就有一種沉重而可怖的打人聲音，蹣跚退了幾步，西蘭鐵夫一聲不響地滑入水中，跌在我的脚前了。

「好了!」有人說。

喊聲略止，悅耳的河水之歌又灌入人的耳鼓。不久，有人往水中拋了一塊大石，別人鈍聲笑了。當我彎腰去看西蘭鐵夫時，有些人在擠我。雖然，我還是掙扎着扶過他來，半在水內半在岸邊，他臥在那裏，頭和胸都靠在接脚石上。

「你們把他打死了!」後來我這樣喊——並非因爲我相信這話是眞的，却因爲我打算把那些妨礙我的人嚇醒。

有人聽了這話便用一種清醒的吃吃的聲音說：

「不至於吧?」

至於那紅衫青年，他同一個好誇大的人在我身邊走過，憤然喊道：

「呢?他沒有侮辱我的權利。爲什麼他說我是全國的大障礙物呢?」

又有人喊道：

「退伍兵呢?更夫在哪裏?」

「拿火把來，」第三個人說。

可是所有這些聲音比先前更清醒些，更馴服些，更規矩些了，忽然有一個頭纏紅巾的矮小農民屈身把西蘭鐵夫的腦袋扶起來。但是他幾乎是馬上便放下，雙手浸在水裏，嚴肅地說：

「你們把他打死了。他嚥氣了。」

這時我並不相信這種話；但是，忽然，當我站在那裏看那西蘭鐵夫兩腿中間的水流，將兩腿冲來冲去，擺動着彷彿自己要脫掉那襤褸的靴子的時候，我才盡力看出來那放在我手中的兩隻手原是屬於一具死屍。當我醒悟過來，他們眞的滑到水面上有如溼抹布。

到這時岸上已站了約有十二三個人，看這事情的究竟，但是那小農民的話方才出口，這些人便一擁退下，開始馴服而且不安地喊道：

『是誰先動手打他的？』

『這一來我們的事情算完了。』

『都是那大兵鬧起來的。』

『是不錯』

『我們去告他吧。』

至於那個紅衣青年却喊道：

『我敢起誓，夥計們，這事情不過是口角罷了。』

『用木棒打人不能算是口角。』

『用的是石頭，不是木棒。』

『那大兵應當——』

一個女人的哭聲帶着悲號：

『主呵！我們老是遇到這種事情！』

我呢，當我坐在接脚石上時，我覺得發暈而且受了傷害！雖然眼前的事情很是清楚，我可都不明白，同時心裏發生一種奇怪的空虛，只有那旁觀者的呼喊還能激動我，我想要把這空虛喊了出去，把我的聲音送到夜色中有如銅號的吹起。

忽然有兩個人走到我們近前。頭前一個手裏拿着一支火把，他不住地擺動，免得熄滅，因之他便不住地撒着陣陣金色火花。一個美髮的小人物，他的身子如同直立起來的梭魚一樣瘦細，一張灰色的石頭一樣的面孔深陷在兩肩之間，一張永遠半開着的嘴，兩個圓眼睛像似梟鳥的一般。

當他走到死屍跟前，他一手扶着膝頭屈下身去，更能照見西蘭鐵夫受傷的腦袋和身體。那腦袋轉倚在一邊的肩上，我再也

看不見那漂亮的哥薩克面孔了，修整的額髮埋在一塊黑紅色的泥片之下，左耳上腫起一塊也把額髮給掩蓋了。因爲嘴唇連着上髭被打到一邊去，牙齒露出做成一種抽搐而且眞正駭人的微笑，同時，最爲駭人的是左眼懸垂在眶外，大得凶惡怕人，彷彿在凝視西蘭鐵夫的外衣邊內的暗囊，從裏面露出一個白紙邊。

掌火把的人慢慢在空中舞了一個火圈，因之又撒出一陣火花在這可憐的殘缺的臉上，臉上血流發着光。然後他叭地張開了口咕嚷道：

『你自己能找出那個人來的。』

當他談話的時候，又是幾點火花落在西蘭鐵夫的頭皮和浸溼的面頰上，滅了；同時火光映着西蘭鐵夫的眼球內，彷彿再給他增加幾分死像。

最後，掌火把的人直起身來，將火扔把在河裏，隨着唾了一口，於是一面梳攏一個亞麻黃色的腦袋——在黑夜裏幾乎有些綠色了——一面對他的伙伴說：

『你到窩鋪去，對他們說這兒死了一個人。』

『不；我一個人去怪害怕的。』

『來呀，來呀！沒有什麼可怕的。去吧，我說。』

『我還是不去好。』

『不要這樣混蛋了！』

突然，我的頭上發出工頭的安靜的聲音。

『我陪你去，』他說，後來當他向一塊石上擦脚時，他討厭地說：

『血腥氣多麼可怕呀！彷彿塗在我的脚上了一樣。』

美髮的農民皺皺眉，看了他一眼，同時那工頭報之以釘釘的凝視。終於老人帶着冷酷的嚴肅說道：

『一切的惡都是起於麥酒和烟草鬼的藥呵。』

這一對人物不僅是長的一樣，而且兩人都像魔術師，在這點上兩人都是矮個，尖得像螺絲錐，在黑暗中綠得像簇簇苔蘚一樣。

「走吧，兄弟，」工頭說。「我們仗着聖靈前去呵。」

沒有問明是誰被殺了，甚至連那死屍都沒有看一眼，也沒有按着習俗向它致最後的敬禮，工頭便走下河去，後面跟着那送信的人，這人踹着石頭前進的時候，不住的蹣跚。黑暗中，這一對沉默前行如幽靈。

這窄胸脯美髮的矮小農民兩眼不住搜索我；然後他從錫盒裏取出一支紙煙，叭地把盒子蓋上，劃一根火柴（又照見這死人的臉）點着了他的紙煙。他然後說道：

「我看見一個東西一個東西地殺下去，現在已是第六次了。」

「一個東西一個東西殺下去？」我問。

稍停他便回答了；原來是他反問我：「你說什麽？我沒有聽準。」

我解釋說，這乃是人類自相殘殺，不是無生物。

「好吧，隨便人也好，機械也好，雷也好，別的也好，全是一樣的。在巴克馬克我的一個夥伴壓到機械裏。還有一個因爲吵嘴把咽喉割斷了，還有一個在煤礦裏被煤斗子軋死了。另一個是——」

雖然這人小心地數着，末了他却錯數到一共是「五個。」因此他再數一遍——這回却又數得一共是「七個。」

「沒關係，」他歎息一聲說，這時他把紙煙頭吹得紅了，照見了他那面孔的全部。「我常是隨便說，却不假，我常是數不準的。我若是再年老些，我也應當想法去死：因爲年老是令人很不滿意的事情。是的，眞不錯！但是事實上，我還活着，謝上帝，也沒有多大的不便。」

忽然，他又向西蘭鐵夫點點頭，說道：

「就是到現在，他的親族或他的妻子也許還在打聽他的消息，盼他的信呢。唉，他永遠不會寫信了，他的親族也一樣不會再彼此說：「他的路子太壞，並且忘了家。」是的，良善的先生。」

這時候窩舖附近的喊聲已息止了，兩堆火也滅了，人多半散了。窩舖黃色的光墻上，黑而圓的牆孔，眼睛一般地凝視着小河。只有一個沒有窗櫺的窗孔可以看一點昏光，時時從裏發出斷續的怒喊，如同：

『留神呵，分牌吧』

『有三葉花牌就贏了。』

『啊來了一張！』

『眞的嗎？手氣眞好，媽的！』

美髮農民吹去了紙煙上殘灰，說道：

『鬥牌沒有手氣這回事——只是技術。』

這當兒，我們看見隔河緩緩地來了一個青年木匠，口上有髭。他走到我們旁邊停了步，長出一口氣。

『喂，夥計？』美髮農民問。

『你肯給我點煙吸嗎？』木匠請求道。朦朧中看他是很大的一個模糊黑影，雖然他的口吻是羞怯而且馴服的。

『當然。這裏有一支紙煙。』

『基督要酬報你的！今天我的太太忘了帶煙艸來，我爺爺最是管着人家吸煙的。』

『他現在也走了嗎？』

『是。』

木匠吸了一口，又說：

『那個人打死了吧？』

『他——死了。』

這兩人一聲不想地吸了一陣煙。時間已過中夜了。

往上看參差的一條天光，遮在上面有如一條青色的河，流在夜色包圍了的地面的極高處，輕流上浮着燦爛的星。

萬物漸趨寂靜：萬物漸與夜色相混……

人會想到這裏沒有發生特別的事情。

東方博士的禮物

〔美〕歐·亨利作　蹇先艾譯

歐·亨利（O.Henry）本名 William Sydney Porter，歐·亨利爲他的筆名，生於一八六二年，卒於一九一〇年。只受過不完全的教育。青年時代卽到 Texas，先入土地局，繼入銀行工作。他因受商業上的牽連，曾一度短期入獄。在獄中，他便開始向各雜誌投寄小說。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已成了美國最普遍的小說作家之一。在他死亡時，和一九二〇年中間，在世界上凡能讀英文的，無不爭讀他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說，富於發明，聰穎，趣味濃郁，最以布局奇巧（trick plot）見長。有時題材雖然平淡無奇；但他都能按照他自己的故事典型把牠們精妙地表現出來。文字簡潔，篇幅短小，在描寫中他喜用雙關的典故或比喻，尤耐人尋味。作者的年齡只活了四十八歲，在小說家中，要算是短壽的。如果天假以年，成就也許還不止此。這裏所譯的兩篇：The Gift of Magi 和 The Romance of A Busy Broker，都是從他的短篇集四百萬（The four Million）中選出，一般公認牠們是歐·亨利的代表作品。

一元八角七分。就只有這麼些。裏面有六角錢還是零銅子。這些零銅子都是採用和雜貨商，菜販子和屠戶糾纏的手段，直到別人暗地非難着這種錙銖計較的吝嗇，因而臉上發燒，這樣一次一個兩個地省下來的。黛娜把牠數了三回。一元八角七分。不過第二天就是聖誕節了。

顯然沒有什麼辦法想，除了倒在襤褸的臥榻上去號泣之外。於是黛娜就那樣做了。這件事煽動起了精神上的感想：就是人生是用嗚咽，流涕與微笑造成的；而流涕卻最佔優勢。

當這個家庭的主婦的悲哀逐漸從初期降到第二期的時候，她環視了一下她的住宅。八元錢一星期帶家具的一層樓房。牠雖然用不着乞討筆墨的形容；但是牠的外表確很像一座乞兒院。

下面的走廊裏有一個不會有信進裏面去的信箱，和一個沒有人的手指按得響的電鈴。在那裏還貼着一張名片，印着「詹

紳士．棣林漢．楊』

在從前興旺的時代，牠們的佔有者每星期掙三十元的時候，『棣林漢』這三個字也曾出過風頭。現於當進項縮到二十元的時候，『棣林漢』三個字望着却模胡起來，好像牠們在嚴肅地想縮短成一個謙恭的不擺架子的『棣』字。但是無論何時，只要楊先生回家來走到上面他那層樓房，楊太太總是管他叫『詹姆』，緊緊抱着他。（楊太太已經給諸位介紹過了，就是那位叫做黛娜的。）這個情形永遠沒有錯。

黛娜哭完了之後，便用粉撲去料理她的面頰。她站在窗戶旁邊，獃望着一隻灰貓在灰色的後院中灰色的籬笆上走着。明天就是聖誕節，她只有一元八角七分拿牠們給詹姆買一點禮物。她盡力地一個銅子一個銅子地積蓄了好幾個月，才有這樣的結果。收入一個星期不會超過二十元。支出却比預算大得多。情形常常總是這樣。只有一元八角七分去給詹姆買一點禮物。她的詹姆，她已化費了許多快樂的時間來計畫給他買一點滿意的東西了——一點美麗珍奇，貨眞價實的東西——一點稍微值得有給詹姆佔有的光榮的東西。

在室中的兩窗之間有一面窄壁鏡。或許諸位都看見過八元錢一層樓房中的窄壁鏡。一個很瘦，動作敏捷的人，一條長片一條長片地很快地連續着在鏡中去注意他的映影，便能得到他的外貌的一個很準確的概念。黛娜身段細長，早已精通這種藝術了。

忽然間她從窗戶轉過身來，站在鏡子面前。她的眼睛明亮地閃爍着；但是她的臉在二十秒鐘以內却褪了顏色。她很快地把她的頭髮拉下來，讓牠儘着所有的長度垂下去。

楊家現在有兩件他們夫婦引以爲傲的東西。一件是祖孫相傳的，詹姆的金錶。那一件便是黛娜的頭髮。假若示巴女王㊀住在通風坑井對面的那層樓房裏，黛娜總有一天要把她的頭髮在窗外懸灑着，減低皇后陛下的珍寶的價值。假若梭羅門王㊁做

㊀ 示巴女王(The Queen of Sheba)爲古代寶藏最富之女王，事見舊約聖書列王紀略上第十章；她曾以金珠寶石饋贈梭羅門。

㊁ 梭羅門王(King Solomon)爲耶穌紀元前第十世紀之以色列王，以多智著名，貨財珠寶亦甲天下。相傳著名箴言雅歌，傳道及梭羅門的智慧等書。事跡見舊約聖書列王紀略。

了門丁，把他的寶貝全堆在地下室中，詹姆每次路過的時候，一定會把他的錶掏出來，爲的要看看他因嫉妒而捋着鬍鬚的神情。

現在黛娜的美髮披垂在她的身上，波動着閃閃有光，宛如一個棕色的小瀑布。頭髮達到她的膝下，給她差不多做成了一件衣服。後來她又精神振作很快地把牠挽了起來。她躊躇了一分鐘，靜靜地站着，有一兩滴淚飛濺到破舊的紅地氈上。

穿上她的棕色舊短服，戴上她的棕色舊帽子。圍裙一轉動，眼睛裏仍然還帶着光亮的閃耀，她急忙跨出房門，下樓到大街上去了。

她停住脚的地方，招牌上寫着：『蘇佛郎里太太。收買各種頭髮。』黛娜飛也似地跑上樓，神志略微鎮定一下，喘息着。那位太太個子很大，太白皙，冷淡，不大像什麼『蘇佛郎里』(Sofronie)⊖

『你願意買我的頭髮嗎？』黛娜問道。

『我買頭髮，』那位太太說。『摘下你的帽子來，讓我看看頭髮的樣子。』

棕色的小瀑布波動着流下來了。

『給你二十元錢好了，』那位太太一面說，一面用熟練的手把那堆頭髮提着。

『快把錢給我吧，』黛娜道。

呀，底下的兩個鐘頭閃着薔薇的羽翼便飛過去了。忘掉這個毀謗的隱喻吧。她正在店鋪裏搜尋送詹姆的禮物啊。

她終於找到那個禮物了。這一定是給詹姆定做的，不會爲別人。在別家鋪子裏沒有跟牠一樣的東西，她把一切鋪子的裏面都翻遍了。牠是一條白金的短錶鍊，設計很簡單而雅緻，只是正當地拿實質來表示牠的價值，並不倚靠引誘人的裝潢——一切的好東西總是金玉其外的。牠同那隻錶也還相稱。她一看見牠，她就知道牠一定得是詹姆的東西。牠像他一樣，沉靜與價值——這個描寫可以應用到兩者上面。他們從她那裏拿走二十一元的錶鍊價，她呢，便帶着八角七分匆匆回家。那隻錶上有了錶鍊，詹姆在交際場中便會正當地關心着時間了。像那樣高貴的錶，他有時却偷偷地拿出來看時候，因爲他沒有錶鍊用的是一根舊皮

⊖ 希臘語，意即美滿的氣態。

帶。

當黛娜到了家的時候，她的陶醉卻有點屈服於愼重和理智了。她拿出燙剪來，點燃了煤汽燈，便從事修理那被增加到愛情上的慷慨所造成的殘破遺跡。這種事情常常都是一個可怕的工作，親愛的朋友們，——一個古象的工作。

在四十分鐘以內她的頭還是被微小貼緊的鬈髮遮蓋着那些鬈髮把她的外貌弄得很奇異，好像一個逃學的學童。她對着鏡中的影子仔細地帶着批評眼光地望了良久。

『假若詹姆不殺我，』她對她自己說道，『在他看我第二眼以前，他會要說我的外貌像一個康來島㊀的歌女的。但是我能做什麼——唉！只有一元八角七分，我能做什麼呢？』

七點鐘，咖啡煮好了，沸騰着的鍋放在爐子後面很熱，預備煮肉片。

詹姆決沒有歸遲。黛娜把短錶練雙疊在她的手裏，靠近他常常進來的那道門邊的棹子角落坐着。後來他聽見在下方的第一段樓梯上他的脚步聲，她的臉色變白了一會兒。她有一個對於極簡單的日常事情說沈默的短祈禱的習慣，現在她低聲道：『上帝呀，請你讓他以爲我還是美麗的吧。』

門開了，詹姆進屋來，關上門。他的樣子很瘦而且很莊嚴。可憐的人，他才二十二歲——便負着一個家庭的重擔了！他需要一件新大氅，他連一雙手套都沒有。

詹姆在門裏邊停住脚，像一隻波狀長毛的獵犬嗅到鵪鶉氣味那樣地固定不動。他的眼睛凝注在黛娜身上，眼裏帶出一種她不能領悟的表情使她吃了一驚。旣不是忿怒，也不是驚駭，也不是嫌惡，也不是恐怖，也不是任何他早有着準備的感情。他只是臉上帶着特殊的表情，屹然地睇視着她。

黛娜扭轉身離開棹子，上前去迎着他。

『詹姆好人兒，』她喊道，『別那樣瞧我哪！我把我的頭髮剪下來賣了，因爲不送你一點禮物，聖誕節我就要過不去。頭髮會

㊀ Coney Island 爲紐約附近的島嶼，以出歌女優伶著名。

再長起來的——你一定不在乎，是不是呢？我不得不這樣辦。我的頭髮長得非常地快。說「愉快的聖誕節」吧！詹姆，讓我們快樂吧。你不知道我給你得到了一件多麼滿意的——多麼又美麗又滿意的禮物。』

『你把你的頭髮剪了嗎？』詹姆艱辛地問道，好像甚至於經過極困難的內心考究，他也沒有歸着到那明顯的事實上。

『剪下來把牠賣了，』黛娜說。『無論怎麼樣你還不是照樣地愛我嗎？沒有頭髮我還是我，是不是呢？』

詹姆精細地環視了一下屋子。

『你說你的頭髮沒有了嗎？』他帶着差不多白癡的神情問道。

『你用不着去找牠，』黛娜說。『牠已經賣啦，我告訴你——已經賣了，沒有了。今兒是聖誕節的前夜，孩子。對我好一點吧，因爲都是爲了你，頭髮才沒有的。我頭上的頭髮或許數得淸，』她的態度忽而變得很誠懇甜蜜，續說道。『但是沒有誰算得出來我對你的愛情。我得把肉片放上去了吧，詹姆？』

詹姆好似從催眠狀態中很快地醒過來了。他擁抱着他的黛娜。趁這十秒鐘讓我們來審愼地談一下另一方面的無關緊要的事情。八元錢一個星期或者一百萬元一年——有什麼分別呢？一個數學家或者智人都會給你一個錯誤的答案。東方博士●帶來了貴重的禮物，但是這件東西卻沒有在禮物裏面。黑暗的固守不久就要光輝照耀起來了。

詹姆從他的大氅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包來，投在棹上。

『別誤會了我，黛兒，』他說。『我覺得剪髮也罷，刮臉也罷，洗頭也罷，都沒有什麼關係，牠並不能減少我愛我的女郎的心。不過假若你把這個小包打開，你就會明白最初你使我迷惘了一會兒是怎麼一回事了。』

白皙而敏捷的手指撕開了繩和紙。跟着一聲快樂底失神的喊叫；於是呀！一個迅速的女性的轉變：歇斯底尼亞的流淚與號泣；需要着這層房子的主人急刻使用所有的安慰才能。

● 東方博士，(The magi)爲古波斯的學者，在東方見耶穌之星，遂往猶太伯利恆拜見嬰兒基督，啓寶盒，以黃金、乳香、沒藥獻。通常皆稱三博士。(The three magi)

因爲那裏擺着一些壓髮梳——一套壓髮梳，裏裏面面，黛娜在大街鋪窗中崇拜得很久的壓髮梳。美麗的壓髮梳，是純粹玳瑁做成的，珠子鑲的邊——撇在那美麗的消失了的頭髮上，色調恰好相合。她知道牠們是很貴重的壓髮梳，從前她的心只有對着牠們渴慕與嚮往，沒有一點據爲已有的希望。如今，牠們成了她的東西了，但是那應當裝飾着渴慕的裝飾品的頭髮却沒有了。

不過她還是把牠們擁抱在胸前。最後她才能帶着朦朧的眼睛與微笑向上望着說道：『我的頭髮長得很快啊，詹姆！』

於是黛娜像一匹燒了毛的小貓跳將起來，喊道：『啊呀，啊呀！』

詹姆却還沒有看見他的美麗的禮物。她熱心地把牠拿出來，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那個沉重珍貴的金屬品似乎閃耀着她底光明與熱情的精神的反映。

『這不是一件好玩意兒嗎？我找遍了全鎮。你現在一天得一看百次時候了。把你的錶給我吧。我要瞧瞧牠繫上錶練是個什麼樣子。』

並不服從他，詹姆倒在臥榻上，把手放在腦後，微笑着

『黛兒，』他說道。『讓我們把我們的聖誕節禮物扔在一旁，把牠們保留一會兒吧，牠們太滿意了，目前反而用不着了。我賣了錶，得的錢來給你買的壓髮梳。現在我想你該把肉片放上去了。』

諸位都知道東方博士是幾個有知慧的人——是幾個有驚人的智慧的人——他們給馬槽裏的嬰孩送禮物來。他們發明了送聖誕節禮物的藝術。因爲他們本已是有智慧的人，他們的禮物無疑的也是智慧的禮物，或許還帶得有重複時交換的特權。不過，我在這裏却殘缺地給你們敘述住在一層樓房中的兩個傻孩子很不智慧地互相把家中的寶貝都犧牲了的平淡的歷史。但是對於當代賢明，我却有一點忠言：就是在所有送禮的人們中間，這兩位是最有智慧的人。在所有的送禮和收禮的人們中間，能夠像他們那樣的，也是最有智慧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們是東方博士。

一位忙經紀人的情史

〔美〕歐・亨利作　蹇先艾譯

經紀人哈維・瑪克司威爾公事房的機要書記皮嘉在他平素一無表情的面容上加上了輕微的趣味和驚愕的神色，當他的雇主九點半鐘伴着他的小姐速記員疾速走進來的時候，匆匆地說了一聲「早安皮嘉」，瑪克司威爾急衝到他的棹前，好像他打算從棹上跳過去一樣，跟着便投身到在那兒等着他的信件和電報堆中。

那位小姐已經當了一年瑪克司威爾的速記員。她有幾分美貌，無疑地並非速記員的美貌。她拋棄了引誘人的頭飾（pom-padour）㊀的奢華。她不戴手鍊手鐲和小鎖。她沒有想接受一個晝餐的邀請的神情。她的服裝色灰而且樸素，但是牠恰好適合她的身段。在她的整潔的，黑色不帶邊的帽子上，有一隻鸚鵡（macaw）㊁的金綠翅。這天早上她溫柔而羞澀地露着滿面春風。她的眼睛迷矇地發亮，她的兩頰是真正的桃花，她的表情是一種快樂的表情，還點染着回憶。

皮嘉，仍然有幾分好奇，注意到這天早上她的舉止有一點不同。並不一直就走進她的辦公桌所在的隣室去，她在外間辦公室裏逡巡着，有點主意不定的樣子。忽然她走過瑪克司威爾的棹邊，靠得很近，使他知道她在他的面前。

就棹而坐的機器不再是一個人了；牠是一位忙碌的紐約經紀人，伎着營營發聲的輪子和展開的彈簧在動作。

「唔——這是幹什麼？有什麼事嗎？」瑪克司威爾嚴厲地問道。他的打開了的郵件像戲台上的層雪鋪在他的擁擠的桌上。他的銳敏的灰眼，沒有人性而且粗暴，毫無忍耐地閃射在她身上。

㊀ 一種頭飾，通行於十八世紀中葉。

㊁ 產於南美洲之鸚鵡。

『沒有什麼事，』速記員答道，帶着微笑移開了身子。

『皮嘉先生，』她對那位機要書記道，『瑪克司威爾先生昨天說過要另聘一位速記員的話嗎？』

『他說過的，』皮嘉說。『他告訴過我去另找一位。我昨天下午已通知了介紹所叫他們今天早上送幾個樣子來。現在已經九點四十五分了，還沒有一頂有靠的帽子或者一塊波羅口香糖到來哩。』

『那麼，我還是照常辦公吧，』那位小姐道，『等有人來接替這個差事的時候再說。』她馬上就走到她棹子前去，把那頂黑顏色不帶邊的有金綠鸚鵡翅的帽子掛在慣常的地方。

一個沒有機會目擊門赫丹（Manhattan）經紀人在繁忙中的光景的人，對於專門研究人類學是很有妨礙的。詩人歌唱着『光榮生活中擁擠的時間。』經紀人的時間不僅是擁擠而且分分秒秒都在各處懸吊着，裝滿在戲臺的前臺和後臺上。

這天是哈維·瑪克司威爾忙碌的日子。市價通信器開始急顫着捲出一捲一捲的受信紙條來，電話棹機也在害着鈴鈴作響的慢性病。人們逐漸擁塞在辦公室裏，在欄杆外面愉快地，嚴厲地，惡毒地，興奮地喊叫着他。送信的人拿着公文和電報跑進跑出。書記們在辦公室裏跳躍着，彷彿暴風雨中的水手一樣。甚至於皮嘉的臉上也顯着好像有點興奮。

在交易所中總有着颶風，山崩，風雪，冰河與火山，這些自然界的紛擾小規模地使在經紀人的辦公室中再現着。瑪克司威爾把他的椅子推到牆上，學着用腳趾跳舞的人去做交易。他從市價通信器跳到電話旁，從桌子又跳到門口，帶出一個丑角很有訓練的敏捷。

在那種正在成長而且重要的緊張中，經紀人忽然覺得有一縷高捲的金髮，在天鵝絨和鴕鳥羽的下垂的帽子下面，一個假海豹皮的補襟，還有一串大如胡桃的珠子，末端帶着銀心差不多快垂到地板上。這是一位很鎮定的小姐同上述那些附屬物發生關係，皮嘉正在那裏解釋她的來意。

『這位小姐是從速記員介紹所來擔任這裏的位置的，』皮嘉道。

瑪克司威爾轉過一半身子，他的手裏充滿了文件和受信紙條。

『什麼位置？』他蹙額道。

『速記員的位置，』皮嘉道。『您昨天告訴過我去通知他們，讓今天早上送一個人來。』

『你發瘋了，皮嘉，』瑪克司威爾道。『我為什麼要給你那樣的命令呢？賴士莉小姐在這裏住了一年，工作得非常使人滿意。只要她肯保留牠這個位置總是她的。這兒並沒有什麼空閒位置女士。向介紹所去撤回那個通知吧，皮嘉，不要再帶什麼人上這兒來了。』

那位銀心離開了辦公室，搖擺着身體，砰然撞碰着室內的家具，當牠憤慨地離去的時候。皮嘉抓住了片刻時間向速記員說，這位『老傢伙』好像越來越神情恍惚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了。

買賣的進展越來越凶越快。在所中他們正在出賣着半搭公債票，這些證券瑪克司威爾的主顧們都是大投資者。買和賣的進行來來往往着迅速得好像燕飛一般。他自己的有一些股票都很有危險。那個人像裝設完備的精巧而且堅固的機器在工作着——上滿了機器，飛快地作工，準確，決不猶豫，說話恰當，遇事決斷，動作敏捷得好像鐘錶機一樣。證券，公債票，借款和抵押，保證金和抵押品——那裏便是一個金融世界，沒有空隙容納人的世界或自然的世界。

當午餐時間快到的時候，在喧囂中算是略微有了一點休息。

瑪克司威爾站在棹子旁邊，手裏拿滿了電報和備忘錄，一支自來水筆夾在右耳上，他的頭髮蓬亂地垂在前額。他的窗戶是開着的，因為女門丁『春天』已經給地上那些蘇醒的寒暖計通了一點溫暖了。

穿過窗戶來了一陣飄泊的——或許是迷路的——香氣——一股紫丁香花的清高甜蜜的香氣，把經紀人固定在那裏有好一會不動。因為那個香氣是屬於賴士莉小姐的；是牠自己的，只有她才有這樣的香氣。

這個香氣把她活潑地差不多可以把握地帶到他面前。金融世界忽然縮成一個小斑點。她呢，卻在隔壁屋子裏——有二十步那麼遠。

『一定的，我現在要辦了，』瑪克司威爾半大聲地說道。『我現在要求她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很久以前沒有進行。』

他趕快衝進了裏間辦公室，他向着速記員的棹子進攻。

她微笑地抬頭望着他。一點輕微的粉紅爬上了她的面頰，她的眼睛和藹而坦白。瑪克司威爾把一隻手肘靠在棹上。他仍然

用兩手緊握住顫動的文件，那支筆還是在他的耳朵上面。

『賴士莉小姐，』他急忙道，『我只有一刻的閒工夫。我要這一刻中說幾句話。你願意做我的妻子嗎？我沒有時間像通常一樣給你講戀愛，但是我是眞愛你。請你快說吧，——那些人們正在把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不正當地出售哩。』

『呀，你在談什麼呢？』那位小姐喊道。她站起身來，睜圓了眼睛注視着他。

『你不懂得嗎？』瑪克司威爾頑强地說道。『我要你嫁給我。我愛你，賴士莉小姐。我早就要告訴你了，當諸事稍和一點的時候，我才騰出一分鐘來。他們現在正在打電話找我哩。告訴他們等一分鐘，皮嘉。你願不願意呢，賴士莉小姐？』

速記員的動作很古怪。起初她似乎被驚訝所克服了；後來眼淚便從她的疑惑的眼裏流下來；接着她又破涕爲笑了，終於她的一隻胳膊滑到經紀人的脖子上。

『我現在明白了，』她低聲道。『就是這行討厭的買賣把一切事情暫時都從你腦中趕出去了。我起先眞驚駭哩。你記不得了嗎，哈維？我們昨天晚上八點鐘在轉角那邊的小教堂已經結過婚了。』

小鬼（九）

〔俄國〕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第二十九章

假面跳舞會在俱樂部中開幕了——俱樂部是一所矗立於市場的廣場中的石造的二層的建築，塗着燃燒似的紅顏色。主持這個跳舞會的，是本城市立劇場的主事兼作優伶的格羅摩夫．契斯妥玻爾斯基。

在遮着布的披檐的大門口，輝耀着裝飾的燈炬。麕集在路上的人們，大抵狹了吹毛求疵的注意，迎看着各式各樣的假面具。至於衣服，却因隱蔽在大衣下面看不出來，羣衆就只能憑着本能加以推斷。警察們興奮地忙着維持秩序。會場裏面，地方警察局長和警察署長，已經作爲來賓而臨場了。

每個入場者在門口接到兩張票子：紅的一張是選舉最美麗的婦女服裝用的，另一張綠的是選舉最美麗的男子服裝用的。這些票子應該送給最有資格的人纔對。有的人却這樣問道：

「自己的票子可以送給自己麼？」

起初，那個管理員摸不着頭腦，問道：

「爲什麼？」

「假如我覺得是我自己的服裝最美麗呢？」那人說。

於是管理員不再覺得詫異了；他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他是個懂得幽默的青年）答道：

「可以的。你還可以把兩張都給你自己呢。」

會場內十分汚穢。入場之初，人們大抵不覺露出了帶着薄醉的樣子。在烟霧騰騰熏着牆壁和天花板的狹室中，燃燒着彎曲的燭台；又大又重，好像要塞滿整個的空間。所有的「太平門」，骯髒得使人怕敢去碰它們一下。

這裏那裏，都是一組組的人羣，叫聲和笑聲雜作着——這是好奇的人們，追逐着那些觸目的假面。

公證人古台夫斯基扮做一個美洲的紅種人——頭髮上插着雞毛，戴了刻有綠色花紋的紅銅的面具，穿着皮製的短衣，肩

頭，披着方格子的披風，脚上穿了打着綠色的結頭的長靴。他舞動着兩手，彎曲而裸露的膝頭向前突出着，以練體操的步子，跳着，走着。

他的夫人化裝成麥穗的樣子。她穿了一件用許多綠色和黃色的布片雜綴而成的衣裳，上面插滿了麥穗，到處刺着別人，搔着別人。

有的人把這些麥穗攫住了，拔脫一把，她就氣得破口大罵起來：

「我要戳死你們！」聲音十分尖銳。

凡她所經過之處，人們總要發出大笑。

「這許多的麥穗她是從那裏拾來的？」有人問道。

「她是夏天裏收集着的。」羣衆中有人答道「那時候，她每天到田畈裏去偷一批。」

幾個戀愛着古台夫斯卡耶的，沒有鬍鬚的官吏，——他們是事前聽她說過她的打扮的，——衛士似的跟在她後面。他們用了強硬的手段，亂暴的態度替她收羅票子。對於胆子較小的人們，簡直動手就搶。

別的許多假裝婦人也各由她們的騎士們熱心地羅致着票子。有幾個目光灼灼地釘住人們手裏的紅票，竟至厚着臉皮去求討。人們却用不滿的態度對付她們。

一個扮着「夜」裝的——深藍的長袍上，綴着玻璃做的星星，額上貼着銀色紙剪成的半月——憂鬱的婦人，羞答答地對慕林說道：

「請把你的票子給我罷。」

慕林粗暴地答道：

「給你票子？？不要臉！」

這「夜」氣忿地說了幾句話就走開去了。她想至少要弄到兩三張票子回去給家裏的人看看：「你們看，人們也投票給我呢。」她可以這樣說。然而，就是這樣起碼的希望，有時也會成空。

女教員斯各波支基娜變成了一隻熊，這就是說，她將長毛毿毿的熊皮披在肩上，頭上罩了一個大的熊頭當做帽子，一個普通的假面具掩住半個臉孔。這種假裝固然十分滑稽，但是她的那個大塊頭和喇叭似的一口嗓子，却又和這很相配。這隻大熊以沈重的脚步跑來跑去，吼聲不絕，震撼得燭台都幾乎搖動起來。

許多的人却歡迎這熊。人們給她不少的票子，但是因爲她的手下沒有能幹的騎士，所以不知道怎樣將票子保存起來。有幾個商人，非常佩服她的扮熊的藝術，請她飲酒，把她灌醉了。羣衆中有人大喊起來：

「看哪，那隻牝熊在飲燒酒呢！」

斯各波支基娜不敢辭謝。她以爲一隻熊是應該喝盡人們敬她的酒的。不一會兒，她大醉了。達麗亞和露特米拉乘機將她手中的票子偷得了一半，轉送給沙夏。

一個作德意志古武士裝的男人，以他的拔羣的長身和無朋的偉軀爲人所注目。許多的人，喜歡他的雄壯，愛看他的筋肉發達的，强壯的，裸露的手臂。尤其是婦人們，團團的圍住了他，一陣讚美，愛慕的聲音在他的四周鼎沸起來。從這德意志古武士身上，人們認出就是優伶斑加里斯基。他被大衆所愛。人們給他許多的票子。許多人這樣說：

「這獎品如果不被我所得，那麼寧可被一個戲子得去。給我們裏面的誰麼？……無論如何不可以。這種虛榮是不能使我們甘心的。」

格魯希娜的打扮也大獲成功——誹謗方面的成功。男子們結了密集之羣跟在她後面，哄笑着，予以猥褻的注意。婦人們對她大爲不滿，當她走過的時候，大家就別過頭去。最後，警察署長走到格魯希娜旁邊舌頭舐着嘴唇說道：

「夫人，你應該用點東西遮遮身體纔好。」

「爲什麼？我並沒有出乖露醜啊。」格魯希娜滿不在乎地說。

「別的夫人小姐們不滿於你呢。」孟朱珂夫說。

「管他哩……你的那些夫人小姐們！」格魯希娜大叫道。

「不是這樣說的，夫人，我請求你，」孟朱珂夫繼續說，「至少，你該應用塊小手帕遮遮你的背脊和前胸。」

「但是，我的手帕裏哼滿了鼻涕，那怎麼辦呢。」格魯希娜浮着無恥的笑容說。

「那隨你的便，夫人，不過你若不用點東西遮蔽遮蔽，那我只好請你出去了。」

喃喃地罵着，吐着唾液，格魯希娜走到化裝室裏去，請管化粧室的娘姨幫忙，把她的衣裳的襇子扯上了些，遮住胸背。態度變得比較馴纔謹嚴些，她回到會場裏，依舊熱心地搜求着她的崇拜者。她厚着臉皮去誘惑男子。當男子們的注意轉到別方面去時，她就跑到食堂裏面去偷竊吃的東西。

回到會場之後，她將兩個桃子給伏羅勤看，不識羞地微笑着說：

「你看，這是我自己拿來的。」

桃子立刻藏到她的衣裳的皺襇裏面去了。伏羅勤樂得大笑道：

「啊哈！這樣的事情，我也要去做做看。」

格魯希娜不久就大醉了，她狂亂得像一個妖怪——手舞足蹈，大聲呼叫，唾液亂吐。

「這個小迭安娜眞高興！」她的旁邊的人們說。

輕佻的少女們藉以誘惑浮薄的中學生們的假裝跳舞會，就是這樣的。分乘着兩輛馬車而來的三姊妹和沙夏——因爲等候沙夏而到得很遲。

她們的出現，使會場爲之一震。那個藝妓更爲大衆所注目。人們紛紛猜議，以爲這個假扮日本女人的一定是被此地的交際界的男子方面所傾倒的女優卡希泰諾夫娜。因此，許多的票子，雨點一般的落在沙夏手中。

然而，女優卡希泰諾夫娜其實並沒有參加這個跳舞會——她的小兒子昨夜病倒了。

沙夏陶醉於自己的成功，大大地賣弄起愛嬌來。粉紅色的票子到手愈多，這美麗的日本婦人的眼光，通過那假面具的細縫，閃鑠得愈加活潑，光亮。

這藝妓，低着頭，舉起纖纖的小手指，忍住聲音微笑着，玩弄着扇子；有時，她輕輕敲着或一男子的肩頭；有時，她遮住了自己的臉孔；又不停地將薔薇色的傘子撐開，收攏。一種自然的媚態，儘够使得女優卡希泰諾夫娜的崇拜者顚倒了。

「我要把我的票子，獻給一個鶴立雞羣的仙子！」底西珂夫儼乎其然地說着，將那紅色的票子塞在那個藝妓的手中。喝下不少的酒的底西珂夫已經滿臉通紅了；他那浮着不變的微笑的臉孔和那屹然不動的身體活像一個人體模型。他不斷地說着押韻的話。

瓦萊理亞懷了妬羨之意看着沙夏的成功；她現在也希望人們注意她，希望她的服裝和苗條的體態被羣衆所讚美，希望人們把獎品送給她。但是，她立刻又悔恨地想到這是不可能的；她們三姊妹曾經約定：大家只替那個藝妓羅致票子，即使是人們送給她們自己的也得轉讓給那個日本女人。

人們在會場中開始跳舞了。爛醉的伏羅勤忽然亂跳起來。警察馬上過去禁止他。他不改其快樂地，順從地說：

「好，這是不應該的。我就不跳好了。」

另外兩個學他的樣跳着的市民，却不肯服從。

「什麼權利？」他們喊道，「我們是出了錢的呢！」但是他們被婉勸着辭退出去了。

伏羅勤打着手勢，做着鬼臉，跳躍着送他們出去。

路底羅甫家的姑娘們，急急地找尋貝累陀諾夫，爲的是要揶揄他。他一個人坐在窗畔圓瞪着眼，望着羣衆。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人，在他看來都是無聯繫的，不合理的，而且一樣地挾着敵意的。

吉卜西裝的露特米拉走近貝累陀諾夫的身邊，假裝着聲氣說道：

「親愛的先生，把你的手給我，讓我給你看看相。」

「到魔鬼那裏去！」

吉卜西女人的突然的出現，使他大吃一驚。

「親愛的先生，我的好先生，把你的手給我。我在你的臉上看出——你是要大富大貴的。」露特米拉佯作哭泣地說，她終於抓住了貝累陀諾夫的手。

「好的！那麼就讓你給我看相、但是要說些好話。」

「哦！我的和善的先生！」露特米拉說道：「你有很多的敵人，他們要密告你，你要大哭，你要倒路死。」

「鬼婆！」貝累陀諾夫掙脫了手大叫道。

露特米拉連忙混進人羣裏面去。瓦萊理亞走來代替她——她坐在貝累陀諾夫傍邊，柔聲低吟道：

我是個西班牙姑娘，
我喜歡你這樣的檀郎。
你的老婆是那樣淫狂！
我愛煞你的好模樣。

「你說謊，蠢驢。」貝累陀諾夫罵道。

比白晝更來得暖，
比夜晚更來得甜，
我這波希米人的接吻呵。
把唾液吐你的老婆的眼睛，
你娶了瓦爾瓦拉（這名詞在此含有野蠻人之意。）做夫人。
你多麼漂亮呵，我的阿爾達理洪！
瓦爾瓦拉配你不上，
你賢明得好比那個沙羅蒙（Salomon）。

「這倒是眞的！」貝累陀諾夫說，「但是我怎麼可以把唾液吐她的眼睛呢？她要去告訴侯爵夫人的，那時我的位置就要落空了。」

「位置有什麼要緊？你沒有位置，還是美麗的。」

「如果沒有位置，我怎麼做得人下去呢？」

達麗亞塞了一封用粉紅的信封套着的信在伏羅勤手裏。快活得羊一般地叫着，伏羅勤開了封，讀了一遍，想了一會；——他的心裏同時又得意又慌亂。信上簡單明瞭地寫着：

「愛人，明晚十一時許請到『兵士浴堂』中去會我。未知的人G.。」

伏羅勤對於信是深信不疑了，但他自問道：「値得去麼？這個G……是誰呢？也許是蓄尼亞罷？總不外是以G開頭的字爲姓的一個女人。」

伏羅勤跟路底羅甫去商量這事。

「去，當然要去！」路底羅甫煽動道，「事情到頭總會明白的。這也許是一個有錢的女人，她戀愛着你。無疑地，她的父母是反對她同你結婚的，現在她打算跟你直接談判了。」

伏羅勤想了又想，終於決定犯不着去赴約。他像煞有介事地說道：

「這裏的女人們都恨不得一把抱住我的頭頸，我可不願意幹這種不道德的勾當。」

實際上，他是怕挨打。「兵士浴堂」的位置是在市梢的一個荒涼的地帶呢。

正當稠密的，喧嘩的，亂鬧着的人羣充滿着每個房間的時候，大門口忽然爆發了一陣笑聲和讚嘆聲。人們都湧到那邊去看。衆口紛紜地傳說着：一個非常奇特的假面人到來了。

一個長而瘦的男子，穿了一件襤褸補綴的便衣，腋下挾着一把洗浴用的刷帚手裏拿着一隻水桶，從人叢中走了進來。他的假面具是厚紙做的——一個愚蠢的臉相滿是皺褶有着稀疏的鬍子頭上戴着一頂綴着圓形帽章的文官制帽。他以詫異的聲音不斷地反覆說道：

「據說這裏是 Mascarade（本是假面跳舞會之意，亦可作浴堂解）但是為什麼人們不洗浴呢？」

他憂鬱地盪動他的水桶。羣衆讚嘆着，眞心地佩服這種巧妙的想頭，大家跟在他的後面走着。

「獎品是屬於他的了，」伏羅勤嫉妬地說。

他跟別的許多人一樣，不加思索地無故地嫉妬着——他們自己既不曾假裝，嫉妬別人何來呢？——馬基根却不然，他滿心歡喜！特別是那圓形的帽章，使他高興得了不得。他快活地大笑，大拍其手不管對着什麼人的說：

「絕妙的諷刺！那班官吏實在太威風了，他們愛帶帽章，穿制服。這個人對這種情形諷刺得好極了。」

待到大家的興奮一平靖，那穿着僕人的服裝的官吏開始用他的那束洗浴用的刷毛拂着身體叫道：

「洗得好啊！」

人們大笑起來。票子雨一般的落到他的水桶裏。

貝累陀諾夫看見了，那把在人羣中拂動的浴用刷帚。他彷彿覺得又是那個怪物出現了。

「這可惡的東西現在變得通身綠色了。」他恐怖地想。

第三十章

票子的結算開始了。俱樂部的幹事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審查員室的門口，蝟集了現着緊張的期待之色的羣衆。俱樂部中霎時變得靜默而不安的了。音樂停止，假裝的人們也停止了說話。貝累陀諾夫覺得不快起來。

不一會，談話聲，不耐煩的埋怨聲，種種的聲音在羣衆中間起來了。有人猜說，男女兩方的奬品，一定都歸戲子所得了。

「馬上就會明白了。」別一個人興奮地從鼻子裏叫了出來。

許多人相信這是眞的。

於是羣衆失了耐心，動搖起來。得票少的動了怒；得票較多的則大鳴不平。

突然，單調的，細微的鈴聲響了起來。審查員們——威利卡、阿維諾微支基、基里洛夫和別的幾位——出來了。一陣不安的波浪在羣衆中間奔流，每一個人都是提心吊胆的。

阿維諾微支基向着會場中的全體羣衆大聲喊道：

「男子方面的奬品，貼照簿一本，依照投票的多數，授與那位扮德意志古武士的紳士。」

阿維諾微支基將貼照簿高高的舉起着，眼光在羣衆頭上掃射了一週。那高大的德意志武士想從人叢中走上前來。衆人都懷着敵意看他；有的人還故意攔住他的走路。

「不要推喲，後生家！」那身穿綴着玻璃星的青色衣裳，額上貼着紙月亮的憂鬱的「夜」——要哭出來似的叫着。

「得了一點奬品，他就自以爲所有的女人都該向他低頭了。」一個人發怒地尖銳地叫道。

「是你不讓我過去啊。」德意志人忍着氣說。

他總於走到審查員前面，從威利卡手裏接了貼照簿。樂隊奏起祝賀之曲來。但是音樂的聲音馬上被一陣無秩序的騷音所蓋住了。

驟雨一般的罵聲之下，羣衆團團圍住了那個德意志人，把他亂拖亂扯，而且大喊道：

「剝下他的假面具！剝下！」

德意志人一言不發。若要分開羣衆奪路而出，在他本來不算怎麼一回事——但是，無疑地此刻他是不便使出他的氣力來的。古台夫斯基奪下了他的貼照簿，同時另一個人剝下了他的德意志人的假面具。羣衆一齊吶喊起來：

「是他哩，那個戲子！」

人們猜得果然不錯——這是優伶班加里斯基。他動了火，大叫道：

「不錯，我是戲子！但是這便怎麼？那些票子不是你們自己給我的麼！」

對於這話發起了種種的怒叫：

「他的票子是假造的！」

「這些票子是你自己印的。」

「票數多過人數呢。」

「他一定在袋子裏藏來了五十張票子。」

班加里斯基臉色發紫，叫道：

「這些話多麼卑劣。你們可以去調查調查看的——看看究竟有多少票子，多少來賓。」

但是，威利卡站了起來，對他身傍的人們說：

「安靜些，諸位，決沒有作假的事情，票數完全是對的。」

幹事們借了少數頭腦清楚的在場者的幫助，這纔漸漸把羣衆鎮靜下來。但在同時，又發生了扇子歸誰所得的問題。

威利卡報告道：

「婦女方面得紅票最多的是那個扮藝妓的婦人，扇子是歸她所有了。請走上前來，那個藝妓，扇子是你的了。諸君，請分開點，讓她過來。」

樂隊又奏起了祝賀之曲。那藝妓吃了一驚，似想逃走。但是羣衆攔住了她，讓條路推她上前。

威利卡含着溫和的微笑將扇授給她。一件顏色鮮明的發亮的東西在沙夏的恐怖慌亂的眼前閃耀。應該道謝纔是——他想。他是個有教養的少年。

於是這藝妓優雅地行了一個禮，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將她的纖纖的手指向上舉起，微露着笑容——一陣新的騷亂在會場中揚起了，口嘯之聲，罵詈之聲，雜然而作。所有的人都躁急地向那個藝妓衝去。

「行禮，再行個禮！混賬東西！」——那「麥穗」忿怒地叫着，全身的穗森然竦起着。

日本婦人連忙向門口跑去，人們攔住她的去路。她的周圍的羣衆發出了兇暴的喊聲：

「剝下她的假面具。」

「剝掉假面！」

「不要放走她！」

「奪下她的扇子！」

「麥穗」叫道：

「你們知道誰得了獎品麼？那是女優卡希泰諾瓦。她偷了許多漢子，人們還給她獎品！對於規矩的女人，一點也不給，倒給了濫污貨……」

捏了她的又瘦又小的拳頭，發着尖銳的喊聲，她奔向那個藝妓。她的騎士們也照她的樣做。

沙夏踠絕地掙逃着。野蠻的鬥爭開始了。扇子折斷了，脫手了，落在地下，被大家所踐踏。羣衆圍住了藝妓，時而從左，時而從右，衝進着，許多的旁觀者被顛仆了。無論是路底羅甫家的姊妹們，無論是俱樂部的幹事們，都不能擠到藝妓的身邊。機警地，敏捷地，她發着尖銳的喊聲，對人亂咬亂搔。時而用她的左手，時而用她的右手，輪番將假面捺住。

「他們都應該挨打！」一個小婦人怒吼道。

爛醉了的格魯希娜，躲在別人後面，唆嗾着伏羅勒和別的相識的人們。

「捉牢她，捉牢她，這個混賬女人！」她這樣叫着。

馬基根捧住了鼻子——鼻血汩汩地流出着——連忙從人叢中擠出，哀訴着道：

「她打得好拳頭正落在我的鼻頭上。」

一個亂暴的青年一口咬住那個日本女人的袖子，把它撕下一半。那藝妓大喊道：

「救救啊！」

別的人們開始撕裂起她的衣裳來。撕破的處所露出了白嫩的肌肉。達麗亞和露特米拉竭力挨擠着想走近沙夏，然而無效。伏羅勤非常用力地拖住那個藝妓，大聲地叫亂七八糟地擠，以致阻礙了別的醉意較少怒氣較盛的人們的上前；他之所以這樣賣力，倒不是由於逞兇，却是爲了助興，他以爲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終於他把那個藝妓的一隻袖子完全撕下了，他就把它裹在自己頭上。

「這對我很有用處。」他叫着，做着鬼臉，嗄聲笑着。

擠出了他覺得太緊窄的人叢，他開始異樣地大笑着表演起滑稽戲來，在扇子的碎片之上狂跳。

誰也不來制止他。

貝累陀諾夫恐怖地看着他，心裏想：

「他在跳舞，他那樣高興，這畜生，好像是在我的墳墓上跳舞似的。」

終於那個藝妓逃脫了——她對於包圍着的男人們也使用起敏捷的拳頭和銳利的牙齒，殺開一條路，逃出了會場。

在走廊中，那「麥穗」又衝過來，攫住她的衣裳。羣衆又包圍過來，又是一陣劇烈的惡鬥！

「扯她的耳朵，扯她的耳朵！」有人嘶聲地喊着。

一個小婦人抓住了藝妓的耳朵，勝利地喊着，拖了她就走。藝妓發出一聲絕叫，一擊打倒那個兇惡的婦人，脫出身來。

班加里斯基剛纔正在換衣服，這時過來分開一條路，走到藝妓身邊。他抱住了那個瑟瑟地發抖的日本女人，將他的巨大的身體充作她的盾牌，手足齊飛，趕開了羣衆，敏捷地把她運了出去。羣衆怒喊道：

「流氓，癟三」
誰若去碰一碰班加里斯基，誰的背上就得吃他的老拳。
「你們休想，我不准你們取下這個女人的面具。」他說道。
把那個藝妓抱在臂間，他走完那條走廊。走廊盡處，就是通到食堂的一頭小門。在這門口，威利卡暫時把羣衆攔住了。他以斷然的軍人的態度，站在門前，不准一個人通過：
「你們不要再趕過去了。」
古台夫斯卡耶將殘賸在身上的麥穗抖響着，伸出了小拳頭，衝着威利卡潑刺地喊道：
「走開走開，讓我過去。」
但是那將軍的威嚴冷峻的神氣，那凜然的灰色的眼睛，漸漸挫平了她的銳氣，使她動彈不得了。
在無力的忿怒中，她戰慄着對她的丈夫喊道：
「你為什麼不打她的巴掌，廢料！」
「我沒有法子挨近她啊！」那印第安人分辯道，沒奈何地搖着手臂，「巴甫路支加不斷地擋住我的脚。」
「先給巴甫路支加一巴掌，接着再打那個女人，這樣都想不到的廢料！」古台夫斯卡耶怒吼道。
羣衆更緊迫地擁到威利卡前面。野蠻的罵聲在空中飛着。那將軍泰然站在門口，對靠近身邊的人們勸說，叫他們停止了這場騷擾。
一個管食事的僕歐將威利卡背後的門開了一半，低聲說道：
「他們去遠了，閣下。」
威利卡就從站着的地位退開。羣衆湧進食堂，湧進廚房，找尋那個藝妓。她已經無影無蹤了。
班加里斯基一口氣將藝妓抱了通過食堂，走進廚房。她安靜地躺在他的臂上，一聲不響。班加里斯基相信聽見她的心臟在劇烈地跳動。在她的裸露的，神經質地痙攣着的手臂上，他看出好幾處抓傷的血痕，肘部附近，還有小小的一塊烏青。

班加里斯基以着急的聲音叫那在廚房中忙着的工人們：

「快點，快點，一件大衣，一件睡衣，一條毯子，無論什麼都好——拿來救救這位夫人。」

一個人將一件大衣披在沙夏肩上。班加里斯基慌忙將這日本婦人的身體裹好了——然後走下一道只點着一盞煙氣薰人的油燈的狹隘的梯子，把她抱到天井裏，又從耳門走出到一條昏暗的路上。

「取下你的面具罷，否則人們更容易認出你，現在天色已經暗了，」她理由並不十分充足地說「我不對別人說起就是了。」他動了好奇心。他是明明知道這個不是卡希泰諾瓦的——但她到底是誰呢？

那日本女人依從了她的話。班加里斯基看出一個淺黑的，驀生的臉龐，這上面剛纔的恐怖之色，已被脫離危險的歡喜的表情所驅散了。沙夏的伶俐快活的眼睛，凝視着這個戲子的臉面。

「怎樣謝謝你纔好呢？」這日本藝妓高聲說道，「假使沒有你來救我，我不知會變成怎樣哩！」

「她倒並不害羞，這小婦人！有趣得很哩」這戲子想着「但她到底是誰呢？無疑地她是個外路人了。」本城的婦女，班加里斯基是沒有不認識的。他輕輕地撫摸着沙夏的耳朵：

「應該趕快送你回家去才好。請把你的地址告訴我，我去叫一輛車子來。」

這日本女人的臉上，重新籠上一層驚愕之色。

「不行，絕對不行！」她支吾地說，「我一個人會回去的，請聽我自便。」

「啊，你一個人怎麼好回去呢？這樣泥濘的路上，你又穿着小木屐——你一定得坐車子。」這戲子堅決地勸道。

「不要，我一個人走去就是了——謝謝你，讓我走罷。」

「我對你發誓，我決不把這事告訴別人，」班加里斯基鄭重地說，「我不能讓你這樣回去，你會受寒的。我既然出頭來保護你，就不能讓你這樣。快點說罷——那班東西就是在這里也會把你打一頓的。你親眼看見過，他們簡直是班蠻人，他們是什麼都會做出來的。」

日本藝妓全身發起抖來，她的臉上頓時被滿了淚痕。

「是的，他們是兇惡的，太兇惡了！」沙夏嗚咽地說，「請你帶我到路底羅甫家裏去我在他們家裏過一夜便了。」

班加里斯基叫來了一部馬車。他們動身了。這戲子仔細觀察着這個日本女人的淺黑的臉。他總覺得她太驀生。藝妓轉過了頭。

一種混沌的猜測浮上班加里斯基的心頭。他記起了城中流傳着的關於路底羅甫家的謠言——那露特米拉和中學生的事件。

「哦，哦！——那麼你是一個男子哩！」他放低了聲音，不使車夫聽到的說。

「天哪！」沙夏祈禱似的說，臉色嚇得發白。

他的淺黑的雙手，懇求似的從大衣下面伸出來，向班加里斯基拱着。

這戲子溫和地笑了，同時溫和地說道：

「不要怕，我決不告訴誰。我的任務是送你回家，別的事情我一點都不管。況且你也是個有勇氣的人。不過，你家裏不會知道這事麼？」

「只要你不說，就誰都不會知道了。」沙夏用一種帶着懇求之意的柔和的聲調說。

「你相信我好了，我能像墳墓一般的不開口。當我年輕的時候，我也幹過許多輕舉妄動的事情的。」

俱樂部裏，風波漸告平息了——然而這次夜會，終於又由別的不祥的事煞尾。

當人們在走廊裏追逐着那個藝妓的時候，突然，那遍身光焰的怪物在燭台之間跳來跳去，笑着，不絕地在貝累陀諾夫耳邊低語，叫他擦一根火柴本且把它丟掉——它，那發焰的然而闌困在這些蕭暗而污穢的牆壁之間的怪物，以破壞為滿足，它定要毀滅了這所發生着一切可怕而不可解的事件的建築物，纔肯讓貝累陀諾夫得到安靜。貝累陀諾夫對於這誘惑，不能抵抗。

他走進一個與跳舞場鄰接着的小客室。裏面沒有一個人。貝累陀諾夫四周看了一下，擦了一根火柴，把它拿近那下垂到地的窗帘，等待那窗帘燃燒起來。那發焰的怪物像活潑的小蛇似的跳着，嗚嗚的叫着，快樂地在窗帘上爬行。貝累陀諾夫從客室出來，隨手關上了門。沒有一個人看見這些事情。

直到整個客室被烈焰籠罩以後，外邊的人們纔看見這場火災。火焰蔓延得非常之快。人們都趕來撲救——但是那所大建築終於全部化爲烏有。

翌日，全城的人們只是談論着昨晚的關於藝妓的風波和火災。班加里斯基堅守着諾言，對誰都不說起那個藝妓是男子假扮的事。

沙夏當夜在路底羅甫家換了裝，重新變成一個少年，依舊赤足跑回寓所，從窗口爬進，安心睡去。慣會飛短流長，人人都知道人人的私事的這個城中，沙夏此夜的行動，却保守着秘密。這可以保守到相當的長久，但是當然不能永遠如此。

第三十一章

沙夏的叔母和保護者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普爾尼珂瓦同時接到兩封關於她的姪兒的信——一封是校長寄來的，一封是珂珂夫基娜的。這些信使她非常不安。在一個陰雨的秋日她撇下產業和一切事務，連忙趕到城中來。

沙夏看她到來十分歡喜——他是愛她的。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心中充滿了對於沙夏的怒意。然而他是這樣歡喜地擁抱她，這樣熱烈地吻她的手，使她一見之下，竟沈不下臉來。

「親愛的叔母你來得多麼好啊！」沙夏說着，快活地望着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的紅潤豐腴的臉，她的有着小小的笑靨的兩頰，她的莊重嚴肅的，褐色的眼睛。

「你且慢高興着，我要駡你哩，」她用不很認真的口氣說。

「不要緊，」沙夏坦然的說，「該駡的地方你駡就是了，總之，你來了，我是十分快活的。」

「十分快活！」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不快地說，「我知道了你的許多行爲，那可使我快活不得……」

沙夏吊起了眉毛，睜着天真的莫名其妙似的眼睛，望着叔母。他告訴道：

「這裏有個教師，叫做貝累陀諾夫，他硬說我是個女子，一味找我的破綻——但是我們的校長先生已經替我辨明了——只因爲我跟路底羅甫家的姑娘們要好的緣故。他說得好像我偷了她們的什麼東西似的。是不是關於這件事情？」

「他還是原樣的一個孩子呢，」叔母想她墮在五里霧中了，「不過也許他已經變壞，連眼光都能假裝着欺人了。」

她跟珂珂夫基娜躲在一間房子裏談得很久。這場談話使她十分擔憂。她隨即去謁見校長，回來時完全垂頭喪氣了。

她把沙夏痛駡了一頓。沙夏啜泣起來，但是竭力否認他跟那些姑娘們有過什麼放蕩的行爲。叔母無論如何不相信。她駡了又駡，自己也哭着，而且嚇着要打他——重重的打他——就在今天，但是且等她去見過那些姑娘們之後再動手。沙夏痛哭起來，繼續否認他做過什麼壞事情，說一切閑話都是誇張，都是虛構。

氣得眼淚紛紛的叔母，就動身到路底羅甫家去。

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非常興奮地等候在路底羅甫家的客堂裏。她想把這幾個姑娘們痛罵一頓，她已經準備好許多惡毒的言語——雖然如此，路底羅甫家的美麗的客廳，却使她心平氣和起來，消了怒意。

桌上放着一件剛剛開始的刺繡物，牆上，掛着銅版畫，窗前，置着細心養成的盆栽，一切的秩序很好，找不出一點塵埃，這一種特別的家庭氣分，決非秩序凌亂的人家所能有，而是賢明的主婦所最看重的。——這個客堂的年輕而細心的主人們，難道是會誘惑她的親愛的孩子的人麽？一切她所聽到的關於沙夏的傳說，在她想來都是荒唐無稽的。倒是那孩子自己說明的在路底羅甫家裏所做的種種事情，比較可信：他們讀讀書，談談話，互相嘲謔，大家笑笑，一同遊戲——他們也會想演家庭喜劇，但是奧爾加・華細里夫娜不允許。

然而那三個姊妹却很不放心。她們不知道沙夏假扮女人的那個秘密有否洩漏。不過，好在她們有三個人，決定彼此互相援助。這鼓起了她們的勇氣。她們集合在露特米拉的臥房裏，大家商議着。瓦萊理亞說：

「我們應該快去會她了——這樣是失禮的，她等着呢。」

「這倒不要緊，讓她的氣頭過些罷，」達麗亞坦然的說，「否則，她就要把滿腔怒氣向我們發洩了。」

三個姊妹大家洒了一種帶着甜而濕的香味的香水，先後走進客堂去。鎮靜的，快活的，愛嬌的，照常地裝飾着，以她們的優雅親切的歡迎辭和愉快的神情，充滿了客堂。

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一見她們的可愛的上品的容貌，就心折了。

「這幾位青年姑娘，是放蕩的人麽？」她不滿地想着那些中學教師：「他們從什麽地方看出放蕩來呢？」——接着她却轉念道：這種賢淑的樣子，也許只是表面的罷，得留心些，不要上她們的當纔好。

「請你們原諒，諸位小姐，我想跟你們說幾句話。」她竭力要把自己的聲氣裝得嚴肅冷淡地開起口來。

三姊妹請她坐下，快活地跟她攀談起來。

「你們之中那一位是？……」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吞吞吐吐地開始問道。

露特米拉快活地恰如一個親切的主婦似的，要幫助來客脫離困難的地位，她說道：

「是我跟令姪最爲親密。我們兩人有許多的共通點，趣味相同，見解相同。」

「令姪是個可愛的少年。」達麗亞說，好像明知道這句讚辭定會使來客歡喜似的。

「對呀，眞的他是那麼可愛！那麼有趣！」露特米拉附加着說。

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愈覺爲難起來。突然之後，她知道她是沒有理由可以切責她們的。因此她卻又氣忿起來。露特米拉的最後的一句話，給她一個發脾氣的因頭。

「你們，這對於你們是有趣的，但是他……」

達麗亞攔住她說：

「我們現在看出那個貝累陀諾夫的愚劣的謠言也影響到你了。但是你要知道，他完全是個瘋子。校長已經不要他到校上課了。現在只等精神病醫生來替他診斷，診斷之後，他就要被趕出校門了。」

「對不起，」這回是失了耐心的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攔着說了；「現在我們不是談着那個教師，談的是我的姪兒。我聽人家說——對不起得很——說你們把他誘惑得墮落了。」

這樣決然的話一出口，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立刻覺得自己是說得太過了。三姊妹互遞着眼光，巧妙地裝出受了一切人的侮辱而又驚又怒的樣子，漲紅了臉一齊叫了起來道：

「說得好！」

「可怕啊！」

「多麼荒唐！」

「太太，」達麗亞冷峻地說，「你的話太沒有斟酌了。在說出這樣傷人的話以前，是應該先把事實調查調查清楚的。」

「你的態度我很明白，」露特米拉痛切地說，她裝出一個大發其怒而已經竭力把怒氣捺住的可愛的姑娘的樣子，「他不

是你的外人，你是當然不能不關心那些下流的謠言的。我們並不是他的親人，但是他引起我們的同情，所以我們跟他很要好。不過在我們這個城市裏是萬事都算罪惡的。這裏的人們，你是想像不到的，眞可怕哩，眞可怕哩！」

「可怕的人們」瓦萊理亞以高亮而脆弱的聲音溫柔地反覆着說。——她好像碰着了什麼不潔的東西似的發起抖來。

「但是最好是你自己去問問他看，」達麗亞說，「仔細去看看他，他完全是個小孩子哩。你，你也許因爲看慣了他的天眞爛漫的神氣，反而不覺得但在我們看來，他是絲毫不會被社會所教壞的。」

這三個姊妹的謊語打得這樣着實，這樣從容，使人不得不信以爲眞了。況且，謊語是往往——竟可以說是永遠——比眞實更像眞實的，至於眞實倒往往不像是眞實。

「也許他到我們家裏來得太勤了一點，」達麗亞說，「但是，倘若你願意的話，那我們就可以不許他再踏進我們的門檻來的。」

「我今天要到赫里巴契先生家裏去，」露特米拉說，「問他的意見到底怎樣？難道他也會相信這種惡劣的謠言麼？」

「不然，我想他是不相信的，他只是說有這種惡劣的謠言在流傳着罷了。」

「好了，你看，」露特米拉快活地叫了起來道，「他自己也不相信呢，這是一定的。那麼，這些謠言到底有什麼根據呢？」

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被露特米拉的坦白的聲口所誘惑了。她心裏想：

「也許這事的確是沒有的罷？校長先生也說並不信以爲眞呢。」

三姊妹繼續說了許多許多話，竭力要使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相信她們對於沙夏的交情是絕對地純潔的。爲了更有力地證明起見，她們開始講起種種和沙夏做過的瑣細的事件來——然而不一會便講不清楚了——這是因爲過去所做的事情太天眞太簡單，實在使她們記不分明了。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於是完全相信沙夏和這些路底羅甫家的可愛的姑娘們都做了惡劣的謠言的犧牲了。

告辭的時候，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熱情地和三姊妹接吻，並對她們說：

「你們是可愛的姑娘，十分天眞。我起初却當你們是——抱歉得很——墮落的女人呢。」

姊妹們快活地笑了起來。

「不對」露特米拉說，「我們只是愛尋開心罷了，此外我們就是口舌尖刻了一點，因此這裏的鵝鳥們不大喜歡我們。」

從路底羅甫家回來之後，做叔母的不對沙夏說起什麼。他上前迎接她，心裏很害怕，戰戰兢兢地望着她偷看她的顏色。叔母直接走到珂珂夫基娜房中去了。她們又作了一次長談，最後埃卡特琳娜・伊凡諾夫娜決定：

「我還得到校長那裏去一次。」

同日，露特米拉到赫里巴契家裏去。她在客堂裏跟瓦爾瓦拉・尼古拉夫娜（校長夫人）應酬了一會兒之後，就說明今天是有事情要找尼古拉・烏拉希微支先生談談。

在赫里巴契的書齋裏，他們滔滔地談得十分鬧熱——這並非因為話題豐富，只是因為兩人都愛說話。對話是又多又快地發展着——赫里巴契的聲音乾而躁，露特米拉的聲音響而柔。漸漸地，露特米拉所講的半眞半假的，關於跟沙夏・普爾尼珂夫交游的故事，以花言巧語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說服力，攝住了赫里巴契。她的主要的動機，完全自然地出於對沙夏的同情（這同情，現在却被人猜疑作不良之念了。）和使背離鄉井的他暫時有一個家庭的這種希望。況且，沙夏自己又是那樣的高尚，那樣的快活，那樣的天眞。

露特米拉哭了起來。美麗的淚珠，很快地流到她的薔薇色的面頰上和含着不安的微笑的唇角上。

「眞的，我像對兄弟一般的愛他。他是高尚的，善良的，他那樣的喜歡撫愛，他常常吻我的手。」

「你這方面是很高尚的，」赫里巴契稍微覺得為難的說，「你的善良的感情是値得讚美的，但是你對於我所做的極平常的事情，却想得神經過敏了，我只是因為聽到了謠言，就照着義務，通告學生的家長知道罷了。」

露特米拉不聽他的話，繼續自由的說下去，這回是帶了一點柔和的叱責的口調了：

「我們對於一個被你那卑劣而瘋顛的貝果陀諾夫所虐待的孩子，懷着同情，這就算壞事麼？那個瘋子，你們什麼時候纔撵他出境呢？你自己難道看不出普爾尼珂夫完全是個小孩子——完全是個小孩子哩！」

她拍着兩隻美麗的小手，金手鐲玎玎地發響，她哭泣似的微笑着，掏出手帕來拭淚，一股微妙的香氣撲着赫里巴契的鼻子。突然之間他想說出「她美麗得像一個天使」這句話來又想說出這件不幸的事情「不值得她發生一分鐘的尊貴的煩惱」的話。但是他忍住了。

露特米拉的溫柔而急速的話，滔滔不絕，把貝累陀諾夫所虛構的空中樓閣，雲消霧散似的衝破了。只要兩相比較一下就好——那貝累陀諾夫愚蠢，卑劣，齷齪——這露特米羅支加快活，爽朗，美麗，芬芳。

無論露特米拉所說的話是絕對眞實的，或部分地虛偽的——還在赫里巴契，實在無關緊要，他想，假如他不相信露特米羅支加的話跟她爭論責罰普爾尼珂夫——那一定會招致物議，爲全教區所訕笑的。況且這事件又跟那個無疑地將被認定爲瘋狂的貝累陀諾夫有着關係。於是赫里巴契浮着和藹的微笑，對露特米拉說：

「這事使得你這樣煩惱，我覺得很抱歉。我自己對於你跟普爾尼珂夫的關係是一分鐘都不曾懷疑過的。我對於那種支配着你的行爲的善良而高尚的感情，十分尊重，對於城中流行着的閑話，我沒有一分鐘不當作卑劣的謠言看待，而深惡痛嫉。只因責任的關係，我請了普爾尼珂夫太太來，爲的是使她能夠親自得到更多的報告——但是我竟想不到這會使你遇到麻煩，也不曾想到普爾尼珂夫太太會得責備你。」

「哦，跟普爾尼珂夫太太，我們倒談得十分投機。」露特米拉快活地說，「但是請你不要爲了我們的緣故而責罵沙夏。如果我們的家庭，對於中學生們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那麼我們以後可以不讓他們進來的。」

「你待他太好了，」赫里巴契曖昧地說，「我們決不反對那個孩子在空閑的時候去看看朋友，如果是他的叔母所允許的話。我們決不主張把學生的寄宿所變做一個監禁的地方。不過，在貝累陀諾夫君的事件未解決以前，普爾尼珂夫君還是以不出門爲妙。」

不久以後，貝累陀諾夫家所發生的一件駭人的事情，證明了路氐羅甫家姊妹和沙夏的故事完全不確。這事件，使市民澈底地相信，那關於沙夏跟那四姊妹的流言完全是一個狂人的幻想出來的。

天氣陰寒。貝累陀諾夫從伏羅勤家裏回來。憂愁壓迫着他。

惠爾希娜邀他到園裏去。他又服從了她的妖術的招請。通過那被已經腐黑的落葉所掩蓋的濕的小路，他們走進了亭子。亭子之中瀰漫着濕氣和憂鬱。從落了葉子的樹木中間可以望見窗門緊閉着的人家。

「我要使你明白事實的眞相，」惠爾希娜很快地望了貝累陀諾夫幾眼，接着把烏黑的眼睛朝外看着，低聲說道。穿着黑色的短衣，圍着黑色的披肩，在她的冷得發青的嘴唇裏銜着的黑色的烟斗吐着濃黑的煙雲。

「我討厭你的眞實，」貝累陀諾夫答道：「你要知道我討厭你的眞實！」

一個微笑掠出在惠爾希娜的嘴唇上。

「你弄錯了！我很同情你，你受了人家的騙。」她的聲音中含着一種惡意的歡喜。她的口中流出一陣惡毒的言語：

「你自以爲有着靠山，但是你太相信人家了。你太容易相信了，人們欺騙了你！信件是誰都會寫的。你得知道你的對手是誰呀。你的太太的手段實在是不退班的。」

貝累陀諾夫費了很大的勁纔聽淸惠爾希娜喃喃地在說什麼。但是話裏的意義還不甚了然。惠爾希娜怕敢說得高聲，說得明白：說得高聲——恐怕誰聽見了會去傳給瓦爾瓦拉；那馬上就會發生糾紛，瓦爾瓦拉要跟她鬧一下是儘够的；說得明白——恐怕貝累陀諾夫要發怒，甚至於會打她一頓，最好還是暗暗的諷示他，讓他自己去猜。然而貝累陀諾夫一點也猜不着。

先前人們已曾當面說過他受了欺騙，但是他從未想到那封信會得是假造的，他總以爲是那侯爵夫人自己在欺騙他——開他的玩笑。

終於，惠爾希娜單刀直入地說了：

「你相信那位侯爵夫人寫過信給你麼？全城的人都知道那些信是格魯希娜照了你的太太的要求假造出來的；侯爵夫人

毫不知情。你去問問無論什麼人看人人都是這樣說——就是她們自己也在那裏說着。後來，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從你身邊偷了那些信燒掉了，爲的是不留一點痕跡。」

苦重的黑暗的思想在貝累陀諾夫頭腦中蠢動。他只懂着一件事：他受了騙。侯爵夫人怎麼會毫不知情的呢？——不！她全都知道的。她不是從火中逃生出來的麼？

「關於侯爵夫人的這一層，你是瞎說的」他說：「我曾想燒死她，但是沒有成功；——她吐了一口唾液，火就熄了。」

突然一陣狂暴的忿怒攪住了貝累陀諾夫。被騙了！人們騙了他？他在桌上重重的擊了一拳，直跳起來就走，也並不向惠爾希娜告辭。離開了她家。惠爾希娜得意地望着他的背影，從她的暗黑的口中，黑色的煙雲冒了出來，飄在風中漸漸消散了。

貝累陀諾夫被怒火所燃燒着。一見瓦爾瓦拉的時候，他又陷入一陣猛惡的恐怖之中，他一句話都說不出。

第二天早晨，貝累陀諾夫預備了一把園藝上用的套着皮鞘的小刀，當心地藏在衣袋裏面。他整個上午坐在伏羅勤家裏——他一早就吃了中飯——一直到中午的時候。他看伏羅勤做事，無謂地留意許多處所。伏羅勤，照常的因爲貝累陀諾夫當他朋友看待而覺得榮幸，對方的一切愚蠢的行爲，在他看來都覺得很有趣。

那灰色的怪物終日在貝累陀諾夫邊身跳躍着。它不讓他睡中覺。鬧得他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晌晚時候，當他正要睡熟之際，一個不知從何處來的發狂的村婦叫醒了他。這醜陋的，獅子鼻的女人走近他的床前，嘮嘮叨叨地說道：

「釀起燒酒來啊，做起饅頭來啊，烤起燒肉來啊。」

她的面頰是暗黑的，她的牙齒是閃閃發光的。

「到魔鬼那裏去！」貝累陀諾夫怒吼道。

獅子鼻的村婦忽然不見了，好像並未存在過似的。

黃昏降臨了。憂鬱的風在煙囱中歎息着，固執的細雨敲着窗子。窗上的玻璃在沒入黑暗中去了

伏羅勤是在貝累陀諾夫的家裏——今天一早他這朋友就請他來喝茶。

「不要讓別的人進來。懂麼，克拉孚裘希加？」貝累陀諾夫叫道。

瓦爾瓦拉笑了。貝累陀諾夫在齒縫中低語道：

「各式各樣的女人在此地的四周徘徊。要當心她們。有一個曾經掩進我的寢室，要我雇她做廚娘。但是我要一個獅子鼻的廚娘幹嗎？」

伏羅勤像羊叫似的笑着說：

「讓那班女人在路上徘徊好了，她們跟我們毫無關係，我們不准她們到這裏來。」

三人在桌邊坐下，喝着燒酒，吃着肉饅頭。喝的比吃的多。

貝累陀諾夫十分陰鬱。一切事物，對於他，莫不成了出於意表的，無聯繫的，沒有道理的。他的頭劇烈地疼痛着。一個想頭惱亂着他——伏羅勤是他的敵人。接着這個的是一個苦重而固執的思想應該趁早殺死巴甫路支加。這麼一來，敵人的一切奸計都要失敗了。

伏羅勤很快的就醉了。他糊里糊塗地說了幾個使瓦爾瓦拉大爲開心的笑話。

貝累陀諾夫非常不安。

「好像誰來了的樣子，」他低聲說着，「不要放一個人進來。對他們說，我到勃拉特修道院裏做禱告去了。」

他很怕客人們來敗他的事。伏羅勤和瓦爾瓦拉互相戲謔着，只以爲他已經醉了。他們彼此遞着眼色，輪流地走到外面去敲門，假裝着聲氣說道：

「貝累陀諾夫將軍在家麼？」

「有一粒金鋼石的寶星送給貝累陀諾夫將軍。」

然而今日的貝累陀諾夫已不爲寶星所動了。

「誰都不准放進來。」他叫道，「攆他們出去！叫他們明天早晨送來。此刻不是時候。」

「不，」他心裏想「今天非下決心不可了。」今天晚上一切都得弄明白了，但是且等到敵人更確實地準備毀滅他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來人撵走了，他們明天再會送來的。」伏羅勤回到桌邊的位置上說。

貝累陀諾夫用狂亂的眼光釘住他的臉孔，問道：

「你是友乎？敵乎？」

「是友，是友，阿爾夏達！」伏羅勤答道。

「忠實的朋友，灶下的油蟲。」瓦爾瓦拉撅着嘴唇說。

「不是油蟲，是羊。」貝累陀諾夫訂正道。

「那麼飲一杯酒，巴甫路支加，單是我們兩個。你，瓦爾瓦拉，你也飲一杯——兩個人一同舉杯。」

伏羅勤吃吃地笑了起來。

「要是瓦爾瓦拉·特米德里夫娜也跟我們一同飲酒，那不止兩個，是有三個了。」這樣的講着道理。

「是兩個。」貝累陀諾夫沈下臉色說道。

「夫妻二人合起來是一個惡魔哩。」瓦爾瓦拉說着，呵呵的笑了。

直到最後的瞬間，伏羅勤並不疑心貝累陀諾夫要刺死他。他羊一般的叫着，戲謔着，說着蠢話，引得瓦爾瓦拉開心。

貝累陀諾夫的思想整晚上不會離開過那把刀。每逢瓦爾瓦拉或伏羅勤走近他那藏着刀的身邊時，他就發狂似的怒吼起來——叫他們走開！

有時候，他拍着袋子說：

「這裏面有着一件會使巴甫路支加鴨子似的叫了起來的玩具。」

瓦爾瓦拉和伏羅勤一齊大笑了。

「鴨子似的叫，這是我一晌會的；阿爾達夏，」伏羅勤說「Khria……Khria…… 這是很容易的。」

被燒酒漲得滿面通紅的伏羅勤，突出了嘴唇學着鴨子的叫聲。他對貝果陀諾夫的態度，漸漸地放肆起來了。

「人們欺騙了你呢，阿爾達夏！」他現着輕蔑的憐憫之色說。

「我倒要騙你呢！」貝果陀諾夫大聲吼道。

伏羅勤在他眼中變得十分威猛，非常嚇人。他應該自衛了。

貝果陀諾夫連忙拔出刀子，撲向伏羅勤，切入他的咽喉，血像泉水似的濺了出來。

貝果陀諾夫大吃一驚，刀子從他手中脫落了。

伏羅勤依舊羊一般的叫着，想舉起雙手去護咽喉。他嚇得要死，很快的衰弱下去了，他的手不肯服從他的意志。突然，他的臉色變成蒼白，跌倒在貝果陀諾夫的身上，被扼住喉嚨似的斷斷續續地呻吟了一會兒之後，就毫無擾動了。恐怖之餘，貝果陀諾夫發出一聲尖銳的絕叫，接着是瓦爾瓦拉的。

貝果陀諾夫推開了壓在身上的伏羅勤，伏羅勤沉重地倒在地上了。他的咽喉中喘着餘氣，他的脚亂動了一會，不久就斷了氣。他的變成了玻璃球一般的，張開着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直望着天花板。

那隻貓從隔壁跑了過來，嗅着血液，陰險地嗚嗚叫着。瓦爾瓦拉嚇了失魂落魄地立着。克拉孚篤亞出去喊地方。

「天哪！殺了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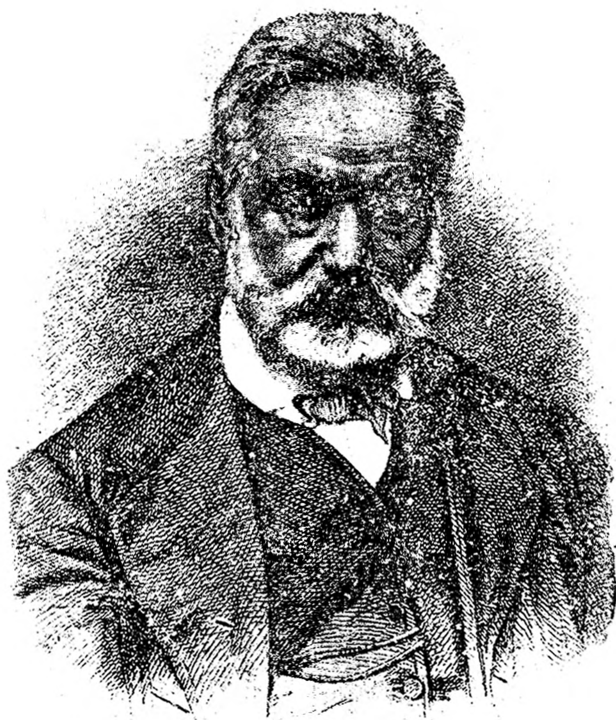
瓦爾瓦拉回復知覺之後，狂呼着逃了出去。

殺人的消息信號似的四面八方傳開了。鄰人趕攏在路上和天井裏。膽子大的走進屋中去看。但是食堂裏面，却很久沒有人敢進去。

人們在門口看望着，竊竊私語着。貝果陀諾夫，睜着茫然的眼睛，聽着屍體，聽着門外的議論……一種鈍重的憂愁壓追着他。他的頭腦中空空然失了意識。

人們終於有胆走進去了——貝果陀諾夫坐着，俯着頭，口中唸着不相聯貫的，沒有意義的亂話。

（完）



雨果像

(Victor Hugo)

「克林威爾」序

(法國) 維克多爾・雨果(V.Hugo)著　馬宗融譯

獻給我父親　這本書呈獻給他以表著者對他的孝思

大家就要讀到的這本戲劇沒有一點什麼可以使它得到公衆的注意或同情。它沒有利用政府檢查處的拒絕，以引起政治論爭對它發生興趣，並且最先也就沒有去享有被一個審查委員會正式地不予通過的光榮，以贏得賞鑑家的文藝的同情。它是孤獨，貧窮而赤裸，呈獻在大衆的眼前，一如聖經上的殘廢人 Solus Pauper Nudus (獨，窮，裸。)

並且這本戲劇的作者決定要加上一些註解和序文時不是沒有過一些猶疑的。這些東西平常並不大使讀者關心的。讀者們大半是想知道一個作家的才力而不是他的觀察的態度；想知道一本書的好或壞，這本書之根據在怎樣的思想上，從怎麼樣的精神裏發生出來的於他們却不甚重要。在看過了一座建築的各廳堂後，少有人要去瞻望一回這建築下的地窖，在吃一株樹子的果實的時候，少有人關心到根莖上去。

就另一面說，序文和註解有時是一種加增一本書的重量，以及，至少在表面上，擴大一種著作的勢力的方便的法門，這種策略，很像軍隊中的大將們所用的，他們為要使他們先鋒隊顯得格外威勢，甚至把他們的行李都加入了行列。再者，當批評家熱心於看序文，博學家熱心着去講究註解時，每每可以使著作本身逃過他們的注意，毫無傷害地從他們的交射的火線下通過，像一個軍隊脫出一種被前後隊包圍的危險一樣。

這些理由，就有那末重要，也並不是所以使作者決意的。這部書不需得再使之膨脹，它已經是太厚了。而且，作者也不曉得為了何故他的各序文，誠摯而朴實，在批評家跟前不特不足以保障他，反而危害着他。這些序文絕不足以作他的堅牢而可靠的盾牌，反替他闖出禍來，好像一個兵穿着的奇怪的服裝，在戰場上就會把他特別顯出，替他招來所有的打擊，是誰也當受不起的。

作者受了另一類的緣故的影響。他覺得在實際上，即使不大有人高興去探看一個建築的地窖，有時却有人並不討厭去檢

看它的基礎。他所以又來用一篇序文去礙礙那各報紙副刊的盛怒。Che sara, sara[1]。他從沒有十分當心到他的著作的幸運，過，他不大懼怕文藝上的「人家對之將要如何批評。」在這個使得戲劇與各派間讀者與各學院間喧爭的業已沒有疑義的討論中，大家或許不會沒有一些與會來聽一個自然及眞理的「學徒」的聲音，他自早就因爲愛文學而離開文藝的社會了，替代「卓識」(Bon goût) 他帶來了誠實(Bonne foi)，替代才能他帶來了信念，替代科學他帶來了研究，

可是他要自限於對於藝術的一般的思考，絕不絲毫以之作他自己的著作的庇護，絕不想寫出批難或辯護去反對或擁護任憑何人。對於他的著作的攻擊或防衛在他比在一切別的人更看得是不甚重要的事。而且個人的爭鬥於他是不適宜的。看着爲相互的驕傲心而爭論總是一種可憐的景象。對於一切對他的思想的解釋，對他的語言的應用預先提出抗議，他借着西班牙的寓言家的話說：

Quien haga aplicaciones

Con su pan se lo Coma。[2]

實際上，有幾個『健全文藝主張』的重要戰士瞧得起他，會對他挑戰，甚至在他的極深隱處，只有他才是這場有趣的爭論的不可見的觀陣者。他不會發癡去應戰的。這以下一大篇文章就是他可以對付他們的一些意見；這就是他的投石器和他的石頭；而他們呢，倘使他們願意，可以把這些石頭投到「古典主義的」歌利亞[3]的頭上去吧。

這些話既經說過，我們且入正文。

我們請從一個事實出發。同一性質的文明，或者，爲要用一種雖則更廣大却更明白的話，同一的社會沒有常常佔據在這地

[1] Cha sara, sara 乃意大利文，相當法文的 Advienne que pourra（無論如何），又有人疑爲是意文 Quel che sara 之誤。

[2] 這是易里亞爾特（Yriarte）的寓言中的詩句直譯爲『凡是以之應用的，須和他的麵包吞下。』意思是『他留着爲他自己吧，這是他的事情。』

[3] Goliath 乃被大衛投石在額上擊死的非利士巨人，參見舊約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

上。人類的全體是長大發展成熟了，和我們當中的一個一樣。他曾經是孩子，是成人，現在我們看到了他的高邁的老年。在近代社會所稱爲古的時代以前，另自還有一個時代，就是古人稱爲「傳說時代」，要更正確一點可稱爲「原始時代」。這就是在文明中從起源到現今的繼續不斷的事物的三大階段。且看，詩總是重疊在社會上的，我們試來依照社會的形式判別一下詩的特徵在這世界的三大時代——原始時代，古代，近代——裏究竟該是怎麽樣的。

在原始時代，當人類才從新生的世界覺醒起來，詩也和他一同覺醒。對着使他眩迷，使他陶醉的奇景，他的最初的語言只是一種讚美詩歌(Hymn)。他還離得上帝很近，所有他的冥想都成了渾然的自忘，所有他的夢都成了幻境。他自然流露，他歌唱一如他在呼吸。他的琴只有三根絃，上帝，靈魂，創造這三連的神祕籠照一切，這三連的觀念包含一切。地面差不多還是荒涼的。地面上還只有家族而沒有民族，只有父親而沒有國王。每個種族都生活得自在；毫沒有私產，毫沒有法律，毫沒有損害，毫沒有戰爭。一切都是每人的而也是全體的。社會是一個共社(Communauté)。沒有一點窒礙人類的。他就營着這種爲一切文明所由起始的牧畜的及游浪的生活，這對於孤獨的靜觀和任意的冥想是多末適宜的。他任情做，他任情直往。他的思想，一如他的生活，像一任風的吹動而變換形狀與方向的雲樣。這就是最初的人類，這就是最初詩人。他是少壯的，他是抒情的(Lyrique)。祈禱就是他的全部宗教歌謠(Ode)就是他的全部的詩。

這部原始時代的詩集，歌謠，就是創世記。然而這種世界的青年時代漸漸地過去了。種種的範圍都擴大起來；家族變成了部族(Tribu)，部族變成了國(Nation)。這些人類的團體各入了一個共同中心的範圍，於是就成功了種種的王國。社會的本能繼游牧的本能而起。營盤變成了城市，帳篷變成了宮闕，碑坊變成了廟宇。這新產的「國家」的頭領固然還是牧人式的，可是是人民的牧人；他們的牧棒已變成了王杖的形式。一切都停頓而固定了。宗教取定了一種形式；祈禱爲教儀規定了；教也被教義來限定了。教士和國王就這樣地把對於人民的父權分享了；父權的共社就這樣地繼之以教權的社會。

這時在地球上各國開始過分地擁擠起來了。各國互相妨礙和損害；由之發生了勢力的衝突，就有了戰爭。各國彼此互相漫溢；由這點才發生了民族的轉徙，旅行。詩反映出這些偉大的事件；它從思想移到了實事。它歌唱各世紀，各民族，各帝國。它成了敘事的(épique)，它孕育了荷馬(Homère)。

的確，荷馬支配着古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一切都是單純的，一切都是雄偉的。詩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法律。在第一時代的未墾的天眞之後又繼之以第二時代的。在家庭風俗和在社會風俗中一樣，到處都深印着一種非常的莊嚴。各民族從流浪生活保存下來的只有對外來人和旅行家的尊重了。家族有了一種鄉土之情；一切都寄託在這上；於是有了家庭的崇敬和墳墓的崇拜。

我們再說一回，要表出這樣一種的文明只有史詩（épopée）。這種文明裏史詩可以成功幾種形式，但絕不會失却它的特徵。班塔爾㊀是傾於司祭制的更甚於族長制的，史詩的更甚於抒情的。倘使各編年史家，在這個世界的第二時代必然出世的人，從事採訪各種傳說並開始以世紀紀年時；他們白費了力，紀年却不能把詩排得開去；歷史仍舊還是史詩的。赫洛多特㊁就是一個荷馬。

但這尤其是在古代悲劇中史詩到處都顯著着。它登到希臘的舞台上去幾乎毫沒有失去它的巨大而不可計量的規模。它的人物還是些英雄，半神，神人等；它的題材範圍，還是幻想，神意，運命；它的佈景還是更番換景，葬儀，戰鬥等。行吟詩人所吟誦的經演員把它高唱出來，這就說盡了。

更有較好的。當史詩的一切活動，一切景象都在舞台上搬演過了，其餘的就該合唱（le choeur）來做。合唱解釋悲劇，鼓舞英雄，作各種描寫，喚起及排去光明，快樂，悲楚，有時給以裝點，解說主題的道德的意義，取悅於聽唱的民衆。那末什麼是合唱，這個置在戲劇與觀衆之間的希奇人物，倘使他不是補充着他的史詩的詩人？

古代人的劇場就像他們的戲劇，巨大的，司祭的，雄偉的。其中可以容納三萬觀衆；演戲就在空場上，在太陽下面；演劇時間長到一個整天。演員放粗他們的聲音，描繪他們的面相，聳高他們的身軀；他們裝成巨人，一依他們所扮的角色。台面是很廣大的。其上可以同時佈置成一座廟宇，一所宮闕，一個營盤，一座城市的內外景色。在這種背景裏開展着偉大的劇情。這是，我們在這裏僅

㊀ Pindare，希臘最著名的抒情詩人，生於公曆紀元前五二一年，死於四四一年。

㊁ Hérodote希臘的歷史家，生於公曆紀元前四八四年，死於四二五年，曾被稱爲「歷史之父。」

憑着記憶來引幾個，這是蒲洛默特[1]在他的山上；還是安悌共[2]正從一座塔頂上找尋她的在敵軍中的兄弟（斐尼希女人們[3]）；這是愛瓦德來從一個崖頂投身在燒着加巴來[4]的軀體的火燄中（歐里匹德的悲劇 Les Suppliantes）；這是我們所看見從海岸浮出的一隻大船，從這船上下到台面上有五十位公主隨帶着她們的從人（愛詩列[5]的 Les Suppliantes）。建築術和詩意在這裏都具有一種雄偉的特徵。古代再沒有更壯盛更尊嚴的了。它的教化和它的歷史都混在了舞台裏面。它的最早的演員都是些教士；它的台面的玩藝就是些宗教的儀禮，國慶的節會。

還有一個結束我們指出這些時代的史詩的特徵的最後的觀察，就是以它所論及的主題和它所採取的形式都是同樣地，悲劇只是在複述史詩。所有古代的悲劇都是把荷馬的作品零化了。同樣的神話，同樣的災禍，同樣的英雄。全體都從荷馬的大江裏吸取源泉。終歸總是伊里亞特和奧特賽。一如阿世列拖拽赫克多[6]，希臘悲劇是繞着脫洛阿（Troie）轉的。

然而史詩的時代却到了它的末日。它所代表的社會也完結了，這種詩因不移動地迴旋而敝舊了。羅馬模倣希臘；微爾吉爾

[1] Prométhée，古代神話中的火神，因將天火盜給人知得罪天神，受到大罰，所以被稱爲人類文明的作始者；愛詩列（Eschyle）以之寫成了一部不朽的悲劇被縛的蒲洛默特（Prométhée enchaîné）。

[2] Antigone，愛悌浦（Odipe）的女兒，在她父親自抉雙目後作他的引導人，父死後又因埋葬兄弟坡理尼斯（polynice）獲罪於克列翁王（Créon），遭遇慘死。梭卓克勒（Sophocle）也曾把這故事寫成一齣有名的悲劇。

[3] le Phéniciennes，關於安悌共的另一悲劇，著者爲歐里匹德（Euripide），希臘詩人，生於紀元前四八〇，死於四〇六或四〇五年。

[4] Evadné 及 Capanée

[5] Eschyle，愛詩列，希臘詩人，Les suppliantes 悲劇的另一作者，曾被尊爲悲劇之父，以著被縛的蒲洛默特等劇著名，生於紀元前五二五年，死於四五六年。

[6] 阿世列（Achille）希臘的英雄，爲報他的朋友Patrocle的仇，他把脫洛阿王赫克多的屍首繫在他的車後繞行脫洛阿城數匝。

㊀抄襲荷馬；似乎要壯美地告終，史詩在最後這時代的降生中消亡。

時候到了。對於世界和對於詩都有一個別的紀元要開始了。

一種代替着物質的及外表的偶像教的精神的宗教溜入了社會的核心，把這社會除滅了，在這一種衰老的文明的屍體裏放進了近代文明的種子。這個宗教是完整的，只因它是眞的；在它的教理與教儀之間深深地連繫着道德。它最先教與人類的基本眞理，就是告訴他有兩種生命，一種是轉舍的，一種是不朽的；一種是地上的，一種天國的。它指示給他他和他的運命一樣是兩重的，在他裏面具有一種獸性和一種靈性，一個靈魂和一個軀體；總而言之，他是包舉創造的及萬物的兩條鎖鏈間的環的交截點，而這兩條鎖鏈，一是實體的物系，一是非實體的物系，前者由石頭以達於人類，後者由人類以歸結於上帝。

這些眞理的一部分或許被古代若干的哲人懷疑了，要從福音書起才是這些眞理的完足，光輝和廣大的啟示開始的日子。多神教各派是在暗中摸索着進行，在他們的瞎闖的途中堅信着虛僞和眞理一樣。他們的哲學家中的幾個有時在事物上也射着微弱的光明，照耀其上的一面，却使另一面的黑影更爲加大。從這點才有了古代哲學創出的種種幻影。只有神的智力才能以一種寬廣而普照的光明代替人的智力的這一切的閃灼的光。畢達哥拉斯(Pythagore)，伊壁鳩魯(Epicure)，蘇格拉底(Socrate)，柏拉圖都是些火炬；基督才是白晝的光。

還有，再沒有比古代神統記更實質的。它絕不像基督教那樣想到把精神和軀體分開，它對一切都給它一個形狀與面貌，那怕就對特性和智慧亦然。一切在它都是可以看見，摩觸，肉感的。它的衆神都需要有雲霧來遮蔽人的眼睛。他們也飲，也食，也睡眠。人傷着他們，他們的血就流出；毀損他們，那末他們就永世成了跛子。這種宗教有許多神和許多半神。它的閃電是在一個鐵砧上錘鍊成的，其中除了別的混和物外，還和入了三種大雨的光線，Tres imbris torti radios。它的汝比特爾㊁用一根金鍊把世界懸住；它的太陽是坐在四匹馬拉的車上㊂；它的地獄是一個深淵在地圖上還記着它的入口呢；它的天是在一座山上㊃。

㊀ Virgile，拉丁的最大詩人之一，生於紀元前七十年，死於一九年。

㊁ Jupiter 在希臘語名 Zeus，爲希臘及羅馬時代的神話中的天帝，居沃南比亞山上，爲衆神的首長。

㊂ 太陽在希臘神話裏稱爲 Helios，說它早上由黎明把白晝的門給它開了，它便登上四匹馬駕着的車向天空中它常經的道途昇進。

㊃ 這山就是沃南比亞 (Olympie)，汝比特爾所在的地方。

只因多神教把它所有的種種創造都用同一的粘土去揑捏，它縮小了神道而放大了人類。荷馬的英雄差不多是和他的神人同其高大。阿雅克斯㊀追步汝比特爾阿世列㊁不下於馬爾士㊂。我們方說過在基督教却相反，把靈氣和物質深深地分開了。它劃了一道深淵在靈魂與軀體之間，一道深淵在人與神之間。

在這個時代為要不沒却我們正在試行繪出的一個概略的任何一點，我們要指出這是以基督教，並由於基督教，在各民族的精神中引起了一種古人所不知而在今人中却極其發達的新感情，這種感情較嚴肅更甚而較憂愁為輕，就是鬱悶。實際，直到當時，被若干純然階級的祭司勢力的宗教麻痺住的人類的心，能够不覺悟和感到在裏面發生出一種想不到的能力，一種因為是神聖的而人道的宗教，一種以富人的財富為窮人的祈願的宗教，一種平等，自由，慈善的宗教的靈力的嗎？自從福音書通過感官指給它以靈魂在生命的背後，指給它以永世之後，能够不在一個新的方面去看種種事物嗎？

並且，就在這時候，世界上受到一種多深刻的革命，在精神裏面要沒有一種革命是不可能的。直到那時，各國間的災患都還很少有達到民衆的核心的：只是些國王在傾覆，王權在消失，此外更沒有什麼了。雷電只在高貴的階級中暴發，像我們業已約略說過的，種種事件似乎都帶着史詩的非常的莊嚴而開展出來。在古代社會裏，把個人位置得很低，要傷到他，禍患就直須臨到他的家族。並且在家族痛苦之外，他幾乎不曉得有不幸。國家的普遍的不幸擾亂到他的生活差不多是很厲害的。但是到了基督教的社會建立起來的時候，舊大陸就被推翻了。全是把根子都翻動了。用來毀滅舊歐洲而重建一個新的歐洲的一切事件，互相衝突，不鬆懈地互相撲近，逼得各國紛亂，有幾國得到光明，有幾國又陷入黑暗。在地上有過大的喧鬧，這些喧擾的一些東西要不達到各民族的心中是不可能的。這是甚於回響的，這是一個反擊。人反省到自己而見着這些高度的變遷就開始要憐憫人類了，要

㊀ Ajax，希臘時代的戰士，因圍攻脫洛阿時得罪於米賴爾弗神（智慧，戰爭，科學及藝術的女神，）歸途戰船盡遭覆沒，他復發誓與神作對，被殲於他逃命所在的礁石之上。

㊁ Achille，荷馬的伊里亞特中的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他的名字在歐美各國的語言中成了勇敢的象徵。

㊂ Mars，戰神。

對於人生的離棄的譏嘲加以省察。從這種在多神派的加東本是失望的感情上，基督教造成了鬱悶。

同時又產生了審察和好奇的精神。這些偉大的災禍也就是偉大的奇觀惹人注目的激變。這是北方飛躍在南方上面，羅馬的宇宙在變換形式，一整個世界的苦悶的最後的痙攣。一自這個世界滅亡了，於是羣一般的修詞學家文法家詭辯家一擁上去像一羣蒼蠅釘住一個廣大的屍體。看見牠們迅速地發達起來，聽見牠們在這腐爛的一團上嗡嗡地叫。彼此爭搶着研究，解釋，討論。這躺着的大屍體的每個肢體，每根筋每根纖維的各方都翻轉到了。誠然這對於這些思想的解剖學家定是一種快樂，自他們一開始嘗試就能够儘量地作實驗；第一個題材就是一個死的社會來供他們的解剖。

這樣我們看見像手牽着手一樣同時生出了鬱悶和瞑想的天才，分析及爭論的惡魔。在這個過渡時代的兩極端，其一端是龍冉●，其另一端是聖奧古斯丁●。對於這個包含着所有後此都結了果的萌芽的時代，對於這個，假使許我們說句卑俗而有明確意義的話，只要是個作家都給它的必要達到的收穫澆過肥料的時代切不可投以一種厭惡的眼光。中世紀是緊接着末期羅馬帝國的。

這就是一個新的宗教，一個新的社會；在這種雙重的基礎上，我們必得看見一種新的詩發長起來。直到那時，——幸請原恕我們把讀者自己一定已經從上面所說的得到了的結果述說一遍，——直到那時，在這上一如古代多神教與哲學所做的，古代人的純然地史詩的詩藝只從僅僅地一面去研究過自然，毫不憐惜地拋棄藝術中差不多所有的一切，而這一切在世界中是忠於自然的模倣，是與某一種典型的美不相關的。這典型最初是壯麗的，但像凡是系統的東西總不能免的一樣，到最後的時代就變成錯誤，卑俗和慣例的了。基督教把詩導致到真理上面。和這宗教一樣近代詩藝要以較高較廣的眼法去看種種的事物。它會感到凡在創造中的都不是人爲地美，其中的醜存在美的旁邊，畸形接近着優美，「醜惡滑稽」藏在「典雅高尚」的底面，惡與善相共，陰影與光明相共。它要想藝術家的狹隘的和相對的智慧是不是必然勝過了創造者的無限的絕對的智慧；是不是要人來矯正上

● Longin，希臘修詞學家，著有崇高論（Traité de Sublime），曾經波阿洛（Boileau）譯爲法文。

● Saint Augustin，拉丁教會（三五四至四三○年間）的有名的神父之一，曾著懺悔錄，表暴他青年時代的失德。

帝；一種矯揉造作的自然是不是較之自然更爲美麗；藝術是不是有權把人分爲生活與創造兩面；每樣東西是不是要在人把它的筋或彈簧取了時才走得更好；要成爲諧和的方法是不是就在要成爲不完全的。於是眼目注定在同時又可笑而又可怖的各事件上，在我們方才論究過的基督教的憂鬱與哲學的批評的影響之下，詩將要進一大步，一個決然的進步，一個和地震的撼動相類似的進步，將要換却智識世界的全面。它將要和自然一樣地去做，去在它的創造中把陰影和入光明，醜惡滑稽和入典雅高尙而不使之相混換句話說像靈魂之在軀殼，靈性之混於獸性；因爲宗教的出發點總是詩的出發點。都是相關的。

這可是一個在古代還不曾有過的原則，一個導入詩中的新典型；又好似在任何物中多一個條件就改變了物的全部，這就是發展在藝術中的一個新的樣式。這個典型，就是「醜惡滑稽，」這個樣式，就是喜劇。

而在這裏正是我們可以詳究的地方；因爲我們剛才，依我們的意見，說明過近代藝術與古代藝術，現存的形式與已死的形式，或者用一種較膚泛的但較通行的辭語，浪漫主義文學與古典主義文學所由分的特殊點和根本的區別。

——『終竟！』這裏已有好久罪些看見我們的來勢的人會要說，『終竟我們拿住了你們！當場拿住你們了！你們竟把醜當作一種模倣的典型，「醜惡滑稽」當作一種藝術的要素！但是美妙呢……高尙趣味呢……你們難道不曉得藝術是應該矯正自然的嗎？必須使它高貴化嗎？必須要選擇嗎？古人絕沒有把醜和「醜惡滑稽」加以運用吧？他們絕沒有把喜劇和悲劇相混吧？看古人榜樣啊，先生們！况且，亞理斯多德……波阿洛……拉·哈爾卜……』——『說實際吧！』

這些論據無疑地是堅實的，尤其是一種罕有的新東西。但是我們的任務並不在回答這個。我們不在這裏建立一種體系，上帝不許我們有什麽體系。我們考察一種事實。我們是歷史家而不是批評家。這事實使人高興或不高興，都無大關係！它是存在着的。——我們說回來吧，我試使大家看看，這是「醜惡滑稽」的典型和「典雅高尙」的典型的豐富的結合才產生了現代的特性，在它的樣式裏是多末複雜，多末變幻在它的創造中是多末無窮無盡，從這點與古代的特性的一律的單純性是恰正相反的；我們要說明必須從這點出發以便在兩種文學間建立起根本的及實在的區別。說古人絕對地沒有過喜劇和醜惡滑稽是並不實在的。並且這事情也不可能。無論什麽都是有個根源的；第二代總是在第一代裏發出萌芽。從依理亞特（Iliade）起，戴爾西特（Thersite）和吳爾堪（Vulcain）即已一個給人一個給神以喜劇了❶。在希臘悲劇中有了過餘的自然與獨創性，以使其中有時竟

❶ 戴爾西特，依里亞特中的人物，乃非常無勇者的典型。他是一個斜眼而又是一個跛子。吳爾堪，神名，生來奇醜，也是個瘸子。

沒有喜劇。這樣，我們只援引我們的記憶中所能想起的，若麥來拉斯與宮中的女守宮人的對話的場面（Hélène 第一幕）；富銳焉的場面（Oreste第四幕），半人半魚的水神們（Les tritons）半人半山羊的神們（Les satyres）獨眼的巨人們（Les Cy lopes）都是些醜惡滑稽的；人魚（Les sirènes）司命三女神（Les parques）三女怪（Les harpies）都是醜惡滑稽的波里泛木（Polyphème）是一個可怕的醜惡滑稽的；希耐納（Silène）是一個引人發笑的醜惡滑稽的。

但是從這裏我們感到藝術的這部分還是在幼稚的時期。史詩，在這時代，把它的形式印捺在一切上面，史詩高壓着這時代，並且把這時代堵塞住了。古代的醜惡滑稽是靦覥的，總想要遮藏住。我們看得見它不是在它的地盤上，因爲它不是在它的自然境界中。它在儘它能夠地遮飾。半人半山羊的神，半人半魚的水神，人魚，都是僅僅近於醜形，司命三女神，三女怪的醜陋與其說是由於她們的特色還莫如說是由於她們表徵罪罰的；女神都是美麗的，人把她們叫作幽埋義德（Euménides），意義爲溫和，慈良。有一種偉大性或神性的幕罩在其他的醜惡滑稽之上。波里泛木是一個巨人；米大士（Midas）是國王，人魚是神。

還有，在古代史詩的偉大的總體中，喜劇是幾乎不惹人注意地就過去了。在日神的沃南比亞車邊，特士比斯（Thespis 希臘悲劇詩人）的小車算得什麼呢？在荷馬派如愛詩列，梭阜克爾，歐里比德的巨像的近旁，亞里士多方（Aristophane）和蒲洛特（Plaute）算得什麼呢？荷馬把他們帶了去，和赫爾古勒（Hercule）把小人國的人藏進他的獅皮袋裏擒走一樣。

在近代思想中，却相反，醜惡滑稽有了一個廣大的勢力。到處都有它在；在一方面它創造了畸形與兇惡，在另一方面又創造了滑稽與鬥趣。環於宗教，它附麗以千般特創的迷信，在詩的周圍又聚以千種的奇美的想像。這是它在空中水裏陸地上，火中滿把地散播着這至今我們還覺得是活鮮鮮的在中世紀民間傳說裏的巨萬的中介的生物；還是它，使得可怕的魔法師會的圓舞轉入了黑暗之中，給薩但以兩隻角，一對山羊蹄，兩扇蝙蝠翅膀的也還是它。還是它，終歸是它，有時在基督教的地獄中投入了這些但丁及彌爾敦的嚴刻的天才所喚起的奇醜的形相，有時在這羣可笑的形狀間，可稱爲滑稽畫派的米格蘭吉洛（Michel-Ange）的加洛●，因以自娛。假若要從理想的世界渡到眞實的世界，其間要發現出很豐富的人類的狂歌。這是由它的奇想的創

● Collot (J.)，法國的彫刻家及畫家，善畫奇醜而引人發笑的畫，藉以自娛。

造才有了這些斯加拉母失㊀，克里斯般㊁，阿爾勒干㊂，都是嚴重的古代所完全不知然而却從意大利的古典主義中產出來的典型人類的怪相的側影。把同一戲劇輪來輪去地施以南方的想像和北方的想像的色彩使斯加納耐勒(Sganarelle)跳躍於董儒昂(Don Juan)的周圍，而還非士多費勒士(Méphistophélès)周旋於浮士德(Faust)的左右的畢竟也是它。它的舉動是多末自由和眞摯啊！且看它大膽地把這前代那樣羞羞澀澀地用包袱裹藏起來的種種奇形怪狀都突現出來了！古代的詩不得不給跛子與爾堪以許多同伴，努力擴大他們的偉岸的體格以遮掩他們的畸形。近代精神保存着這種超自然的鑄造者的神話，但是它驟然地給它加上一種完全相反的特性；這使得它更爲出色，它把巨人變爲侏儒，把獨眼巨人化爲 Gnomes（在地下看守寶藏的一種矮小人形的精靈。）以這同樣的獨創性它把微有些平凡的列爾納的七頭蛇㊃代之以我們的傳說中的各種地方的怪物，魯昂（Rouen）的 Gargouille 麥茲(Mets)的 Gra-ouilli 脫洛堡（Troyes)的 La Chair-salée 蒙列里（Monthéry)的 la drâe 達拉斯共（Tarascon)的「達拉斯克」怪獸(Tarasque)，這些有多複雜的形狀的怪物，只以牠們的希奇的名目已添上了一種特性了。所有這些創造物都在牠們各自的本性裏就可得到這有力及深刻的調子了，在這面前似乎古代有時會要却步的。的確，希臘的妖怪比起來是沒有馬克白士(Macbeth 莎氏戲劇）中的魔女更較兇惡，因而也更較不眞實。布呂通（Pluton 地獄及死之神）不是魔鬼。

依我們的意見，對於在藝術中運用醜惡滑稽之處應有一本很新的書好寫。我們可以說明近代人從這個豐富的典型裏得

㊀ Scaramouches，意大利古代喜劇的演劇家，他名字現今成爲他所演的角色的代名。

㊁ Crispin，一個喜劇中滑稽的僕人的名字，現在幾成爲喜劇中滑稽僕人的通名，還是意大利作始，傳遍在其他各國的。

㊂ Arlequin 意大利劇中的滑稽人物，身着各色三角形布塊鑲成的衣服，腰繫一帶，手巾執一木劍，自十七世紀即從意大利流傳到歐洲各國。

㊃ L'hydre de Lerne，神話中的一條怪蛇，長着七個頭，你若給牠砍掉一個，牠立刻生出一個，必須同時一齊把七個頭都砍掉，牠才能死，在希臘神話中赫爾古勒誅滅一個七頭蛇，就費過了很大的事。

出怎樣有力的效果，現今的狹隘的批評家對此卻還在加以熱烈的反對。我們不久或許會受我們的主題的導引順帶着說說這廣大的畫圖中的幾個特點。我們在這裏只要說和典雅高尚相對的，用來作與之相比照的方法的醜惡滑稽，依我們的意思，乃是自然所能給與藝術的最富的源泉。盧梭(Rubens)無疑地理解了這點；當他欣然在王家儀仗的展進中，堂皇的冠冕之間，盛大的儀節中，混入一些宮中的侏儒的奇醜的面相。這種古代所鄭重地廣播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並不是沒有一些單調；同一的印象再三重複，久久便會使人厭倦。典雅高尚對於典雅高尚不容易生出一種對比，我們於是需要對於一切都略有休息，甚至連美也在內。相反，醜惡滑稽似乎是一種休憩的時間，一種比較的用語，一種出發點，從這裏我們以一種更新鮮和更銳敏的視覺移上美去。鯢魚使得水精益顯；Gnome 把 Sylphe（空中之精）襯得更美。

若說畸形的接觸給與近代的典雅高尚以一些較古代的美更純粹，更偉大，更崇高的東西也不算錯；這是當然的。當藝術與它自身相符合時，它更可確然地使每個事物各得其宜。倘使荷馬式的仙境遠不如這天上的優美，這米爾敦的天國的神化的美麗，只因為在伊甸園下有一個比多神教的地獄之底更特別可怕的地獄。佛朗瓊阿斯・德・李米尼和白雅特麗若在另一個並不把我們關進絕食塔和絕不強使我們分享虞戈南的可厭的餐飯的詩人㈠為來，我們想想是不是會一樣地可喜呢？但丁若沒有這大的力量，他也就沒有那樣的優美。肉體豐腴的井泉及河流的女神，強大的半人半魚的水神，淫佚的風神等有沒有我們的水神及空中之神的透明的流動性？這豈不是因為近代人的像想知道使得吸血鬼食死人的鬼，Aulnes ㈡ 役蛇怪，大蝙蝠，殭屍，(bruscotaques) Aspioles ㈢ 等在我們的墳塋中往來，它能給它這些妖仙以這種無實體的形狀，這種多神教的水精所不十分可及

㈠ 指第十四世紀意大利大詩人但丁，虞戈南是比薩的一個暴虐的諸侯，後來被他的敵人把他和他的兩子兩孫關閉在絕食塔中餓死。但丁把這故事在神曲中加以一種可怕的描寫。虞戈南抱着他的劊子手的頭顱在嚙。佛朗瓊阿斯・德・李米尼是一個為愛情犧牲的美女，白雅特麗是但丁理想的愛人，都是神曲中的重要腳色。

㈡ Aulne，譯如「沃納」，本是一種植物名，後轉入傳說中作一妖怪的名稱。

㈢ 形似骷髏而面帶笑容的妖怪。

的本體的純粹性嗎？古代薇侶斯固然是美麗的，可贊賞的；但是誰佈散在若望·古絨(Jean Goujon)的種種畫像上這等纖美，奇妙，空靈的風致？誰賦予它們以這生命及偉大的未知的特性，若非接近中世紀的粗健而雄勁的彫刻術？

倘使在這些還可以說得更為透闢點的必要的議論當中，我們的思想的線索在讀者的精神上沒有斷絕的話，他無疑地理解醜惡滑稽，這由近代詩藝培植成功的萌芽，曾以多大的力量在發長和擴大，一自它被移植到一個比偶像教和史詩還要適宜的土地之上後。實際上，在新詩裏，典雅高尚將把靈魂恰如其分地表出，被基督教的道德淨化過了，醜惡滑稽卻將表出人類的獸性方面。第一種典型，從全部不純的混合質裏分解出來，將有各種的魅力，各種的風致，各種的美；它必須有一天能夠創造得出朱麗葉 Julietle 德斯德莫納 (Desdémona)，沃費里亞 (Ophelia)㊀。第二種典型將攬取各種的可笑的，各種的畸形，各種的醜。在這個人類與創造的劃分中，這是它才是一切熱情，一切罪惡，一切犯罪之所歸的；這是它，才將是奢飾的，卑屈的，貪饞的，吝嗇的，不誠實的，擾害人的，偽善者；這是它將輪來輪去地作亞哥 (Jago)，達爾都夫(Tartuffe)，巴銳列 (Basile) 波洛尼斯 (Polonius) 哈爾巴絨 (Harpagnon) 巴爾多洛 (Bartholo)；法爾士達夫(Falstaff)史家本(Scapin) 斐嘉樂 (Figaro)㊁。美只有一種典型；醜卻有千種。因為，依着人性說，美只是依它的最單純的關係中，在它的最完美的齊整上，在它和我們的組織最切近的諧調中想成的形式。它並且總是給我們一個完全的總體，但卻和我們一樣地狹窄。我們所稱為醜的，相反，是與我們不相屬的一個偉大總體的零碎，並不和我們相諧調，但是是和整個創造相諧調。這就是為什麼它不斷地對我們呈出一些新的模樣，只是不完全罷了。

觀察在近代中醜惡滑稽的到來及它的進展，是一種有趣的研究。它在最先是一種侵入，一種突襲，一種氾溢；這是一種衝破它的堤防的洪流。它一面正在產生一面通過正在死亡的拉丁文學，它在這其間使白爾斯 (Perse)，白特隆 (Pétrone)，儒費納列 (Juvénal)㊂都能生色，並留下了阿蒲勒 (Apulée) 的金驢(l'Ane d'or)㊃。從這點它佈散在改造歐洲的各新民族的想像中。它把

㊀ 以上皆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

㊁ 以上皆莎士比亞，莫利耶，博馬舍等戲劇中的人物。

㊂ 三人皆拉丁詩人。

㊃ 阿蒲勒為拉丁詩人與作家，金驢是他的著名小說。

說故事的人；歷史家小說家們的思路都如潮地豐富起來。它由南而傳播到極北。它活跳在日爾曼各民族的夢幻中，而同時又以它的吹噓鼓勵起這些西班牙的可贊的「詩歌集」（romanceros），這種眞正騎士時代的依里亞特。這是它，例如，在薔薇傳奇（Roman de la Rose）㊀中這樣地描寫出一種盛大的儀節，一個國王的選立：

當他們選立時一個偉大的醜人，
在他們之間最是瘦骨嶙嶙。

它更把它的特徵印在了這個在中世紀代表着各種藝術的奇妙的建築術上。它把它的印痕附在了大教堂的門額上，把它的地獄及煉獄嵌在了劍端形的門戶之下，使這種種燦爛於玻璃上面，展放出它的種種怪物，番犬，惡魔等等在柱斗的周圍，壁頂的邊緣上，屋簷邊上。它以無窮的形態陳列在各屋舍的木製的門面上，各府第的石製的門面上，各宮邸的大理石製的門面上。從藝術它進到了風俗；它一面使民衆歡迎喜劇中的西班牙派的滑稽脚色（Graciosos），一面又給各國王以侍從的滑稽的弄臣。再遲，在禮教的時代，它又使我們見着斯加隆㊁在路易十四的床前。而且也是它繪成了徽章，在騎士的楯上繪下這些封建制的象徵的字紋。從風俗，它又侵入了法律；有成千的奇怪的習慣證明它是進到中世紀的組織裏面。同樣它曾使被酒糟玷汚了特士比斯（Thespis，希臘悲劇的創始者）在它的砂礫車中跳動；它和basoche㊂的人們在這著名的，同時用來作平民的諷刺劇台和王家盛宴的大理石檯上舞蹈。既已踏進了藝術，風俗，法律裏面，它終於一直進到了教堂。我們看見它在每個天主教的城市裏都

㊀ 中世紀的寓言及對話體的詩歌共分兩部，前部於一二三五年頃，由Guillaume de Lorris寫成；後部於一二六五及一二七〇年，由Jean de Meung續成。

㊁ Scaron，法國的詼諧詩人，小說及戲劇作家，有莫利耶的先驅者之稱（一六一〇——一六六〇）。

㊂ 由十四世紀起到法國革命時代止的一種法院書記等人員的團體名稱，後多用來稱謂法律界的人們。

命行着一種這些奇怪的儀節和異樣的游行隊，宗教在其中就伴着種種的醜惡滑稽而進行。在這文藝的黎明時代，要一筆把它繪出，這樣就是它的創造的情熱生氣元氣：它在近代詩將要開始之處就產生了三個滑稽的荷馬：在意大利有阿利約士特(Arioste)；在西班牙有西萬提斯(Cervantes)，在法國有拉伯勒(Rabelais)。

再要把這醜惡滑稽在第三期文明中的影響顯明出來會過餘地豐富了。在所謂「浪漫主義」的時代，一切都表出它與美的親密的及創造的聯合。就一直追溯到最淳樸的民間傳說也沒有不以一種可驚的本能去解說這近代藝術的神祕的。古代就不會造成這「美麗與愚蠢」。

在我們將才說過的時代裏，若說醜惡滑稽在文藝中較典雅高尙更佔優勢是非常顯明的到是的確。但是這是一種創造熱，一種對於一瞬即逝的新事物的熱情；這是在漸漸消退的第一個潮頭。美的典型不久將再恢復它的任務和它的權利，它並不排除其它的原則，但只要勝過它。這時醜惡滑稽只須在繆理約(Murillo)的王宮的壁畫上，在外隆來斯(Veronèse)的神聖的篇頁中占有畫幅的一角；只須被屬入了兩幅使得藝術足以自豪的可賞的「最後裁判圖」，被屬入了這將使得教皇宮富麗的彌格朗吉洛(Michel-Ange)的使人欣賞而又恐怖的景物，被屬入了盧榜將要投在盎衛爾斯(Anvers)的大教堂的穹窿形的屋頂上，的全部的這些可怕的人類墮落史的畫幅裏。把兩種原則間的平衡要建立起來的時期業已到了。一個人，一位詩王，Paota soverano像但丁以之稱荷馬的，將要來把一切都確定了。兩種競爭的精神把它們的雙倍的火焰併攏來了，而從這火焰就迸出了莎士比亞。

我們這下達到了近代的詩的頂點了。莎士比亞，就是「戲劇」(le drame)；而這「戲劇」以一種同一的吹息溶合了「醜惡滑稽」與「典雅高尙」，恐怖與滑稽，悲劇與喜劇。戲劇是詩的第三時代的，現代的文藝的固有的特徵。

這樣，把我們直到現在所考察的事實簡捷地節約起來，可說是詩有三個時代，每個時代都與一個社會的時代相適應：抒情短歌(Ode)，史詩，「戲劇」。原始時代是抒情的，古代是史詩的，近代是戲劇的。抒情短歌歌讚永世，史詩裝點歷史的盛況，戲劇描寫生活。第一時代的詩的特徵是淳朴性，第二時代的特徵是單純性，第三時代的特徵是眞理。游唱的歌者是抒情詩人與史詩人間的過渡，就像小說家是史詩詩人與戲劇詩人間的過渡一樣。歷史家是與第二時代一同產生的；編年史家是和第三時代一

同產生的抒情短歌中的人物是一些大人，——亞當，該隱，挪亞㈠；史詩中的人物為一些巨人，——衛失勒，阿特列，沃列士特㈡；戲劇的人物是一些人，——哈孟雷特，瑪克白士，沃塞洛㈢。抒情短歌以理想而生活，史詩以偉大，戲劇以真實。最後，這三層的詩是從三種偉大的源泉，聖經，荷馬，莎士比亞裏湧出的。

這樣，——我們只限於指出一種結果，——就是人類和社會的各時代的思想的各種面貌。這是它的三種面貌，少年，壯年，老年的面貌。無論我們去特別研究一種文學，或是把所有的文學一總研究，我們總得到同一的事實：抒情的詩人在史詩的詩人之前，史詩的詩人在戲劇的詩人之前。在法國，馬耐爾布（Malherbe）先於沙伯蘭（Chapelain），沙伯蘭先於高乃依（Corneille）；在古代希臘，沃爾費（Orphée）先於荷馬，荷馬先於愛詩列（Eecyle）；在最初的書籍中，創世記先於列王記，列王記先於約伯；或者依然歸到我們將才所敘說過的各時代的詩的階段上去，聖經先於依里亞特，依里亞特先於莎士比亞。

實則，社會以歌唱它的夢想開始，然後再歌唱它所做的，最後才來描寫它所想的。這是，我們順便說說，因了最後這個理由，戲劇因聚有着種種最相反的特性，才可以同時成為極其深刻而又極其顯著的，哲學的而又美妙的。

這會是合理的，倘若我們在這裏說：在自然及在生活中，一切都要經過這三個階段，抒情的，史詩的，以及戲劇的，因為一切都由發生，活動而死亡。倘使把想像的奇妙的比較和推理力的嚴重的推論相混是不可笑的話，譬如，一個詩人可以說，日出就是讚美詩，日中就是燦爛光華的史詩，夕陽就是沉黯的戲劇，日與夜，生與死在那裏鬥爭着。但就在這裏才會有詩意，也或許是狂妄；那末『這個所證明是什麼呢？』（Qu'est-ce que cela prouve?）㈣

讓我們不要越出以上敘過的事實的範圍吧；並且以一種重要的觀察我們來加之以補足吧。只因我們並沒有一點意思想

㈠ Adame，Cain，noe 皆聖經中人物。

㈡ Achille，Atrée，Oreste 皆荷馬史詩中人物。

㈢ Hamlet，macbeth，Othello 皆莎氏劇中人物。

㈣ 相傳有一個幾何學家看了拉西納的悲劇 Phèdre 後，不禁喟然嘆曰：『這個所證明的是什麼呢？』至今成為笑柄。

給三個詩的時代劃定一個互不相入的界限，但只想確定它們的主要的特性。聖經，這神聖的抒情的巨製，像我們剛才說明過的，含有一個方在萌芽的史詩和戲劇列王傳及約伯記。我們感到在所有的荷馬派的詩中都有一種抒情詩的殘餘和戲劇詩的發端。抒情短歌和「戲劇」間雜在史詩之中。在一切中有一切；只是在每個事物中都有個生發的要素在裏面，而種種別的要素，就附屬在這種要素之中，這種要素便使它自身的特性顯著於全體之上。

「戲劇」是完全的詩。抒情短歌和史詩中只包有它的萌芽狀態，而它却包有這兩者的業已發展的狀態；它把兩者都節約和緊縮起來。誠然，凡是說『法國人沒有史詩的頭腦』的，就是說出了一個正確而精明的事；倘使他說『近代的人們』這聰明的話又可以算是一句深刻的話了。然而在這多高尚多單純地崇高而爲王的世紀所不能理解的傑出的阿塔利（Athalie）●中有史詩的天才；却是不可爭議的。在莎士比亞的史事戲劇中表現有一種史詩的偉大局面，也還是確實的。但這是抒情詩與戲劇相適合，它絕不妨礙戲劇，還就它的種種癖性，在它的種種形式下搬演着，有時在愛麗兒（Ariel）中是典雅高尚的，有時在加里邦（Cali ban）中是醜惡滑稽的。我們的時代超乎一切是戲劇的，以此又是卓然地抒情的。只因在開始以至終結間有不止一種的關係；落日也有些在它昇起時的特點；老人依然回復到孩提。但這最後的孩提時代並不似最初的；這時代的憂愁正如那時代的愉快。在抒情詩也與這是一樣的道理。在各民族的初興時它是光華燦爛的，善於作夢的，到了各民族衰退期它就顯得黯然而又多思的了。聖經欣喜着以創世記開篇而以威猛的啟示錄完篇。近代的抒情短歌總是感興的，但已不是無識的了。它的瞑想已勝於它的靜觀；它的遐思是憂鬱的。我們看得見在它的產出時，這種詩藝已與「戲劇」併合了。

爲要用一種想像的譬喻把我們剛才想說明的觀念弄得明白點，我們把原始的抒情詩比作反映着天上的雲和星的平靜的湖；史詩便是從那裏流出而傾瀉着的江河，它映帶着它的沿岸森林田野和城市，以投入「戲劇」的大海。最後，和湖一樣，「戲劇」反映長天；和江河一樣，「戲劇」反映沿岸；但是只有它才有深淵和暴風雨。

所以在近代詩中一切都來歸宿到「戲劇」裏。失樂園（Paradise Lost）在成爲一種史詩之先是一種「戲劇」。大家知道

● 拉西納的悲劇名。

的，在詩人的想像中先前所呈現的這些形式的最初的形式，它就是常常深印在讀者的記憶中的形式，只要獲的戲劇的骨幹在彌爾敦的史詩的組織之下還是突露着的，當但丁把他可怕地獄寫完畢後，他把地獄門是合上了，餘下的事就在他去給他的著作取個名字，他的天才的本能使得他發見這個多形態的詩是一種戲劇的湧現，而不是史詩的；於是在他的巨大的建造物的額上，他就以他的鋼製筆尖寫道：神曲（Divina Commedia）。

我們看得見的，在近代只有這兩個詩人才是和莎士比亞一般偉大的，並和他是一致的。他們和他相與在我們所有的詩上都留以「戲劇」的色彩，他們和他一樣是混合着「醜惡滑稽」與「典雅高尚」的；但丁和彌爾敦絕不是要把支持在莎士比亞身上的文學全體擔在他們的身上來，他們兩個好像一種建築物的樑棟，而莎氏却是爲這建築物的中柱的，他們兩個是穹窿的撐壁，而莎氏却是爲這穹窿的拱心石的。

在這裏請讓我們把曾經說起過的幾種觀念再來談談，而在這些觀念上必須要細說一下。我們既到了這點，現在我們又須出發了。

從這天基督教對人說：「你是雙面的，你是兩種存在合成的，一種是要喪亡的，另一種是不朽的，一種是肉感的，另一種是高潔的，一種是被束縛於慾望，需要及情慾的，另一種是挾在熱情及幻夢的翅上的，前者始終是向着地，它的母親傾落，後者不絕地向着天，它的祖國飛揚，自這天起戲劇即被創造成功了。實則除了每天的這種對照，除了這時常出現在生活中，使人自搖籃以至墳墓都相爭的兩種相反的原則間的時時的鬥爭外，這還有別的東西嗎？

詩是從基督教產生的，現代的詩就是「戲劇」；「戲劇」的特徵就是眞實；眞實是「典雅高尚」與「醜惡滑稽」兩種典型的極其自然的化合的結果，這兩種典型在戲劇中相交錯，和它們在生活中及創造中相交錯一樣。因爲眞實的詩，完全的詩，是在相反事物的諧和中。自是之後，便是可以把它明白地說出的時候了，而尤其是在這時例外才會證明規則了，凡是在自然中的都在藝術中。

站在這個觀點上來評判我們的種種習慣的小規則，來看破這一切學問上的迷宮，來解決這種種爲兩世紀以來的批評家些所兢兢地在藝術周圍建起的卑小的問題，我們頗驚訝近代劇的問題竟以那樣的機敏弄得明明白白了。戲劇只須再進一步

以便把所有這些利立普㊀國的民軍以爲用來在它的夢中把它細縛起來了的蛛絲摧斷。

這樣，一些輕躁的衒學者（這兩種德性是彼此互不排斥的）以爲畸形，醜惡滑稽絕不應該成爲在藝術上模倣的對象，有人回答他們道，醜惡滑稽就是喜劇，而喜劇又顯然地是屬於藝術的。達爾都夫（Tartuffe）並不美，布爾瑣尼亞克(Pourceaugnac)㊁並不高貴；布爾瑣尼亞克和達爾都夫都是藝術上的可贊美的輝光。

倘使他們就從這道陣線退到他們關卡的第二道線上了，他們重新又要禁止醜惡滑稽與典雅高尙相配合，喜劇熔鑄在悲劇之中，倘使我們給他們證明在基督教民族的詩中，這兩種典型中的第一種代表着人類獸性，第二種代表着靈魂。這兩條藝術的枝幹，倘使我們妨制它們的細枝相交錯，毅然地把它們分開，兩邊都會結出果實來，一邊分開瑕疵，可笑的事，一邊分開犯罪，英雄氣概，德義。這樣分開的兩種典型就各歸各的，各自趨向一面，把眞實拋在它們的中間，它們一個在右，一個在左。從這點起，在所有這些分開之後，還剩有一些東西可以表現人；在這些悲劇與喜劇之後，還有一些東西可以創造，「戲劇。」

在戲劇中，一如我們所能的，即使不把它實演出來，至少要把它想像作一切都是互相連瑣，互相演繹的，和在現實生活中一樣。身體和精神一樣在其中盡它的任務；人們和種種事件，以這雙重的動因使之發生作用，於是輪流着就由滑稽而可怕，由可怕而滑稽，有時可怕與滑稽又全混在一起。這樣法官會要說：『宣佈他的死刑罷，我們喫飯去！』這樣羅馬的元老院會討論篤彌堅（Domitien，八一到九六年羅馬皇帝）的鱍魚。這樣蘇格拉底一面喝着毒藥，一面講說着不死的靈魂與唯一的上帝，會停下來命人去供獻一隻雄雞與愛斯古拉卜(Esculape，醫藥之神。）這樣愛利沙伯（Elisabeth，英國女王）會要用拉丁語詈駡及說話。這樣李失里越(Richelieu)會順服僧人約瑟，以及路易第十一會順服他的理髮師，魔鬼•沃里維耶司務(Maître Olivier le Diable)。這樣克林威爾會說：『議會在我的口袋裏而國王却在我的衣袋中，』或者，會用他才在查理第一的死刑判決上簽過字的手去向一個弒君者的臉上抹墨，而這人也笑着還他的手。這樣凱撒在他得勝的車中會懼怕傾跌。因爲具有天才的人們無論有怎麼偉

㊀ Swift 的寓言小說中的小人國國名。

㊁ 亦莫利耶喜劇中人物。

大他們總仍有他們的愚蠢來蒙蔽他們的聰明。就由於這點他們才接觸住人性，因為由於這點他們才是戲劇的。拿破崙說：『由崇高到滑稽只差得一步，』當他自信是個人時；這微閒的一個如火的靈魂的閃光同時照亮了藝術與歷史這苦惱的呼聲是戲劇與生活的縮寫。

事實是很顯然的，所有這些對比都相與會合在詩人們自身的精神界中，概皆化為了人們。因對於生存不斷地加以深思，使之發為辛辣的諷刺，對於我們的畸形投以夥多的譏嘲與戲弄，這些使我們笑過多少的人們變得深刻地鬱愁了。這些德謨克里特也就是赫拉克里特㊀。博馬爾舍會顯得苦悶，莫利耶會顯得愁慘，莎士比亞會顯得憂鬱。

醜惡滑稽是戲劇的極高度的美的一種。它不僅是其中的一種適宜的要素，每每且是其中的必要的要素。它有時是以同類的羣，全備的特性出現的：當丹（Dandin），蒲呂西雅（Prusias），鐵里瑣坦（Trissotin），布里多阿松（Prid'oison）朱麗葉的乳母等是；有時帶着恐怖的形跡，如：理查第三（Richard III），白熱阿爾（Béggears），達爾都夫，墨非士多費列斯是；有時甚至籠照着一層嫵媚與漂亮，這像斐嘉樂，沃士里克（Osrick），墨爾古提約（Mercutio），董儒昂（Don Juan）㊁等是。並且常常是不可捉摸的，常常是不能看見的，它總是出現在舞台上的，那怕就在它不作聲隱藏着的時候。全虧了它，才沒有一點單調的感覺。有時它放出了笑聲，有時又是悲劇中的恐怖。它會使羅密歐遇見藥劑師，瑪克白士遇見三個女妖，哈孟雷特遇見掘墓的。它有時可以並不顯得不調和像在李爾王和他的弄臣相對的一幕中，把它的狂叫聲混入了靈魂的最崇高，最悲苦，最使人瞑想的音樂中㊂

㊀ 德謨克里特（Democrite）與赫拉克里特（Heraclite）都是紀元前第五紀的希臘哲學家，前者是樂觀派，後者是悲觀派。

㊁ 當丹，Racine 的 Plaideurs 劇中的法官；蒲呂西雅，高乃依的 Nicomède 中的人物；鐵里瑣坦，莫利耶的 le Femmes savantes 中的人物；布里多阿是博馬舍的斐嘉樂的結婚的滑稽的法官；朱麗葉的乳母見莎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理查第三即莎劇理查第三的主腳；白熱阿爾是博馬舍的罪冊中的人物；墨非士多費列斯即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沃士里克是哈孟雷特中的惡毒人物；墨爾古提約亦是羅密歐與朱麗葉；達爾都夫及董儒昂都是莫利耶劇中的主人公。

㊂ 羅密歐以為朱麗葉死了，想服毒自殺：賣藥給他的人是個滑稽腳色。——瑪克白士懷着野心，在郊野遇見三個奇怪的女妖，預言他要作國王。——哈孟雷特到墳前去時曾和掘墓的人有一段對話。——李爾王被流放後，他的弄臣和他的一個忠實的侍從伴着他，當一場暴風雨襲來時，他感到他竟變得瘋狂了。——以上皆見莎氏戲劇。

這是大家都做得到的，而莎士比亞一以他特有的方式寫出，就成了不可能，且也無法模倣的了；他是舞台的神，好像三位一體似的，在他身上聚有我們的劇界的三個偉大的特殊的天才，高迺依，莫利耶，博馬爾舍。

我們看得出，武斷的詩式的區分在判斷力與鑑賞力之前多末快就消滅了。所謂兩一致律也一樣地容易就被毀壞了。我說兩一致律而不說三一致律者，因爲情節的或全部的一致是唯一地眞實與確當的，早已不在討論的範圍裏了。

我們現代的有名作家，外國的或法國的，都已經以實際行動或理論攻擊過這僞亞理斯多德典範的基本定律了。且而，這論爭也沒有拉到多長久。剛在第一下的撼動，它就坍塌了，這古典派的古老的破屋的木柱是多末朽腐了啊！

奇怪是墨守成法的人們想把他們的兩一致律依倚在「形似」上面，却不料顯然地就是眞實把它銷毀了。那怕再沒有比這門房比這廻廊比這接待室更不倫不類的，更沒道理的，我們的悲劇却非到這共通的地方來一一演出不可，這裏不知怎樣就來了許多叛逆者高聲反抗着暴君，而又來了暴君高聲責駡着那些叛逆者，他們輪來輪去地，好像他們在以牧歌的語句互相說道：

Alternis Cantemus; Amant Alterna Camœnæ. ❶

我們在那裏看見過這種的門房或廻廊呢？哪還有更相反的，我們不會表出了眞實，古典派却把來做得過於容易了，然而豈竟爲了形似嗎？這樣一來，結果凡是太特殊，太隱密，太帶地方性而不便在接待室中或十字街口演出的，都只好埋在舞台裏面去了。這好像我們在舞台上只看得見劇情的肘子；它的手却在別的地方。我們用敍述代替了場面；用口頭的描寫代替了佈景，把一些嚴肅人物放在戲劇與我們之間，像古代的合唱一樣，來給我們述說在宇宙中，在宮邸中，在公共場所出了些什麽事情，每每都直到我們聽得來向他們叫道：『不錯啊！那末把我們帶到那裏去罷！我們在那裏定會感到很大的趣味，那一定是好看的啊！』痲

❶ 這是雨果引 Virgil 的詩句而加以改作的拉丁原文，法譯爲：Chantons en couplets alternés; les muses aiment ainsi l'alternance（我們以交互的對句唱罷；詩神們就愛這樣交互的歌唱。）

於這他們無疑地會回答道：「這會使你們感到趣味或提起你們的興致到是可能的，但問題並不在這上面問題却在我們是法蘭西悲劇之神 (la Melpomène française) 的光榮的守護者。」——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有人會說，你所擯斥的這個定律是從希臘假借來的。——希臘的劇場和戲劇有哪點像我們的戲劇與劇場呢？並且我們也會經敘說過那古代的劇場的場面的非常的廣大，它可以包羅一個整個的地域，令詩人可以依情節的需要，隨他的方便從劇場任何一點移到別的一點，差不多就等於現在的更換佈景。矛盾得眞希奇！希臘的劇場是完全受着國家和宗教的旨趣的束縛的，却比之我們劇場還要特別自由，而它的唯一的目的却在快樂，假使你願意，也可以說爲觀衆的教育。只因一個只服從它所應有的定律，而別的一個却適應於和它的本質完全不相干的條件。所以一個是藝術的，而另一個却是矯揉造作的。

我們開始懂得在我們現代正確的地方性是現實性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說着，活動着的人物並不是唯一的把事實的忠實的印象刻入觀者的精神上的。某種不幸事件在那裏發生過的地方變成那事件的極强烈和不可分的見證；這種無言的人物的不臨場，使得戲劇中的故事的最偉大的面場也成爲不完全的。詩人除了在瑪麗·斯提沃爾 (Marie Stuart) 的臥房內敢於別處暗殺李祚 (Rizzio) 嗎？除了那塞滿了運貨車和各種車的賽隆來里街外好刺殺亨利第四嗎？除了老市場 (Le Vieux-marché) 能在他處燒死讓·達爾克 (Yeaune d' Arc) 嗎？除了因爲他的野心而惹起民衆集會之處的布洛阿堡外好在別的地方殺却基司公爵 (Le duc de Guise) 嗎？斷查理第一及路易第十六的頭的所在除了那些看得見瓌特何爾宮和都列里宮的地方，使得他們的斷頭台好似作了他的宮前的懸着的飾物一樣的地方外能在別處嗎？

時間的一致並不比地方的一致的根基更穩固。把情節强納入二十四小時裏和强納入門房裏是一樣地可笑。一切情節都各有它的相當長的時間和各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是一樣。以同樣長的時間加於所有各種的事件！適用同一的度量於一切倘使一個鞋匠要把所有的脚都放進同樣大小的鞋裏去，我們大家就會笑煞了。以時間的一致和地方的一致相交錯而成爲一個籠子的格子，於是傲然地以亞理多德的名義把所有上帝在實際生活上以多廣大的羣集所展開的這種種的事實，種種的民族，種種的形態都納入其中！這損毀了人與事物，這使得歷史作出難看的面孔。說得更明白點，在那樣做着的時候這一切都會滅亡了；而且就是這樣，獨斷的損害者都得到了他們的常有的結果：凡在史書上是活躍的到悲劇裏都死了。所以在那些一致律的籠中

每每只關了些骷髏。

倘使二十四小時可以包含在兩小時內，那末四小時就可以包含四十八小時是很合邏輯的了。莎士比亞的一致律於是將不會與高迺依的一致律相同了。謝謝罷！

然而這就是兩世紀以來平凡，嫉妬和墨守成法的人們所加於天才的淺薄的無謂的爭執！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的最偉大的詩人的發展限制住了。這是用一些一致律的剪刀把他們的翅膀剪去了。對於從高迺依和拉西納剪下的這些鷹的羽毛他們會給我們以什麼作交換呢？康畢士通（Campiston，法戲劇家，一六五六——一七二三。）

我們想有人定會要說：更換佈景若是太多了，就會發生使觀者感到精神錯亂或疲倦的事，並可在他的注意力上產生一種迷眩的作用；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時間到另一個時間的繁瑣的移動又會弄得要有一種解釋來和緩對於觀者的刺戟；還得顧慮着在一種情節的當中留下一些罅漏就會妨礙戲劇的各部分間的相互的緊密的連絡，並會使觀者莫明其妙，因爲他不明白在這些罅漏中所應有的是些什麼。——但，顯然，就在這些地方便是藝術的難點。就在這些地方便是各種各樣主題的特別的障礙，對之要作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是要讓天才來加以克服，不是要在詩作上對之迴避。

爲要說明兩一致律的規則的不合理，只須再有一個從藝術內部得出的最後的理由就够了。就是第三一致律，情節的一致的存在，這是三一致律中唯一的被承認了的，因爲它是從一個事實得來的結果：不論人類的眼或人類的智慧都不能同時把握得一個總體以上。這一個一致律的必要正如那兩個一致律的無用。因爲這個一致律才是顯明戲劇的觀點的；所以，只因了這點，有了它就不要其它兩個了。在戲劇中不能有了三個一致律和在繪畫上不能有三個深度是一樣的。還有，我們須切記不要把情節的一致和情節的單純相混。全部的一致並沒有一點排斥主要情節所必須藉以烘托的次要情節的意思。只是這些小部分既已微妙地隨順着全體，必須要不住地湊合着中心情節，並要在戲劇的各種階段或者莫如說各種層次中都要包圍着這中心情節。全部的一致就是舞台上的配景法。

『但是』，思想的關員要叫道，『你所拋棄的兩種規則就是偉大的天才們也遵依過的啊！』嚇，不錯，不幸得很！倘使大家能讓他們自由地做去，他們將做出些怎樣的作品啊，這些可稱讚的人們？他們至少沒有不經一

場爭戰才接受你們的鎖鍊的。我們且看高迺依，因了他的値得驚嘆的 Le Cid，在他初發軔時就疲於和墨列（Mairet），克拉外列（Claveret），多比尼亞克（d' Aubignac）及斯歸德里（Scudéri）等的論爭！像他告訴後代的這些人的强烈的攻擊，他說他們用「亞理斯多德遮蓋了他們的一切錯誤」！還得看他們如何對他說，我們且徵引一點當時的文句：『少年人，你在教授之前必須先要學習，倘使你不是一個斯加里傑（Scaliger）或者一個韓斯羽斯（Heinsius）㊀都就是不能令人忍受的。』對於這，高迺依反抗起來，並問他們是不是想把他『深深地降在克拉外列的下面？』這裏斯歸德里見到如此地倨傲而惱怒了，就告訴『這位三倍偉大的 Le Cid 的作者，以達士（Tasse）㊁他那時代的最偉大的人物，用怎樣謙恭的話語開始他的著作中的最美的一部的辯解，以反對那最嚴刻，最不公正而爲人所絕不至作出的批難。高迺依先生，』他又說，『在他的回答中表明了他沒有這位高明的作者的謙恭亦正如他沒有他的德能。』受了這樣「公正地和溫和地批難的少年人」竟敢反抗：於是斯歸德里又告起奮勇來，他向「卓絕的學士院」求救：『發佈道哦，我的裁判官們，合於你們的尊嚴的命令罷。以使全歐洲都知道 Le Cid 並不是法蘭西的最偉大的人的傑作，却是高迺依先生他自己的較不確當的劇本。這是你們應該做的；一面是爲了你們自己的光榮，一面是爲了我們民族的一般的光榮，這是我們民族光榮所繫的；因爲外國人，他們有的是達士和古阿里尼（Guarini），看到這所謂美麗的傑作，將認爲我們的最偉大的名手不過是些學徒而已。』

在這少少的幾行富有教訓的文字裏包含着嫉妒的舊慣對於新萌的才能的一切永世不變的戰術，這種戰術在現代還繼續着在用，例如在攏倫的血氣充盈的論文中它就給添了多末有趣的一頁。斯歸德里揭示與我們的是這戰術的精英。因此一個具有天才的人的較早的著作總是不如最新的爲可取，以便證明他是在降落而不是在上昇，Mélite 和 la galerie du Palais㊂都被置在 le Cid 之上；再後便是把已死了的人們的名字總摔到還活着的人們的頭上，高迺依被人用達士和古阿里尼（古阿里尼）投擊了，也和後此又有人將用高迺依去投擊拉西納，用拉西納去投擊服祿特爾，以及現今又復有人用高迺依，拉西納與

㊀ 斯加里傑，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博學的語言學家；韓斯羽斯十六七世紀荷蘭博學的語言學家。

㊁ 達士，十六世紀意大利的大詩人；古阿里尼，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古希臘語學家。

㊂ 皆高迺依較早的作品。

服祿特爾投擊凡是拾起頭來的一樣。這戰術是陳舊了，像我們看見的，但還必須是極好的戰術罷，只因它總是被人用着的。然而這可憐的偉大的人還在喘息呢。在這裏我們必得讚嘆斯歸德里，這個悲喜劇中的裝腔作勢的打手，直逼到底，像對他詆毀並叱責，像無情地放開了他的古典主義的大砲，像他使 le Cid 的作者「瞧看」如何才是插話（épisodes）應有的寫法，依據亞理斯多德在他的詩法的第十及第十六章裏所教我們的，像他以這同一的亞理斯多德的名義，『在他的詩法的第一章裏，大家就看到 le Cid 的被斥』以柏拉圖的名義，『他的理想國的第二編，』以瑪爾瑟南的名義，『在第二十七編中』大家可以看得見的；以『尼約伯及熱弗特的悲劇；』並以『梭阜克爾的阿熱阿克斯；』以『歐里匹德的榜樣；』以『韓斯羽斯的悲劇的構成（Constitution de la tragédie）第六章；』以『小斯加里傑的詩；』最後，以寺院法學家（Canonistes）及法律家（Jurisconsultes），以婚姻的名義』來高壓高迺依。前部分的論據是陳述給學士院的，最後的是說給大主教的。在微細如針與巨大如棒的打擊之後。須得有個裁判者來解決問題了。沙伯蘭（Chapelain）就來發表了他的評判。高迺依於是見到自己是被判作輸家，獅子的嘴被封了，或者像當時所說的，小鳥（La corneille）褪却了羽毛。要到現在才是這醜惡滑稽劇的悲痛的方面：在就這樣地把這位全然近代的，飽受過中世紀及西班牙的陶養的天才從他的最初的萌芽拆損了後，他只逼得自行欺騙，投入古代之中，給我們寫出了這加士抵（Castille ——西班牙地方）風的羅馬，崇高固然是沒有可說的，但這其中，恐怕除了前世紀曾經十分嘲笑過他的具有高傲而朴質的色彩的 le Nicomède 裏之外，我們就沒有遇到過眞實羅馬和眞正的高迺依。

拉西納也感到過這同樣的不愉快，然而却沒有作過同樣的抵抗。他無論在才氣上，在特性上都沒有高迺依的高傲的嚴烈性。他靜默着屈服了，聽憑他的時代譏嘲他的驚心奪魄的哀歌 Esther，他的極壯美的史詩 Athalie。並且我們應該相信，倘使他沒有像他那樣受了他那世紀的偏見的束縛，較少地接觸到古典主義的魚雷，在他的戲劇中他決不至不把羅古士特（Locuste）投到納爾西士（Narcisse）與萊翁（Néron）之間，尤其不至把賽來克（Sénèque）的學生㊀在和解席上毒死布里達涅古士（Britannicus）的這個大宴的一場埋沒在舞台內部㊁。但是我們何能要求雀鳥在抽了氣的玻璃缸中飛翔呢？然而，「鑑賞家」們，自

㊀ 指萊翁，因其曾從學於賽來克，哲學家。

㊁ 這一節所關拉西納的名劇 Britannicus。

斯蹄德里以至拉•哈爾卜(la Harpe)，給我們耗損去多少的美麗場面啊！從他們的乾燥的吹息把萌芽都吹枯了的東西裏也可作成一種極美的作品來。我們的偉大的詩人到底還是能夠透過一切困難去表出他們的天才。人家要把他們用教義和規則來圈住每每總是失敗的。像希伯來的巨人他們把他們的牢獄的門帶往山上去了。

可是有人反復地說着，無疑地還有些時候有人要反復地說着：——依從規則！倣效模範！這是規則造成了模範！——待一會兒！這裏面有兩種的模範，一種是依着規則造成的，可是在它們之前，另有一種根據它們人家才造成了規則。那末，在這兩種範疇中天才應該在那種裏面找到一個地位呢？雖說和炫學者接觸着的時候總是使人難受的，然而與其受着他們的教訓何如就給他們一頓教訓更好之萬萬呢？並且，倣效同光怎麼能比得光呢？不停地繞着同一的圈道的衛星怎麼比得作中心的及生殖的星呢？以他所有的詩，徽爾吉爾 Virgile 之於荷馬，只好像月亮之於太陽。

我們且問，倣效誰？古人嗎？我們才說明過了，他們的劇場和我們的一點相同處也沒有。況且，服祿特爾，他是不要莎士比亞，也不要希臘作家的。他將給我們說出為什麼：『希臘人們糊亂創出些劇情來並不使我們更為心服。希波里特㊀由墜落而負傷，來數他的傷痕，並呻吟出痛苦的叫聲。斐洛克特忒㊁因了他的過重的痛苦而傾跌；一種黑血從他的傷口上流出。埃地卜㊂，滿糊着從他才挖去了眼珠的眼眶中滴着的血，却怨怒着神祇與人。我們聽見為她自己的兒子所戮殺的克里鄧賴士特爾㊃的叫聲時，埃列克特拉在台上叫道：『殺掉她罷，不要饒她，她沒有饒我們的父親。』蒲洛麥特是被人用釘從他的兩臂和前胸釘入，釘在崖石上的。各司罪罰的女神(les Furies)見着克里鄧賴士特爾的血跡模糊的影子就答以毫沒有語調的嗥叫：藝術在愛詩列的時代和在莎士比亞時代的倫敦是同樣地在幼稚期中。』倣效近代人嗎？啊！倣效摸倣的東西謝謝罷！

㊀ Hippolyte，歐里匹德的悲劇名，同時即其主人公之名。

㊁ Philoctete，梭卓克爾的悲劇，亦即其人物名。

㊂ Oedipe，也是梭卓克爾的悲劇與其人物名。

㊃ Clytemnestre，Agamemnon 的妻子，Oreste 和 Electra 的母親。她殺了她的丈夫，她又被她的兒子所殺。

——但是有人還要非難我們道，照你所以考量藝術的態度，你好像只等待着偉大的詩人，總在只望着天才嗎？——藝術並不只望着平凡。它不給它規定一點什麼它也一點不知道它它也決不因它而存在藝術產出飛翔的翅而不產出支拄的拐杖。嚇嚇！多比尼亞克曾依順着規則，康舉士通曾倣效過模範。這於藝術何關呢！它絕不為了螞蟻修蓋它的宮殿。它讓牠們作牠們的蟲穴，不問牠們是否要來把牠們對它的宮殿的不成樣的模倣建造在它的基址上。

學院派的批評家把他們的詩人們放置在一種奇特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對他們不住地叫道：倣效模範！另一方面，他們又慣於宣稱『模範是不可模倣的！』那末，倘使他們的工人們因了力作之故，到得在這行列中做出一些依稀彷彿的倣造物，大名家的褪了色的描摹，這些無情的人們，在檢閱過新的 refaccimento ❶ 後，有時叫道：『這與一點什麼也不像呀！』有時又叫道：『這與什麼都沒有一點不像的！』於是依着特別造成的邏輯，這兩種公式的每一個都成了一種批評。

我們大膽點說罷，時間已經到了這步，在這時代自由像光明一樣在到處都浸入，惟獨浸不進舉世再沒有更本質地就自由的地方思想的領域中，就太為奇怪了。讓我們擊破種種理論種種詩體種種體系罷。讓我們把遮藝術大門上的舊石灰粉糊揭下來罷！沒有什麼規則和模範；或者不如說沒有別的規則，只有在整個藝術領域之上翺翔着的自然的普遍法則，和適合於每種著作的每個主題的相當條件所由成的特別的法則。一部分是永久的，在內的，不至消滅一部分是變化的，在外的，只能應用一次。前一部分是支持房屋的骨架；後一部分是用來修建的鷹架是於每個建築都要改換一次的。前一部分是戲劇的骸骨，而後一部分是其衣裝。可是，這些規則都沒有寫在各種詩論裏面。李史烈（Richelet 法國文法家）也深信着這一點。天才與其說他是學習莫如說他是猜測，他從前一部分提取事物普遍的秩序，從後一部分提取他所論究的主題的個別的全部；不是取的燃起他的爐灶，吹起他的火，燒紅他的熔金鍋，分析而且破壞的化學家的方法；乃是取的以金色的翅葉飛翔着，息在一朵一朵的花上，從裏面吸出它的蜜，不使花蕊失却它一點光澤，花冠失却它一點香味的蜜蜂的態度。

❶ refaccimento，據燕里約氏說是一個不可知的字，因為它既不是意大利文，也不是西班牙文，大約是 rifacimento 之誤，意義為修理(réparation)，恢復(restauration)，改鑄(refonte)。

詩人讓我們再詳論這點罷，只須從自然，從眞理，以及也從是一種眞理與自然的感與中去求取智慧。Quando he 洛浦·德·費加說，

Quando he de escriver una comedia

Enrierro los preceptos con seis llaves.❶

為要鎖住種種規律，實際「六把鎖子」也並不算過多。詩人最是要不去抄襲任隨何人，莎士比亞並不過於莫利耶，席勒爾並不過於高迺依。倘使有眞才的人能放棄他固有的本質到這步，並這樣地把個人的特點拋丟在一邊去變作別人，他會失却一切以作這優孟衣冠❷的把戲。這是以神而自降為傭僕。必須要汲取最初的源泉。這是同一的流液，佈滿在地上，產生了林中的各種樹木，長着多紛異的姿勢·果實，葉狀。這是同一的自然在繁殖並營養種種極不同的天才。詩人是一棵樹，可以被各方的風吹和各種的露水濡潤，他作出作品和結出果實一樣，像寓言集中載着寓言。抓緊一個師傅，粘貼在一個模型上有什麼好處？情願作荆棘式薊草，與洋杉樹和棕櫚受同一的地的滋養，却不願作這些大樹的苔蘚式木瘤。況且，這洋杉樹與棕櫚，不管它們有怎麼樣大，並不是從之抽出汁液喝了就可以把自己也長大的。一個巨人的寄生者頂多仍不過是個矮子。橡樹，儘管極其高大，只能產生並營養寄生樹而已。

這裏我們不要誤會了，所以我們的詩人中有若干人，就是儘管倣效，也能成為偉大者，是為了他們一面雖在古代形式上模倣着，一面他們還常常服順着自然及他們的天才，因為在一個方面他們也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小枝纒在鄰近的樹上，而他們

❶ Lope de Vega，西班牙詩人（一五六二——一六三五）詩句法譯為：Et lorsque je dois écrire une comédie j'enferme les préceptes sous six clefs. 中譯為：當我必須要寫一本喜劇時，我把規律都用六把鎖來鎖起。

❷ 原文為 Sosie，莫利耶的 Amphitryon 中的善擬擬人的脚色，在成語中用這個名字與中國用優孟同義。

的根却沒入了藝術的地內、他們是常春藤，而不是寄生樹。再後又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模倣家，既沒有根莖在地中，也沒有天才在靈魂裏，就只好限於倣效了。像諾傑(Charles Nodier)說的，在雅典派之後，復有亞歷山大派。於是平凡者如潮湧般多起來；於是這些詩諭就滋長繁殖了，對於有才的人是多末障礙，對於平凡者却又是多末地方便。有人說一切都已製造好了，上帝被禁止住再創造一些別的莫利耶，別的高迺依。他們用記憶來代替了想像的地位。這事本身已經絕對地解決了，對之且有過許多格言：『想像，』拉哈爾卜以他的率直的鎮定說道；『實際乃是記憶。』

自然啊！自然與眞實啊！——而這裏，只爲說明新的思想，絕不至毀壞藝術，却只願把它改造得更牢固，更有穩定的基礎，我們試來指出什麼是，依我們的意見，區分合於藝術的現實與合於自然的現實的不可踰越的界限。這是粗心才把這兩個界限弄混了，像有些還沒有大進步的浪漫主義者所爲的。藝術的眞理不能够，像有幾個人那麼說的，成爲絕對的現實。藝術不能產生事物本身。我們且假定實際上絕對的自然，從藝術以外看的自然的不假思索的主唱者看到一齣浪漫主義的戲劇，例如 le Cid。——『這算是什麼呢？』最初一句話他會問。『le Cid 用韻文說話！用韻文說話不是自然的。』——『那末你要他怎麼說呢？』——『用散文。』——『好，就用散文罷。』——過了一會之後：——『怎麼，』他又說了，『這是合理的嗎，le Cid 說法國話！』——『那又該什麼呢？』——『自然要他說他的本地話，他只能說西班牙話。』——『這我們一點也不會懂得；但仍舊依你罷。』——你以爲這就完了嗎？還沒有呢；在西班牙話還沒有說上十句的時候，他一定會站起來，並問這個說話的 le Cid 是不是有肉有骨的眞正的 le Cid 了。以什麼權利這個演員，本叫雅各或彼得，偏又自名爲 le Cid？這簡直是荒謬的。——繼此而後沒有一點理由可以使他不問爲什麼用這種脚光燈代替了太陽，用這些虛僞的舞台佈景代替了眞的樹木和眞的房屋。因爲這種問法一開了頭，邏輯就把我們逼住，沒法再停得住了。

那末我們就應該承認，不然便是荒唐，藝術的領域和自然的領域完全是有區別的。自然和藝術是兩樣東西，不是這樣，彼或此就不會存在。藝術，在它的理想部分之外，還有一個塵世的與極積的部分。隨它怎麼去做，它總是框在了文法與韻律學之間，沃日拉(Vaugclas，法文法學家）與李史列之間的。對於它的最任性的創造，它有許多方式，製作的方法，以便動作的一部完整的材料。在天才呢，這是一些精緻工具，在平凡者，却是一些粗重工具。

我們覺得有的人已經說過，戲劇好像一面鏡子，其中反映着自然。但倘使這面鏡是面平常的鏡，有個光滑而平順的表面的，它把各種物件只能照出一種無光澤與凹凸，忠實而失了色彩的影子；大家知道顏色與光線在單純的反映中是會如何地失真。所以戲劇必須是一面濃縮的鏡，它不會把有色的光線顯淡，它把它們收縮凝結起來，使一種微光化作光明，一種光明化成火焰。於是只有戲劇才是藝術承認了的。

劇場是一個視線的集中點。凡是在世間上，歷史上，生活中，人類中存在的，一切都必然並也能够在那裏反映出來，但要在藝術的魔術棍下才行。藝術歷觀各世紀，自然界，詳究史事，竭力再現事實的現實，尤其是習俗和特性的現實，較之事實更少有疑難與矛盾，恢復編年史家所省略的，對他們所剝脫了的使之調和起來，猜測他們的漏遺而為之修補，以具有時代色彩的想像去填補他們的缺陷，把他們所聽其散亂的集合攏來，把推動人類傀儡的神爲的提線接續起來，在一切上面都籠罩以一種同時是詩的而又自然的形式，並畀之以這個產生幻覺的眞理的及躍進的生命，這種激起觀衆熱情的現實的魔力，而且最先激起的是詩人的熱情，因為詩人是誠心的。所以藝術的目的差不多是神性的：倘使它作歷史，就是復活；倘使它寫詩，就是創造。

看着這樣廣大地展開一種藝術有力地在其中發展着自然的戲劇；一種其中的情節以一種堅定而平易的步驟，不散漫，也不狹隘，向着結論進行的戲劇；一種在其中詩人充實地實現了藝術的複雜的目的的戲劇，即在觀者面前展開一種兩面的境界，同時燭照人類的內部與外部：燭照外部，以他們的說話與行動，燭照內部，以種種旁白和獨白；總之在同一場面上間雜着生活的戲劇及意識的戲劇，可算得是一種偉大而美麗的事情。

有人想，對於一種像這類的作品，詩人倘使定要在其中加以選擇（他必須選擇，）不應選擇美而應選擇特色。不應像現今有人說的，便於施以地方色彩，就是在作品竟功之後，於一個完全地錯誤的或遵循慣例的全部上加以幾處刺激强烈的修飾。這決不是在戲劇的表面上應有地方色彩，乃是在根本上，在作品的核心裏，從這裏，這種色彩自已自然地，均等地，像樹液從樹根輸送到最高遠的一張樹葉一樣，散發到外面，可以說到戲劇所有的各方面。戲劇必須要澈底地滲透着這些時代的色彩；這種色彩在裏面必須要像在空中，使人當進裏面和從裏面出來時像換了時代和環境一樣。一定要有些研究和有些功力才能達到這點；這是再好不過的。在藝術的途徑上滿佈着這些荆棘，除了那些意志力强的，使誰都一見就退却，是多末好呢。並且就是這個研究，

由一種熱烈的感興維持住，才使戲劇免去了毀滅它自身的那一種缺陷，浮泛。浮泛是短視的與短於才氣的詩人的缺點。在這個舞台的景象上，一切形象都必得要做到它的最顯著最有個性，最明晰的特點。就是通俗的與低級的也應各有一種特色。像上帝一樣，詩人在他的作品裏同時到處都是存在着的。天才頗像那種把國王的面像同樣地印在銅幣上和金幣上的造幣器械。

我們不猶疑，而這更足以對人們證明我們的誠意，我們要想變壞藝術的地方是多麼地稀少，我們不猶疑把韻文認為是最適宜於保護戲劇，使不至為我們方才所說的災害所違礙的手段之一，像阻止浮泛的侵入的最好的堤防之一一樣。這浮泛和德謨克拉西相同，總是滿滿實實地流入了人類的精神。在這點上，業已有了那樣多的作者與作品的新文學須得讓來指出一種我們覺得它是陷入了的錯誤，且是為舊派的想不到的失眞所過分地證明了的錯誤。新世紀已是在一種大家都容易抬起頭來的發展的時代裏了。

它形成像古典主義的一種臨末的分枝，或說得更恰當點，像這些瘰瘤之一，像這些因老朽所發出瘰瘤之一，其為敗壞的先兆尤甚於其為生命的明徵；它形成一種戲劇詩的奇怪的派別。這派我們覺得曾以代表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過渡期的詩人為師表及根源，那詩人即善於描寫及善於狀物冗語(Periphrase)的人，那狄理勒(Delille)在他的晚年，以荷馬的列舉法自誇曾寫作過十二個駱駝，四條狗，三匹馬，其中包有約伯的馬；六隻虎，二隻貓，一局將棋，一付棋，一張棋盤，一具檯球，幾個多日，很多的夏天，不少的春天，五十回夕陽，他自已也數不清的黎明。

這時狄理勒已走到悲劇裏去了。他是（他竟不是拉西納，偉大的上帝！）近來曾盛極一時的一種所謂漂亮的及高雅的學派之父。悲劇對於這個學派並不是像對於老成的莎士比亞，譬如，以之為各種情緒的源泉，但是它以之為在它的進程中它所想出的一大批描寫的小問題的解決的方便的範圍。這種詩藝，像眞正的法國古典主義派，絕不排除生活中的卑俗及低級的事件，反之，它是貪婪地尋求和集聚着這些事件。路易第十四時代的悲劇當損友般迴避的醜惡滑稽，在這派跟前不能輕輕地讓其過去。對之必須要加以描寫！就是把它高雅化。衛兵隊的一個場面，民衆的一回反抗運動，賣魚市，徒刑場，酒館，亨利第四的炖鷄，在

● 亨利第四說過：「我願我國中的最窮的農人在星期日都有他們的炖鷄。」

它都是一種寶庫。它把握住它，它將這惡徒洗淨，在它的卑下行為上繡以金線與發亮的飾物，Purpureus assuitur pannus 它的目的似乎在把一些高貴的字面付與這戲劇中的一切的低賤者；這些偉大的印下的字面的每一字面就是一句言語。

這種詩藝，我們把它看作是一種罕有的迂謹的詩藝。它看慣了狀物冗語，本來的字有時反戟刺着它，使它感到害怕。自然而然地說話就會失去它的品格。它因了老高迺依的率直的說法而把這以下各句相似的句子提出來；

……一羣的人因了債務和罪惡而毀敗。(Cinna)

……史邁納，她會信這話嗎？洛德里克他會說這話嗎？(le Cid)

……當他們的弗拉米羽斯論價於阿尼巴列時。(Nicomède)

……啊！不要以共和來攪亂我！等等。(Nicomède)

在它的心上還有這樣的聲音：『極其美麗啊，先生！』必得要有許多的閣下，許多的夫人，以便使我們的可讚賞的拉西納用的多末單音的狗字，和那多末粗野地把克洛德放到阿格里比納的床上的過失得到原恕。

這位詩神名叫 Melpomène，她生怕接觸住一種歷史。她讓服裝製造師去考究她所作的戲劇是出在什麼樣的時代。歷史在她的眼中是下品與低級趣味。那還了得，怎麼容得國王和王后口裏撒村呢？必須要把他們由他們的王族尊嚴升到悲劇的尊嚴上去。就由於這類的動議，她把享利第四高雅化了。就是這樣，平民的國王，被列古衛 (Legouvé) 洗刷了，看着他的 Ventre-saint-gris ❶ 竟自由所布詔從他口上含羞忍辱地被趕走了，於是他就變得像法國的古代通俗故事詩裏的少女一樣從這王者的口裏只吐出一些珍珠，紅寶石，藍寶石等了：那完全的偽誤，就是眞理。

總之，再沒有比這種時尚的漂亮和高雅更浮泛的了。在這種筆調中沒有一點發見的，沒有一點想像的，沒有一點發明的。我

❶ 享利第四埋怨人時的口頭語。

們在到處所見的，乃是修詞，誇張，陳腐學院的精華，拉丁語法的詩。一些假借來的觀念却套上了次等貨色的影像：這派詩人是具有着舞台上的君王及妃嬪的漂亮在收藏庫的標記好的箱子裏他們總是靠得定找到袍褂和假金的王冠，這些東西只有曾經常常被任何人都用過的不幸而已。倘使這些詩人們不翻閱聖經，這並不就是說他們沒有他們的厚大的書詩韻大全（Dictionnaire de rimes）這裏面就是他們詩的源泉 fontes aquarum。

我們知道在這一切裏面自然與眞理只能做到怎樣算怎樣。若其能够越過這個虛僞的藝術，虛僞的格調，虛僞的詩的災難裏的幾處殘餘而存在，已是十分的偶然。就是這點造成了我們有幾個著名的文學改革家的錯誤。被這所謂戲劇的詩的嚴格壯麗，浮華所驚，他們以爲我們的詩的語法的要素和自然與眞實是不相容的。l'alexandrin（每句以十二綴音爲限的詩）多次使得他們感到麻煩，差不多毫不考量對之就加以處治並決定，或許稍微性急了點，戲劇應該用散文來寫。

他們弄錯了。倘使實際上虛僞在若干法國悲劇的格調上和處理方面占着勢力，並不應該由韻文負此責任，其過乃在作韻文的人。應該處治的不是被用的形式，而是曾經用這形式的工人，而不是工具。

爲要明白我們的詩的本質對於凡是道出眞實的自由語法的妨害是如何地希少，或許不是應該在拉西納中去研究我們的韻文，而是應該多多在高迺依中，常常在莫利耶中去研究。拉西納，崇高的詩人，乃是悲歌的，抒情的，史詩的；莫利耶則是戲劇的。現在已是對於前世紀的低級趣味所積起來的關於這可讚賞的格調的批評加以裁判，並高聲道出莫利耶，不止以詩人而且還是以作家的資格占據在我們的戲劇的頂點上的人的時候了。Palmas vere habet iste duas。

在他的作品中，韻文包括着思想，與之極密緻地併合着，同時把它縮緊幷發展開來付之以一種最纖美，最謹嚴，最完全的形象，幷給我們以差不多可以說是它的精華。韻文是思想的可見的形式。這就是爲什麼它是特別地適宜於舞台的配景。以某種方式造成，它給一些東西以烘托，而這些東西離了它就成爲無意義的和俚俗的。它使得格調的組織更堅牢更細密。它是阻止任線的結。它是束住衣服並使之起摺縐的腰帶。使自然與眞實羼進韻文中會有什麼損失呢？我們且問我們的散文家們他們自已，在莫利耶的詩裏他們失却了什麼？葡萄酒，讓我們再作一個卑俗譬喻，裝到瓶裏難道就不成其爲葡萄酒了嗎？

倘使，依着我們的意思，我們有權說怎樣才可以算得戲劇的筆調，我們就要要求一種自由，誠懇，忠實的韻文，敢於不拘謹地

說出一切，隨便地表現一切；以一種自然而然的態度從喜劇進到悲劇，從典雅高尙進到醜惡滑稽；輪替着由現實的而詩的，詩的而現實的；同時是藝術的與靈感的，深刻的與急驟的，寬廣的與眞實的；知道適度的斷句和移易點逗以掩藏其 alexandrin 式的句法的單調；愛用延長句法的跨句更甚於淆亂意義倒裝句；謹守押韻的規則，這個奴隸化的女王，我們的詩的至上的優美，這個格律創造者；它的表現法的眞理是無窮竭的，它的美妙與結構的秘密是不可捉摸的；像蒲洛特㊀一樣，變出千態萬樣而不更改主性與特徵；避免宂長的台詞；以對話爲游戲；總是隱在劇中人的後面的，先於一切注意着適合於它的位分，當到它成爲美麗時，差不多只是偶然成爲美麗的，由不得它，并出於它的意料之外；抒情的，史詩的，戲劇的，依順着需要；可以徧及一切的詩調，從高至下，由最高雅的思想到最通俗的，由最詼諧的到最嚴重的，由最表面的到最抽象的，絕不超出講白的場面的範圍；總之，人要寫到這樣，恰似有個仙女賦與他以高酒依的靈魂及莫利耶的頭腦。我們覺得像這樣的韻文將和散文是•一•樣•地•美•的。

一種像這類的詩和我們將才作過屍體般的剖驗的詩之間不會有任何關係。區分兩者的差別是容易指出的，倘若一個有才氣的人，對於他本書的著者個人應該感謝，許可我們從他借用他的極聰敏的區分：其他一涵詩是描寫的，這種詩是繪畫的。

讓我們再說一回罷，在劇場上的韻文定要除去一切自負心，一切過甚的要求，一切有意的賣弄。它僅僅是一種形式，一種必須承受一切的形式，它沒有一點什麼可以强勉戲劇之處，恰恰相反，應該從它接受一切，以便完全傳與觀衆，法文，拉丁文，法律條文，國王撒村的話，民間成語，喜劇，悲劇，笑，哭，散文與詩都須接受。倘使詩人的詩說不出來，就算他的不幸！但這種形式是銅一般堅牢的形式，它把思想圈入它的格律，在這下面戲劇是不可毀滅的，把它在演員的精神上刻得更深點，警覺着他所減及所加的，阻止他變換他的脚色，阻止他代替著者，使每個字都成爲尊嚴的，使詩人所說的於很久之後在聽者的記憶中還是活潑的。思想浸潤在這詩中，立刻變爲一些更銳敏而又更𠾖耀的東西。這是鐵變成鋼了。

我們感到散文，必然地更較生怯，不得不使戲劇和一切的抒情的或史詩的詩分開，化爲對話與事實，它要有這些源泉就不容易了。它有的翅膀是不够寬廣的。因而它是一種比較很容易的過道，平凡在裏面也就易於存在；爲了像在最近才出版的幾部

㊀ Protée 海神，能預言，但不願多說，爲避免人對他追問，他於是隨意變化他的形貌。

有名的著作，藝術中將充盈着未成熟或幼芽似的東西。又有一部分主張改革的人傾向於把戲劇同時寫成韻文和散文的，像莎士比亞所做過的一樣。這種方法自有它的益處。然而在從一種形式過到另一種形式的時候却會發生調和的困難，因爲一種織造品要是同質的，就會格外地牢實。且而，戲劇就是寫成散文也罷，還只是一種次要的問題。一個作品必須占定它的地位，但須依照它的內在的價值，而不是依照它的形式。在一些像這類的問題裏，只有一種解決法。只有一種砝碼可以使藝術的天秤傾斜，就是天才。

在這其間，不管是散文家或韻文家，一個戲劇作家的最先的不可少的才能，就在寫作正確。不是這完全在表面上的正確，這是描寫派的美德或缺點，它把羅蒙㊀與勒斯多作成了㊁它的天馬㊂的兩翼；然而是這內在的，深刻的，合理的正確，它透進了地方語言的精義；它直搜到它的根莖；窮索了字源，總是自由的、因爲它對它的所爲是有把握的，並且它總是和語言的邏輯相合的。文法聖母使前者就範，後者却令文法留在範圍之中。它敢作爲，敢冒險，創造，發明它的筆調；它於此是有權的。因爲，雖有若干人說起過它，他們却沒有想到過他們所說的，在這些人中顯然地應該列入的，就是寫過這些話的人，法國話決不是固定的，並也不會固定。一種語言是不固定的。人類的思想總是在進步的，或可說在活動着的，言語是與之相伴的。事實本是這樣。當身體既改變了，衣服怎麽會不改變呢？十九世紀的法國人已不能算是十八世紀的法國人了，十八世紀的法國人也不能算是十七世紀的法國人了。蒙代尼(Montaigne)的語言已不是拉伯勒的語言；孟德斯鳩的語言已不是巴斯加爾的語言。這四種語言的每種，其自身都是可讚賞的，因爲它們各有各的特色。各時代都有它特殊的思想，它也就應該有特殊的語言來表出這些思想。言語像海，它們不息地掀動着。到某某時代，它們就離開一個思想世界的海岸而浸入另一個思想世界。凡是它們的洪濤這樣離棄了的地方就會乾枯及消滅於地上。就是照這樣子若干思想寂滅了，語言也消逝了。在人類的方言中和在其他一切中是一樣的。每一個世紀要

㊀ Lhomon，法國的文法學家（一七二七——一七九四）。

㊁ Restaut，法國的文法學家（一六九六——一七六四）

㊂ 天馬，原文爲 Pégase，乃神話中生有兩翼的神馬，一般用牠來象徵詩人的天才。

帶來並也要帶去一些東西。這有什麼辦法？這是必然的。所以有人想把我們的方言的流動的姿容依一種指定的形式固定住是枉然的。我們的文學上的約書亞㊀向着語言喝叫停住是枉然的；語言和太陽都不會停住了。到了語言固定的一天，它就死了。這就是何以法國語在現代的某派中是一種死的語言。

除了使證據更要完足的透澈的闡發外，這樣差不多就是這部書的作者對於戲劇的現有的思想。雖然，他絕沒有想把他的戲劇論作爲這些思想的一種表彰，恰恰相反這些思想自身或許只是說得率直點，製作時的種種啟示。這對他無疑地是很便當而又最取巧的，他若是把他的書建基在他的序文上而以之互相地辯護。可是他比較喜歡少弄點聰明，多表點誠意。他願意做表明連繫着這篇序文和這本戲劇的結子的微小的第一個人。他的最初的計劃，由於他的懶惰之故，先是想把這個作品單獨呈現給讀者：el demonio sin las cuernas，像易理亞爾特㊁說的。這是在適當地把作品結束並完成之後，經幾個或許過於偏愛的朋友的請求，他才決定在他的序文中自己加以反省，繪出，就如他將才做過的，詩的旅行圖，檢點他所述的或好或壞各種獲得，藝術領域所由呈現在他的精神上的種種新的局面。

有人無疑地會借重這番的告白複述一個德國的批評家已經對他所發過的責難，說他爲了他的詩就創作一種詩法。有什麼關係呢？他起先可以說是有意破壞而不是要創造一些詩法。再者，依着一種詩法來創造詩法，比起依着一種詩法來作詩總會更有價值些罷？然而不，我們再說一回，他既沒有才幹創造，也沒有希冀建立一些體系。『體系，』服爾特爾有趣地說道，『好像是一些老鼠，牠們鑽過了上二十的洞而臨了其中竟有二三個不讓牠們通過。』這會是徒勞無益的，而又超過了他的力量。他所辯護的是藝術的自由，以反對體系的專制，定律，定則等。他的習慣在一任偶然，即他所以爲是靈感的，並且只要他變換一回製作他就要變換一回模型。獨斷教義，在藝術中，是他所最先要逃避的。他若懂懷着成爲那些在他們的體系中寫作作品的自認在精神上絕未具有一種形式總是在證明一些東西，隨順着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本質的法則以外的別的法則的人們，不管是浪漫派的

㊀ Josué，摩西的繼承者，曾使約但河水停住，讓他的百姓渡過的，事見舊約全約的約書亞記。

㊁ Yriarte，西班牙詩人（一七五〇——一七九一）。

或古典派的，都是令上帝不悅的啊！這些人們的矯偽的作品，即令他們有一點才氣，在藝術上也並不存在。因爲它是一種理論，而不是一種詩。

在以上所說的一切中，既已試行說明了什麼是依據我們的意見，戲劇的起源，什麼是它的特質，怎麼才可以作爲它的筆調之後，現在是應該從那因了特別原故使我們上登的藝術的一般的巔頂上下來的時候了。此後就只有讓我們和讀者談談我們的著作，這本克林威爾了；可是這並不是一個使我們喜歡的主題，我們對之只要以僅少的話語稍微說上一點就得了。

沃里衛耶・克林威爾（Olivier Cromwell）是在歷史上那些同時非常著名而又很少人知道的人物中數數的。他的傳記家的大部分，在其中還有許多是歷史家，沒有把這偉大的相貌畫得完全。他們似乎不敢把這個英國宗教改革的，政治革命的，奇怪而巨大的模範的所有各種特點都結合起來。差不多全都限於抄襲波隨越（Bossuet）所繪的單純而兇惡的側像而加以擴大而已，至於波隨越所據的觀點是君主派的及天主教派的，並是從他的依恃着路易第十四的大主教的講席上來的。

和一般人一樣，這部書的著作也止步在這裏。沃里衛耶・克林威爾的名字在他只喚起是一個熱狂的弒君者，偉大的將官的簡略的觀念。這是因了窮搜史實，他用着熱情所做過的；這是因了偶然翻檢着十七世紀的英國人的記述，他才感到在他眼前看着漸次漸次展開一個完全新的克林威爾。這已不僅是波隨越的軍人的克林威爾，政治家的克林威爾了；這是一複雜的，異質合成的，多樣的，種種相反的東西合成的，混合着很多的惡與很多的善的，充滿着天才與狹小的人；一種 Tibère-Dandin ❶，歐洲的暴君而他家庭的玩具；老弒君者，凌辱着各國國王的使臣，卻被他自己的保皇思想的幼女虐待；他的習慣是嚴肅而沉鬱，卻常與環於他的四個宮庭弄臣相縱談，愛寫惡意的詩；對於禮節是簡素，單純，質朴，而又誇張的粗野的軍人而銳敏的政治家；善於神學的辯論，對之且甚喜愛；沉滯，繁冗，晦澀的演說家，可是巧於說所有他想誘致的各種人們的語言；虛偽而又狂熱；被他的幼小時的幻影支配着的幻想家，相信占星家而又時時禁逐他們；疑心過重，總在擔着心的，很少是殘酷的；清教徒禁規的嚴格的遵守者，每天鄭重地廢去幾小時在諧謔裏面；對他的親信者急躁而傲慢，對他所恐怖的各派黨徒又復溫和；以機巧遮飾他良心上的譴責，

❶ Tibère 是 André Chenier 的悲劇中人名，Dandin 是莫利耶喜劇中人名，兩名併合似指悲喜劇的混合。

欺騙他的良心，無窮盡的手腕，機謀，策略；以他的聰明運用他的想像；醜惡滑稽而又典雅高尚；最後他是這些從•根•基•上•就•是•有•決•斷•的人們中的一個，像拿破侖這些人全體一齊的典型和首領，以他的正確如代數精彩若詩的語言所形容的一樣。

讀過了以上這些話的人，見着這希有的和觸目的全體，感到波隨越的熱烈的繪影不能滿足他了。他於是便環繞於這個崇高的人物的周圍，他就有了一種熱烈的企圖，想把這巨人從他的各種面目，各種方面描繪出來。材料是豐富的。在戰鬥的人及政治的人外，他還得畫出個神學者，衒學者，惡劣的詩人，夢想家，滑稽家，父親，丈夫和蒲洛特一般善變的人，總之，兩面的克林威爾，homo et vir。

在他的生活中尤其在某一時期，這種奇怪特性會以各種的形式發展出來。這並不是，像有些人乍看一下就相信的，在查理第一受審的時期，這是驚心動魄具有陰鬱而可怖的情味的時期；而是在這位野心家想去摘取這個國王的死的果的時候。這時候的克林威爾，若在別的人已是達到一種可能的幸運的頂點時期了。他是英國主人，只因英國的千百黨派都在他的踐踏下喋住聲了，他是蘇格蘭的主人，只因蘇格蘭被他作為領地了，他是愛爾蘭的主人，只因他把這地方作了徒刑場，以他的戰艦，他的陸軍，他的外交，他成了全歐洲的主人，他於是想完成他幼小時的最初夢想，他生活中的最後的目的，自立為國王。歷史絕沒有把最崇高的教訓隱藏在最崇高的戲劇之下。這位攝政官最初使人勸進；這凜嚴的笑劇開始是由各村市的請求，各城市的請求，各伯爵領地的請求繼後又來一個議會的決案。克林威爾，這齣戲的不具名的作者，對之還要表示不高興；我們看見他把一隻手伸向王杖而又縮回來了；以他的命令，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議會會址）懸旗紮綵，演台也搭起來了，王冠已在金銀匠處定製了；大禮的日期已經選定。奇怪的收場！就在那一天，對着民衆，民兵，議員，在這威士敏斯特的大會議廳裏，在那他本想在下台便成了國王的演台上，突然，好像受了一驚，見着冠王他似乎就醒了，自問是否在作夢，這番大禮包有的是什麼意思，於是在一個延續三小時之久的演說中，他拒絕了王位的接受。——難道這是他的暗探已經報知了他騎士和清教徒兩派陰謀聯合，將要利用他的過失，在這同一日內暴動？難道因這些看見他由弒君以至登極感到惶惑的民衆的靜默或低聲議論在他心裏發生了急變？難道只是天才的機敏，一種雖則放縱而仍屬謹慎的野心家的本能覺到如何因了一步之差每每會改變一個人的地位和態度，並且不敢把他的平民的基礎脫露在失人望的風前？或者是所有這些原因都集在一起嗎？凡此都是在當時的文件中沒有一種絕

對地給我們說明白過的。這到不錯；詩人在這點上更有完全的自由了，戲劇獲到歷史給它丟下的這些餘地。在這裏我看見它是廣大而獨特的；這誠然是最後決定的時間，克林威爾的生活的大轉變。這是他的夢幻從他消逝的時候，現在滅却未來的時候，爲要用一句有力量的俗語，他的命數走了火的時候。在這部他與英國之間玩着的喜劇中整個克林威爾都在活動。

這就我們想在這部書中所要描畫出來的人與時代。

著者縱情於一種童稚的快樂以使這巨大的簺篌的紘撥動起來。自然，從最熟練的手中會得出一種崇高而又深刻的和樂，不是那些只能取悅於耳的和樂，而是感得動整個人的內在的和樂，好像琴上的每根紘都繫在心的一根纖維上面一樣。他却讓步於要描畫所有這些熱狂，所有這些迷信，在某種時代的宗教的病的志願，於要將『所有這些人們作爲遊戲』——像哈姆雷特說的——的欲望；要排列在爲之中心及樞軸的克林威爾的下面及周圍，這個宮庭，這些民衆，這個世界凡此都和他聯爲一致，都受着他的勢力的影響；以及這個由兩個互相疑忌的黨派所共圖的有力的陰謀，他們聯合着想把妨礙他們的這人打倒，但是他們雖聯合而仍自分歧，並且這熱狂的不一致的，陰鬱的不自私的清教派，選着一個和這樣偉大的任務不相稱的細小的人物如自私及胆小的朗白爾（Lambert）做首領；而這輕躁，快樂，不大細心，無罣慮，忠實的騎士派又被這除了忠心外，不大足以代表此派的人，正直而威嚴的沃爾蒙（Ormond）領導着；以及在這位幸運的軍人面前多末卑屈的各國使臣；以及這奇怪的宮庭，裏面混着許多傀儡的人們和一些爭論下劣事件的大藩主；還有這四個被歷史輕蔑地忘却的弄臣也可加以想像；以及這個其中每人都是克林威爾的一個傷痕的家庭；以及這個士爾洛（Thurlos）攝政官的 Achates[1]；以及這個猶太教法師，這以色列·本·瑪納塞，暗探，放高利貸的，占星家，他兩面卑劣而只有第三面崇高；以及這洛且斯脫，這希奇的洛且斯脫，滑稽而有機智，漂亮而放蕩，口裏罵不絕聲，總在戀愛，總在泥醉，這樣就是他對布爾來大主教所自誇的，惡劣的詩人而良好的貴紳，脫略而質朴，拚着他的頭顱却又不甚注意到勝算，只消這是能够使他發生興趣的，對什麼都是能幹的，總之能狡猾，也會疏忽，能發狂，也能打算，能破廉恥，也能仗義；以及這野蠻的加爾，於他的特性，歷史只繪出了一面，但却是很特別及很豐富的一面；以及這各種各類的熱狂如哈

[1] Virgil 的敍事史 l'Enéide 中的人物，Enée（脫洛阿的皋君）的最忠實伴侶，現今用來指不能須臾離的伴侶。

里松（Harison），熱狂的掠奪者；巴爾波納，熱狂的商人，帝德爾公布，屠殺者；加爾朗（Ougusun Garland），愛流淚而又虔信宗教的謀殺者；勇敢的聯隊隊長峨外爾通稍好大言高論的文學者嚴酷的和剛毅的呂德洛；他後來埋骨瑞葛在洛桑；最後是『彌爾敦和幾個具有才智的別的人們，』像在一六七五年的一本小冊子（政治家的克林威爾）裏說的這使我們記起意大利的記載le Dantem qun dam。

還有很多更次要的人物我們就不說起了，然而他們中的每個都有他的眞實生活及他的顯著的個性，他們都曾有助於這個歷史的廣大場面對於作者的想像上所施的誘惑。就從這個場面他作成了這部戲劇。他把它寫成了韻文，因爲這個戲劇使得他高興如此地寫。然而到你去讀它時，你就可曉得，他在寫這篇序時想到他的著作的地方是多末的少，以怎樣不自私的態度，例如，他攻擊三一律的教條。他的戲劇沒有離却倫敦，他於一六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三點鐘開始他的戲情，而完結在二十六日中午。大家看見他差不多是守着古典主義的規律，一如現在那些詩的教授們所寫的一樣。他們且不要因而對他感到滿意罷。這並不是因了亞理斯多德的許可，而是由歷史的允許著者才這樣把他的戲劇組織起來的，並又因爲，以同等的利益，他喜歡一種集中的材料更甚於一種散漫的。

還是顯明的，這部戲劇，以它現有的規模，是不適合於我們的舞台上的排演的。它是過餘地長了。然而大家或許會看出在它的各部分裏本來是爲舞台寫的。這是在接近着他的題材而加以研究時，作者才認出，或信以爲認出，使它得在我們的舞台上去忠實地演出是不可能的，在它所處的特別的情境裏——它是處在學士院的旋風及行政署的暗礁，文藝評判與政治的檢查的包圍之中的。必須要選擇：或者是迎合人的，矯揉的，假的和做作的悲劇，或者是傲然地眞實而被排斥的戲劇。第一種東西值不得費力去做；他情願去做第二種。這就是什麼，既絕望於在舞台上去上演，他就自由地，隨順地在行文時任意所之，儘他的高興大方地開拓，儘他的題材所能容地發揮，而這，即使結果把他的戲劇和舞台離遠了，却至少有這樣的利益：使他的戲劇在歷史的關係上幾乎是完備的了。還有，公讀委員會只是一種次等的障礙。倘使一旦戲劇審查會懂得了克林威爾及他的時代的這個多末純潔，正確而欺瞞的影像是從我們的時代以外得來的時，許可它走進劇場，著者，但只在這個條件之下，可以把這部戲劇節約成一個可以到舞台上去闖闖的劇本，然而會要被人叫倒好的。

一直到那時他都要繼續與劇場相遠。爲了這新世界的繁亂，他總會相當早地拋却他的高貴而淸純的隱遁的態度。上帝保佑他絕不至後悔曾經以他的極隱晦的名字和人物與一些暗礁，一些突然襲來的風，劇院中的暴風雨，而尤其是（一次失敗算得什麼呢？）一些後台的紛議相接觸；會進了這變化不定，昏昧，暴風雨似的環境，其中無識在專斷，嫉妬在呼嘯，搗亂之羣在暗伏着，有才者的正直每每不得顯出，天才的高貴的天眞有時每被歪曲，平凡者把遮礙着他的卓越者降到他的水準以下而獲勝，人們在其中發見許多藐小的人而以爲是一個偉大的，把許多低能者看作一個達爾瑪㊀，把許多矮小人看作阿世列㊁！這番話似乎也許有些喪氣和不受聽；但到底它不是把我們這時代的舞台，陰謀及騷亂的場所，和古代的劇場的嚴重的淸明性之間的區別顯將出來了嗎？

無論會有怎樣的情形，他以爲應該先行通知一小部分被這樣一種戲劇引起興味的人們，一部從克林威爾節約成功的劇本總仍要占着一場演劇的同等的時間。要敎一個浪漫派的戲劇成爲別的樣子是困難的。自然，倘使人們想要的是別的東西而不是這些悲劇，因在這些悲劇中僅有一二人物，一種純然地形而上學的觀念的抽象的典型，莊嚴地緩步在一種無深廣的背景的台面上，在那裏幾乎只有幾個配角，主角們的不重要的陪襯，負着補充一種簡單情節的缺漏的任務的，一律的及單調的；倘使有人厭倦了這個的話，那末以一個整夜晚用來稍微廣大一點地展開整整的一個優秀的人物和一個在變動中的時代也不算過甚；一個具有他的特性和他的與特性相契合的天才，他的支配着此兩者的信仰，他的擾害着他的信仰、他的特性和天才的情熱，他的影響着他的情熱的趣味，他的鍛鍊着他的趣味，鉗制着他的情熱的習慣，以及這被各種因由所使得旋轉在他的周圍的無數的各種樣子的人們的羣；另一個，具有它的風俗，它的法律，它的習俗，它的精神，它的光明，它的迷信，它的事變及它的爲這些基本的原因所輪來輪去地搓揑得像柔軟的蠟一樣的民衆。大家可以想到像這樣一個場面將成爲很大的規模。這不會再是僅有一個人物，像舊派的抽象的戲劇所認爲滿足的，而將有二十，四十，五十，我何能確知呢？且是具有各種特色和各樣規模的。在禮

㊀ Talma，法國著名演劇家，若非死於一八二六年，克林威爾將由彼主演。

㊁ Achille，荷馬史詩中最大英雄之一。

戲劇中會有一大羣人。限制它在兩小時內演完而以其餘的在喜歌場或笑劇場去出演，屈住莎士比亞去做博白石㊀，豈不是無聊嗎？——並且也沒有想到，倘使情節配得太整齊了，它所使之活動着的繁衆的人物結果會使觀衆感到疲乏，或使戲劇顯得太絢爛了。莎氏劇中有不少的細節，同時，並也就因了這點，由一個偉大的全體顯出了整嚴。這乃是以成千累萬的細碎纖美的葉發出一個廣大的濃陰的橡樹。

我們希望在法國不久就習慣於把一個整晚上用來做一齣唯一的劇本。在美國和在德國有些戲劇直演至六小時之久。希臘人，即人家對我們常常說起的希臘人，依斯𧶼德里的方式這裏我們援引古典派的達西耶㊁援引他的詩學的第七章，據說希臘人有時竟至一天演到十二三齣的戲劇。

在一個愛好戲劇的民族裏，注意力是人所想不到地活潑的。斐嘉樂的結婚，這博馬爾舍的偉大的三部曲㊂的樞紐，就需要以一個整晚上來演出，又有誰會感到乏味與疲倦呢？博馬爾舍是配得上向這近代藝術的目標闖進第一步的，在裏面要以兩個鐘頭使之發出這由一種廣大，眞實而多樣的情節所惹起的深刻和不易消却的趣味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人說，這一個整晚上的戲，若僅僅演出一齣，將是單調而又顯得過長的。錯誤！相反，這正會消除了現有的冗長和單調。現在實際上大家是怎麼做的呢？大家把觀衆的快樂分作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先給他們以兩小時的正經的快樂，繼後又是一小時鬥趣的快樂，再加以我們不算入快樂的休幕的鐘點，共是四個小時。浪漫派的戲劇又是怎麼做的呢？它藝術地打碎並混合了這兩種的快樂。它時時使聽衆由嚴重過到笑樂，由滑稽的刺激過到悲慘的感動，『從威嚴到和柔，從諧謔到嚴峻。』因爲，像我們業已說明過的，戲劇，就是醜惡滑稽混合着典雅高尚，靈魂藏在身體裏，這是一種喜劇裏包着的悲劇。它就這樣以一種戟刺使你從另一種戟刺上得到休息，輪來輪去地以悲劇在喜劇上，快樂在恐怖上互相琢磨，甚至在必要時還襲取歌舞劇的美妙，這種的演劇法，雖則演出的只是一齣戲，

㊀ Bobêche，拿破崙時代及王政復古時代的著名喜劇演劇家。

㊁ Dacier（一六五一——一七二二）法國的著名的希臘及拉丁文學者，曾譯依里亞特及奧特賽。

㊂ 詳世界文庫第二冊塞維勒的理髮師的引言。

却要等於別的許多齣戲，你豈不看見嗎？浪漫派的舞台上要把那在古典派的劇場是一味藥品而分作兩丸的東西製成香美，變化，有味的菜餚。

這部書的著者對讀者要說的話不久就要完了。他不知道批評界將怎樣接受這部戲劇，這些簡略的，不與他們的推論相合的，不如他們的枝脈紛繁的信手招來意在速行完結的思想。無疑地這使得『拉•哈爾卜的弟子們』看來是大胆而奇怪的。但，倘使僥倖，這些思想雖則赤裸裸的而又未甚發達，却能有助於使這有甚爲進步的教育的讀者之羣走上眞理的道路，而且有多少名著，批評或應用書籍或報紙都已足以使藝術成熟了，此讀者之羣應該隨順着這個推動，不必管它是否從一個無名的人，從一種無權威的輿論，從一種無甚價値的著作來的。這是一具召喚羣衆到眞正的廟堂，眞正的神前去的銅鐘。

現今仍在文藝上的舊制度一如在政治上的舊制度。前世紀在各方面差不多還是在壓迫着現世紀的。在批評界它顯然地就是壓迫住現世紀的。例如，你會遇見一些活着的人們對你複述這由服祿特爾遺下的趣味（le goût）的定義：『趣味在詩裏不是別的東西也就如女人們之所以要粧飾一樣。』照這樣說，趣味就是愛俏了。這些著名的話語把這十八世紀的塗脂作點，傅粉的詩，這種燈籠裙的，花飾的，衣飾的文學奇妙地描畫出來了。它們給與一個就是最莊嚴的天才遭逢到都不得不變成藐小（至少在一方面）的時代一個就是孟德斯鳩也會並也必要寫出了 le Temple de Gnide，服祿特爾會寫出 le Temple du goût，盧梭會寫出 le Devin du Village 的時代以一個縮寫。

趣味，就是天才的判斷力。這又是一個別的批評界不久所要確定的，這是一個有力的，誠懇的，有學問的批評界，一個開始在舊派的乾枯的枝下發出茁壯的幼芽來的世紀的批評界。這個少年的批評界，其爲嚴重的正和另一個批評界是浮薄的一樣，博洽的和另一個批評界是無識的是一樣，它已創有一些頗受着歡迎的組織而且有時使人驚詫，在最不重要的刊物中也發見一些絕好的文章都是由它流佈出來的。這是它，與在文學中所有一切優良的及勇敢的都聯爲一氣以使我們脫出於兩種災害：衰老的古典•主義，及敢於出生在眞的的脚下的僞浪•漫•主義。因爲近代精神已有了它的陰影，它的贗製品，它的寄生者，它的古•典•主•義，對它加以模擬，染上它的顏色，帶着它的表徵，拾取它的食糧的渣屑，活像那『妖術師的學生』❶，以全憑用記憶得來字句把

❶ l'eleve du sorcier，見歌德作品中。

它所不解其奧蘊的戲劇活動的要素都運用起來且而它曾作出許多蠢事以致它的先生費了多次神去補救。但是最先所必須毀去的乃是陳舊的僞趣味。現今的文學必須把銹去掉。這銹要侵蝕它和減殺它的光豔，是枉然的。它是在向年青的嚴肅的壯盛的一代說話，這一代並不了解它。在十九世紀裏十八世紀的尾巴還拖起在；但這不是我們曾經見過波納巴爾特（拿破崙）的青年人會去給它捧的。

我們已到將近看見新的批評流行起來的時候了，它也是建基在一種廣大，堅實而深刻的基礎上的。不久我們會普遍地理解作家必須要被評判，可不是依據規則和種類，這些都是在自然與藝術之外的，而是依據這個藝術的不可動搖的原則，以及他們個人的特性的特殊的定律。對於曾把高迺依活處車刑，拉西納被其塞口，並又可笑地恢復了彌爾敦的榮譽只爲着列·博穌神父(le Père le Bossu)的史詩法規的那種批評，人人的理智都感到抱愧。爲要正確地知到一部著作，大家應該應允站在著者的立脚點上來，用他的眼去瞧看對象。他們將要放棄，這裏乃是沙篤布里昂先生在說話了，有缺點的無價值的批評而代替以美的偉大而豐富的批評。這已是各健全的思想者應該把握住每每使那，依我們的特有的癖性，我們叫作缺點與我們叫作美的中間連繫起來的線索的時候了。缺點，至少是我們所叫作這樣的，常常是美質的天然的必要的，定然的條件。

Seit genius, natale somes qui temperat astrum.

我們在哪裏見過沒有底面的獎牌？才人誰不隨着他的光榮來了陰影，煙帶來了火焰？如何的玷污只能成爲如何的美點的不可分離的結果。這種觸目的筆致使我眼花撩亂，補充了效果而又使全部得以特別顯著。你若消去一面就也消去了另一面。獨創性就全靠這點造成。天才是必然地不平等的。沒有高山不具有深崖絕壁的。你若用山峰去把山谷填滿，你只會有一種草原，一種曠野，一種薩布隆(Sablons)的平原而不是阿爾白斯山了，一些雲雀而不是鵰鳥了。

時代，氣候，地方的影響也必得算入。聖經荷馬有時就以他們的崇高的本身使我們感到不快。誰肯在這些書裏去削除一字呢？我們的弱點每每對於天才所有的豪邁感到畏怖，只因沒有用一種同樣廣大的智慧去對於事事加以進攻的能力。並且，我們

再說罷，有許多缺點就專門是從傑作裏生發出來的，只須有某種天才就會有某種缺點。有人責備莎士比亞濫用形而上學，濫用機智，多無用的場面，多猥褻之處，多用了在他的當時流行的神話的無謂的笑語，筆調的無條理，晦澀，低級趣味，誇張，刻薄。橡樹，我們不久才用來比擬過莎士比亞的大樹，它不僅在一點上和他相似，橡樹有奇怪的形狀，糾紐的枝幹，濃密的葉，凹凸不整而粗糙的樹皮；然而這是橡樹。

並且就因了這些它才是橡樹。倘若你要的是一根滑柔的條，一些端正的枝，一些細嫩的葉，你就去尋覓淺淡的白樺，中空的蒴藋，飄拂的楊柳；可是就請你讓這偉大的橡樹清靜罷。不可把蔽蔭着你的砍倒了。

這部書的作者和任何人一樣地知道他的各著作中的夥多而粗疏的缺點。倘使他很難得有機會去改正它們，這是因爲他厭惡在事後去回顧這些業已丟冷了的作品。並且他有什麼不對處定要有這番勞神呢？與其白費勞力去消除他的書中的不完全處，就不如用這些勞力來把他的缺點從精神瀰滌盡淨。這是他的方法：只從一種著作裏糾正另一種著作。

總之，無論人家以什麼態度對待他這本書，他在這裏說定並不加以辯護，無論對於全部或其部分。倘使他的戲劇是壞的，辯護又有什麼用處？倘使是好的，又何須辯護呢？時間會裁制一部書或還它以公道。一時的成功是書店老闆的事情。因而倘使這篇論文的出版若惹起批評界的忿怒，他也就只好隨它怎麼去做去罷。他對它去答說些什麼呢？他並不是那些，像西班牙加斯底的詩人說的，『從他們的傷痕的口上說話』的人們，

Por la boca de su herida。

這是最後一句話。大家可以看得出，在這透過許多不同的問題的稍微長了點的文章裏，著者大概總不願把他個人的意見依傍在許多他人的文句，引證，權威上面。然而這並不是他找不到這些依傍。——『倘使詩人要依他的藝術的規則建樹一些不可能的東西，他是幹了一件錯事是不待說的；但到他依這種方法達到他所懸的目的時，這個錯誤就不成其爲錯了；因爲他發見到他所追求的。』——『他們把所有因他們的聰明的不足而不能理解的都看成不可通的事。他們尤其會把詩人由之更要加

強他的理論，放棄（假使必須如此說，）他的理論的這些奇妙不可思議的地方都當成可笑的去處。這種在事實上造成有時可以不守規則的規則的律令是藝術上的一種玄祕，是不容易使許多毫無鑑賞力的人了解的：並且一種精神上的怪癖可以使之把平常惹人注目的都不加以留意了。』前一段是誰人說的？這是亞理斯多德；後一段是誰人說的？這是波阿洛。單以這個例子來，看這部戲劇的作者也可以像一個別的人，用許多姓名來自護，並逃往他人的聲譽之後去躲避着。但是他想把這樣的論證法留與那些相信它是顛撲不破的普遍的，至上的人們。至於他呢，他愛道理尤甚於權威！他始終是喜歡佩帶武器甚於佩帶徽章的。

一八二七年十月

